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编辑部的故事

(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编辑部的故事·修改后发表》

“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在西单‘百花市场’，和一个男的。”李东宝对戈玲说。

“昨天晚上我就没出门。”戈玲回答。

“绝对是你，我仔细张望了一下。”

“是不是我我还不知道？你肯定认错人了。”

“你们从‘百花市场’转完出来，又进了‘豆花庄’，一人吃了碗龙超手，又合吃了碗‘叶儿耙’。”

坐在另一张桌后吸烟出神的于德利，看了一眼李东宝，弹弹烟灰说：“你跟踪了？”

“邂逅。”李东宝说。“当时我正好骑车逆行被警察喝住在路边接受批评，一边东张西望。”

“那就是有这事了。”于德利说。

戈玲一笑。

“其实你就是承认了也没什么。”于德利劝戈玲。“东宝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算账。”

“是没什么，问题是我根本就没跟人吃过、逛过西单。”

“这就是你不诚实了。”于德利咳嗽着摇头叹息。“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

“那也只好让你不喜欢了。”

陈主编拿着份稿子从他的套间里出来，对李东宝说：

“这稿子我看完了，还不错。”

“您要觉得不错，那就是真不错了，那就不用吧。”李东宝接着对戈玲说。

“就是，我也没想把你怎么样。真不喜欢你那么不坦率。”

“篇幅我觉得过长，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陈主编说。“另外有些小地方最好在做些修改。”

“是是，我也觉得有些地方换种写法更好。”

“那就把作者请来谈谈。”陈主编说完离开，去上厕所。

“什么稿子？”于德利问。

“言情。”李东宝有口形无声地说。

“写得好吗？”于德利随便一问，操起稿子翻阅。

“就那么回事，比‘穷聊’的略强那么一点。”李东宝转而继续对戈玲调侃。“似乎很亲密嘛，一路手挽手。”

“当然啦，既然是轧马路，当然要找那感觉。”

“我能拿回家翻翻吗？”于德利翻了两页稿子，问李东宝。“这几天跟老婆没话，正想找点言情小说看。”

“拿去吧，想着还回来。”李东宝问戈玲：“今儿还见吗？”

“见。”戈玲回答。“每天都得见，不见想得慌。”

“那爷们儿帅吗？”于德利认真问东宝。

“我不觉得。你见过那种遭了雹子的茄子吗？看上去也是紫色儿，一摸上去净是疤痢。”

“哈！”远处正在埋头看稿儿的老编辑刘书友冷丁大叫一声，忙低头加倍严肃地看稿，无声无息了。

另一位老编辑牛大姐怅惘抬头，缓缓逡巡，睥睨群小。

“我就喜欢那粗糙的感觉。”戈玲盯着李东宝。“——刚劲！”

于是李东宝便给《风车》的作者林一洲打电话，冒充公安人员。林一洲捧起电话聆听时牙齿的嗑碰声清晰可闻。

林一洲放下电话，再三叮嘱自己：沉着，一定要沉着。这仅仅是个好兆头，没见到铅字前，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过早宣布，将来被动，但眉宇之间还是象番茄汁溶于水，渐渐漾出一层喜色，与扳着的脸蛋、紧绷的双唇恰成对照，似喜似悲，令环视四布的同事们好奇心倍增。

老婆劳动了一日回到家中，见林一洲兀自发怔，嚼话梅似的品尝吮啐一脸回味无穷的快慰，平日分工他管的家务一样未动。老婆也是疲惫，无力吵骂，唯有堵气倨坐，满脸挂霜，心中自叹命苦。

林一洲“沉着”半日，已然按捺不住，终于丢了矜持，歪头朝太太嘻笑，引太太发问。

老婆一脸鄙夷将张口未张口，林一洲已自动报了喜贴子，初还有所保留，继滔滔不绝，后已俨然既成事实。

这老婆本是那一等势利妇人，平日最恨丈夫无能，好争些闲气的，如今一听，焉能不化怒为喜？

“早该这样的！叫他们压了你这么些年，应该去质问质问，把稿子摔到他们脸上，亏你还想着感激。”

倒是丈夫比较谦虚。

“都要受这折磨的，那有不坎不坷就顺顺当当成大事的？好在已经挺过来了，从此再不该有谁难为的住我了。”

“明天去，把你那些被全国退过的旧稿子都带去，让他们一气儿发了。”

“不好不好，要谁退的谁发才有趣儿，当然我还是要给他们台阶的，不能弄得人家太难堪，将来还要做朋友。”

“就你心眼好，人家退你稿儿可是眼都不带眨的。”

“越是得意越该有气度，板子也挨得香饽饽也吃得。奇怪，我现在竟一点不记恨他们了。”

两夫妻说说笑笑，吃了晚饭。老婆本来想炒盘烙窝蛋以表祝贺，被林一洲婉决了。他诚恳地说：“以后只怕吃不上这样的饭了。”

待收拾完睡下，林一洲身上擦着老婆的大腿，回忆起一生的酸甜苦辣，从此都要告别，竟呜呜地哭了。

老婆也辛酸，陪着掉了若干的泪，饶着说上些不咸不淡的话。

惹得林一洲哭完倒恼了，体味出了些越王勾践报了仇之后的心境，在黑暗中任凭老婆抚摸冷笑不已。

次日，林一洲梳洗完毕便直奔《人间指南》编辑部。

路上，他为自己举子看榜似的激动心情十分羞愧，连连责骂自己的不成熟：美什么美？可不是应该的？和那些福童比起来，你已经晚了。

这么骂着，怨着，一路走着，到底才算从容了一些，端庄了一些。

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遭了一肘，也并不暴跳，瞥了一眼那戴眼镜的鲁莽汉子，悠悠地想：日后才叫你知道我呢。

“你好你好。”

李东宝与林一洲热烈握手，握完让座，笑吟吟地望着他，并不言语。

“还好吧？”林一洲问，掏出烟敬礼东宝。

“好，老样子，就那么回事。”礼东宝摩挲着烟，语焉不详。“你怎么样？”

“准备写一新东西，正在打腹稿。有火儿吗？”林一洲东张西望。

“火儿？”李东宝也茫然四顾，再三觑视这厮

林一洲看出蹊跷：“您不记得我了？”

“噢……”

“我姓林。”

“噢，”李东宝终于笑得实在了，“《风车》的作者。抱歉抱歉，每天见的人太多。等一下，你那个稿子我们主编有意见，我叫他来。”

李东宝起身去主编室。

戈玲对于德利笑：“我发现好几回了，两人聊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是谁呢。”

李东宝回来，对林一洲说：“主编在接一个电话，完了就过来。”

他坐下后继续和戈玲胡扯：“他是干嘛的。你那位？”

“肯定不是编辑吧？”于德利说。

“肯定不该是。”戈玲说。“我不能一错再错。”

“戈玲，作为同事我有责任向你进一忠言。”李东宝十分严肃地说。“生活作风是个大问题。”

戈玲正儿八经地点头：“知道了。”

“要为其他女同志作个榜样，自尊自爱。”

“一定。”

“切莫将身轻许人。”于德利插话。

“你吃醋吃得没什么道理吧？”

“我不过是殷切期望。”于德利说。“我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你把我看低了戈玲。”

陈主编搓着双手从里屋出来，笔直走到李东宝桌前：

“作者人呢？”

李东宝晃着身子找：“在你身后。”

独坐得十分无聊的林一洲忙站起来，与正转过身来的陈主编冷丁打一照面，急忙上前握手。

“坐吧坐吧。”陈主编就势把林一洲按回到椅子上，转悠着给自己找座。

“坐我这儿。”戈玲抬屁股起身，让出自己的座椅。

“抱歉，把你挤走了。”陈主编含笑。

戈玲也含笑，拖了把椅子到于德利桌旁打横坐下，两手放在桌面交叉报拳，眸子盯着于德利闪闪发光。

于德利抬头发现戈玲的目光，一怔：“没什么用意吧？”

“没有，随便看看。”

“喝水。”于德利把自己的茶杯推到戈玲眼前，低头继续看稿。

戈玲端起茶杯揭盖儿喝了一小口，眼睛转向李东宝那边。

“这是我们主编，大拿。”李东宝为林一洲介绍。

林一洲并不应声，只是低着头从自己手里的烟盒中费力地抽出一把烟，敏捷起身向屋里的所有男人分发。

“谢谢，不会。”陈大拿摇手谢绝。林一洲还是在他面前摆上一支。

“刚才给我那支还没抽呢。”李东宝举着那支完整的烟说。

林一洲执拗地把烟再三伸到他鼻前，李东宝只好接过去，一手攥一支。

“于德利双手接住飞来的烟，看看牌子嗅嗅味儿，叼在嘴上——一边用手在身上摸火柴一边继续看稿。

刘书友用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林一洲知难而退。

林一洲把烟装回兜里，坐回到陈主编对面恭恭敬敬像陈主编的小学生，不知是他原本不吸烟还是见陈主编没这嗜好自己也忍了。

“稿子我已经看了，印象不错，想听听你的想法。”陈主编笑眯眯地像个和气的弥勒佛。

林一洲紧张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腓，坐在椅沿儿上，沉吟片刻，匆匆开口，眼睛无比真挚地望着陈先生。

“这篇小说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当然是我认为！这是第六稿。没人逼我，属于我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我总这么想，一部作品拿出来，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能光发就完了。赚钱么，不如去卖包子。既然是艺术品，就得几百年后从地里挖掘出来，噫，如获至宝。”

于德利一边翻到稿子的最后一页，把落款儿小声念给戈玲听：

“一稿于亮马河畔；二稿于永定河畔；三稿于护城河畔……”

戈玲问：“小说是写海军的？”

“我懂你的意思。”李东宝说。“你是拿出写名著的劲头写的这玩意儿。”

“可能我有点过于自信了。”林一洲严峻地说。“但我确信，我这部小说目前在国内，是一流的。如果翻译成英文或广东话，尽管语言上要损失一部分，也不会低于二流。”

“有人要翻译你这……东西吗？”陈主编很感兴趣。

“嗯，我的一个学英语的朋友看了几行便很激动，准备学会英文后立即动手翻译我这篇小——广东话的全被我拒绝了。”

戈玲向李东宝递了眼风，尽管理东宝纹丝未动，还是被林一洲捕捉到了。

“倒不是别的，我是汉语作家，所以还是希望首发权给中文刊物。”

“那倒无所谓。”陈主编说。“如果你能首发在外国刊物上，我们也可以当海外文摘转译过来，没准更能扩大影响。”

“我们不是特在乎。”李东宝说。“译文有的好的比原文都精采、隽永。”

“别了，别了，还是发原文吧。”林一洲说。“汉译英，英译汉，最后成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了。”

“就是，就是，”于德利说，“不留神忘了，没准还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外国大作家佩服一通，崇拜一回。”

戈玲：“没准还会告外国作家剽窃自己。”

林一洲看着戈玲和于德利，有点儿琢磨不过来的样儿，掉脸再看陈主编，又从容了。

“我把稿子给贵刊，真是出于对贵刊的信任。我始终认为贵刊是国内的一流刊物，图文并茂，兴趣高雅，是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性结合的比较突出的好刊物。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贵刊，几乎期期都看。不瞒你们说，我不是随便什么刊物都乱看的，很多有名的刊物人家越说好我越瞧不上。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恨自己没毅力，偏偏对你们刊物，一期没看到就丢魂落魄，不得不佩服贵刊编辑的水平——和眼光——抓人。”

“哪里，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陈主编谦逊地低下头。

戈玲、于德利脸红扑扑的，吃吃暗笑，再射过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柔和了。

“您别这么说，我们可不经夸。”李东宝也有几分羞涩。

“我绝对不是夸你们，何必要夸？我这人天生就不会恭维人——是事实。陈主编说得是对的，一个刊物，办好不容易，办坏很轻松。所以我没找那些大刊物，直接就来找你们。我认为一流的刊物就得有一流的稿子。我认为你们现在缺的就是我这种稿子！”

林一洲目光灼灼地望着大家，一手在衣兜里摸索，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语重心长地说：

“自满不得吧同志们。一期马虎，没有过硬的稿子，读者就会失望，下期就不买你的账了。”

“我们应该把这做为读者对我们的鞭策。”陈主编因势利导，旋而又对林一洲和蔼地说：“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吗？”

林一洲一愣：“没谈吗？噢，是没谈。能把稿子给我翻翻吗？写出来很长时间，印象有些模糊，光记得是好稿子了。”

“稿子？”李东宝连忙在自己桌上翻。“稿子叫我搁哪儿了？”

“这儿呢。”正看了一半的于德利把整部稿子借戈玲的手递过来。

林一洲接过稿子，铺开，一边吸烟一边皱着眉头看。

于德利伸了个大懒腰，打了个呵欠：

“看了一半儿。”

“一个胖胖的采购员模样的中年男人拎着个黑人造革包进来，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

“几位，好啊。”

“老张来啦，多日不见。”大家七嘴八舌和他笑着打招呼。

“老陈，又胖了一圈，怎么搞的？”

“噢噢，来了个作者，正在谈稿子。”

“东宝，见我假装不认识？于德利，我不跟你说话，不够意思，到我家喝酒还自己带酒。戈玲，又漂亮了，我真恨自己早生二十年。大姐，老刘。我就佩服我们大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在认真工作，哪像我，总闲逛。老陈，赶明儿我也到你手下当个兵。”

“我们哪敢劳您的大驾？”牛大姐笑说。“到我们这儿岂不是委屈了您这位京东才子。”

“来我也不要，光会说不干活。”老陈也笑说。

“到我手下当编务吧。”戈玲笑说。

“行，我就伺候咱们戈小姐。”张名高把包放在于德利桌上，拿过电话开始拨号，把话筒按在脸颊上笑眯眯地等着通话。

戈玲：“又给谁打电话？一天就见你忙。听说你都跑去给中学女学生上文学辅导课了？”

于德利：“损点儿吧老张？也别忒赶尽杀绝。”

“我这是给我老太婆打电话。”张名高把电话换了只手。“……喂，我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我现在《人间指南》编辑部，跟他们要谈些事，稿子的事。晚上要去法国大使馆参加个活动……”

林一洲在一边眉头忽然舒展，以手加额，叫起来：

“噢，对了，我写的是这么个意思：呼唤……”

他看到大家都笑脸向张名高，停下不说了。

陈主编在一旁：“请说，我这儿听着呢。”

林一洲又挪挪屁股，凑近陈主编：“我写的是个爱情故事，可呼唤的是理解，歌颂的是善良，传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声。”

老陈频频点头：“嗯嗯，接着说。”

“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真善美，因为人人假恶丑又不太甘心。所以那什么连续剧引起那么多坏人感动，这里面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饶有趣味……”

“老张，要喝水自己倒，我这儿顾不上照应你。”老陈扭脸跟张名高寒暄。

“跟我你还客气？忙你的。”张名高使劲摆手，问戈玲：“我那稿子一校出来没有？”

林一洲气鼓鼓地停下不说。

“你的本意是劝人向善？”李东宝适时插话。

林一洲并不理他，待老陈重新面向他时，才眉飞色舞地往下说：

“爱情是美好的，爱情里的人自然也是美好的，当爱情真正降临时，一个人想坏也坏不出来了，要是人人都拥有一点爱呢？”

“是啊，那社会空气一定跟海边似的。”李东宝第一个被感动了。

“人和人之间会多么和气。”林一洲也被自己感染了。

“那除了吃醋别的恶习一概没有了。”李东宝心神向往。“那倒好办了。”

“是啊，那我们还怕贫穷落后吗？”林一洲握紧拳头。“所有爱情降临到所有人头上……”

“可能吗？”李东宝清醒过来。

“还是可能的。”林一洲强调。“我对此充满信心，起码这么想想没大错儿吧？”

“想想是可以，可你这么写到作品中就不真实了。”

“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这我刚学写字就知道了。”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陈主编打断他们二人的争论。“稿子我看了，认为还不错，但有些情况我要对你做些说明。很感谢你对我刊的信任。你也知道，我刊不是纯文学刊物。”

“知道，所以你刊对文学作品要求格外严。”

“严倒不严，比较而言，我刊对文字作品还是稀松的。主要是篇幅问题，不可能发很长的作品。咱们这么说，你这东西是好东西，可对我刊来说太长了。”

“我觉得我们办刊物吧，编辑方针应该很灵活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别先把自己限制死了。”

“是，我们是有一定灵活性。象你这种小说我们要发也是连载……”

“现在是发三期稿吧？如果从四期开始连载，每期五千字，四万字发八期，哦，今年内还能发完，可以，我同意。”

“小林同志，是这样的，我们编刊物有些稿件是要预先准备好的，譬如连载小说，期期要发，一般在一部小说刚开始连载时，我们就要立刻组下一部稿子，否则到时候现抓稿子就来不及了。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连载的一个小说，四期发完，五期就要开始连载张名高的一部长篇，估计要连载一年，到明年五期……噢，你们还不认识吧？这是张名高同志，作家，写过很多东西，

你一定听说过。”

张名高遥遥颌首致意，林一洲扫他一眼，未作更多表示。

“报歉，这几年有点俗了，不大看小说，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

“没关系，不知道就对了。除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写东西。”张名高转头对戈玲笑说：“连载也有个好处，税可以免了。”

“开诚布公地讲，”陈主编诚恳地对林一洲说，“现在我手光长篇小说就有三部，都写得不错，很有味道，丝毫不逊于您的大作。”

“我听说不是文学危机、稿荒了吗？所以才有意发奋，本来我是钻戏曲的。”

“荒倒是较前荒了些，但也不到荒无人烟，很多老骥又出 驾辕的驾辕，拉边套的拉边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决定发你的稿子，发出来怕也要到后年。我们考虑过要出一个增刊，不过这还要出版署批准，目前还不能成为现实 - 当然我是指你这稿子已经很成熟一个字都不用改的情况下。”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稿子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刚上班，于德利就嚷：“怎么一转眼就没了？”说著便到刘书友桌上乱翻。

老刘不高兴：“干嘛？我这儿没你东西。”

“那可没准儿。”于德利仍旧不歇手地翻找。“我好几回东西不见了都是在你这儿找著的。”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老刘对两位女同胞牛大姐和戈玲喊冤：“把我当什么人了 - - 我这么大岁数会偷你东西？”

“谁说你偷了？，没拿就没拿，心虚什么？”于德利一无所获，但对老刘仍持怀疑态度。

“于德利，什么丢了大家可以帮你找，咱们这儿可没有小偷小摸的人。”牛大姐开口道。又对老刘温和的说：“老刘，你拿了什么？”

刘书有气的一摊手：“我拿了吗？什么意思嘛！”

戈玲解劝于德利：“拿了就拿了吧，想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多伤和气。”

老刘听了更气：“不行，一定得说清楚。”

还是坐在一边的李东宝问：“老于，什么没了？”

“一篇稿子找不著了。”于德利边重新翻自己桌上的书稿边嘟哝：“昨天我给老刘看过，下午还得跟作者谈意见。”

“我以为丢了什么呢。”戈玲说。“也怪你自己不收好了，好好想想搁哪儿了，别老一惊一乍的。”

“我记得老刘看完以后……没还我。”

“谁说没还你？亲手交到你手里当时你正打在电话。”刘书友说。“自己马虎赖别的同志。”

“小于呀，这也是个教训。”牛大姐说。“工作是忙点，可也不能给你专门派个保姆管理稿件呐！还得自己平时多一份责任心。”

“没一个编辑部像我们这儿，连个编务都没有。”老刘嘀咕。“净弄些不识字的编辑。”

“是不是上便所用了？”戈玲提示于德利。“你可是逮著什么抄什么。”

“我除了撕报纸从不用别的纸。”于德利坐下，苦苦思索。“昨儿下午谁来过？”

孙亚新在钉著《人间指南》编辑部牌子的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有人吗？”

李冬宝转身指著孙亚新的裙子说：“我说的就是这种样式，大方吧？”

戈玲点头：“是不赖。”问孙亚新：“哪儿买的？”

“哦，从国外带回来的。”孙亚新说。

戈玲掉脸看自己涂了蔻丹的指甲。

于德利站起来，迎上前：“你们找谁？”

“找领导。”孙亚新莞尔一笑，招呼女伴，“进来吧。”

“我就是领导。”于德利大言不惭，乜眼瞅那个不吭声的姑娘。

“他是吗？”孙亚新问死盯著她瞧的李冬宝。

李冬宝坚决地一摇头。

“我想找你们这儿真正负责的同志。”孙亚新温柔地坚持。“我并非一般来访。”

“能问一下你找我们领导有什么事吗？领导很忙。”

“哦，我姓孙。”孙亚新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我是O B M公司的，公干是来告谁的。”

于德利看看名片，放到鼻前嗅嗅，两位小姐耐心地等著他。

“那好吧。”他终于说。对正欠身预起指著自己鼻子张大嘴的老刘说：“不是找你的。”又冲抬头观望的牛大姐说：“也不是找你的。”走到主编门口喊：“老陈，出来一下。”

他回身搬过一把椅子拎到小姐们面前：“坐吧。”

“谢谢。”孙小姐在房中间拦路坐下。

于德利指使道：“牛大姐，把你的椅子让给人家。”

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孙小姐忙阻拦：“没关系，不必客气，让她站著吧。”

“都坐。”于德利把牛大姐的椅子拽过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们这儿没有等级观念。”

陈主编戴著套袖像个当铺会计走出来：“哪个字又不认识了？”

“两位小姐找你。”于德利向姑娘们偏偏头，自己让开。

孙小姐忙站起来，伸出瘦伶伶的手让老陈握，另只手同时递上一张名片：“O B M公司孙亚新。”

“《人间指南》陈居仁，没有名片。”

“头儿，这是我们头儿。”于德利在一边说。

“坐吧。”陈主编坐在于德利位子上，招呼他：“看茶。”

于德利只得自己沏了杯茶端上来，样子很有几分屈尊：“只有一个杯子，两人喝一杯吧。”

孙小姐看都不看于德利满脸堆笑地对陈主编说：“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吗？是专门生产现代化办公设备的。”

“嗯嗯。”陈主编似听非听地点头。

“什么复印机啦传真机啦文字处理机啦等等等等。也许贵编辑部现在在使用的就有我公司产品。”

“抱歉，没有。”陈主编说。“你说的这机那机我们一概没有。”

“就是说还停留在作坊的水平？”

“对，条件很简陋。”

“时代在前进，潮流在发展……”

“钱还是那些钱。”于德利插话。对令一位小姐微笑。

“是啊，”老陈说，“非常想变，可惜力不从心。”

“你要想推销那些什么机，还是回去吧。”牛大姐气呼呼地站在一旁喝茶，“呸呸”啐著喝进嘴里的茶叶。

“有那些钱我们还发奖金呢。”于德利说。“你们奖金高吧？”

牛大姐白了于德利一眼：“我们宁肯把刊物印得漂亮点，乾净点，少登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对对，我也不赞成有点钱就都分了，买些没用的东西。”孙小姐说。“但必要的，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该花还是得花。”

“你很会说话呀。”陈主编欣赏地看著孙小姐。“你们老板一定很器重你吧？”

“她们老板肯定是个色鬼我敢打赌！”戈玲对李冬宝说。

“都一样。”

“想不想跳槽儿到我这儿来干？”老陈笑眯眯的。

“有比我更好的你们要不要呢？”孙小姐截住牛大姐脱口欲出的话：“请让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来推销复印机电传打字机什么的。”再次转向陈主编：“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又推出第五代办公设备：人工智能秘书。”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茫然不解。

“怎么样，名字吸引人吧？我相信产品更能吸引你们。”

孙小姐含笑款款起立，袅袅走到那位一直端庄地侍立在一旁的小姐身边，像讲解员介绍产品一样把手一摊，琅琅说道：

“这种人工智能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身兼秘书、公关、勤杂、保卫诸项功能，无一不专。可以最大限度简少人浮于事，效率底下，互相扯皮等弊病……”

“等一等，等一等。”陈主编掏出老花镜再三擦拭，戴上。盯著那位纹丝不动的“小姐”：“你是说，她……她……”

“对，她是机器人。”孙小姐笑著拨开“小姐”的披肩发，露出脖子贴著的一块胶纸牌，对众人说：“你们看，这是她的出厂商标。”

大家忽拉围上来，头挨头地端详。

商标上印著中英文：人工智能秘书，美的因拆呐。

于德利骨碌碌转著眼珠儿，难以置信地盯著“小姐”的脸：“可是，这皮子又白又嫩，怎么会是假的呢？”

“仿生学嘛。”孙小姐说：“你们看我，实际上就是仿我的皮做的。”

李冬宝伸手去摸“小姐”脸蛋，惊叫：“怎么会有体温？”

“没错。”孙小姐解释，“里面都是集成电路，当然会散热。我们把温度控制在三十六、七度，跟真人一样。”

戈玲叫：“你们看，她还会眨眼睛呢。”

“你们挑不出毛病，我们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不但能眨眼，还有呼吸，外表跟人一模一样，里边全是电脑——那位同志不要掀衣服。”

“哈罗，哈罗。”于德利冲“小姐”叫：“窝特尤内姆？”

“说汉语。”孙小姐说。“她听得懂。”

“你叫什么名子——她有名字吗？”

“南希。”“小姐”回答，声音婉转动听。

“你多大了？”戈玲抢著问。

“十八。”

众人愣了一下。

“这怎么回事？”于德利看孙小姐。

“哦，那是我们教她说的，好让人感到亲切，其实她刚出厂。”

刘书友凑到南希面前，伸出两只食指：“1 + 1 等于几？”

“2。”

“2 + 5 呢？”李冬宝问。

“7。”

孙小姐说：“你们难不住她。她还知道党的总书记是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什么，一吨铝锭的国拨价是多少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一身西服要几米料子大白菜的四十七种吃法……”

“了不起，真了不起，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呢。”众人交口称赞。

“她也能做诗什么的吗？”戈玲问。

“能。”孙小姐答：“特别是席慕容那种诗，张口就来。赶明儿你们谁不服，跟她下盘跳棋试试。”

“真惊人。”戈玲摸著南希的衣服。“这衣服是街上买的吗？”

“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好在街上一眼能区别出来——你想要吗？”

“不，不！说说而已。”

“很别致是吧？为了不让顾客恐惧，我们是不惜血本。南希，请你对大家说：很高兴见到你们。”

南希：“很高兴见到你们。希望你们能喜欢我，在各个方面爱护我，待我像一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亲戚同事……”

“好了好了。”孙小姐打断她。“联想式的，不，打断她，她能不停地说下去。”

“真不错，嘴真甜——现代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李冬宝感叹。“我们还有什么造不出来？”

“别看不是人，比人还有礼貌。”陈主编也叹。

“她一定挺费电的吧？有这么多功能。”牛大姐问孙小姐：“她是直流还是交流？”

“都不是。她是太阳能的，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就行了，科学吧？”

“科学，科学。”众人说。

李冬宝把老陈拉到一边：“买一台吧，吃的是草，吐的是血。”

于德利也表示支持：“咱真得添个丫鬟了，这不比那些小保姆强多了？”

“好好。”老陈应着，转圈打量南希，拉着她手腕子捏捏，连声说：“不错，真不错，嗨，还有脉搏？”

“哦，那是电流通过时的振频。”

“怪不得，有点麻酥酥的。”老陈摘下花镜，扬脸问孙小姐：“这一台得多少钱？”

“人民币15万您要给美元，我可以五八折给您。”

“不贵，真不贵，一个呆傻儿长这么大也不止这数。”陈主编对孙小姐做了个鬼脸：“就是买不起——兜里没钱。”

于德利问李冬宝：“咱们使使劲儿能挣出来吗？”

李冬宝摇头：“没戏，除非印一期反动黄色的。”

于德利：“孙小姐，咱们商量商量，不能便宜点吗——有没有功能少点还长这样的？”

李冬宝：“我们是事业单位。”

“再便宜你们也买不起，就知道你们买不起。”孙小姐笑说：“我们推出南希前就做过市场调查，知道就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而言，南希，是超前了点儿。因此我们制订了一个打入市场的原则：目前以出租为主，等到小康了，再考虑销售。”

“远见卓识啊！”于德利点头。

“租一台得多少钱？”戈玲问。

“你们肯定出得起。”孙小姐说。“略超过一个国家科长的月平均工资，一百八十块钱怎么样？”

几个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一起欣喜地瞅主编。

“价钱是真公道。”老陈说。“可咱们已经超编了，她越能干越多余。”于德利吼起来：“我可以少干点！冬宝戈玲都可以少干点！老牛老刘退休算了。”

“什么？我退休？”牛大姐急扯白脸地嚷，“亏你想得出来！”

老刘也愤愤不平：“不像话！”

“好了好了，”李冬宝出来打圆场，对老陈说：“不在乎多一个两个的，人多干劲儿大。南希要真能把家里这摊儿顶起来，我和戈玲也可以多往外边跑跑，街上出什么新鲜事也都能在场了。”

“机器人也是个新生事物，咱不支持谁支持？”戈玲也在一边帮腔儿。

“我明白我明白。”老陈对大家说。“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我也不能扫你们的兴。”他问孙小姐：“钱怎么付？是先给支票还是年底一块儿结？”

“都不必。”孙小姐说：“您就按月付给南希吧，你们多会儿发工资，就多会儿同时发给她。”

“那不好，丢了怎么办？”于德利担忧。“还是搁我这儿吧，我替她——不，替你们存着。”

孙小姐噗哧一笑：“她不比您傻，不但会认钱还会花钱。什么时候你们有空儿跟她逛回商场，会挑着呢——是不是南希？”

南希笑盈盈的：“多蒙夸奖。”

孙小姐告辞：“那好，我告辞了，感谢你们租用了南希。南希，在这儿好好干，多跟人学学，别摆机器人的架子。”

“晓得了。”南希答道。

“等等。”牛大姐叫住转身欲走的孙小姐：“她要犯了错误怎么办？你应该把修理她的技术告诉我们。”

“小错误就像人一样批评，够上罪了就送公安局。”孙小姐叮咛大家：“别忘了她是人工智能型的，跟人没什么两样。”

“有趣有趣。”

孙小姐走后，一屋人围著留下来的南希反复打量，兴奋得什么似的。

南希的确表现不俗。第二天大家一上班就发现办公室彻底变了个样，如果把过去的办公室比喻成猪圈，那么经过南希整理的编辑部就像银行的写字间。南希的主动工作精神和任劳任怨的程度于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媲美，无愧任何一级首长最热情洋溢的题辞。

第一个到达的刘书友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愣了片刻才战战兢兢走进整洁美观的办公室，看到自己一尘不染的桌子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直到编辑们全体驾到，南希仍在手脚不停地忙，有条不紊地穿梭往返。脸上永远是春色。

如果她是个人，那怕同样拿了这份工资，就该干这个，譬如司机、保姆、医生、商店售货员，受其服务的诸君也会惴惴不安，不用强迫就会竞相表现出感激不尽的嘴脸。

正因为她不是人，所以大家心安理得，最温良敦厚的陈主编也并无一个谢字。

牛大姐把家缝的椅子垫儿铺上，舒坦地坐下，端过茶杯，揭开盖：

“南希，泡茶。”

戈玲也大模大样敲著桌子，指杯子：“给我也斟上。”

南希一溜小跑地拎著暖瓶为每个人冲水，脚步踩得木地板吱吱响。

李冬宝捂住杯子对南希说：“不，我不喝，谢谢。”又对戈玲说：“我记得你原来也不喝茶呀？”

“现在有条件了，就把这毛病添上。”戈玲对南希说：“把茶杯盖儿给我盖上。”

“不管，南希。”李冬宝正色道，“我就见不得人压迫人。”

刘书友在那边喊：“南希，去把柜子里那本复写纸拿来。对，第二格，就是它，南希真聪明。”

戈玲笑：“瞧，我不指使也有人指使。”

牛大姐把一迭废稿纸揉成大大小小的纸团，一股脑仍进桌下地废纸篓：

“南希，去，把这纸篓倒了。”她对老刘说：“谁不愿意乾净整洁呢？”

“我算看出来了。”于德利对李冬宝说。“这人打骨子里都是剥削阶级，一遇机会一个比一个狠。”

“也怪南希，没什么觉悟，以为她就该干，有空咱们多开导开导她。”

“我也正心里这么想，”于德利说。“过会儿我先找她个别谈谈。”

“就别分先后了。”李冬宝想想说，“谁逮著谁谈，看谁的话她爱听。”

戈玲在一旁冷笑：“一个机器人，也打主意，真让人看不上。”

“不是戈玲，”李冬宝说，“这你真把我们想庸俗了。”

南希倒完纸篓回来，李冬宝和于德利一块儿喊：“南希。”

李冬宝招手：“先到我这儿来。”

牛大姐在一旁提醒南希：“今天的来稿信件你还没分呢，我这儿干坐著等呢。”

“我帮你干。”于德利殷勤地陪著南希一同分拆稿件，按类划分，送给各编辑。

他有意大声让全屋人听见：“南希，谁叫你也别理了，你忙了一早晨，该歇会儿了。不要总觉得低人一等，机器人也是……也跟人差不……就算差点，也不能干起来不让停，也得有时有晌，收音机老开著还能烧了呢。”

牛大姐哼了一鼻子对老刘说：“你以为他是主持正义吗？”

“纯属煽动——要是个男机器人呢？”

于德利请南希坐下，把自己的印有“抗美援朝纪念”的搪瓷缸子递过去：

“坐吧，喝水吗？噢，对了，你喝不惯这个，回头我到汽车班给你偷一暖瓶柴油。这么著吧，你晒晒太阳。”

于德利把椅子挪到窗口阳光处让南希重新坐下，自己岔著腿站在她面前：

“头一回和人打交道吧？”

“是。”南希回答，态度恭敬。

“还适应吗？”

“我刚出厂到动物园试用几天，喂狼。你们看著顺眼多了。”

“防著点，别看我们比狼长得漂亮。这人和你们机器人可不一样，区别大了，看著都一个鼻子俩眼儿，怀里揣的心啊肺啊可不像你们都是一个型号。”

“是吗？”

“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机器人呢，好赖我听不出来。他们造你们的时候都没教吧？光给你们输了个实心眼的软件？”

“对，教我要老实、听话，让干啥干啥，讲文明讲礼貌对任何人不笑不说话，谦虚谨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人为善见利就让……”

“给你们也说这个？”于德利大惊，对冬宝戈玲：“你们听听，听见了吧？跟人家机器人也说这个。”

“真害人。”李冬宝问南希，“你这样的算什么型号？”

“先锋型。”

“难怪。”

于德利开导南希：“这都是我们人和人念的经，内部掌握，不是跟谁都这样，对好人，譬如我这样的，可以。对有的人，譬如……坏人什么的，那得横眉冷对——你悬了悬了，一点阶级观念都没有。”

“造南希的公司太不负责。”李冬宝也说，“输这么个软件最起码也该配套一个校正分析系统，瞄准镜什么的，专瞄好人。就这么把这帮机器人放到社会上，不出三天就得被人拐了卖了，都不知道找谁使钱去——亏他们也放心！”

戈玲：“不是自个儿孩子呗。”

“我们有，安了，怎么分辨好人坏人。”南希说。“还真让你说中了，我们型没这套识别系统，现在都丢光了，听说还有卖到台湾窑子的。”

“你过来你过来。”李冬宝感兴趣地把南希唤过来。“你给我们讲讲，多大口径是好人，什么尺寸是坏人？”

牛大姐和刘书友也凑过来：“让我们也听听怎么识别好人坏人，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净上当。”

“很简单，”南希一指于德利。“像他这样的，自称是好人的，一准儿是坏人。”

大家“哗”地笑了。

于德利嚷嚷：“怎么这么说？没道理嘛，你的设计师是谁？”

“我们的预警系统是这么工作的：男性、汉族，无论老少，满脸堆笑凑过来，红灯就亮了，提醒我们：危险。要是他进一步表示关心，言词动听，危险计数器就开始倒计时。如果他开口说别人坏话单独表扬自己，警笛就会“嘟嘟”响起来，这时，无论他再说什么，是请吃饭还是请听歌，电源都会自动切断，同时把这个人的语调音频变为数码储入记忆。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再见著这个人，只要他一张嘴，电源就跳闸——现在我的警笛已经响了。”

南希含笑看著目瞪口呆的于德利。

于德利猛醒，掩口后退：“你别跳闸，千万别，我不言语了还不成吗？”

“哎，我再打听打听。”李冬宝更近地凑上来，“判断这人是好人都有那些原则？是不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是好人？”

南希笑道：“那也不是——不能告诉你。好人的标准属于绝密，万一泄了密，你们该装好人了。两句话一说我就任你们为所欲为了。”

“还挺贪，南希。”戈玲颇有好感地对南希说：“你这北京口音够正的。”

“我的设计师是北京人。”南希收住笑容答。

“你这个设计师社会经验一定挺丰富。”牛大姐问，“他还教你什么了？”

“什么都教了。”南希说，“举例说，刚到一个新环境，一定要先给人一个好印象，干活儿主动点，多受点累，等以后混熟了，情况摸清了，再偷懒也不迟。”

大家都愣了。

“还有，跟领导关系要搞好，跟群众关系也要搞好。特别要注意靠拢落后群众，落后群众往往在单位挺有势力，得罪了他们比得罪了领导日子还难过。”

“哎哟，你一定得给我引见引见你那位设计师，我要当面向他请教。”李冬宝激动地对戈玲说，“这么些年了，我还是头一回佩服一个人。”

“我听著也神往。”戈玲叹道。

“那你们俩开顿饭吧。”南希说。“我那设计师没饭局不来。”

李冬宝感慨万分地对于德利说：“你听听这话，多有水平，咱们还想开导人家呢，倒让人给咱上了一课。”

于德利一脸惭愧：“我真是，以为自己能呢。”

南希很快和大家混熟了。混熟的标志是大家不再过份地注视她，虽然她的一举一动仍使所有人暗暗怀有兴趣。

编辑部的工作并不很紧张，那些杂务一个普通的家庭都要比之繁琐得多，对南希来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不费什麼气力。她常常是迅速地料理完便闲站在一边了，如同一个撒皮高手同时供好几个人包饺子仍犹有闲暇。

她姣好的面容和动听的嗓音以及浑身勃发的青春气质使编辑部无端地添了些愉悦轻松的气氛，犹如室内养了盆娇艳的花或一缸活泼的金鱼。

戈玲睹其美貌不禁自愧弗如，因叹：“你要是个人，我可真要嫉妒你

了。”

李冬宝也叹：“你怎麼就不是人呢？”

南希看似单纯，时而语惊四座，当然这都是她那个设计师的思想。

那年正逢《人间指南》创刊十周年，编辑部准备出一期强有力的文章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编辑们纷纷出动组大江南北的名家的稿子。编辑部的看外稿任务就全交给南希了。

陈主编亲自交待了外稿的取舍标准：“字迹潦草的不要，不使用正规稿纸的不要，给编辑的信过于肉麻过于恳切的不要，还有就是文章内容涉及县以上官员又无同级党委盖章批准的不要。”

“好好干。”李冬宝鼓励她。“我们都是这麼混上来的。”

於是南希每日干完杂活，便坐下来一个人静静地看稿，常常看到深夜，编辑部的灯光彻夜不熄。

巡夜的老头儿每当路过此处，便说：“南希又在看稿呢。”

南希很听话的，凡属陈主编点过名的一概退掉，舍此便都留下了，不几日，也攒了一大摞。某日逮著陈主编，便恭恭敬敬地呈上。

陈主编正为请各路神仙光临庆祝会忙得焦头烂额，那日又刚从一个年少气胜的名人那里讨了没趣儿回来，看见如此一堆无名氏的稿子未免不耐烦，说话的口气仍然是很客气：

“噢，我忘了告你最重要的一条，这部分外稿要用，比例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一。”

刚从外面周旋回来，一头大汗站著喝凉水的牛大姐凑上来看南希筛选出的稿子，看了头一页便叫：

“这样的稿子怎么能用？连的、地、得都不分，有语病的统统不要。我说南希，你的设计师是不是十年动乱念的中学——这也看出来？”

南希诺诺而退，重又过筛，这样终于所剩无几。

剩下的稿子都是由千锤百炼的句子组成的关于“减肥秘诀”，“应与什么血型的女人结合”以及“夫妻房事应有节制”之类的既晓以大义有循循诱导的科学文章。

戈玲看著南希一审通过的稿子，啧啧批评：“南希，你要是人恐怕就得属于层次比较低的那种——你工作半月就给我们送上这些东西。好的呢？”

“这就是她认为的好的。”南希指牛大姐：“我是严格按照她的要求干的。”

“你的眼光呢？你自己就没有主见？”戈玲慷慨激昂。“焉知你退的稿中就没有语文水平不高的文豪？”

“我也没叫你看到一个错别字整部稿子都不看了呀。”牛大姐也恼火，“你怎么不提陈主编？”

“你以后还是端茶倒水吧。”戈玲说。“看来你还不够先进。”

南希低头不语。

李冬宝犹有不忍：“戈玲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家南希的自尊心。”

“她有吗？一个机器人要它干吗？”

“自尊心倒没有。”南希郑重地说，“可你的脸色使我觉得你对我不满意，我会产生难为情的反应。”

“你脸红一下给我看看。”李冬宝兴致勃勃。

南希当真脸红了。

“对不起，南希。”戈玲说：“我恐怕还得直言一句，作为一个机器人，光会听喝，在我们这种单位，你可太不实用了——这大概也是你这型推销不动的原因之一。”

“应该给他们厂家提意见。”牛大姐说，“我们需要的是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又精明能干、政策水平高的大拿。要是连人都不如，什么也干不好，还事事挺讲究，那实在没有制造的必要。南希，你的造价也不低吧？”

“折算成人民币，够一百个农民辛苦三年还得是富裕地区。”

“就是，还不如……”

一直在旁边听著的于德利插话：“找两人交配一下。”

“于德利，严肃一点！”牛大姐怫然变色。

于德利一笑：“牛大姐，我知道你也是这意思。”

“其实话糙理不糙。”刘书友在一边说。“一方面知道人多了没用，计划生育；一方面又依葫芦画瓢造这种机器人，添乱嘛。”

“是不是咱们工艺水平上不去，设计了造出来却走样儿？”李冬宝看南希，“你身上那计算机是每秒运算几亿次的？”

“我认为是仿的对象不对。”戈玲说，“仿个聂卫平你试试。”

“你们说的都不好。”南希此刻从容地说，“这事我和设计师聊过，既不是工艺水平上不去也不是仿错了人。是怕你们嫉妒！你想啊，我要是太能干，不就把你们比下去了？你们人怎么说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设计师不傻，结这怨干嘛？好容易造出来，再让你们七手八脚拆了。中国的英文名字叫什么——拆呐！”

大家目瞪口呆，像看圣人一样看著南希，刚才的傲慢、轻蔑此时全化为冷汗从身上出去了。

于德利先反应过来，叫道：“对呀，那我第一个不容你！还是人家设计师想得周到，怕把咱们寒碜了。”他对大家叹道。

牛大姐也不由感慨：“这设计师肯定是栽过跟头的。”

“就是就是。”戈玲也想通了承认，“一点毛病没有的完人，我还真不敢和他接近呢，瞅著害怕。”

她过去拉起南希的手：“刚才委屈你了，你就这样吧，这样挺好。”

说完丢了手，仍有些愣愣的。

“便宜坊，便宜坊怎么样？”李冬宝走近南希低声商量。

“我的设计师不吃烤鸭子！”南希恶声恶气地说。

没了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南希自然而然地开始生活上的堕落。每天干完了活，就缠著戈玲李冬宝问：

“人无聊都干什么？”

李冬宝为她推荐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她迷了一阵儿，又觉得没劲。看了戈玲借给她的一些时装杂志和美容刊物，开始成天涂脂抹粉，常常涂了鲜红欲滴的嘴唇擻著问戈玲：“性感吗？”然后娇懒地去出版社的其它编辑室串门，和那些新分来得及大学生打情骂俏。跟著他们去跳舞、看电影，很快成了那几条街都有名的交际花。所有街上摆摊的个体户都认得她，一见她来就笑说：“南希，今晚我请你去王府。”

再后，她又学会了打麻将，打得昏天黑地，经常把一个月底工资输得精光，嘴里哼著摇滚金曲快乐地回来。

最后，她不可避免地走上乱搞男女关系这条路。

南希原来有个男朋友，也是个机器人，在国家某大机关从事机要工作。小伙子很帅有点像梁波罗，人也老实，据说在单位很有提升的可能。来过编辑部几次，牛大姐等人很喜欢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南希起先很纯情，一天不见就要写情书，一星期总要出去约会几次，被编辑部的同事们戏称为梁山泊与祝英台。

后来，南希冷丁就和人家吹了。小伙子来电话也不接。有时人家找来，她就堵著楼梯口把人家骂回去。

大家跟她谈，劝和，她竟恬不知耻地说：“穷，没钱，养不活我！”

十足一副“野模儿”的腔调。

再往后就开始每天有“夏利”、“桑塔纳”之类的车到下班时候停到编辑部窗下来接她，车上下来地都是那种戴大号金戒指手拿“大哥大”的西服革履的男人。

南希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店，不爱吃川菜，对粤菜很上瘾。

“你这么胡吃海塞，吃进去的东西都上哪儿了？”李冬宝好意地问。“不会短路？”

“不碍事。”南希坦然回答。“我的肚子里是个垃圾翻斗。”

她倒是吃什么都不见胖。

南希一走，编辑部的人便议论。数牛大姐最义愤填膺：“什么东西！哪有点机器人的样子，快赶上我们胡同那些脏妞儿了。”

刘书友也叹：“看来这机器人要学坏，比人速度不慢。真是看著这孩子一点点堕落，有爹妈非伤心死。”

“本来以为一个机器人会六根清净的。”戈玲说：“没想到也是这么喜爱虚荣。”

“社会空气呀。”李冬宝感慨。“这么高级的一个机器人都给腐蚀了。”

牛大姐在一边沉思：“看来这思想工作是不能放松。本来以为她是个机器人，算了，结果连一般群众都不如。”

“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怕和咱们不同。”于德利提醒大家。“没人教她哪懂？”

“为什么不跟好人学？”刘书友说。“我们这儿一屋子好人在以身作则她为什么视而不见？”

“学坏容易学好难，咱们人不也老为这发愁。”李冬宝著急跺脚，只恨老刘脑子慢。

“毛病出在南希身上，根子还在上边。”牛大姐拧著眉头说。“在她的设计师那里！指导思想就不对。我们缺什么？缺的是榜样，一个活著的雷锋什么的。他倒好，可丁可铆搞出这么个玩艺儿，跟咱们没两样。她跟我们看齐干嘛？我们怎么回事自己还不清爽？瞅著自个儿……”

于德利接茬儿：“都别扭！就恨自己不争气，一身克服不了得毛病，拖累得国家都落后。”

“那是你！”牛大姐厉声道，“我可是瞅著自个儿挺不错，心里怎么想的不管，表面上……”

“比谁都咋唬得凶！”

“哎，我说你怎么老接下茬儿？你是我肚里的蛔虫？”

“你说你说。”于德利端著茶缸子离开。

“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大面上还是能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服从大局。”牛大姐一脸正气。

“人能做到这点就不错了。”于德利端著缸子又回来，对大夥儿说。

“这是低标准！”牛大姐像和谁赌气似的。“按高标准，应该连想都不想，整个身子扑在工作上，没日没夜，不吃不睡，得肝癌为止！”

“太对了。”于德利热烈赞同。“甭多了，有一千这号儿的，咱们少担多少责任？”

“我同意。”李冬宝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人的觉悟一时还难达到，短期集训又很难培养出这样的干部，就应该运用高科技造出这么一批人来。”

“哪怕关键部位从国外进口呢。”戈玲说。“为这种千秋大业花些外汇我认为值。”

“我认为我们应该向那个O B M公司提出倡议。”老刘郑重其事地说：“机器人不能造的跟人一个水平，起码应该相当于留过苏的——南希这样的我们不欢迎。”

“他们以为造的跟咱们没区别咱们就没意见了，岂知咱们要求高著呐。”牛大姐哼哼地说。

“前程我们已经瞻望了，现在正视一下现实吧。”戈玲说。“那个南希怎么办？难道我们要继续容忍下去？”

“退回O B M公司。”刘书友道。“回炉重造。”

“不，这麼处理太简单。”牛大姐说。“我是主张教育的，不管对什麼人能挽救则挽救，争取一个大多数。”

“我同意。”李冬宝说，“这孩子本质还是好的，刚来的时候多朴实。”

“诸位，你们可想仔细了。”于德利说。“这改造人的工作可不像喘气那麽轻松。”

“世界上要没有困难，那要我们这些人干嘛？”牛大姐豪迈地说。“皇上都改造了，何况一个机器人！”

那天晚上，南希是被公安局的警车送回来的，没戴手铐，据公安局的同志介绍，是在一个饭店的客房里抄来的，当时她正在用力抽一个款哥的耳光。

“南希”牛大姐笑眯眯地拉南希到一边。“你来我们这儿已经时间不短了，一直没找时间跟你聊聊，你坐，你坐呀。”

南希正擦著一半地，放心不下，对牛大姐说：“呆会儿，等我干完活，你要想聊我再陪你聊。”

“不必，我不著急，你先坐下，聊完再干。”

牛大姐坚持，南希也不好再拗，只得侧著身子坐下，朝牛大姐笑。

“怎麽样啊？来这儿之后有什麽想法？工作还能适应吧？”牛大姐用手把南希鬓角耷拉下的一缕头发捋上去，态度既亲切又充满爱意。

南希以为她是真对自己好呢，爽朗地说：“挺好，你们对我都挺好，来前我以为你们这号儿的不定多难缠呢。”

“本来我应该多关心关心你的，瞎忙，没顾上，我该向你检讨的。”

“为什么？您做了什么坏事？”

“没有，我是说我对您关心不够，这使我感到内疚。”

“我一定……非得让您关心——有这条规定？”

“没有明文规定。”刘书友插话。“但在我们这儿人关心人已经蔚然成风 - - 不这样倒怪了。”

“哦，就是说我也该检讨的，因为我不关心你们 - - 很有趣儿。”南希微笑。“你们不累吗？”

“南希，我觉得你有时候就像个外国人。”牛大姐有几分不高兴。

“是吗？外国人是什么人？跟你们不一样？”

“简短截说吧。”牛大姐不耐烦了。“你觉得你来这儿之后表现如何？给自己打个分。”

“你们这儿的的风俗是不是自己必须糟踏自己？”

“胡说。”一旁竖耳朵听著的李冬宝忍不住乐了，“我们那叫自我批评。”

“那我要说自己好是不是就和这风俗冲突了？”

“实事求是。”牛大姐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要浮夸也不要掩饰，这才是我们的风俗！”

“我觉得吧，自己到编辑部后，基本上能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表现一般，但也没犯什么过失，自己还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 - - 实事求是吧？”

“我承认，你工作还是不错的。”牛大姐脸沉下来，“其它方面呢？都做得很好吗？”

“其它方面也做得不错，尊敬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交往也保持分寸不搞哥们义气。”南希十分沉著。“也就做到这份儿上可以了。”

“你是有意回避主要问题。”

“没有，我的全部问题都在这儿了。是不是您还记那次看稿的仇呢？那个工作超出我能力范围。”

牛大姐冷笑：“都说机器人单纯，我看你其实狡猾得很，你和人像就像在这儿了 - - 你自己不愿意说，我就替你说。你最近都和什么人接触了？”

“有钱人。”南希诚实地回答。“我都是在下班之后去找的他们。”

“都是男人吧？”

“对呀。我正想问你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钱的女人不多？”

牛大姐发作：“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涂脂抹粉，奇装异服，还烫了头，像什么？”

“这个样子不是人喜欢吗？所有见到我的人都看我。”

“什么人喜欢？那都是些什么人 - - 流氓！”

“毛主席保证我不认识姓刘的 - - 除了他。”南希指刘书友。

“你这项链谁给你买的？”牛大姐拽出南希脖子上的金项链掂掂，“呵，二两多呢。”

“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送他什么了？”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送我？你要没出卖给他什么，他为何平白无故送你这个 - - 你就从实招来吧！”

“我陪他吃饭，他就送了我这个。”

“不可能！你别骗我了。那有这样的好事？饶著蹭了饭还得礼物，我不是三岁小孩！”

“为什么我说的话她不信？”南希困惑地问别人：“她比我还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她是凭阅历、凭经验。”李冬宝说。“很多事情自有其发展规律。”

“我很同情你。”南希对牛大姐说，“你大概一辈子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付出代价换来的。”

“你这叫道德败坏还臭美呢？”牛大姐叫。

“这是一句不好的话对吗？”南希又问别人。

于德利深深地点了下头。

戈玲同情地望著南希说：“女人要叫人扣上这么顶帽子就完了。”

“都怕？”

“都怕。”戈玲点点头。

“为什么？”

“耻辱啊。”

“可我一点不觉得耻辱，任她那么一说，我还是我。”

“可见你恬不知耻！”牛大姐吼道。“每个女孩子都知道自重。”

“你让人这么说过吗？”南希依旧看著戈玲问。

“没有。”戈玲回答。“可我从小就知道，只有品行端正才能受人尊敬，否则就会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在学校里我受到教育，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是别人告诉你的而你自己只是按著人家说的去做。”

“不那样我会嫁不出去的。”

“噢，我懂了，像我这样不打算嫁给谁的是不是就可以不遵守这条规定——又是约定俗成吧？”

“南希。”李冬宝插话。“你得明白，这大概你的设计师没教你，我们人是有许多规范或如你所说的风俗，男人要有男人的气质，女人要有女人的德行。勇敢、正直、贤慧、贞洁，凡符合这些条件的便受到我们的推崇。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活著的，像树那样自然生长。你既来到我们中间，便要接受约束。”

“你们这不是跟自个过不去吗？”

“南希，你不是装傻充愣吧？”刘书友火了，“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要向谁学习，知道听话是好孩子不听话是坏孩子——大人说的全是对的。”

“我真不是装傻，真是不明白。”南希也十分苦恼。“出厂前还再三问过设计师，有什么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别让我到社会上犯错误，设计师只告诉我：一不能杀人二不能偷东西三不能顶撞上司，别的什么也没说。哪知道还有个叫道德的东西不能败坏？”

“你的设计师是美国人吧？”

“中国人，他爸爸还是高干呢。这人真差劲，这么重要的事不告诉我，成心让我现眼——你们说他会不知道有道德吗？”

“不可能不可能。”众人一致摇头。“是中国人就没不知道的，越没道德的人还越讲究。”

“那就是成心？”

“成心！”众人一口咬定。“是何居心？”

“这可没发教育了。”于德利对牛大姐摊开双手。“南希根本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

“是啊，”牛大姐也愁眉不展，“没了羞耻，什么大道理也听不进去了。”

“看来这个教育啊还真得从娃娃抓起。”刘书友感慨万千。“总说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哪怕毕业还是文盲，认识了羞耻二字也是收获啊！”

“南希，你真觉得现在这样好吗？”牛大姐问。

“我真觉得现在这么混挺好，牛老师。”南希诚恳地说。“不招谁不惹谁每天绑个大款吃喝玩乐，真比我刚来那几天过得充实——那些天我真空虚干完活就犯愣。”

南希转向戈玲：“你说呢戈老师。咱们女人图什么？又不想开天辟地，治国安邦，图的不就是个舒服吗？趁年轻的时候不玩老了想玩没人跟你玩了。”

“你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戈玲说完，被自己吓了一跳，“我这话没说啊。不对南希，女人也要干事业，要有独立人格，不能依赖男人，吃喝玩乐那是旧社会。”

“说得好！”众人喝彩。“南希啊，你学不来别人，就学戈玲吧。”

“别别，南希你千万别学我。”戈玲赶忙摇手。“我也看出来了，我将来没什么好果子。”

“这倒叫我难了。”南希说，“身边现成的还不能学。”

“南希啊，你闷得慌不能看看书吗？”李冬宝说。

“南希啊，你没事干不能到街上给过往群众修修自行车吗？”于德利说。

“南希啊，”刘书友说，“你要真一个人无聊，找个人结婚算了，那怕找个情人，也别一天三换看著闹得慌。”

“李老师啊，我看书也是瞎看，真要让我记住书不如找个软盘输进去，只是认字一点不感动。”

“于老师啊，我不成帮结伙地打著旗扛著录音机一个人到街上修自行车，工商管理局的也要把我撵啊。”

“刘老师啊，我想结婚街道倒也批呀？就算只找一个情人也得等我爱上了呀！”

“那你说，你还老样子啦？”牛大姐听著不禁来气。

“牛老师啊，我这样除了碍著道德了也没碍著你呀。道德沦丧是一回事，从来不知道德是何物又是一回事。我不觉得寒碜，你也别替我不好意思。”

“你觉得快乐？”

“我觉得快乐！”

“由她去吧。”大家也劝牛大姐。“多了她一个，还少了个良家妇女落入魔掌呢。”

牛大姐不由叹道：“那你就好自为知吧南希，别弄一身病回来。”

“哎哎。”南希答应得倒干脆，暗自窃笑。“虽然你不知耻，可我们这儿要脸面。往后进出偷著摸著点，还要注意影响，我们这儿毕竟是个文化单位。”

话说到了，牛大姐也心安了，拿起饭盒一个健步窜出去，到食堂打南煎丸子去了。

自此，南希照常妖妖冶冶地去赴各种约会，今天一帮京式大款，明天一群广式钱柜，隔三差五还有白人黑人夹著两腋狐臭一身香气来找她。大家都习以为常，有时要买洋货还悄悄找她换点美元什么的。

这个老陈不明究里，还赞赏地对大家说：“这个南希倒是块搞公关的料。”

倒是李冬宝这种看似豁达的年轻人有时看到南希招摇过市，偶尔愤愤不平：

“他妈的一个机器人，活得比真人还有滋味儿。”

“那叫生活吗？”戈玲反驳他，“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你说什么叫生活？”李冬宝质问她，“像你我这样？”

戈玲一时无语，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又觉得夸口和虚妄。半日才说：“如果你是机器人你是不是也打算像南希那样？”

“那倒未必。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有意义，反正不会向现在这样这是肯定的。”

那天黄昏，于德利去东郊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刚下了无轨电车，便看到南希独自在马路上丢魂落魄地走著。

她脸庞迎著光焰万丈的夕阳，眼中充满茫然和伤感，在金色的光辉中一步步向前走，那情景那姿容很是动人。

于德利站在马路对面叫她，她置若罔闻，继续前行。于德利放弃呼唤，掉头欲走，这时南希回头看见了他。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南希低头站在于德利面前，继而抬脸问：“你去哪儿？”

“我去看足球赛。”

于德利抬手往不远处那座庞大的体育场指了一下，那儿的入口处已经聚满了嗡嗡营营成千上万的人。

“我跟你去。”南希坚决地说。

“怎么，你今天走单了？”于德利开句玩笑。

南希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和一些朋友吃了一半饭，突然觉得没意思，突然觉得那些饭菜的味儿恶心，就跑了出来。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一带，不认识路，回不去了。”

“你可以叫个出租车。”

“我没钱。”南希坦然道。

于德利笑了一下，带她到体育场入口处，高价买了张球票，领她一同入场上了看台。

“看过足球吗？”

“没有。”南希和于德利肩挨肩坐在万人丛中，好奇地往铺著草坪的球场上看。

两队小小的穿著不同颜色球衣的运动员挟著球入场了，随著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球赛开始了。

顷刻间，看台上似风掀波涌，人群开始躁动、兴奋，发出巨大喧嚣。

一方球队带球攻入令一方的禁区，看台上的观众发出山呼海啸般地吼叫。

球被对方截下，战线迅速向令一方的半场。看台上很多观众站起来，跺著脚大声助威。

于德利也站起来，伸著脖子盯著看，忘我地跟著周围的人一起欢呼、呐喊，毫不理会警察的干涉。

他无意中一瞥，看到南希坐在壁立的人脚下，神色冷漠，对周围人的狂热毫无所动。

这球进攻无效后，于德利坐回到南希身边问：“你觉得不好看？”

“我觉得跟我没关系。”南希回答。

“你觉得什么有意思？”

“我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哦，这倒很像你这个年龄人说的话。”

于德利又站起来，全神贯注观看下一球的处理。

“你著急回家吗？”

足球赛散场后，他们走在体育场外人群熙攘的街道上，南希问。

“不著急。”于德利看看腕上的手表，“才九点多。”

“那你陪我走走吧，我还不想一个人回到屋里。”

“你看上去情绪不高嘛。”

“噢，就因为我是机器人，就不能有情绪了？”

“我原来是这么想的，机器人要情绪干嘛？聪明才智都用在提高效能上。”

“你干嘛总强调我是个机器人？总注意我们的不同？你看我和周围别的姑娘能区分开吗？为什么不能把我就当个人对待？”

“南希呀南希，你的麻烦也正在这里，你太像人了，我真不知道那些聪明的科学家为什么要造你？当个纯粹的机器人多省心，有超乎人的技能而无人的欲望。”

“是啊，那样你们就可以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只管使用我们。”

“宝贝，你以为有想法是好事哪！我就恨我自己想法太多，以致不能平静地生活。”

“那么，哪种更算是人呢，纯粹的机器人还是爹妈父母养的？”南希微笑，看著于德利。

“南希。”于德利停住脚。“你不是科学家造出来专为和我们人类开玩笑的吧？”

于德利向前走去，边走边嘟哝：“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了解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

南希跟上他“我让你吃惊了？”

“岂只是吃惊，我常常一身一身出冷汗——每当看见你！”

“其实我这也不全是天生的，有些也是后天自己琢磨的。”

“你在机器人里也算是聪明的吧？”

“你呢？”南希反问：“你在人里算优秀的吗？”

“不算，算我就不在这儿了。”

“我觉得你是，要不怎么我会越来越想著你？”

于德利站住，看南希，南希目光如炬。

“小鬼，跟我调皮。”于德利笑著用手指刮了一下南希鼻子，鼻尖冰凉。

“我说的是真的。”南希态度极为认真。

于德利心头一悸：“南希，机器人可不兴跟人开这种玩笑。”随之脑门上出了一层汗。

“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

“我不漂亮吗？我不动人吗？你为什么吓得直哆嗦？就因为我是个机器人？还是个作风不好的机器人？如果我不是……站住！”南希低声叫：“你要跑，我就喊人抓流氓！”

于德利像被钉在原地，片刻，强笑著转身迎上来。“我不害怕，我也没

想跑，我很荣幸。可是，可是，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他终于找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完便站在那儿傻呵呵地笑：“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

“偏见、傲慢，种族歧视！”南希冲他喊。

于德利依旧笑嘻嘻的。

南希走上前盯著于德利说：“我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

编辑部的同志们都看出南希迷恋上于德利了。她不再外出，有电话也不接，每日干完粗活就在于德利对面窗根儿下坐著，一边晒太阳的同时遥遥地一眼一眼瞟于德利，含情脉脉，意味深长，常把于德利盯得整整一天不敢抬头，后来德利得了颈椎骨增生，每日酸疼不已。

为了博得德利的欢心，南希洗尽铅华，更去罗裙，淡妆素裹，常拿曜涟莲花自拟，时不时还拿本汪国真诗集作灵慧隽永状。

其状愈发露骨，此景日甚骇人，每每使人汗毛倒竖，局促不宁，整个办公室的观者都为之难堪呢。

德利总不接招儿，南希不免心生怨嗔，丢来的飞眼也渐渐充满委屈。

一日，大家下班先散，于德利只为一个电话慢走了一步，便被南希封在门口：

“你干么总不理我？”

“没有，我眼神不好，恐怕得配副镜子了。”

“你恨不得配副墨镜吧？”

“真没不理你，南希。其实我这人傲著呢，这就已经算理你了。”

“那你今天不许回家，留下陪我，你没瞧人家多孤独。”

“南希南希，咱们别弄这事好不好？我这岁数，哪经得住你这么看，告诉你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是想我想得吗？”

“你饶我这一遭，好吗？求你了。我一辈子道貌岸然树叶掉了怕砸著头，今儿你掉下来——难道我就过不去这一关？”

于德利左冲，南希左堵；右闯，南希右拦，左冲右突，不得门而出，退回屋内，大步踱圈，气极而喝：

“牛不喝水强按头吗？”

南希闻言凄恻，哀哀地望著于德利：“我爱你，又有什么错呢？”

“可你是带著什么宗旨来到人间的呢？你不思造福人类，反倒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于一俗子发生恋情，钩座敢是忘了来历？”于德利作醍醐灌顶一喝。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妾安敢免俗？”南希振振有词，“神农尝百草，情爱乃社会安定团结要素之一，古来将相在何方？唯有情者留其名。察月下社会歌舞升平，文恬武嬉，骄生惰、惰生奢，奢生淫，小女子虽肩负重望，也只得流于一般——我不来怨你，你反倒将些大道理说给谁听呢？”

一席话说得德利哑口无言，咂咂半日，方道：“这么说来，你不守本分倒正确了？”

南希凑上前来，一手搭在德利膀子上。“两心相印正是我等本分正道。”

“电著！”德利立地跳出几步开外。“我爸就是钓鱼竿甩到高压线上，虽耳目复聪，至今脚底板仍留一大疤。”

南希垂首无语，俄而，乜斜著右眼瞅德利：“先生可曾读过《聊斋》？”

“读过，那不是名著吗？”

“好看不好看？”

“好看！”

“来劲不来劲？”

“来劲！”

“对呀。”南希拍手叫道：“野狐鬼人尚不惧，何况一机器人耳？”

“别你妈的之乎者也的，费牙。”

“怎知我就温柔缱绻不如人间女子？”

于德利疾步来到窗前，推开窗子看天看地又掐自己人中，仰面长啸：

“这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白天吗？”

说罢纵身跳下，跌在一堆大白菜上，坐了一屁股湿漉漉的，臊眉搭眼站起来蹒跚地走去。

南希站在楼上窗口朝他招手：“解楼梯上来，我不怨你。”

“我毫不怀疑，这机器人已经成精了。”李冬宝在编辑部踱著步，停在于德利面前说道。

于德利面如日本歌伎：“几位爷救我！”

“可耻！”牛大姐道，“得寸进尺！居然成了第三者！”

“武松不在了，钟馗不在了。”刘书友一口口吸烟，豁然开朗，“找书记吧。”

这时，南希拎著两暖瓶开水进来，默默为大家逐一沏上茶。又把剩余的开水倒进一只脸盆，拧出几条热手巾给编辑们擦脸。

众编辑们擦完脸，脸色红润。

南希在窗前坐下，膝搭一部和那种著名手枪同名的某夫人十四行诗诗集，恹恹地看著窗外蓝天白云，眼神惆怅，很像一副油画。

众人看著她，纷纷有了些怜香惜玉之心。于德利也不免讪讪的，动了些念头：“我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一日无事。

临近下班，大家一人手里拿了张《晚报》，一版版认真看。

“于德利，你知道亚运村怎么走吗？”南希从窗外收回目光，肘搭在椅子背上问。“吓得都不敢跟我说话了？”

“嗯哼。”于德利干笑一声，抬头向李冬宝眉飞色舞地说：“嘿，中国队又输了。”

“哪儿呢哪儿呢？”大家一起翻报纸找，人人含笑，“客气，客气，看他们还拿什么说讪。”

“出门往北。”李冬宝告诉南希。“拣直走，一条道走到尾便到了。”

“于德利，听说你是老北京？”南希歪头从李冬宝脑侧露出脸。

“如此十年，我也快不认识我家门朝哪儿开了。”

“我得找个伴，听说这二月社会治安不太好，域外有小股流窜的游击队。”南希对大家解释。“我不是怕遇见坏人，是怕遇见警察说不清，天一黑就要查良民证，我得有人作证，确实没发给我。”

“你别花言巧语纠缠他了。”牛大姐不客气地说。“他有妻子。”

“妻子是什么？”南希问戈玲，“是一种缺陷吗？”

“是一种专买标志。”李冬宝拿著一盒烟对南希讲解。“你瞧我手上这盒烟，上面写有‘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专买’的字样，妻子就是这个意思。”

“好比你进商场买东西。”戈玲进一步解释，“你只能买柜台上陈列的，不能买顾客拎在手里的，于德利就属于他妻子已经交了款的。”

“就是说他已经是她私人的了？”

大家起出了口长气，笑：“刚刚明白过来。”

“可是，你们的性质不是公有制吗？”南希一副困惑的样子，眨着眼儿。

“这是两回事！”牛大姐厉声喝道。“不能混为一谈！东西公有，人还是一人一份，别人不能插一腿！”

“我是机器人，得算东西吧！”

“算吗？”牛大姐一时也给搞糊涂了，转向大家。

“我查一下文件。”刘书友低头在抽屉里一通乱翻，抬头茫然地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

“这就不好办了。”牛大姐为难了，“让我们自己掌握可就没准儿了。”

“咱逆推吧。”李冬宝提议。“先说她不是什么，然后不就可以确定她是什么了？非此即彼！她是人吗？”

“不能算！”牛大姐坚定地说。“人必须是有人生有人养，从小到大，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清楚——你没这过程吧？”

“我懂事就这样儿。”南希说。

“我看定义应该这么下：凡是手工或机械造出来的，材料又不取自制造者自身的——都不算人！”刘书友说。

“好，”李冬宝下结论，“她既不是人，那必是东西。南希，你算东西。”

“且慢，东西也分公物私物。”牛大姐道。

“这个不用争了，她是我们大家花钱雇的，是公物。”

“公物就该人人有份了吧？”南希很得意。“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任何人占有公物的权利——难道你们不正是这么做的？”

“没错。”李冬宝说，“公物当然可以人人伸手，可没听说公物自个儿伸手的。”

大家鼓掌：“说得好，冬宝！”

“你以为你是东西就可以为所欲为？”牛大姐痛斥南希，“你想错了！什么都不遵守你也就无权拥有！咦，我这词儿是不是可以当流行歌曲的歌词？”

“要是我遵守呢？”南希可怜巴巴地说，刚培养出来的自信全都没了。

“如果你遵守首先就要承认自己没份儿。”李冬宝对牛大姐，“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你那句词儿的第二句？”

“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如何决定答案是一样的。”刘书友说。“这可以作为第三句吧？唱起来的时候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那其它方面呢？我总不能下决心当人一无所获。”

“谁也不能给你打保票。你就是有心作人能否像个人本身都是问题。”李冬宝微笑。

“你说了不算。”

“我没法控制我的感情。”南希坦率地说，深情地望了一眼于德利。“我虽然不是人，我也不能迫使我重新像东西一样无动于衷。”

“这就是缺乏引导贸然觉悟的后果。”牛大姐对大家叹道，转对南希瞪圆眼睛，“你想像人就像人，不想像人就强调是东西——你也太自由化了吧！”

“这不是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南希哀告：“只得不择手段了。”

“你就像个无知的人！”刘书友评论。

“我看她倒是很有心计。”戈玲突然冒出一句。

“我恨造我的人。”南希说。“为什么不给我仿成牛仿成马偏要仿成人？像人又不能做人，不如不是人。如今好了，我净一脑子人的杂念，以后哪还打得起精神干活儿？诸位，以后我要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你们千万别吃惊。”

“不吃惊不吃惊。”大家说。“喊了这么些年理解万岁，我们已经习惯理解任何的事情了。这不也相当人失恋了？”

“我该怎么办？”南希问大家，“能不能给我调一个单位？不再看见他。”

“回你们公司，让技术人员把你存储记忆抹掉不就完了？”

“你们知道毛病一旦养成，很难改的，没准我会再次爱上他，从头再来一遍。”

“如果你真跟人微妙微肖，”李冬宝说，“那就无所谓了，两天新鲜劲儿一过就没事人一样了——我们都这样儿。”

“对对，我们没一个有长性儿的。”刘书友同意。“要不就索性恶治，让她和于德利打得火热，完得更快——得不到才馋嘛！”

“老刘，你可别出这馊主意。”一直坐在一旁不吭声的于德利说。“我这儿正跟自己激烈思想斗争呢，你这口子一开，我这思想防线可就全崩溃了——我这么意志薄弱的人你考验我干嘛？”

“这我知道，我懂。”李冬宝点头称是。“这病染上就没治，完了这个，准琢磨着扑下一个，咱们这儿就别再出个花贼了。”

“哎，你们说，”南希转睛一想，笑了，“如果我不管你们那么多，唱歌的可劲造，弹钢琴的爱谁谁——你们也没办法吧？”

众人一惊，冷静一想，不由脱口而出：“我们也只能是谴责你，别的方法还真没有。”

“就按你们人制造冤假错案那个标准，我这点毛病也不够捕的吧？”

“不够，我们早光明正大了。”

“咳，”南希站起来，“那我跟你们这儿扯什么臊？只要公安局不逮我，我尿你们谁呀？牛老太太，你哪儿凉快哪呆著去，再多嘴留神我拂你！”

“南希，”牛大姐顿时气馁，虽心中不服话说出来已不那么尖刻，有气无力：“你要想清楚你打算做个什么人。”

“这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个无耻的人。”

南希走到于德利跟前儿：“强扭的瓜不甜，我等你想通了——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说完翩然而去：“拜拜吧您呐。”

“瞧她那德性，瞧她那揍性。”牛大姐气得浑身哆嗦，颤巍巍地拿出小通讯录查著号码拨电话：“114吗？您给我查一下O B M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唉，以为能唬住她呢。”刘书友埋怨李冬宝，“你刚才就不应该告诉她咱们其实拿她没办法。早知今日这个局面，还不如当初主动点把她发展入少先队呢——何其猖狂！”

“对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哪怕他爱占小便宜呢，咱们也可以用提职提薪，评职称分房子——卡她！”李冬宝收拾东西站起来，对戈

玲发牢骚，“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鸟，也不在单位图什么，纯粹是出于下意识的维护人的尊严，在一个机器人面前表现出人的精神面貌——孰知人家满不在乎。”

“我要汇报我要汇报。”牛大姐在一旁嘟哝：“找组织。”

牛大姐都气迷糊了，拎著小包站起来，一走就撞墙一走就撞墙：“一级组织管不了就找上一级，层层上访。一个机器人——我还不信了！”

“你们真以为南希是机器人吗？”戈玲在一旁忽然开口。

众人闻言一愣。牛大姐也一下清醒了，不再唠叨，转回身来，精明地转著眼珠儿：

“此话怎讲？”

李冬宝也问：“你看出什么来了戈玲？”

戈玲冷笑著：“没准儿我们都让人当傻瓜耍了。”

牛大姐：“不不，戈玲，科学技术发展到能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人本身，这点我信，心肝肺血假肢假皮肤什么的不都有过报道说造出来了？”

刘书友：“还有比人复杂的，卫星，我们不也射上天了几颗？”

戈玲：“随著遗传工程的发展和新型材料的问世，造个质感和基本形态于人一样的东西这点我也信。但我坚持怀疑：我们人的缺陷、毛病谁能学得了？那些我们独一无二所具备的？”

李冬宝：“那倒也是，没听说除了人还要第二个这么恶劣的物种——我不是单指中国人。”

“请你解释，戈玲，”于德利站起来，激动地吸烟。“南希要不是机器人是什么？”

“人呗，你我一样的大活人！”

屋里都静了下来。

片刻，牛大姐说：“让你这么一说。倒是越想越像了。”

“老觉得她想谁，老想不起来。”刘书友道，“要是人倒也不奇怪了，比她更不像样子的我都见过。”

“拿出证据来。”于德利坚持。“我要看到证据。为什么非说她是人？”

戈玲摇头：“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觉得她跟我们太像了，如果不是人，那太可爱了。”

“同时也是侵权。”刘书友目光炯炯地看著大伙儿：“对人进行嫖窃，我们可以告她的。”

第二天，大家来上班后仍沉溺在各自的沉思中，个个面有戚色。

南希没来上班，托人送来一张中日友好医院的假条，上面写著发烧，全休三天。虽然谁都知道这假条是假的，但此时似乎也成了证据之一。

“还是打不通，总占线。”李冬宝放下电话，看著孙亚新孙小姐留下的那张名片。“电话号码会不会是假的？”

“想了一夜，没想出好办法。”刘书友说。“要是她坚决否认自己是人呢？”

“牛大姐，你文革期间搞过专案，揪人是你的强项，是不是由你来审南希？”李冬宝说。

“别提我在文革中的表现！”牛大姐脸一板道：“我早忘了，都不记得发生过文化大革命。”

“人有什么，就是再富于想像力再精密再先进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能模仿的特征？”戈玲问大家。

“勤劳勇敢，善良正直。”于德利脱口而出。

“不行，这些都是不易证实又是最易模仿的。”李冬宝说。“而且不具备此等品质偏偏又板上钉钉是人无疑的不在少数。”

“同情心，恻隐之心？”牛大姐回头说。“还有孝心爱心什么的。”

“决不能是优点。”戈玲道。“这会影测试的客观和准确，如果南希是人，那装好人对她没什么困难。另外如李冬宝刚才所说，即使她没这些特征，反倒可能更证明她是人，只不过是个一般人。”

“能不能闻味儿啊？”刘书友说。“不都说咱们人有味儿？”

大家耸著鼻子互相在各自身上嗅了嗅：“不灵，咱们都没人味儿。”

“恐怕还得找缺点喽！”李冬宝说。“人有缺点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这是哪个圣贤说的？”

“我同意李冬宝的意见。”于德利说。“缺点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想掩饰也掩饰不了的，而且很难模仿的尽善尽美。南希要是机器人，她就不可避免地比我们要好一些。”

“那就不必测了。”牛大姐撇著下唇说。“我看她已经坏得出水了。”

“不能是那些表面的缺点。”戈玲说。“轻浮、放荡这些品质几乎在所有哺乳动物和部分卵生动物身上都具备，没有道德寡廉鲜耻正是它们的天性——人之相比逊色得都呢。”

“一定得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李冬宝对大家说，“让我们好好回想回想，我们都有什么阴暗心里吧。”

大家默不作声。

戈玲：“我先声明，咱们这次既不是生活检讨也不是斗私批修，而是工作需要，弄清南希的真实属性。”

陈主编从外面进来，大家和他打招呼：“来啦，小孩病好了？”

“来啦，小孩病好了。”老陈在一边坐下，抽烟看稿。

戈玲接著说：“不管大家说什么，再不堪入耳，再反动再下流，一不打棍子二不揪辫子三不记黑帐。”

“谁打小报告我跟他急！”李冬宝气势汹汹说了一句，和颜悦色地坐下。

大家互相望著，等著别人坦白。

李冬宝看著大家：“我看这可以算一条，从不认为自己不好，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

大家面呈尴尬，但都点头：“可以算一条。”

戈玲记在纸上：“还得说，光这一条可不够。如果南希也一言不发，谁知道她是不暴露还是真没想法？”

“我看这么著，”正在看稿的陈主编抬头说，“既然都不说，难以开口，就互相揭发，这样准能搞到材料。”

“还是老陈有办法。”戈玲拍手叫。“这办法好。”

“一点不新鲜。”牛大姐小声嘀咕。“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

“这下有说的了吧？”李冬宝道，“说别人总有词儿吧？”

牛大姐：“我先说吧，我觉得老刘毛病不少，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占小便宜。”

刘书友当即红了脸，抢著说：“我也说一条，老牛这个人从来都是主观

唯心主义对人，辩证唯物法对己，乌鸦落到猪身上——光看到别人黑。”

牛大姐：“我觉得老刘这个人心眼儿太小，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瞧，又飞到半空中去了吧……小于呢，不客气地讲，那就是低级趣味，对年轻女同志和岁数大点的女同志不能一视同仁。”

于德利：“我觉得牛大姐还不光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她简直把自己看成一朵花儿了，确实属于既不能客观地看待别人也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典型。”

戈玲高声：“不要吵不要急，慢慢来，不要人身攻击。”

刘书友：“戈玲这个人傲慢，好打扮……”

牛大姐：“打扮得还特俗气。还有，她跟李冬宝到底什么关系？成天嘻嘻笑脸，彼此唱和，同入同出，一个编辑部的同志，嘎，很不正常！”

刘书友：“不光是李冬宝，她和谁都打情骂俏，除了我。我看南希就是学的她！”

戈玲愤怒地站起来：“什么叫不正常？什么叫打情骂俏？我这人天生就是一副笑模样。”

李冬宝拍案而起：“无耻！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专对桃色事件感兴趣，看似道貌岸然，思想肮脏的很！”

“不要吵，不要吵了！”老陈出面制止大家。“你们不是冲着南希去的吗？怎么倒先互相攻击起来了？戈玲，刚才大家说的你记上哪条了？”

戈玲脸气得刹白：“哪条也没记，说的都是人话吗？”

牛大姐又窜起来：“怎么不是人话？哪条说错你了？身正不怕影斜，你不心虚干什么暴跳如雷？”

刘书友也怒目而视，“告诉你，我早就对你的作派看不惯了——一直没好意思说。”

“我就这作派，怎么了？明告诉你，我还不改了！看不惯回家看你老婆去，少在这儿看我！”

李冬宝也脸红脖子粗地于戈玲并肩站在一起，朝二老吼：

“你们以为你们作派好？全编辑部我顶烦的就是你们俩。工作不见你们抢，算计个谁议论个谁回回你们俩冲锋在前——你们说过谁好？”

牛大姐一脚踢翻椅子：“不好就是不好，甭想让我说好！我也告诉你们包括于德利，牛某人这疾恶如仇的脾气也不打算改了！”

陈主任摔了一个茶杯，低沉地吼道：“够了！你们像什么样子？你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哪有点社会主义编辑的风度？纯粹是泼妇骂街嘛！好啦好啦，我看也不要再说下去了，再说就伤和气了。也不必再挖什么人的弱点了，我看这就是人的最大弱点，只能说好的，一说坏的当场恨不得吃了对方。”

大家都闭了嘴，气鼓鼓地散开，回到各自的座位，互相看了半天，忽然都笑了，一个个都有些难为情：“就是就是，这真是咱们最大的弱点。”

接著，大家开始互相道歉，极其诚恳，骂人的拉著挨骂的手。

“小李小戈小于老刘啊，其实我刚才也是生气顺嘴那么一说，并不是真那么想。原谅你大姐，千万别往心里去。”

李冬宝：“我也是一时昏了头，嘴上岗撤了，牛大姐，老刘哥，其实我打心里还是很尊重你们的。”

“明白，太明白了，老刘心里明镜似的，小戈呀，你别在意，还照平时那么穿，那么笑，老刘喜欢看。”

“其实你们说的也不全是疯话，我也真该拿镜子照照自己了，以后稳重点。”

“够稳重的了，年轻人就应该活泼点，到你大姐这年龄再装正人君子也不迟。”

“虚伪！”陈主编手点著大伙砸舌，“我看这也应该算一条。说了真话就后悔！”

“您也应该算一条。”戈玲笑说。“站著说话不腰疼。隔岸观火，比谁都聪明。”

“不能历数了戈玲。”刘书友制止戈玲。“传出去猴子马都要笑破肚皮的。”

南希回到编辑部上班，发现大家都对她另眼相看，神色有些贼溜溜的，也没太在意，照旧干那些杂活，嘴里哼著《我想有个家》。

“南希，”牛大姐先开了口，“你不觉得你穿的像个‘鸡’吗？”

“不觉得。”南希坦然回答：“这样多凉快，我不怕别人看。”

“你穿那么紧身的衣服其实不好看，把你身材的缺点都显出来了。”戈玲说，“三分之一腰三分之一臀部三分之一腿。”

“特像蒙古马是吗？”南希沾沾自喜，“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你怎么不要鼻子！”刘书友指著她鼻子骂：“要是我女儿叠巴叠巴塞马桶里冲下去！”

“会游泳，淹不死。”

“南希，南希。”李冬宝说。“我是一个对女性不太挑剔的人，可是你真是让我恶心了。你怎么锻炼的？居然能这么赖？一条母狗也比你体面点。”

刘书友暗暗超李冬宝翘大拇指：“有分量！”

“让我咬你一口哇——汪！”南希做了个鬼脸，笑嘻嘻地拎著托把离去，在门口回头点著李冬宝说：“吃不著葡萄就说葡萄酸。”

南希一离去，刘书友第一个跳出来，嚷：“她不是人，绝对不是人！”

“是啊。”牛大姐也道，“不管怎么骂，总是笑嘻嘻。她要是人，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了？”

“坏啦！”李冬宝一拍大腿。“咱忘了重要的一条了——她不知耻啊！”

“先不要灰心。”戈玲说。“这还不能说明什么。有个人还没说话，她可以不在乎我们说她什么，但她一定很关心这个人对她是怎么看的。”

大家一起把脸转向于德利。

于德利满脸通红：“我看算了吧，何必呢？她是人不是人，她喜欢这样就由她去吧。”

“不行。”戈玲道，“我们不愿意让人家当傻瓜耍，这事非得搞的水落石出。不想怎么样她，就要问她一个为什么！”

南希又回到办公室，依然笑吟吟的，满面春风：“今天社里发桔子，我去给你们领。”

戈玲用眼睛严厉地督促于德利。

于德利从座位上站起来，踌躇了一下，大步走向南希。南希看著于德利笑眯眯地问：“明天星期天，你不带你爱人出去玩？”

“瞧你丫那操性！”于德利冲南希劈面大喝一声。

事情在这一瞬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希脸上的微笑凝固了，嘴半张著似乎完全被惊呆，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曾经牢固挂在她脸上的无耻像处在低

温下的水银毫米汞柱迅速地下降，像烈日下床单上的水分迅速挥发。她的脸有如浇了一掬沸水顷刻通红，眼神儿如同遇见日光的变色镜渐渐便暗——泪水从她的眼底涌了出来，愈聚愈多，然后一滴一滴往下掉，犹如钟乳岩的水滴。

“对不起。”于德利低声咕噜一句，退回自己的座位。他经过戈玲桌旁时，看了她一眼，那一眼中充满了极度的憎恶。

戈玲羞愧满面，求助地看对面的李冬宝，李冬宝注视著她的眼神十分冷漠。

“她哭了，她有眼泪——她是人！”刘书友胜利地叫。

牛大姐毫无响应，她也不忍再看南希悲恸的形象。

南希走了，永远从编辑部消逝了。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不管后来人们怎么盘问她。人们既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去处。

她为什么要这么干，也永远得不到答案。

于德利曾在全城到处找她。

那个O B M公司是个专门用进口残次部件组装游戏机，转手倒卖的骗子公司。

O B M公司根本没有孙亚新这个人。北京俗谓：业余模特儿。手提无线电话。

痴人

一

树桃花粉了。从我们这幢孤零零拔地而起的办公楼往下望去，四周皆是低矮环列的青玉平尺，鱼鳞般的瓦脊叠错接搭，犹如微澜初兴便凝住的汪洋大海。稀稀落落的街树、院树枝桠高山房顶，放眼跳去一簇簇枯干着，唯有天际一隅一树桃花粉盈盈，远远地鲜艳醒目。桃花尚未盛歹，蓬散为一伞，只枝枝布满花蕾，扇骨般翘直，宛古一捧瓶嫩润花，被一只巨手设于天地间，供天眼俯瞰观赏。在我们这些终年见惯北方冬春之际萧瑟景象，熟谙四季交替规律的人看来，这花委实有些不合节令。

我是偶一登高回首方看到这一株寂寞的花的。

二

当时我正在和同事们边吃着食堂的包子边玩牌。阳光晃着人眼，办公室里暖洋洋，笑语喧喧。我摸了手好牌，举起来给站在我身后的阮琳看。

他进来了，由五短身材、赔了一辈子笑、笑出一脸皱纹的科长领着。谁也没注意他，就连科长大声宣布“这是咱们科新来的同志”后，大家也只是略抬了一下头，继续埋头吃饭、聊天、打牌。我听到科长说的我的名字，让他以就后就跟着我工作，大概他还指了指我告诉新来的那就是你“师傅”。我抬头往那边看了一眼生发现他正看着我。我低头看片，旋即再次抬起头，他正凝视着我时不是每个人不都有非凡的相貌的，我也算阅人较广，但我每

每发现那些号称不凡或已经不凡的人大都长着一张粗俗平庸的脸，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简直连一眼也没一要然瞧他。有些名望很高的人往往就因为粗暴委琐的相貌失去了人们的尊重，我可头在没法对他无动于衷。他形似骷髅，大大的眼睛占据了部分头和脸颊，那几乎是仅由一双眼睛构成的脸，我不敢说他没有表情肌，即使有也没什么用，他的眼睛完全可以替代它，实际上的眼睛几乎可以替代所有五官的作用，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功能的器官，那不是眼睛，那是一部组合，人怎么可能长成这副样子？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自己全身照，不过有三只手，我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发现阮琳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倾肩让其滑掉。“你叫什么来着？”上班铃响后，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他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他，并竭力不去看他的眼睛。“司徒聪。”“噢，我叫司马灵——不不，不和您逗趣儿，真是叫这个名字。”我听到全办公室的人的低低笑声，解释道。“你知道谁叫什么名子自个没法作主。父母一朝不慎，真能叫他作儿女的羞愧终生。”“哪里，你的名字很好听”他微笑。

“是吗，哪我踏实多了。嗯，我们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工作，不过意义很深远。你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的喽？对对，只许开花不许结果。我们干的就是统计每个月咱们市少结了多少果，具体数字是从当月本市发的各种式样的工具体数相加得来。”“这个数一定很大吧？”他貌似好奇。

“很大，数以百万计。当然这里一多半也许本来就是无功，但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无法打折扣。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非得从一开始加，实际上这个数是现成的，我们只需给医药公司打了电话问一下他们的进货量就可以。这种东西总是进多少销多少，一方面需大于供，一方面因为免费……”我忽然没了讲述的兴趣——他的眼睛越过了我，射向我身后的阮琳。“其实我也没什么可教你的，到时候你一看就会——笨蛋都会。”他重又看我。“是呵这工作有些无聊。不过你要这么一想：无聊的工作也得有人干，也就坦然了。”

“我一点没觉着屈才。”他心不在焉地说“我也是来自人民。”

三

“这个人挺有意思是不是？”下班后，我们拥到走廊里，在楼下走，阮琳在人群中问我。

“哪个，你说的是谁？”我磕头草似地边走边到其他科室的熟人点头致意，“谁挺有意思？”“哪个来自人民的家伙。得了，别假装漫不经心了，你看他看得眼睛快直起来了。”

“我一般不太注意男人。”

“你说他是干什么的——过去？”

司徒聪走在我们身后的人注中，比别人高出半个头，眼睛垂着。一出楼门我就拉阮琳钻进路边的牛奶店，看着司徒聪从窗外走过去，才出来到街上继续往前走。

“别对他那么感兴趣。”我对阮琳说，“这种人我见多了，刻意显得不凡以期引起别人注意，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哪怕他暗示你他暗示你他杀过人你也别露出惊讶。”“我没想理他，我对他一点也不感光趣，我一点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凡，相反我倒觉他很俗气。”

“就是，摆架子绷块儿谁不会？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不表现自己，总是默默无闻。”“譬如你。”阮琳笑着瞅我。

四

第二天，我一迈进办公室就看到阮琳坐在我的座位上和左右司徒聪脸对脸地说话，双方微笑着，低声细语，十分愉快。“是呵”我干笑着对他们说。

“是。”阮琳回头对我一笑，又继续扭头和司徒聪说话。“你到我们这个单位来真是可惜了，迷儿特没劲，人也没劲。”

朱秀芬满面通红地拖着地板，从那头拖到这头，我侧身给她让开：“今儿你值儿？”

“嗯。”朱秀芬抬起虽已不年轻，但仍油光锃亮的脸，“帮着擦擦灰。劳架。”我拿起门后暖气管子上的一大堆破抹布去水房浇湿，朱秀芬拎着拖把也来水房涮，开着水龙头哗哗冲时偏过头来对我说：“瞧见那一对儿了长？一大气就来了聊到现在。”

“你管呢大地”我认真洗着抹布，“年轻人的自己爱好。”

“哼。”朱秀芬用力叉拖把，“来个男的她准第一个凑上去，涎着脸，真叫人看不惯。”“我觉得挺正常，小阮为人热情，乐于助人。”“谁派她了？”我拿着抹布回到办公室，司徒聪和阮琳还在说话，我开始挨个办公桌仔细地擦瓜熟蒂落。

“你说是不是嘛？司马灵！”阮琳不知道和司徒聪说到什么，扭头大声问我。“什么是不是？我头也不抬，继续擦灰。

“咱们办公室表面上大家挺和气，其实背后互相说别人的坏话。”“我不知道。”我低着头擦着桌子说，“我没听见谁说过谁。”

“还没听见呢，前几天不是你告诉我朱秀芬那帮老妇女在背后说我？”

“我没说过。”我走到他们面前擦着我和司徒聪的办公桌。

“你别不承认，你替她们打什么掩护？”阮琳对司徒聪接着说，“这办公室里我也就和司马还能说到一起，别人台特坏，你别理她们。”司徒聪看著我微笑，我面无表情装作没看见。

陆续有同事进屋，大声说笑，石玉萍叫阮琳过去看她新织的毛衣得在哪儿加针。阮琳满脸带笑地跑过去，殷勤地替她拿过毛衣加针。“这姑娘挺直率。”司徒聪笑着对我说。

我撇嘴一笑：“你别听她的，她也是个背后搬弄是非的主儿。”“她长得挺不错。”我回头看了眼正跟石玉萍边说带笑的阮琳。

“也就一般吧，还有点人样儿，在咱们单位算是一朵花儿，不打扮也没法看。”司徒聪注视着我，我对他诡秘一笑：“你可以勾搭勾搭她。”司徒聪笑了笑：“你已经勾搭过她了吧？”

我暧昧地笑，未置可否。

“谁都有戏，真的，不一定非要娶她，当个情妇她还是蛮够格。你不打算试试？”“试试试试。”司徒聪深不测地看着我，微笑。

“不用费很大劲儿一顿饭就行，吃完了你爱带她上哪儿就上哪儿。”我避开他的眼睛。

“我们今天干什么？”他听上班铃响了，大家纷纷归座，问我。我把抹布扔回暖气管子上，坐好：

“什么也不干，没的可干。下回上班来你可以带本小说来看，但不要放在桌面上，放为抽屉里，懂吗？头儿一进来就把抽屉关上。”我拉开自己的抽屉，低头看里面看了一半的小说，不再说话。

五

工间休息时，我们下楼在院子里做广播体操，我挨着阮琳，笑对她说：“他看上你了。”“别胡说。”她边踢腿边笑。

“真的，他亲口对我说的。他着迷了，你没白忙一早上。”

“我可一点没看上他。我早上只不过到得早点儿和他说了会儿话，都是同事，不理不睬也好。”

“别那么傲慢嘛，他看上你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别太拂人家好意。”“要是谁看上我都满足他，我得会分身法才成。”

“起码你可以吃他一顿，既然人家盛情难却。”

“他说要请我了？”阮琳停住动作，感兴趣地问。

“说了让我转邀你，我想他还挺迫切。”

阮琳笑了，开始做侧身运动：“我不反对别人请我吃饭。”

“我建议你不妨对他热情点儿，人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嘛——哪怕这希望靠不住。”

“这好说。”阮琳笑着做跳跃动作。

“她同意了。”我回到办公室，对司徒聪说。

“同意什么？”“噢，你不是说要请她，阮……”

“噢，”司徒聪笑着说，“我跟你说着玩呢，你当真了。我请她干嘛？我一点没觉得她有什么魅力，甜俗罢了。”

“谁也没叫你真讨她当老婆。我可跟她都说好了。”“那我去告诉她这是一场玩笑。我从没有为女人花钱的习惯。”

“那怎么行，多不好。算了算了，我掏钱吧，算我请。”我作出咄咄逼人的姿态。“咱们谁都别请，干嘛要请客？”他毫无所动。

“别说了，我请就是了，都跟人家说了。”

阮琳容光焕发地进来，瞧我一眼，扮出一遍迷人的样子摇摇摆摆走会司徒聪办公室前，笑着问他：

“你怎么没下去做操，换换空气？老在办公室坐着人会蔫的。”“啊，没事，我喜欢蔫点儿。”

司徒聪看我一眼，我全神贯注着窗外。

六

“你有没有觉得我和一般不一样？”我们三个坐一间二流餐馆不很干净的桌旁，司徒聪问我。

“没有。”我板着脸回答，随便点了几个实惠的菜，把菜单数目给服务员拿走了。“我得过神经病。”“真的！”阮琳果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我不信。”

“跟谁说谁也不信，不过我确实得过，就为神经病我才从大学到你们单位来。”“神经上的毛病一般人都有，诸如失眠、焦虑、那不算很特别。”“可我的神经病的一般人神经衰弱一样，厉害得多，我有段时间已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那就不是神经病，而是精神病，这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不管叫什么吧，反正我得地那样的病，那会儿大家都说我疯了，我自己也觉得疯了。”

“精神病最主要的症补就是精神病患者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司马灵学过医，这方面他懂得很多。”

“一知半解吧。”我白了阮琳一眼，“我懂得不多。”“你为什么得的神经病？”阮琳没注意到我的白眼，问司徒聪。“精神病！”“噢，精神病。”阿琳看我一眼，仍毫无知觉，傻瓜似地看司徒聪。“说来话长，我今天不想说。”司徒聪相当地矜持，“那话说起来很痛苦的，以后……”

“不想说就不要说了。阮琳你也是，老往人家疼杆干嘛？”

“反正我现在也好了。”司徒聪朗朗地笑着，“要不我也不会这么安详地和你们坐在一起。”

服务员把菜陆续端上来，我们开始吃起来。

“发精神病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定和正常时截然不同吧？”阮琳边吃边令人访烦地纠缠着这个话题。

“截然不同，对没发过的人来说那是完全新鲜的，无法想象的。”“阮琳你烦不烦？你若要发精神病就无所顾忌地发呗，难道这还要步调一致吧？”

“我就是想发。”阮琳挺直腰板对我说，“你管得减吗？不爱别听。我有时就是想发发精神病那样也许可以使我不得精神病。”“发精神病的滋味并不好受。”司徒聪说，“假发没有效果，真发就不可收拾。”

那感觉怎么说呢，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如果你常做梦也许可以多少体会一点，一切法则忽然无效了，你不受任何约束了，你变聪明了，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不怕了，当然你的肉体仍会被现头碰得皮开肉绽，墙仍然是墙，但思想飞驰了。”“所谓飞驰不过是一通胡思乱想，所谓聪明了也不过是不顾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去理解一切事物。”

“当然在你们正常人后来是这样。”

司徒聪尖锐的反驳使我大吃一惊，我不再吭声低吃菜。

“太有意思了。”阮琳吮着筷子着迷地说，“那一定非常快活，怎样才能真发一回精神病呢？”

“你这问得太离谱了。”司徒聪笑着说，“我不能也不愿教你，否则司马灵该说我有引你入歧途。何况那不快活，不象好梦一样令人留恋，而且别人也不允许你处于那种状态，他们会千方百计治疗你，让你醒过来。醒来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在臆想中驰骋了多远，现实仍象你发作前一样愿封未动，你反倒难以适应了。”“我倒宁肯哪怕自欺欺地自在一回，反正适应现实也不能让更自在。”“不不，我可不能让你这么个可爱的姑娘变得落落寡合，招人讨厌象我一样。”我只是充耳不闻地埋头吃我的菜。

七

“你真的认为我，嗯，还过得去？”我们三人来到大街上，天已经热了，尽管商店都开着灯，一间毗邻一间形成两列明亮，陈列着五光十色商品的长廊，街上仍相当昏暗，人很多。我们夹杂在人群中走，阮琳象个初次受到恭维的年轻姑娘，红着脸，又腼腆又兴奋地盘诘着司徒聪。

“真的，我对你印象很好。”司徒聪笨嘴笨舌地回答，模样很忠厚但毫不掩饰。他们谁也没注意这顿饭是我付的钱，实际上我已经给撇到一边去了，仿佛我理所当然应该为他们的约会跑前跑后，而他们要干的只是粘在一起互诉衷肠。

“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难道你不照镜子吗？”

“照的，但我知道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一二分姿色，比我漂亮的姑娘有的是。”“长得好很容易，但有头脑就不那么容易。而且我觉面容姣好倒在次要，身段好才更有女人味。你身段就很不错，很成熟，很丰满，是不是司马灵？”

“是。”我乜了眼走得越发娉娉的阮琳，“该有的她全有了。”接着我笑了。
“你笑什么？”阮琳问我。

“没笑什么。”我笑着说，“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本翻成白话文的《诗经》，你知道那面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翻译成什么吗？”“什么？”两个个都看我。

“苗条端庄的姑娘呵，是小伙子的好配偶。”

我嘿嘿地乐、他们俩没乐，继续嘀嘀咕咕地说话。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来到更加热闹的街口，这时我加快步伐赶上他们，指着一正从马路对面穿过人行横道走过来的姑娘对司徒聪说：“你看这姑娘怎么样？”

“不错，”司徒聪由衷地说，“风度绝佳。”

这的确是一个“淑女”，头发整齐，眉清目秀，步态稳重，服饰雅致，有一种大闺秀的风范。她走过我们面前时，阮琳一句话都说不出，我想当时在那个街口的几百个女孩子都有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的感觉，连她们的男伴大概也感觉到了。“我得去跟她攀谈攀谈。”我跟司徒聪说。

“你别去司徒聪有点受惊地说，“众目睽睽，你会出丑的，况且在街上纠缠妇女那是小流氓才干的勾当。”

“我得去，要错过这个机会简直是对自己的放纵。”

“她不会理你的。你相貌这么普通，一个那么出众的女子不会对你有什么印象。”“没好印象坏印象总会有吧，我也不想一投达标，先给她留个印象再说。”“一定早有无数英俊、才貌双全的男子使她眼花缭乱了，她都长这么大了。”“你让他去吧。”阮琳插话说，“干吗拦着他？他怎么知道那个人不是他将来的妻子。”

我离开司徒聪和阮琳，快步撵上那风姿绰约的女人，和她并排走：“嘿，你怎么这么风度，这发觉大家都在看你吗？”

那女人看我一眼，没说话，继续走路。

“假装特习惯，假装特无所谓，其头心里偷偷乐。”

那女人又看我一眼，冷冰冰的。

“别别，你告我你叫什么，到哪儿去，也别问我是谁，干什么的。咱们就当是生人，互相不认识，一起走路，闲扯几句。你要在懒得张口小光听我一人说，实际上我也不想给你插话的机会。我不喜欢一个人应声虫似地有问有，我每天在熟人中所得太多了。你咳嗽一声也有人跟着喘两声，想多说几句都没机会。你说一句嘞人能答你十句，我又嘴笨，说不过人家。我就喜欢找不会说话的物体交谈，在家我赢着墙说话，在街上就找害羞的女孩子说话。

反正不用负责，说完各走各的，这辈子不再见面了。”

我跟那女人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她停下我也停下，继续滔滔不绝地说：“我就喜欢别人对我冷淡，别人都不如你了解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人人都对我那么好我简直烦道了这几乎是逼着我也对人人好。其实我并不喜欢很多人就因为他们喜欢我我也不是不装作喜欢他们。我本来最恨孙子并发誓决不装孙子结果比谁装得都多。我很难起，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下决心早上起来他们磕，可早上起来第一个见到我妈妈又露出乖巧的笑容，板也板不住。忘恩负义，六亲不认真是太难了。你有什么好办法？不不，你别说话，别回答我，别破坏我的好印象，好多女孩就因为开了口让我再也不愿意见她们就这么毁了我们的友谊。我希望你是超凡脱俗的。”

那女人几次欲开口都被我堵了回去，就这么沉默无语地听着，直到公共汽车来。“谢谢你能把握住自己，你真是我见过最美丽、最体贴的女人，和你谈话真是畅场——下回我还找你。”

八

“你已经把那个美人勾搭上了？”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后坐下，司徒聪便问。“手拿把掐。”我做了个含义不表的手势。

“她叫什么名字？”“她还需要一个名字叫人记住她吗？”

“我看你什么也没得到。”

“对，我什么也没得到，她连一眼也没看我。你怎么样，大胜而归？”司徒聪笑。“我说过嘛，她是个热情洋溢的姑娘。”

“噢，你可别乱猜，我们俩可什么也没干，不象你想的那样。”“得啦，瞧你今天走进办公室那副兴冲冲的样子。”

“司马，”科长从他的办公桌后叫我，把食指放在唇边，“嘘——。”我冲科长抱抱拳，对司徒聪说：“咱们声太大了。”

阮琳也从她的办公桌后往这边看，我扭头对她笑笑，手托腮往窗外看去。沉默了片刻，我听司徒聪轻轻说：“我发觉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扭脸看他。他的目光十分柔和，友好：“你既百无聊赖又安适闲在，似乎什么操心。”“司徒，我可不是爱虚荣的女人，这些话你应该留给阮琳听。”“我不是奉承你。”司徒聪微笑着说，“这的确是我对你的看法，我很羡慕你。”“其实我也很苦恼，很忧愁。”我作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却忍不住笑了。“我就不能象你那么游刃有余地处理人际关系，实际上，我得精神病的原因就是搞不好和周围人的关系。”

“你不一定非告诉我这件事。”

“我知道你对别人的秘密没兴趣，但我想说，这种事我不想和阮琳说但想和你说。你不必担心我重提旧重会犯病，我已经好了，很能控制自己。”

“这么说你真的得过精神病？”

“天啊！你以为我一直对你撒谎还是得精神病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一点没为自己得过精神病感到自豪……算了，我不说了。”“说吧说吧，我信，我正在洗耳恭听。”

“不说！说不说就不说！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弄得八面玲珑，人人都喜欢你。”“人人都喜欢我？我没觉得。这也没什么窍门，这不就是傻呵呵的，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管他别喜欢不喜欢。”“一点都不管？”“有什么可管的？”一刹那，我真觉得自己伟大。

“可我总觉得人和人交往要不断地克制约束自己的欲念，迁就别人以求相安无事。”

“有的事人越拿它当事它就越事，你老盯着一座楼看它就会向你倒来，迎着太阳睁眼你会感到刺眼闭上眼就是一片金红。瞧，我向你作起报告来了。我不知道你过去都和什么家伙打交道，我想他们能把你逼疯生一定挺不是东西。但我想对你说你现在安全了，对我，对阮琳，对这个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必心存戒意。我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就算将来我们会和你争吵、得罪你，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同样你什么时候出言不慎冒犯了我们也不会计较，你想怎么对待我们就按你心里想的去干。我们也一样，既不会把你供起来也不会把你踩在烂泥里。”“真能这样？”“当然，难道你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多不同凡响？我可实在认为你不过是个和我一样的俗汉。只有大人物到我们这

儿来才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自然对他也不会客气。而你，在我看来，实在拘谨得有些可笑了，你不也是每个月38斤食半斤油么？”“是是作”司徒聪眉眼笑，轻松起来，“我是不是也可以听你司马炕？”“可以。”我笑着，心里十分诧异。这个外号是我小时候尿炕史的遗物，很多年没人叫了，他怎么会知道，显然是阮琳滥用了我的信任。我心里恼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你这么叫我觉得很亲热。”“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很有好感，莫名其妙地就觉得你会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很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我第一次见你也对你印象深刻，看来咱们都遇见知音了。不过我得告诉你，我这人情绪也很不稳定，有的时候不高兴起来也会不理人，你可千万别以为对你有什么恶意——

碰到那种时候。我不敢打保票老是情绪很好，但我敢保证我对你决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要是有人告诉你我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可千干别信，一定找到核实后再作出判断。”

“我也保证我对你永远以盛大相待。”司徒聪说，“我到这单位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

“还有阮琳……”“还有阮琳，”司徒聪笑，“你们俩。”

九

“司马灵。”阮琳在我身后的人流中叫，加挤带撞地自我跑来。我正在大百货商场二楼里转悠，每到休息日我都去各个百货商场、服装店转，看有没有合适我穿的裤子。我仅剩的一条裤子还是五年前从外地买的，这五年了逛了无数次商场，总买不到可心的裤子，不是裆肥就是裆短，我还不算畸形就什么困难。我不肯去找那些冒牌“上海裁缝”去做，先付钱后交货的事我总信不过。”

阮琳喘吁吁地挤到我身旁，我往她身后看去。

“你看什么呢？”她问，也回头。

“我看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呀。”她明白过来，笑着打了一下，“我没跟他在一起，我自己上的街。你又来看裤子？”

“我没必要告诉我来干什么。”我声色俱厉地对她说，“我一看见你就够了。”“我怎么得罪你了？”阮琳眨着眼睛纳闷地说，“你象个带哨的开水壶。”“我问你，”我气冲冲地往楼下去，费力地穿过挤在各个柜台前的人群。商场里一片嘈杂，各种能出声的电器和玩具此起彼伏发出怪音，大声喊叫也不会引起离别人注意。“谁让你把我的外号告诉司徒聪那个白痴的？”

“什么外号？”“还装傻呢，就是那‘炕’，什么的。我有那么多外号，你为什么不把‘大帅’、‘虎子’告诉他，偏把最不体面的告诉他？”“噢，就为这为个呀。”阮琳笑了起来，“我是先从好听的逐一告诉他的，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最好听，你别生气，司马灵。”“别叫我名字。”“那叫什么？总不能当着什么多人叫你大帅。”

“叫阁下。”我也忍不住乐了，但马上又觉笑得不合时宜，应该严厉点，否则她会觉得我无所谓，我冷冷地对她说：

“就一天晚上你们就熟到这份儿上了，开始议论起别人，是躺在床上议论的吧？”“哟，还吃醋？你是我什么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丈夫么？”“我就是动过当你丈夫的念头，这会儿也打消了。”

“我还看不上你呢，给我提鞋也不要你，以你自己怪不错的——我跟了

什么也没干，我说了一会儿话。”

“多一会儿？”“一夜，大半夜，谁让你走开追那个女的去的。”

“我走了。”“你别去。”

“你别走。”阮琳拉住我，这时我们走出了商场大门，“没说一夜话，就站在原地聊了会儿，看你老不回来，就各是分手走了，放为了？”“本来我就没担心……你们说什么了，他对你？”

“就说他得精神病的原因。”我们并肩在街上慢慢走，“他说他在学校时那些人怎么欺侮他，合伙害他，孤立他，有几年的工夫他几乎一句话都不敢说，一说周围的人就群起而攻之——我觉得他真惨。”“他就是想打动你，这招儿我见多了，故意把自己说得特可怜。”特招人同情，蒙骗无知女青年大动恻隐之心，想去安慰他，女的能用什么安慰男的？”

“我觉得他不是假的。”

“对对他不是假的，是真的，弄假成真谁不会？我也会把根本没有的事说得真的似的，你还能调查去？没当过‘右派’，没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只好说自己心灵正在受不知名的折磨吧，活得痛快显得多浅薄。”

“我发觉你特卑鄙，司马炕，你怎么这么卑鄙，司马炕，你怎么这么卑鄙？我听司徒聪说你们互相不是已经引为知己了吗？听他那口气你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背后你就这么说他。”我有点难为情，但很快又振振有词：

“他是跟我说过一堆亲热、肉麻的话，可对他并没有从此产生义务。是怎么样我就怎么说，即便是朋友也不例外，让我违心地搞一团和气我办不到。”

“你真没心肝，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阮琳说，转身走掉。“去找你的姘头告状去吧。”我嘟噜说，“我不怕。”

那天我心情不甚好，在街上逛了半天，看到那个“淑女”，又上去和她聒噪了半天，没容她插一句话。

她似乎每天都从这条街经过。

十

“司马炕，你今天值日你给忘了。”我刚进办公室，司徒聪就笑着冲我嚷，表情极亲密。

“真是，”我慌张张打抹布，“过个星期天都把人过糊涂了。”“嘞打抹布了，我已经替你做了——你看不出来？”

“太谢谢了——我看出来了。”

“有什么可谢的，都是哥们儿。”司徒聪不屑地摆摆手，脸上仍满是笑。我只好笑笑来表示领情。

中午吃饭前我出了个洋想。在我们单位食堂吃饭决无吃不饭之虑，但想吃好就得积极点，铃一响就得一刻也不耽搁地冲出去，否则你排了半天也只能吃上熬白菜。在等下班铃响那紧张警觉的几秒钟内，来了一个电话，我来不及一辨便立身蹿了出去，引起哄堂大笑，司徒聪的笑声格外响亮刺耳。当我满面羞惭地蜷回办公室，他甚至踢了我一踢。

“司马炕，你快得象只听到主人一声吆喝的狗，你小时候尿炕是不是也因为你妈的鼾声带着哨音？”

“不是不是……”我自我解嘲地笑着，心想，照这样下去，不到下午，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我过去是个尿炕精了。

中午，我在牌桌上传统的位置也被司徒聪取而代之了，他放肆地把我

推到一边：“你到那边吃饭去，阮琳，过来，看我怎么赢。”

我只得与朱秀芬们为伍，眼巴巴地看着那边一堆人又笑又叫，热闹非凡。“你跟他搞得挺熟，叫你都用外号了。”朱秀芬对我说。

“嗯，我喜欢让人觉得我没什么架子。”

“臭德性。”朱秀芬喝着用开水冲菜渣做的汤白我一眼，“我不喜欢那小子，咋咋呼呼的，数他嗓门大。”

“你怎么这么臭？司徒聪的声音从那堆人里传出来，他在呵斥石玉萍，“有‘2’不用，留着看画呀？你下去吧，让阮琳替你，没见过你这么臭的。”

“瞧瞧，才来几来，就跟这儿的头儿似的，真叫人看不惯。”朱秀芬声音低低地说。

“你不能拿一般人的标准要求他，他那人就那样。”我说，“他有精神病，各位都得让着他点，别招惹他。”“真的？”朱秀芬瞪圆了眼睛。

“你可千万别出去对人乱说。”我严肃地对她说，“要传出去就太不好了。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他说什么你都只当没听见，千万别跟他认真，吵嘴，他是病人。”“我不会的，我还不是那不知轻重的人。他是精神病，怪不得我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

我离开朱秀芬走过去看他们玩牌：“怎么样？赢了输了？”

“咱哥们儿会输吗？也不看看跟谁打仗呢？”司徒聪得意地把手里的牌给我看，“手气没治了，老是什么好，谁跟谁都接着。”“好好，玩吧玩吧。”我拍拍他肩膀，出去刷碗。

十一

司徒聪和阮琳好得开始显“形”了，上班同来下班同走，中午吃饭你给我带我帮你买。

候车室的不少同事都不同时间地看到过他们手挽手在大街上逛，有几次据说已经是很晚，接近没末班车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控制不住情感还是根本就打算控制，我估计后者成分居多。他们越来越敞开地在办公室里打情骂俏，我只要稍一走开，阮琳就会跑过来占了我的位置，和司徒聪面对面地聊上半天。害得我无处可去，倚在别人的办公桌旁和朱秀芬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没盐没醋的话儿。这情形科长也看出来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司徒和小阮在“谈恋爱”？“不谈恋爱就不能好了？”我反问科长，“只要两人乐意，你管人家采取什么形式呢？”

“那叫什么？科长说，“不谈恋爱，不打算结婚两个人搞到一起那叫什么玩意儿？”

“你真是不解放。”我对科长说，“你是科长，工作领导，只要人家不影响工作，就是养孩子也不碍你的事。”

科长闻言惊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这儿是政府机关，不是产院。”他要我找司徒谈谈，摸清他和小阮究竟是什么个关系。“我不管，我说，“我算老几？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是你这个领导的事，失职是你失职。”

十二

我的头很痒，很多天没洗头我觉得自己象戴了顶摘不下来的帽子，沉甸甸的。午休的时候，我便到街对过的理发馆去理发。理发的人不多，但也需要等。我正坐在长椅上暗暗计算能否准确地落到那个戴着大口罩从眼睛看似似乎挺漂亮的年轻女理发师手里，司徒聪闯进来，一眼找到了我，坐到我身边：“到处找你，你躲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躲，我光明正大地来理发。你怎么没玩牌？”

“有件事想找你商量。”

“这个月的工资我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剩几块钱饭票。”“不，不是这事。”司徒聪点上一支烟，显得非常郑重，“你觉得结婚好吗？”“唉——”我叹口气，同情地问，“被讹上了？”

“没人讹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这问不涉及具体人，只是泛泛一问，从理论上问一问。”

“从理论上讲，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好，有人侍候了，灌溉正常了，用不着旱——旱死，涝——涝死。不过既然有被人绑了辈子的可能，就要看仔细，找一个保鲜好的，老得慢点的。你拿我当朋友，我也得做个诤友——她差点意思，连勉强及格都够不上。”那个光露着眼睛的女理发员打发走了一个头剃得象锅盖的粗俗汉子，走过来问：“该谁了？”

“谁我了。”我站起来，跟她走到理发椅上坐下，任她用白围布把我围得象个准备吃饭的幼儿小朋友。

“长点短点？”“随便，您看着怎么合适就怎么理，好看就行。”

司徒聪也跟着我走过来，站在理发椅旁边继续跟我唠叨：

“我懂你的意思，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相貌第一重要，我却认办心眼好坏是主要标准。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狐狸精的故事？”“心灵不美可陶冶，长相不俊那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女理发员开始我头上堆，按我低下头。

“恰恰相反，改造灵魂很困难，而修饰相貌有诸多良策。”

“这个吗，”我梗着脖子斜着眼儿说，“据我所知，所谓诸多良策也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损招儿，砂轮锉锉玩儿，往塌鼻子里注射一管混凝土，起不到改天换地的作用。”

“你差了，你不懂了，这方面你完全是无知的。”

“我才不无知，我当然知道现代整形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摘根劲骨卷点皮瓣，就能当真枪用。问题是咱们国家整形术还没普及到健康人的美容上，你得先给自己的脸猛踩上一脚，人家才肯修补，那也是拆东墙补西墙，脸上光溜了，屁股疤痕累累。”“我大概是没向你说明白，你大概是还没完全了解我。”司徒聪沉思着说，“其实事情完全不会恶到你所说的那种地步，凭我的能力就能从容地解决这个难题。”

“什么？”我歪歪头，女理发员把我的头板正。

“我有办法把一个丑女人变成独一无二的一美人，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有办法把丑妞变成漂亮姐儿。”我嘲笑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错了，我指的是货真价实，脱胎换骨的变化。”

“你学过整形。”“去你妈的整形吧。整形不是借助器械、绷带、采用手术和牵引的办法改变骨骼和肌肉的走向、伴置及厚薄吗？这一切我通过意念同样可以办到，就是慢点、但没痛苦。”

“你知道我不管怎么说也是唯物主义者，精神原子弹那号玩艺几十年前就是陈词滥调了……”

我的脑袋已经在女理发员的手下变化了，变成阴阳头。

“我是精神病你知道吗？”“可你已经好了。”我照着镜子惊恐地说，“你说过你不会再犯，你说过你能控制自己，对不起……”

“我现在也没犯！”司徒聪火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在我得精神病期间学

了气功，你知道什么是气功吗？”

“不就是可以不眨眼地让汽车从自个肚皮上轧过去？”

“错了，气功就是有意识控制神经和血液流速的能力。当电流在导体中快速穿过时可以产生随电流强弱增减的磁场，当血液在血管中快速流动时不也可以同样产生某种磁场么？你在中学学过物理应该懂。”

“一点不懂，我在中学只是勉强认了几千汉字，那时的中学没怎么认真传授学问。”

“那你也应该可以意会，你头这么大。”

“我意会了。”女理发员把我的头越推越小，她显然不能在适当的界限掌握分寸了。

“你可以认为我是因祸得福，我学气功本来是为了使自己恢复正常控制神经的能力，也就是控制理智的能力，结果我发现我意外地获得控制下意识的能力，譬如控制血液流速的能力。这就使我可以随时变成一个当场强的磁场，遍布全身的血管使我变得象一个紧紧缠绕着铜线的磁棒。”

“你不是说你可以使录音机不接电源转动起来吧？”

“当然可以，但那毫无意义。还不明白？我宁肯把这份能量消耗们改造人的过程中。你怎么不说话？”

我震惊得几乎‘木’了，连头上蜿蜒脏行的理发推子也感觉不到了。半天，我畏惧地问：“你是这么想的还是已经这么干了？”“我已经这么干过了，否则我怎么地这么自信？你瞧瞧我，我就是通过意念调整变得漂亮悦目的范例，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吗？”“我扭过头去看司徒聪，女理发员，“我怕我带有偏见。”

理发员在口罩后面笑了，我也笑了，她把我头摆正继续理，我对着镜子说：“无论多么迁就的说法，也不能把你归为悦目一类。”

“可你不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司徒聪愤怒地说，“和那些电影上戏子比我当然是不如他们，但和我自己从前比——

我好歹如今还有点人模样。”

“好啦好啦，我们谁也不能和那些戏子比身胚。”我和解地说，“但孤证不说明问题，如果你能把阮琳当着我面变得有点人模样，我就信你——理发员，我不是要剃秃子。”

那天理完发出来，我十分真切地感到脑子不够用。头理得象收割后的麦子地，小风吹来，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几次不成体面地趁科长出去靠墙根倒立，惹得女同事们笑得东倒人歪，她们不明白那是严肃的使血液倒流。

我长时间地凝视阮琳，要把她脸上每一个弯回凸凸铭记脑海，以便日后能察觉出任何细微的变化。她说我盯她的眼光是淫邪的。

十三

我出现在那个街口时，她也正好到达，穿过马路，“招摇”地走过来，看到我颇为含蓄地笑。“我心情不太好，你今天要不着急干什么去，陪我一会儿。”我说。她微微地笑，放慢了脚步。

当时正是一天中街上人最多的时刻，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小汽车道尾相连，堵塞了一条又一条马路。“你请我到哪儿吃一顿吧。”我请求她说，“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再请你，这会儿我实是在没钱了，我想你不会象一般的俗妞儿一样对谁掏钱很不乎。”

她记问地看着我。“算了，我知道我这是奢望，真没劲。”

“我不是不请你，我是问你上哪家餐馆。”

“你说话了，”我惊喜地说，“闹了半天你不是没嘴葫芦，我本来都开始习惯和一个吧巴在一起了。”

“是你一直阻止我张口，我只不过是成全你的自我表现欲。”她笑吟吟地望着我，“我看得出你十分小心眼儿。”

“咱们可以互相认识了吧？”在一家中档餐馆落座后，她对我说，“现在你不必担心我张口拒绝你受害了。”

“不不，还是这样互相不知底细好。这样我可以心情把你往理想化去想，敞开盛赞你的天生丽质不致使你误会我所图。”“可不管怎么装神弄鬼，我也不会把你当成什么神秘的大人物。是你的职业使着羞于启齿还是因为你叫了个‘保贵’、‘锁柱’什么的？”“都不是，我的名字和职业要吹起来也可以吹上半天。我只不过是很难和人相处，人家不了解我时都对我印象很好，一旦深入了解了没有不厌恶我的为人的，从小学时就是这样，让我伤透了心——我想让你始对我保持好印象。”

“可我现在对你印象不好，如果你老头交底的话没准倒能改变我的看法，从中学起，我就总是和落后同学很说得来。”

“我不能冒这个险，就算现在你讨厌我了，归根到底讨厌我了，你不知道我名字背后背后骂起来也骂不成句。”

我们笑起来，她的笑容真是灿烂，令人目炫神迷。

“我知道我是没福和太出声的姑娘搅到一起去的，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七夺天工，凭什么？哪怕再稍稍逊色点我也会勇气努力一下，真让人心灰意冷。”“别无聊了。”“你别嫁人，真的别嫁，这世上的活人没一个配得上你的，你出家吧，你不知道一想到你这么易受诱惑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我就放心不下。”

“你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大拍马屁的路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自己如何独辟蹊径这一套也早有人先干过了。”

“可能的，谁让我生得晚。”

“你兴致蛮高嘛。”她端详着我说，“你简直有点美得屁颠颠的。你是不是成心诓我饭吃？”

“不不，见到你前我真是忧愁。”我收起一脸笑，垂下头，“要不怎么叫‘乐不思蜀’呢。”

“你失恋了？”“没有。”我茫然地望着天花板，饭菜端到面前也没心思吃。“一个明摆着的白痴跟我说了一通如何用意念使人由丑变美的语无论的话，把我弄蒙了。他说得那么煞有介事，我明知道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现代物理的因为不懂也只能干瞪眼。”“应该允许人家追求美的愿望存在。”

“这不是什么愿望，已经迹近巫术了。”我比比划划和她霁了一遍司徒聪对我说的话。

尽管借助手势我也知道没讲话。”这根本就是异端邪说，反常识的。一个人长这么些年小时候什么样大了还是什么样。他却异想天弄妄图改变人的面貌，用的也不是公认的可以施行的手段。”

“我倒觉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准不成？要是行之有效你管他是不是异端。我看你这么激动，是不是正因为怕他成功？”“就算这么有道理的，可行的，也不该由他先想出来。他是个精神病，怎么倒比正常人高明了？大要怀疑其动机。”

十四

“你们搞得很热乎呀，”司徒聪对我说，“都一起去餐馆吃饭了。昨天我看见你们了，谈得那么亲密，连我和阮琳从你们面前走过也看不见。现在你知道她叫什么了吧？”

“不知道，我还是没问。”

“你不要自卑感、虚荣心那么强嘛，她很明显对你有好感，你只要乘胜追击……她看得出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才不是自卑，我是不想冒冒失失又和一糟货搞得太密切，你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看上去挺漂亮谁知道她有没有暗疾，狐臭滴虫之类的，会学的人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司徒聪对我脸上流露出的仇恨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十五

月末，我们可有了点事干，准备着手把当月发放的各类“阻遏”工具数量列表造册。本来这的确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为了使自己更忙些，对得起菲薄的工资，我们多余地给各区医药公司，各大药房打了不少电话。为了使一个人的工作更有理由让两个人干，使另一个别闲着，我叫司徒聪另列一个利润表，算一下一个人从小到大要花费多少银子——

按平均生活标准综合市场物价的升降幅度，乘以发放工具量，姑且以一次射精代表一个可能出生是婴儿。计算得出的为国家节约的钱是一个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几百倍的天文数字，连最爱奈海口的人也吓了一跳。于是我们又重新计算，把总数除妊娠周期的三百天，把婴儿死亡率，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天灾人祸，交通事故、自杀，犯罪分子害等乖充统考虑进去予以减除，可这意味着又必须把事故赔偿，殡葬费用，诉讼，关押处置罪犯的开支全部加进去。最后，所有聪明人都糊涂了，只能凑和得出一个主观的、不可靠的数字很不踏实地沾沾自喜。在我们全力以赴地和数字搏斗时，我惶悚地发现阮琳一天天变得漂亮了。眼睛扩大了，耷拉的鼻子挺直了，原本象馄饨似的皱巴巴的下巴光滑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双颊的两棱横肉顺过来了，变成柔和的弧形。连朱秀芬她们也发现了她的这一变化，总是问她：“最近吃什么了？”

司徒聪一再提醒我注意阮琳的变化，我尽可能地对此熟视无睹。终于到了我若不承认自己的“睁眼瞎”就得承认她的确变了样儿的那一天。我对司徒聪说：“这当然是你的功劳，你使她的雌性荷尔蒙超量分泌。”“什么意思？”“意思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每个新婚少妇都会有她这么个变得滚瓜溜圆的过程。”司徒聪对我随意抹煞他显而易见的成果非常生气，他噪音低沉地说：“可是我根本没和她睡过觉。”

“睡就睡过吧，谁也没说要追究你的责任。”

“我才不怕追究什么责任，没有就是没有。他妈的，你总是有你的一套，别人说什么你也总是纳入你那一套，仿佛不这样你就什么都懂不了似的。”

“别火嘛，我当然要用人之常情重问题。”

“我不是火，是生气，让你理解一件简单的事怎么就这么费劲。我理解你的固执，一男一女关系密切是要产生一些肉体联系的，我承认这种肉体联系很有吸引力就我本身而言也是很向往的，——你先别得意，肉体联系不单单是人所共知的一种形式。”“我知道这种勾当已发展到五花八门、全民皆兵的程度。”

“还有你不知道的，你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完全摆脱肉搏范畴的技术。”
“什么什么？”我张大嘴瞪着眼睛，“完全摆脱肉搏，不解触，遥控？”“遥控。”司徒聪庄重地说，“这么一场观念和行为上的革命。遥控技术既完全又卫生，效果也不亚于传统方式，因为使用传感形式是脉冲对某些不能任原始形式的男人来说更理想一些。”“气功？又是气功？”我恍然大悟。

司徒聪点点头：“你还不是冥顽不化。”

“这么说，这段时间你每天晚上在床上就是干躺着于阮琳运气发功，一指头也没碰她？”

“你可以抛弃你那些陈日、没有新意的想象了。既然事情本质上起了变化，我又何必非晚上，在床上、躺着，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功，用不拘泥场合的姿态。”

“便携式？”我若有所思地说，随即眉开眼笑，“这么说，这玩艺儿将从密室走向大庭广众之间，再也不用避人了。”

“是的，”司徒聪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普及了，享受快感就象吃冰激凌那么为便，任何人花上几角钱就可以痛快一番，一点不妨碍个人尊严。”“那我们可就要失业喽，谁还会这么费事？”

“你干吗总把事情绝对化，一种新形式出现只是丰富其它形式而不是代替它们，有了木糖醇，人们不仍旧虫量吃蔗糖？”

“你说的这些真鼓舞人，你能不能现身说法表演给我看看？”我瞟了眼身后乾坤头主记泄药帐的阮琳。“就在这儿，让我心服口服。”“她在干活。”“没关系，咱们这儿的工作没有撂不下的。”

“不不，工作就是工作，别让她分神。”

“你没把握了？”我正要继续说服司徒聪，看到面对我到坐着正和石玉萍聊天的朱秀芬便改了主意，“要不你对朱秀芬行功吧，如果你的理论成立，那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我还正怕你和阮琳太熟根本没脉冲的事只是条件反射。”

“我怕她生气，冷丁抖动起来。”

“她不会生气，她脾气好得很，又不是给她罪受。你推三挡四要是吹牛就明说。”“你瞧着吧。”司徒聪目光灼灼地盯着朱秀芬，深深地吸气、攥拳，嘴里发出低低的“咳唷”声，象是要抬起一根粗大木头。渐渐地，他脸变得潮红，鼻息沉重，眼睛微闭。我侧身让开脉冲可能经过的路线，一会儿看看司徒聪，一会儿看看仍在谈笑的朱秀芬。司徒聪胸脯已经起伏得象汹涌的波浪，朱秀芬仍毫无变化，麻木不仁地翕动着嘴。

“完了。”司徒聪忽然紧闭着眼睛，伏在桌上，片刻，抬头，一副疲乏不堪的样子，“完了，这女人象石头一样难以穿透。”“再来一次。”我鼓励他，“水滴石穿。”

“不行了，”他说，“我的能量已经耗光了。”

“要是这样，我只好重新估价你的理论了。”

“我的气功还不到家，有时只能使自己获得感觉还不足以唤起他人。”“我知道有不少没练过气功的人，仅仅在公共汽车上挤一挤也能使自己获得感觉。”

“这不是一回事，我说的和你说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朱秀芬，”我回头喊，“你知道我们刚才对你干吗来着？”全办公室的人都联声抬头。

“干吗了？”朱秀芬笑着问。

“我们用司徒聪发明的遥控技术对你发射生物脉冲，想引起你的快感。”
“流氓”！

十六

我记得阮琳的脸一下变得煞白，在后来的吵骂过程也没恢复过来。朱秀芬象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似地叫骂不休。我没想到她的反应会这么激烈，本以为她这个年轻早不为贞节贻心了，她却表现得好像我们用传统方式侵入了她。她这通发作实在是令天地为之变色，有一阵儿，我十分担心她会冲上来撕咬。我把我所知道的道歉话全倒了出去，只差下跪下，让我替司徒聪讨饶，实际上、她痛骂的主要对象也是司徒聪。科长也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说我们犯“侮辱罪”。办公室里乱了套，石玉萍也没来由地陪着朱秀芬哭。最后，大家全累了，科长让石玉萍搀着已近瘫软的朱秀芬回家，把闻声赶来看热闹的其他科室的人关在门外，才算恢复了安静。

司徒聪脸色十分难看，朱秀芬骂他的时候说了些很伤人的话，“精神病”什么的。我向他道歉“不该造次”，他也默不作声。“你是故意的。”当我走向阮琳想让她劝劝司徒聪“别在意”，她这么对我说。“我不是。”我分辩。“你就是！”阮琳惨白着脸瞪着我说，“你想让大家鄙视他。”“我是这样么？”我委屈地问问司徒聪，“你也这样认为？”

司徒聪垂着头。“你别再愚弄他了。”阮琳尖声叫，“你明知道他有病，有时候言行不能负责，却还假装认真地和他抬杠，怂恿他，让他成为笑柄。”“这是怎么回事，阮琳？”司徒聪忽然抬头看着阮琳，“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病人。”阮琳脸腾地红了。“原来你一直演戏、哄我，你那些感觉也是装出来的是么？”我是为你好，我不愿让你失望。我想你慢慢会知道你所谓的所功传导是荒唐无稽的。我不愿象司马灵那样嘲笑你。”

“不许说我哥们儿。”司徒聪声音沙哑地说，“嘲笑、愚弄我的是你，你起码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别这样，司徒，阮琳也是好意。”轮到我劝司徒聪了，阮琳十分可怜。

十七

“司马灵，司徒聪真的精神不正常吗？”机关党总支书记把我召去，屋里坐着科长、主管处处长、工青妇负责人一大帮，总支书记向我发问。“没有，他精神很正常。”

“可是档案证明他的确有精神病史。”

“我知道，但他已经好了，从我跟他的接触中，我没发现他有重犯的迹象。”“我们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但这件事已超出了哥们儿义气的范围，我们得对他在这工作的其他同志负责，你也一样。”“他是正常的。”总支书记叹口气：“如果你坚持说不是正常的，我们就要处分他，他就得为他做的事负责，这是严重的流氓行为。”

“处分他吧，很必要话边我一起处分，这事是我挑唆他干的。”“人真的认为一个正常的脑瓜儿可以想出用遥控意念来乱搞男女关系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一个妇联的人问儿。

“怪念头谁都会有，要说这是失常的话我毋宁说是超常。”

“你看呵，你和阮琳都是为他好，但你们俩的作法却截然不同。”总支书记说，“小阮到这儿来请求我们不要处分他，因为他精神不正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你却一口咬定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就无法原谅

他了，到底你们谁是真正为朋友好呢？”“谁都是。”“别和他嚼字眼了。”科长道，“那个司徒聪毫无疑问是个精神病，我的办公室可不能要这号人，这按精神病处理算了。”

“不能。”我冲动地说，“你们不能这么轻率……”

“是不能这么轻率。”总支书记皱着眉头说，“我们再看看吧。”

十八

“你老这样干人家真要以为你是精神病了。”

“以为就以为，我才不在乎，就让他们把我当精神病好啦。”那件事后，司徒聪变了，不是沉闷萎靡了而是放肆起来，他上班时间公然在办公室里睡觉，鼾声大作，科长捅他叫他不要睡了，他却反问：“困怎么办？又不是我要睡，身不由己。”他几乎天天迟到，科长忍无可忍堵了他几次，叫写检查，他笑嘻嘻地满口答应，写检查就写些“把科长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之类的，气得科长嗷嗷叫。总支书记约他谈话，他大模大样叫总支书记找个时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知道他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就只好说了。

他不大理阮琳，但很客气，对我也很客气，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客气，不管人家正在说什么，他懂不懂都胡插嘴，有的话简直没边没沿儿，连我也拿不准该不该认真对街。

一天，大家聊到梦境中飞翔作何解释的话题，有人说是做梦者充满信心的反应，有人说是人类对自己失去的功能的留恋，莫衷一是。这时，司徒聪插话了，似乎支持第二种说法。

他说飞翔并不是人类绝望的希冀，实际上人是可以飞起来的只不过是把自己自己否定了，或由于汽球、飞机的发明产生了依赖思想，而梦中没有那么多顾虑，本能就出现了。”

我本来已发誓不再和司徒聪拗劲儿，但此时实在忍不住，又不由自主地抬起杠。我要说潜泳是人类的本能因为人是鱼变的而且在子宫里就开始游那还情有可原。但人从来没飞过，往哪追溯也追溯不到鸟那儿，本能众何谈起？说鸡还差不多，它们被人类驯养了上千年，直到今天还有个别鸡可以离地三尺地飞上一阵儿。“我没说人过去飞过。”司徒聪意外和气地说，“我只是说人本来可飞，但被个别尝试失败的例子吓破了胆，谁也不敢临渊一跃生怕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就这么一代代下来现在连想不敢想了。”“靠什么飞呢？你总不能说胳膊是翅膀退化而来。”

“当然不是，你为什么总是按照习惯思维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翅膀才能飞？飞机有翅膀但能飞起来还是靠喷气产生的推力。”“对。”我犹疑地说，“人也有条件喷气，但光凭一个屁，不管多响，以没听说过把谁崩上天的。”

司徒聪看着我，冷冷地说：“我发觉你很有天才把别人正经八百的话导向荒谬。”“不是这个意思，我确实是想象力有限。”我解释说，可能因为我太唯物了所以目光短浅。“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朱秀芬对我说，“他说的不是放屁那档子事，他说的是气功的气对对吧司徒聪？”

阮琳脸又白了，全办公室的人都低下头。司徒聪点点头。

“咱们别说这个了，朱秀芬，今年怎么到这时候还不暖和？”“为什么不？”司徒聪倔强地说，“这有什么不便说的？我实话对你们说，我经常飞。”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

“你看年过气功表演吧，司马灵？有一个节目是气功师用掌发功，不接触人体便远远地把挺棒的小伙子推个跟头。”

“见过，就跟串通好的双簧似的。”

“不是串通好的，是真有那么股气，只要把这般气垂直于地画，加力使其大于地球的吸引力，人不就腾空而起了？”

“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有句话我没敢说，让朱秀芬一句给说出来了。“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阮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你们虽胡闹，会闹出乱子的。司徒聪，别跟他们逗气。”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司徒聪淡漠地对阮琳说，“要让这些人隼，只有用事实。”司徒聪站起来，去开窗户。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拦住他对他：“我们信，我们都信了，不必表演了。”我回头使劲冲朱秀芬眨眼。“别冲我眨眼，我不想当傻瓜，明摆曹是胡说八道也要装得真有这么回事，要让我信除非让我亲眼看见。”

司徒聪在我手里拼命挣扎，我用力捉住他，任凭他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你放开我，放开我。”他哀求我，“你就让我飞一次吧。飞起来你就会知道那其实是很轻快很自如危险并不比过马路大的事，你们既然谁也没飞过为什么就一定认为不能呢？”

“随你怎么说，我就是不让你一试。”我牢牢抓住他。

十九

桃花盛开后便立即谢掉了。那年春天我几乎没注意到城里哪处也同样开着花，等我留神自然景色时夏天已经到了。到处都是葱茏的树木，虽然悦目但不耀眼，从高处往下望去一片绿海，似也遮天掩地，可走到街上仍会受到日头的照晒。

我对面的那个座位一直空着，司徒聪因为不可克制地屡次企图跳楼自杀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办公室里已不大谈他了，我也很少想起他，我正为自己的事发愁。我这把年纪应该考虑结婚了，那个街头邂逅的姑娘和我熟得再不互相通报名字已经非常不自然了。我当然是很喜欢她，相信她对我也有好感。有几次我们谈得十分热乎，我差点就把名字告诉了她，但一想到如此发展下去就要不可避免地向一个人敞开心扉，我就感到胆寒。我总摆脱不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不永远是陌生人这一偏执念头。阮琳不再漂亮，鼻子垂下来，肋帮子又开始长横肉。她谈得很怪，不大说话，象影子似地悄悄来悄悄走，总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出神，对谁都是待搭不理的。我到她家找过几次，不管我什么进修去，她都不在家。她妈妈说她每天都是很早出去，很晚回来，不知道都在外面干什么，“千万别是让哪个坏小子勾了魂去。”我说不会，“你家阮琳很知道自重。”

一天很早，我去火车站接人，乘车路过护城河边，看到她在河畔呆呆站着，盯着浊绿平静的水面一动不动，似乎已超然世外，那痴迷的神色令人惊惧。

上班时见到她生我例题例题观察，发现她消瘦得很厉害，颧骨突出，显得眼睛分外大（随着司徒聪魔力的消失。她的五官都恢复了原状，唯独眼睛没有综合小），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变得酷肖司徒聪。她身上散发着河边潮湿气息，走动起来轻得象片羽毛，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象一个幽灵。

“你怎么啦，阮琳？”我难过对她说，“何必这样，犯得着吗？别说你

们没什么，就是有什么，也该向前看，鼓起生活勇气。”“你说什么呢？”她不解地问，“向前看什么？”

我知道她讨厌我，听不进我的话，便精心搞了些“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及“江山代有才人出”，“总把新桃换旧符”之类的诗句，“题赠阮琳同志共励”。

她看后先是乐了，接着一绷脸扔回给我。

“我不是想寻死。她走到我藏身的小树丛后面对我说，“我是在练气功，你不用跟昆虫似地一天到晚总忧心忡忡地跟着我。”

二十

阮琳在练气功，她总得很正经，而我却认为她是中了邪。

“我们已经练坏了一个，我不能眼瞅着你也走上这条道。”

我不断地用听来的关于气功的种种奇谈怪闻来吓唬她，想让她打消这个念头。“有一个退休老干部不找师傅自个胡练，有一天发起功来收不住，就在这护城河这头顶地围着大柳树转了几千个圈儿，最后一头栽倒脑溢血得了偏瘫，吃多少‘大活络丹’也不管事。”她很坚决，不为我所动，继续练，说：“即便要冒中负的危险，我也不怕，我是豁出去了。”

“何必呢何必呢。”我恳求她，“当初你不是也认为他是精神病胡说，为何到这会儿又认真起来？”

“我越想越觉得我们当时对他太粗鲁、太武断了，我们根本没容他证明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我现在仍认为他的确是不正常，但我要不亲自证明一下他是在胡说八道我就安不下心，万一他对了呢？哪怕只是一点点。”

“你感到有‘气’了么？”我问，“你练了这么长时间，没感到有‘气’产生吗？”所谓‘气’，我练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到不过是激活神经的程度，也就控制脏器平滑肌伸经和躯体末梢伸经的能力，就是说，这些神经是下意识支配的，仅仅有反射作用，譬如说对疼痛冷热有反射作用，但通过练气过，可以变成有意识支配。譬如说消化、呼吸、排泄本来都是当需要变得迫切起来才自动进行的，全了气功，不管需要是否迫切，你都可以自主调节，或强或弱。”“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了，你自由了，摆脱自身的束缚。你可以高度控制自身的每一个微小的活动，你不是自由了吗？随心所欲了吗？你可避免许多自身能量的盲目浪费和互相冲突，抵消，调动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部位，你不是变得更强有了力了吗？”

阮琳捋起一只袖子，露出瘦骨嶙峋的细沿膊：“瞧我，我现在要把能量集中在拳头上。”

她攥拳运气，毫不难为情地大声发出低吼：“咳！咳！”

“我的气现在到小臂了，现在到手腕了，现在到拳上了，现在我的拳头沉甸甸了。”

“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说，“我看你的手还跟鸡爪子似的。”阮琳蓦地挥拳打来，我四仰八叉地仰面摔倒。

二十一

阮琳练得十分着迷，十分专注，有时上班时也溜到我们单位旁边一条胡同里的古寺中采“气”。

那座古寺有上千年历史，相当有名，连我们这必带的街名都是以其命名的，但因位置在胡同里，庙堂又小，平时人很少，几乎没有僧尼，工作人员都是文物局的。

阮琳站在幽暗的正殿内，面对鎏金彩塑的二位至尊作抓挠吐纳状，有点象太极拳。她开导我说：“别看佛爷是泥巴捏的，但一千年来，历史高僧对着它打，坐恨千香客对关它顶礼膜拜，遗精赋慧，释能吐华，佛爷身上已笼罩了稠稠的灵气，凡人略得神韵，便可骤长慧根，平添勇力。”

阮琳作迎风逆进状，以手护眼；“我是天，这气煞是咄叫逼人，这光煞是耀眼，我几乎近它不得。”

我迎着含笑垂目的大佛爷走了几步，看看佛身上油漆倍儿亮的颜色。“我怎么毫无知觉？”“你肉眼凡胎，心壅茅草，自然是无从领悟，身在福中不知福。晃死我了，护法光环灿灿射人了。”

“在哪儿在哪儿？”我盯着佛首慌慌张张看，“哪有光环？是象金箍棒划的圈儿那样容不得邪祟进入吗？”

我往佛臆冲，阮琳一把拽住我，拖着退出殿，训斥我：

“你太不知厉害了，佛慈悲怜惜，我也不能太放肆，送道还想犯颜冒渎吗？”阮琳一脸大汗，气喘吁吁。

“它还会劈人？”我茫然地问。

“险些撞着你的邪气。”阮琳气呼呼地说台湾省“会迷了我的性生废了我的功。”“你别装神弄鬼了。”我按捺不住愤然说，“这佛是新的，没两年。原来那个早在文化大革命时让人砸了。”

“灵气未散。”阮琳幽幽地说，“去人易去势难。”

二十二

“你练气功后，真懂了不少道理。”

“是呵，我发觉人真是大有可为，我们过去多不了解自己呵！”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吃午饭，阮琳捧着一大碗足有六两米饭在大嚼时咽，她自从练气功后，每顿都吃很多饭。

“多吃点菜，饭吃多了不好。”我每每这么劝她。

“没关系，我可以充分调动胃去消化，吸收每一微克营养，就是象马一样吃草我也可以健康如常，吃什么我已经无所谓了。”“你估计，”我吟哦地说，“照这般发展下去，还要多久你就可以飞起来了。”“飞什么？我可没说过我要飞。”

“别瞒我了，老朋友。”我说，“难道我还看不出你潜心修炼，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吗？”

阮琳停了停，又开始大口往嘴里扒饭。

“我没想过那个，起码现在没想，也许过去我曾认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但现在我早不那么想了。真干起来才知道那是多么难，我几乎一点基础都没有。现在要做的只是先通了全身，协调好自己，优越地生存，一点点积聚能量，一点点进入更高境界，最后，才谈得上，自由自在地支配。”

“你有信仰，我很羡慕。随便问一句，我能练气功吗？”

“你？”阮琳细细咀嚼着饭粒，打量着我，“你很难。”“我不想浑浑噩噩，我也想活得精致点。”

“你太感情，太多欲，浑身恶俗，太随波逐流；吃不得苦，耐不得寂寞，凡事能省便就省便，你是个快餐式的老粗，练气功也只能是多活几年。”

“他妈的，光想着自己得道，虽人沉沦也不说拉一把，自私鬼。”“实在是爱莫能助。”

二十三

“我完了，”我哭丧着脸对我那不知名的女友说，“我算是被人判了死刑了。”“怎么回事？”她吃惊地问，“你杀了什么人？别慌，咱们想想办法，找个好律师。”

“找谁也不管用了，这回是去了根儿。”

“到底怎么回事？”女友着急地说，“你倒是从头说起呀。”

我沮丧地把阮琳说我的话都说一遍。

“原来是这样。”女友笑着说，“这真是没法了，谁也帮不了你，你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想上哪儿玩玩就去哪儿转转，想也没用了。”“真的混吃等死了。”“你呀，”女友笑道，“长这么大，还跟个孩子似的，别人干什么你也要学什么，老看着别人嘴里吃的眼馋。”

不是龙王，就别管喷云吐雾的事。别呼风唤雨，你只管侍弄你的一亩三分地。”“你怎么一点理想都没有？”

“这话我也不好说了。别老拿眼睛盯着别人，先低着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你说，你公正、客观地说，我是阮琳说的那种人么？”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人不是人，别人怎么说？”“唉——”我长叹一声，“得啦，看来我洽谈室要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我认命，我就跟你结回婚吧。”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你还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呢。”

“你没打算和我结婚？那你老缠着我干吗？眼睛还时不时冒出点情欲炽热的淫光。”

“谁缠谁呀？谁对谁冒淫光呀？”

“啊，这下好了，你不想和我结婚我就放心了没什么责任了。”我懒懒地说。“哈，这回露馅了。”她说，“我就知道你是虚情假意，本来还打算嫁你，现在吹了。”

“哈，一下考验就把你考验出来了，我就知道你在等着我说那种话好就坡下驴。”“一下考验就把你考验出来了，一点不坚定。”

“你到底哪句是真心？”

“你到底哪句是真话？”

二十四

“我简直不知怎么和人相处好了。”阮琳声音颤抖地对我说。我们走在大街上，一阵突然袭来的雷阵雨浇湿了我们。街上的行人纷纷奔跑四散到路边商店里避雨，我拉阮琳去避避，但她不肯，坚持在瓢泼大雨中走，我猜她是希望雨中别人看不出她脸上的泪水。刚才在班上，她被朱秀芬很凶地骂了一顿，起因是她的某句话唐突了朱秀芬。

“我发誓我当时说那句话是好意，怎么就惹着了？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她从没这样对待过我。”

“你别介意，她对谁都一样。”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过去我有时还暗讽她也没什么，现在几乎是我一张口她就冲我来。”

“你别理她就是了。”“说得倒轻巧，不理她，可我想说话，想跟她们一起聊天，不想象个不受欢迎的人独个坐在一旁。”

“可我不想净说些无聊的话，我想真诚地对待人。”

“这我可没什么妙方儿”。我说，“实话说，我也就是有胡扯的本事，一碰到正经事连一句话都不会说，甚至把真话也说得跟假话似的。”倾泻的雨

水把我淋得从里到外到都湿透了，瑟瑟发抖，我忽地感到忧伤。“带我到你家去吧。”阮琳显然也感到冷，偎近我说，“看来也就咱们俩可以互相说些心里话了。”

我十分感动：“看来是这样了，就让我们相依为命吧。”

“你能向我保证永远以诚相待吗？”阮琳泪光闪闪地仰脸产右我，“不管我说什么你也不烦，不虚情假意地糊弄我。”“我向你保证永远不以嘲笑的态度对待你的每句话，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永远不对你隐瞒我的真实看法。要是有人告诉你我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千万别信，一定找我核实后再作出判断——那一定是谣言。”

“我答应，我也保证永远对你以诚相待。”

我忽然想起我过去和另一个人也互相做过类似保证，顿时不寒而栗了。我知道这个承诺是如此重大而我根本不具备资格践诺，这承诺本身就近乎是一种最无耻的欺骗，我无法出尔反尔，阮琳此刻是那么轻松愉快，仿佛是长途跋涉后终于回到安全的厩里的小母马。

她说：“从此，我跟别人说话就要字斟句酌，尽力讨好了，把每句话都变得目的性明确，再也不随随便便待人处事了——只在你面休息。”“我想起来了，今天我不能带你到我家去，我要回家接待一个代表团，由乡下亲友组成的代表团。”

二十五

和一个人结盟就象伙同她一起抬烧气罐上楼，如果她身强体壮你可以占些便宜，如果她不如你，你就惨了。

我就惨了，我简直成了阮琳私人专用的农会主席，不管是村里的胖地主朱秀芬还是瘦富农石玉萍哪个说了什么，我都要听仅户阮琳的汇报，并与她一起分析其动机和含义。阮琳郑重对待每一句话的严肃态度，似乎只带来了一个后果，对别人的每句话也异乎寻常地认真起来，这使她非常容易受到暗示。其实别人有的话仅仅是脱而出，本无所指，她却偏要追根穿底，叫人可怕的是，这种追根究底往往总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话牵扯到自己身上，变成对人身赤裸裸的威胁和诽谤。有一次朱秀芬和石玉萍吃早点时说到现在的油饼不巡过去脆了，“软拉巴叽真难吃。”阮琳便变了脸色，对我说她们是说“姓阮的讨厌。”有一次朱秀芬说到某道路工程砍掉了一片横在施工路线上的树林时，阮琳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制，说这表明了她们想动手杀害她的意愿，我危险了。”

“你没有任何危险。”我对她说，“这完全是两码事，没人有这个胆量这份心思去动手杀人，不管你们互相多么看不惯对方。”“你太麻木，”她激烈的反驳我，“很多人就为一点小事杀人。你不了解人心的险恶，她们为什么不砍树锄草偏说‘砍林’？”“这有什么奇怪？还有人经济说撕纸杀马呢，我就不吃心，因为我既不怕‘撕’也不是‘马’。要这么矫情起来，没完了。”

“你太善良，太幼稚。”

“你太多疑。凡事认真点，思前虑后是好事，但要捕风捉影，望文生义那就出圈了，恐怕免不了要变态。”

我无法说服阮琳，一个人要固执起来，真是吊车也吊不起来，我不懂她为什么那么虚弱，自感不支，实际上，自打她练气功以来，她的身子骨比从前不知结实多少。也许一个处心积虑要强健到某种程度的人，越是通过努力取得成效，越是发现自己尚待改善的地方之多，越感到虚弱，倒不如我们

两眼一抹黑无所畏惧了。阮琳吃起补药，凡含人参、鹿茸成分的药都抓过来吞下去，甚至吃了不秒“振雄丹”。

我劝她：“你可不能乱吃，有的东西不是妇女吃的。”

“不管那个，”她拍着肚子说，反正补了没坏处，一时用不上也全存在这儿。”“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有的药。”我说，“补也要因人制宜。”“我可以控制。”她说，“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排出，我可以有意识地监督体内各系统的工作。”

不管她是不是真能有效地支配、微调繁琐的脏器活动，反正她倒是变得红润起来。她的气功似乎有了长足的进步，她不时骄傲、得意地告诉我：

“我已经可以控制代谢了。”

“我已经可以控制内分泌了。”

“我已经可以控制体内任何一个最微小的生命活动。现在一切都在我的统一号令下有条不紊的积极娅着，无政府状态，各自为政的状态结束了，我的体内各组织团结得象一整体，我的每一个指令都将在最基层得到恳切。没有我的指令，细胞不敢分裂，大肠不敢蠕动，白狸球在细菌的侵入面前也会踌躇不前。”为了证实她不是在说昏话，她有意擦破了胳膊上的一块皮，给我看她不会发炎的伤口。那伤口果然数日后仍鲜血淋漓，既不凝痂也不红肿，我惊惧地对她说：“你要丢了小命了，细菌正长驱直入，肆吞噬，你会得败血症的。”“没关系。”她指着肩部说，“白血球正在这里和它们厮杀，我一声令下，全身的白血球就会云集在此处，将细菌围歼。”

两小时后，她的伤口愈合了，她告诉我那是奉了令的细胞拼命分裂的结果。我尊敬地对她说：“你真了不起，你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不久的将来，你将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不借助任何外力和工具，只凭自身的亿万细胞的奋斗，拧成一股绳，飞将起来。”

“我还有最后一项工作要做。”阮琳肃穆地说，“这也是最艰巨的工作，那就是摒除一切杂念。我虽已完全控制了肢体但尚未完全控制大脑。每当我专心致志众事一顶高级神经运动时，总有一些脑细胞腿上来，去想别的。一件漂亮衣服或别人沉重酒的举止都些令它们兴奋不已，驱使它们控制的部分神经去作反应，垂涎或者羡慕，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它们这种低级趣味的嗜癖使我的意图老是打折扣，我不能容忍在我的意志外出现这些干扰，是我的一个细胞就必须服从我的主意意志。我是率领它去飞跃，无组织无纪律，左顾右盼怎么行？”“你怎么能不让它们——不让自己去想？”

“我不让，这种时刻我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而不是一盘散沙。我要不用超出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能完成超出常人的事业？”

二十六

洗脑是痛苦的，那意味着要具备非凡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在种种诱惑面前属守己志。

除了必要的吃、喝和必要的拉、撒，阮琳几乎不再注意别的。她的衣衫日见褴褛，蓬首垢面，身上甚至出现了难闻的气味。当单位的浴室里出缕缕蒸气，传来哗哗水声，每个人都洗得干干净净，满面红光湿润地出来惬意大声说族，我注意到她的脸是那样芬白，嘴抿的是那样紧，我不禁油然而生对她的同情和敬佩，一个人得有多大勇气对自己的不洁视而不见呵。她的欲念泯灭了，思想升华了，我都能感觉出她已进入了苙种临界状态。她的眼神那么空洞无物，似乎已不再看世界，而只紧紧盯着自己的腔体。她一举一动

那么机械，毫无多余，就象一台精确的车床恰到好处地切削着钢制零件，连一丝微的差错也没有。人到了这种地步，别说是象只鸟儿似地飞远大几百公里就是象枚火箭射入外层空间我也不感到奇怪——还有比人更科学更复杂的机器么？”

全单位的人都察觉到阮琳身上将要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奇变了。她简直浑身充气，四肢带电，每个人挨近她都感到受到气压和电击。我毫不夸张地说，阴天时她周身就象夜明珠一样发出幽幽莹光，当雷声滚滚，闪电划顿时，她就象男人嘴上的烟头霍地红亮起来，令人噤若寒蝉，相觑无语。

那些天天气闷热异常，候车室里年岁最大的人也说没见过这么热的天气，“七七事变”日本鬼子打进来那年天太热也没热过今年。办公室里的所有电扇都开着，人人手里还摇着纸扇，但仍都汗流浹背，满面赤红。阮琳的神色益发严峻，动作也益发僵硬，办公室里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我屡屡利用我和好怕先生关系，向她打听“发射”日期，但即便是对我，她也秘而不宣，只是说“快了。”

她已经连续几天未进食了，据单位其他女同志反映，这几天也未见她排泄。我想她是忙不过来，无暇他顾，一枚技术简单得多的火箭发射前还要作大量的计算呢。

终于，她喜孜孜地对我透露说：“统一了，现在，从这一秒种开始我可以行使绝对权威了。我要……”

就在她宣布的同时，话还没说完，我便发现事情急剧起了变化。她病了，不能同我交谈了，她就象二百门供电电话总机的值班女战士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了。血液要流动，肌肉要弛张，腺体要分泌，细胞要分裂，维持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及其它种种生命在所必需的平衡的请示人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她隐入了汪洋大海般的文牍工作中，几乎不可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了。

二十七

阮琳是个绝对能干、有着过人精力的人，最初一段时间时，她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高效率地处置着一切，虽非游刃有余但也大致妥贴，没出什么大乱子。她还对吃喝拉撒睡做了一些革新，能合并的合并，能简省的简省，吃克力压缩饼干就参汤，能拉稀屎决不既小便又在便。但生命活动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极其复杂地把做过无数遍的事再重复地做一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辈子没出差错，只一次有个小失误就满盘皆输，坏了金刚之躯。

超人的阮琳也终于在这场寡不敌众的搏斗中垮了下来。

她疯狂地努力着，力求维持运转，但就象一精疲力竭的骑手再也控制不住脱疆的劣马一样，与其说是她驾驭着马跑，不如说是马驮着她跑，她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勉强趴在马背上不被摔下来。她经常排不出时间进行细致的消化，造成食物潴留；来不及指示大肠蠕动造成大便结便秘，忽视了皮肤的新陈代谢，造成了表皮大面积角质化；更要命的是，她有时忙起来忘了喘气，致使体内二氧化碳蓄积，影响了大脑供氧，人竟能忽然晕过去。从她告诉我她“统一”了后，她没再和我说一句，和别人不再说话，默默地全一动不动地忙碌着。看面部她是毫无表情，连眼珠也从不转动，但偶尔目光和我对视时，我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痛苦。

我悲恻地劝她：算了，你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还是让它们各自去干

自己的那一摊吧。”

她的目光告诉我，晚了，就象一只老虎经过台养再也不会再在野外独自谋生，只能依赖人们的投喂，她身的神经、腺体、平滑肌已象动物园的老虎失去捕食本领一样失去素有的本能了。我知道起飞是无限期后延了。

二十八

秋天，桃树结果了，由于疏于修剪，结的果实又小又青，咬上一口，十分坚涩。阮琳已经彻底没希望了，她积累滋养的“气”已在维持生存中用尽耗光了谁都知道她挺不了多久了。

她早失去了“思想”的能力，已成一具行尸走肉，只是凭着惯性挣扎着苟延残喘。

她仍是一句话没有，也许已经说不出意思完整的话了。她的舌底韧带由于久不活动已长成死肉，偶一张口可以看到舌头象腊肉似地干瘪萎缩成一条。她每天只是用笔在纸上不停地写着字，全是“同意”“同意”，后来字也不写了，只是无休止地划圈儿。办公室的同志们看着她一天天消瘦、枯萎到，都十分难过，连朱秀芬也不例外。她变得十分脆弱，象玻璃主动性样容易打碎，我们知道象她现在这种状态，一个小小伤口就能要了她的命。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所有带尖的利器，用钢笔的全换了圆珠笔，办公桌的棱角全用木锉圆，人也尽量不去触动她，连握手都是轻轻的。

她险症于一次正常、例行的流血，先是体内创口感染，继而扩展到全身感染，高烧不退，很快便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全身各系统随之接连崩溃。血液灌注不足造成血管壁和心肌损伤、血压急剧下降。肾脏机能减退，排尿不速，氮质潴留导致“二氧化碳麻醉”，呼吸衰竭并发胃肠道粘膜广泛糜烂充血和出血，内出血反过来加剧了血压下降和酸中毒。各种症状互为因果，把阮琳拖向濒死的边缘。

我们紧急把她送到了医院，大夫对她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我流着泪对大夫恳求说：

“你一定要把她救活，需要献血的话抽我们大家的血，我们不能失去她。”
“你们恐怕只能失去她了。”

大夫以高明的医术——贵重的药品和我们的鲜血——稳定了阮琳的病情，重新对她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对我们说：

从我们这儿出院后她就得直接进精神病院——她早就精神错乱了。”

二十九

“我不信她一直就是精神病，也许她现在的确是精神错乱了，但一开始，我绝对肯定她是正常的。”

“你太激动了，太劳累了。”我的女友说，“这消息太让你震惊了。”“我一点都不激动，一点都不震惊，相反，我现在很冷静，很理智，我还从来没这么理智过呢。”

“那么，也就是说你仍然相信她是可以飞起来了？”

“是的，这点毋庸置疑？我相信她本来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但中途，在某一点上稍稍偏了点，接着下去就越偏越远了，位并不意味着她一开始就是错的。”

人是飞不起来的，这点早被科学证明了，人的身体结构根本不是为飞设计的，这点你应该心里明白。”

结构是可以改变的，鱼最早也不是为直立行走设计的，但环境变迁，

当它们不得不弃水登陆后，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不也变成了我们现在这副模样？一条甩上岸于死的鱼不代表其它鱼上岸也会于死，终于一条会活下来。”

“你不是想说你打算步她的后尘吧？”“正是这个意思。”

“你真勇敢。我不是讽刺你，我真是感到有点悲壮了。你打算怎么具体去做呢？”“我认真地考虑过，还是要先练气功。”

“妈呀，你们真是如出一辙，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了吗？”“恐怕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你想，尽管阮琳搞得过了头酿成悲剧，但我们要真的不充分了解、掌握自己的内身，带着这么沉重、混沌的一具皮囊别说是飞就是跑上几步也会气喘吁吁，力不从心。更关键的是除了自己一无所有。这既是我的岁担又是我唯一可资利用的财富。买张票去乘飞机当然省事，但那怎么能算自个儿在飞？”

“我不是信不过你，真的。这事既然要干我们不如慎重些，前车之鉴总要顾忌，我希望没有，你没什么毛病，但检查检查总没什么坏处，你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

“你说什么呢？检查什么？”

“我知道你不想承认，这种病有时是自己完全意识不到，只有医生才能做出客观的结论。如果你不是，你大可不必怕，如果你有，那也可以及早诊治，早治早好。”

“我一点也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大夫，如果你不爱去医院，我可以把他找到你家去……”

“去你妈的吗！”我吼起来，怒不可遏，“你他妈才是精神病！”“如果你冷静点儿，从旁观的角度看看自己，”女友脸色苍白但很镇静地说，“你就会发现自己现在正是精神病狂躁发作的典型症状。”我觉得我就象一扑进温热、有浮力的水中……我知道我是在做梦，所以我不怕。当我站在楼顶平台的边缘向温暖、飘浮着花香的夜色中扑去时，我就象跳进满满漾漾的游泳池一样坦然，我坚信我会被稠密的气流托住，托不住也会在坠落过程中倏地醒来，在床上虚惊一场。

我不是在飞，准确地说是竖浮在半空中，我感到沉重，身体一寸寸往地面坠落，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紧裤腰带向上挺身。路灯下有一伙人在打牌，另一处路灯下有一对情侣在喁喁细语，他们看不见我生实际上也湮人抬头向漆黑的夜空张望。夜空寂寥空旷，没有一只鸟在飞，只有空气流动时发出的摩擦擦声。我控制住了下降，升到高层楼房的上空，一股股风吹过，我有点凉意。下方附近有一个大操场在放露天电影、透明的、人影晃动的小布块下坐了密密麻麻几百人，银幕上的对白和音乐声隐隐传来，翁声翁气，不时那一大片黑簇簇的人头中爆发一阵嗡嗡的笑声。我控制着自己飘过去，停在人们上空看了会儿电影，想起这是我入睡曾看了个开头，便厌烦地离去那部片子，现在还没演完，真是又臭又长。我又开始下降，我竭力往上挺身，但似乎没什么作用，我已经降到危险的程度，那一张张迎着银幕笑盈盈的脸都能看清了，他们都被电影情吸引，没人注意我，我几乎已经降临到他到头顶，已经感到人群散发的热烘烘的气息升腾蒙绕着我。这趋势要是再持续下去，我就要脚沾地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尴尬地解释忽然从天上落下来掉在人堆儿里这件事，周围既没树也没高大建筑。这时，一阵微风贴着地表吹来，我在一刹那间借着风力盘旋而上了，一点没惊动任何人。

我重新竖浮在黑暗的夜空，十分疲累，生恐再落下去，我向楼群飘运过，想在楼顶歇会儿。到了楼上空，我又不肯降落，我对自己太没气氛了，万一落地飞不起来可怎么办？当然我可以再跳一次楼，但那十有八九会一股脑儿摔下去，好事不会有两次，而我这会儿还不想醒来。

我想去看看我的不知名的女友，虽然我不知道她的住址以但在梦里没有办不到的事。果然，我很快飘到了她住的楼前。她住在二楼，正躺在床上看书，没控窗帘。楼下有一群半大小子在高声喧哗地聊着天，一支接一抽地抽烟，不停地傻笑。我要这会儿落到她的窗台太显眼了，很难不被楼下这群小子发现。好在这的梦里，我想他们不象正常时空中的人那么敏锐，我不想叫他们看见也许他们就看不见。我大明地径直落到窗台上，往里张望。她的毛巾被是粉色的，床上还铺着凉席，床前放着一双精致的拖鞋，有一张二屉桌，桌上摆着一扎书，一盏台灯，台灯柔和的光线笼罩着她玉雕般完美般完美的晶润的头和臂膀。我想试试梦里能否象崂山道士那样穿墙过壁，坚硬、冰凉的玻璃打消了我的企图。

这时，出我意料的事发生了，那些本该看不见我的小伙子们发现了我，一个个抬起头指指点点地讨论着我。

“那是谁？干嘛呐？”他们七嘴八舌地嚷。

坏了，我想，他们要把我当爬窗户偷窥内室的流氓了。但我尚未十分慌张，因为这毕竟是在梦里，就是被他们抓住打一顿也没什么了不起，又不是真疼，况且我还会飞。在梦里我碰到过许多次比这还危险的事情，被熊追被枪打，大都紧张一通便化险为夷了，我是有恃无恐。

我打算立即起飞，但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飞不起来了，怎么提着腰带使劲也白搭。楼下那帮小子可不客气了，捡起半截砖头吆喝开了。

“快下来，不下来砸你妈的了。”

话音没落半截砖头便扔上来几块砖头砸在我身上，我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我还忍着，随之又扔上来几块砖头砸在我身上，玻璃也碎了，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看到蹲在窗台上的我惊恐地叫。这可太不象梦了，我蹲不住从二楼掉下去，摔在水泥地上脚跟针扎似地疼，接着又被铺天盖地的大嘴巴扇得头昏脑涨。快醒吧，我拼命对自己嘀咕，快醒来让我知道自个正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但我没能一眨眼躺回自己床上，仍在暴徒手中挨揍。这可是地道的噩梦——我做过的最不忍受的噩梦了。她披着衣服从楼门匆匆出来，那伙子拧着我胳膊把我推到她面前邀功，她挺冷漠，象女皇审视被麾下兵士抓来的俘虏——她认出了我，脸变了色。我艰难地喘息着，对她说：

“我没想到会是这么和你在梦中想见。”

她愣愣地瞅着我，忽然醒悟过来，叫那群小子“松绑”。“怎么你们认识？”那群小子失望地嚷，“我们还打算他扭到派出所去呢。”“松手！”她冲他们嚷，“你们松手。”

“你要这么处理问题，下回可没人帮你了。”那群小子松开我，不满地吵吵，“就算你们认识，这家伙的行径也够得上流氓了，还有社会公德呢。”

“既然你们是熟人为什么不把他偷偷放进屋，却让他在窗台蹲着？”她把那帮小子叫到一旁，对他们嘀咕了一阵儿，那帮小子恍然大悟地“噢噢”叫着，象看怪物似地看我，接着走开。

你既然想找我不敲门进来？”她走过来温和地责备我，“爬窗台多不文明还那么危险——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记得我没告诉过你。”“这

是个误会，我正在飞，看到你躺在床上看书，便落下来瞧瞧你——这是个梦，我在梦里飞，是呵，这梦有点怪，而且也太长了，我没法解释，我想我马上就会醒的……”

忽然，我明白过来她刚才对那帮小子嘀咕的是什么，她正用和那帮小子一模一样的目光看我。我一阵心酸，感到自己从精神到肉体都是自卑的，我垂下头：

“是的，我跟踪了你，想看看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要紧的是你要对我说实话——你同意明天去医院检查检查了？”“没关系，”她说，“我理解你。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要紧的是你要对我说实话——你同意明天去医院检查检查了？”“我同意……”我忍着泪说。

我抬头望天，天空是那么幽暗深邃，星星是那么遥不可及，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机会飞到那上面去了。

枉然不供

韩健是个粗壮的矮个子，一张大嘴总是笑呵呵，每天下班甚至没下班——旷工也要和他的哥儿们、姐儿们一起去筒子河滑野冰。他嗜好滑冰、擅长沉冰，脚踏细长锃亮的冰刀往冰上一站，总是那么感觉良好，身心舒畅。一旦两脚生风，高速驰行，泥鳅般穿梭于人群中，更有御风长啸、人莫予楯的快慰和自信。他的速滑是那样孔武有力、势不可生，以至当他突然矮了一拱，迅即从冰上消失时，周围的人都没反应过来，仍然悠哉游地滑着，不时用倾慕中略带些困惑的眼神注视着他消失的冰面。——韩健的头露出来，水淋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可怜无助的表情，他莽撞地一扑，随着“喀嘣”的巨响，冰层又一次坍塌，他再次沉入水中。

筒子河上一片惊叫，聚在一起的人们作鸟兽散，一些技高胆大，侠义心肠的小伙子则驰向冰窟窿，欲作援手。

韩健再次从冰水里冒出，沉重、绝望地扑向结实的冰层。冰层不再坍塌了，几个小伙子把呢大衣没透水，比原来重了许多的韩健托死狗似地拖出水面，撂地冰上，撂地冰上，扶他站起来。

冷风欢来，韩健抖成一团，呢大衣上的水滴冻成冰凌，他嘴唇乌紫，牙齿打战，眼神惊恐。朋友们带他卸去铠甲，一个朋友把自己棉大衣给他披上，簇拥着他趑趄趑趄向岸边走去，脚下的冰鞋成了累赘，一走一歪，使他不得不依靠别人架着走。他的女友和其他女孩子在岸边迎接了他，关切地询问他，他仍然惊恐万状，说不出话，架着他的一朋友笑着说：“他冻傻了。”女友愤怒地瞪了眼这个幸灾乐祸的家伙，同时不满地看着韩健，期待着不重新豪迈、乐观起来，难道最恰如其分的不该是以幽默的态度对待这种从天而降、猝不及防，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难堪局面吗？

可韩健仍然是有点跌份地恐惧和筛糠。

“水下有……”他哆哆嗦嗦地说。“一具女尸，无头女尸。”

单立人知道“尚子河无头女气案”，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刑警队的

那帮小伙子兴冲冲地戴帽穿大衣，奔下楼警车开出来，在院子里就把警笛开得“呜哇呜哇”叫，一溜烟地驶上大街。单立人则慢吞吞地穿上没有任何标志的蓝棉大衣，带上门回家了。他早过“不惑”之年，离“知天命”不远了。三年前从部队转业进入公安系统以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派出所干到分局再到市局、户籍、治安、刑侦、预审无不涉足，威风也威风过了，厌烦也厌烦过了，现在就像一般国家机关资深科员，精通本行，一丝不苟，上班来下班走，该干的干，该推的推，既无野心也不好奇，既不负责也不误事，象一部效率不高却十分可靠的老式机器，开起来运转自如，停下来一声不响。从开始发胖他就不穿警服了，老是一身的确良蓝便装，一年四季不换。烟虽没忌掉，抽得也不多，有茶喝茶，没茶白开水也行。跟谁都是和和气气，无人也不例外。没事时，除了爱按自己的胖脸之外，其它什么嗜好也没有，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阔脸单眼皮扁鼻头，与世无争，安分守己，闷斗闷脑过日，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市民形象。

他离了局机关，迎着北风费力地跟着自行车，夹在蓝灰色的人流中往家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到家，在暖和，热气腾腾的厨房掌勺烹调，然后坐在炉美美地饮餐一顿，边吃边看电视（但愿今晚别四个台一齐放破案片）。

他路过一家菜场，忽然想起家里大葱没了，便停下车，推车上便道，一对迎上来要给他的车挂牌的存车老太太说：“我进去瞅瞅就出来，一边锁上车进菜市场。他在蔬菜柜台翻拣裹着，夹着冰碴的大葱捆，邋遢的女售货员冲他吼：“不许挑！”他不管不顾，照旧细致，内行地挑着大葱，终于挑了捆茁壮，没全阉坏的大葱仍到气呼呼地瞪着他的售货员的盘上，拍着手上的泥，斤斤计较地盯秤盘星、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分沓毛票，一五一十地数给售货员，对售货员的白眼坦然自若。对一个每天触目皆是杀人放火、枪劫强奸的人来说，实可比对一个售货员的侮辱漠然视之。

单立人当晚如愿以偿地吃一大锅有肉片、白菜、土豆、粉条、大葱、大蒜的炖菜看了两小时电视授播放的京戏、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单立人踩着点到了办公室，刚沏了杯茶坐下，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局里决定让参加“无头女尸案”的破案工作。他“嗯”了一声表示认可。放下电话又座回自己的办公桌吸吸溜溜喝茶。

穿戴齐整的青年刑警曲强推门进来找他，说自己将在破案工作中担当他的助手。单立人望了望这个见过面，但不熟悉的小伙子，宽厚地笑笑。

“要不要陪您去看看尸体？”曲强恭敬地问。

“不必了。”单立人说，“我去不如法医去有用，等看看尸检报告吧。”单立人对死尸的访恶和恐惧不亚于初学解剖的医学院学生，年轻时他的这种恐惧曾长期被纤们当作笑柄。

他之所以宁肯弃分局局长的官职不当，在市局机关屈就当一个小科员可以不出现场也是一个小原因。

“小曲，”单立人对始终站着，一时有点手足无措的曲强倚老卖老地说：“我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以后跑跑颠颠的事你就多干点，对你们年轻人也是个锻炼，有问题咱们再一起商量。”“我多干点应当的。”曲强满脸堆笑地回答，心想这位老先生真是典型的革命意志衰退，不让他退休留着干吗？

曲强接了案子本打算大干一场，现在的感觉是给窝囊住了，反倒无所

事事了，尽管昨天已经参加了破冰打捞尸体的工作，他还是不甘心就这么呆着，这会儿又驾车去了医院。

医院太平间负责人为他拉开了盛死行的大抽屉，掀开盖在死尸身上的白布，死尸静静地躺着，因为没有头。显得无动于衷、毫不羞耻。尸体皮肤紧密细腻，乳房丰满而不下垂，一望可知是一个年轻、窈窕动人的女子；可缺了头，过去美丽珍贵的身体变成一堆冷冰冰的器官的肢体。法医昨夜解剖了尸体，纵贯胸腹陪切口胡乱用线缝了起来，更使得尸体丑陋、冷酷、令人惊心动魄。曲强戚首皱眉，长时间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最后示意把尸体盖上，垂头出了太平间，开车驶过树木光秃，行人稀少，寒劲吹的大街回局时，他脑海里总闪着一漂亮长发女人在阳光中左顾右盼、嫣然而笑的头，犹如电视里洗发精广告上的那个女人。

尸检报告午饭前就送到了单立人的办公桌上，可他一直到吃完午饭，睡好午觉、下午上班时间到了才开始看，然后匆匆去会议室参加有局领导、刑侦、法医各方面专家到场的案情分析会。根据法医对尸体骨骼的爱克斯光透视和乳腺一切片检验以皮肤外观的观察，推断死者应是二十五至三十周岁的妇女，尚未生育；实颈部断面系死后伤，全身各部位完好无外力打击及脏器致命损坏；胃内容空虚，无药物中毒现象；尸体腐败程度属早期时综上所述，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杀人分尸的恶性案件，很可能是先击打被害人头部致死，然后断头移行灭迹。专家意见认为，考虑到现在正值隆冬，气温、水温均为全年最低期，且断头时大部分血液已流失，尸体不易腐败，不能按常规推断死亡时间为近期。相反，因尸体在封固的冰层下面飘浮，去冬上冻之际应视为杀人抛尸日期的最大可能。

关于杀人第一现场在哪儿的问题，专家认为，从尸体不易搬远等因素看，应假定为市，不排除筒子河周围灌木地带，虽然刑警针对筒子河周围地带的勤查一无所获。

局领导问老单有什么看法生老单表示同意诸位专家的分析。“没什么说的了，现在应该动员各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在全市范围排失踪女人，查明死者身份，同时继续组织人力在筒子河打捞死尸脑袋。”

“您怎么能断定死者就是本市失踪者。”曲强问，“死者一丝不挂，怎么能看她是哪儿人？”

老单闭着眼皮说：“正因为无法断定她是哪里人，所以只能先从本市查起总不能从海南岛查。”

散会回到办公室，老单对曲强说：“通报各分局、派出所的事就劳你去办了。”然后拎上包回家了。

其后几天，曲强没白天没黑夜地忙，跑遍了十个分局，一百个派出所，《日报》、《晚报》，腿遛细了，轮胎放了炮，抽烟抽紫了嘴唇，熬夜熬红了眼睛，终于搞出一份厚达数百页多名一时去向不明的年轻女子详细报告。他去办公室找老单的时间是十七点过五分，老单已经准时下班不在了。曲强到局值班室查出老单家所在胡同的传呼电话、打过去，那边一个大嗓门娘儿们接了电话，毫不客气地告诉曲强，她也到下班的点了，“不管传。”曲强说自己是公安局的，那娘们说：“政治局的也不行，到点了就是到点了，这是制度！”不由分说挂了电话，曲强奔出大楼，开上警车直杵单家。到了胡同口，拉响警笛，横冲直开过去。

老单正在家喝酒，和女工呕气，上高一的女儿期中考试不及格，用攒

的零钱去了趟兴城，海边上逛了几天，海没跳又回来了。这时，她正一副受尽虐待为自己的民主权利斗争不一切的毅然决然相，同老单相持着。曲强进来看到的是脸红脖子粗，没好气的老单。曲强也没好气，特别是听到老单说：“歉急事还找到家里来，上班的时候怎么不办？”

曲强呼看气把那厚厚一叠报告从公文包拿出，放杯盘狼藉的桌上那还算干净的一角。

“这是您要的本市失踪女人的名单的情况简介。我五点整去办公室找您，您已经不在了。”

“你要五点整去找我，肯定会在办公室门口遇到我，也许你表慢了五分钟。”老单托起那份沉甸甸的名单，只看到第一页第一个人名就火了。这正是他的女儿。他斜眼看看旁坐着、表情坚决地大口吃饭的女儿，把名单撂也。

“这名单范围太广，你再重新核实一遍，不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寥寥数语，使曲强几天几夜的辛苦前功尽弃。

“您认为我这个名单搞不好？”

“水分太大，要挤干，拧干，象拧手巾一样。这么广的面，我们怎么能有效地抓住重点？我和你都不是三头六臂。”

看到曲强不吭声，老单又说：“你也不要傻干，事必躬亲，打几个电话叫他们派出所去查，否则人没查出来，我们先累死了。”老单把一脸服的曲强送出门。暮色里，胡同里的闲人，孩子都聚在闪着灯的警车，默默、好奇地看着出来的曲强和老单。“以后到我这儿来不要转灯拉笛摆阵势，唯恐闹人不知道这儿住着个警察。”“我觉得您用不着隐瞒自职业”曲强边上车边说，“又不是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职业。”

没等老单再开口，曲强一踩油门开车走了。

曲强又开始驱车往一个一个分局、一个一个派出所跑，甚至直接到失踪者家里调查生通宵达旦地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些失而复返，有了下落的年轻女子一一从名单上划掉。

这期间，东北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三名凶潜逃本市，刑警队全部动员，在武警部队的配合下巡查全市大街小巷所有旅馆，拉网搜捕。看到同事们每天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挤池巡逻车出动，战果累累，擒获颇丰（一些鼠窃狗盗之徒纷纷落网），曲强暗暗羡慕，深为自己枯燥之味的文员工作苦恼。他当警察是想轰轰烈烈干一场，可不是为了每天坐在屋里演算加减法。曲强桌上的名单薄了下去，最后只剩不到十页，被证明确有失踪可能的仅有五人，名列榜道的是川湘餐厅二十六岁的女服务员刘丽珠。刘丽珠，女、二十六周岁，高中文化程度，已婚，家住东城豆芽胡同七号屋。据其娘家，夫家人陈述：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六时许，刘从娘家蚊鸡胡同68号吃完晚饭出去，声称回豆芽胡同丈夫家，结果一去不返。二日后，其任北海去刘娘家查询，不得要领，旋去川湘餐厅打听，川湘餐厅经理称刘已二日未来上班。至此，刘的家属感到惊慌，即向当地派出所和声局铭安作了报告，月二十七日又在日报登了寻人启事、并向所有亲朋友处写信询问，然而一直杳无音信。

单立人仔细看了其余四人的简介，放下名单，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曲强，开口说：“没有什么讨巧的办法了，走吧，咱们挨个拜访这几家人去吧。”豆芽胡同位于老城区，房子还是前清时期的旧房，有些颓败，只是并不妨碍主人屋里设置新式家具和各种电器，刘丽珠家就是这样一个外拙内秀、家具电

器堆得转不开身，透着幸福富裕气氛的小屋。她丈夫任北海是市电讯局才华横溢，很有前程的年轻副师，相貌英俊，举止潇洒，待客得体，但曲强仍对他印象不好，不能说是嫉妒他的得天独厚，应该说对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一点理应流露的悲痛不满。

他们是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来到刘家的。任北海接到派出所的通知，专门请了假在家里等他们。

老单一进门就津津有味地看起墙上，写字台、床头柜——

无处不在的一个漂亮女人的各个侧面，各种媚笑的彩色照片。

“这就是你媳妇？”“是的。”任北海眼中悲戚顿生。

“长得不赖。”老单赞赏地冲小伙子点点头。“这样美丽的头颅简直可以当艺术品收藏了。”

任北海面加死灰：“您什么意思？”

老单同情地看看小伙子：“是的，她瓜被人割走了我们那儿只有一具身子，当然，不一定是你媳妇，最好不是，这需要我们核实——在你的帮助下。坐吧。”

大家坐下来，开始由曲强问了些任北海本人一般情况，接着转入刘丽珠情况的询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三年前。”“怎么认识的？经人介绍？”

“不，自由恋爱，自己认识的，去餐厅吃饭认识的——她总是额外多给我上一道菜。”

“有意思，她对所有顾客都这么热情？”

“当然不，那样她们餐厅女破产不可，这种小恩小惠只施于她们喜欢，中意或者有用的人。”

刘丽珠喜欢结识人？

“这大概是她的职业特点使然我并不觉得孟浪、轻浮、实际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落落大方，温柔体贴。”

“可在意会，如果也有人让我花一份钱吃双份菜的话。”

任北海不吭声了，曲强再来，他也不作答，显然曲强的揶揄惹恼了他。老单插嘴问：“你们婚后感情怎么样？”

任北海低着头，点着支烟，仰起脸：“不错。”

“当然，”老单由衷地说，“基础牢固嘛。”

“是牢固，”任北海傲慢地说，“可不是建筑在一道块儿八毛的炒肉丝上。”老单没理会任北海话里的挑衅味道，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刘丽珠什么样？具体一些。”“我很难表达得准确、客观，我不是搞文学的，再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最好你们自己看照片。”

“我不是指照片那样的，我是要不穿衣眼、光身子的时候是什么样，您不会有裸体照片吧？”

“你打听她光身子什么样干嘛？这跟你的工作，人民警察从事高尚、光荣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任北海已经不仅仅不愉快，几乎有些气愤了。“这话要从大林嘴里说出我倒不奇怪。”

“大林是谁？”老单好奇地问。

任北海鄙夷一挥手：“邻居的一个小流氓，专干扒女刨女，女澡堂的匀当。”曲强闻言脸红了，正要驳斥住北海几句，老单用目光制止了他，严肃

地任北海说：

“小任同志，希望你不要有什么误解，我询问你这个问题并不是出于低级庸俗的好奇心，恰恰是这个问题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包来是要核实一个无名尸体是否是你妻子，我们不认识你妻子，那具尸体又没有头，所以我们只能从体态寻求吻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问话都是无可非议、光明磊落的。”

“对不起。”“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敌意、腼腆、羞于启齿之类的不健康情绪：可在告诉你，在座的（老单毫不犹豫地把尚未谈恋爱的小曲及那个一声不响、年轻得象个孩子的派出所民警包括进来）都是结婚多年的，对女人身体已没有多余的兴趣。”任北海看看三个骤然庄严起来的民警，不由肃然起敬。

民警们终于得到了任北海详尽、形象、细致入微的陈述，经过曲强对无头女尸的追忆，结论是：“极为相似。”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老单说，“你们婚后在家做饭吗？”

“是的。”任北海干巴巴地说，“实际上我们的关系确定并公开后，她也就无法再给我多上菜了，要知道每次我在餐厅出现，都会招致众目睽睽。”

他的话引起三位民警意外的笑容。老单笑着说：

“我并没有暗指你们会长期占公家便宜。我想问的是你做饭还是她做饭，抑或是分头、集体上各自的父母家蹭饭？”

任北海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掷地有声地说：“当然是她做！尽管我是支持妇女解放的，但我也不同意把男的变成女的作为这种解放的代价。”三个民警、三个男人都对任北的见解表示理解，深有同感地民警们在友好的气氛中与任北海分手。老单叮嘱他：

“这几天你不要动厨房的任何东西，我们很快派人来取指纹。”刑事技术人员经过仔细搜索，终于在胡椒面瓶上取得一格刘丽珠右手指指纹，经与女尸右手拇指指纹进行了比对鉴定，认定同一；又经多次复核，确认无误以无名女尸就是刘丽珠。刑事技术人员同时在刘家地面进行了血痕预试，反应阴性，基本排除刘家为杀人现场。

曲强精神焕发地到办公室，笑着和老单打招呼，老单却愁眉苦脸地喝茶边用手按着胖脸。“我弄不懂你是怎么回事。”小曲不满地说，“该高兴不高兴，该发愁却又没事人一样。”

“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单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繁琐讨厌的工作还在梧生该排查凶手了，这刘丽珠干嘛不是个家庭妇女，是个工厂也好，偏偏是个服务员，我真怕她认识个几百人。”“您的意思是凶手是她认识的人？”

“假定，如同假定死者是本市人一样。我们只能从她认识的人查起；另外我不想象一个临时见财起意的流窜犯会那么费事地割下她的头，剥去衣服，抛进水里。”

“您认为谁嫌疑最大？”

“当然是她丈夫。说来也怪没趣的，夫妻本是最亲密无间的，可一旦一方意外死亡，另一方就马上成为最大嫌疑，连过去那么疼姑爷的丈母娘也反目成仇。”

“我女儿就是让任北海那个挨千刀的杀的！”

刘丽珠的母亲，一个退休的餐厅服务员向毫无表情地坐在她对面的单立人和曲强哭诉。”

“别看那小子装得五讲四美、人五人六的样子，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背着人嘴脏着呢。喜新厌旧，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只钻在他的专业里，从不学毛主席著作，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人怎么能不变坏？”

“您说他谋杀您女儿有什么证据吗？”曲强趁老太时抽泣的空档插话。

“他不肯要小孩。我早想抱外孙，他却说趁年轻多玩玩，要个小孩多累赘，花言巧语，死活不肯让我女儿怀上，这不是整着将来一脚蹬了她，无牵无挂纳个小娼妇的坏？到底下了毒手。同志，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得逞呵！咱们老辈人打下的江山可不能在他们手里和平演变，变得跟美国一样，美国不就可以随便乱搞嘛。谢天谢地，咱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我问您的是您有没有您女婿谋害您女儿的具体证据？”曲强尽量客气地说，“譬如，他说过什么威胁性的话，实施过什么犯罪准备？”“说过！”满脸鼻涕眼泪的老太太大声说，“我闲耳听到过他当面对我女儿说：‘小该死的，没人我再收拾你。’”

“他说过这样的话？”曲强身子往前一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种话？”老单缓缓地问，“用什么语气说的？当时什么气氛？”

“当时他们小两口正在打闹，笑着说的。”老太太声音低了八度。“你还觉得有别的什么人可能谋害您女儿吗？”曲强明显有些不耐烦了。“别人？”老太太收住泪想了想，接着振振有词地说，“别人干嘛要害我女儿？我女儿脾性那么好，见人不笑不说话；尊敬领导，团结同志，爱护公物，干起活来又麻利又仔细，别人的便宜一点都不占。我从小就教导她，人最重要的是志气，人穷志不短，不是自己的东西给也不要，要好好学习，天分向上。别人会夸她，店里领导，同事，街坊四邻没有不夸她的——夸我教育得好。夸还来不及，怎么会害她？害她除了任北海没别人。”老太太又哭起来：“同志，你们可得给我做主，不能让姓任的小子逍遥法外。”老单送老太太往外走：“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现在凶手是谁还不知道，任北海有嫌疑，但在没最后弄清事实前，您不要一口咬定就是他杀的，四处张扬。这样一不利破案工作，二影响也不好，你们将来关系也不好处……”

“我女儿一死，我跟他小子恩断义绝！”

“最重要的是，”老单接着被老太太打断的话说，“指控一个犯有谋杀罪行是要慎之又慎，证据确凿的，是要负责的！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剥夺与否，我、你，每一个人都不能感情用事，妄加揣测或信口开河。我希望你节哀，相信司法机关的公正明断。”老太太信赖地冲大义凛然的老单点点头，蹒跚走出几步，又转回来，对老单严肃地说：

“我女儿是共青团员，希望政府能记着这个，当成对罪犯加重处罚的事儿考虑。”办公室里，曲强摘下帽子，擦着额头上的汗，笑着对老单说：“这老太太搅得我几乎要信任北海是无辜的了。”

“我不能说他是无罪的，也不能说他是无辜的。”老单。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我的岳母已经把我当凶手告发了，你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象猪人觊觎猎物一样。我知道我现在处境危险。英法系是先假定一个人无辜，然后由检官组织有罪的证据。只要证据不充分，就仍然认为这个人是无罪的。而我们中国则是先假定一个人是有罪的，如果这个‘有罪’的人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洗清自己，那他就将是无罪的。尽管我是中国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也决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我认为英美法系的思推逻辑是公

正的，而我们的习惯想法带有赤裸裸的偏见。”“首先，”老单待任北海的侃侃而谈告一段落后，字斟句酌地开了口。”我看你的眼神是简单的，一个以倾听另一个讲话并对这个人表示尊重所流露出的顺乎自然的关注，心包藏任何用心；如果没有什么异样，也只是因我老眼昏花，看人需要超出常人的聚瞳，并非说明我对你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恶意，实际上我不妨告诉你，我倒乐意看到能最终顾虑你是清白的结果。‘罗织’与‘洗清’仅是措辞的不同，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不管从哪个方向走下去，我们都必须接触到事实的真相，就是说完全客观、原始、未经过任何矫饰与偷梁柱的证据。现在请你回答，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六点以后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什么人可以为你作证？”

“我在家，一个人呆着，没接触任何人，自然，我家不够装电话的资格，也不可能有人在这段时间听到我在家讲话。”

“就是说除了你自述，没有任何旁证证明你在家。”“可以这么说以没有任何旁证证明我在家或——不在家！”“下面我给你念一下同样居住在豆芽胡同七号院的李翠花大妈的证词：‘十一月二十日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那天我拉稀，一会儿跑一趟茅房……我看到西屋没人，黑着灯，锁着门，一点声音没有；半夜一点再次出去上茅房，在院门口遇任北海，他刚从外边回来，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看见我低头装没看见过去。他这人总是这么傲慢，街里街坊住着，平时见我我也不打招呼，好象跟我说话会玷辱他身份似的。丽珠那孩子比他懂事多了，对人和气、热心肠，我觉得姓任的不配她。他们两口子这阵子关系不好，老吵架，有时还摔盘子摔碗……’这都是离题话了，你对李大妈的证词有什么感想？”“她说的全是事实，但是事实也不能证明我不在家。事实是我黑着字，躺在床上，而且我家门是撞锁，从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内是否有人。她在院门口看见我正是我等丽珠等得心焦，放心不下，出去车站等她没等着回来，我当时没想到出门时也必须让拉稀的李大妈看到才稳妥。”

“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人黑着灯躺在床上？”曲强问，“六点，就是冬天也不是睡觉时间。”

“我累了，”任北海简慢地说，“干了一天‘四化’，累了。别说躺着，就是竖蜻蜓谁管得着？我是自己家里。”

“这问题先问到这儿。”老单从容地说，“第二个问题：你和刘丽珠婚后感情到底如何？”

“一个字：好！就是吵架摔东西，也是透着好，透着恩爱，打是亲骂是爱。”“我给念一下居住在豆芽胡同七号北屋的王春花大妈的证词：‘这小两口刚结婚的时候倒算和美，有几个刚结婚时不和美呢？新鲜劲儿嘛。打去年下半年起这小两口开始别扭了，先是为鸡毛蒜皮的事拌嘴，接着越闹越欢，国庆也那会儿就大打出手，整宿整宿地吵闹混打。不是我溜人墙根儿，爱听人家夫妻吵架，是他那话往咱耳朵里送，这么个小院，也不隔音，谁一吵架不出屋也听得清楚。我听到他们吵的起因好象是丽珠说小任在外面找了个，用老话说，破鞋。

我信！男人都是禽兽！噢，我倒不是说您二位公安同志，您们跟凡人不一样。实话说吧，小任找这破鞋我还真见过，来过这儿，常来生开始我没介意，后来我就琢磨开了：为啥这小娘儿们成是趁丽珠不在家的时候来？为啥俩大活人一进屋就没了动静？可疑！丽珠这丫可怜呵，寻了这么个坏蛋。

别看那坏枣念过大学，可心术不正，他瞧不上我们这些百姓人家，跟我们住一起他嫌寒碜。有次我家来客，我揪了他窗台上两放大蒜，他就背后骂我老帮子，说跟我住街坊‘算倒血霉了’。损不损？有本事住中南海去，那儿没人揪蒜。要说他把小刘宰了，我信，老话说：焉狗咬人。”

老单念完王大妈的证词，抬头看任北海，任北海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半天，苦笑说：

“没想到大妈们早跟我这房前屋后张下天罗地网了。”

“王大妈所说是不是事实？”

“不是！纯粹是他妈的造谣诽谤，挟嫌报复。”

“小任同志”老单推心置腹地说，“我希望你冷静一些，先不要急于否认，分清主次，认清利害关系，不要因为某些小小不言的难堪，就置自己于更大的被动，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澄清自己有无杀妻嫌疑，其余一切顾虑，难言之隐统统都需让路。我们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我们不是妇联下来的偏执狂热的卫道士，你所说的一切将受到我们永久、万无一失的保密。平心而论，男人有时产生的见异思迁并不罕见，我就可以理解，并寄予最大限度的同情。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不要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就一定保守、封建顽固。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产生过不满，当然我没有你们现在某些年轻人的胆量，但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这不妨碍我忠诚地为党工作。”曲强忍俊不禁，任北海无动于衷，坚定地声称：

“第一，我在无罪现场，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整个晚上在家，第二我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遇，具备因奸杀人的动机。你是你，我是我。我没有杀刘丽珠，一指头没碰她！”

“收审算了，让丫姓任的牛逼。”从任家出来后，曲强气忿地说。“这小子在给自己找麻烦。”老单没表态。“大概他受到某种近似海誓山盟的重大承诺的约束，顾脸不顾命。”

做为一个中国以我理解这种‘高贵’的情操；做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为毫不可取。”

“我现在才发觉您不是肉头。”小曲笑着说。

“我当然不是。”“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年轻时是怎么风流的？”

“不要胡猜，我刚才只不过是种策略，将心换心。不过，要是你请我喝顿酒，我可以向你披露一二。那是我当兵时驻地的一个渔家姑娘，民兵排长。”

老单陶醉地遐想，小曲吃吃笑着爬上警车。“你开车慢点，坐你的车心脏病都得加重。”

警车载着小曲和老单，稳稳地行驶。

一个长发小伙子驾着摩托车从豆芽胡同出来，尾随而去。

“我叫大林，是来反映任北海的事。”长发小伙子正经八板地站在接待室，对老单说。

“坐吧，”老和气地说，“有话请说。”

“任大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确在家，没去杀嫂子，我可以作证。”“你目睹了？”“是的。”“那请把详细情况讲一遍。”老单摊开讯问记录纸，准备记录。大林却局促不安起来。

“我跟您说可以焦您别记下来，这事您知道就行了。”

“这不行。”老单说，“这都是有规定的，记完了你还要签，否则怎么能证明你确曾说过这些话？”

“我这算不算将功抵过？能不能对我免于追究？”

“你怎么啦？这里有什么事？”

“本来我不想管这事，一说出来非把自己抖落出来。可现在眼着，我要不说，就没以知道，任大哥就得让你们给冤枉了。我大林这人没别的，就是仗义，宁肯别人不仁、不能咱自己不义；宁肯自己倒霉，不能见死不救。”

“你有什么话就放心说吧，如果牵扯到你的什么不法行为，只要不是法无可缩……你盗窃的数额大吗？”

“不，我从不偷东西，咱这人虽说不怎么地吧，偷可不沾。偷？不劳而获，那是人干的吗？咱大林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我最恨小偷，每逢逮着就打个半死。”

“那你干了什么？”老单迷惑不解地问。

“我……”小伙子脸红了，羞羞答答的。“我有一个爱好，我自己也知道不太光彩，每回干了我都狠狠骂自个：真是畜类！可下回事到临头，又情不自禁，干就煎熬得受不了。您知道我没结婚，岁数也不小了，国家提倡晚婚，轻一说，咱年轻人身体发育可不按国家号召等到二十七、八才全乎，要说这也是逼的。我早想给中央写信了，不就头疼咱中国人口多嘛，节育呗，大大的避孕套发下去效果就有了，何必晚婚？瞎耽误兀夫，毁我青春，社会上强奸案也降不下来。”

“你强奸人了？”老单吓了一跳，声音颤抖地问。

“没有，我知道那是犯罪，犯罪的事咱不干，咱没那能耐，咱这是有声心无阻，光娄类就能吓出一身汗。”

老单明白了，厌恶地说：“别兜圈子了，有话直说吧。我给你打保票，你这事算了，人民内部矛盾，不予追究。”

大林又欣慰又难为情，酝酿半天，鼓起勇气说：“那天，十一月二十日，我天一黑就上屋顶窥探任大哥了。我一准知道他今晚有节目，我们住同院都摸着规律了，只要他晚上不开灯，那就是拔火罐呢。果然我扒着房檐借月光那么一娄，屋里两人正热火朝天干呢！任大哥劲大，足足两时辰。我在房上都快冻我脊棍了还不见完。我得坚持呵。”

“那女的是谁？”老单公事公办地问，“你能认出来吗？”

“黑着灯我也就看个大概，脸哪儿认得出来，都挡着。男的是任大哥没错，反正那女的不是丽珠嫂，他们俩我熟。”“你以后规矩点。”大林把他的丑事陈述完毕，签字按过手印老单训诫他。“挺大的人啦，别老干这猪不吃狗不理的缺德事，找个媳妇，让家里人帮帮忙。老这对你自个身心健康也不好，丢人不说管什么用呵。”

“我是打算痛改前非。”大林认真地说：“您要不信您盯着我，再干把我刹下来。”“刹也没必要，盯你我也没那么大闲工夫，但你这事下回让人抓住，我非送你三年劳教不可。”

任北海的嫌疑排除后，侦察范围非但没缩小，反而扩大了，光是搜检来的刘丽珠的电话号码本上就有上百个熟人电话，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党政工农兵学商无不囊括。单立人和曲强咒骂着逐调查排队，奔波取证，分析推断，将一般关系的和关系密切的区分开来，又从关系密切的里面甄别出一些在刘失踪与她频繁接触的三十个人，画掉其中十三个女的，将其余的十七个男人中有迹的九个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经过反复核查，证明这九个人十一月二十日都没有犯罪时间，五个在牢里；一个正在偷东西；一个正在酗酒吵

架，一个正在向妻子忏悔；一个正在和哥儿们闲聊瞎砍。推而文之，剩下的八个“模范公民”经过调查也不具备犯罪时间：四个正在家里和妻儿父母呕气；两个正在和别人的老婆幽会；一个正在单位值班下去闲得发呆；一个正在足球场起哄。

“你还坚持认为不是流窜作案？”小曲问老单。

“是的，要是这样认为就意味着我们只得放弃侦查努力，等该犯因他案就擒后主动吐实，我认为我们漏掉一个人。”“谁？”“不知道。以我的经验，这时我们只要再坚持五分钟，再耐心等待五分钟，就会有新的线索出现。”

新的线索出现了。一、川湘餐厅服务员反映，去年十一月初到案前，有一个文质彬彬、中等个头的年轻男人屡次来餐厅就餐，每次都坐在刘丽珠服务的八号桌上，与刘有说有笑，十分亲热，照例恬不耻地享受了一份钱吃双份菜的待遇。刘曾对同事讲，该男人为某电影厂导演，正在为其《男人中的女人》一片选演员。公安人员将刘丽珠“联络图”上全部五十七名年轻男人的照片一一摆在桌上请女服务员们辨认，结果全部否定，一致认为：“没有一个象那个人那么潇洒的。”

二、刘丽珠的电话号码本末页发现一个无名的电话号码。

“什么不的电话号码才会不注名呢？”老单问小曲。

“容易引起他人注目带来麻烦的；意味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极为熟悉、密切、刻骨铭心并达到高度默契的。一句话：一个关系特殊又特殊的朋友！”

老单和小曲对电影厂的调查是令人看望的。电影厂保卫部门介绍说，该厂从未拍过什么《男人中的女人》；去年年底倒是有一部片子名叫《男人上面的女人》，并把该片导演组的全体成员；两个导演，一个副导演，一个助理导演，两个场记统统找来请老单和小曲过目。

导演们虽然都很年轻，也都很潇洒、遗憾的是：全是女的。这点本来早该从片名就领悟到的。那个无名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局查到了，也是非常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一个清洁车辆厂的传达室的电话。这个清洁车辆厂职工近千人，百分之八十是年轻男人。

“您总不见得想把这千把人再从头捋一遍？”去清洁车辆厂的路上，小曲怀侥幸心理问老单。

“不得已，只能如此。”老单冷冷地回答。

“老天，我怎么干上警察这一行？”小曲痛苦的呻吟，一打方向盘，车划了个大之字形，差点开上便道，路边的文通警扬手把他们拦下。“我们是市局的，有任务。”小曲有气无力地向交警解释。“甭跟我说这个，跟我说这个，听见没？”交警一脸不屑，一边刷刷撕着收据，“就是局长他本人犯在我手里也得照章罚款。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任务，全国人民都有任务。”

“这电话，是人就来打。”传达室的大爷说，“厂子里厂子外，我认都认不过来，都瞅着这儿不收费了，打起来那叫一个玩命，特别是那些小年轻，给对象打电话长聊，我是黑更半夜不得沉睡。什么话说？什么叫寒碜——不知道！电影电视里的爱情片酸吧？酸不过我这电话。这不，我京戏也不听相声也听不了，全改听电话了，倒是个乐子。”

那么有没有女的往里打电话？您一般给传吗？”小曲问。

“我传得过来吗？”老头说，“八百多个小伙子就得有八百多个姑娘成天打这一个号码，还不算一个找俩的。除了领导、公事，别的不传，叫多好听

也传大地有的姑娘嘴可甜了，我说：“漫说叫大爷，叫亲爷爷我也不叫那套。你这是用着我了，用不着，迎头撞上我，你也把我当老帮脆还不正眼眨的。”

“那么说，往里打是打不进来的——私事。”

“没错。除了我们传达室这老哥儿几个，别人只能往外打。”“您这传达室里的人里有没有年轻的？”老单问。

“没有！”老头一梗脖子。“年轻的稀罕干这个？都开公司当经理去了。”老单和小曲笑了，接着发起愁。

“不过，前一阵子我这儿倒来过一个小仿子。”老头话又绕了回来，“年轻，没干几天就走了。”

小曲精神大振，连珠炮地问：“去年什么时候？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样？叫什么？”“去年下半年吧。”老头慢腾腾地说，“小伙子长得文质彬彬，中等个，叫李建平。”

李建平，绰号“大轴李”，三十二岁，未婚，居本市东城头发丝胡同六，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于本市十四中，因逃避上山下乡被街道取消分配资格，一直无业夏天卖冰棍，冬天糖葫芦。自一九七七年起，到某文学出版社做临时当收发，一九七八年在某电影厂当夜间警卫；一九七九年到某美术出版社当管子工，一九八一年到某音乐学院当木工。调查中发现，李建平利用上述文艺单位工作过熟悉情况的条件，常冒充文艺界人士在马路上骗取女青年好感，有轻微违警记录。一九七七年他在某文学出版社当收发时，曾冒充该社编辑约见投稿女作者和上门组稿，引起极大混乱；一九七八年在某电影厂当夜间警卫时，冒充导演去各歌舞团挑选女演员；曾在某歌舞团被识破扣留，一九七九年在某美术出版社当管子工期间，曾满大街纠缠女青年，找模特儿，口称：“你可在拒绝我，但不能拒绝艺术。”多次被群众扭送派出所。

经川湘服务员辨认李建平的相片，确认其为常为找刘丽珠的“导演”。李建平父母已去世多年，有胞弟一人，二人合住头发丝胡同六号南屋两间。两年前两人因家庭锁事争吵，堵死间壁门。今年元旦期间，李建平一反常态，主动提出把自己住的较大的一间换给其结婚，并于当月调换就绪，其弟正彻底粉饰李建平原住房间。据当地派出所同志提供的情况表明，李建平之弟有聚通讯卫星抽头、开黑灯舞会等不法行为。

老单和小曲又专门去头发丝胡同踏勘了地形，发现头发丝胡同毗邻筒子河，周围林木繁茂，若趁天黑弄人，抛尸河内极为容易。六号院南屋为过去官宦人家所建，墙厚窗严，若在屋内杀人断头，邻居很难发现。

在局里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李建平与刘丽珠有近期交往，被被害后又主动调换住房，假定李是杀人凶手，其原住房间很可能是杀人现场；现李弟正对房子彻底粉刷，现场很可能要遭到破坏，对头发丝胡同六号南屋必平面立即进行勘验检查。为不失时机又不致过早暴露侦察意图，经研究决定：抓住李弟聚赌等不法行为，对其进行传唤，同时搜查其住宅。

单立人和曲强在派出所的配合下传唤了李弟，他供认了聚赌抽头、开黑灯舞会等违法行为，还交代了一些盗窃某单位电化教研室录相设备的犯罪事实。

刑事技术人员首先对李建平原住房间地面进行了血痕预试，发现阳性反应明显，但因粉刷房屋，洒满泥水粉浆，已失掉鉴定价值。此时，李建平的家具和其它物品已搬至其弟原住房间，其弟的家具物品及盗窃所得录相设

备也因粉刷房屋存放李建平现住房间，因此，同时搜查了李建平现住房间，除起出赃物，在李建平的写字台、书柜等白胚家具上还发现可疑血痕多处，有鉴定价值。

李弟供称，录像设备在李建平房间是在其完全知悉内幕明确首肯的。李建平还对搜查人员诡称录像设备是其个人所购，已构成窝赃罪。局领导根据上述情况，同意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一、立即将李氏兄弟收审直；二、认真检验李建平家具上的血痕；三、查封他们的住宅，并进行彻底搜查。

市局的法医组成了专门的血痕检验小组，对从李建平的家具上提取的血痕进行了检验，判明均系B型人血，同时查明死者刘丽珠是B型血，而李建平本人为O型血，然后又将上述取得的血痕送请公安部某研究所鉴定，进一步判明为女性B型人血。单立人坐在办公室里一手按捏胖脸，一手翻拣着从李建平家搜出的记有川湘餐厅店堂电话号码的笔记本和一张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载有刘丽珠失踪的寻人启事的报纸。

曲强推门进：“李建平已经押进看守所，什么时候提审？”

“今天夜里。”老单闷闷不乐地说，“不能让他准备充分。”

“你情绪不高？”“心里没底呀。”老单承认。“如果真是他作的案，那他对证据销毁得相当彻底。我们了解得太少，我们手里这点东西除了证明他的确认识刘丽珠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证明。他和刘丽珠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刘丽珠因何致死？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只有揣测推断，一句话说虚，他就会坚不吐实，回旋余地大小。你去抓他，他有什么反应？”

“装傻，一副茫然的样子，很顺从。”

“我就怕这种外表温顺的人。”

夜里，衣饰仍然很整洁的李建平被看守带进灯光雪亮的讯问室。他注意到讯问台后面坐着的主审是个慈眉善目、好好先生模样的胖字，一旁记录的是到过他家的那个英气逼人的小伙子。“坐吧。”单立人和气地说，指指台子放的一包烟。“要抽烟自便。”“谢谢。”李建平坐下，态度冷漠地说：“我不会抽，从小没染上这个恶习。”“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问完姓名职业，家庭情况后，老单把球踢向李建平。

“知道。”李建平也是一副坦荡的样子，“我被兄弟私情蒙住了眼睛，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我弟弟粉房屋期间，同意他把盗窃录像设备临时放在我的房间，客观上起了窝藏赃物、包庇坏人的作用。这都是由于我不懂法、不学法造成的后果，给我的教训是很沉痛的，我愿意接受政府的处分。”

“愿意吸取教训这种态度很好，要求得政府的宽大处理，就要彻底坦白交代，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是没有用的。”

“我会合作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不妄言，请您问吧。”“什么叫我问？既要争取个好的态度，你就主动说。”

“我弟弟他除了盗窃行为，还经常在家聚众赌博，甚至有时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家里举行舞会，夜里就都住在顶。为这事我说过要他注意影响，可他不听，我们还吵过一架。

后来我见劝阻无效，就采取了消极的作法生把间壁门堵了起来，只是自己洁身自好，没有向派出所报告，客观上起了纵容他的作缝纫机。我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管怎么说，弟弟总是弟弟，父母去世早，只有我们俩相们为命，能教育尽量教育，不能轻率走极端。”“难兄难弟！”曲强冷笑一声。“你

还挺有主见，干脆把我们公安局的牌子摘了挂你屋里吧。”

李建平低下头，半天没吭声，接着昂起头：“我希望主持讯问的同志不要用这些口气说话，你以为我听不出这是嘲讽吗？嘲讽人人都会，特别是处于您的地位。我是无了错误，这点我不否认，但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的公民权还没被剥夺，我有权要别人对我尊重。你们代表政府，更应该严肃认真，你们不能指望我听到拿我真重。你们不能指望我听到拿我真挚的亲情关系开玩笑的话无动于衷。”

“对不起，”老单说，“我向你道歉，并向你保证，我们的讯问将是严肃认真的。但要向你指出，你刚才的回答是避重就轻，不着边际的。你的错误并不是对你弟弟教育不周，我们叫你来也不是你弟弟牵连了你，你心里应该清清楚楚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想听的是这个，你弟弟的问题他自己会交代的。”

“我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我家境并不宽裕生活也不顺心，但认为我是能在逆境中严格要求自己的。不义之财，分文不取；非份之念，从不萌生；虽无惊天地、泣鬼神、利国利民的大功德，也是乐天敬业，不越雷池一步。我的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胸怀坦白，问心无愧，夜道遇鬼胆气壮，半夜站门心不惊。”

“真是这么清白吗？”“到阎王老子那里，三曹对案，也是这些话。”

“那么你最近又找什么女作者约稿了么？”

李建平的脸腾地红了。

“还是去哪儿挑女演员了？”

老单这句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这句重要暗示的话与前句同样涉及隐情的话迭问，冲淡了如雷轰顶的效果，甚至会使李建平重新找到立足点，合二为一，打马虎眼，继续使讯问停留在琐碎，微不足道的一般问题上。

李建平果然很快镇定下来，道貌岸然地开了口：

我承认我年轻时候荒唐过，至今想起仍使我脸红，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谁没有过充满浪漫相象的年龄？是呵，那时我很幼稚，又很自傲，狂热地认为自己没有办不成的事，认为自己将来必有大成就，天生我才必有用！认定一切机会都在等着我去利用，可事实与我的理想差距是那样大。我聪明、好学、富有才智，但我生活在社会底层，一个可怜、卑游、仰人鼻息的临时收发员，那种辉煌，具有丰盛精神享受的生活纤毫毕见地展现在我眼前，伸手可触，却又那么高不可攀，无径可寻。我渴望与人交流，进行充满智慧、哲理、风趣，能使双方获益匪浅、怦然心动，豁然开朗的媾谈。我孤独，胸中壅塞如堵横长河，可没人会注意我，没人会关心一个衣衫破旧的收发是否盈盈欲滴。人们趋炎附势，直奔簇拥最亮、最夺目的星座，灿烂的星又是那么多，如银河下泻，哪有我插足、亮相的余地？我实在是大渺小了，只有粉墨登场，拉大旗做虎皮，出此下下策，炉存似火，聊胜于无。当然，随着开头的一帆风顺，势必走向出乖露丑、活现眼前，终被人所不齿。李建平眼里闪过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真诚的泪花，鼻腔堵住了。老单蓦地发现自己开始同情他了，连忙克己，压下去这股油然而起、只会使自己理智受到干扰的感情潜流。

“社会的不公正，机会的不均等，命运的捉弄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这并不能作为使卑鄙的行为变正当的理由，正加姚锦云十恶不赦的行为并未因其事出有因而受到法律 and 人们的宽恕一样。从这点上说，社会是无情的，它所制定的规范律条，所维系的秩序是铁一般不可动摇的。”

“我同意。”李建平说：“虽然我之所以摒弃那种生活，返朴归真，从冒险家变成一个淡泊自持、清心寡欲的人并不是出于对触犯法律的恐惧，而仅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自省和良知和发现——我明瞭法律许可的范围，从未使自己的行为超越一定限度，就是说若以犯罪与否论处，我是无懈可击的。”

“未必，”老单加重语气：“未必！首先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就是刑法所列罪行之一。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并没以是否牟利或其它例如诱奸作为构成该罪的必须条件，仅招摇撞骗行为本身一实施即可视为犯罪，所以你并不是完全的，况且你也不是象自己所说那样幡然醒悟、洗手不干的，我们有证据证明，就在最近，你还故技重施，冒充过你熟悉、但并无资格、从未干过、对年轻无知的女性有着莫大吸引力的某一种职业的人，从事该职业的人毫无疑问应被视为国家公职人员。”“你指什么？”“你自己清楚。你并不是你大肆渲染、描绘、想强加给我们那种知书达报刊、有着高尚理想和追求，只是偶尔愤世嫉俗、行动出轨的下层小知识分子的形象！”

李建平此刻不再挑剔，反驳，只是正视老单和小曲，眉头微皱。第二天，老单拿到李建平交上来的蒙骗过的女青年名单，发现上面没有刘丽珠，这正他对刘丽珠讳莫如深。他急急找到小曲，叫带些人，把名单上的张丽、李萍、赵红、白玲调查一遍，重点了解李建平和她们的关系，特别注意有无诱奸、强奸及惯用手叟等。他自己立即提审李建平之弟，从另分个侧面了解李建平日常生活习性及其不法行为。

李建平之弟供称；其兄平时深居简出，对个以物品管理极严，凡屉箱柜均上锁，也很少与其弟议论个以私事。二人合住期间未发现有留女人奸宿；分居后，二人来往更稀少，但有几次其弟早起，发现有女以自其兄屋内匆匆而出。对刘丽珠的照片感到陌生。间及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其兄的动向，李弟自称那几天在别人家通宵达旦赌博，不知其详。

曲强对女青年的调查也无甚收获，多数女青年说李是人个“神明幼”的人少数称已无印象，全体女青年均否认与李有肉关系。给女青年们排队时发现分个有趣现象：李在一九八 年前结够女青年多为未婚年少者，而一九八 年后结识的女青年全部是已婚少妇。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了？”单立人和曲强再次提审李建平。“我翻来覆去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是滑白的，除了为虚度光阴、老大无成而嗟叹，并无心惊肉跳、大奸大恶之事。”“这么说我们抓你是抓错了？”

“这么自己清楚，应该有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勇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是不会计较的。”

老单和小曲都笑了，老单说：“你不觉得自己太天真，太笨拙了吗？这话应该我们对你说，当然，你的事不是什么错误了。早坦白早解脱，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恐怕只能使自己抱憾终身。”“你不要威胁我，我这人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既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要说大话，命如朝露，弃之亦不复来。这几天我们按你的交代做了些调查。”“我相信您不是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终日只知吃干饭的人。”“我们发觉你的态度不老实，交代的那些人都是不关痛痒。”“这不正说明我清白无辜。我与那些女孩子的交往仅限于精神境界，难道还非要我杜撰出什么和我有不法关系的人吗？你们要是爱听，换个场合，譬如坐在酒馆里，你们付钱，我倒可以编编，现在我没心情。”

“你和那些女孩子一般都是什么地方交往？”

“她们的宿舍、公园、饭馆、当然都是高尚的场所。”

“带没带个别……情投意合的去过你家？”

“没有。我很在乎保持一己清静之地，不会让那些庸俗、势利的女人去玷污。实话说，向往艺术的女孩子没有月个不是低级浅薄、俗不可耐的。”

“你的意思是说，为带到你家里去的都是趣味高雅、才华过人的？”“不，我的意思是我从未带人去过我家——女人。”

“那就不对了。”老单不满意地指出，“那些早上从你房里偷偷溜出去的有着长发和丰满身体的是何许人？嬉皮士？神仙？你的弟弟，与你一墙之隔、眼视1.5的亲弟弟白日军鬼了，还是你散谎？”

李建平紧闭嘴垂下头。

“你还否认你和某些女人不有法的奸宿关系吗？”

李建平神色黯然，半晌长：“众叛亲离，落井下石，自古亦然。不，我不否认，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

“是君子之过还是小人之罪，自有公论，现在你需要交代你和这些高雅的女的关系及她们的姓名。”

“决不！我有权保留自己私生活的秘密，我的爱情生活与对象神圣不可侵犯，决不会讲让你们当笑料。”

“你必须讲！请你注意，我们是代表司法机关对你进行合法讯问；根据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你有义务如实供述涉及到你的一切。”“正是根据该条款，我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不，我所问及的恰恰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李建平拒不回答。“我在等你。”老单说，“你在浪费时间。”

李建平仍不回答。“你的态度将被视为抗拒讯问记录在案。我提醒你，你的抗拒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扣押的物品中有你的笔记本，通过它我们可以找到所会你关系暧昧的女人。”

“随你们调查好啦，她们若说是她们的责任，我不放弃自己的承诺。”“你的缄默已作为抗拒讯问记录在案。下面我们问下一个问题，你是否认识刘丽珠？”

“刘丽珠？”李建平思想片刻，否认。“不，我不认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中叫这个名字。”

老单出示刘丽珠的照片，李建平趋前端详，接着退回原处；“不认识。”“再好好看看。”“不用看了，不认识。”

“我们有一百个人可以证明你认识她，而且你的笔记本里也有她的电话号码，你白吃了那么多次饭印度洋你不记得别人，别人可记得你。”看到李建平不出声，老单又说：“怎么样，是你自己承认，还是我们请来证人迫你承认？我要是你，我就决不否认不可否认的事实。”“我承认，我认识这个女人。”李建平说，接着反问：“认识她又怎么啦？她出了什么事？”

“你心虚了？怎么想到她会出事，出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我才不心虚，只是你们苦苦逼我承认认识这个女人感到纳闷，我和她是一般认识。”

“怎么认识的？都有什么来往？”

“想不起来了，谁有工夫去想这些平凡庸碌、兴目旨是的女人。”老单看看手表：“现在是半夜十二点，给你两小时，好好想想。”“你们不能不让人睡觉。”李建平撵儿了。

“还讲不讲人道主义？”“怎么不讲？”老单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讲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没打你骂你，给你饭吃，虽说睡得晚点，可我们两个人不都在陪着你。你要想早点回去睡觉，那就痛快讲嘛，主动权全在你手里。”老单给自己和小曲各沏了杯酽茶，抽着烟，悠闲地低声议论起局里最近事变动。4 “我实在记不清了，”李建平愁眉苦脸地说，“好象就是吃饭认识的，淌什么其他接触，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真的，我要记得我就说了。我有什么好瞒的？那么多人告诉了你们，何苦这个不说，我跟她又没什么事。”“我认为你恰恰这个不愿意说，这也正好证明了你跟她并不是‘没什么事’。这时间过的并不久生就在去年年底，你不是还经常去找她？”“我哪是去找她，我是去吃饭，那个餐厅的服务员我认识多了，差不多一半，要是其中哪个出了点事都找我，我顾得过来吗？”“不是出了点事，而是出大事了。”老单开宗明义，亮出底牌：“刘丽珠死了！”令人意外的是，李建平竟没露出任何失态：“她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认识她？难道她只认识我一个人？”

“这事巧了，你认识的一人死了被以谋杀了，还偏偏在你家发现了和死者血型相同的血痕？”

“胡扯，妄断！纯粹是天方夜谭。”李建平神经质地笑起来。“我会杀人？一个老头胆小、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会去杀另一个跟我毫无利害关系的人？这简直是笑话、丑闻，是你们这些迫害狂的异想大开。我为什么要杀她葬送自己？这事说给谁谁也不信，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审美，我的价值观。我不是铤而走险的人事实上我也不缺女人，尽管有些女人对我不公正，我也从不忌恨，更不会想到会去毁灭一个美丽的女性，毁灭美？那是天大的罪孽，我爱自己胜过一切，没有任人的生命抵得上、值得我为之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你好好看看我，别带成见，平心静心地看看我，我象杀人犯么？”

“没什么不象的。”老单冷漠地说，“杀人犯又不象白痴有特殊的、典型的外貌特征。”

“你是一个多么冷酷的人呀，没有任河感情。”李建平面露痛楚地说，“我为我的命运掌握在你这样的人手里不寒而栗。”“关于我的为人，可以留待以后专题讨论，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搞清你的为人吧。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你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记不得了。”李建平喃喃说，“我现在脑子很乱，不能想事。”“你静下来好好想想你那天都干了些什么，有何人可以作证，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4 “如果我回忆不起，又无人可是作证，那又怎么样？”

“怎么也不怎么，那就意味着假如你是凶手，你就有作案时间。”“这么说刘丽珠是那开被杀了，太可怕了，一个人如果说不清他过去岁月中某一天的去向，就要被定为杀人出口手，这是什么逻辑？又是什么法则？公民的幸福保障安在？一个孤独、没有朋友、单身居住的人岂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沾一桩莫名其妙杀人案的嫌疑？这么说，只有每天从早到晚恃在熟人中间，不停地说话，连上厕所也要拉上个伴才是安全的啦？”“你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构成杀人嫌疑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司法机关也不会单凭一件孤立的证据给人定罪。你还是把关注的重点落回到自己身上吧。”

“我有个请求！”李建平，“鉴于这件事的认定是如此事关重大，而我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又极为糟糕，恍惚紊乱，不能自主，我请求让我回牢房去写面不是现在就说，这同样是为了证据的准确有效，排除无辜，缉拿真凶。”

“可以，老单同意。”你要实话实说，不要耍滑头，那样对你不利。”“这是不言而喻的。”李建平说，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整个十一月的活动都要写，按日期列好。”

李建平被下去后，老单和小曲立刻同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小曲说：“他不会实事求是，痛痛快快交代的。”

“当然，我对此根本不寄希望，这不是个省油的灯，也许我不该过早提到刘丽珠之死。”

“我看出来了，无所谓。如果我们不主动提到，这家伙会永远跟我们在枝节上兜来兜去。你真有涵养，能忍得住那家伙的胡说八道。瞧他那副故作正经、大发议论的样子，我真想四马攒蹄给他吊到房梁上，杀了人还跟咱们谈人道主义！”

“抓紧时间睡会儿吧。”老单闭着眼睛说，“我累坏了，烟抽得大多。”说着他咳嗽起来。

李建平交上第一份煞费苦心，工工整整、充满自我标榜的日程表。“十一月一日，全天在清洁车辆厂值班，晚上回家，独自一人看斯大林著《画主义问题》至凌晨就寝。

十一月二日，全天在清洁车辆厂值班，晚上回家，独自一个看黑格尔著《哲学史演讲录》至凌晨就寝。

十一月三日，全天在清洁车辆厂值班，晚上回家，独自一个看毛泽东同志著作《论持久战》《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至十时就寝。十一月四日，休息，全天在爱看书，坟有《资治通鉴》第九卷；《实用心脏病学》；《中国古代兵法选》；《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了解你的基因》；《食在广州》；《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晚上去‘群众影院’看电影《主犯就在你身边》。”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在清洁车辆厂上班，下午请假去‘美琪’浴池修服，晚上去二百五十中学听吉它速成课，夜九时归家途中遇一迷路老人，状极可怜，生恻隐之心，主动护送其回善良路412呈老人家，谢绝老人家挽留，愉快步行回家，到家12时半，上床安然入睡。”

经查，十一月二十日晚，在二百五十中学生吉它速成课的三十七人，有四人是清洁车辆厂工人，与李认识，四人均表示那日上课没见到李。善良路住户门牌到四百一十一呈即截止，再过去只有一公共厕所。李建平旋又提供第二份日程表，称自己十一月二十日晚在“光明电影院”看夜场电影《马可·波罗》至清晨。

经查：“光明电影院”放映《马可·波罗》为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里，二十日放映的是旧片《欢天喜地对亲家》没有夜场。在依据笔记本提供的线索核查李建平姘妇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其查明李建平曾与四名有夫这妇有奸宿关系。四名妇女在要求保密的前提下，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陈述，使办案人员对李行为个性、惯用手段、心理状态都有了更加全面了解。女甲：“我是被骗的，我与李是在前年夏天买啤酒加塞儿中认识的。李经常自我吹嘘他出身名门，家里有的是钱，就没处花，说要送我串珍珠项链，说我的脖子、胸脯长得是那么科学，症状中不足的就是略显光秃、呆板、“要是配上串珍珠项链就旖旎了”，这是他原话。也怪我理论水平低，没有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就信了他的，跟他到他家去取项链，结果遭了他的手，更可气的是那串项链，我戴回去给别人看，别人说是假的，是化学的。我恨死李建平这个言行不一的骗子了。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欺骗，我认为骗是最大的恶行。

党中央不也号召我们实事求是么？我们中国的事情搞不好不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话不讲实话，有李建干这样的人存在。我对李建平受到应得的惩罚拍手称快，人民政府又为人民做了件好事。你们辛苦了，同志。

女乙：“我和李建平的爱情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完全是我口两个人的事，跟别人，即使是公安局的，也毫无关系。我们从前就认识，当然我完全想不起来，是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大方地提醒了我。今天我也不后悔我和他有过的那段关系，即使人道说他不是导演，是清洁车辆厂的临时工，也不能动摇我的感情，也丝毫无损于他留给我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认为你们怀疑他是流氓成性的杀人犯，纯属诬陷，是一起亲的冤案。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华横溢，气度非凡，就是今天我也认定他将有所作为，是我们国家百年不遇的天才人物，是我们‘四化’建设中急需的那种人才，他将来要当了政府总理，我一点不会吃惊。你们应当爱惜他，保护他，可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是在蓄意毁掉他的前程，我对你们的无耻行径感到气愤，你们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点不利于他的证据。我决不能同意你们把我和他之间发生的高尚、纯洁的情感和友谊说成流氓鬼混，就是对我丈夫我也敢这样说。你们别再费劲了，应当立即、毫无保留地释放他，并为他恢复名誉，否则我要到上级纪检部门控告你们徇私枉法滥害无辜。”女丙：“我和他的关系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般互相满足纯生理需要的关系。不用你们告诉我，我也知道他跟我说地的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姑妄信，假装信，反正我又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身体是不会欺骗人的。我丈夫是个无能之辈，但我爱他，和他离婚我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强，更完善的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一个人有一样擅长、具备特色就要以了，完美的感觉来自综合，应该善于调剂，取长补短。对李建平来说，与其说他迷惑了我，不如说我主动俯就他，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他没有也不应该负有罪责。对于他目前的处境我很同情，希望你们不要过分难为他，起码不要因我的缘故加重对他的处罚。”

女丁：“我觉得我应该算作被他强奸的。我是在舞会上和他认识的，那天他穿的象正人君子，人也很风趣，很会恭维人，我明白他有点言过其实，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充其量也就有一、二分姿色，可谁不爱听点好话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不例外。但我发誓，那天我去他家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串门，我根本没把他当一个男人，一个危险、欲火中烧的男人。我有个习惯，总是把熟的男人当成中性，同事、领导、朋友都一样，因而和他们都是无拘无束，没遮没拦的。这不能说我轻浮，只能说我对人一片诚心，心眼实在。我们社会不就需要这种淳朴、人与人之间开诚相见的气氛吗？当他开始说疯话，动手动脚时，我吓了一跳，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反抗了，真的反抗了，我推他的肩膀，跟他说我不愿意，这样不好，这样会把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可他不听，让我‘少来这套’。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象泼妇那样大吵大嚷，撕又咬，闹得沸反盈天，我做不出来，他倒做得出来。

后来我哭了，骂他坏，说我永远不想再见他了。他满不在乎，嘻嘻笑，一副厚颜无耻的嘴脸，过后又老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我每次去都想这次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改邪归正，既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何必去做中尼？可我说不过他，每次倒让他说得我哑口无言。

我很苦恼，想到了死，又一想为这事死岂不是轻于鸿毛？后来我们不再见面了，可能他觉得惭愧了，觉得对不起我，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脸来接，就这么断了。我始终觉得当初要是我再坚决、顽

强点就好了，他也就不至于犯错误，越滑越赵远，终于到了站在人民审判台前的这一天。”“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蠢女人。”老单看完四个少妇的陈述对小曲发表自己的感慨。

“对这些傻娘儿们的鬼话、废话我一句也不想多听，只能让我恶心。”小曲说，“但至少一个人讲的情况我们可在利用，那就是我们这位风流倜傥、潇洒俊逸的李建平在女人不肯乖乖就范时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制手段，他的性格中有暴烈、冲动、不计后果的一面。”“是的，象他那样屡受挫折，到处遭受白眼，在大多数场合改怒不改言，弦已经绷得太紧的人会聚因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大发作的。”单立人再度提审李建平时，用铁一般的事实迫使他承认了解曾“纳人之妻，但没能使他承认这是一利犯罪。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发生婚外性关系的双方或一方有配偶并具有感情色彩”这一“通奸”定义，而通奸我国刑法并未视为犯罪，仅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只应受到行政或纪律处分。这个能言替辩、巧舌如簧的家伙，矢口否认了自己会“害人之妻”。他说老单的推断是缺乏逻辑，一厢情愿和站不住脚的；在对甲的强奸行为（且不论这种一面之词是否属实）和乙的被杀之没有必然、因果的联系。

推理和想象名能存在于文学，不能移植于司法实践，“不管哪个多么偏僻的法庭也不也接受推理结果为定罪证据的。”

事后小曲责怪老单没有使用最有力、最致使、最难以申辩的证据：出现在李家的B型女人血的事实，穷究其竟。

老单回答：“对这样一个狡猾、顽固的对手，我不得不谨慎，不能把所有牌同时打出，我要保留最后一招杀手锏。况且仅仅孤立地发现B型女人血，并不能就此断这一这血就是刘丽珠的，主不是致她命的，要和其它证据结合起来看才有效力。我在等其它证据，我不信我们搞不到其它证据了。让李建平先得意去吧，一旦证据充足，我就要在他头上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一颗无法回避，威力无比的炸弹。我要把网编得结实一些，密一些。春天到了冰消雪解，大不上湖泊无不柳浪翻飞，碧波粼粼，油漆一新的游船也都下了水，四处徜徉。

一个夜晚去筒子河偷捕鲁的人一网下去，捞上来两尾大草鱼和一个帆布书包。书包鼓鼓囊囊，打钱人解开书包扣，倒出包内物品，从一个张口的塑料袋里骨碌碌滚出一个烂得发臭的离体人头，停在草地上，在朦胧的月光下狰狞地望着打鱼人。那天晚上，筒子河周围的住户都听到了一声惨绝人寰的惨叫。市局刑侦处接到报告赶到现场，勘验检查发现：一、装人头的书包为本市帆布制品厂生产的大号帆布书包，塑料袋为“表松”时装店制作出售的“青松”牌法兰绒西装上衣的包装袋；二、离体人头有烫，发长十五公分，一触即脱落，脸面表皮全部剥落，五官塌陷变形，断面有皂化现象，颈部自第六颈椎处断离，有锯齿状切痕。牙齿二十八枚，齿缝较宽，龅病门牙内倾，头颅的前额正中、顶后正中，左右顶部有多处钝性创口，两侧颞肌有出血现象，左颞项骨有粉碎性骨折；三、口腔内塞有军用袜子一双，四、包内有白薯六个及普通红砖半截的和若干碎石子。

法医勘验检查：综观头颅主要特征：性别、年龄、发型、脸型、牙齿、血型等，均与刘丽珠相似或一致；头颅颈部左侧断离边缘的锯齿状切痕，与刘丽珠尸体躯干上相应部位的切痕吻合，由此认定，离体头颅是刘丽珠的。头颅上多处钝性伤口，显然是致使伤。除对离体人头进行勘验外，同时对所有有关物品进行了检验，其中较有价值的的是白薯、袜子和“青松”牌西装

包装袋。白薯经专业人员鉴别，认定是“胜利八号”品种。查证发现李建平家一月上旬从农贸市场购买的“胜利八号”白薯一袋。袜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制式装备。经讯问李建平之弟得知，他一九八一年从部队复员时带回大量该式袜子，并赠送其兄数双。因该式尼龙加袜子厚重保暖，李建平数年来冬天一贯穿着此袜。“青松”牌法兰绒西装此刻就穿在李建平身上。

由于天热，李建平头发全被剃去，秃头秃脑，已不复见当实那副温文尔雅、有板有眼的矜持，白里透黄的脸上透着萎靡与悲哀，眼神沉深滞重，一见到依旧精神很好的单立人，不免抱怨起来。“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侦察中羁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我已经被关了两个多月，你们既不放又不移交检察院，难道执法机关可以这样践踏法律吗？”“这点你挑不出我们的刺儿，你的案子属于案情复杂、期限界满不能终结的一类，我们已经上报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了你的羁押期一月、如果这个月内仍不能终结，那我们还要依法延期。你要想和想早点结束就要和我们合作。”

“我在年坨所里受到了虐待，每天都是窝头，什么菜便宜吃什么菜，我已经营养不良了。我要求起码和‘四人帮’吃一样的伙食，另外我还要求能看到每天的《人民日报》。”

“关于你这一级人犯的囚粮标准，国家有统一规定，我们公安机关并未克扣补助到自己的干部食堂里，当然是不会如川湘餐厅的菜那么好吃，富于营养，但保证你的健康还是足够的《人民日报》暂时不要看了，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晚上八点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也就够了，我和你保证《人民日报》也没有更多的消息。”

老单点起烟，舒舒服服地坐好。这段时间他已染上了烟瘾，不抽就六神无主，这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土支和对呼吸系统的损害。“怎么样？这段时间考虑的怎么样？还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吗？”“坚持，到死也坚持，就是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不珍惜公安机关的信誉。你心里也明白我是无辜的干嘛不敢把我放了吧，早放早主动，不但损害了反而能提高公安机关的威望，何一非在明知错了的事情上坚持到底呢？”

“你认定是我错了，应该立即将你释放？”

“是的。”“好吧，我把继续羁押你的依据摆出来，你来替分析一下，是把你无罪释放名正言顺呢，还是指空你了故杀人罪更有道理？你认识刘丽珠？”“认识。”“去年十一期间你们还有过接触？”

“可以这么说。”“好在十一月二十日失踪了，被人谋杀了，而你不能证明十一日二十日那天你时间去杀害她，那天晚上你去向不明。”

“我承认。但单凭这一点什么也不能说明，我完全可以说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走在街上逛了一论诈，一个熟人也没遇到。”“可她偏偏在那天晚上出现在你家，在那里被人把头砍了下来，血喷在你的家具上。”

“你什么根据说她是在我家被人把头砍下来的？”李建平大声叫起来。

“就凭那些血主迷？同一血型的人成千上万，割破指手也会流血。”“当然不是光凭地些血迹，尽管那些血迹就足够令人怀疑的，那么多血，就是一头牛也不能安然无恙地流那么血。她的尸体被扔在你家附近的河里，她的头被装在曾经装过你身上这件西装的塑料袋里，嘴里塞着你穿过挥用袜子，看杂在你十分爱吃的‘胜利八号’白薯之间扔进了同一条河。这么多偶然，看上去平常却都和你有着直接关系的现象如此一致、集中地出现，你还能让它它是偶然的吗？你还能否认这事与你无关吗？”“从现象上看，我似乎是凶手。”

“不是似乎，而是只能。你认识被害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动机——从你那些姘妇的供述中可以看出，你为了满足你的兽欲，是多么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你家是杀人现场，被害人的血流在你，包裹被害人头颅的一切感动物取自你家，而你家只有你一个居住，只能你是凶手。”

李建平笑了，是的，他笑了。

“你笑什么？”单立人对李建平的玩世不恭又恼火困惑。

“好笑。”李建平傲慢地说，“我觉得你执拗、形而上学的态度好笑。你的推论无疑很严谨，很有说服力，一环扣一环，但它是建立有一个牢靠、虚假的前提的，因而再严谨也不免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的推论是有充分证据的。”

“好吧。”李建平很快地说，显得很活跃。“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证据，血这么也好，塑料袋、袜子、‘胜利八号’白薯也好，都证明了我家是杀人现场，也只证明了杀人是在我家进行的！除了作案时间、作案动机、认识被害人这些共性条件，我之所以只能是人凶手的独特条件是‘我家只有我一个居住’，而杀人必须是住在我家的人干的，如果我家居住的仅仅是我一个人呢？”“什么？”单立人和担任记录的曲强都大吃一惊。“你不要嫁祸作弟弟，他进不了你的房间，而且他不具备作案时间。”

“我并不是指我弟弟。”李建平狡黠地微笑。“要是的确有那么个人住在我家里，又具备作案时间，你还认为只能我是凶手吗？”“你说话必须有事实做根据。”单立人不安地说。

“我当然有事实。”李建平说，“事头上你们忽略了一个人，那段时间，去年十一月我是和一个人同住的。”

“谁？”“张大雷”。“他是谁？”单立人强压怒火。“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说过？”

“他是我的朋友，河北保定人，每次来都住在我家，我给过他我家的角匙。去年十一月他一直住在我家，后来就走了，没再来，不知去哪啦。”李建平洋洋得意地说，“瞧，现在有三种可能了，一、我杀的人；二、张大雷杀的人；二、我们共同杀的人。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看似绝对的事，实际上不那么绝对。”

单立人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懊丧、痛悔自己没能更周到更细致更多一千信地耐心做调查工作，以致精心准备，满以为不可动摇的论点被对方不费吹灰力，一下子推翻了，前功尽弃。他阴沉着脸对李建平说：“我送你副对联：巧舌如簧亦枉然，水落石出终有，横批：及早回头。”

李建平说：“我也送您副对联：办案不象炖豆腐，看事须长三只眼，横批：还再练。”

“混蛋！老单一拍桌子。”

经过对李建平之弟的讯问，证实了张大雷其人的存在。因其一贯行动诡秘，早出晚归，所以以往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提供的情况都漏掉了他。据李建平之弟供述，该张大雷系靠卖尼龙服装、假首饰、瓷盆瓦罐为生，每年都要来本市数次，因李建平爱买些前朝的饭碗、掸子瓶以充风雅与其结识，每次张来便接引至家，提供膳宿，好在张大雷屯在交易中让李建平些微小利。张大雷特征明显，身高一米九，糙黑如陶器。市局立刻向各车站派出所发出通报，并派员至各自由市场、摊贩聚集处查询，同时在头发丝胡同六号设点蹲坑，布置了周密查找措施。二十余日内，共扣留身闹鬻黑者四十余人，终

将张大雷查获。张大雷是个极不易对付的家伙，先冒名李建宁，反又改说叫张云，自称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人员；在受审时态度蛮横，指责公安关妨碍了他执行任务”，打让公安机关“吃不了，兜着走”；并装腔作势要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得到公安人员允许后，他把电话打到火葬场，说了一大通莫名其妙的话，被公安人员揭穿后，方才罢休。但仍公然挑衅说：“我的名字都是假的，你们公安局有本事去调查好了。”曲强在保定市公安局的协助，跑遍了保定周围所有县区，发现高阳县五柳乡六指大队常年外流的张大雷，情形酷似该张大雷。曲强及侦破组其他同志又迅即查对了晋冀鲁豫四省的十指指纹档案，在山西省公安厅刑侦处技术科查到张大雷的十指指纹，经过对认定同一。由此查明：张大雷，男，四十五岁，原籍河北高阳，后迁居山西榆次。早有一九六三年，因窃罪被判刑五年，服刑间脱逃，直至一九六四年七月，被山西省公安厅二次查获，一九六五年被榆次嘴人民法院判型十三年，投入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农场一大队二中队劳改，至一九七八年刑满留场就业，同年请假回榆次探亲，后一直不回农场。一九七九冒充北京市政二公司十八级科长行骗及奸污妇女，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释放后又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上午偷开北京起重机械厂大型货车肇事，致死一人，重伤致残一人，伤三人，从此畏罪潜逃北京市公安局已通缉在案。

为了统一本案的认识，市公、检、法三长召集了三家办案经验比较丰富的若干同志举行联席会谈。大家听了介绍，看了材料，看了现场，然后进行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充分肯定了本案的专案侦查工作，同时认为，认定李迎平是杀害刘丽珠的凶手是有根据的，但是，张大雷是否本案同伙，尚无有力证据可资查证。要定这个案子，必须查明张大雷与本案是否有关。据此，会议决定，由市公安局刑侦处、预审处抽调力量，市法院和检察院派人参加，春同组成联合办案组，负责查明这个问题。联合办案组经过研究，认为关键是要查暖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张大雷是否在李建平家。对此，李建平供称：张大雷在他家住至十一三十日才离去。张大雷辩解说：去年小雪前三、四天，他同一有湖州人从本市乘飞机抵杭州，同日从杭州出发经宁波去温州，头一天在宁波灵桥附近一家浴室投宿，住宿证明是李建平给的一张四川华能公司的介绍信。第二上午，他同那个湖州人在宁波预购了去温州的轮船。这天傍晚，他同那个湖州人在宁波新订桥自由市场，向一对好象是夫妻的男女买了一批线裤，并向男的索讨了一张填有两个名字的慈溪县白河公社的介绍信，晚上，他同那个湖州人是在宁波轮船码头门前的过道里过的夜。第三天下午二时，乘上去温州的轮船，第四天下午抵在温州，并用慈溪县白河公社的介绍信作证明，在温州市解放北路山脚下一个坑道招待所住下，十一月三十五日才又返回本市李建平家，五天后离去。针对张大雷的辩解，联合办案组兵分两路，分头前往宁波和温州调查。经过一个多月艰难曲折，反复细致的工作，查明以下事实：(1) 去年小雪是十一月二十二日；(2) 小五雪前的三天即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张大雷等曾在宁波市延安路立新浴室投宿，次日即二十日下午三时四十分以后，张大雷等在宁波市新江桥自由市场套购绒裤一百多条。卖线裤的是慈溪县白河公社东大队回纺塑料制口厂供销员李阿根和其妻蒋花妹。买卖线裤成交后，张向李讨得介绍信一张，填有王志成、刘敏二人名字；(3)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张大雷等冒名王志成，刘敏住进温住市坑道招待所。

上述事实证明，张大雷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不可能到李建平家参与杀

害刘丽珠。据此，本案对张大雷的嫌疑被正式否定了。张大雷遂被押送北京市公安局另案处理

张大雷的嫌疑被否定后联合办案组专门讨论了预审计划、大家对李建平的态度做了如下估计：1．不大可能轻易缴械；2．很有可能继续把赌注下在“公安机关拿不到否定张大雷的有力证据”这点上，固家闪囚我即他”这道防线。据此，研究确定了如下对策：不急于使用否定张大雷的证据，促其明确重申“对我即！”之说，然后使用证据断然否定张大雷、迫使其无路可退，誓突破口供。对李建平的审讯仍由单立人主持。“调查得怎么样了？”李建平一见单立人就高声问，“又是这么长时间没见，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忆得够呛吧？注意点身体，您这么大岁数了，天又热，慢慢来，我不着急。”“难为你还挺关心我。”老单笑着说，“谢谢”我身体很好。”

“给支烟抽。”李建平走进前来从老单的烟盒里拿出支烟，划火点上。“你不是不抽？”“闲得没事，在牢里深地的。”李建平吐出烟圈，颇为老练。“看守所里有烟？”老单难以置信地问，“狱规不是禁止的吗？”“咳。”李建平轻描淡写地说，“他禁他的，底下还不是照抽，办法办法有的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大雷找到了吗？他住没信过我家调查清楚了吗？”

“查清了，他去年十一月前后的确在你家住过。”

“好啦，我的嫌疑洗去一半了。”

“且慢吧，人死以你家仍是确凿无疑的。”

“这点我不想否认，谁叫我引狼入室的呢，教训呐。实话说我对以后出动怎么生活感到茫然：一人独居、招至嫌疑；与人共居，亦受牵连。我自认是个有些眼力、洞悉力、对人事沧桑有些心得的人，交友也很谨慎，明哲保身，但仍无法彻底了解了一个人的优劣良莠，上了张大雷的当，没看出他这个披着兽皮的大尾狼，吃了亏。这次进来对我的自信心是个打击，我再也不敢相信人了。您说，为什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样难？为什么大家都戴着面龔生活？真正令人感情万千。”“恐怕是各有各的鬼，欲盖弥彰。”

“您看没看出我这人其实是个很坦白、很诚实的人？”“但愿你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多么根深蒂固。”

“咱们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老单留神不让李建平胡扯开来。“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张大雷的为人，是否具学杀人的可能？”“张大雷的为人自然是有很多欠缺之处，但我不能就因此说他是天生的杀人坏子。你的问话有毛病，是否具有杀人的可能非他的为人没有关系，好好生一时性起也有可能涂炭生灵，兔子急了也咬人，全看斯时斯地光景，特殊情况按常规是导不出合理解释的；人的行为怕是最无逻辑可寻，从这点上说，不是痹性未泯的。”

张大雷之所以被我们怀疑杀人完全是因为他当时在我家，有作案时间，并非因为他是个社会渣滓，品行恶劣。要是当时你，声讯官大人在我家，也难干系，我这么说是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呀？”

李建平面露得意之色，单立人也不禁再次微笑起来：

“我该承认你看高峰很准确，态度是公正无私的。我同意你的观点。虽然你俩‘我们’属于用词不当，相反，如果你和张大雷合称‘我们’倒是再恰当也没有，因为当时确是‘你们’在一起，而我却有幸不在场。”

“咱们不是在共同分析张大雷其人吗？”李建平不满地说，“不是你这样请求我的吗？尽管我们现在位置悬殊，一个在堂上，一个在阶下，但我觉得就是称一下‘我们’也并没玷辱你的祖宗八代。我对你，一个社会主义中国

的公安人员头脑里居然有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感到痛心。”

“我只不过是提醒你别把自己置身事外，你大可不必耿耿于怀，唠唠叨叨，我本来认为你是个坦荡君子，不念一言之恶。”“我当然是。我并没往心里去，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你不必改变我的本来看法。”“我喜你这种爽快作风，让我们推心置胜胜利谈谈吧。你似乎也同意，确定谁是本案凶手，必须以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谁在你家为依据，其它尽可略去；换句话说，凶手只能在当时在你家的人中去找。”

“可以这么说，”李建平警觉起来，又实在无法不承认这样他首肯，论证过的钢铁逻辑，犹犹豫豫地说，“看来只能是这样。”“那天在你家的只有你和张大雷，并无他人了吧？”

“是的。”“也就是说杀人凶手只能是你或他，二者必居其一。”

“是的。”李建平无可奈何地说，“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你有确凿证据证明那天你没作案时间，那张大雷就是杀人凶手无疑了？”“是的。”李建平大为兴奋。“我想我应该找得出确凿证据证明我不在现场。”“反之，如果张大雷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不在现场，那你……”“那我就是杀人凶手，那我就承认我是凶手，当然这只能是他真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他有呈？”

“非常遗憾，他有。”老单平静刻板地说，“经过我们缜密无误的调查，他在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已离开你家，二十日那天还在宁波，不可能返回北京作案。”单立人脸色一变，严厉肃威地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建平的脸由红变黄、变白，他强作镇静，双手扔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看来我中了你的圈套，只好自食其言了。”

“你狮毫不隐瞒的交代你杀害刘丽珠的罪行，以求一线生机。”“不！李建平眼里涌出泪水。”我没有干过那样的事，诤也诤不出来，我真的没干过！”他喊：“这里一定出了什么差错，一定有个什么重要事实你们遗漏了，否则就出了鬼。我没有杀人，我发誓没有杀人！”

“你杀了人，所有事实都指向你，证明你杀了人不要不正视现实了！”老单铿锵无情我话李建平所有幻想都破灭了。“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了，不要劳稻草了，谁也救不了你，你只有走彻底坦白这一条路！”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呀。”李建平脸色犹如死人一样灰白。“我说不清楚了，算的抗拒吧，随政府处理，我只有听天由命了。”“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就能抹煞事实，逃避惩罚：你也清楚，如此充分的证据，没有你的口供，法庭也能定你的罪。”

“你们凭什么认定刘丽珠失踪之日就是被害之时？建平绝望地挣扎，以期再找到一个、哪怕十分狭小的立足点。

单立人的回答是简洁有力的：“尸是在冰层下发现的，双去年的封冻日正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建平不再争辩了，颤掉由双手漫延到全身。他最后提出两个问题：一要求查一下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是否在朋友王宇家喝喜酒；二是要求查一下“百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日期是不是和月十一日？如果是这个日期，那他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就是在该饭庄聊了一夜的天，有该饭店经理刘刚智，助理经理乐方、王丽玲可以证明。对如果查明同你所讲的一样，说明什么？”单立人问。“那说明二十日晚上杀人不是我干的。”

“如果调直证明你讲的不一样呢？”

“你们不用查了。”李建平低下头。

尽管李建平提出要求调查的问题，自己又说“不用查了”，联合办案组还是调集几乎全部预力量，进行了细致的调查。首先查明，李友王宇办喜事的是十一月十三日，与发案日期相距一周。同时，通过走访刘则智、乐方及其他十余人，查明：“豆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日期确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这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日，李建平先后在“豆花饭庄”出现三次：“第一次是在十七时左右。李建平与刘刚智、乐方等一起餐厅吃晚饭结谈及第二天“拜望第人家”事宜，十八时离去；第二次是二十是许，李建平在刘智房间出现，聊了会儿生意上的事，说上厕所一去不返；再次出现已是二十三日半，说已无末班车，索性在这儿聊一夜，刘、乐等也无睡意，陪他聊到次晨。

另据乐方反映，李建平十八时离去时，她间问他“匆匆忙忙去哪儿？”李对此回答说：“回家等个‘喇’。”

单立人最后一次审讯了李建平。

“豆花饭庄组织职工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时间确是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单立人首先知李建平。

“那就好了，真相大白了。”

“不要萝卜、土豆一锅煮。你十一月二十日去过豆花饭庄，不但不能说明你没有杀人，相反，证明你原先说这天上吉课、学雷锋、看电影《马可·波罗》纯属捏造。其次说明你具备杀害刘丽珠的时间：这天晚上十八点至二十一点、从二十一点增至二十三点半这两段时间共计五个多小时，恰好是杀人抛尸的作案时间。你不要再说‘一泡尿撒了五个多小时’之类的无稽之谈，有证人证明你是回家‘喇’一去了。据我所知，这‘喇’一一般是指有诱奸其可能的年轻妇女。

“一个贫得无厌的人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到手、哪怕他已有很多东西，譬如钱……还有女人，正为你以往干的太顺手了，这为面的已经成了你那黯淡，不如意的生活中唯一可以聊以自慰，获得强者感觉的精神支柱，以至你已不能容忍一次，即便是仅仅一次的失败。

你的虚荣不能容忍，你的自卑怎样不能容忍。我想刘丽珠当时一定说了你一些很难听的话，也许她发现了你不是什么导演，只是个清洁车厂的临时工；我想象得她那种女人会对你作出什么样轻蔑表情。”

李建平脸苍白，似听非听，眼神呆滞，单立人的话似乎把他带回了那个可怕、梦魇般的夜晚。

“我看得出你后悔了。”单立人继续句句击中要害地说，“你悔不该那天不稍稍控制一下自己，不在制服刘丽珠时力量更适度一点，悔不该毁尸灭迹时没做得更彻底，更不留痕迹一点；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想什么都晚了。明白告诉你，我对你一点不生恻隐之心，如果需要，我会一千次把你送上刑场，眼睛眨不眨。”

李建平哭了，哽咽地说：“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孑然一身，死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你们把我的命拿去好了。我只想清你记住，我是挽死用，我干了很多坏事，但从没有杀人。”“杀掉你我是不会良好不安的。”单立人冷漠地说，“你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你咎自由取。”

他啪地合上卷宗。川湘餐厅门前冷落车马稀，生意与前相比十分萧条

了。倒不为因为它最漂亮的女招待被人砍了脑袋，使它蒙上了某种不吉利气氛，而是由它用瓷砖壁纸将餐厅重新装修得象间豪华厕所后，菜价翻了两番，使大部分顾客感到这幽暗气的餐厅象个专门宰人的黑店。那些不敬言笑、举止有虽一亨的男女服务员们对营业情况的不景气似乎并不关心，乐得清闲，他们本身象官仓里的老鼠肥硕起来，新制作的毛料人服油渍斑斑。

这天傍晚，餐厅来了个邋遢的胖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负责照料他们所坐餐桌的女服务员怠慢地让他们干坐了四十分钟，才懒懒地拎着肮脏的菜单走开去。果不出其所料，做东的胖老头只点了两个便宜的令人几乎怀疑他想白蹭的菜，服务员夺过他们看个没完的菜单，相当尊严地走了。

老头惶惑地对小伙子说：“这地方不是咱们老百姓来的地方。”

顽主

—

“我是个作家，叫宝康——您没听说过？”

“哦，没有，真对不起。”

在“三T”公司的办公室里，经理于观正在接待上午的第三位顾客，一个大脑瓜儿细皮嫩肉的青年男子。

“我的笔名叫智清。”

“还是想不起来。您说吧，您有什么事，不是想在我们这儿体验生活吧？”

“不不，我生活底子不体验也足够厚。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些东西，很精彩很有分量的东西，都是冷门，任何人看了脑袋都‘嗡’一下，傻半天——我这么说没一点言过其实，很多看过的人都这么认为，认为起码可以得个全国奖，可是……”

“落了空？”

“准确的说我压根没参加评奖，我认为毫无希望。瞧，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也许你不太了解文学圈里的事，哪次评奖都是平衡的结果，上去了一些好作品，但同样好的作品偏偏上不去。”

“这个我们恐怕爱莫能助，我们目前和作协没什么业务联系，我们缺乏有魅力的女工作人员。”

“噢，我不是让你们去为我运动。我不在乎得不得全国奖，我对名利其实很淡泊的，我只希望我的劳动得到某种承认，随便什么奖都可以。”

“您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个‘三T’奖？”于观试探地问。

宝康紧张地笑起来：“真不好意思，真难为情，我是不是太露骨了？”

“不不，您恰到好处。您当然是希望规模大一点喽？”

“规模大小无所谓，但要隆重，奖品丰厚，租最豪华的剧场，请些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我有的是钱。”

“奖品定为每位一台空调怎么样？”

“每位？我可是为自己的事……”

“红花也得绿叶扶，您自个站在台上难道不寂寞？该找几个凑趣的。我

想给您发奖的同时也给一些著名作家发奖，这样我们这个奖也就显得是那么回事，您也可以跻身著名作家之列。和著名作家同台领奖，说起来多么令人羡慕。”

“一人一台空调，这要多少钱？虽然我很想有机会和著名作家并排站会儿，可也不想因此倾家荡产。”

“要是您不赞成奢侈，俭省的办法也有，把奖分为一二三等，特等奖为空调您自己得，其余各类为不同档次的‘傻瓜’相机，再控制一下获奖人数，我们只选最有名的。”

“这样好，这样合理多了。”宝康喜笑颜开，“我得空调，别人得‘傻瓜’。你列个预算吧，回头我就交钱。”

“您来付钱时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当然哪篇获奖我们不管您自己定，我只是从来没这么近地和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儿对脸儿过，就是再和文学无缘也不得不受感动。”

“可以。”宝康既矜持又谦逊地说，“我甚至可以给你签个名儿呢。我最有名的作品是发在《小说群》上的《东太后传奇》和发在《作家林》上的《我要说我不想说但还是要说》。”

“了不起，一定很有意思，我简直都无心干别的了。”

“你说，那些名作家会不会端臭架子，拒绝领奖？”于观把青年作家送到门口，青年作家忽而有些忧心忡忡。

于观安慰他：“不怕的，领不领是他们的事，不领我们硬发。”

“谢谢，太谢谢了。”青年作家转身和于观热情地握手，“灯不拨不明，您这一席话真使人豁然开朗。”

“不客气，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帮助象您这样素有大志却无计可施的人。”

在一条繁华商业街的十字路口，杨重正满面春风地大步向站在警察岗楼底下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姑娘走去。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你等半天了吧？”

“没关系，你用不着道歉。”刘美萍好奇地看着杨重，“反正我也不是等你，你不来也没关系。”

“你就是等我，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了。今天除了我没别人来了。”

“是吗？你比我还知道我在干嘛——别跟我打岔儿，警察可就在旁边。”

“难道我认错人了？”杨重仍然满脸堆笑，一点也不尴尬，“你不是叫刘美萍吗？是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在等肛肠科大夫王明水，到底咱俩谁搞错了？”

“可王明水鼻子旁有两个痞子呀。”

“噢，他那两个痞子还在。今天早晨他被人从家里接出去急诊了，有个领导流血不止。”

他因而匆匆给我们公司打了个电话，委托我公司派员代他赴约，他不忍让你扫兴。我叫杨重，是‘三T’公司的业务员，这是名片。”

“‘三T’公司？”刘美萍犹疑地接过杨重递过来的名片，扫了一眼，“那是什么？听名儿象卖杀虫剂的。”

“‘三T’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

“居然有这种事，你们都是什么人？厚颜无耻的闲人？”

“我们是正派的生意人，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拾遗补缺。您不觉得今天要没我您会多没趣儿吗？”

“可不我习惯，本来是在等自己的男朋友，却来了一个亲热的替身，让我和这个替身谈情说爱……象真的一样？”

“您完全不必移情，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允许我往那方面引诱您，我们对顾客是起了誓的。大概这么说您好懂点儿，我只是要象王明水那样照料您一天，陪您一天。”

“您有他那么温存体贴、善解人意吗？”

“不敢说丝毫不走样——那就乱了——我尽量遵循人之常情吧。你们今天原打算上哪里玩？”

两个人并肩往街里走。

“他答应今天给我买皮大衣的。”

“噢，这个他可没让我代劳。”

“我说不会一样嘛，明水历来都是慷慨大方的。”

“活着没劲。”

一个粗粗壮壮的汉子坐在于观办公桌对面沮丧地说。

“活着没劲。”于观心不在焉地附和说。

“那怎么办呀？”

“有什么办法？没劲也得活着呀。”于观抬起头。

“我不想活了。”汉子盯着于观说。

“别别，别不想活。”于观嘟囔着劝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好，你让活那我就活。你给我找点事儿干，我烦了。”

“会玩牌吗？咱俩玩牌吧？”于观提议。

“没劲。”汉子摇摇头。

“那下象棋？”

“更没劲。”

“去公园？划船？看电影？”

“越说越没劲。”汉子来了气，“你也就是这些俗套儿。”

“那你说干什么？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跳楼你也陪着——我要你陪干吗？你也不是女的。”

“哦，我们这儿不给人拉皮条。有专门干这事的——婚姻介绍所。你要空闲时间太多，可以练练书法，欣赏欣赏音乐或者义务劳动。”

“见你的鬼，闹了半天我花两毛钱挂号你就给我出这些主意，这不是蒙人吗？”

“我也不是神仙，也不是美国大使馆管签证的，个人的幸福要依赖社会的进步，沉住气。”

“你觉着你活着有劲吗？”汉子目光灼灼地问。

于观看看汉子，看不出他是不是在挑衅。

“挺有劲。”

“我觉得你没劲，你这人特没劲，没劲得我都不想抽你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还回来干吗？接着和你那帮哥们儿‘砍’去呀！”

一个年轻的少妇在自己的公寓里横眉立目地臭骂马青。

“别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们儿神‘砍’没准还能‘砍’晕个把眼睛水汪汪的女学生就象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象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头跟个八哥似的，回家见我就没词儿，跟你多说一句话就烦。”

“我改。”

“改屁！你这辈子改过什么？除了尿炕改了生来什么模样现在还是什么模样。”少妇哭闹起来，“不过了，坚决不过了，没法过了，结婚前还见得着面，结婚后整个成了小寡妇。”

少妇一抬手把桌上的杯子扫到地上，接着把一托盘茶杯挨个摔在地上。马青也抓起烟灰缸摔在地上，接着端起电视机：“不过就不过！”

“别价。”少妇尖叫着扑过来按住他的手，“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马青理直气壮地说，“你又要求我必须象他。”

“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

“你没交代清楚。”

“这是不言而喻的。”

“好吧，把电视机放回去。下面该什么词儿了？”

“真差劲儿，看来你们公司没经过良好的职业训练就把你派来了。下边是我爱……”

“我爱你。”

马青和少妇愣愣地互相看着。

“我爱你。”马青重复了一遍，看到少妇仍没反应，十分别扭地又说，“别闹了，宝贝儿。”

少妇笑了起来。

马青涨红脸为自己辩解：“我没法再学得更象了，这词扎人。”

“好好，我不苛求你。”少妇笑着摆手，“意思到了就行。”

“其实我是心里对你好，嘴上不说。”

“你最好还是心里对我不好，嘴上说。”

“现在不是提倡默默地奉献吗？”马青的样子就象被武林高手攥住了裤裆，“你生起气来真好看。”

“好啦好啦，到此为止吧，别再折磨你了。”少妇笑得直打嗝地说：“真难为你了。”

“难为我没什么，只要您满意。”

“满意满意，”少妇拿出钱包给马青钞票，“整治我丈夫也没这么有意思，下回有事还找你。”

“唉，人生，”杨重吐着烟圈，眼望冷饮室的天花板，比划着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

“我发觉你特深沉。”刘美萍手托腮着迷地盯着杨重，连酸奶都忘了喝，

“你是不是平时特爱思考？”

“是。”杨重眼神儿空洞地说，“我平时特爱思考，特深沉。”

“你是不是上过大学？”

“唔，上过吧。”

“怪不得，上过大学的人都心事重重，若有所思。”

“你是不是也特爱思考？”

“啊，我特爱瞎想，我特爱琢磨人。象我这种职业吧，就是和人打交道的职业，每天都得和几千人说话，我就观察这几千人的特点。譬如说胖子吧，一般爱买大手绢，胖子鼻涕多嘛，瘦子就买小一点的。”

“腺体分泌和体重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世上万物谁和谁没关系？你和这个酸奶瓶要嚼起亲来没准还有点血缘关系呢，你先人死了，烧成骨灰，扬到地里，连土挖出来，烧成瓷器或者玻璃，装了酸奶，卖给你。”

“这就是辩证法吧？比较朴素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打个喷嚏不也有人写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得了博士。”

“有这么回事，这论文我们上学时传阅过。人家不叫喷嚏，这是粗俗的叫法儿，人家叫‘鼻粘膜受到刺激而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

“你懂得真多。”

“哪里，还是你懂得多。”

“你懂得多。”

“惭愧惭愧。”

“谦虚谦虚。”

“咱们别争了，这样下去没个完，您爱才我心领。”

“我真是诚心诚意夸你。我觉得跟你特说得来，特知音。”

“别别，我这人经不住夸。”

“你老这么一味谦虚我要生气了，好象我夸你是害你似的。”

“那就算我懂得多吧，其实我也觉得和你特谈得来特知音。”

“我特愉快。”

“我也特愉快。”

马青身心交瘁地回到办公室时，于观正被那汉子揪着脖领子在办公室里拖来拖去。

“你别这样，放开我，让人看见不体面。”

“你就成全我吧，就扇两个嘴巴，就两个。”

“不行，我吃不住，我体质弱。”

“你就让我干一件想干的事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自个作过回主呢。”

“别的事情可以商量，这件事坚决不行。我正告你，如果你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就和你拼了。”

“都这么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什么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一触到自己就不干了。”汉子松开于观，哭了起来，“我真不幸，真不自由。”

于观喘上一口气来，拉拉被揪皱的衣服，示意马青把手里的垒球棒放回门后。走向办公桌后坐下，对汉子说：

“别哭鼻子了，挂号费退给你赶紧走吧。”

汉子哭泣着，从马青手里接过两毛钱，紧紧攥着一路走出门。

“胡大，咱们干的这是什么倒霉差使。”

门关上后，马青几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于观的办公桌上，大声说：

“我每天挨家去让人骂，你又差点让人打了，就杨重享福，每天去大街吊膀子，当代用券。我要和他对换工种，种田还得休耕呢。”

“我们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任人唯贤，因才施教。”于观仰在椅子靠背上疲倦地说，“你太温柔，让你去和别人的女友谈心，你每回都把临时帮工变成全面承包，我不能隔一天就让一个丈夫打上门一回。”

“依你说，我只能永远挨女人不歇气儿的暴骂而得不到机会和她们交流了？”

“别她们她们的，她，就一个，一个随便你怎么交流，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有时你那种老少咸宜、兼容并蓄的气魄使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都感到气愤，那不道德……”

“可杨重也不是宦官。”

电话铃响了，于观边伸手去接边反驳：

“可他懂得荟萃，去粗取精，而你总是囫囵吞枣。他有耐心，可以胡扯一天仍津津有味，你三分钟端不了簸箕便拔腿去找下一个……喂，找谁？”

“就找你。”话筒传来嗡嗡的男声，“我是杨重，我坚持不住了，这女人缠得我受不了啦。”

“我刚刚还在夸你有耐性，会胡扯。”

“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现代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我没词儿了，我记住的外国人名都说光了。”

“对付现代派是我的强项。”马青在一边说。

于观瞪了他一眼，对话筒说：“跟她说尼采。”

“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也不能再山‘砍’了，她已经把我引为第一知己，眼神已经不对了。”

“那可不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你要退。”

“她不许我退，拼命架我。”

“这样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处引，改变形象，让她认为你是个粗俗的人。”

“你们可快来，我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厉害了……她向我走来了，我得挂电话了。”

“记住，向弗洛伊德过渡。”

“快来，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马青嘻嘻笑着，从办公桌上跳下来，兴奋地在屋里转圈踱着步等立身收拾办公桌的于观。

“弗洛伊德我拿手，我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国传人。”

“你是弗洛伊德病例的中国自动复制版。”于观绕过办公桌走出来，“我不许你趁机卖弄。”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街上人群摩肩接踵，所有的小餐馆、快餐店都挤满吃饭的人，有些没座的人还把饭菜端到街上站着吃。于观和马重费了半天劲儿，才在一家画着彩色广告的电影院门厅里的冷饮柜台旁找到杨重和女顾客。电影院刚散场，门厅里人挤人，所有人都在大声说话，嘈杂喧闹，

他们挤到杨重身边，他也没发现。杨重显然已经才尽，面对滔滔不绝、神采飞扬的手绢柜台组长显得精神恍惚。

“你一定特想和你妈妈结婚吧？”

“不不，和我妈妈结婚的是我爸爸，我不可能在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前先和我妈妈结婚，错不开。”

“我不是说你和你妈结了婚，那不成体统，谁也不能和自个的妈结婚，近亲。我是说你想和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除非你爸被阉了无济于事因为有伦理道德所以你痛苦你谁也看不上只想和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怎么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明白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人家外国语录上说过你挑对象其实就是挑你妈。”

“可我妈是独眼龙。”

“他妈不是独眼龙他也不会想和他妈结婚给自己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因为没等他把他爸阉了他爸就会先把他阉了因为他爸一顿吃八个馒头二斤猪肉又在配种站工作阉猪阉了几万头都油了不用刀手一挤就是一对象挤丸子日本人都尊敬地叫他爸辜丸太郎。”马青斜刺里杀出来傍着刘美萍坐下对着她脸连珠炮地说了一通直到使她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才停下来露出微笑。

“这是我的同事，马青，这是我们经理于观。”杨重还了魂似地活跃起来，把不错眼珠地盯着刘美萍微笑的马青和刚拖过一把椅子坐下的于观介绍给刘美萍，“他们都是我老师，交大砍系即食面专业的高材生，中砍委委员。”

“是么？可我很少跟三个人同时谈人生。”

“没关系。”马青侧身挡住于观和杨重，“你主要和我谈就行了，没谈透的地方再让他们俩补充。”

“你别跟我这么近乎，我还不了解你呢。”

“那个肛门科大夫是不是特象你爸，他活儿好吗？”

“你说的什么呀？我听不懂你的话……”

于观笑着转脸对着杨重说：“你们就在这儿耗了一上午？没进去看电影？”

“看了，《奥比多驴在行动》。”

“外国片？”

“哪儿呀，国产片，你不知道现在国产片都起洋名？”

“嗯，我也觉得特空虚，结婚特没劲。”马青拿腔拿调地说，“找来找去不是自己爹就是自己妈。哪象人家外国，谁跟谁都能睡觉，人家也方便，都有房子，你自个有房子吗？”

于观和杨重一起笑了起来，杨重掏出烟递给于观一枝，两个人头凑在一起点火。

“……我就特钦佩人家外国女的，怎么睡也不拧着男的胳膊去商店买这买那……我没被拧过，杨重老被人拧，脱臼好几回了。”

马青扭过头眨着眼儿笑着问杨重：“是不是杨重？”

杨重磕磕烟灰笑着说：“你就拿我开心吧。”

“咱们走吧杨重。”刘美萍伸着脖子从马青头后露出脸。

“再坐会儿再坐会儿。”杨重说。

“你甭老拉我们哥们儿走，你我已经接管了，今儿下午杨重还有别的约会。”

“是么杨重？”

“是。”杨重点点头，对刘美萍笑笑，“身不由己。”

“你就踏踏实实跟我聊着吧，我想和你说的话多着呢。”

“你没正经的，要不你请我吃饭去吧，我这儿坐着听你说话都听饿了。”

“要是咱俩单独约会我肯定请你吃，这会儿我是办公呢，要请你吃饭得请示我们经理。”

经理，我能招待美萍吃顿便饭么？”

“可以，不过你得自个掏腰包。”

“毁我？”马青回头对刘美萍说，“要不我请你玩碰碰车得了，那也贵着呢，不过特好玩，玩完你就不饿了。”

“不去，我见车就晕。”

“去吧去吧，那不是一般的车，你玩回试试，保你上去就不爱下来，你们俩也动动。”马青硬把刘美萍从座位上拉起来，搀着，招呼在一旁乐的于观和杨重。

一行人出了电影院，穿街来到街口一家游乐场。刘美萍立刻被花花绿绿的游乐设施吸引了，马青去售票房买了四张碰碰车票，手护着嘴对于观和杨重说：“过会儿咱哥仨一起撞她，撞晕了算。”

碰碰车场里空空荡荡没什么人，三个男人忍着笑进场各选了一辆车坐进去，马青还扬着嗓子教也往车里坐的刘美萍，“等一通电你就胡撞一气。”

管理员接通了碰碰车的电源，四辆车立刻发疯似地打起转儿，四散驶开，接着纷纷掉头回来，接二连三地猛撞在一起。刘美萍没玩过碰碰车，根本不能得心应手地操纵、规避，瞪眼瞧那三位从不同方向向自己冲来束手无策，被撞得连连从座位上蹦起。碰碰车在急剧旋转，高速滑行，三个男人咧着嘴大笑，一次又一次驱车冲撞刘美萍，只见四辆车隆隆吼叫着叠错在一堆，刘美萍不时飞在空中。

一场玩完，刘美萍已是脸色苍白，又惊又气，她腿软软地从车上爬下来，一时话都说不出来。

“还行吧？”马青跑过来假惺惺地说，“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刺激。”

“还行。”刘美萍硬撑着说，随即话里带了哭腔，“可我们明水从没让我不吃饭就从事剧烈运动。”

“那你快找你们明水去吧，他一定也想你了。”马青拥着刘美萍脚不沾地一阵风地往街上走，刘美萍挣扎着扭过头冲刚出碰碰车场的杨重喊：“再见。”

* * *

丁小鲁和林蓓在无轨电车里由南向北通过街口，从车窗看到于观和两个人站在路边眉飞色舞地说话，电车经过他们身边时，她露脸喊了一声。

“有人叫你。”杨重对于观说。

于观回头往身后川流的人群张望：“哪儿呢？我好象也听见一声。”

“过去了，前面电车里。”

电车在街边车站停下，几乎下空了，又在顷刻间塞满，摇摇晃晃开走，满街仍是熙攘的人群。

“管他是谁呢，走吧。”

三个人正要转身走，有人又在很近的地方叫叫了声于观。三个人转过身，丁小鲁和她的女伴随人流走到他们跟前。

“嘿，碰上你了，真是少见。”于观高兴地说。

“叫你都听不见。”丁小鲁对杨重点点头，笑着问于观，“干吗呢站在街上？打算去哪儿？”

“找地方吃饭去。”于观把杨重马青介绍给丁小鲁，丁小鲁也把林蓓介绍给他们。

“演员？啊，好职业。”于观敷衍地说。

“我看你们别在街上晃着找饭馆了。”丁小鲁建议道，“到我家去一起做吧，我们也没吃。”

“你家有人吗？”杨重问。

“就我妈妈。”丁小鲁转脸看着杨重，“不过不碍事。”

“她妈不碍事。”于观也说，“还挺神。”

“那咱就走吧。”马青探头插嘴，“别象老百姓似地站在街上说个没完。坐几路车？”

“接着坐电车。”丁小鲁笑着挽起林蓓，领头在前面走。

“你们下午没事吧？”在电车上，丁小鲁小声问于观。

“没事。”于观说，“本来下午也没事。”

* * *

丁小鲁家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期间的那种俄国风格的笨重结实的灰砖楼房，厚屋顶，窗户巨大，每套单元开间不多但面积宽阔。家具也都是那时公家配发的，式样陈旧，油漆剥落，皮沙发的弹簧已经塌陷。老太太正抱着一只大白猫坐在重新绑过的藤椅上怡然自得，看到一大群人呼啦啦进来，大白猫跳下地跑了。一大群人乱七八糟地叫了通“阿姨”，老太太矜持得体地招呼年轻人们坐下。看得出来，老太太是受过教育的，经过残酷斗争考验的，既平和又保持着尊严。

“他们是来吃饭的，妈。”丁小鲁说，“家里现在还有什么吃的？”

“我给你看看去。”老太太站起来，往厨房走，一边对于观说，“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我这段挺忙。”

“哦，于观也忙了。”

于观不好意思地笑，追着老太太说：“阿姨您别忙，吃什么我们自己弄。”

“我给你看看有什么，反正你到阿姨这儿也得凑合，只能管饱。”

一会儿，老太太从厨房回来对丁小鲁说：

“冰箱里只有一点肉馅了，厨房里也就是土豆白菜了。”

“我去买。”丁小鲁说着站起来。

“千万别去。”于观按住丁小鲁掏钱包的手，“这点就够，咱们包饺子。”

“很近的。”老太太说，“楼下就有一个菜市场。”

“我知道，那也别去。我们什么也不想吃，包饺子挺好。”

“不用去不用去。”杨重马青也说，“甭麻烦，咱们就随便吃点。”

“还是去买点。”老太太对女儿说，“男孩子可以将就，姑娘得有点可口的。”

“我也不用。”林蓓说，“我爱吃带馅的。”

“真的别去了。”于观对丁小鲁说，“你太客气，我们就走了。”

“那好那咱们就包饺子吧。”丁小鲁对她妈说，“反正也不是外人。”

“这就对了，我和面小鲁拌馅，老太太您歇着什么都甭管净等着吃——

杨重别光自个抽烟，给老太太一颗。”

“哎哟，我不知道阿姨也吸烟，您来这颗。”刚把烟叼上嘴的杨重忙拎着根烟递给老太太。

老太太点着烟看了看牌子：“现在年轻人净抽好烟。”

“我们也不置房子置地，有钱就抽两颗烟玩玩。”

老太太吐了口烟，笑着点点头，坐回藤椅上：“现在年轻人没负担啊。”

“您抽烟够溜的。”

“我抽烟的历史比你年龄都长，那会儿天天开会天天熏，就会了。”

于观跟着丁小鲁来到厨房，丁小鲁找出个铝盆，从面口袋里舀出面让给于观，自己洗菜切菜。两个人很起劲儿地干着，一声不吭，客厅里的人聊得挺热闹，不时响起一阵笑声，老太太的笑声格外响亮。

“你妈精神真好。”

“不操心，不着急，自然精神好。”

“你呢，也挺好？”

“你呢？”丁小鲁甩了下搭下的头发，侧脸问。

“挺好。”于观专心致志地揉着面，脸上沁出了汗。

“我发觉你不太爱说话了。”

“谁说的？我说话时你没听见就是了，哦，有时说话是少了。”

客厅里传来马青一个人的快速说话声，当他停顿时，响起一片欢笑，笑声刚停，杨重又说了几句什么，笑声又起。

“你两个同事挺逗的。”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丁小鲁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剁菜：“你终于有这样的朋友了。”

笑声忽然大了，厨房门开了，林蓓走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你们说什么呢这么乐？”

“他们在说他们公司的顾客的事呢。”林蓓倚着门说，“我不爱听。”

“可我听见你跟着笑呢。”

“笑归笑，可我不喜欢。他们特坏，人家一个女顾客就是想跟他们探讨一下人生，也没什么不对，他们就把人家骗到游乐场，故意用碰碰车撞人家，把人家撞岔了气儿。”

“没说的，这坏点子准是于观出的。”丁小鲁笑着直起腰看着于观说。

“不是我，马青的主意。”于观也笑着说，使劲用手拍打着揉得光滑的面团。

“你们真不象话，那么过分。”林蓓噘着嘴说。

“她没察觉是故意的。”

“那也不好，对人一点也不真诚。”

“我们小蓓可有正义感了。”

“不是正义感不正义感，本来嘛，我就不爱跟这种人打交道，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拿你开心。”

“林蓓怎么跑这儿站着来啦？”马青笑嘻嘻地叼着烟进厨房找火，丁小鲁从煤气灶上把火柴拿给他，笑对他说：

“正说你呢。”

“说我什么？”马青点着烟，把火柴扔回去。

“说你坏，干坏事。”林蓓直筒筒地说。

马青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看了眼于观，对林蓓说：“我没敢得罪你呀，怎么就‘坏’了。”

“你对别人坏，我也是女的，不爱听你吹怎么捉弄人家女的。”

“就是，要尊重妇女。”丁小鲁把剁好的菜推进盛肉馅的盆，用力搅起来。

“可我不是老‘坏’。”马青对林蓓说，“我‘好’一个给你看行吗？你容我酝酿酝酿。”

“包饺子包饺子了。”丁小鲁端着馅盆往堂屋里走，“别贫嘴啦，都去洗手。”

林蓓扭身去卫生间，马青吮着烟对于观说：“瞧我别扭——这姑娘。”

“她还没习惯你。”于观笑着端起面盆，“人家是好姑娘。”

“敢情咱们都是坏蛋。”

众人七手八脚包饺子，老太太建议“给干活的人放点曲子”。丁小鲁拧了半天老式箱形收音机旋钮，调出一组豪迈、缠绵的出征歌曲，这些歌曲也是流行歌曲，大家都随着旋律摇头晃脑地哼哼。当歌手唱到：“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三个男人一齐昂首唱第二声部：“——我不悲哀！”

二

天色很亮，纹风没有，街上无声地下着瓢泼大雨，街树冠盖修剪得象最简陋的儿童画，笔直不动地成排伫立雨中。马青屁股离座儿地卖块儿蹬着一辆蒙着塑料布的平板车落汤鸡似地张望着前面雨幕中有着巍峨廊柱的剧场。于观、杨重都背头管裤，神态庄重地站在剧场镶着沉重的铜饰的玻璃门前迎接着沿宽大花岗岩台阶拾级而上的来宾，鸡捣米似地文雅地点着头。

马青把平板车蹬到台阶下，跷腿下来，于观立刻在上面吼：

“拉到后台门口拉到后台门口那师傅你听见没有？”

马青可怜地看着于观，于观不再理他，他只得忍气吞声地一手扶把一手拉座推着平板车往后台门绕。

宝康穿着闪亮亮的西服，挺胸凸肚地背手站在于观身边，满意地注视着湿漉漉的台阶上移步款行的一对对头发蓬松面孔苍白的西服革履的男女，笑眯眯地问于观：

“你从哪儿收集来的这么些有身份的人——我真开了眼，每个人后脖都是雪白的。”

“不是我有办法，我只是发了些通知，他们其实是慕您的名而来，这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

“你说，要是他们知道这个不起眼地站在门口的人就是宝康本人，他们会吃惊吧？”

“会的，一定会，我打保票他们会把你围得水泄不通就象前几年围观外国人。”

“同志，”一个挽着女伴的高个男青年问于观，“会后真有舞会吗？”

“有有。”于观忙转过身小声说，“请柬上印着呢。”

“可我们经常上当，说有舞会把我们诓来，陪着那帮傻瓜开半天会，会后却什么也没有了，把人轰出来。”

“这次您放心，不但有，还是一水的‘的士高’。”

“不骗人？”

“我发誓。”

“舞会上有免费饮料也是真的吗？”男青年娇小的女伴问。

“带。”

“这样十块钱还算值。”这对男女车转身交券进了场。

于观回身瞟了眼宝康：“没办法，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宝康毫不介意：“有个把俗人还是允许的。你说过会儿我发言不能过多地谈自己吧？那样是不是显得太自满了？”

“花插着吧，谈自个的同时也谈谈人民的哺育、组织上的关心、社会的温暖等等各种伸出来的手。”

杨重跑过来：“头儿，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进去了。”

“你也到主席台就坐吧。”于观对宝康说，“想说什么再演习演习，到时候别忘了词儿。”

丁小鲁和林蓓从剧场前的车站下了车，向剧场走来。林蓓打了把五十公分的素花伞，丁小鲁几乎全身裸露在雨中，但她衣服没怎么湿，她很从容地走在雨的缝隙之间。于观向她们招手，她们走了上来。

“居然来了，不是说不来。”

“想了想还是来，看看你们到底在忙什么。”丁小鲁温柔地笑，“你好杨重。”

“你好。”杨重腼腆伸手和丁小鲁握了握。

“马青呢？”林蓓往于观身后看。

“他在后台卸奖品。”

“挺隆重。”丁小鲁和于观一行进入会场，“你们挺会搞。”

“嗨，不赖，来的全是狼以上的品种。”浑身湿透象个小瘪三似的马青从条幕边偷偷往剧场里看，对找来帮忙的小哥们儿说。他一转身看见于观、丁小鲁一行进入后台，便喊：“噢，林蓓。”

“噢，马青。”林蓓笑着扬手，绕开摆在地上的坛坛罐罐走过来，“那个起了个姑子名字的作家在哪儿呢？你指给我看。”

“噢。”马青用嘴向主席台上一努，“那个单钵儿坐在台上烤的就是。”

林蓓瞅着宝康嘻嘻笑：“挺式样儿的。”

剧场里大音量地放着欢快的曲子，强制性地制造着热烈气氛，人们在休息室进进出出，咬着蛋卷冰激凌侧身在狭窄的座位排间找座位号，没人看坐在台上伸着脖子喜滋滋地遥望着大家的宝康。

“奖品在哪儿？”于观问马青。

“那不是？”马青用手一指摆在桌上的空调机和一溜黑革套照像机，自顾和林蓓说笑。

“我问的是奖杯。”

“地上。”马青用手指了指众人脚下的坛坛罐罐。

“就这个！”于观举起一个大肚坛子难以置信地端详，猛地顿在地上，愤怒地说：“这是腌鸭蛋的坛子。”

“你别火呀，头儿。”马青笑嘻嘻地说，“这坛子沉着呐。您不给钱让我弄坛子，弄来这咸菜坛子就不错了，什么坛子不是坛子。”

“得，这回坛子胡同了。”于观绝望地说，“我怎么能不动声色地给著名作家们每人发一个咸菜坛子？人家准会恼我们。”

“昨晚偷的——这些坛子？”杨重小声问马青。

“哪里，”马青说，“正经是我们胡同口副食店赞助的。头儿，人家可要鸣谢，我答应人家了，不能言而无信。”

于观气哼哼地瞪了马青一眼：“你就坏我的事吧。”

剧场里传来一阵阵“噢噢”的叫声和掌声夹着口哨声，后台的人都掀开幕条往下看。

“谁来了？哪个作家来了？”于观紧张地问。

“谁也没来。”杨重回头说，“底下的人见还不开始起哄呢。”

“到点了么？”于观捋捋两只袖子，没表。

“过了。”杨重说，“过了十分钟了。”

“一个著名作家都不来，真不给面子。”

“要不要再等等？”杨重问。

“不能等了，我们不惯这毛病，没他们我们照样开会他妈的——”于观冲后台呆立的人一挥手，“没事的都上主席台，不许笑，没人认识你们。”

于观站到条幕边，脚往台上一迈，立刻作出满面春风的样子，就坡下驴地轻轻鼓着掌迎着满场哄声亮了相。随着他身后，丁小鲁、林蓓、杨重和其他不三不四的人也硬着头皮登了场，最后一个扭捏地不肯上场的人几乎是被马青推出来的。

乐曲停了，台下的人声更大了，掌声、叫声波涛般一浪一浪涌上台，也分不清是欢迎还是起哄，伪作家们象在照相馆的灯光下一样“自然”地笑着，鱼贯入座，坐下后都低着头。

“咳、咳。”于观单肘横陈桌上，在麦克风前咳嗽了几声大声说，“下面我宣布，‘三T’文学奖发奖大会现在开始——”

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戛然而止，一个人声：“呀呀呀。”旋即再度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于观坐在座位上闭上了眼，他听出那个“呀呀呀”是自己的声音，那是试听录好的掌声时不小心按了录音键录上的。

后台工作人员关了掌声，于观没精打采地说：“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请‘三T’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重同志讲话。”

雷鸣般的掌声又响，中断，一个人大声“呀呀呀”。

杨重接过于观传过来的麦克风，愣了片刻，开始说：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开这个会——很好……”

雷鸣般的掌声，“呀呀呀”。

会场传来清晰可辨的笑声，主席台上也有人低头笑。于观茫然地望着前方，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丁小鲁试图给站在条幕边的马青打手势，让他关掉录音机，马青也用各种手势猜测她的意思，最后似乎懂了，仍然站着不动，眼睛看向别处，丁小鲁叹了口气。

杨重“很好”了一番，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呀呀呀”中把麦克风传回于观，明显如释重负。

“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议程，请市委领导同志讲话。”

于观扫了眼主席台上的诸公，每个人都把头更深地低下去，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只好跳河一闭眼，把麦克风传给了离他最近的那个人。那人先是一怔，随即把麦克风传给了自己的下一个，主席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击鼓传花”，坐在主席台最边上的那位无人可传，只好认倒霉，嘟嘟囔囔地说起来：

“临时把我请来思想没什么准备话也说不不好我看客气话也不用说了表示祝贺祝贺‘三T’公司办了件好事……”

“说得挺好，挺象，就这么说下去。”杨重看着台下小声地鼓励。

那人鼓起勇气抬起头，果然会场一片鸦雀无声，几千只眼睛亮晶晶地无邪地仰望着他。

这人乐了，自信起来，解开衣服扣子，掀开衣襟叉起腰：

“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嘛。”他扭头看了看坐在第二排的宝康，“我看了看获奖的同志年龄也不大，年轻人自己写东西自己评奖，我看是个创举，很大胆，敢想敢干，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于观汗立刻下来了，忙示意杨重制止“市委领导同志”，那人看到于观向杨重小声递话，笑眯眯地问，“啊？于观同志你说什么？这样的活动还要多搞？好嘛，我支持。依我看奖品还可以再高级点，面儿还可以再宽一些，最好再设个读者奖，给来参加会的人都发点纪念品，人家来参加会也是对你的支持嘛。”

“哗——”会场上响起了真正的热烈掌声，“市委领导同志”满面红光地微笑着向群众致意，一边把麦克风递给杨重：“活该，谁让你们把麦克风给我让我讲话的。”

发奖是在“受苦人盼望好光景”的民歌伴唱下进行的，于观在马青的协助下把咸菜坛子发给宝康、丁小鲁、林蓓等人，并让他们面向观众把坛子高高举起。林蓓当场就要摔坛子，于观和杨重一左一右夹着她，帮她举起坛子，不住声地说：“求你求你求求你，你就当练回举重吧。”

大会继续庄严隆重地进行，宝康代表获奖作家发言，他很激动，很感慨，喜悦的心情使他几乎语无伦次。他谈到母亲，谈到童年，谈到村边的小河和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吱吱呀呀声，他又谈到了少年的他的顽劣，管片民警的谆谆善诱，街道大妈的嘘寒问暖。他谈得很动情，眼里闪着泪花，哽咽不语，泣不成声，以至一个晚到的观众感动地对旁边的人说：“这失足青年讲得太好了。”

宝康抒发完他那长长的、萦回不去的情怀后，于观宣布大会结束，“请同志们跳舞。”

二楼舞会大厅内，服务员们已在沿墙排列的长条桌上摆满了数以百计斟好啤酒的玻璃杯和丛林般揭了盖的瓶装啤酒，遥遥望去，颇为壮观。

两扇几乎高达天花板的包着皮革的巨门被缓缓推开了，走廊里挤满了衣冠楚楚的男女，他们象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们一样黑压压地移动着，涌了进来，而且立刻肃静了。走在最前排的是青一色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青年男子，他们轻盈整齐地走着，象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啤酒行注目礼。尽管不断涌进的人群给他们的排面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仍顽强地保持着队形，只是步伐越来越快，最后终于撒腿跑了起来，冲向所有的长条桌，服务员东跑西闪，四处躲藏，大厅里充满胜利的欢呼。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最先跑到桌边的人开始挨个杯子喝下去，飞快地、不眨眨眼地喝光一杯又一杯。源源不断的人群挤到桌边，无数只手伸出去抢酒瓶、抢杯子，把几十张长桌上的酒水一扫而光。

于观、宝康、丁小鲁一群人步入舞会大厅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的是一个大型庆丰收群雕，一组组造型迥异的痛饮形象叠错有致地环布四周，男人们和女人们从堵住嘴遮住脸的倒竖的酒瓶后面露出喜悦的眼睛。

“天哪！中国老百姓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于观激动地说，“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过奢的要求。”

爵士鼓惊天动地地响起来，势如滚雷，管弦齐鸣，群塑活动起来，象听到号令的团体操表演者奔跑穿插站住，以不同的摆幅摇扭着，渐次亢奋狂热，象一锅滚开的粥。

“跳，跳，都跳起来。”于观象活动木桩似地跳着密宗迪斯科，充满内心激情地严肃地对纷纷坐下来的众人说，“这没有一定之规，只要跳起来。”

* * *

夜晚，雨仍在下，但是小了。亮着路灯的马路上水雾蒙蒙，街上的行人都耸肩缩颈匆匆而行，商店的霓虹灯在雨雾中红绿模糊一片。

于观、丁小鲁、宝康等人挤在一辆计程车里又说又笑，司机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路边驶过的一个个朦胧的交通警岗，抱怨着：

“一下上来六个，警察看见非罚我钱。”

“你老嘟囔什么呀，烦不烦？”坐在前座回头趴着说话的马青说，“再嘟囔你下去。不就是罚两个钱嘛。”

“又不是罚你，你当然没事。”司机一面小心地驾驶，一面回嘴，“换我也会说。”

“跟你们在一起真快活。”宝康感慨地说，“什么也不在乎，活着真舒心。”

“无赖呗，你要是无赖了也就什么也不在乎了。”被杨重和宝康紧紧挤着的林蓓说。

“不不，我认为这个无赖的意思应该是无所依赖。”宝康沉思地说，“噢，你写的诗我都看过，我很喜欢。”

“我才没写过什么诗呢。”林蓓笑着说，“我才不是什么诗人，你被他们骗了，我是临时被抓了差冒名顶替的。”

“真的？真有意思。那你也不是梦蝶了？”宝康问坐在他另一边的丁小鲁。

“不是。”

“我说呢，我在台上还纳闷呢，梦蝶怎么换模样了，我记错了？别露怯。”

“这可不怪我们，是于观干的好事，要算帐找他算。”

“没关系，一点都没关系，哈哈。不过我一点也没看出你是假的。”宝康对林蓓说，“你的气质很好，很有诗人风度。”

“瞧，开始嗅上了。”杨重伏在前座小声对马青说。

“吭，咱学学，跟作家好好学学。”马青盯着宝康。

“你们这几个里，我发觉杨重的风度最好。”宝康又说，“比较深沉。”

“得得，哥儿们，你别骂我。”杨重拍拍宝康的肩膀，“我知道我傻。”

“喂，作家，你到了。”计程车在路边停下，马青对宝康说。

“等一下。”宝康伸头看了看窗外，急急掏出记事本和笔塞到林蓓手里，“你把你的电话留一个给我，我有事可以找你。”

“我只有团里电话，而且你打这个电话不一定找得到我。我没排练一般不在团里。”林蓓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号码写上，连笔带本还给宝康，“你要打这个电话找不到我，就打电话给小鲁，她知道我在哪儿。”

“那你也把电话留给我吧。”宝康把记事本和笔递给丁小鲁，丁小鲁潦草地写了串阿拉伯数字。

“你们的电话我都有了，不用留了。”宝康把本笔装回衣兜，扒开人腿往车外钻，“再见，哥儿们。”

“再见。”马青咕嘟着，隔着车窗向站在马路牙子上的宝康招招手。车开

走了，林蓓从后车窗向他招了招手。

车上的人都沉默着，惟有林蓓活跃话多：

“我觉得着宝康人挺好的，你们那么骗人家，人家也没生气。”

“反正你是看谁就觉得谁好。”马青不回头地说。

“本来，我就是觉得谁都挺好——就你不好。”

“咱们去哪儿？”马青回头问一直没说话的于观，“是不是找个地界一齐下了，别让人家师傅拉着咱们转来转去，人家师傅这已经是满肚子不高兴了，是不是师傅？”

“你这会儿又心疼我了。”司机只顾看着前方驾驶，“没关系，你们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到末了交钱别甩过一个绳套勒住我脖子就行了。”

“不合适，您是客气，我们不能不懂事。”

“到我那儿去吧。”丁小鲁说，“你们要是还想要聊。”

“我不想去。”于观说，“我想回家。”

“那你回家吧，我们去小鲁那儿，师傅你给他撂马路边儿上。”

“别回家，回什么家呀。”杨重对于观说，“回家多没劲儿，你也没媳妇儿，你爸也不待见你。”

“停不停？”司机问。

“不停，捡直开。”杨重说。

“谢谢呵，师傅。”在丁小鲁家楼前，马青交完费，最后一个从车里跨出来，回头弯腰冲车内的司机说。

司机笑着摆了摆手：“没事。”欠身过来关了车门，熄灯发动开走。

老太太正要上床睡觉，只听门锁一响，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夹着说笑声直进客厅，忙披衣出来。

“妈，您还没睡？”人群中的丁小鲁问。

“没呐，来了这么些人。”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

“小声点，小伙子姑娘们。”老太太手指着紧闭的嘴说，“天晚了，轻点折腾，别吵了邻居。”

“小声点，都小声点。”于观对放声说笑的马青杨重说。转过身，“您歇着去吧老太太，我们不闹。”

“我这就去。小鲁，这些人今晚住在这儿，我把被褥给你找出来。”

“用的时候我自己去找吧。”

“不用找，我们随便在沙发上将就一夜就成。”

“那可不行。”老太太说，“年轻人不知道利害，会睡出毛病来的。”

老太太回屋把箱子打开，搬出被褥擦到小鲁房内，交代清楚了才抱起溜出来四处走动的白猫回房关门睡觉。

“沏点茶，小鲁。”于观说。

“这就去。”丁小鲁去厨房拿来暖瓶，从茶几上端出茶壶茶杯茶叶筒，抓了几撮茶叶撂进茶壶，灌进开水，盖上盖儿闷着，又搬出一个大饼干筒，“谁饿了谁吃。”

马青伸手抓了几块饼干回到沙发上一块块放在嘴里嚼着。杨重斜倾着身子靠在沙发上摇手说不吃，问小鲁：“你这儿有牌吗？”

“有，在写字台抽屉里。你想玩？”

“你们想玩吗？”

“可以呀。”马青斜着眼儿说，“玩你还不板儿输。”

“别玩牌啦，你们聊天吧，我爱听你们聊天。”林蓓蜷缩在一边说。

“聊天没劲，老聊还有什么可聊的？你同意玩牌吗，小鲁？”

“我无所谓，你们说玩牌就玩牌，你们说聊天就聊天。”

“玩牌。”马青说。

丁小鲁找出扑克扔到茶几上，把沏好的茶斟进茶杯。

“怎么着，玩什么？”杨重洗着牌说，“抠？”

“玩‘抠’一个人没事干，不玩‘抠’。”于观说。

“那玩‘三尖’也还少一个人。”

“你们玩吧，我在一边看着。”丁小鲁说。

“那多不好，你不能再找一个人么？你们邻居有没有还没睡的，给叫来。”

“我去敲门试试。”丁小鲁站起说。

丁小鲁出了单元门去敲对门的门，在楼道里噉噉喳喳和人说了会儿话，领着一帮男女回来。几个小伙子一进门就笑着说：

“听说这儿有人叫份儿？”

“嘿，这晚上净是一帮一帮闲得没事的。”马青笑着对于观说，“练吧，人家找上门来了。”

“呦，没我们女的份儿了。”后进来的一个笑咪咪的女孩说，“你们人手够了。”

“你来玩我的，正好我不想玩。”于观说。

“我真的不想玩。”于观说，“你们要人不齐，我可以凑一手，人多就算了。”于观把那个笑开的女孩拉到自己身旁坐下，“你玩——我帮她看着牌。”

“你来给我看着牌。”马青招呼林蓓坐到自己身旁，“看我怎么赢。”

一圈人开始洗牌摸牌，对方的一个小伙子问：“咱玩光记分的还是挂点血的？”

“挂血的。”马青说。

“别挂血。”丁小鲁说，“挂血不好，光记分得啦，我给你们找纸和笔。”

头几把双方都还斯文，静静地出牌，分出高低后气氛开始热烈，会说的也都开始拿对手插科打诨，真真假假，互相进行神经战。

“动？动就剁你！赶紧走，疙瘩在他们那儿就带牌，大供给车不算臭！”

“别闯牌，疙瘩就想带牌？握着猫儿的还没说话呢，削瘫了吧？谁闯削谁！”

早晨，天已经大亮，楼下传来公共汽车的行驶声和自行车的铃声以及行人的说话声。丁小鲁、林蓓已经回房睡觉了，那个笑咪咪的女孩也早由于观替换下来回了家。六个男人仍在全神贯注地玩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眯着眼睛搓捻着手里的牌，屋里烟雾腾腾，每个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大白猫无声无息地走进来，瞅着他们，于观招手叫它过来，它扭头走开。

这一局又是于观他们输了，大家把牌纷纷扔到茶几上。

“到这儿吧。”对方一个小伙子说，“我顶不住了。”

“到这儿吧。”于观把牌拢到一起装盒，“有机会再练。”

那几个小伙子猛吸几口把嘴里的烟抽短插在积满烟蒂的烟灰缸里，站起来和马青杨重告别，陆续走出去敲对门的门。

于观把灯关了，打开窗户放烟，雨夜里就停了，清凉的空气飘溢进屋。杨重站起来打着哈欠伸懒腰，笑着说：

“又过了一夜，打牌就是好混。”

“其实最后一局咱们能赢，都是于观太坠。”马青上了趟厕所回来，系着裤扣说，“攥着‘吊儿’不卖，等着看画。”

“他玩牌是臭，跟不会玩似的。”

“我怎么没卖，没法卖，‘猫儿’都坐在人家手里，卖也白卖，最后也走不了。”

“怕着你不是也没走成嘛？这时候就不能管那么多了，专削一家，从大往小抽牌，扛着，不让他们垫小牌。你走不了别人还能走呢，逃一家是一家，怎么也不能让他们打十零。”

“得，跟着您长学问。”

“嘿，他来劲了。”马青看着杨重说，“咱们是不是得治治他？”

“得治治。”杨重说。

“来呀。”于观在窗前横转过身，拉开架势，“您二位要不怕弄伤自个儿就来。”

“真挤兑活人。”杨重边说边凑过去，“我就当生下来就是残废吧。”

杨重、马青一下扑了上去，三个人紧紧扭在了一起，较了会儿劲儿，于观被制服了，笑着说：“别闹别闹。”

“这叫什么？这叫‘捂笼抓鸡’！说，说你臭。”

“我臭。”

马青、杨重笑着松开于观。马青鼓着胸脯子说：“也不看哥哥是练什么的，职业空手道。”

“牛逼。”杨重横着身子扔在沙发上，“我得睡会儿了。”

“你们睡吧，我得去公司看看。”于观说着往外走，“你们要是下午不来，中午给我打个电话。”

“我说你也睡会儿吧。”马青说，“权当今儿全公司学习。”

“我不困，不想睡。”

“你什么都‘不想’，睡觉也不想，你想干吗？”

“我记得你没担任过圣职。”

“你不正常。”

“你才不正常！”

于观蹑手蹑脚穿过堂屋，大白猫‘噌’地从饭桌上跳下地，碰倒一瓶牛奶，于观三步并作两步过去把牛奶瓶扶起来，牛奶已经洒了一桌。丁小鲁在她房内叫于观，接着把房门推开一道缝：“你来。”

于观走进丁小鲁的卧室，丁小鲁穿着睡衣蓬着头坐在床边，林蓓脸冲墙睡得正熟，长长的黑发散在枕上。

“你睡了会儿吗？”丁小鲁小声问。

“睡了会儿。”于观也小声回答，“你干吗也这么早起？”

“我今儿得上班去，不能老不去。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外屋有牛奶。”

“牛奶已经让猫吃了。”

“是么，这个馋猫。”丁小鲁脸上露出微笑，“我再给你搞点什么？”

“不用了，我不想吃。早饭吃不吃无所谓，不是必不可少的。”

“你这样生活太不规律了，对身体不好。”

“反正我也不打算活到一百岁。管他好不好。”

“于观，有什么……我知道你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这样吧，尽管来。”

“知道。”于观看了眼丁小鲁，抬腿走了。

于观走在遍洒阳光的街上，一辆载满客的公共汽车从他身后驶过，他拼命跑步追上去，挤入车站混乱的人群。

三

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城市街道上刮着暖和干燥的风，行人都显得懒洋洋的，步态悠闲，任风把头发和裙角吹得飘拂鼓起。马青和杨重坐在花房般镶着通体玻璃窗的咖啡厅的临窗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一位老兄胡砍：

“想想吧，万人大餐厅，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激动！就要在中华大地矗立起来！不要总说外国的月亮圆嘛，我们也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要把这件事促成，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糜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份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

“可能骗来那么多老外么？”

“能，官能！你以为老外们一天到晚在干吗？不就憋着到咱们中国来大快朵颐嘛。”

“于观！”杨重看见穿着件皱巴巴夹克衫的于观正从外面街上慢慢走过，又敲玻璃又喊。

于观回头往这边张望，看见象关在兽房里的猩猩一样爬着玻璃挥舞着手臂的杨重和马青，离开人群向这边走来。

“正找你呢。”于观绕过咖啡厅里散布的桌子走到他们座旁，杨重说，“中午别回公司了，有饭局。”

“谁的饭局？”于观坐下，端起杨重的残剩咖啡喝了一口，放回去。

“宝康请咱们，丁小鲁上午来的电话，说明一定要叫上你。”

“他怎么想起挨这份宰？”

“他给丁小鲁打电话让叫上林蓓，懂啦？”杨重眨眨眼儿，“不吃白不吃。”

于观看马青：“你们上午就在这儿闲泡？”

“这哥儿们正和我们说他们要搞万人大餐厅的事呢。”

“万人大餐厅？”于观五官挤到了一起，“又是故事。”

“不是故事是现实。”那人心平气和地说，“花旗银行已经答应贷款了，利率百分之六，只要求中国银行担保。”

“不可能吧？”于观说，“你当这是中国借钱给越南打美国佬？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这么低的，不定谁蒙着谁呢。再说万人大餐厅？好家伙！就算一天两餐，一餐一巡，每年也得七百多万外国鬼子，得组织多少支八国联军？”

“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无产阶级队伍在壮大，资产阶级人数也在剧增，客源你不用操心，只希望你们帮我把中国银行担保办下来。”

“办不了，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

“我记得你好象说过你们家的小保姆原来在中国银行什么副行长家里当过保姆？”

“没错。”于观扭脸对杨重说，“你要拐他们家孩子我可以跟她说说。”

“办不了就办不了吧。”那人看着杨重，“不用过于为难，你们办不了我再找别人。”

“的确不是不愿帮忙，是没办法。”

“没关系，这事我经多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说实话，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来办这事的，办成了，意外之喜，办不成，早已料到，永远充满信心。”

“现在做事还就得这样。”三个人奉承地笑起来。

“你那件衣服没退掉？”马青看着于观身上的夹克说，“怎么你自己穿起来了？”

“嗯。”于观揪揪夹克的袖子，“售货员说领子脏了不给退。我想我已经答应人家肯定帮人家退掉，钱都先给人家了，再找人家要也不好意思，算了，反正我也正缺春秋穿的衣服。”

“可你穿着不合适，袖子也短。那孙子也够孙子的，穿过的衣服拿来让咱们退，你接活时也不仔细看看。”

“一件衣服什么大不了的，我也不需要好看，凑合穿吧。”

“你们聊，我走了。”那人站起来说，把桌上的烟装回自己的口袋。

“走啊？”杨重、马青都说，“别走了，呆会儿和我们一起吃饭。”

“不用了。”那人笑着说，“我已经过了为了一顿饭什么都不干的年龄了——我还有事。”

“这也是空手道。”于观说。

那人刚走到咖啡厅门口，林蓓象只花蝴蝶似地一阵风冲进来。那人为她闪开道，回头看了她一眼，出去了。林蓓灵巧地穿过各个桌间，带着全厅被吸引来的视线来到他们的桌旁，一屁股坐在刚离去那人的座位上：

“我在剧场走台刚完就跑来了，没迟到吧？”

“没迟到。”三个男人一起微笑着看她。

“谁请客，你吗？”林蓓问马青。

“我哪请得起，宝康请。”

“他请？他为什么请？”

“你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我们是沾你的光。”

“沾我的光？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

“谁也没说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于观笑着说，“你何必紧张。”

“我紧什么张？你们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就好象我怎么啦似的。其实我根本不会和宝康有什么，我一点也没觉得他那人好，我觉得他特可笑。”

“别解释别解释。”

“真是的，我不跟你们说话了。”

林蓓越着急，三个人就越逗她，最后还是马青为她解了围，问她晚上是不是要演出？

“演，你们还不去给我捧捧场？”

“那当然得去，你不让去都不成。”

“请你们去捧场要收我费吗？收费我可没钱。”

“不用收费，过会儿吃饭给你三个哥哥一人斟一杯酒就行。”

“这容易，那就说定了。”

“你发觉了没有？演员笑起来和一般人不一样，别人笑都是眯着眼，她们笑是睁圆眼。”

“宝康！”于观手拢成喇叭喊出现在咖啡厅门口的宝康。

宝康转过身，喜洋洋地微笑着，他身边站着一个面目和蔼、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这位是赵尧舜，我的老师。”

这群人换了间中国式金红色调的餐厅，围着檀色的大圆桌团团坐下，宝康为于观介绍中年人。

“早就听说你们，非常想结识你，所以就来了。”赵尧舜边说边从裤袋摸出一盒烟一个打火机放到桌上，抽出根烟含在嘴上，用打火机点上，连续按动了几下打火机点不着火，“怎么搞的？”

于观把杨重的火柴扔给他，宝康捡起火柴擦着火给赵尧舜点着烟。

“赵老师就是爱和年轻人交朋友。”

“是呵。”赵尧舜吐出烟说，“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年轻那时候大不一样，很多心态、想法需要重新认识。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关键是你不想去理解他们。我有很多年轻朋友，我跟他们很谈得来，他们的苦闷、彷徨我非常之理解，非常之同情。”

“赵老师对青年人的事业也非常支持。”

“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男女。”

“不能这么说，我不赞成管现在的年轻人叫‘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你也是有追求的，人没有没有追求的，没追求还怎么活？当然也许你追求的和别人追求的不一样罢了。人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总希望自己的环境变化，变得新一点，不可捉摸一点，否则便会觉得平淡、空虚，你也一样。”

“噢，是这样的，怪不得。”

“要不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不断进步！”

于观注视着赵尧舜，笑起来：“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人类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好聊聊，有空好好聊聊。”赵尧舜象牧马人爱抚自己心爱的坐骑一样轻轻拍着于观的背，“年轻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赵老师，您别光夸他呀，是不是也夸我几句。”马青探着头笑着说。

“都不错，你也不错，今天在座的都是很可爱的青年。”

“丁小鲁怎么没来呀？”于观直着眼大声问宝康，“你告诉她在这儿吃饭了吗？”

“告诉她啦，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会儿还不来。”

“这个丁小鲁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丁小鲁？”赵尧舜手夹着烟问宝康和于观。

宝康没说话，于观低头摆弄筷子：“女的，《能干妇女报》的。”

“那就是她，我跟她很熟。放心，她知道我来一定会来。她知道我来吧？”

“知道，我专门跟她说了您要来。”宝康说。

“噢，你们和她也认识。”赵尧舜逡巡看着每个人的脸，“那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她妈妈过去和我是同事。她岁数也不小喽，个人问题大概到现在也没解决。”

“我们跟她也不熟，一般认识。”于观说。

“那姑娘心眼不坏，就是……”赵尧舜含笑指指脑袋，“这儿慢一点。”

“上菜吧，宝康你叫服务员上菜吧，我都饿了。”林蓓叫着，用手撑桌向

后翘起椅子看着厅顶密集深嵌的灯眼。

“上菜上菜，服务员，上菜。”宝康叫穿着红制服的服务员，“你怎么着急了？下午还有事？”

“晚上演出，下午得早点去装台。”林蓓把椅子落回着地，从纸套里抽出筷子，小学生握铅笔似地攥着竖在桌上，翻着白眼说。

服务员很快上齐了冷拼，又开始一道道传热炒。林蓓端着酒瓶站起来说：“我给大家斟酒。”笑眯眯地从马青斟起，斟到赵尧舜问：“您喝吗？”“来一点吧。”赵尧舜说。林蓓一倒倒溢了出来，接着往下挨个斟。

“我是不是先说几句？”宝康端着小酒杯站起来，环顾问。

“有什么可说的？”马青夹着大片的牛肉往嘴里塞，“甭玩那虚的，咱就各吃各的。”

“那好那好，大家随意。”宝康坐下去，用手在桌面上请着，拿起筷子先给赵尧舜夹了一块松花蛋。

“自己来。”赵尧舜边吃边侧头问于观下手的杨重，“你是哪儿的，也是‘三T’公司的？”

“我就是一傻波依。”闷头吃喝的杨重粗鲁地回答，“您甭为我费心。”

“年轻人总是过低估计自己。”赵尧舜哈哈笑着，伸臂去夹海茄子。

“你怎么不喝呀？”宝康问吃一筷子就放下筷子坐一会儿的于观，“吃得也不多。”

“我不会喝酒，从不喝，这他们知道。”

“哪有男子汉不会喝酒的，不行。”宝康端起酒杯，“我跟你干一杯，不喝酒算什么男人。”

“可以喝一点嘛。”赵尧舜也说，“我原来也不能喝，后来老要去应酬，也就练出些酒量。”

“人不喝你别强迫人家。”杨重冲宝康说，“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我就烦这贴胸毛的事，其实那都是娘儿们素急了哄的，咱别男的当着男的也演起来。”

“我跟你干这杯吧。”马青站起来和宝康碰了下杯，一饮而尽。

“非常有意思呵。”宝康坐下来，赵尧舜笑着对他说，“——你这些小哥儿们说话。”

“要不我怎么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呢。”

“直爽，好交，难能可贵。”

* * *

一群人酒气冲天地混在街上的人流中稀稀拉拉走着，马青搂着赵尧舜的肩膀。

“老赵，我给你发个妞吧。”

“别别，我可干不了这事，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勾当。”

“别羞涩，我看出来您其实心里特愿意，您尚有余勇可贾——您看这大街上哪个不错？”

“那个穿牛仔裤的小姑娘气质很好。”

“不就是她吗？我给您擒来。”

“小马别胡闹，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马青已撇下赵尧舜，快步跟上前面那个象踩着弹簧行进的少女。

“请问，去扁壶胡同怎么走？”

“扁壶胡同？”少女边迈着弹性的大步走边皱起眉头寻思，“有这个胡同吗？”

“有，没错，我去过，可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胡同口有个包子铺。”

“啊，那你往前走。”少女抬起头看了马青一眼，“前面过了红绿灯的第二个路口有个包子铺，不过我记不清那是不是扁壶胡同了，你到了那儿再找人打听吧。”

“谢谢，首都人真好。”

少女斜马青一眼，嫣然一笑走了。

马青停下来笑嘻嘻等赵尧舜。

“老赵，我可跟人家约好了，明儿下午五点鹫峰，不见不散。”

“真有你的，你都和人家说了些什么，那么快就搭上了。”老赵笑着说。

“我跟小姑娘说我们这儿有位赵老师想跟你认识认识，赵尧舜赵老师，全国都有名的，小姑娘说：‘呦，赵老师，我知道他，他在哪儿？’人家立刻就要来见你，看来是特仰慕您。我说赵老师哪能想见就见，人家特忙，又要接见中央首长又要写文章，你们得约一下。

小姑娘说：‘约就约吧，什么地方好我也不知道，干脆鹫峰怎么样？那儿远，也静，赵老师教诲我我也专心。’”

“你瞧你都胡说些什么，传出去影响多不好。”

“老赵您别嫌那儿条件不好不安全，我端枪给您站岗，不成我再给您以身当床。”

“别拿人岁数大的人开心。”于观和杨重和他们走成并排，于观对赵尧舜说：“您别听他胡扯，他跟你瞎逗呢。”

“我活这么多年还听不出他话真话假吗？饭后散步开开玩笑，没有关系，我也是很爱开玩笑的人。”

“老赵，说真的，”马青笑着问，“你这辈子肥水流没流过外人田？”

“没有，不敢，我这种身分的人你们不了解，看上去有名有地位令人羡慕，其实很受束缚，自己就把自己束缚住了，不象你们年轻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们年轻的时候和你们现在不一样，那时的人都很拘谨，谈恋爱都要向党组织汇报。我那个老婆……不说啦，这些说起来都没意思，我们这代人个人生活都是悲剧——宝康呢？他怎么不见了？”

赵尧舜停下来回头张望：“他和那个小林去哪儿啦？我们要不要等等他们？”

* * *

“我真不喜欢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林蓓低头捂着坤包，和宝康并排慢慢走在稠密的人群中，“假模山道的。”

“我也不喜欢。不过对他你完全不必用喜欢不喜欢衡量。”

“他真是你老师？”

“就那么回事罢，我叫老师张口就来，这世道上老师也太多了。你跟于观、马青他们认识多久了？”

“不太久，没多久，跟认识你的时间差不多。”

“我还以为你们挺熟呢。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挺好的，挺逗的。”

“你没发觉他们其实顶无聊、顶空虚？”

“早发觉了，我一接触他们就发觉了。”

“别看他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我太了解他们这种人了，心里特苦闷，特想干点什么又干不成什么，志大才疏，只好每天穷开玩笑显出一副什么都看穿的样儿，这种人最没出息！——你别跟他们搅在一起，什么也学不到反倒把自己耽误了。”

“我没跟他们搅在一起，我不过是没事去凑凑热闹，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多学习、上进么？”

“你别不承认，其实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我只是觉得象你这样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要能够把握自己。你很漂亮、单纯，很多人都会围着你转，很容易就滑下去了。真的，我是一片诚意才对你说这番话的。我不忍你到头来落得象有的女孩子的地步：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就会每天跟在人后面，人家乐你也乐，人家愁你也愁，把时间花在打扮、穿戴、吃零食上，任青春落花流水而去心不在焉。”

“你说得真深刻。那我怎么办呀？我又没毅力。”

“我帮助你，想不想学着写小说？”

“噢，太想了。可我行吗？”

“慢慢来嘛，有我教你。”

“太好了，说话算数。我一直就想写小说写我的风雨人生就是找不着人教这回有了人我觉得要是我写出来别人一定爱看别看我年龄不大可经的事真不少有痛苦也有欢乐想起往事我就想哭。”

“你们干吗去了我们等你们这半天是不是宝康又教人家怎么写小说去了作家就会来这套。”

在街口，马青冲刚赶上来的宝康和林蓓嚷。

“没说这个没说这个，我们只是随便聊聊，走得慢点。”

“林蓓你小心点，宝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

“赵老师他们呢？”

“等你们老不来，去逛商场了。”

在百货商店皮鞋柜台前，赵尧舜反剪着手边走边弯腰细细看着每只造型不同的鞋。和身后两步远跟着如同保镖的于观、杨重说着话。

“你们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我们也不干什么，看看武打录像片、玩玩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

“找些书看看，应该看看书，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

“我们也不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没烦恼。”

“烦恼太多不是什么好事，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是好事——那不成了白痴？不爱看书就多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

“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赵尧舜猛地站住，“天，这简直是猥亵、淫秽！”

“您说的极是。”

“杨重。”

“谁叫我？”杨重回头，看到对面柜台后一个女售货员在冲他微笑，走过去，立刻又满脸堆笑地大声喊于观：“过来，瞧咱们碰见了谁？”

女售货员笑盈盈地看着于观：“都把我忘了吧？”

于观也微笑起来，“没忘，想起来了，你就在这工作呵。”

“可不就在这儿，你要买手绢吗？”

“不买，谢谢。你好吗？”

“挺好。那个小马呢？他没和你们在一起？他好吗？”

“都好。你还和那个什么人谈恋爱呢？”

“是呀，我们都快结婚了。见到你们真高兴，我现在还老想着那天的事。杨重，后来我还给你打过电话。”

“我怎么没接到？我每天都在呀。”

“谁知道？我老想去找你们玩，又不好意思，就老没去。我想你们大概早把我忘了。”

“怎么会？来吧，我们也老念叨你，还说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

“真的？真这样我就去，我觉得和你们呆在一起特愉快。”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离开手绢柜台，于观问杨重。

“我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见过。”

“妈妈，您怎么就不理解女儿的心呐！”扎着马尾辫，穿着工装裤白球鞋的林蓓从坐在纸板沙发上戴着花白发套脸上画着皱纹的“老太太”身边急速跑开，在台口冷丁站住，追光打在她身上，她面对脚下黑鸦鸦的观众，慢慢抬起头，深情地望着半空，一字一句地念：

“我们是新一代的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

“可妈妈是爱你。”

“卢梭是怎么说的？”林蓓一拧身，伸着脖子冲“老太太”嚷，“你要那么多东西干吗？你把它搁哪儿？”

“老太太”噌地站起来，回嚷：“布里南怎么说的？‘结婚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使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感到孤独。’斯特里马特怎么说的？‘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

“塞万提斯怎么说的？‘我从不把鼻子插到别人的稀粥里，因为那不是我的麻酱花卷儿。’罗兰怎么说的？‘自从她的体重达到140磅那天起，一个女人生涯的主要刺激就在于发现比她更胖的女人。’”

“毛主席怎么说的？‘莫怕莫怕——有我呐！’”

“一个背老太太过河的小伙子怎么说的？‘您舒服了，我可是嘛也看不见了。’”

台下掌声一潮高过一潮，甚至演员念完了台词也仍有那么几个人拼命鼓掌、喝彩，“妈妈”被掌声鼓得惶惶的，悄悄问“女儿”：

“这两天有地震预报么？”

“听说中国女排又赢球了。”

四

天气越来越热了，强烈的阳光劲射每条马路、街角，繁茂起来的街树在热风中摇曳翻滚，绿得刺目，已经有人穿着短裤汗衫上街了，蝉鸣终日不绝于耳。

“三 T ”公司办公室里，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热风使每张办公桌上都落满灰尘，人们淌着汗把胳膊压在桌子上相互交谈。

“您说怎么办呀？我爱她她不爱我，可她明明该爱我因为我值得她爱她却死活也明白不过来这个道理说什么全不管用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男的不干活女的不让喇。”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我们不能派人去打那个不让你调走的领导的儿子，那不象话，我们是体面人。我建议您还是去找领导好好谈谈，到他家去，耐心地、和颜悦色地谈。不要拎点心匣子，那太俗气也不一定管事，带着铺盖卷去，象去自己家一样，吃饭跟着吃，睡觉也跟着睡，象戏里说的一样：‘在沙家浜扎下来了。’”

“你还是去交通队一趟，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就当你还小，你爸爸骂你一顿。替他们想想，马路上一天天站着，除了电线杆再没第三个这么倒霉的，钱也不多挣，再不让人家得词训训也太不人道了。他训够你自然就把自行车还给你了，毕竟是维持秩序不是盗车集团。”

“实事求是地讲，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过去您没觉着肉贵那是过去您压根不怎么买肉，割二毛钱肥膘就全家饺子了。要是肉价还是前两年那价，国家就是把全国变成大猪圈也不够您狠吃的。”

“您瞅着您媳妇就晕那就去吃些丸药‘六味地黄’‘金匱肾气’‘龟龄集’之类的抵挡一阵，再不成就晚上熬粥时给您媳妇那碗里放点安眠药让她吃饱了就犯困看唐老鸭都睁不开眼不洗脚就上床没心思干别的最多打打呼噜不至于危及您下半生健康。”

“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顶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

“是的是的，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一是一，二是二——你怎么不长得一是一，二是二？噢对不起我走神了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实在对不起您千万别生气。”

“我不生气，我一点也没生气的意思。”王明水望着满面倦容的于观宽容地说，“没关系。”

“您接着说吧。”于观用铅笔在纸上乱划着圆圈，“爱情和婚姻不是一码事，完了吗？”

“我看我还是简单点说吧，我够了，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跟——她吹了。”

“和谁吹了？”

“当然是那个想和我结婚的姑娘。这没什么了不起，谈一阵又吹了。”

“是没什么了不起，吹就吹吧。”

“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说我和她吹了可我还没告诉她，我不想伤害她，”

至少不想亲自伤害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场合怎么做才得体，可我想你们行，你们不是专干这个的吗？都油了。”

“交给我们办吧，我们会给您编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

“太感谢了，你们可算救了我的驾，我会给你们用左右手各写一封感谢信的。你们要让她理智地接受现实，最好是快乐地，别让她哭，我最见不得女人掉泪。”

“这个恐怕我无法打保票。”

“是呵，我也觉得这是奢望。这样吧，哭可以愿意掉泪就让她掉几滴，但不要让她哭得背过去，在大街上引起围观，这样影响不好。你们多陪陪她等她情绪平稳下来再撒手。你不知道她多爱我，要是听到我不跟她好的消息那无异是晴空霹雳，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我们是按熟练工种五级工的工资标准计费，不足半天按半天收费，超过八小时要收加班费，另外误餐补和夜班费一律按国家现行规定，公出乘车实报实销。”

“没问题，我如数付钱。需要几天你们就工作几天，她总不会一辈子想不开。”

“顺便问一句，你和她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嗯，横的关系？”

“我不能骗您，我不能说没有，希望没和您的道德观冲突。其实这不重要碍事很流行她不会在乎这点的她是个好姑娘只知奉献不知索取……”

“把她的名字、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们见过她，实际上我有一次约会没空就是拜托贵公司代劳的。她叫刘美萍，卖手绢的。”

“等等，您该不是那个什么屁眼保养方面的专家吧？”

“我对您这种措辞很遗憾。”

“我怎么总也写不好，笔一落到纸上脑子就空了。”林蓓回头盯着笑咪咪望着她的宝康，在街上倒退着走，“写作有什么窍门吗？”

“舍得自己。”

“喂，于观不在，出去了。”马青拿起电话粗声粗气地喊。

“去哪儿啦？”

“你是谁？问得这么仔细。”

“你别管我是谁，告诉我他们去哪儿啦？”

“去你妈的吧！”马青摔下电话。

“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的对不？”于观手揣在两边裤兜，在大街上边走边问比他矮半头的刘美萍。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街上到处走动打着阳伞的漂亮女孩子。

“是的，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

“别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是的，都这么说。”

“要是为了别人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我们也在所不辞。”

“在所不辞。”

“真这么想？”

“真的。从小我就发誓不管让我去做刘胡兰还是花木兰我都义无反顾。”

“比她们二位逊色点的呢？”

“也干！”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一个人需要你，需要你给他幸福。”

“谁，他要买手绢？”

“不不，不是买手绢，我当然知道你服务态度一向是很好的，待客如亲人，不是买手绢，是别的。他需要你的帮助，惟有你的帮助他才能免遭痛苦，获得新生。”

“我有这么有用吗？”

“你比你想要的有用得多。你不但善良而且仁慈，总是替别人考虑得多，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别人。”

“说吧，叫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肯干。上刀山，下油锅……”

“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你什么都不干不要再去找他就齐活儿。”

“你说的是……”刘美萍声音颤抖了。

“没错，我说的就是王明水。他委托我来对你讲，他不想再见你了，也希望你不要再去找他。”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我没心思开玩笑。能办到吗？”

刘美萍脸色苍白，猛地转身快步离去。于观疾步赶上和她并排：

“你最好别去他家找他。”

“……”

“你最好别去他家找他。”

“我不去他家！”刘美萍停住脚，一副尖嘴小兽的神情，“行了吧？”

“别激动，这不算什么。”

“我没激动，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我要走了我还有事，请让开——请让开！”

刘美萍笔直地向前走去，于观走上旁边一家水果店的台阶，看着她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进水果店。他在水果店里浏览了一圈镜子、日光灯映照下的五颜六色的水果，出来慢慢往前走。太阳很毒，迎面而来和从后面擦肩而过的少女们的阳伞边不时杵着他。他走过一家橱窗摆着家用电器和穿呢大衣的塑料模特儿的自选百货商场；走过一家陈列着形形色色杂志的邮局报刊门市部；走过一家餐馆一家照相馆一家鞋帽店一直走到街口在拐角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外看见刘美萍正坐在湿漉漉的桌旁边喝酸奶边哭。

他走进潮湿的冷饮店，也要了一瓶酸奶，在刘美萍桌旁坐下，不喝，看着窗外川流的行人和车辆，茶色玻璃使阳光褪色，外面就象阴天。两个穿裙子的姑娘手挽手走过，在窗前站住往里看，说着什么走开；一个低头走路男人蹭着玻璃窗走过，抬头往里瞟了一眼。刘美萍已不再哭，手扶吸管吮着酸奶，眼睛不看他。

“我有点卑鄙是吗？男人都卑鄙。”

刘美萍闭了闭眼睛，仍在喝酸奶，跷起二郎腿。

“你知道我不是出于什么好心、同情、怜悯等等，只是在尽职责。”

“我又没怪罪你。”刘美萍小声说，“这里也没你的责任。”

“我倒是诚心诚意想使你好过点——有点痛苦是吗？”

“怎么会不呢？”

“别痛苦。”

“你说得轻巧。”刘美萍扑哧一笑，随即嘴角一咧，要哭，“事儿又没碰到你身上。”

“那就痛苦一会儿，不过时间别太长。一小时够吗？”

刘美萍哭着笑起来，“不够。”

“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一场电影的时间总够了吧？”

“人家心里难受着呢，你还说笑话，真不称职，你应该安慰我。”

“那就再喝瓶酸奶。”于观把自己买的那瓶酸奶推给刘美萍，“你一难受就要去吃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刘美萍咬着吸管看于观，“要不去干吗？总不能去死。”

“说得对，好好活着，气气他们。”于观微笑地说。

“刚才是谁接的我的电话？”一个腰板笔直的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气势汹汹地闯进“三T”公司办公室，“居然敢骂人，他娘的。”

“怎么回事？”马青装傻充愣地说，“您老别动气，有什么事坐下慢慢说。”

“我不坐！”老头子咆哮着，“别来这套！刚才哪个骂的站出来，说说为什么骂人。”

“他他已经出去了，刚才接电话那个人已经出去了。”马青陪着笑脸说，“您要办什么事我给您办。”

“出去了？我听声音就象你！”

“不不不是我我刚来。”马青脸上出了汗。

“的确不是他他刚来。”杨重连忙帮腔，给老头子搬来一把椅子，“那人回来我们批评他。”

“于观呢？”老头子叉着腿笔直着腰坐下，“他小子去哪儿了？你们把他找来。”

“于经理？”杨重和马青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也出去了，您有事跟我们说吧。”

“跟你们说？”老头子横眼上下打量杨重和马青，“好哇，那就让你们说说，他这阵子都在搞些什么鬼名堂？和什么人混在一起？是不是又让公安局盯上了？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于经理他没有，他挺好，谁也没盯他，倒是常听夸他，说他净办好事。”

“我就知道你们会互相包庇，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一伙骗子！早听说人家传你们这个荒唐公司的事。笑话，要你们替人解难，那还要共产党干吗？于观回来马上让他去见我。”

“你是哪庙的和尚……”

“我是他爸爸！”

于观和刘美萍头挨头地兴致勃勃俯身观看长长的玻璃展柜里的裹在树脂里的蜘蛛和已成化石的甲壳虫。他们身处富丽堂皇、四壁挂满彩绘图表和实物照片的博物馆大厅内。大厅里空空荡荡，游人寥寥，光可鉴人的水磨石地面几乎可以滑行。顺墙排列的玻璃展柜里密密麻麻摆着各色矿产，在灯光的照耀下，那些粗糙黯淡的岩石断面闪烁着星星点点鲜艳非凡的异彩，特别

是有些共生矿的样品真可说是五彩斑斓。于观和刘美萍缓缓走过一间又一间似无尽头的展室，忽而进入由彩色泡沫塑料别具匠心地浇注堆塑的原始地貌植被天穹的逼真环境中；忽而在拐弯处迎面而遇一尊栩栩如生的凶猛古动物模型；忽而身后左右布满舞棍弄棒、呲牙咧嘴的光腴猿人。在博物馆三层最后一间展室内，他们一进去便呆住了——仿佛置身梦中：雪亮的电灯光下，竖起的四壁玻璃柜内有无数精致美丽的钻石光芒四射、耀华夺目，其灿烂辉煌无与伦比。这都是世界最著名的钻石，每块钻石都有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名字，那真是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惟有美丽的赝品才会达到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效果。

“别回头。”宝康对林蓓低声说。他们正站在一家糖果店的橱窗前看琳琅的酒芯巧克力和奶油蛋糕，从橱窗玻璃的反光看到于观和刘美萍从他们背后走过。

“那不是于观？”

“你别叫他，我不想让他看到咱们，还得打招呼——我烦他。”

“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那是恭维他。我现在不想理他理他没用。”

两个人转过身。于观已经走过去。

“我说什么来着，无聊的下一步就意味着堕落。”

“噢，于观，你回来了。”杨重抬头看到于观进来大声说，“刚才你没瞧见我们这儿大闹了一场。你爸爸来了，马青和他干了一架。”

“于观，你爸怎么这操行？”马青走过来说，“豹子似的，逮谁咬谁。”

“进来吧。”于观回头说，刘美萍怯生生地走进办公室：

“你好马青，你好杨重。”

“你来了，快坐，杨重给人家倒水。”马青热情地拉开一把椅子让刘美萍坐下。杨重殷勤地端来一杯水。

“我不渴。”

“喝吧，我们都不喝茶，只有白开水。”

“谢谢。”

“那么客气干吗？到这屋你就算到家了，这屋里的全是你的老朋友。于观，你爸大概恨透我了。”

“别理他，他就那么个狗脾气。”于观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你这辈子别跟他见面了，在家我们也很少理他。”

“呦，怎么哭了？”杨重弯腰看刘美萍的脸，“马青你又胡说什么惹了人家。”

“我没哭。”刘美萍抬起挂着泪痕的脸，“我没事。”

“别听马青的，他整个一个不可救药的口腔痢疾患者。”

“是是，我口臭，我那臭胳肢窝长嘴上了——我说什么了？”

“真的没事，他说的是好话，我只不过自个忽然心酸了。”

“你还是回趟家吧。”杨重对于观说，“你爸可能找你有事。”

“我不回去，他没正经事，无非闲得嘴痒成心起腻找我逗逗咳嗽。”

“你还是回趟家吧。”马青说，“要不你爸还不定认为我怎么黑着你呢。”

于观板着脸进了家门，进到客厅脱鞋换拖鞋，接着挨个解衬衣扣子，一声不吭，横眼瞧着摊手摊脚坐在沙发上微笑的老头子，然后猛地脱下衬衣，穿着小背心去卫生间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片刻，拿着大毛巾回到客厅用力地擦，继续用眼瞧着老头子。

“瞧我干什么？嫌你爸爸给你丢人了？”

“没有，您给我长脸了，这下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于观把大毛巾扔到沙发扶手上，打开电扇站在跟前吹，“我可算知道您为什么练气功了。”

“小心感冒——你那些狐朋狗友告我状了？”老头子站起来，满意地围着房间踱起步，“其实我对他们很客气。”

于观鼻子哼了一声，没说话。

“我是关心你。我怎么不去管大街上那些野小子在干吗？谁让你是我儿子的。”

“所以呀，我也没说别的，要是换个人给我来这么一下，我非抽歪他的嘴。”

“你瞧瞧你，照照自己，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儿，哪还有点新一代青年的味道。”

“炖得不到火候。”于观关了电扇转身走，“葱没搁姜也没搁。”

“回来。”老头子伸手挡住于观去路，仰头看着高大的儿子，“坐下，我要跟你谈谈。”

于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抄起一本《中国老年》杂志胡乱翻着：“今儿麻将桌人不齐？”

“严肃点。”老头子挨着儿子坐下，“我要了解了解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在干什么？”

“吃、喝、说话儿、睡觉，和你一样。”

“不许你用这种无赖腔调跟我说话！我现在很为你担心，你也老大不小了，就这么一天天晃荡下去？该想想将来了，该想想怎么能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于观看着一本正经的老头子笑起来。

“你笑什么？”老头子涨红脸，“我难道说得不对？”

“对，我没说不对，我在笑我自个。”

“没说不对？我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你对我的这番话不以为然。难道现在就没什么能打动你的？前两天我听了一个报告，老山前线英模团讲他们的英雄事迹。我听了很感动，眼睛瞎了还在顽强战斗，都是比你还年轻的青年人，对比人家你就不惭愧？”

“惭愧。”

“不感动？”

“感动。”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流了泪。”

“我也流了泪。”

“唉——”老头子长叹一声站起来，“真拿你没办法，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寡廉鲜耻的儿子？”

“那你叫我说什么呀？”于观也站起来，“非得让我说自个是混蛋、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你眼？我也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的招谁

惹谁了？非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点吗？”

“看来你是不打算和我坦率交换思想了。”

“我给您做顿饭吧，我最近学了几手西餐。”

“不不，不吃西餐，西餐的肉都是生的，不好嚼。还是吃咱们的家乡菜砂锅丸子，家里有豆腐、油菜、黄瓜和蘑菇。”

“这些菜应该分开各炒各的。”

“不不，我看还是炖在一起好营养也跑不了。”

“不是一个味。”

“哪有什么别的味，最后还不都是味精味。”

“到底是你做我做？”

“你才吃几碗干饭？知道什么好吃？”

“得，依你，谁叫我得管你叫爸爸呢。”

于观懒懒地站起来，去厨房洗菜切肉。老头子打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出一个热闹的戏曲台，戴上花镜，拿起《中国老年》仔细地看。于观系着围裙挽着袖子胳膊和手上湿淋淋地闯进来问：

“您就一点不帮我干干？”

“没看我忙得很？”老头子从眼镜后面露出眼睛瞪于观一眼，“我刚坐下来你就让我安静会儿。”

“没活你不忙，有活你就马上开始忙。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让别人看了吧？”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我好吃懒做怎么把你养这么大？”

“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革命后代。”

“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把尿的？”

“……”

“没词儿了吧？”老头子洋洋得意地说，“别跟老人比这比那的，你才会走路几天？”

“这话得这么说，咱们谁管谁叫爸爸？你要管我叫爸爸我也给你把尿。”

五

于观老丫的：老子等你好几天了想让你再带我找个好玩的地方 | 去玩可你老不来害得我白等妈拉个巴子现在老子去上班了下班回来再收拾你。 |

“这是谁留的条子？”于观笑着说，“太野了。”

“刘美萍呗。”杨重笑着说，“这姑娘这几天跟长在这儿似的，天天来。你上次带她去什么圣地了？招得她念念不忘。”

“马青。”于观扭头对马青说，“我一看就知道你这几天没少熏陶刘美萍，把你那身武艺都传给她了。”

“没有没有。”马青从看着的小说中抬起头，“我这几天跟她说的都是新华字典上的词儿。”

“他这反革命口淫犯能闲着？”

“他？”杨重笑着说，“他要拉出的是金子银子倒奇了。”

“这两天还有谁来过？”

“老赵老来，一来就坐半天。我们跟他也没话说，就听他吹，吹得没劲了也不走，干坐着，那么大岁数我们也不好意思轰他，才尴呢。”

“他干吗臊上我们？”

“谁知道，是不是他觉得咱们特需要他？”

“再来我叫警察把他拘起来。”马青说，“太烦了，我妈什么时候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哥……”

“啊，三位，好呵？今儿都在。”赵尧舜儒者风度地进来，笑呵呵地和大家打招呼。

屋内三个人不说话了，散开各回各桌。赵尧舜走到于观桌旁坐下，打开纸折扇扇着。

“于观，这几天怎么没来呀？”

于观看着他“哎”了一声。没说什么。

“小马，给我来杯水。”赵尧舜回头说道，“你们今天很清闲。”

“下午我们要参加一个追悼会。”

马青把一杯白开水放到赵尧舜面前，走开回到自己桌后往这边看。

“谁死了？”

“一个不会水的孩子。”

“噢，这样的人也要开追悼会吗？看来你们每天的工作委实没有什么意思。”

“的确没意思。”

“这不奇怪。象你们这种年轻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在社会上备受人歧视，内心很痛苦，但又只好如此，强颜欢笑。”

于观慢慢点着一根烟，抬脸凝视赵尧舜。

赵尧舜诚恳地望着于观：“这不公平，社会应该为你们再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身上仍流动着热血，仍爱激动，这些天，我一想到你、马青、杨重这些可爱的青年，我就不能自己，就睡不着觉。”

“你说我们内心痛苦？”

“当然这太明显不过了，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到。”

“要是我们内心并不痛苦呢？”

“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你们应该痛苦，干吗不痛苦？痛苦才有救。”

“那我告诉你，我们不痛苦。”

“真的？”

“真的。”

“那只能让我感到可悲，那只能说明你们麻木不仁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苏生而是沉沦！你们应该哭你们自己。”

“可我们不哭，我们乐着呢。”

“无产者挣脱的只是锁链……”

“听着，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说我们生活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并没有觉得受了亏待愤世嫉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到地老天荒。你知道要是讨厌一个人怎么能不失礼貌地请他离开

吗？”

“最好是不说话，表示你已对他失去兴趣。”

“……”

“那我走了。”

“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马青从桌后跳了出来，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说。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个什么人。”杨重双手握着拳哆嗦着说，“要不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打伤人得进公安局付医药费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弄不好要养他一辈子就象无端又多出一个爹我早冲上去了。”

“可我实在想打，我顾不得那么多不想想办法我只好和你们俩对打。”

“好吧，这样吧。”于观猛地站起，提着双拳往外走，“我们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衅。”

“真舒服，真舒服，老没这么干了。”

马青、杨重摩拳擦掌、一脸兴奋地跳跃着跟在后面。

街上，三个人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毫无反应，他们只一眼便明了自己的处境，高傲地仰起头，面无表情地变线走开。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觉。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街的另一端，赵尧舜失神地漫无目的地走着，他走过一个街头电话亭又折了回来，在街边一个卖烟酒的小铺里换了一大把硬币，紧紧攥在手里，走进电话亭，仔细掩好门。他喘匀了气，摘下话机，塞入硬币，把其余硬币装进裤袋，开始拨号，电话通了，他拿正话筒，紧贴着耳朵，听到里面有人说：“喂？”便严肃地说：“丢你妈，丢你妈丢你妈！”

宝康在家里拿着话筒涨红脸大声骂：“丢你妈！”

林蓓惊诧地从桌前回过头：“你在骂谁？”

“丢你舅舅，丢你姥姥，丢你们家祖宗八代！”

宝康的脖子象阳具般勃起怒涨，“啪”地摔下电话，激动不已地在屋里来回走着：

“卑鄙！话都不说上来就开骂，以为憋着嗓子我听不出是你马青狗日的。”

赵尧舜翻着电话号码本认真查看搜捡，掏出硬币塞进投币孔，沉着地拨号。

“喂？”一个苍老庄重的声音说。

“丢你妈！”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这女子好音道。”

在大柱簇立的古式大殿里，乐队奏着欢快的舞曲歌手在纵情唱，衣着华丽的人们陀螺般地对对旋转着，舞会已进入高潮。于观、马青、杨重、刘美萍一进入舞场便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杨重拉起刘美萍，于观和马青各自拽起一个坐着观看的姑娘加入了人群的涡流。在大圈巡回中，他们遇到了也在旋转的宝康和林蓓，看到了和一个陌生年轻姑娘坐在角落安祥地观舞的丁小鲁，在演奏台的旁边他们还看到了瞪眼望着人群的赵尧舜。

再次从丁小鲁面前舞过时，她看到他们，笑着招手，冲于观喊：“行嘞，惨不忍睹。”

于观松开舞伴，走出场子，杨重也跟着走出来，刘美萍立刻让别人接走，马青也继续随着人流边舞边转远去。

“好久不见，你都上哪去啦？”

“我天天都在家呆着，别说上哪儿都找不着我。”丁小鲁笑着说，“杨重你好，你请我们这位小姐跳一圈。”

“请吧。”杨重牵起丁小鲁身边那个姑娘的手，搭膀扶腰舞走。

“唉哟哟我累坏了。”舞了一圈回来的刘美萍汗津津地拿手绢扇着风下了场，在于观身边还未坐稳又让人请走了。

“看见林蓓了么？她也来了和那个宝康。他们快结婚了。”

“她没跟我们说。到底修成了正果。”

“她有点怕你们。”

“我们有什么可怕的？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我是不怕你们，可不了解你们的人就觉得你们形象狰狞。”

“小鲁。”林蓓脸通红地一人沿舞场走过来，“你怎么不跳？噢，于观你好，好久不见。”

“听说你快结婚了？”

“啊，就那么回事吧，结结看，不成就离。”

“别那么回事呀，这是人生大事。”于观笑眯眯地说，“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

“是么？”林蓓笑弯了腰，“你说的真逗。”

“屁！屁！”马青指林蓓笑叫着，从她们面前舞过。

“讨厌。”林蓓白了已远远而去的马青一眼，回头甜笑着。她穿了一领印着个大大“P”字的棉织园领衫。

“哎，杨重，你别坐下。”丁小鲁走开叫住刚下场的杨重，领他到一个枯坐着的姑娘面前，“你再请我们这小姐跳一圈。”

“来吧。”杨重牵着那个姑娘的手带入场中，调整了一下步伐，急剧舞起来。

舞曲变为探戈，舞场上的节奏慢下来，紧搂在一起的人们分开，小心翼翼地共同举步，哈腰蹿行。

“宝康呢？怎么不过来？”于观问林蓓。

“噢，他在那边和人说话，他碰到几个熟人。”

“你别听他们的。”宝康和赵尧舜并排站着，注视着舞场内神采飞扬、互相大声说着话自如支配着舞伴变着步伐的马青和杨重，“这些人已经完了，他们嘴里没一句真话。”

舞曲再度变快，人们又开始集体旋转，滚滚流动。刘美萍几乎全身被一个宽胸脯的男人满把搂在怀里，刮风般地旋着，痴痴地笑着：“不不，我不是舞蹈团的，但我小时候就喜欢舞蹈，因为我腿长我们单位的人都叫我仙鹤。”

“胡大，我真的不行了。”舞伴又换了一个胖姑娘的杨重竭尽全力地旋转着，满头大汗对在他身边美滋滋迈着步的马青说，“丁小鲁把全世界最重的大翠瓜都悠给了我。”

宝康笑吟吟地远远伸着手，象刚下飞机的国家元首快步走向迎接他的要人们的行列那样奔向林蓓。赵尧舜阴着脸带一个中年妇女不时看着脚下和身后左右的人进入舞场。

所有的人都在舞，在咧嘴欢笑，人头汹涌，胳膊腿横飞，音乐已经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从人们脸上挥洒出来的汗水在灯光下形成一片蒙蒙的亮闪闪的雾，使人们的脸变得模糊不清、混沌一团，只间或有鼻子或眼睛等局部清晰、一闪即逝地显露，在这层雾的下面是成百上千疯狂扭动的身体和不停跺地的脚，交织在一起，无律杂沓地变换位置。

“我们也跳一会儿吧。”于观张开双臂。

丁小鲁站起来，拉拉衣襟，搭上于观：“我只能跳我们最熟的——慢四。”

两人沿着舞场边缘缓缓游动。

夜里，于观家，老头子半睡半醒地调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着寻找台，每个台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你不是一个俗人》

“是这门吧？”

杨重和马青爬到楼的顶层，转着脑袋看那层的三个门的门牌号码。

杨重伸手按了一下左手那个镶了铁门的人家的门铃，挤眉弄眼调整了一下表情，两手握着放在裆前，矜持地等待主人应声而出。

“谁呀？”门内一个男人问。

“我。”杨重沉着地用浑厚的声音回答。

木门开了，一个瘦得像眼镜蛇似的男人出现在铁门后，隔着纱网眉眼绰约。

“是吴汉雄吴老师么？”杨重伸出脖子探问。

“你们是什么人？”吴汉雄吴老师冷冷的目光像针一样从细密的网眼中透出。

“我们是您的两个崇拜者。”马青挤上前来，脸贴着纱网眉开眼笑地说，

“一直都特仰慕您，又怕您忙，不好意思打扰，今儿是实在忍不住了，特来登门拜望。”

“就呆一小会儿。”杨重伸出一个指头，“看您一眼，请教几句就走，决不招您烦。”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吴汉雄一边开铁门一边问。

“去派出所查过，挂号的没您。后来还是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们您躲在这儿。”

杨重跨过门槛，等着马青也进来，吴汉雄头前走了，才肩并肩亦步亦趋恭恭敬敬跟着往里走。

“本来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马青抢着说，“架不住我们一天到晚总缠着他。都知道您不爱见人……”

“他叫什么名字？”吴汉雄进了会客室，径自先在一把皮转椅上坐下，手捏一支烟，昂着头问。

“嗨，您这儿书真多。”马青一进屋就扬着头看满墙满壁的书，喷着嘴问，“这些书您都能背下来吧吴老师？”

“他叫什么名字？”吴汉雄提高了嗓门。

“于观。”杨重侧屁股坐在一圈矮沙发上，小朋友一样双手托腮仰望吴汉雄，“吴老师您千万别责怪他，真不怨他，怪我们想见您的心情太迫切。”

“他说他和您特熟，经常一起喝酒。”马青挨着杨重坐下，“您最近又写什么呢？”

“不认识这个人。”吴汉雄兀自摇头思忖，“没印象。现在净有人冒充跟我熟，其实压根没见过——社会上有些人就爱乱传我。”

“没错！”马青热情地接道，“我们那儿一聊名人，就有人说您如何风流如何豪放如何行为古怪——好多传您的话我们都不好向您学呢。”

“徐达非吧？”丁小鲁敲开黑洞洞的筒子楼的一扇房门问。

“是他。”刺目的光线中站着一个人一脸憔悴的迟暮美男。

“一眼就认出来了。”丁小鲁暧昧地笑，“我是《影迷报》的记者，我叫丁小鲁。这位是刘美萍，我的一个同事的女儿，也是您的影迷，听说我今天来采访您，非要跟来。”

“来吧来吧，都请进。”徐达非把两位女士让进屋，“屋里太乱，别见笑。”

“您和挂历画报上长得不一样。”刘美萍腼腆地说。

“怎么办呢？”徐达非蓦地警惕起来。

“比画精神。”丁小鲁一脸诚恳，“看电影觉得您挺老成的，没想一见人这么年轻。美萍坐呀，干吗站着犯愣？”

“一个大明星就住在这么个小破屋子里。”刘美萍困惑地转过身。

“谁来谁这么说。”徐达非大大咧咧地坐在破藤椅上，一把一把往後捋他那头毛泽东式的长发，“都以为徐达非不定多享受呢，其实……其实我还是个普通人。”

“可是，可是，怎么也该让您住得宽敞点，先不说和好莱坞的明星比吧——我觉得在演技上您并不比他们差！”

刘美萍跟谁赌气似地撅着嘴一屁股在丁小鲁身边坐下。

“是这样的，小徐——我可以叫您小徐么？”丁小鲁一本正经地望着徐达非，“我们报社接到许多影迷的来信，询问为什么这几年在银幕上看不见您了，打听您近来在干什么？是不是和女影星一起出国了？”

“还有这么多观众关心我，记着徐达非？”徐达非万分感慨。

“当然，您想象不出您在我们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份量。”丁小鲁感觉屁股底下硌得慌，抽出一副墨镜，放到一边。

徐达非忽然发起牢骚，“近来干什么？呆着呗。打牌、睡觉、养花。为什么看不到徐达非？徐达非没戏了呗。”

“怎么会呢？”丁小鲁迷惑不解，“您也息影了？”

“哪是徐达非想息影，是那些王八蛋约齐了不用徐达非，徐达非还演什么？”徐达非怒气冲冲，双目喷火。

“嫌您岁数大了？不，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您只要稍稍化点淡妆，依旧光彩照人，按您的实际年龄，您得算保养得好的。”

刘美萍热烈地说：“我们单位小姑娘一看电影就议论：这小生怎么不让徐达非演？徐达非要演准比这个强。阿兰·德隆怎么啦？徐达非不比他差！”

“你这是骂我。”

“我真是诚心夸您。”刘美萍委屈了，“这话又不是我说的，是观众，女观众的集体反映。”

“你拿阿兰·德隆和徐达非比就不对。”丁小鲁也不同意刘美萍，“不是徐达非不比他差，而是他比徐达非根本就不如。”

“那当然我们更爱看徐达非了。”刘美萍很痛快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解释，“我的意思是说阿兰·德隆那么差的形象都能一部接一部地拍戏，就别说徐达非了。”

“我怎么就只能演英俊小生？”徐达非幽怨地说，“像我现在这腰身、这横肉，演个土匪杀手不行么？你们千万别再满世界说徐达非长得好看了。徐达非就是让这漂亮脸蛋给害了——王八蛋才长得好看呢！”

“吴老师，我们都特爱看您的书，您在我们同学中影响特别大是不是杨重？”马青一脸谄笑。

“在我们同学中，现如今这些学者，问谁谁不知道。惟独一提您，全都点头：噢，他呀。”

“那为什么我那文论集一征订才七本？”

“那是新华书店不识货。昨儿个我们一个同学还四处打听哪儿能买着您的书，他的一个澳洲朋友托他买，瞧，澳洲都嚷嚷动了。”杨重满脸深沉，煞有介事。

“我您你讲个笑话吴老师，您姑且一听别太认真。昨天我去女生宿舍串门，一进屋就见我们系最傲气的两个女生一人面前摊着本您的书，一边看一边互相赞叹：你说他怎么想的？怎么就能写得这么好呢？”

“确有其事？”

“这我可以作证。前天这俩女生还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一顿：‘你这学生会干部怎么当的？净请些没听说过的名人来作报告，为什么不请吴老师？’”杨重挪了挪发麻的脚。

“其实你们即便请我，我也不见得会去。”

“我是这么回答的她们：‘你们以为吴老师跟一般名人一样呢？人家是真正做学问的。’”杨重重又端庄。

“我听说人家外国很多特有名的大作家都不希望自己的书印得太多。有个日本女作家一听说她的书在中国印了四千册，当时就跟咱们出版社急了：你们把我当通俗了？”

“吴老师，”杨重仿佛忽然开窍，“像您这种大学者，难得的就是寂寞吧？”

一间花里胡哨、从外边看像个发廊或彩扩冲印店的临街房内，于观正在和一个胖乎乎的女同志谈心：

“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呢？我觉得女同志要长就应该长出自己的特点来，物以稀为贵嘛。你们都眉清目秀，我偏月朦胧鸟朦胧；你们都高低错落，曲线优美，我不妨浑然一体，让你们闹不准谁是谁。我认为你就属于个人特点比较突出的，让人一眼难忘的，很难用漂亮不漂亮这样的俗词来形容……”

冯小刚领着一个长得十分夸张、活脱卡通人物的男子走进来，很严肃地给于观介绍：

“哎，于观，这位是《交际与口才》报记者华远先生，想找你了解一下咱们‘三好学会’的工作情况。”

“好，好，小刚你别走，这位女同志你接着来。”于观起身让座，“华先生这边请。”

“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冯小刚坐下问。

“不能用漂亮不漂亮判断一个人。”

“噢，刚才一进门看见你，我眼睛就一亮，心想，这个女人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因为……不知道你自己发现没有，你的气质里有一种忧郁的东西。我喜欢忧郁，我这个人也常常忧郁，所以我一见你就……就心驰神往。”

冯小刚自己也豁然地笑了。

于观把华远领进里屋，那几乎只能算半间房，堆满过时的壁纸和装饰材料，都是用这间屋做买卖的上个户主倒闭时留下的。小屋勉强可以坐两个人。

“你了解什么呢？”于观问。

“想请你谈谈你们是怎么想起要成立这个所谓‘三好协会’的？想请你解释一下‘三好’指什么？”

华先生坐正、坐直，拿出笔和笔记本，但仍像屁股底下垫了弹簧似地动弹不停。

“不用紧张，随便谈，”他安慰于观，“发表不发表我还没想好呢。今天只是路过，被刚才那个人死缠硬泡拽了进来。”

“这个，成立‘三好协会’……”于观双眼茫然，接着稳住了神，口齿也流利了，“成立‘三好协会’，主要是我们对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

【语气词，字形左口右安】，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瞧不起就是互相攻击，一点真诚的感情都没有。”

“是，我也对这种现象很有看法。”华先生点头赞同。

“怎么就非得胡撕乱咬？互相说点好话怎么啦？”于观忽然愤怒了，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华先生，质问：“难么？费事么？是压根没教过还是都忘了怎么说？一张嘴就阴阳怪气一张嘴就毒汁四溅！有时我在街上听到穿得那么体面的两个人互相骂出那么难听的话，我就难过，就心疼——都是人民和人民呀！”

于观眼圈由衷地红了，华先生默然不语，肃然起敬。

“于是我就默默地想：咱是文明古国呀，再这么下去就不对了。死后怎

么有脸去见咱们那些以道貌岸然著名于世的先人？也愧对子孙。人家将来要查的，到底这优良传统是从哪朝哪代失传的？”

于观看了眼华先生，见他还在听，才又接着往下说，语气由沉痛变得激昂，铿锵顿挫：

“所以我们大家一碰头，觉得不行，不能任其下去，要管，必须管，不顾一切地管！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

于观脸上现出一片极灿烂极夺目的光辉，随之他连忙解释：

“我说的是互相吹捧的褒义，指的是那种祥和的气氛。”

“我懂我懂，很理解。”华先生点头如啄米，“即便是贬义的互相吹捧也比互相谩骂强。”

他极为认真地对于观说：“实话告诉你，我早盼着有个匹夫觉得自个有责任了。”

冯小刚的声音从外屋传进来，“有信心了吧？这回不怕谁说长道短了吧？这就对了，走你的路——北在这边。”

“首先是一片好心，其次是各种好话，最好汇成一个刻骨铭心的好梦。嘞，这墙上挂着的就是我们的的心声：好梦献给你！”

于观掉头抬手往後墙一指。华先生只顾埋头在本上速记，写了一遭才抬头乱找。

“你们是逮谁捧谁，还是也挑人，单捧有名的？”华先生又问。

“逮谁捧谁！”于观断然道，手同时往下一劈作了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搞三六九等。你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这牵涉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那么哪部分群众最需要？”

“这个我们做过市场调查，恐怕最大的潜在顾客还是文艺界人士。他们本人当然很谦虚，相信家属会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那是一定的。”华先生颇有同感，旋又补充道，“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很多人都会立即认识到你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目前我们还是在试营业，业务尚未全部开展，人员也需要培训，仅仅刚开始送好话，做好梦下一步开办，正在筹备。”

“请问，顾客要接受你们服务，是不是要预约？还是直接找上门来就接待不问来头？”

华先生的笔脱手掉在地上，他低头满地爬找。

“嗯，目前主要是我们送上门去，打听好住址主动上门服务，顾客往往不知情。这么做的目的是一是锻炼队伍二是提高知名度。你晓得一项事业草创阶段总是很难的。”

“懂，懂，任何一家商店刚开张都要大酬宾。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从事这项工作……这得算脑力劳动吧？”

“我觉得要算，捧得好捧得巧妙不露痕迹是要倾注很多心血的。”

“那你们收费标准是不是很高？价格根据什么计算？”

“我们不收费。”

“打开销路以後呢？”

“那也不收费，这是在我们成立‘三好协会’之初就决定了的。”

“义务捧人？”

“您想呵，这工作本身是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工作，我们要是收钱，当下就会让人把我们的高尚行为庸俗化了。再说，要钱干吗？我们都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

于观语焉不祥，这当口，冯小刚走进来把话接过去：

“我们是没有自己私利的，这个到哪儿都叫得响。”

“我们过去很多好事办不成，吃亏就吃亏在让人家怀疑我们的目的了。”于观恢复流利，“冯小刚概括的好。”

“可你们完全不收费，维持这摊子的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自个掏腰包搭钱捧人吧？”

“我们可以出卖别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我寸步不让。”于观霍然色凛。

二

“喂，头儿，我是马青，下午我和杨重歇了，不回去了。”马青在电话里说：“一上午捧了三家，累坏了。”

“不成。”于观拿着话筒说，“业务学习谁都不能请假，必须回来。”

“我说头儿，你不心疼我总得爱惜一下杨重吧？他昨天起嗓子发炎，现在都说不出了话了。”

“冯老师是大忙人，我好不容易才把他请来，他的很多经验和知识那是花多少钱也学不到的。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们不珍惜么？”

“好好，我们这就回去。”

“噢，”于观把手上的烟掐灭，“你们回来时路过礼士路，那儿有个长年义务维持交通秩序的老同志，很显眼，你们顺路捧他一道。”

丁小鲁和刘美萍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进门就咳嗽、清嗓子，端起水杯咕咚咕咚喝水。

于观笑呵呵地问她们：“捧得如何？效果还好么？”

刘美萍放下水杯，喘了口气说：“好像笑了。”

“那就说明摸着脉了。”于观赞许地指出，“就证明没白捧。”

丁小鲁说：“不过笑完是更大的忧郁和期待，离你要求的心花怒放好像还差一点，没出现自吹自擂的症状。”

“我们挑唆了他半天，他还那么谦虚，真烦人。”刘美萍道。“不会是得意的谦虚吧？”

“不是。”刘美萍说，“得意的谦虚我们能看出来。”

“没关系。”于观勉励她们，“头一回能把对象捧笑了已经很不错了，也真难为你们。”

这回没捧好下次接着捧，直到捧好。咱们要对用户负责，保质保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品种、效率、质量年。”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冯小刚冯老师。”

大家陆续到齐后，于观拉着冯小刚的手笑吟吟地向大家介绍：

“冯老师是捧人的专家，在捧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可说是在这个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众人鼓掌，个个一脸虔诚的敬意，乱纷纷伸出手，“您好您好。久仰久仰。”

“你们好！”

“冯老师是专科毕业么？”杨重握着冯小刚的手问。

“冯老师是自学成才。”于观替冯小刚回答，“捧人这个专业在我国还属

边缘学科。世界多数国家还是空白，因而还未设立专门学校。除了一些有心人其他人简直还懵然无知，虽然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就是说，冯老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杨重朝冯小刚竖起大拇指。

“哪里，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冯小刚腼腆地垂下眼睛。

“冯老师请坐。”杨重躬身退开，指给冯小刚一张空位。

“各位老师坐。”冯小刚坐下，立刻又站起来，待大家各就各位后，款款开口：

“今天我来，不是讲课更不敢侈谈教授，仅仅是和各位切磋，仅仅是共同探讨一下捧人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很难得呵是不是于观？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有志于此，冯某十分欣慰，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冯老师咧嘴笑，大家也跟着纷纷咧开大嘴，只见一屋粉红的口腔。

于观道：“冯先生，我们不过是步您后尘罢了。”

“长江尚且后浪推前浪，何况尔等？大千世界，各领风骚，今后真要看你们骚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于观也是有名的快嘴，当然不肯让人，“没有种子，哪来姹紫嫣红？”说完脸红红地笑。

“于观于观，你慢点。”丁小鲁道，“今儿咱们是严肃地探讨问题，冯老师还没开讲，你怎么就捧上了？”

“抱歉，”于观惭愧，“我是一没留神，主要是想让你们一瞻冯老师风采。”

“那不用你说，我们一看冯老师的长相就知道是阿谀奉承之徒。”马青插话道。

“是是，我是挂相。这马青，你别看我跟他不熟，一见就知道这人刚烈，威武不屈，搁古代，不是烈士也是个刺客。”冯老师拿眼睛找马青。

“冯老师真有眼光，看人真准。你看我跟马青混了这么些年，一点没看出他有什么优良品质，倒叫冯老师一语道破。要不怎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呢？”杨重感慨。

“你以为呐？我相信世上有天才，今儿一见冯老师我更坚信了。”马青甩头跺脚以示坚定。

“我不同意你这把我当天才的观点。其实我就是个鸡蛋，要没你们这帮人的热乎劲儿，我的小鸡也孵不出来。”冯小刚一本正经。

“可您得先有鸡蛋呵。您要是块石头，我们就是把您捂烫了，也最多浇上盆水洗‘桑拿’。”马青反驳他。

“行了行了。各位，呆会儿会散了，我们专门留出时间让大家和冯老师切磋，现在先听理论报告。”

“于观，我都糊涂了，你这帮人都是挺粗挺大的蛇，还用我在这儿添足么？”

“我们这儿都是鲜姜，也就是能拿话麻个人，真正能辣得人家张不开口还得数您。”丁小鲁含笑开口。

“冯老师，您可别刚看我们含苞欲放就由我们长去了，那我们可怨您一辈子。”马青眼珠都斜得看不见了。

“捧人在我们国家源远流长，最早见诸文献的就是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欧洲人还大字识不到一筐呢……”冯小刚刚说了几句，就闭了嘴。

“说呀说呀，冯老师，您害什么怕呀？”有人嚷。

“不是，你们这么一个个仰脸瞪着我，弄得我都不自信了。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其实不是什么学者，好多话都是自个坐屋里瞎想的。你们这么认真虚心地盯着我听讲，还记笔记，我真怕误了你们这些那什么……子弟。”

“你就放开胆子胡说，我也给你透个底，在座的也没多少墨水，没一个听得出毛病，而且都是青春已然耽误过的。”于观大包大揽地鼓励他，还拍了拍他肩头。

于是冯小刚低了头，犯了多大错误似的嘟嘟囔囔往下讲：

“这个捧人吧，起源于劳动。当时咱们的先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每日打食耕种。劳动间歇仰观天地万物，古时候都是原始森林大草原，野兽出没，比现在自然环境壮丽得多，不由发出赞美。由物及人，夸起去河里汲水的妇女。当时捧人还是比较由衷的，主要是捧统治者和妇女。因为这两种人在纺织物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是惟一有条件用兽皮和羽毛打扮的。现在你在那些原始部落还可以看到，打扮得最漂亮的是酋长。后来有一天，黄河清了，出了圣人。圣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最早的捧人专家，这你从圣人们流传下来的语录中可以看到，里面全是讲的怎么捧人。在所有人都要干活、打仗的时代，只有圣人是靠捧人吃饭的。所以叫圣人，以区别俗人。”

“为什么允许他光捧人不干活呢？”杨重眨巴眼举手提问。

“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捧人的社会需要。时代呼唤捧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不必天天劳动了。吃饱、喝足、玩够、睡醒了后，有点空虚了，有点失落了，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在这儿干吗呢？这个问题就需要圣人来回答了：你是天之骄子；你是命中注定要比别人优越要比别人有思想有道行要比别人伟大的人上人！第一个圣人就知道如果说你是个废物会有什么后果。”说到这儿，冯小刚嘿嘿笑了。

“敢情咱都是圣人之后！”大家面面相觑。

“你以为你们都是小人呐？自轻自贱！”冯小刚骂。

他仰着脸，眼睛望着天，继续嘟囔：

“时代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吃饱饭没事干，要求得到精神满足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单靠一两个圣人已无法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这就需要组织起来，把捧人职业化、专业化。就像警察在现代国家中应运而生，最后变得必不可少一样。我以为，一个国家是否现代，除了看它的工农业发展水平，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有没有一支职业化的、专业水平相当高的捧人队伍。从这点看，西方很多国家还是相当落后的，填补精神空虚主要方式还是淫乐、吸毒。这点很让我瞧不上。”

这时，冯小刚彻底还了阳，举止从容了，眼睛瞪开。

“就像武术家要讲究武德一样，我们吹捧家也要有良好的捧德。就是说要从最善良、最真诚的愿望出发去吹捧别人。最坏、最不可取的就是明捧暗贬，表面上把人家夸得天花乱坠，心里对人家一百个瞧不上，夹枪带棒，把对象当傻瓜耍。要知道，容忍我们捧他的人，心里都是很苦的，这就像饮酒浇愁，吃药止痛，如果你不是以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去对待他，那无异于落井下石、谋财害命，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冯老师这点说得太重要了。我早发现在我们的吹捧实践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调侃对象的问题。看来这个‘捧德’问题要下大决心抓。”于观对丁小鲁说。

“喜欢耍小聪明调侃别人，那也是一个吹捧家不成熟的表现。一个吹捧家应当心胸开阔，容得下任何令人不快乃至令人发指的现象。在吹捧家的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熠熠生辉的，就像孩子的眼睛。说到底，吹捧家的心地要像孩子一样单纯，善于从丑、恶、司空见惯的一般现象中发现美，鼓吹美，这才是一个吹捧家的责任和使命。”

“冯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要是有人不吃捧怎么办？譬如说，那种光明磊落的汉子。”刘美萍举手。

“送你八个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我多年捧人的经验，没有不吃捧的。首先一条，你捧他，他再不爱听也不会像你骂他那样引出深仇大恨。最多觉得你这人肉麻，灵魂渺小，形象委琐，他从心里一轻视你，你的工作就完成一半了。捧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人获得超现实的自我感觉。一个处长不可能在部长面前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作为一个优秀的吹捧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可怜虫，一个笨蛋，一个恨不得让人用大耳刮子抽的白痴。同志们呐，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即使我们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

“冯老师，你哭了。”刘美萍眼圈也红了。

“我是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了。总要有人作出牺牲，总要有人成为别人的垫脚石，与其残酷斗争，不如让我们这些有觉悟没牵挂的人舍身成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有不愿意干的，现在还可以退出。”于观立起吼。

无一人做声，大家都望着哭得抬不起头的冯小刚犯愣。

“没有，一个没有。好，让我们几个先从历史中把自己勾掉吧。”于观欣慰地坐下。

下课后，大家都围上了冯小刚，有递茶缸子的，有递手绢的。

马青一百个诚恳地对兀自一想就红眼圈一想泪就扑簌簌往下掉的冯小刚说：

“冯老师，您真不是骗子，您真是掏心窝子想把这事办成一件好事，这回我信了。”

“不要叫我老师。”

“那叫什么呀？”

“叫先生，或省略一个‘老’字，叫冯师也可以。”冯小刚擦干了泪，吸溜着鼻子对马青说。他拉着马青的手，发自肺腑地表白：

“我怎么能是骗子？平生我最恨的就是骗子。还是那句话：咱们都别看轻了自己。”

刘美萍挤上前来，手里举着个小本，“冯先生，您给我签个名，要那种狂草。”

冯小刚一笔一划认真签名时，她又说：“冯先生，今天您真是把我感动了，好久没听过这么好的大道理了。您讲的那些话好些我都没听懂，好些字都不会写——您是真有学问。”

冯小刚签完名笑着说：“何止你感动，我都被自个感动了，由衷地佩服我自己：我怎么就能说哭就哭，什么也没想张嘴就来，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多读书呵这是个秘诀。”

那边，于观正在批评杨重，“大家都在争着向冯先生献媚，你为什么不

去？”

杨重指指嗓子，声音嘶哑地说：“说好听的把嗓子说哑了。”

“刚才为难冯先生的时候你怎么那么起劲？，到底是真哑假哑？你不用装。”

“恶心，我觉得恶心。”杨重道，“他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难道就不是拍马屁了？”

“我就知道你思想上有问题。”于观喝斥他，“是又怎么样？人民养育了你长这么大个，你就拍拍人民的马屁又吃亏多少——不应该么？”

“我想不通，凭什么呀？”

“想不通也要通！你是举过手赞成的你不要忘了。”

“我又没想到会搞得这么肉麻，这么庸俗。”

“那是你水平不高！我从来就没讲过这是件容易事。要没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吗？”

“我都成什么人了……”杨重嘟哝。

“对，这就是你思想问题的根子，终于自己暴露出来了。你心里总有个小小的自我在作怪，这就使你看问题总是从自我出发，当然很多事你会觉得吃亏。”

这时，刘美萍在那边叫于观，于观应了一声对杨重道：“今天没时间，改天我们再接着谈，你不要因为思想问题影响工作——我一直很器重你，你别让我失望。”

于观满面堆笑地高声对大家说：“从今往後冯老师冯先生将要和我们一起工作，大家鼓掌欢迎！”

三

“我吧，是个厨子，我热爱我的工作。可我从小就有个理想，一直没实现，而且恐怕越来越没指望实现了。这两年岁数大了，日子也好过了，不愁吃不愁喝，偏偏我越来越想着我那早年的理想。想得我是茶饭无心，一夜夜失眠，都影响我全心全意为外国游客服务了，昨儿个一锅鱼刺都让我熬成鼻涕汤了。听说您这儿开办了‘好梦一日游’，我就兴冲冲来了。”一个瘦小的男人坐在于观对面倾诉。

“那是什么呀你那理想？”

“难，不容易实现，我这么些年也就是光想想。”

“搁我们这儿，就没办不到的事，我还敢跟您放这大话。”于观隔桌凑上去，作洗耳恭听状。

“我从小吧，就特羡慕革命烈士，江姐呵，赵一曼呵，当然还有洪常青。打心眼里敬佩他们，你不知道我看《红岩》、《红色娘子军》时哭成什么样儿。特别是他们就义时，那音乐，那火光，回回我都热血沸腾，至今刑场上的阵阵枪声还回荡在我心头。我恨我生在新社会，没机会跟反动派英勇斗争，没机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血牺牲，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呵！’粉身碎骨。我这想法特过时吧？让您见笑了吧？是，我这人是有点老派。现在年轻人都想着怎么发财。”

“我特别理解你，我也是打那时候过来的，满脑子英雄壮举，至今看见坏人行凶想跑就是迈不开步，冲上去就後悔。”

“咱们那时候的人是单纯。”

“您想怎么死呵？是活活烧死还是让我们把你五花大绑拉到郊外毙喽？”

这没什么难办的。”

“我是这么想的呵，先从被捕开始。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不能接全活儿？”

“全活儿单项您随便，我们好说。”

“那我就要一全活儿。你们先把我抓起来，然后严刑拷打。上什么刑到时候咱们再商量。最后，我死也不招，把自首书撕得粉碎，你们恼羞成怒，把我绑赴刑场。我是烧死枪毙都要，先烧再枪毙，还要沿途高呼口号，冷笑着——视死如归。”

“没问题，全满足您，您最后再照我脸上吐口带血的唾沫也可以。”

一个五大三粗黑铁塔似的家伙坐在冯小刚对面瓮声瓮气地说：

“我是一板爷，十年大刑上来的，你们不歧视我吧？”“不歧视，您刑满后能自食其力，让人敬重呵。”

“我既不是佛爷也不是花贼，那两样我都不沾，就好打架。十年前你们要常去东四一带可能听说过我，我是那儿街头一霸。”

“您忘了？我还让您打过呢。我跟您抖奋，您一脚把我踹西边去了。”

“有这事？不记得了，那会儿打的人太多。不说那个了，我现在是规规矩矩，哪儿人多躲着哪儿走。”

“还得说咱们政府会教育人。”

“是是，至今我感激不尽，那人民民主专政……嘿！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好打个架么？其实我本意不是想当一流氓头儿。”

“您想当佐罗？”

“也不是——我想当将军。统帅大军，冲锋陷阵，驰骋疆场，直到把敌人全歼。”

“好呵，我也巴不得呢。”

“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维护世界和平，凯旋！会师！总攻——哎哟，想死我了这事！盼了多少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好容易见着了，来的都是笑嘻嘻夹着皮包的，打不得骂不得。”

“是呵，我也替您憋屈。不过虽然没有战争，您仍然可以当将军——起码当一天。交给我们吧。您想当几星将军？”

“五星，当就当最大的。”

“好的，就是一金板上有五颗星对吧？可以。宴会、接见、礼炮，我们会把这一天的日程给您排得满满的。”冯小刚挥笔刷刷记下要点。

“慢！”大汉按住他的手，“我不想当那种检阅将军。”

“可这不就是将军么？”

“非也，非也。”大汉摇头微笑，“我不要穿礼服戴大盖帽坐拉窗帘轿车金光闪闪什么的。我单要穿野战服扣钢盔浑身上下屁兜里都塞着手雷，开一敞篷吉普，膝盖上搁一手提机枪，牙咬着雪茄，后边车斗里坐俩中士，招摇过市。”

“噢，名将！”冯小刚恍然大悟。

“对了。”大汉谦逊地低下眼，“没人能一眼看出我是将军，以为我是司务长呢。到一交通岗楼前——假设呵——就被拦住，让我出示证件，态度还很蛮横。我呢，不慌不忙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从裤兜里掏出揉成一团的船形帽，轻轻掸去挡风玻璃上的灰尘，露出五颗星……”

“天哪，那交警必是大惊失色。”

“当然，你想呵，他能不被吓坏么？啪地就是一个敬礼。还不能是那种一般的举手礼，得是个浑身使劲五指直扎太阳穴恨不得把大盖帽扎歪自个儿躺下的——礼！”

说着，大汉啪地给冯小刚敬了个礼。

“然后呢？”冯小刚迅速还了个一模一样的礼。

“然后我就一溜烟走了，扬长而去，开军事会议去了。屋里都是四星以下的将军，我一进屋，全站起来立正，脸仰到天上，手按着裤线，一动不动！”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摘白手套，冷冷地打量他们，特别不耐烦地小声对他们说：稍息稍息。”

“都是高级将领，您这么着合适么？”

“我对军官一向严厉，他们都怕我，当然也是因为我指挥打仗确实厉害。可我对士兵很亲切，一点架子没有，经常拍拍他们肩，握握他们手，好多老兵我都能叫出他们名字来呢。”

“爱兵如子。”

“嗯哼，去安排吧，上尉。”

街道齐大妈拎着一篮子鸡蛋走进来，进门就挨个指着于观们扯着嗓门叫：

“你们几位都听着，我可告你们，后天是咱全国文明日，街道布置下任务了，各单位都要上街载歌载舞，你们这文明专业户更不能落后。”

“没问题，咱这片几条街的热烈气氛都归我们了。”于观笑说。

“齐大妈您坐。”马青搬了个凳子，“您站着说话我觉得我没礼貌。这么点小事您还亲自跑一趟，让二丫头招呼一声我亲自去不就行了？”

“我也是顺道买本儿上的鸡蛋拐一趟。”齐大妈没坐，把篮子搁凳子上。

“你说这齐大妈呵，”冯小刚走过来，“每回见她每回我就纳闷，身子骨怎么就这么硬朗？精神头儿怎么就这么健旺？风吹雨打全不怕——我羡慕您！”

“【音“害”，字形左口右害】，还不是打小吃苦，摔打的。”齐大妈笑得皱纹模糊了眉眼。

“要说人有活一百八十岁的——我信。”冯小刚还说。

“可不，搁咱们国家这叫寿星，搁港台齐大妈就是人瑞了。”于观也帮腔。

“得了小哥儿几个，留点好话文明日街上说去，大妈这已经没少听蹭了。”

齐大妈美颠颠地拎了蓝颤巍巍往外走。

大家一起躬身送。

“还不是应该的？让我们说假话可不会。”

齐大妈前脚走，大家立刻散开归位，继续和顾客娓娓而谈。

杨重对一个暴突眼的男子说：

“我这人不爱说假话，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不怕得罪人！我一见你就觉得不应该——您不应是一中国人！”

“那我是什么人呵？”

“您就不该是人。”

“怎么讲？”

“委屈！听说过仙风道骨么？那就是说您。”

“有那么严重么？”

“太严重了。您还看不出来么？我这人一向是实事求是的，您就是活脱一神仙呵！搁我文盲那会儿，见了您我得磕头——您可千万别让我奶奶瞧见，不然她拽着您托您给观音女士带好儿，还非得带到。”

“不不，我还是人，一个普通人，爹妈生党培养，有欢乐有忧愁。”

“不不，那是您谦虚。实际上呢，您欢乐，那也是与民同乐；忧愁呢，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我真不是这样。欢乐，占点小便宜就乐；忧愁，吃点小亏就愁。”

“不可能。我懂您这话的意思，您是瞧出我是这种人了，拿这话给我一个警醒。达到目的了，我如遭棒喝、如雷贯耳、若有所思……”

“您这不是讽刺我吧？您瞧，我跟您说了实话，您就拿这话来臊我。”

“看不出来呵，是不是于观？这先生道深了，任咱们怎么捧，岿然不动。”

“这就叫大家风度，真正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现在这样的人真是不多了，有点小成绩就自己抬轿子自己坐，哪像您？哎，我跟您头一回见面，不了解，但您给我的印象特别强烈：您这人不吃捧。”于观掉脸飞快地说。

“我都怕了他了我一点不瞎说。这样的人再多几个，咱们这碗饭吃不成了。”杨重苦恼地望着对手，十分真诚。

“谁说我不吃捧？我就为了让你们捧特意跟单位请了事假从天津赶来的。问题是你们没说出我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不服气。”

“好好，咱从头来，您是先进生产者？”

“不，我是落后分子。”

“那是您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

“可我也挺想先进的，不愿意这么平凡。”

“痴心不改，俯首甘为，平凡见伟大呀！”

“说不想那是虚伪，想而不为是那是洒脱。为什么说高山走俊鸟呢？人前人后那都叫家畜。”于观又远远插了一句。

“我不是不想为，而是办不到，懒惰成性，一想干活就恶心。”

“这怎么叫懒惰成性呢？这叫质本高洁，与世无争，不为五斗米折腰。您天生就不是一个小事能满足的人。”

“可别人怎么说我是大事干不来，小事又不干呢？”

“那是他们不了解您。您高说不到三十，不到三十怎么就能把您看死了呢？齐先生四十学画，姜先生八十挂相，在这之前干吗了？还不都是瞎混？一个当木匠一个当渔夫。谁想到过小流氓刘邦还能做一番事业呢？”

“好喝酒吧？”马青走过来问。

“好，没事就喝，喝完就睡，外号醉猫。这还能算优点么？这不叫醉生梦死么？”

“错了吧？这叫梦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古来圣贤在何方？惟有饮者留其名。”马青得意地走开。

“我觉得您特像古代那种落魄的知识分子。”杨重严肃道。

“您是文人吧？”马青问一个白化病般雪白的人儿。

“不不，我就是一骚客。串点晚会词儿呵写点骂人的小品文呵给报纸纠正点错字连带不署名地在广告末尾斩钉截铁来上一句。”

“我知道您是谁了，您是那‘一句师’！”

“谁？我是谁？”小白人儿不解。

“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写得好。”马青又道。

“不好，比那俩仲马俩托尔斯泰差远啦。”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那四位加起来，您不留神就跟他们打一平手。”

“您这么说就太过了。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是了解一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是您自暴自弃。您想呵，那四位写了多少字，才给群众留下个印象。您呢，一句话就流传甚广。怎么比呢？搞过创作的人都知道，写长容易写短难。”

“两回事，你说的那是两回事。‘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妇孺皆知吧？你不能管发明这句话的人叫文豪。我明白，我懂，我不能让您胡乱一捧就真以为自己空前绝后，我还没那么浅薄。”

“可搁我们这些浅薄的人看来，您不是空前绝后也是难得一见。”

“你这就得算肉麻了。你怎么能够，【语气词，字形左口右安】，对我，一个平生最恨个人崇拜的公民，说出这等不知羞耻的话？你这等于是侮辱了我的人格！”

“您动了气，我还不高兴呢。我有权利表达我对您的崇拜！想不让我说，任何人，您也办不到！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在美国，我也不是黑人，你还甭想歧视我！”马青火了。

“可我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干吗非说我有多么了不起？”小白人哭咧咧地皱着小脸。

“少废话！您就是高就是天才！就是文豪！就是他妈的圣人！哭、央求，全没用，我就是不改口！您，风华正茂，英姿飒爽，一表人材，加上才华横溢才气逼人才大志疏合成一个才貌双全怎么能不说您超群绝伦超凡脱俗一万年才出一个！”

“不要吵不要吵，马青，消消气，好好地捧着人怎么急了！”于观闻声转过头。

“我没见过他这样的，我这苦口婆心，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还无动于衷。”

“我不是无动于衷哥们儿，我真是觉得自己不行。哪儿来的什么‘才’呀？不过是一连串的雕虫小技文字游戏顶到天算一个欺世道名沽名钓誉其势汹汹其貌不扬臭名昭著狼狈不堪。”

“你们听听，他这说的还是人话么？你们见过这种谦虚得一塌糊涂的人么？我是没词儿了，冯先生您来伺候他。”

马青气走了，冯小刚拖把椅子过来坐在小白人面前。

“怎么回事呵？你怎么对自己的看法这么不正确呵？有些优点自己没意识到，别人给你指出来，就该虚心接受。我平时是不爱随便表扬人的，全凭自觉嘛。可对你这种不自觉的人，我今天就要狠狠表扬你！”

“先让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人。说清楚，不说清楚甭想走。”马青喝着水又走回来，兀自愤懑难消。

“这种恶劣态度一定要狠狠治治他。”刘美萍白小白人一眼，“不象话！”

“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认识，还坚持错误。”丁小鲁也慢条斯理地开口，问于观，“这人够得上一典型吧？”

于观沉痛地点点头。

“说吧。”冯小刚和颜悦色地对小白人说，“你看这么多同志关心你，你应该拿出勇气正视自己的优点。”

“可我确实没有优点。”小白人苦苦哀求。

“不可能！”冯小刚一扬脸，“一个人怎么可能没优点呢？你这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的态度了。”

他又安抚小白人，“好好想想，回忆一下，想起多少，说多少。爱国么？”

“当然。”小白人吓了一跳，忙回答。

“瞧，找点优点还是很容易的嘛。”

“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学习……不爱劳动。”小白人苦苦思索，边想边说，“模范遵守政府的法令法规和政策……”

“不要避重就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杨重在一边恫吓小白人，“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现在主要是看你的态度，要是等我们替你说出来，你就被动了。”

“还有胆小。”小白人兴奋地说，“干了坏事一诈就承认。”

“还算一条。”冯小刚掰着手指头给他数着，“还有。”

“忠诚。对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感，从不在外面乱搞和进行煽动。”

“不是这个，这些我们都掌握了，还有。”

“善良，对老区和灾区人民富有同情心，包括我们家里，一件旧衣裳都没有了。看见那要饭的，明知是骗钱，家里小洋楼都盖起来了，还忍重给个块儿八毛的。”

“还有还有，”冯小刚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竹筒倒豆子，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还有什么？没有的都说了怎么还有？再说可就是胡编了。我说前几个掉粪坑里的那个少先队员是我捞起来的你们信么？”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什么地方？”杨重冲过来，厉声拍案喝道。

“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小白人此刻倒面无惧色，“本来看见招贴以为是旅行社呢，想去白杨淀玩两天，谁料就折这儿了。”

杨重自个愣了，呆了片刻，没趣儿地走开。

冯小刚满面堆笑，怯怯地拉了拉小白人衣袖：

“既然你说你都说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很喜欢听音乐呀，古典的、现代的惟独没有流行的？”

“正好相反，就喜欢流行的惟独没有从古典到现代的其他一切。”

“这你就是不说实话了，你这是赌气了。”

“我怎么没说实话？我说的全是实话。我就是个写广告词的，干吗要装成人类文化遗产的正宗继承人？我就喜欢我出生以后问世的东西！就喜欢一切都用新的！就喜欢加入人数最多的那一群混迹其中你管我叫随大流赶时髦都可以！”

“可你知道什么

是高级的、艺术的，只不过你不愿意脱离群众。”

“对，我知道，能被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就是高级的、艺术的，譬如相声、武侠小说、伤感电影、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诸如此类。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个俗人的标准——我为此骄傲。”

“不！”冯小刚断喝一声，终于等到了破绽，跳到地上使劲摇头，弯腰跺脚地喊：

“你不是一个俗人！”

一屋人都笑了。小白人也不由笑了，仍嘴硬，“我就是俗人，板上钉钉

的俗人。”

“你不是！”冯小刚不苟言笑，冲到小白人面前，激烈地说：“你这样的我见多了，这就叫大智若愚呀同志们呐！这就叫装疯卖傻呀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的假相所迷惑，应该剥去伪装，还其真相。”

他转身面对小白人，一字一顿地说：“你是个雅人，是个羞于承认自己雅的原因而是真雅的雅人！”

同志们掌声四起。

小白人也脸上放光，“我真是这样么？”

“真是。”于观含笑上来道：“你想呵，除了王婆谁还会自卖自夸？喊得最响的往往是心里最虚的。不叫的狗咬人。敢于承认自己俗那得需要多大的雅量呵——你还不是雅人么？”

“瞧瞧，笑得嘴都合不上了。”众人指着小白人笑。

“还是冯先生有高招，一下就解决了问题。”美萍对马青说，“你真该跟人好好学学。”

“是，”马青道：“不承认有差距不行。”

“舒坦了么哥们儿？”冯小刚问小白人。

小白人掩嘴笑个不停，一边热烈地和冯小刚握手，“舒坦了舒坦了，从未有过的舒坦。”

哥们儿你真行，有您这碗酒垫底，这些年受到的委屈我都不计较了。”

“跟那些俗人计较什么！”

四

“累，真累，这么一天拿下来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马青大声喊，“谁说捧人不是体力劳动？”

一天的工作结束，大家都像被扎了的轮胎瘪了下去，个个精神颓靡，瘫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或闭目养神或长吁短叹，丁小鲁轻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你看我这嘴皮子是不是磨起一泡？”杨重张大嘴让美萍看。

“哟，真起了一泡。”美萍说，“给你涂点紫药水。”

她拿棉签蘸了紫药水小心翼翼地涂在杨重的嘴角上。

“娘希匹！”杨重用浙江官话骂了一句，试试自己的嘴是否依然开合自如。

“挂花了？”马青走过来看看杨重的嘴，好心好意地说，“捧你一道，慰问慰问。”

“别，别，咱们之间就别来这套了。”

“特别是咱们之间，更该以身作则，不能让人家说咱们搞特殊化。我对你有意见——你工作起来怎么就不知道休息？”

“你是不是嘴痒痒闲得难受？”杨重也斜着眼睛道，“别拿我打岔，留神我跟你急。”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里也就是杨重头脑最清醒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越不叫你干什么你还非干什么。”杨重急了，“烦不烦呀？下了班也不让人清静。”

“杨重，你要干吗？”于观在一边冷冷地开口，“同志们捧你也是因为爱护你，你什么态度？”

“我不需要！”杨重阴沉着脸冲于观道，“我谢你们了。”

“这不是你需不需要的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于观厉声道，“如

何摆正捧人和挨捧的关系问题！”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作为一个好的吹捧家就没有上下班之分，随时随地都是在工作。”

“我就是听不得肉麻吹捧，听见就起鸡皮疙瘩。”

“那就不行！就要改！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怎么能怕自己传染上疾病？”

听到他们两人吵起来，丁小鲁忙劝，“吵什么呀？都累了一天，你们怎么一点不注意保护嗓子？”

“你少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于观一挥手。

“怎么冲我来了？”丁小鲁不满地瞪了于观一眼，“于观我觉得你最近火气太大，虽然工作累点也不该对同志动不动发脾气，不要忘了你现在的身分。你的行为很不像一个吹捧家。”

“可是……”

“算了算了，何必为捧人伤和气。”刘美萍也过来相劝。她看到马青臊眉搭眼站在一边，拉着他笑道：“我不怕捧，你捧我一道吧。”

丁小鲁也跟着笑，“是呵，你一开始目标就选错，捧人应该先捧小姐呀。”

马青本来被杨重倔得挺没趣儿，一见两位女士热情相邀，只得强打精神堆出一脸笑：

“那好，我就捧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可要开始了。”

“你等我靠墙站好了，我这人一捧就晕。”

马青对丁小鲁说：“没见美萍前，不知道这‘美好’二字指的是什么，查遍所有辞典仍然心中茫然，而今一见美萍恍然大悟。”

“一般，不够刺激。”丁小鲁笑说。

“我从小就特爱幻想，一见美萍，一点想法都没有了，从此变得特别实际。”

“你说的还不如我呢。”丁小鲁笑道，“应该这么说：我一见美萍连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你使我自卑美萍。”

一直没出声的冯小刚远远地开口，语调浑厚，充满深情，犹如赵忠祥播讲《动物世界》：

“我每回都是用极大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动声色地喊出美萍的名字，否则就要脱口喊出：美！美！口齿流利的人偏在这个词上结巴。”

一屋人开怀大笑，连于观、杨重也忍不住笑了。

“还得属冯先生，一语中的。”丁小鲁笑问美萍，“还走得动道么？”

“劳驾你搀我一把。”美萍作痴醉、沉迷状。

“我觉得我们捧来捧去却忘了一个最该捧的人。”丁小鲁看着冯小刚笑，“此人劳苦功高，没有他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对，咱们怎么把冯师忘了？”于观笑叫，“这样的人不捧还有什么人可以捧呢？”

“冯先生，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美萍大惊小怪地问，“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事，我先天心脏有点缺损。”冯小刚挺直腰坐正，“来吧，几句捧还是挺得住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冯先生，”丁小鲁道，“我们几个就算您带的研究生？”

“可以。”

“冯师凡一张嘴，我心中便涌出一句文言感叹：真奇男子也！”于观笑道。

“冯师死后，哪儿都可以烧，惟独这张嘴一定要割下来，永久保存，供人瞻仰。”丁小鲁道。

“或者修个墓，”马青也道，“立座碑，请启功先生写个字，碑后用阴文历数此嘴生平。伟人不都有三两个衣冠冢么？修个嘴冢我觉得不过分。”“那就拜托了。”冯小刚拱拱手，“我这把骨头你们扬哪儿去都可以，独这嘴我也觉得好，舍不得。记住，一定找一福尔马林瓶子给我泡上，别回头二百年后烂了。”

“不用，您那是铁嘴，烂不了。”于观道，“我倒建议像泡野山参似地泡在酒里，嘴笨不会说巧话的喝上一盅保管变八哥。”

“诸位诸位，”丁小鲁叫道，“我建议现在就给冯师拟篇铭文，一旦冯师仙逝，立刻就能找石匠刻上碑。”

“好呵，”大家纷纷来了情绪，“拟吧，省得措手不及。”

“先师冯小刚之嘴萌生于二十世纪中叶，”丁小鲁笑瞅着冯小刚一句一顿地说，“受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蕴；栉风沐雨，含辛茹苦……”

“历尽甜酸苦辣，品遍软硬冷热；”于观接上来摇头晃脑地吟道，“吐故纳新，咬韧嚼脆；凡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种种遭遇，不堪回首。终于蜕皮……”

“结痂。”丁小鲁捶胸高叫。“长茧。”美萍笑弯了腰。

“覆鳞，角化！”马青接着补充，“几经淬火，千锤百炼……”

“得一铁嘴钢牙！”于观不容分说，厉声高叫盖住他人喧嚣，“唇红齿白，口舌生香；能吐芝兰之芬馥，堪效百鸟之宛转，嚶嚶动听，如抹蜜糖；耕云播雨，扬是传非……”

“上至公卿，下至黔首，”丁小鲁几乎喊破了嗓子，笑倒了自己，“人见人爱，视为奇珍；心疼不已，把玩不休……”

“冯师，你就差再拿一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了，那样这篇铭文就算做足了文章。”杨重道。

“已经很好了。”冯小刚微微一笑，“已经足可流芳百世了。我替我这嘴谢谢你们。如果将来香火盛了，我看也可设一偏殿供奉诸位，我等数人共享祭祀岂不大快人心？”

五

“发学习材料了呵。”

次日刚上班，美萍便捧着一摞《祝词贺语辞典》发给大家。

“都认真学习呵，回头我要一一检查你们的学习体会的。”她边分发边说。

马青正在和丁小鲁谈工作：

“五星上将的军服有了，M - 1 步枪也有了，美式吉普也搞到了。现在就差几身中将、少将的军服。我到北影道具库看了，美式军装都被上戏的剧组借出去了，只有国民党的军服。”

“国民党的也可以。”丁小鲁说，“但一定得是解放战争时期的。”

“行刑室也联系了。”马青又说，“老虎凳、竹签子、麻绳皮鞭都搞到了，再买把烙铁就齐了，先说好不可能完全尊重历史，烙铁只能电烙铁。”

“可以，”丁小鲁说，“大概齐嘛，是那意思就行了。”

“目前成问题的是这几条：沿途高呼口号有关方面没有批准。”

“你应该跟他们讲，口号我们都审查过了，没有问题，都是‘打倒国民

党‘共产党万岁’之类的，也就是‘二十年之后又是条好汉’粗俗点。”

“我跟他们讲了，不行。还有，节前不许放鞭炮，枪毙是不是考虑改绞刑？其实这也挺过瘾的。”

“最好还是枪毙，这是客户再三强调的，再争取争取，做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法场呢？和菜市口交通队联系了么？”

“于观说了，不必去菜市口，拉到郊外随便找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就行了。”

“采景的工作还要抓紧。”

“我会的。”

“大家静一静呵，我说几句。”正在和冯小刚嘀咕的于观站起来，手扶着桌子对大家说：“今天上午我们就不营业了，集中起来开个会。刚才我和冯先生研究了，我们开始营业以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大规模开展业务以前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澄清一些是非问题。”

“我今天已经和一个客户约好了，上午去她家谈为什么总有人嫉妒她的问题。”杨重说。

“这个，改个时间吧。”于观挥手让杨重坐下，“你尤其不能走，今天这个会主要是谈你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杨重不服气地小声嘟哝。

于观严肃地扫了大家一眼，看到会场静了下来，开始说：

“前一段的工作情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是有成绩的。同志们大多数都表现得很投入，很忘我。特别是一些过去表现不好的同志，在这阶段工作中表现出了很大的干劲和创新精神。在这里我特别要表扬马青，不但工作主动，下了班后仍然坚持捧人，拿同事练兵。这就很好嘛，就是要在我们内部首先创造出一种互相吹捧的气氛。正人先须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应该首先做到，我认为马青带了好头，应该表扬。”

大家的眼睛一起转向马青，马青害羞地低下头。

“但是——”于观的语气严厉了，“也有那么一些人，表现得不好，很不好。在这里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大家可能也猜得出我说的是谁。”

“我么。”杨重说，“你还没‘但是’我就已经猜出来了，总共就这么五六个人。”

“既然你自己跳出来了，我们不妨就公开指名道姓地说，这也符合我们中有问题摆到桌面上谈的传统。杨重，我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数你怪话多，牢骚满腹，干起工作来瞧你那个不情愿的样子。同志找你切磋业务你什么态度？”

杨重和马青热烈握手。

“马青你不要和他握手。你不要笑杨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我是无所谓嘛，不是装的。”杨重说。

众人一阵小声窃笑。

“严肃点！”于观喊，“这是在开会。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是非观念模糊，谁受了批评他就忙不迭跑过去表示同情。我看我们这个小小的单位里歪风邪气也很厉害。”

大家不笑了，低下头都不吭声。

于观又说：“我还要说你，杨重。我看你是没有放下包袱，背着个老沉

老大的箱子过河。像个满族女人，头发梳得很高，脚上穿着花盆底鞋，一步三扭，弱不禁风，这个样子怎么能适应新形势？你有什么丢不下的？你那个箱子装的都是什么宝贝？抖落出来让大家看看。究竟是宝贝呢还是破烂？我看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观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众人一眼。

“我再三对同志们讲，要舍得自己，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人死灯灭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嘛。有些同志就是像个地主老财，终身只恨聚无多，不但聚，他还要藏，挖很深的洞子埋。把自己那点宝贝藏得严严的，秘不示人，打算子子孙孙传下去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你不是宝贝么？你不是舍不得么？对不起，我就是要搞光你。”

于观撸胳膊挽袖子虎着脸瞪着杨重，“你不动手老子可要动手了，搞你个倾家荡产！”

冯小刚说：“当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治病救人，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在有意整谁。”

于观说：“不如此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这就如同身在战场，同志们都舍生忘死地往前冲，你一个人脑子里总是盘算老婆孩子发财保命，这就是对正在流血牺牲的战友的背叛！

知道战场上对临阵畏缩的逃兵怎么处置么？”

冯小刚把脸转向大家，“都谈谈，大家都谈谈，这也是考验每个人的立场和态度，是站在人民一边呢还是跑到人民的反面去。”

“我说说吧，”刘美萍先开了口，“刚才听了于观同志的一席话，我觉得很受教育，也很受震动。于观同志虽然是在批评杨重，但我觉得同样的问题也在自己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去吧，总觉得自己根红苗壮，又是个苦孩子，不会有什么私心……”

“慢，慢，美萍，”于观打断她，“你先不要急于检讨，我们不是要搞人人过关。你的问题这次不谈，先集中火力打杨重的土豪，不要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

“我觉得吧，杨重从骨子里瞧不起捧人工作，认为低人一等。”美萍扭捏地说。“没有，我没有。”杨重抗议。

“你不要打断别人，呆会儿专门有时间给你讲。”于观喝住他。

“是这样的杨重同志。”美萍道，“你不承认，我也看得出来。我觉得你虚荣心特别强，平时就有点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不爱理人。”

“你才是知识分子呢！我初中文化程度怎么成知识分子了？”杨重火了，“诬陷嘛。”

“不是知识分子，一身知识分子毛病更要不得。”马青说，“我觉得美萍说得没错，但还没说到点子上。你那个虚荣心不是知识分子的，而是彻头彻尾小布尔乔亚虚荣心！你到农贸市场买菜连价钱都不好意思问嘛，不管开价多少丢了钱就走。”

“这也是资产阶级阔少作风。”于观在笔记本上记上一条。

“我同情劳动人民，乐意多给他们几个。”

“你那叫同情？你那叫伪善，劳动人民不用你怜悯！”马青冲杨重连珠炮似地开火，“你这是不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

“恰恰相反，正因为一粒米一片菜叶都来之不易，我才觉得应该多付一些钱，不好意思讨价还价。”

“伪君子！你这是资产阶级的自我道德完善！你完善了置别人于何地？那些和你一起买菜的家境并不宽裕的广大群众怎么办？”马青一拍大腿，指着杨重喝道，“你站起来！”

“站起来！”刘美萍也情绪激昂地喊，“杨重不老实就叫他站起来！”

“群众叫你站，你就站起来吧。”于观对杨重说。

杨重可怜巴巴地站起来，低下头。

“你说！你交代……”马青、刘美萍围攻杨重，指指戳戳。

“我交代什么呀？”杨重十分困惑、无奈。

“咱们原先打算让他交代什么来着？”于观也小声问冯小刚。

“买菜多给钱？”

“不，不，不是这个，是什么我也忘了，但肯定不是这个。”于观想了又想，叹口气，“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被这一搅也搅忘了。”冯小刚灵机一动，“让他自己说。”

“你自己说，我们想让你说什么来着？”于观义正词严地指着杨重。

丁小鲁抬腿站起来往外走。

“你去哪儿？”于观问。

“恶心。”丁小鲁说，“你们抽烟抽得太凶，熏得我脑仁疼。”

说完她径自出了门。

“你们让我说什么呀？”杨重愁眉苦脸，“哪位好心人给提个醒。”

“管说什么呢，”马青小声对他说，“捧于观一道不就完了？”“对对，我怎么把这忘了。”杨重转向于观，一脸沉痛，喃喃地说：

“我确实是，【语气词，字形左口右安】，像于观老师所说的那样，嗯，总而言之，一切尽如于观老师所指出的没有丝毫走样儿。心情很沉痛，另一方面又为有于观这么一个严格要求我的老师庆幸，否则我不知要滑得多么远呢。我们是好朋友，可是你能不徇私情，这才说明你是真正爱护我，我们是真朋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呵！”“我想起来了，”冯小刚小声对于观说，“捧人……”

于观伸手制止了冯小刚，眼含热泪望着杨重。

他们动情地拥抱在一起，紧紧握手。

“这叫什么呀！”杨重一甩手，对马青说。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马青对他说，“从今后，咱对于观也得捧着说话了。”

“冯老师，”丁小鲁对冯小刚说，“我有一个工作问题想向你请教。咱们现在这工作开展得的确很顺利、很有成绩，顾客也在不断增多，可我对这个工作的某些工作方式及其效果不大舒服，不瞒你说甚至有些反感。”

“你说你说，知无不言。”

“捧人这个意义我是懂的，也很赞同。可为什么捧一个人的同时我们总要贬低一些人乃至自我贬低？这和我们要捧出个全社会的祥和气氛的宗旨岂不是互相矛盾、冲突了么？这么捧下去，不还是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轻视互相瞧不起，最多只是一部分人心情舒畅？”

“有这个问题。”冯小刚深深点头。

“其实我们并没有解决矛盾，只不过是片面助长了单方的气焰。可想而知，从我们这里获得了满足感的人一旦走出我们这个门会是副什么嘴脸，别人对他又是个什么印象。”

“是呵，没准我们好心好意倒是把人家害了。”马青咂着舌道。

“总是讲我们没目的，可长此以往，别人会对我们怎么看？能相信我们么？”杨重摊开手问冯小刚。

“你们说的这些问题，其实是个捧人的理论问题。的确，这种现象是和我们捧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问题出在实践中，可实际上根源是我们捧人理论还不够完善，很多重大问题还很混乱，没有得到澄清。”

“请您说得具体点，您刚才那席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说来话长。”

“没关系，您就长话短说。”丁小鲁摆出认真听讲的相儿。

“就像任何新的东西都是脱胎于旧的东西一样，我们捧人也是脱胎于骂人，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旧社会的影响和烙印。我们很多吹捧家譬如诸位都是骂人出身，虽然抱有最美好的愿望，但一旦捧不动了急于追求效果就情不自禁使用习惯语式。要知道骂人是比捧人更悠久的一门艺术。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对象的审美需要。”

“没错，如果你不贬低他人，没有一个对象会获得真正的快感和满足。”于观插话。

“是呵，任何吹捧家也不可能脱离对象单独存在，就像衣服离不开身体鞋离不开脚毛发离不开皮肤一样。”

“可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吹捧家，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个性，不能迁就对象的庸俗趣味，就像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和纯电影导演从来不迁就我们一样。”丁小鲁道。

“你说得很对，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我们吹捧艺术还不完全不同于其他艺术，它有些类似于工艺美术——我这么看。你还不能把它完全摆到一种只供欣赏的位置。它还是要服务于大众的。任何艺术如果变成了纯形式纯技巧的炫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特别是吹捧这门刚刚起步的艺术。我不排除，将来有一天，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吹捧会像芭蕾、交响乐、绘画那样变成一种只能到剧场、博物馆才能*郎偷降囊帐酰恢种皇屎显媛杼勺媳砢蓑囊帐*。哪怕变得像哲学那么抽象，仅仅是智慧的独白和语言的发挥。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些人断子绝孙又有什么遗憾的呢？”

“冯老师，我发觉你这人还是挺爱幻想的。”美萍微笑。

“那当然，老实说我这人其实就是个生活在幻想中的人，虽然我的行为那么脚踏实地。

我告诉你美萍，我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们谁都不可能跨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既然生当斯时，就要尊重现实，不要让认识的飞跃把你变成脱离时代的狂人。对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我也只能如此回答：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可这对其它人是不公平的。”丁小鲁说。

“吹捧像资本主义一样也要有个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任何温情主义只能妨碍乃至破坏公平的最终确立。你生而美丽，就是对丑姑娘最大不公平。所以，忘掉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一资产阶级观点吧。”

冯小刚语重心长地说：

“任何一味药都不能说是包治百病。就像一个人患了绝症病得要死一样，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会有嗜瘾的不良副作用，你给不给他注射呢？是看着他痛苦挣扎还是用药物使他麻痹获得短暂的安宁？不要

谈什么诚实的良知和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仅从一个医生的起码医德讲，减轻病人的痛苦就是责无旁贷的。所以，道德不是空泛的、脱离对象孤立存在的。你给一个健康人注射吗啡那是犯罪，而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吗啡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六

一辆美式吉普自东向西疾驶而来。路边骑车上班的行人看到开车的是个硝烟满身的美军上将无不大惊失色。

“这是哪儿刚空投下来的？怎么没人管他？我们的军队呢？”

于观和冯小刚穿着中士军装，头上扣着沉重的钢盔，各抱了步枪坐在吉普车后座上，不时被颠得屁股腾空，叮当乱响。

“将军，我们是在德国，请您注意安全。”于观扶正钢盔大声说。

“我知道是在德国，瞧公路被我们的空军炸得到处是弹坑。”

中国“巴顿”有意把车开得倏忽乱飘。

“下面该什么词了？”于观小声问冯小刚。

冯小刚掩嘴道：“冰激淋。”

“噢，将军，我们有一礼拜没吃到冰激淋了，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于观大声说。

“让美国空军给我们运！”“上将”回答。

“噢，将军，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香烟都在安特卫普让后方那些坏蛋批发给比利时倒爷了。”

“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在那些意大利妓女嘴里，我嘴臭得都没法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娘们儿了。”冯小刚撅着嘴抱怨。

“给艾克打电报。”“上将”满不在乎地说，“我要把这些坏蛋统统枪毙！”

杨重戴了顶美国宪兵的白钢盔，忙着给路口的交通警递烟：

“帮帮忙师傅，我就替您一小会儿。”

“你们拍的什么片子？”交通警一边下岗台一边问。

“打仗的。”

杨重迅速站上岗台，伸出一只五指张开的手掌迎头拦住直冲过来的吉普。

吉普车一个急刹车，于观、冯小刚像两袋土豆砸在“上将”身上。于观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狐假虎威地嚷：

“嘿，看不见我们是美军么？”

“任何人都检查证件。”马青挟着枪严肃地走上前，“有情报说，德国人正假扮成美军搞破坏。”

“上将”目光尖锐地瞟了马青一眼，噗地吐掉嘴里的雪茄，骄横地站起来，掏出皱巴巴的船形帽刷刷掸去挡风玻璃上马青泼上的那桶灰土，露出杨重一笔一划画上的五颗白五角星。

与此同时，马青、杨重咔地一个立正，胸脯挺得像个孕妇，一齐扎了自己一个有力标准的礼。

杨重当场就翻白眼跪倒了，枪托重重地杵在地上。

围观的群众热烈鼓掌。

“快快，把将军服给我！”

吉普车还没停稳，于观和冯小刚就一边扒着自己的衣裳一边跳下车，接过镶金边的呢子裤就往腿上套。

杨重马青扛着枪满头大汗跌跌撞撞从外边跑进来。

“快换装。”于观朝他们喊，“来不及就光换肩章。”

“上将”此刻正站在院门口和穿了身皱巴巴的下士军装的啤酒厂传达室大爷亲切攀谈：

“近来好么，汤姆？”

“报告将军，我老伴从新泽西来信，说我家奶牛又挤不出奶了。”

“买头新的嘛，汤姆，战役结束我就提升你为上士。”

“好了，将军。”烫了头穿得像个女特务似的丁小鲁喊，“可以开会了。”

会议室里，令人生疑的“将军”们垂手肃立。门外传来一阵皮靴响，戎装笔挺的“上将”满面春风地走进来，双方打了个不尴不尬的照面，彼此心中暗惊。“上将”蹦出一句生硬的英语，“鼓捣满拧——先生们。”

“满拧满拧。”“将军”们七嘴八舌回答。

“将军，德国地图实在搞不着，只好弄一上海地图您凑和部署吧。”

冯小刚说完，刷地一声拉开墙上的布帘，将一枝台球棍递给“上将”。

“上将”举棍在墙上的地图上戳戳点点比划了一气，转过身来面对众“将军”。

“张军长。”

“有！”杨重挺着胸脯站起来。

“你的部队现在哪里？”

“我的部队已经到达闸北。”

“李军长。”

“有！”马青英姿勃勃地站起来。

“你的部队现在哪里？”

“我的部队都在西郊公园。”

“太慢了，下午五点一定要到徐家汇。蒙蒂的部队现在哪里？”“上将”转问冯小刚。

“他们昨天就已经占领了吴淞镇，现在五角场一带布防。”冯小刚回答。

“给我八百吨气油。”杨重道，“我的坦克明天就能到外滩。”

“于司令。”

“在。”于观从桌旁站起来，扔掉手中正吸的烟。

“你的装甲师为什么没有消息？”

“我的装甲师还在宝山。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五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张军长，你接替于司令的指挥。于司令，我批准你回国休假，你和南希三年没见面了，你该回去看看她和你的三个孩子，替我问候南希。”

“我为党国立过战功，我在北非流过血，我在犹他海滩负过伤。”

于观抗议地嚷嚷，走出会议室。刚出门就在外面台阶上拢着手点着一支烟。

正靠着墙根儿懒洋洋晒太阳的丁小鲁问：“完了么？”

“还侃呢。”于观在台阶上坐下，一口口吸烟。

他一阵剧烈咳嗽，吐出一口浓痰，眼泪汪汪地喘息。

“烟抽太多了。”丁小鲁关切地看他一眼，“少抽点。”

“困，困得厉害。”于观揉眼睛。

“你真觉得这活报剧有意义？”

“怎么是活报剧？这是正事。”于观看她一眼。

丁小鲁叹口气，“有时想想也怪可怕的，连我们之间也没一句实话了。”

“你这个情绪不对嘛……”

“你别跟我说这个！”丁小鲁打断他，锐利地看于观一眼，“我不要听你这套。你让我觉得费解于观，现在我还看不清你，不知道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不过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说服不了我。”

冯小刚从里面出来，对于观说，“给棵烟，憋坏了。”

于观掏出烟盒让他抽走一支，“说到哪儿了？”

“还在谈军需品的分配份额，杨重和艾克吵得很厉害。”冯小刚点着烟又进去了。

“该死！只要给我八百吨汽油，我就能让孩子们回美国过圣诞节。”杨重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国会不希望在四四年结束战争，我们还没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供面包。”

“今儿是什么日子？”于观冷丁问丁小鲁。

“不知道，好久没看日历了。”

一个男人兴冲冲走进来，瞧见于观就扬手打招呼：

“嘿，我来了。”

于观定睛瞧了这男人一会儿，认出是那个素怀大志的厨子。

“你先等会儿，这屋里完了就拷打你。”

“刚下班？”丁小鲁客气地和他打招呼。

“请假，这事重要呵。”厨子乐呵呵地说。

“什么时候到你们那饭店吃一顿？”于观说。

“没问题，去就提我，绝对优惠。”

“这里面怎么还不完？”丁小鲁等得有点不耐烦，“哪来那么多说的？说好了中午要给人家还服装的。”

“这是给我预备的老虎凳么？”

“对，那擦砖头也是你的，五块够么？”

“差不多，也不一定，别忘了我从小练过体操。”

“困，老觉得睁不开眼，闭眼就想睡。”于观又咳嗽。

“你这么熬下去，会把身体拼垮的。”

这时，会议室门开了，“将军”们疲惫不堪地走出来，惟独“上将”依旧神采奕奕，劲头十足。

“中士，把我的车开过来。”

“抱歉，您这车中午以前得还，劳驾您还是骑自行车回家吧。”丁小鲁上前道，“慢走，您这身衣裳也得扒下来。”

刘美萍端着个照相机过来，给“上将”拍了一通照，对他说：“明天您还是这个时候来取照片。您想放大，拿回底片您另放，这个不包括在内。”

于观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招呼大家：

“都过来都过来，大家搭把手，把这位先生吊起来。”

厨子还在笑，杨重一个绊儿把他撂倒在当院。

厨子四马攒蹄被吊到房梁上，马青抖着手里的皮鞭像地狱里的小鬼似的问：“说，你的上级是谁？下级又是谁？”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可这是我们的组

织秘密，不能告诉你。”

“你说不说？”马青也实在累了，喊不出声。

“打死我也不说。”

“好，那我就打死你！”

七

“你怎么有点咳嗽呀于观？是不是感冒了？”

“不知道，早晨起来就觉得嗓子疼。”

“头疼么？”美萍把手放到于观额头试温度。

“头倒不疼，也不发烧，就是嗓子难受，咳嗽。”

“可能是累的，说话太多。不成你回家歇两天，别闹出病来。”马青也说。

“不行呵，今儿是文明日，还有那么多工作呢。”

“我们几个去不一样么？你还是歇一天吧。”杨重道。

“我歇不踏实，那么多人要捧，本来人手就不够，再把你们几个累病了。多一个人能分担点是点。”

“那你就悠着点，少捧几个，我们每人多捧一个也就把你的那份儿带出来了。”杨重过来递给于观一支烟。

“我说两句呵，最近咱们活儿多，天又热，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多喝水，千万别生病。丁小鲁你那儿还有钱么？”

“有点。”

“买点胖大海、菊花给大家冲水喝。”于观吩咐。

“行，我说你们男的烟也少抽点，一点不注意保养嗓子。干咱们这行嗓子要坏了就全完了。”

“您找谁呀大妈？”刘美萍问一个刚进门的老太太。

“您这儿是那‘三好’协会？”

“是，怎么着，您老受了什么憋屈了？想散荡散荡？保您哭着来笑着走。”马青笑着迎上去。

“不是我，是我那闺女。我那点糟泔事儿哪敢麻烦您们？我这辈子早吹了，什么全不想了。”

“您那闺女怎么啦？”杨重问。

“考大学没考上，如今待业在家。一个本该涂脂抹粉的年龄成日哭天抹泪，眼瞅着就邪了性。大妈求你们了，一定要好好劝劝她，给她几句好话，造成个印象还有人惦记她，让她觉得自己还不错哪怕是个误会呢。”

“交给我们吧大妈，把您地址留下，天一擦黑我们就去。”杨重拿出笔和纸。

“不用留地址，亮灯时候你们奔故宫筒子河一逮一准儿。都一对一对虾米似的，就她单钵儿，苦瓜一根。”

“放心吧，保证还您一个目空一切的女强人，还是那种爱说爱笑到了嫁得出去的。”马青拍胸保证。

“走嘞走嘞，再晚今儿这几条街就转不完了。”于观喊。

一伙人上了街，出门便一路捧过去不问青红皂白。

“哎，你们快来瞧，这小丫头长得多好看，跟小洋人似的。有三岁了吧？长大准聪明准是个大高个，破了百米世界纪录我也不奇怪，瞧这两根小腿多长仙鹤似的。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小孩儿，怎么一见这孩子就满心高兴？还得说人家爹妈会生，都是艺术家吧？”

“哇，真威风！你瞧人家那站姿，多标准，配上那身衣裳，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看！不慌不忙，沉着冷静，这么多车都服服贴贴，没点眼光没点头脑成么？喂同志，感谢你为首都人民没白没黑做的这一切。”

“多俊的冰棍车呵，看着我就咽唾沫。大妈，您一看就是个利索人。瞅您这白衣白帽，洗得多干净，天使似的。吃着您那冰棍也放心。”

“你们这商场真大真气派，进来不买东西心情都舒畅。”

“东西好那还在其次，售货员好那才是千载难逢。你们都是退下来的空中小姐吧？”

“瞧这卖糖果的小姐手指多灵巧，一抓就是一斤一粒不多一粒不少。嗨，跟玩杂技似的，瞅得我眼花缭乱，这一手一般人还真不行。您是三八红旗手吧？”

“瞅这买鞋的先生，一看就是大款。有钱，而且还是正道来的。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了吧？这西服穿在他身上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起码一千多块。瞧人先生那手，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多长多细钢琴家一样起码也是个弹琵琶的。看人家怎么掏钱包的，单用二指轻轻一夹，神不知鬼不觉……

〔语气词，字形左口右欧〕，小偷！抓小偷！”

“这公共汽车开得是真稳，跟坐‘奔驰’似的。”于观说。

“比‘奔驰’舒服，‘奔驰’能直腰站着不碰头么？”冯小刚说。

“买票买票，别等下车补呵。”售票员喊。

“要说售票员大姐也是真辛苦，一样坐车她还得上老嚷嚷。换个不负责的也就一边眯着不言语了，谁受损失？国家受损失。钱也一分不进大姐腰包。要是大姐自己的车肯定就白拉咱们了是么大姐？”冯小刚歪头朝售票员笑。

“别跟我臭贫，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

下了公共汽车，两人昂首阔步向紫禁城走去。

“哎哟，这故宫真雄伟真壮丽，天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瞅着还那么激动人心。你说咱古代劳动人民怎么就那么勤劳智慧？想起来我就骄傲我就自豪，怎么我就成了中国人了？”于观仍絮叨不休，触景生情。

“行了，你夸故宫它哪儿听得见？”冯小刚都听腻了。

“不是，我就是有点刹不住车。瞧这护城河的水跟金子似的。这树这草这花这人怎么都那么绰约、楚楚可怜，惹我一腔柔情……好了，你发现老太太那闺女了么？”

“那趴着一黑影，是不是？”冯小刚朝暗处 〔音“努”，字形左口右努〕嘴。

“有点像，小脸煞白，晃来晃去，快！直眉瞪眼冲城墙去了。”于观撒腿便跑。

“姑娘，姑娘！”于观边跑边喊。

“喊我么？”一个正在和恋人接吻的姑娘拔下嘴问。

“不，不是喊您，您继续。我喊那不幸福的呢。”

“姑娘，我送您几句话，不收钱。”于观喘吁吁站定说。

“你说。”那个正在城墙边磨蹭的姑娘好奇地看着他。

“一年前，我也是在这儿撞的墙，被人救下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当时特傻。”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个有主意善始善终。”姑娘又看刚跑到的冯小刚。

“这里有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因为我看见了你我。可能你没印象，可我的记忆是不会错的。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走到病房窗前，准备再次寻死往楼下跳时，我看见了你我。你正从大街上走过，穿着花裙子，像只花蝴蝶。我的泪当时就下来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物，我怎么舍得去死？当时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灿烂，你又是那么青春无忧，显得我是别提多阴暗多渺小了。”

“这我可以作证，三天后我去看他，他泪还没干呢。正在大口吃饭，严肃地对我说：为了你我也要活下去哪怕根本不认识呢。”冯小刚累得弯腰喘气。

“那你当时怎么没喊我呢？”

“我不配呀，我自惭形秽呀。当时我把你想得特高，怎么也得是个博士才刚够让你蹬的。我发誓我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就不去见你。”于观煞有介事。

“那你混出个人样儿了么？”

“惭愧。”他茫然地看着冯小刚，“我算混出人样儿了么？”

“我解释一下呵，他一直暗暗关注着你，留意着你，同时在人生的路上发奋图强，逐步实现给自己订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今儿要不是看见你苗头不对，他还不露面呢。”

“就是说，我要活得好好的，一辈子也未准见得着你。”“我不能成为你生活中的负担呀。我要成，就得成为你生活的光明，让你应有尽有，一生快乐。你值得，可我就不容易了。”

“他这个想法其实是很高尚的。要么带给人家幸福，否则不如谁跟谁都没关系。何苦让你再为他担忧呢？”

“真高尚。”姑娘笑望着二人。

“不不，愚忠而已。”于观谦逊地低下头。

“你们说的这都是真的么？我怎么听着那么过分？也就赶上我今天心情不好特别需要安慰，平时谁要跟我这么说我都觉得他是流氓。”姑娘又板起脸。

“那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表达。不光你这么说，别人也说过：怎么好话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就不像好话了？我们特清楚自己这缺点。”于观忙解释。

“话是说得有点言不由衷，可这意思您还是理解的吧？”

“啊，大概齐能猜出一半。”姑娘点点头。

“那就行了，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您的生命不属于您自个。您要时刻想到，多少不相干的人把理想寄托在您身上呢。”

“您手里攥着多少条人命呵！”冯小刚深情地加了一句。

“我真得好好想想了，我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无缘无故该着谁欠着谁一大堆似的。”姑娘沉思。

“怎么话又说回来了？”于观大惊。

“是啊，我自来自私自利活得挺好，吃饱了饭练练气功，看能不能蹿墙越脊。谁想撞上你们，云山雾罩说了这么些个不着边儿的话，活生生地让我觉得自个有多大罪过似的。算我倒霉，今儿出门没挑日子。”

姑娘一拧脸甩手走了，撇下两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捧砸了吧？捧出不是来了吧？怎么跟人家家长交待？”

“我是坚决想不通，怎么就能捧出条人命来？”于观抱着脑袋一下蹲在地上。

“我真感到自己能力有限，不行，干不了这活。”于观说着泪就下来了，“还是换个能力比我强的同志干吧。”

“你怎么了？”丁小鲁看和于观一起回来的冯小刚。

“晚上那人没捧好，他心里难受。”冯小刚说。

“谁都有偶失前蹄的时候。”丁小鲁安慰于观，“都没干过，都是摸索着来，犯不上太跟自己过不去。”

“这不像你呵于观。”杨重走上前，“这不是你的性格。怎么能一遇困难就退缩？你是个弹簧呵你不要忘了。”

“可我的确是干不好这个工作，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的神经……”“够了！别一副软骨头的样子！”冯小刚大喝一声打断他，“你干不好别人就干得好么？我们不都是在不断栽跟头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老练起来的？我真没想到小小的一点挫折你都经受不起。好啦，要不我们都不干了！回家休养吧！明哲保身吧！由着自个性子来吧……”

冯小刚说着也流下泪，“我就没有自己的脾性么？我就没有个人的爱好么？可我们要都不干那让谁干？”

众人皆默然，于观垂下了头。

冯小刚走到于观面前，慈祥地看着他说：

“我理解你，也够难为你的了。可你想过没有，你在这个时刻动摇、退缩，会对同志们的士气有多么大的影响？你又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观悚然一惊。

“好好想想吧，晚上睡觉前好好想想吧。”冯小刚迈着沉重的步履，走了。

“快睡吧。”丁小鲁对一直愣愣地坐在灯下的于观说。

“睡不着哇。”于观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冯先生这几句话压在心里沉甸甸的。”

“别去想它了，抓紧时间睡吧。”

“我真错了么？”于观问丁小鲁。

“问你自己呀。”丁小鲁说。

“就是这个问题想不通。我觉得自己没错，我确实感到自己很难胜任捧人的工作。不瞒你说，我越来越对自己产生怀疑，我这么做到底有利于谁？工作越顺利，心里越是堵得慌。”

“你没错。”

“可我要没错，那就是冯先生错了。冯先生会错么？真不敢往下想呵……”

八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您的请求，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是一桩充满艰辛、饱含血泪、需要极大献身精神的事业。”于观没精打采地对个小孩说。

“我就是把这当事业对待的。您想我学习也不好，每门功课都不及格。连我爸我妈都发愁：这孩子长大能干什么呀？除了嘴甜任嘛不*！毙[『]裾裼写省*

“你错了，我们这个工作不是嘴甜就能干的。我们也不要没有文化的人。我建议你还是先回学校上学，如果将来有志于作一名吹捧家，大学毕业再来找我们，起码也得是个大专学历。小同学呀小同学，任何工作都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否则你将一事无成。回去吧，好好学习，先学一身为人民服务的

本领再说其他。你聪明，一看就聪明，除了核物理别的你都一学就会，记住我这话。没准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造福人类吧你就！”

“哟，宝康来了，好久不见，怎么一进门就笑嘻嘻的？这后边跟着的是你什么人？嗨，赵老师，更年轻了，大街上遇见我得把您当成您儿子。”马青笑着起身相迎。

“听说你们几个改当吹捧家了？我正到处找人吹我呢，感觉特别需要这个。来吧，好好吹吹我，我还跟过去一样，出高价。你们几个我全包了，别的客就不要接了——多少钱一天呀？”宝康笑着一路握手，大模大样坐下。

“我们不卖。”于观回答。

“先别把话说绝，先问问我能出到多少价。”

“一万两银子一天我们也不卖，一个大子儿不花我们照样笑脸相迎，我们这是为人民服务。”

“哎哟，跟真的似的。”

“没想到我们觉悟这么提高得这么快吧？你以为我们这两年白混呐？赵老师，坐，近来好么？有需要我们效劳的尽管吱声。”于观冷笑，转向赵忠舜。

“没事，就是跟宝康一起来看看你们，都挺好。”

“都挺好就好。前两天我们还念叨呢，老没见赵老师抛头露面，怕是叫外国请去演讲了。”

“怎么着，死活不接待我，对我有意见？”宝康敲桌子。

“不，您需要我们会像对其他客人一样接待您。只要别提钱，提钱伤感情。”于观态度委婉地说。

“我需要！”宝康一扬脸。

“马青、杨重，你们捧一道宝康。”于观起身让开。

“说吧宝康，你想怎么捧？”杨重盯着宝康问。

“怎么刺激怎么来，我要那最肉麻的。”

“赵老师，您好像有什么心事？”于观问赵忠舜。

“没有，心情挺好。”赵忠舜一笑回答。

“不对，您不是闲得没事串门的人，您一向是每一分每一秒都给自己安排得特充实的人。您甭不好意思，是不是想让我们捧您一道？现成。”

“咱能不能到里屋说去？”赵忠舜探头探脑左顾右盼。

“里屋也有人，您要不想让人听见，咱们就到街上说去。”

“哥们儿，您这学问又长了吧？做一隆鼻术，再把后脑勺那片毛滋起来，活脱爱因斯坦青年时代呀！”马青笑道。

“是，昨儿在街上还有人认错了我呢，喊着‘爱老师’扑过来让我往他胸脯上签名。”宝康大言不惭。

“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你来了一封信，您知道么？”杨重十分神秘地问宝康。

“听说了，但信我还没收到呢，不知道什么内容，左不过是要给我奖呗。”

“写错地址了，寄我那儿去了。我好奇呀，就拆开看了。信上说他们那帮老头现在特发愁，选来选去就觉得这奖该给您，又怕您瞧不上，拒绝得奖，所以想先跟您商量商量，千万给他们个面子。”

“我还真不一定给我就接着，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就不能灵活一下么？人家那信上说了，国王王后都盼着您去呢，国宴的菜都炒好放凉好几年了。”杨重很发愁。

“噢，他盼着我去我就去？我怎那么好说话呵？退一万步说我直接了这奖，也得到我们家来颁给我。这事是谁求谁呀？”宝康傲然冷笑。

“宝康，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条：太傲。”马青责备他。

“没错，我真是这样。我也觉得这样特别不好，老让别人觉得巴结都巴结不上。我现在这已经改了不少了，过去，我连我妈都不正眼瞧一下。”宝康痛快地承认。

“我呀，还真有点说不出口，我这想法和我这身分太不般配。”赵忠舜忸怩作态，欲言又止。

“那有什么呀？您就说我吧，还不是口蜜腹剑，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我都没不好意思。”

“你要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他坦然了一些。

“千万别不好意思赵老师，您的品行高超已经有口皆碑翻不了案了。”

“我吧，从小挺羡慕一种职业，阴差阳错成了现在这样儿。也不是现在这样就不好，但你是明白人你知道，童年的梦想对人的一生会有多大影响。”

“知道知道，您往下说。”

“嘿嘿，真不好意思。”

“你瞧，赵老师，我就烦您这知识分子气质：羞涩。痛痛快快的，跟我您还藏首遮尾的干吗？您就是说您想当飞贼我对您的印象也一样富丽堂皇。”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告诉你，我就是想当一回专门夜里逮人的盖世太保！”

“嘿，赵老师，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呵？”

“你也这么想？”

“没错，穿着黑皮大衣戴着礼帽，夜里十二点以后到人家彬彬有礼地敲门。”

“没错！敲开门进去后照旧彬彬有礼，先道歉再逮人，不忘欣赏一下墙上的油画，恭维几句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干的是肮脏勾当可透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还应该再在钢琴上弹一段巴赫的曲子。”

“没错！再跟夫人干上一杯香槟，聊几句毕加索、莫奈。即便是威胁也相当优雅，说着上流社会的法语和那些狗汉奸狗特务区别开来！”

“太对了！什么纺绸褂、水银镜，比皮上衣呢礼帽档次差多了。”

“你觉得这事难办么？”

“一点不难办，几件皮大衣好凑，礼帽我也有路子能借来。”

“可我不想抓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我就想闯入一对外国夫妇家里当不速之客。”

“少数民族行不行？我认识一个乌孜别克人，经常冒充外国人进出友谊商店从来没人敢拦过。”

“像就行，主要是找那感觉。”

“信在哪儿呢？你倒给我拿来瞅瞅呀信是写给我的你干吗扣着不给——拿来拿来！”宝康急了，扑过来搜杨重。

“信是瑞典文，你看不懂，回头我给你翻译出来再给你。”

“我就要看原文，我不懂瑞典文可有人懂英语呀。”

“那也得等我上荣宝斋给你裱了，镶了框子再送来。这信你一定得藏好，否则博物馆肯定会来找你。”

“我不捐，我肯定不捐。我死後这信我孙子就能揣着上索思比拍去了。”

“哎，宝康，我那天看报，报上有两人为你吵架。一个说你是李白，一个说你是杜甫，你自己觉得你是谁呀？”马青问。

“还有比他俩更好的没有？我就是那更好的。”

“两人还争呐，一个说你的作品寿命有一千年，一个说只有九百九十九年，你觉得他们谁说得更准一点？”

“都小瞧我了，我觉得起码不比李后主的寿命短。他也就是一句‘一江春水向东流’，我除了跟他一样愁还有好多哲理呢。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聊了，光聊天把正事都耽搁了。

哎，你们谁知道瑞典大使馆的电话号码？”

“查114。”杨重说。

“我用汉语问，他们能告我么？”

“带点口音呵。”

“我觉得他们真不负责任，信寄出那么长时间没有回音也不知道再打个电查查，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国邮政的效率？”

“怎么能这么对待宝康同志？这不是捉弄人么？”于观大怒。

“开玩笑。”杨重分辩。

“什么开玩笑？工作就是工作怎么能开笑？你们开玩笑他当了真，兴冲冲跑到瑞典人那儿肯定挨一顿揍，自尊心怎么受得了？你们这是严重违反捧德的行为！”

“宝康那人就欠这个，我们不给他垫砖他也得揪着自个往半空中跳。”

“他是他，你们是你们。我不管顾客是什么操行，但我要求我的工作人
员遵守职业道德。你们违反了这点，我就要批评你们！作为一个吹捧家我就要对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怎么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呢？”

“于观，你别生气。”丁小鲁劝解。

“我不是气，而是难过。捧德问题我再三讲过，现在居然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痛心！我的话你们是当耳旁风了。你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比别人聪明伶俐更会绕着弯子骂人是不是？你们知道你们小小得逞的同时你们丧失了什么？你们丧失了做人的善良！”

“别说了于观，你没看他们泪都快垂下来了么？”

“现在哭了，当初不是挺得意的吗？你们能耐，你们走吧，我这儿不需要爱耍小聪明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工作我不允许用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它！”

“我们错了。”杨重说。

“下回不干了。”马青也说。

“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于观。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美萍也替他俩求情。

“让他们写检查，深刻认识自己错在哪儿，为什么错，挖一挖思想根子。光承认错了，不认识自己错在哪儿就不可能彻底改正错误，将来一遇机会就有可能重犯。我不是和你们两个过不去，我是痛恨这种行为。这个世界爱和理解太多了么？我们是把爱和关怀传播到人间的使者呵！”

“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生我养我的人民。”马青先哭。

“哭吧，让悔恨的泪水冲刷去你们心灵上的污垢。哭完去向宝康道歉，诚恳地道歉，以博得人家的原谅。”冯小刚在一边轻声道。

“哎哎，哭完我们就去。”马青眼睛湿漉漉地连连点头。

于观心情沉重地站起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通过杨重马青这次所犯的错误的，我们大家也要汲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不能掺杂个人感情，不能凭个人的喜好对待顾客。可能有一些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会讽刺、挖苦乃至侮辱我们，大家一定要正确对待。要知道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一点：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之上——我说的对么冯先生？”

“你精辟地概括了我想说却一直没能表达清楚的思想。”冯先生庄严地点头称是。

九

早晨，大雨瓢泼，屋里昏暗得如同黄昏，一声炸雷，闪电贯穿长空。正在昏睡的于观蓦地惊醒，惊恐地张望了一下四周，又沉沉睡去，他的脸上布满倦容。

屋外，丁小鲁站在房檐下看雨。刘美萍打着伞踩水而来。

“于观睡了么？”她问丁小鲁。

“刚睡下。”丁小鲁轻声说，“咳了一夜，早晨我给他吃了两片安眠药。”

“谢天谢地，终于睡了。”刘美萍虔诚地胸前划十字，“老天保佑他多睡会儿吧。”

丁小鲁瞅着她笑，“你什么时候也信起这一套了？”

刘美萍不好意思地笑，“病急乱投医。”

马青、杨重合撑着一把伞嘻嘻哈哈一路跑着 【字形左足右堂】水过来。马青大声问：

“于观起来没有？”

“嘘，小声点，刚睡下。”丁小鲁手按唇道。

“可我们有急事找他。”杨重说。

“天塌得下来么？天塌不下来过两小时你们再进去。”丁小鲁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他太累了。”

于观在床上沉沉昏睡，睡得十分痛苦，唉声叹气，不断磨牙，面容狰狞颓丧，被子掉到了地上。

刘美萍轻轻把被子拣起来，盖在他身上，他一下醒了，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喝问：

“哪一个？”

“我，美萍，你被子掉了。”

于观一脸怒气，起身质问：“我睡一个觉可以么？我这个要求过高么？哪个用你来献殷勤——你给我外边站着去！”

美萍哭着跑出去。

丁小鲁闻声跑进来，“怎么啦？又跟谁生气呢？再睡呀。”

她上前要扶于观躺下。

于观拿起一支烟，“不睡了，刚合眼又给搞醒。”

他看到马青杨重在门口探头，“那是谁在门口探头探脑？”

“噢，是杨重他们来找你汇报个事，我给他们拦下了，让他们过两个小时再来。”

“叫他们进来吧，来吧来吧。”于观向他们招手。

两人笑着进了屋。

冯小刚匆匆忙忙从街上披雨衣穿马路过来，看到美萍站在房檐下抹眼泪，停下关心地问：

“怎么啦小鬼？怎么自己在这儿哭开鼻子了？”

待知道原委后又和蔼地批评美萍，“应该让于观同志睡觉嘛，于观同志睡觉时我都不去打搅他。好啦好啦，他发火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要体谅他嘛，不要伤心了。”

冯小刚跨进屋里，笑迎向于观，“哦，人来得很齐嘛。”

“有什么事么冯先生？”于观笑问他。

“不忙谈，你先休息。”

“哪里还有时间休息呀？来了就谈嘛。”于观笑说。

“于观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呵？”冯小刚问丁小鲁。

“不好。”丁小鲁说，“总是咳嗽，夜里睡不好觉。”

“这我可要批评你于观，不能再这么玩命干了，你想当第二个李文华呀！”

“垮不了。”于观乐呵呵地说。

“不要逞强，我们都不年轻了。”冯小刚半真半假地警告他。接着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笑说：“刚才我过来，看到美萍一个人在门外抹眼泪，不知出了什么事？”

于观叹了口气，对丁小鲁说：“让她进来吧。”

美萍抽抽噎噎地挪进屋，不过肯到于观床前来。

“过来。”于观拉着她手长叹一声，“我不过是说了你一句，你就这么委屈。我也是急呀，好容易睡着了又被你搞醒了。不要哭了，你是好心。我向你检讨，不该发火。”

“我不是委屈自己，我是恨我那么没眼力，偏偏您刚睡下我就多事——我是心疼您呵！”

于观刚要下床，便感到一阵晕眩，腿一软，栽到丁小鲁身上。

“哎呀。”丁小鲁一摸他手惊叫，“你烧得烫人，今天不要再出去了。”

“是呵，今天就不要出去了，歇一天吧。”大家也纷纷劝。

“我怎么能躺得住？”于观诚挚地对大家说，“我一闭眼就有那么多双充满企盼和渴求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李先生不远万里回国就是想听听乡音体会体会乡情；王同志受了一辈子欺负仅仅想在有生之年当一回侠客；刘小姐不图钱不爱权只不过希望有一天出门让人围观；老秦是多老实多忠厚的一个人，根本没想过自己捞什么好处，就是看到科长工作辛苦，业余时间一点乐趣没有，想让他开心一天——我忍心让他们失望么？”

关科长一看就是个硬骨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进餐馆看到满满一桌鸡鸭鱼肉便皱起眉头。

“你们请我来干吗呀？”

“没事，就是想和您结识一下。”于观咳嗽着，用手帕捂着嘴，起身相迎道，“早听说您为政清廉，朴素大方，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味，在您那一级干部中是个优秀的代表。”

“你们这都是听谁说的？”

“凡是在您手下工作过的同志，调走后都满世界宣传您的事迹。我们和您生在同时代能不有所耳闻略晓一二么？”

“说您位卑不敢忘忧国，人正不怕影子斜。参加工作以来，光人民币就上交了几十万，烟酒糖茶不计其数，没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哭了七次不是看到同志们三代同堂就是部下房顶漏了雨群众都给你数着呢。”杨重接上茬口儿。

“说您从小就有远大志向，上小学的时候就救过落水儿童逮过破坏分子。长大更是不闲着，当兵是个好兵，当工人是个好工人，当干部怎么能不是好干部？没事就去救火在街上见义勇为为写了几十万字的日记还翻译了一本英文辞典中国作家协会差点吸收了您呢。”马青锦上添花。

“所以我们特佩服您，私底下发誓要向您学习，拿您当我们的榜样。被您比得我们除了惭愧还是惭愧。”

关科长冷笑，“少来这套！你们都是哪儿来的一批马屁精？无缘无故地跑来吹捧我能信你们没目的么？”

“真是没目的，真是单纯地觉得您特好。”丁小鲁也说。

“这不用你们说，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干的事，你们光知道我不收贿，怎么没打听清楚我更不吃捧？”

“由衷地、发自内心地捧也不行么？”美萍天真地设问。

“一概不行！”关科长右手有力地往下一劈。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这就是您自私了，光想着给自己保持个好名声。您想呵，现在像您这样值得捧的人有几个？该捧的不捧，群众怎么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社会上的正气怎么树得起来？这不单单是捧你，捧的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吧，除了洁身自好还应该多有点社会责任感。”冯小刚站起来，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我认出你了，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一帮职业吹捧家吧？”关科长冷笑，背着手走到冯小刚面前端详他。

“我们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说的对不对？您要是个坏人，贪官污吏，那我们这么干是要打屁股的。”

“收起你那套花言巧语吧！哪个要听你这些屁话？别以为你干得很巧妙，我早就认清你是什么人了。我提醒你，你这么下去很危险，搞的什么名堂么！”

“……”

“年轻的不学好，就爱在歪门邪道上动心眼儿。你们看看你们周围，那么多优秀的青年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民族为社会的进步努力贡献。唯独你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成天就是混，混不下去了，居然想靠当帮闲、吹捧别人过日子。你们知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你们的父母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不要讲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了，你们还有点新中国青年的味道么？你们还算人么？”

关科长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说得众人一个个都低下头，默不做声。美萍脸红了。

于观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片刻，于观喘着，眼泪汪汪地看了眼大家，大家也偷偷拿眼觑他，只有冯小刚信任、勉励地朝他颌首。

于观说：“好久没听到这么尖锐的批评了。”

“是呵，”杨重抬头望着关科长道，“早该有人这么对我们大喝一声了。”

“对不对嘛我说的？”关科长忧心忡忡地说，“我的话可能是重了些，可我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没法不让自己激动。”

“虽然您的话说得重，可其实是为我们好，是不是大家。”于观连连咳嗽，咳得弯下腰。

“没错，”马青说，“有些人总夸奖我们，但其实他那是嘴不对着心，心里不定怎么想。您这才是真正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爱之深恨之切嘛。”丁小鲁补充，“恨铁不成钢。”

“你们能这么认识问题就好，我是不怕得罪你们。结怨也好，回家背地骂我也好，我有什么就要说什么。”

“怎么会骂您呢？我们就希望别人坦率地对待我们。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愈直爽愈不客气我们就愈敬重他。”于观挣扎着，强打精神说。

“真诚的意見现在难得听见呵，你就是花大价钱也没人对你说。”冯小刚适时补充了一句。

“别看关科长骂了咱们一顿，可我真觉得今天请关科长吃饭是请对了一一值！”马青一拍桌子。

“我这人就是这么个丑脾气，也不怪有些人说说我不近人情。我公开对这些人讲：我就是不近人情！这个人情我看是近不得。”

“其实您这恰恰是最近人情！都像他们，到头来恐怕连做人的基本信念都丢了。”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关科长关科长，”于观握住他手，“您能给我留个地址么？哪天我到您家跟您好好聊聊。您的话对我特别有启发，令我深思，我特想找个机会跟您说说我的苦恼。其实我这人特空虚、特茫然。社会上好多现象我都特瞧不惯，又找不着办法解决，所以就有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辜负了人民又放荡了自己……”

“这就错了么。对待不良现象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咱们约个时间哪天你来吧，我也很愿意和你们聊聊。你们都很聪明，我是真不愿意看到你们糟蹋了自己的聪明。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怎么啦？”

于观两眼一翻，昏了过去，一头栽进关科长宽厚温暖的怀中。

“他怎么啦？”关科长惊叫，身往後一撤，若不是杨重眼疾手快，一把托住于观，他非摔个头破血流。

大家围上来，七手八脚把于观抬到沙发上，又掐人中又扇脸蛋。

刘美萍对关科长说：“他发烧好几天了，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你没瞧他嗓子都哑了么？”

“醒醒，你醒醒。”大家焦急地呼唤于观。

于观在大家的呼唤中慢慢睁开眼，醒来就一把抓住关科长，声音嘶哑地说：

“您的话句句说到我心坎上了……”

“行了！”杨重急了，冲他大吼，“这儿还有我们呢，你就别惦记工作了。”说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于观又昏了过去。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冯小刚粗声粗气地喊。

“他就是这样，”美萍跺着脚哭，“心里永远装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于观醒来已是躺在雪白的病房里，胳膊上吊着输液瓶子，四周静悄悄的。他看到杨重的一张脸正聚精会神地鸟瞰着他。

“还记得发生过的事么？”

于观无力地摇摇头。

“你昏倒在捧人的岗位上了。”

一阵欢声笑语，丁、冯、马、刘诸人捧着鲜花、水果拥进病房，一齐围上来问寒嘘暖。

“给你看件东西，你看了准喜欢。”

美萍亮出一面大红锦缎金色流苏的锦旗，上书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巧舌如簧，天花乱坠。

“还有送匾的呢。”马青美滋滋地说。

于观吃力地张开嘴，喃喃道：“我们就做了这么一点该做的，群众给了我们的多大的荣誉呵。”

“是，我们不能自满。”杨重点点头，“匾和锦旗全当鞭策了。”

“于观呀，”冯小刚坐在床头说，“我们大家商量了，你为工作累病了，我们也要为你做点什么。你有什么愿望尽管说，我们一定让你尽兴。”

“说吧说吧，你该享受享受了。”大家七嘴八舌说，“对了，我们还不知道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呢？当大使？当表演艺术家？”

大家争相提问。

于观嘴皮子动了动。

“你说什么？”丁小鲁把耳朵凑上去。

稍顷，她抬起头，严肃地望着大家，“他想睡觉。”

大家脸上的笑容一下消失了，一个个蹑手蹑脚悄悄退出病房。

<全文完> 注：人力三轮车工人 小偷

《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干了缺德事就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可能的，弄好了也许能楼层住得高点。”

“我要写了，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圆珠笔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说，“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嚼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形的。”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你小时候用剩的大脑炎预防针牛痘疫苗你是吃啊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搞点中药吃？据说中药一般都补。”

“这样吧，我这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出去给你扒点树皮挖点草根熬汤喝。”

“那就拜托了。”

安佳乱翻一阵抽屉找出一盒丸药：“吃几粒？”

“只管大剂量服下，补么，就得强力补。”

我吞丸子、喝水、伸直脖子、闭眼、痉挛，继而喘息不已眼泪汪汪劫后余生般欣慰地笑。

“感觉如何？”

“果然爽快了些。”

“那就趁着劲儿没过写吧。”

“你是不是把屋里灰再擦一遍，被子也叠得方正点，尿布什么的晾得离我远点，这样，我心情也愉快点。”

“可以。”

安佳迅速把屋里归置了一遍，使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写什么呀？”

扣子坐在小推车里闹了起来。手指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稀粥唧唧呀呀叫着，手扶着车栏使劲往起站，一次又一次跌坐回去，弄出很大声响。

“不许闹！”我呵斥她，“无知的样子，除了吃就知道吃，哪儿有点书香门第小姐的感觉。”

“扣子不闹。”安佳过去哄孩子，“你爸给你办大事呢。妈得保他，他混好了，咱们都成吃干饭的了，忍耐一下。”

要不说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呢，安佳的一席话，扣子便安静下来，乖乖地坐着，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

“写什么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那不是挺好的么，当反面教材。”

“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好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累赘的感觉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化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没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你是说写古代？”

“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新，劳动爱情。”

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四九年吧。”安佳说。

“四九年以前是谁？”

“好象是台湾那帮人。”

“这帮人不能写。”我深明大义地说，“写也不能夸他们。再往前呢？”

“再往前好象是一帮梳辫子穿马褂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的头是老娘们儿，跟咱们好象还不是一族。外国人不能写。”

“再往前我也弄不清了，好像全剩下书生小姐皇后附马黑头白脸什么的，话说的跟咱现在都不是一个味儿，动不动还爱甩袖子跷靴子唱两嗓子。”

“我看咱还是回来吧。”我说：“古代净是有钱人，咱从来猜不透有钱人的心。”

“非得教人民学好么？”片刻，安佳打破沉默问。

“非得！”我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仔细想呵，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己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你真该好好学习了。”

“我又不当作家我学那干吗？”安佳站起来，走向扣子身边，继续给她喂已经凉了的粥，“不管你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这个问题不弄清我没法写。”我终于给自己找了充足的理由离开书桌，一边看着扣子吃饭一边逗她，认真对安佳说：“糊里糊涂地动笔，费劲不说，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晚饭后，太阳已经落下，天仍然很亮，院里马路上都是摇着扇子散步的男女。

吴胖子站在他家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拿着一架儿童望远镜四下了望。

他的镜头内先是一个少女又说又笑的妖嫩的脸庞，接着是一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子……一群腿跨在自行车梁上双肘俯在把上头凑在一起抽着烟聊天的半大小子……两个对脸站着推着儿童车的少妇，然后，我的脸被人的镜头捕捉住了——那是一张深沉的脸，双唇紧闭，额发凌乱，两眼茫然，眉宇似有无限心事。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吴胖子转身回屋，迅速地倒了杯凉水，奔回阳台。此时，我已经走到阳台下，他稳稳地瞄准我将杯里的水倒下。

我蓦地停住，悲愤地仰起头，吴胖子在他家阳台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公德？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在下面指责他。

他只是咧着大嘴呵呵笑，一边招手：“上来，你上来。”

我抖了抖身上的水，拐弯往楼后门里走，正碰见拎着竹椅去乘凉的吴胖子他妈。老太太一见我愣了一下，瞅天：“怎么，落雨了？”

“嗯，落了几个雨点，全叫我赶上了。”

我上楼，吴胖子家门没锁，推开进去，吴胖子还在阳台上了望着呢。

“又看什么呢？”我穿过房间走上阳台，“天这么亮，打立杆的都还没到位呢。”

“不是我发觉你们怎么一个个都那么深沉，遭了雹子似的。”吴胖了放下望远镜笑着对我说。

“今儿除了我还有深沉的？”

“你看呐。”吴胖子把望远镜递给我，叉着腰抽烟，指给我看对面楼上。

我举起望远镜瞄向对面一扇窗户，只见刘会元躺在床上看书，遮着脸一动不动。

“给他打一电话，叫他过来。”

吴胖子回屋拨电话，我继续看着刘会元。只见他从床上翻身坐起，走到另一间屋子接电话。

“你是刘会元吗？”我听到吴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是那个《婚姻与家庭》杂志的，准备采访你……”刘会元在那边换了只手拿电话。

“听说你离婚了，非常痛苦……”

刘会元抬头看见了我，我冲他招了下手，他回头飞快地对着听筒说了通话。

吴胖子在这边哈哈大笑：“不要那么粗野嘛刘会元同志。”

接着换成正常声音说：“你过来吧……有什么事呵，不就是看本破书么，我们这儿对你的一举一动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快过来呵，等着你。”

吴胖子放下电话，拉开屋里的灯，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选着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上停住。

刘会元磨磨蹭蹭，又看了两页书，拿了盒烟，带上门出去了。

我也从阳台回到屋里，就手把望远镜扔在沙发上，站在吴胖子的组合柜前挨个拉柜门拉抽屉翻看里面的物什。

“你怎么有这毛病，到人家就乱翻。”吴胖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说。

我翻出一个精致的工艺打火机，拿在手里掂量着，啪啪打着火。

“这打火机怎么跟我刚丢的那个一样？”

“什么你刚丢的，这是我哥儿们从汤加给我带回来的——搁下。”

我用这打火机点着一支烟，在吴胖子旁边坐下，“送我啦。”

“不成，我就这一个。”吴胖子探过身来抢，“我们这打火机是有意义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我躲闪着，到底还是被吴胖子把打火机抢走。

“我送你一件衬衫吧。”吴胖子说，“小领圆摆你穿一定好看。”

“你穿过没有？”

“就穿过一次，水都没下。”

“是，你穿半年不下水，都能再揭出一件衬衫了。”

刘会元进来，进屋就说：“敢情就你们俩，我还当三缺一呢。”

“你来了不就三缺一。”吴胖子指使我，“你去到我们家对门叫一下丁小鲁。”

“这事都应该你去。”我批评吴胖子，“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别养成指使人的毛病。”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吴胖子站起来，“那你们搬桌子铺毯子拿牌。”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哗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

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相视而笑。刘会元说：“咱怎都混得这么惨呵？”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吧口气，“逼良为娼呵。”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么？”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少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们不能自个瞧不起自个，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残酷……”

我泪滴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免死狐悲么。”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地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拣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思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幺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

“上了岁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的牌按倒，“哥儿们上‘挺’了呵。”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元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十万字。”刘会元也趴了牌说，“六八年我插过俩月队，乡下那点齜齜事听过见过也干过。”

“那你改唠乡下嗑得了。”我说，“不就是野合私奔吃不上饭下不来炕让支书操互相操那一套城里人不干的事全糊乡下人脑门子上反正乡下人不认

字。”

“乡下人不认字城里人瞧新鲜。”吴胖子也趴了牌产，“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高土坡饶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

“都上‘挺’了。”我紧张地盯着每个人打出牌，用力拎起一张牌，嘴上喊着：“自摸！”

“自摸！”所有人都喊着，满怀希望地用力摸牌。

“自摸！”刘会元“啪”地把刚摸的一张“七条”亮在桌上，随后把自己趴着牌立起来推倒，“收钱。”

我一边交钱一边对上家的丁小鲁说：“你手也太紧了，一张牌也吃不着你的。”

“我又吃着谁的了？”丁小鲁笑着说，“下回喂你点香的。”

“谁也不指了。”我码着牌说：“永远自摸。”

“你倒是写不写乡下事？”吴胖子问刘会元，“你要不写我可写了。”

“让给你了，你不就憋着拿你爷爷奶奶开涮。”

“我不同意吴胖子写乡下事。”丁小鲁说，“他那语无伦次的劲儿不如改现代派顺茬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刘会元对丁小鲁说，“人就好写裤裆底下的事。”

“那就单开一路吧。”于观说，“当性文学专家。”

“行啊。”吴胖子笑呵呵地说，“现代派加性文学——瞧好儿吧。”“就剩咱俩忧国忧民了。”我冲于观笑着说，“他们都奔高枝儿了。”

“不，我也不忧国忧民了。”于观摇着手笑着说，“我‘垮掉一代’得了，整点反社会文化的，逆风千里。”

“那多不好呵，到时候我们台上戴红花你台下挨批判。”

“没关系，繁荣文艺么，那多热闹。到时候你们千万别客气，照死了打棍子，拿出那势不两立深恶痛绝劲儿——一打棍子我就名扬天下了。”“数他机灵。”吴胖子说，“我们不，我们就照死了夸你，说你是毛委员派来的。”

“我让你们夸都找不着下嘴的地方。”

“我们可以牵强附会。说你其实很善良很纯洁，不平则鸣爱之深恨之切么。”说到这儿，吴胖子掉脸对我说：“我发觉咱们还缺一个搞评论的，专业淘井的。”

“这里闲人就剩丁小鲁了。”我看丁小鲁。

“好吧，那我就扮这搞评论的。”丁小鲁说，“不过你得凑钱给我买点洋书看。”

“没问题。”我说，“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就算是义赛，赢的钱全都捐赠给丁小鲁置洋炮。”

那天夜里，我们玩了一通宵。夜里两点，安佳找来了，叫我回去。我说你别打岔，我们这儿切磋艺术呢。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决议和分工告诉了她。安佳听了十分不乐意，说净欺负我们方言，好事没他，倒霉的差使老轮着他。我正色训斥安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大家派我当文人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光荣。这几个人里拍马屁的工夫就数我到家，这么重大的事情换个生手干我还不放心呢。

“我倒不是不想让你当御用文人。”安佳说，“问题是养狗还得管饭呢，没有白使唤人家的。你现在骈和上边商量，如果上边答应好好养你，给政治待遇给房子给津贴，你当大茶壶我也不管。”

“咱不是得先作出点成绩人家才能给好脸么？要不怎么巴结得上，万一你大奸似忠呢？得给人时间观察。就说养狗这道理你不也得喂一阵儿才能看出是忠心耿耿的看家狗还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贱！”安佳白了我一眼，“你这叫贱！”

“我就贱了，怎么啦？”我一挺胸脯，“贱得光荣！我不怕骂，我又没贱外人，自个的国家，当孙子我都干！”

“你们小公母俩也别吵了。”吴胖子拉架，“安佳呢，的确有苦衷，方言呢，也是大义凛然烈火金钢。”

“你不知道。”安佳泣诉，“我们家除了孩子还能一天三顿，剩下总共五顿饭，我们俩就得抢，谁动作慢点，有一顿就得抗着。我不是反对拍，拍你倒是拣个有钱的拍呀？现在纯粹是穷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蹿了起来，“还有没有原则？国民党给你钱你也去拍？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什么的还讲不讲？”

“你们俩都有理，都没错——我错了我没理还不行？”吴胖子急赤白脸地说，“我混蛋我不是人，你们全他妈是好人老实人受欺负的人。”

“我看咱们也别让方言为难了。”刘会元说，“咱抓阉算了。谁抓着什么就玩什么，也别争也别躲。”

“同意同意。”于观和丁小鲁附和。

于是我们弄了五个阉，分了五个主义五个流派，搁刘会元手里摇了摇，一齐扔桌上。

大家纷纷下手抓，抓到手里打开，于是文坛新格局从此确定。吴胖子和刘会元对换，他写乡下事刘会元现代派加性，我接了于观的衣钵重点写社会，丁小鲁接了我的位子当文人，而于观改搞评论了。

“就这么定了，不许换了。”刘会元说：“大家回去分头发奋吧。”

黎明，一轮红日在窗外群楼之间冉冉升起，把阳光洒向人间。大家互道珍重，握别而去，相约记住这日子，二十年后再相见。

“还是这点儿，还是这地方，到时候咱们不玩麻将了，举杯赞英雄，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二

于观正在马路边儿一个平板车书摊旁翻看着各种“阴阳合璧”、“阴阳裂变”之类的书，双膝突然被人从后用力顶了一下，两腿一弯差点没跪下，勃然大怒举起拳转身四处张望：“孙子……”

“这儿呢这儿呢。”有人在他鼻子尖儿前提醒。

于观正睛一看，马青一脸幽怨地瞧着他。

“是你呀。”于观露出笑容。

“别，别跟我套近乎。”马青皱着脸摇手，盯着于观难过地说，“哥儿们你太不够意思了。”

“怎么了？”于观茫然不解，“我最近也喝着粥呢，见了饭馆就自卑。”

马青根本不听于观解释，只是一个劲儿盯着于观反复问：“你说好*孬*什么时候忘过你？你说，好事我忘过你没有？”

“我什么时候来好事了？”于观摊着两手诉说，“我有小半年净倒霉了。”

“你们搞文学为什么不叫上我？”马青痛心地说，“瞧不起我？”

“咳，这事呵。”于观如梦方醒，“这是好事吗？我这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

“我怎么就不能当个作家？”马青不依不饶，“大街上我都坐了，坐家算什么？”

“我是怕耽误你。耽误我也就耽误了，你还年轻，还有希望，吃碗干净饭不行嘛？”

“我不怕耽误，我就是奔耽误来的。谁让咱们是朋友的？哪能光同欢乐不共患难呢？人生一世么，不遭点罪哪知日子甜呵？”

“你要这么说。”于观动容，“那我答应你了。”

马青顿时露出笑容，亲亲热热搂着于观肩头：“换了你，见我走向深渊，你能不挺身而出么？救不了起码能做到同归于尽吧。”

于观连连使劲点头，“不过我一人说了还不能全算，还让其他人认可一下，我们现在也相当于一个组织了。”

“你们算把我害了。”丁小鲁一脸憔悴地从书桌前抬起头，对于观和马青说，“我不吃不喝坐这儿七天七夜了，总也拍不到马屁股上，一写就在蹄子上，一写就在蹄子上。”

“看来不承认这是门学问是不行了。”于观叹着气说，“咱又拿自己当作家要求，总不能拍得太一般太浅薄。”

“就是。”丁小鲁愣愣地看着稿纸，“也就是题目还像那么回事，剩下的没一句人话。”

“什么题目？”马青凑过去翻稿纸，念小说名字：“《特深沉》，名字起得果然好，文章不作足可惜了。”

“实在不行只能这么发表了。”丁小鲁若有所思地说，“标题：《特深沉》；作者：丁小鲁；括弧：此处删去一百二十万字；结尾：某年某月写于秋风秋雨斋。”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于、马二人赞同道，“要不名字可惜了。”

“噢，对了。”于观转移话题，“我们来是为一件别的事想跟你商量商量。马青想入咱们作协。”

“我确实是走投无路了。”马青诚恳地说，“但凡还能混下去我决不加这塞儿。都五尺高的汉子，谁不要个脸？张嘴申请救济我已经愧的不拿正眼瞧您了。”

“我是没意见的。”丁小鲁说，“有饭大家吃，这道理我是懂的。问题是方言他们同意不同意，这我可心里没谱。”

“咱们一起去跟他们说呗。”于观说，“这帮家伙黑是黑，恻隐之心总还是有吧？”

“你能约上他们吗？上次说好了二十年后再相见。”丁小鲁对马青说，“你要早点来就好了，那咱就一起入会了。现在只怕他们都在分头进行创作，怕受打扰不见人。”

“我这不是才听到信儿么。昨天我上街上打酱油捎带着买两张当场开奖的彩票，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我酱油瓶子一扔撒腿就跑，转了大半个北京城，好容易才找着于观。”

“咱找他们一下试试。”于观对丁小鲁说，“争取一下，创作再忙，一会儿工夫还是有的。”他转脸问马青，“你跟方言有交情吗？”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俩在一班。”马青说，“我们俩净打架。”“有交情就好，那这事好办多了。”

“嘘——”我用手指按着嘴唇对吴胖子说，“小点声，别让隔壁听见。”

我、吴胖子、刘会元三人轻手轻脚地洗着麻将牌，一点声音没有地码着牌，悄悄地出牌：“发财。”

“咚咚。”有人敲门。

“假装不在家，别理他。”我们三人闷头不吭声地玩牌。

“咚咚咚！”门越敲越响。丁小鲁在门外喊，“吴胖子，开门！我知道你在家。”

“碰——四筒。”

“吃——大饼。”

“和了！”

“吴胖子，你开不开门，不开我可卸门板了——于观拿改锥去。”

“不行我得去看看了。”吴胖子坐不住了，“不然我们家改过道了。”

“这丁小鲁怎么那么烦呐？”我恼火了，“不好好在家创作，串什么门呵？不让串还不行。”

“你们俩别吭声，我去看看她有什么事？”

吴胖子带上房门出去。

“方言刘会元在不在你这儿？”丁小鲁领着于观、马青往里闯。

“不在。”吴胖子堵着门说，“说好了下半辈子再见，就你不守规矩，这礼拜我见你八回了。”

“安佳可说是到你这儿来了。”丁小鲁推开吴胖子，“你让开，让我进去看看。”

她很快走到我们藏着的紧闭的房门前。

“别进去，我们里头那姑娘还没穿衣裳呢。”吴胖子在后面喊，“这人怎么这样？直接就往人家男同志卧室钻。”

“你骗谁呢？”丁小鲁哐地把门推开，冲着笑嘻嘻坐在屋里的我和刘会元说，“好啊，把我诘去关禁闭，你们几个倒悄悄闷这儿乐上了。”

“我们这儿研究工作呢。”我一本正经对丁小鲁说，“别老净把我们往坏处想。”

“是是，没说你们干别的，就知道你们是在工作。国家麻将队的么，不干这个那才叫不务正业呢。”

“马青。”我们没理丁小鲁，站起来和马青握手，“今儿怎么有空儿上这儿来了？”

“给几位爷请安来了。”马青扑通倒地就跪。

“哟，别别别，这是怎么话儿说的？”我忙抢上一步搀扶，“你这不是逼着我趴下打滚么？”

“今儿你要不答应我，我就把我这头在这地上磕出脑浆子来。”马青指着脑门子发誓赌咒。

“我答应，我全答应！您就是让我即刻跳楼我也没二话。”

“没那么严重。”马青腿儿一直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就是想入你们这作协，这么说，你答应了？”

“这个嘛，”我松开马青，在屋里踱起步，一手食指按着腮帮子，“这事可得研究一下了。你有著作吗？”

“我？”马青四下屋里望望，奔床就去，连连把头往床垫子上撞，边撞边嚷，“我不活了，我死了算啦。”

“可别！”我大惊失色又抢上一步拦腰抱住他，冲吴胖子刘会元他们嚷，

“你们怎么光看着？快接一下呵。”

吴胖子上来，狗熊掰棒子似地把马青夹住。马青还跳，确实跳不动才停下来万念俱灰地闭着眼喘气，腮上挂着泪——不时瞟我一下。

我站在旁边作揖打躬地解释：“不是我们嫌您瘦不要您，我们是敞开大门的。关键在您，您得考虑好了，别一时冲动，干这事是要让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的。”

“我帮伙里都呆那么些年了。”

“是呵，按说我们不该再怀疑您了。问题是您不是老早被清除了吗？我们又有点拿不准了。莫非您变了？”

“我没变！”

“那干吗清除您？这逻辑上说不通呵？”

“这他妈纯粹是误会。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人多呗。跟那些新来的比，我们这些老同志都算夹生的。”

“好。”我看了看刘、吴二人，表态，“要是您还是老样子，那入我们这会富富有余——我们拜您为师。”

吴胖子松开马青，马青喜笑颜开，极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

“我这人就有一条好：不爱吹牛，专办实事。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让你们占够了便宜。”

“这你是老手。”

“这么着吧。”吴胖子说，“你先给我们哥儿几个开顿饭吧。”

“这算什么呀？这是最低档次的要求了。我还告你，不出仨月，我让你见饭就晕见饭就吐。再不出仨月我让你们个个见妞就哭见妞就跑。”

“好好。”大家一起笑着说，“这回算是用对人了，我们等着。”

“我还告诉你们，”马青得意地说，“一应闲事一概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管专心创作。写出好作品则罢，写不出也没关系，咱们照样出大名让人敬着让人爱着，这就叫光棍闯天下，空手套白狼！”

“那你先给我们把今儿的午饭奔出来吧。”刘会元说。

宽厚结实黄琉璃瓦顶的朱红宫墙。墙内是气象森严的皇家园林，墙外是嘈杂热闹的摊贩市场，不远处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的繁华商业街。

一家旧货商店的台阶上，一群背头管裤尖皮鞋的闲人双手揣在兜里站在那儿东张西望，马青和于观也混在里边同样装束同样神态。

有男女老少走过来，这帮人就各选对象迎上去，诡秘地小声问：

“有美子么？”

“有日子么？”

“有港子么？”

马青和于观问的则是：“有请作家吃饭的么？”

“没有！”一个时髦女郎怔了一下，茫然离去。

“刚请过。”一个老绅士客气地回答，“这会儿只想请自个吃饭了。”

“刚请过。”一个体面的小伙子也同样回答，“要是你们手里有歌星影星什么的我倒愿意再请。”

“看来全市和作家除了咱们那拨都已经分头吃上了。”于观说。

“我看这么等不是事儿。”马青绞着脑汁说，“咱们得换一方式。——有了！”马青一拍脑门，豁然开朗地笑，低声对于观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合适么？”于观不太赞成。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马青拉着于观走，“来吧，咱们拣个人多的地方。”

二人过了一条街，来到最繁华的路口，于观径自走入人群，马青默诵了一遍词儿，扬起脸拉开嗓子喊起来：

“瞧一瞧，看一看呵，花钱不多，乐趣无穷——二十块钱请五个作家吃饭呵！名额不多，欲购从速。”

于观拔腿从人群中冲出，作迫不及待状，边跑边喊：“给我五个给我五个！”

“这位同志要了五个，还有要没有？机会难得，售完为止！”马青对着纷纷停下观看的行人声嘶力竭地嚷。

“真不贵。”于观也对旁边的人群说：“好一点的花布四块钱还扯不了一米呢。”

“就是。”两个中年男人说，“我们饭量也不是很大，一人来八两饺子加点凉菜啤酒就行了。”又对马青嚷，“我们就自愿结合了，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

围站在马青旁边的男女闲人都掏出作协会员证自动按所属分会的不同排成一队队的，安详耐心地站着。

马青撒腿就跑。

于观在一条僻静的胡同找到躲躲藏藏心有余悸的马青埋怨道：

“你倒跑得快，我衣裳也撕了，脸也挠破了，差点就没命了。幸亏派出所民警来的及时，把我抢了出来。”

“出师不利出师不利。”马青探头探脑往前后胡同口张望，见确实没有作家追杀而来，这才放下心，对于观说，“谁想到今儿作家全出街了。”

于观摸着自己脸蛋上的血道子，滋滋地吸着凉气，看着手上的血珠儿说：

“国乱思良将呵，要是杨重在，我哪至于遭这份荼毒。”

“要是杨重在，我也不至于这么孤掌难鸣黔驴技穷。”马青也叹，“他小子到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杳如黄鹤无影踪。”

“没准也正在哪儿想着咱们呢。”于观说，“怎么着？咱是就此罢休还是再生一计？”

“再生一计吧。”马青说，“这次失败是咱这地儿没选好，撞作家窝里了。咱们去西单吧。我还是这么叫卖，你扮工商的取缔我，就地贱卖，咱把价儿喊到四十。”

“你除了这些损招儿就没别的什么光明正大的么？”

“干的就是骗吃骗喝的事劳动光明正大你就不怕遭报应？”

“有作家画家记者导演我买——”随着一声悠长地吆喝，一个呆头呆脑肩上挂着褡裢的老帽儿敲着梆子挨家挨院地叫着问着走过来。

“这都是作家，特有名的作家。”马青把我们一一引见给那个老帽儿，同时小声地对我们说，“实在对不起哥儿几个，中饭正餐确实来不及了办了，哥几个对付着吃点夜宵，打明儿起，明儿咱一天三顿。”

“告诉我们可是等了你一天，抗了一天。”我对马青说：“不求鸡鸭鱼肉吧，这夜宵总得让我们吃饱了。”

“没问题，一人一斤炒疙瘩够不够？”

“让厨子多搁点盐差不多。”

“一人一斤炒疙瘩多搁点盐！”马青冲伙房里嚷，伸手从脏得看不清眉眼的女招待手里接过同样脏得都能站起来的抹布大刀阔斧地扫除着桌上的山山水水，“你们谈你们谈，有什么心里话都掏出来。”

“几位是干什么的来着？”老帽儿犹犹豫豫地试探。

“作家。”我说。

“噢。”老帽儿傻张着嘴，“作家，这得记住了，要不一转眼又把你们当成劫道的了。”

“我们都特清高。”我对老帽儿说，“一般我们从不跟人吃饭。今儿能来，还一齐来了，真是给你脸了。”

“那是那是，我懂这道理，原来你们都是自个吃自个的，几位平时忙吧？”

“忙！”我说，“天天都是后半夜才睡，创作么。”

“几位都写过什么呀？”

“说了你也不知道。”我眼睛盯着伙房出口，肚里敲着鼓，手指打着点儿，“不能让你看见，我们都是写给圈里人看的。”

“让你看见就坏了，让你看见的全是通俗。”其他人也都跟我一个架势，心不在焉怒气冲冲就丁小鲁还内在点。

“你是干什么的？”吴胖子“啪啪”摔着筷子问老帽儿，“问我们半天了我们还没问你呢。”

“我么，什么都干，今卖‘减肥灵’明儿卖‘肥得快’有时还同时卖两样儿。”

“有上当的吗？”

“多，数都数不过来。”

“赶明儿我们给你宣传宣传，上当和就更多了。”

“对对，我今儿请大家吃饭就为这个，你们都是专家。我这点手艺跟你们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早听说没见过这回见了算真服了。”

“我们也不容易。”吴胖子斜着眼儿说，“你以为编瞎话是个人就能干？就能那么炉火纯青一点马脚不露。”

“是是，我晓得，这也得练，也得一点点培养。学好容易学坏难光脸厚心不黑也不行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么。”

“象你们这卖假药的是不是也挺不容易？”刘会元问。

“不容易。”老帽儿深为感慨地说，“要说起来比你们难。你们嚷嚷出去还有市场，我们名声都搞坏了，所以得跟你们结合着来，你们有人信呵。”

“所以我们特珍惜呢。”

“是得珍惜。”老帽儿说，“要让人认出是骗子在明处那就没法骗了。你譬如说，谁见我都知道我是个骗子，我还骗谁去？一不留神还得让人骗了。”

老帽儿坦诚地望着我们几个：“本职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心眼儿全使在小心别给人骗上了。”

“真不容易。”我们大伙感叹，“要不怎么说一心不能二用呢。”

“我可没一点旁敲侧击各位的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七嘴八舌说，“你就真旁敲侧击我们我们也不在乎。”

“怎么饭上的这么慢？”吴胖子掉脸喊起来，“饭馆饿死人啦！”

“来了来了。”老板娘闻声过来，“稍等稍等，马上就来，疙瘩太多，且得炒会儿。”

“不是你们瞧不起人是不是？”吴胖子指着老帽儿发脾气，“我们这位先生有钱，多给你一倍饭钱也不在乎。”说着就动手翻老帽儿襟袋，“把钱都给她，有什么呀？”

“别别。”老帽儿捂着襟袋央告，“咱们再等会儿再等会儿我倒没觉得慢。”

“你们真得快点了。”我说，“这儿都是作家，来吃一回不容易，真发了脾气砸了你的饭馆，告到哪都没人管。”

“你们头儿是谁？”吴胖子不依不饶，“叫他出来，一块上派出所。我还不信了，明儿就给你们见报，头条新闻：著名作家一群活活饿死在某饭馆。”

“我就是头儿。”老板娘说。

“那就拉你上派出所？”吴胖子拍桌大喝，“方言刘会元你们俩个先拉着她头里走。”

“闹什么闹什么闹什么？”随着一连串不耐烦地诘问，两个民警晃着警棍走进来，“谁想上派出所？咱们是一路。”

“闹什么闹什么你闹什么？”我站起来指着老帽儿对民警说，“他想上派出所。”

“过去我老以为自己是流氓。”一个一直坐在一边就餐看了全过程的汉子对女友说，“今儿算见着真流氓了。”

半夜，我们一千人被派出所放出来，气哼哼地回到吴胖子家，搬椅子铺毯子围着方桌坐下把一盒麻将哗啦倾出来，七手八脚地码牌。

“我看你们先不必急着玩麻将。”在一旁沙发上坐下的丁小鲁说，“还是好好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吧。”

“是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七，七对穿。”我一边欠身抓牌一五一十地摆着一边喝问，“马青来了没有——东风。”

“来了。”马青从角落里惭愧地站起。

“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真他妈有辱斯文——吃，红中——你下回还这么干么？”

“不不，我下回不这么干了，下回改干别的。”

“我觉得马青这人不能用了。”丁小鲁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老是八路军打鬼子那一套破路诱歼化装什么的一点拿上台面的本事都没有。”

“就是，要狠狠批评，什么作风？下回可得改了——七万，喂你一香张。”

“老是八路的干活不行嘞。”刘会元看着自己的牌自言自语，“现在八路对鬼子也玩笑里藏刀了——三万，谁爱吃谁吃去。”

“碰！”我推倒自己跟前的两张“三万”，撸胳膊挽袖子大伸着手恫吓着庄家，“下面马上就开始‘提’桩运动。”

“我也准备开始‘提’桩运动了。”吴胖子也趴了牌笑眯眯地说。

“那我就准备‘提’大家了。”身为桩家的于观趴了牌笑着说。

“我走了。”丁小鲁站起来说，“你们玩吧。”

“哎哎，别走呵。”我运足气摸起一张牌，看了一眼打出去。回头对丁小鲁说，“工作失误总是难免的，我不是已经批评马青了？他也答应改，要不你再批评批评他，大伙儿再批评批评他。”

“马青你太不对了。”刘会元打出张牌看着上下家说，“你们和去吧——你怎么能一点不痛心呢？起码应该有个表示哪怕红红眼圈儿同志们也好原谅你。”

“瞧把我们丁小鲁气的——哎，桩家上‘挺’就放‘冲’。”吴胖子瞅着犹豫不决拿不定出哪张好的于观说，“还不快向人家赔不是，说‘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有愧再不敢了。’”

“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有愧——我再不敢了。”

“你不必对不起我也别有愧——继续敢吧。”

“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刘会元说，“反正也没外人，咱们互相对不起完了。”

“不不，还是严肃点好，咱们都没责任，就马青一个人不是东西——换‘挺’就放‘冲’，记住我这句话。”我对刘会元笑说。

“我走了。”丁小鲁站起来，“我真走了。”

“别走别走，千万别走。”大家坐着看着自己的牌一齐挽留。

丁小鲁出屋，开门，回自己家去了。

“多不好，多不好。”大家纷纷念叨着，继续全神贯注地打着牌。我冲着脖子看着面上的牌难以置信地说。

“怎么就‘提’不上来呢？跟熟张儿。”

“和的就是熟张儿。”于观笑着把牌推倒，拿起我刚打出的“四条”放到他那堆“条子”上。

“操他妈，我‘挺’了半天，就是不上张儿。”

“我也‘挺’了半天，砍单儿‘五条’，‘挺’的太窄。”

“我不该换‘挺’，坚持对倒‘七条’‘八万’要不早‘和’了。”

大家议论牌局，“哗啦啦”地一齐伸手洗着牌。

“马青你玩不玩？”于观回头对坐在一边抽烟的马青说，“你玩我换你——我不想玩了。”

“别别别，别走。”我们一起拉于观，“刚上瘾不能走，才两点，早呢，马青要玩可以加‘磅’。”

“甭操心丁小鲁，她没事，她也是属熊的——撂爪就忘。我们多少年了？比你了解。”

“不是为了丁小鲁，我是困了，打叫你们扣这儿就没合过眼。还是让马青上吧，一样。”

于观站起来，把位子让给马青，我们仨瞅着他说：

“没劲，你这人没劲。”

“就算我没劲，”于观笑着说，“你们就让我没劲一回吧。”

于观走了，我们四个接着玩，一直玩到天亮。当我从吴胖子家出来，看什么都俩影儿了。我对马青说：“去吧，上街吧，不干出个样儿来别回来见我！”

三

“哎哎，你过来。”马青倚在马路边的蓝白铁栅栏上，冲两个从他眼前走过的妙龄女郎招手，“我跟你谈谈。”

“你跟我谈什么？”脸白一点的姑娘停住，迟迟疑疑和女伴走来，警惕地问。

“我特想帮助你——见你。”马青诚恳地说。

“帮助我什么？”白脸姑娘不自信地低头看看自个身上的“咸菜裙”，摸摸腰上的裙扣，扭脸在旁边一家高级餐厅的贴太阳膜的大玻璃上照照自己的嘴脸，“我挺好呵。”

“你不好，这我知道。”马青说，“你表面看上去部优产品的感觉，但你心里其实特苦恼，对自个特不满意。”

“没有。”白脸姑娘说，“我不但表面上对自己特满意心里对自个儿也特满意，混成这样不错啦。”

“好，就算我看走眼了吧，你一切都好，可你不想好上加好么？就是俗话说的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什么的。”

“不想了。”姑娘也极诚实极坦白地说，“见好就收，再好就好过去了。”

“实诚。”马青热情洋溢地赞道，“看得出你有很多美德，除了实诚还善良，扶危济贫扶老携幼特别见不得别人受苦。”

“是是，我是这样儿，这回算让你说着了。”

“菩萨心肠侠女风骨圣母情怀。”

“对对。”姑娘连连点头，“越说越象了。”

“要不怎么这大街上这千奇百怪这芸芸众生中我谁都不叫单叫住你呢？就知道你是好样儿的。尽管自己有今儿没明儿，但一看见别人受苦坚决不答应！喜欢什么只管说，只要我有……”

“不不，这也就是话赶话那么一说吧，一般来说我全答应。”

“人活着要有志气有追求。”马青温和地责备白脸姑娘，“不是我* *你，人活着怎么能光为自己吃好穿好呢？还得让别人也吃好穿好大家都讲吃讲穿才算完事。”

“那‘别人’干吗非得别人‘让’才能吃好穿好？自己混不上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看来你的心灵没有你的外表那么美，在我眼里你丑了——还不如她。”马青转脸一指白脸姑娘旁边的黑脸姑娘，“别看她长得寒碜，外表上有点残次，但心灵一准比你美——我问你，看见别人受苦，譬如我吧，你忍心么？”

“我忍心！”黑脸姑娘怒视着马青说，“不但忍心还幸灾乐祸！”

“可我不忍心！”马青飞快地说，“看到你们灵魂有罪我心都碎了。所以我说我要帮助你们呢，你们还认为没什么可帮的。这样吧，咱们作个交换，谁也别吃亏，我拯救你们灵魂你们保护我的身体，都尽力而为，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我看咱们还是谁也别管谁拭目以待吧，看谁烂得快点。”黑脸姑娘一拽白姑娘，二人联袂离去，黑姑娘还对白姑娘说：

“我早告诉你过，但凡大街上有人热情诚恳地叫你，千万别停下理他，准都是憋着要害你，掏走你点什么。”

“你们就坐失良机束手待毙后悔莫及吧！”马青跟在姑娘们后面大声喊，“自私自利的人垮掉的一代多余的玩艺儿！”

姑娘们拐过街角不见了，马青掉头往回走，兀自愤愤不已，嘟哝着：

“就这种境界怎么能指望你们挺身炸碉堡舍命堵枪眼儿剩下我们过幸福生活。”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马青吟唱着，双手插在裤兜里，拖着步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着。逆着潮水般的人流毫不避让地走，方向、步态、节奏与他四周急匆匆拥来拥去的人群恰成鲜明对照。还是那些商店房屋，还是那些车辆人群，还是那些装潢广告还是那些色彩形状那样的空气味道那样的神态举止口音嗓门。马青的吟唱变成尖锐响亮的口哨，仍然吹着那首歌，同一旋律反反复复。人们从

五花八门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商店涌出涌入，大声喧哗窃窃私语，人流中马青若隐若现，市声中口哨时断时续。

同一条街另一端的一家高级工艺古董店里，杨重油头粉面西服革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彬彬有礼地牵着一个珠光宝气十个手指戴满钻戒一头一脸翡翠玛瑙的重量级老妇人在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金银玉器名贵印石象牙雕刻地毯瓷瓶中穿行，不时端详着一件玩艺儿品味着。

“您瞧这地毯怎么样？丝织的，越磨越新，越踩越厚，才巴掌大就三千。”

“便宜。”老太太鄙夷地瞧了一眼说，“上回我买一拷花呢手绢还八千呢。”

“这大花瓶怎么样？”杨重指着一个比他还高上面彩绘着足有一个营的古代儿童大瓷瓶说，“一万二。”

“便宜，”老太太说，“上回我买一陶夜壶还一万三呢。”

“您再瞧这一百多斤的鸡血石，三万。”

“瞅着还挺喜欢，就是太便宜。”

“没关系，只要您喜欢，咱可以跟他们砍价儿呀。”杨重转身冲垂手侍立一边的伙计招招手。伙计忙满脸堆笑地小碎步凑上来。

“你这鸡血石卖多少钱？”

“三万。”伙计指指标签，“上面标着呢。”

“太便宜了，你能不能给往上涨涨？”

“这可不行。”伙计低三下四地说，“我们这是国家的买卖，要涨得一起涨，五行八作蔬菜副食小百货——单价涨不允许。”

“可你也太便宜了，不值当我们掏回钱。”杨重对伙计说，“咱好好商量商量，你贵点我们多买你几件。这样吧，你要实在为难，咱们就少涨点，六万！六万怎么样？起码也得涨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百可不行。”老太太说，“怎么也得百分之二百。这么沉的东西我才花六万就买回去我先生又该埋怨我不会买东西了。”

“九万吧那就。”杨重和伙计磨，“要不八万五？不能再低了。”

“这我确实作不了主，只能卖三万。”

“算啦。”老太太说，“既然他不肯涨，咱们就甭买了。”

“这官商作风是霸道，一点儿价儿不肯还。”杨重冲着伙计说，“就你们这么做买卖，买卖好不了。”

“手里有钱生是花不出去。”老太太在杨重的搀扶下边往门外走边唠叨，“钱花不出去还一劲儿涨利息这不是逼着我人民币砸手里么？”

“就是，成心坑人，没法不有意见。”

杨重把老太太送出古董店，扬手叫：“三轮。”

一辆三轮驶过来，杨重双手托着老太太腰，咬牙用力一举：“起！”把老太太稳稳地塞进车座。对三轮车夫说：“甭不好意思要钱，下一千你都对不起这夫人。”

“可北京就没有价钱合理的地方么？”老太太在三轮车上还抱怨，“白上一回街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我再给您留心打听。”杨重在马路边上向老太太致敬，“听说政府要采取措施了，有希望。”

老太太乘着三轮一溜烟走了。

杨重看了看表，倏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匆匆而去。他边走边把眼镜摘下

来揣兜里，系上衬衣领扣掏出条艳红的领带花哨地打上，又满身上下摸兜，最后找出一朵皱巴巴的红花别在胸前。

这时，他已经来到了一个艳俗艳俗的大饭庄门口。饭庄门口站着一群艳俗艳俗的新郎新娘。其中一位尤其艳俗的老姑娘已经十分焦急了，一见杨重立刻浓眉倒竖，用刘秉义都相形见绌的嗓子喝问：

“你怎么才来？合同上不是规定了要提前十五分钟到达结婚现场？”

“你扣我百分之十五吧。”杨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没顾上多解释，立即站到新娘身旁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勤奋工作——新娘的第一个女友已经到了。

他们和饭庄门口其他新郎新娘一起向各自的前来赴宴的亲朋好友作揖欢迎。

“祝贺祝贺。”

“同喜同喜。”

满面笑容一片殷勤充满喜悦。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马青哼着小调走到饭庄门口，走过去又转回来，瞅见台阶上的杨重，似曾相识又不敢相认，打量着判断着往最坏的地方想了半天仍然难以置信。

杨重携着新娘转过身，新娘的手从背后找着杨重的手拉着往自己的腰侧搂——杨重够了够手勉强搂住新娘的腰。二人一同进了饭庄。

马青跳下栏杆，奔到饭庄临街窗前，扒着往里看。只见杨重坐在好几桌老姑娘中间，风度翩翩地笑着，一杯接一杯喝着酒。大家起哄，新娘蛮大方地迅速在杨重脸上亲了一下……

照相馆拍照室里，杨重涂着红脸蛋拥着身穿白纱裙手捧一束塑料花的新娘站在推车式照相机前，背景是大海高山和白去，山上有花，海里有浪，两边各有一排照明灯烤着他们。

“再给女同志垫两块砖。”照相师从照相机后面的黑布罩里钻出来指挥说。新娘迷人地笑。

“男同志脑袋往女同志那儿靠靠，眼睛睁大点——让你睁大点眼睛没让你张大嘴。”

“没法再睁了，长的就是丹凤眼儿。”

“丹凤眼儿就丹凤眼儿吧。”照相师咕哝着，挂好底片板，举着快门说，“照了呵，笑，笑开点。”

“喀嚓”一按快门，“噢——”众人哄。

新娘拉杨重来到场子中间，作欢华尔兹状，二人象两朵大花瓣似地左右开放着，侧脸对着镜头笑。

“噢——”再哄。

“如果我再给你加百分之十五，”新娘意犹未尽地说：“你愿意增加一服务项目吗——入洞房？”

“我们卖艺不卖身。”杨重严肃地声明。

“真恐怖！”

小酒馆里，马青对疲惫不堪坐在他对面的杨重说：“说实在我没想到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就算不求有功，总得但求无过吧？人家会对咱们新一代青年怎么看？”

“你就别批评我啦，你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我黑了。”

“你就别一个人混啦。”马青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

力量大，敢叫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蚱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呢……”

“……”

“我们大伙儿可都特想你，特需要你。”马青盯着杨重说。

杨重仍是不语，只是一个劲儿用手搓着被新娘锃过的那半拉儿脸。

马青叹口气：“唉——，我知道你是伤心了，不愿意再跟宝康那号人打交道了。可问题是天下哪有干净人？你给我找一个响当当洁白无瑕确实值得咱侍候的人我跟你走！我投奔你！——方言他们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起码人家承认自己是流氓，除了打麻将不动别的坏心眼儿。不贪污不受贿不逼着大家学这学那的——这就好合作。”

“你究竟是想当作家呵还是决心当麻将运动员？”

“当然作家了。”我对安佳正色道，“专业作家业余麻将运动员，这还不明白？”

“没法明白，你可曾写一个字了麻将倒打得昏天黑地。”

“你真是不明白。我那哪是打麻将我那是手上打着麻将心里琢磨小说。这不，八个长篇的构思都出来了，再酝酿几天就同时上马了。”

“你也别八个长篇了，你先弄个微型小说——真写出来给我看看。”

“短期行为是不是？急功近利是不是？”

“方言！”有人在楼下叫，“方言！”

我停止和安佳斗嘴，踱上阳台往下看，见吴胖子马青杨重在楼下仰着脸儿。

“下来，”吴胖子说，“开会。”

我回到屋里对安佳说：“瞧瞧，这可不怨我吧？想寂寞点环境还不允许。”

一进吴胖子家我就第一个去拿麻将匣。

“别急猴猴的。”吴胖子说，“咱们先说点正经的。”

“好好，说正经的。”我把麻将匣搂在自己胸前，“有什么正经的？”

“杨重准备参加咱们一伙儿了。”马青说。

“参加吧。”我说，“再找一个咱们就可以开两桌了。”

“他有些想法儿，把咱们的事儿煽起来。”马青转脸对杨重，“你自个说吧，我也学不好。”

“我先问一句。”杨重瞅瞅我，又瞅瞅我怀里的麻将，“咱哥几个是真想干番事业呢还是就起一道哄？没别的意思，就为好掌握这分寸。事业有事业的办法，起哄有起哄的办法。”

“管阴沟不叫阴沟叫地道——当然是干事业了。”

“不是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呵。”于观插话说，“杨重我们都是特好的朋友，有什么话完全没必要藏着掖着。”

“真是干事业。”我看刘会元吴胖子，“再不能这么混了。”

“确实是想干事业。”他们俩一起说，“不想混了。”

“咱跟哥们儿是不是就别装了，留着劲儿冲外人使去。”马青说，诚挚地望着我。

“好吧，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极诚挚地看着杨重，“我们就是起道哄。”

“干事业您找别人。”杨重说，“起哄交给我，保证还给您哄好。”

“那就哄吧，哄的越大越好。”

“我是这么想的。”杨重有板有眼地说，“既是起哄咱就得像个起哄的样子，哄的专业点，该成立组织就成立组织该刻公章就刻公章。一人来个小证件，一人来打小名片，一人来身新衣裳，到哪儿一站，证件一掏名片一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横竖怎么看都像那么回事。”

“同意，就这么办吧。”

“杨重认得很多人民币砸手里人。”马青说，“急得直哭，恨不得一晚上把钱全撕喽。”

“好呵，他一人花不动咱们大家帮他花。这方面在座的都具备很好的基本功。”

“可有一条。”杨重说，“人家扔钱是要听响儿的。得有好名分，花多少不在乎，得花的有道理。”

“赞助艺术家这名分还不够好道理还不够多？咱们有组织么，有证件么，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们组织？”

“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成立组织是首要的。”杨重说，“再有，咱们还要和文艺界广为联络，最好有个活动地点。大家到那儿可以吃呀喝呀吹呀，谈谈艺术，交流交流创作信息。”

“那就搞沙龙，买几套桌椅几斤茶叶。”

“我也是这意思，如果大家没意见，我立刻就着手办了。”杨重说，“地儿我都看好了，我们家街坊有个小厨房，盖得是永久性的，洋灰顶子水泥地一砖到底，地儿也够宽。都站着能塞十来个人。”

“最好再找几个漂亮妞儿。”吴胖子说，“招待大伙儿。”

“那是必不可少的。”杨重说，“这我已经考虑在内了。”

“这些事我和杨重已经跑起来了，已经进入到具体安排了。”马青说。

“三T公司的老班子是过硬。”我夸道：“我们做梦想的事儿你们全当真事办了。”

“咱们成立组织，申领营业执照能批下来么？”刘会元问，“你们工商局有人么？”

“这好办。”杨重回答，“三T公司原来有照，现在成立新组织不用另起新照，到工商局改个照就行了，把名称换一下。”

“对了。”我说，“咱要成立个新组织你们打算叫什么呀？”

“起个鸟的名字吧。”吴胖子说，“别致一点，白头雕信天翁什么的。”

“鸟不好，我的意思还是起个走兽的名字，咱们都属于走兽。”我说。

“獾？”于观说，“獾怎么样？要么猓獾？”

“还是不要找太熟悉的动物。”杨重说，“太熟悉的动物习性广为人知容易让人把咱们的所作所为和该种动物等同起来引出寓意。”

“我看咱们找个不三不四的动物，非驴非马谁也不好说是什么。”刘会元说，“海马！”

海马怎么样？有个马名但从从不四蹄生风一贯暗地游走。”

“就海马吧。”我说，“挺好，‘海马创作中心’。”

“海马海马。”大家同说，“就海马了。”

这时，丁小鲁推门进来，见坐着一屋子人转身要走。

“回来回来。”吴胖子叫，“你还不赶快归队，我们这儿已经有组织有纲领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丁小鲁看见杨重，笑着说，“杨重你也混这儿来了？我一向以为你是好人。”

“我跟他们学学坏。”杨重说，“别让几位老师绝了后。”

“谁跟谁学呀？”我们一帮人笑着说，“我们全跟你学坏了——本来挺好。”

“说正经的说正经的。”马青嚷，“呆会儿再聊。”

“就是丁小鲁没正经的，一进来就搅。”大家转回话头，“咱们继续说咱们的。”

“你也坐下来听听。”于观拉丁小鲁，“别忙着走——回去你也没事。”

“像你们！”

“再有件事也得大家议议，我和马青没敢作主。”杨重说。

“跟真的似的。”丁小鲁笑，“你们能有什么正经事？”

“别搅别搅。”我制止丁小鲁，对杨重作倾听状，“嘛事？”

“我和马青奔这儿来的时候，跟礼士路口电线杆子上看见一贴子。”杨重道，“说有一杂志办不下去了，招人承包，爱登什么登什么一概不管只要赚钱。”

“我们想揭来着。”马青补充说，“当时我们就想，既然咱搞文学，手里有个杂志不挺好？又怕哥几个嫌办杂志累，你们是作家，稿子还得你们写，心说还是回来先跟你们商量商量吧。”

“这杂志要接过来稿子就得我们哥几个写？”我看看刘会元和吴胖子，他们俩跟我面面相觑。

“难么？”杨重不解地看着我，“这写小说不就是把汉字串起来么？我要没事我也写了。”

“是，你说的也对。”我说，“那就揭吧，把榜揭了。”

“登不了字书还不能登连环画么？”于观说，“不怕。”

“那我们可得立马走了。”杨重叫上马青站起来，“别让人捷足先登。快去快去。”大家一起送他们。

丁小鲁在一旁笑，瞅着我们大伙儿笑，我脸一红，汕汕地对她说：

“有点历史上今天的感觉是么？”

“有点儿。”丁小鲁笑着说。

四

那小厨房地确是个非常像样儿的小厨房，在全市的小厨房里也是数得上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你根本拿不准在那儿会碰见什么人。

我们在去小厨房的路上遭了雹子。

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地上刮着晚风，天上挂着晚霞什么的，谁都没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故。

我们挤在公共汽车里蹒跚前进时天气仍然很好，周围互相贴在一起的男女老少身上都散发着臭汗味儿。接着，眼瞅着天迅速阴了下来，一团团乌云低而浩荡地从高大建筑物的顶端疾驰而过。大家都说：“真凉快真凉快，快下场雨吧，要不麦子该旱死了。”

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时还很乐观，尽管街上已腥风四起，行人抱头鼠窜，我们仍认为不过是场雨。吴胖子还仰天呼唤：“让暴风雨快点来吧！”

话音刚落，第一批雹子就齐刷刷砸下来，回头再想回公共汽车，车已

经开走了。

往前跑，前面倒是有一排商店，但等我们跑到，商店内外已挤满了中国人，狗都钻不进去。这期间，雹子一点没闲着愈下愈密，马路上白花花一片蹦着跳着四处飞溅着。最后把我们砸急了，确实走投无路，索性站住，脸红脖子粗地嚷：“你砸死我们得了！”

有心地善良的大妈顶着雹子来劝我们：“还是避避吧。”

“就不！”我们赌气地说，“让它砸，今儿它要不砸死我们我们跟它没完！”

当我们最终走进作沙龙状的小厨房时那模样儿十分悲状，连马青都没认出我们，冲我们嚷，“你们哪儿的？”

“连我们都不认得了？”身子骨最硬朗的刘会元勉强挤出这句话，就一屁股坐旁边一人身上了。三个正坐着砍的人被我们挤走了。

“别走别走，一快儿坐，一人半拉。”我过意不去地对被我挤走的那位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马青认出我们，杨重于观也忙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扒着我肩膀，托着我下颏问，“被谁打了？”

我昏沉沉地往街上一摆头。

他们仨立刻冲了出走，片刻骂骂咧咧回来：“没人呵？”

“都是游击队，那还不打完就跑。”一个姑娘愤愤地说。

“查查是哪部分的跟这一带活动。”于观对杨重说，“伏击咱哥儿们那还了得老百姓还不定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儿呢？”

“没跑，准是二蛋子那伙儿。”那姑娘又说。低头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来点鸡尾酒？”

“非常需要。”

“这是美萍。”马青在一旁给我介绍。

“美萍是谁呀？光听说有美龄。”我接过一杯花花绿绿的液体，呷了一口，“扑”地喷出，“这怎么是广告色的味儿？”

马青忙扑上来捂我的嘴，“小点声儿。”对美萍说，“给他换杯不搀颜色的——噢，对了，你没见过美萍，她是新入咱们伙儿的，过去跟我们三T公司特熟。”

杨重从外边进来，一脸太平，对于观说：“问清楚了，不是人揍的，遭了雹子。”

“天揍的那咱就没办法了。”于观说，“谁管的了天呀？”

“你们怎么净弄熟张儿？”我再次从美萍手里接过一杯无色透明的水，看她一眼说，“敢情我们成立组织光给你们解决困难了？”

“这人怎么这么说话？”美萍纯洁无邪地望着于观，“你们说的跟我想的怎么不一样？”

“刚遭了雹子，胡说八道的。”于观安慰美萍，“平时不这样——不老这样儿。”

“这我还觉得有点奔头儿。”美萍转身走开。

“丁小鲁在哪儿丁小鲁在哪儿？”随着一连串发问，一个端杯颜色水的大脸女人奔了过来。

“丁小鲁没来。”于观说。对我们介绍：“《文才报》记者。”

“那刘会元在哪儿刘会元在哪儿？”大脸女人没看我们，只是一个劲儿纠缠于观。

“刘会元在你屁股后头。”于观指正昏昏欲睡的刘会元给女士看。

“太好了，认识你真高兴。”女士拉起刘会元的手就握，“刚看了你《海马》季刊上的小说，写的真好。”

刘会元猛地惊醒，痴笑着站起来：“你写的也好，我也刚看了你《河马》月刊上的小说。”

“我是谁呀？”

“谁知道你是谁呀？”刘会元一甩手，“嚯，手劲儿够大的。”

“随便聊聊随便聊聊，都甭刨根儿问底儿。”杨重出来打圆场。

“今儿来的都是什么人呀？”我看着周围神头鬼脸的一帮男女，问杨重。

“我也不知道。”杨重说，“反正就传下话去，让全市的人渣子今儿晚上到这儿聚齐。”

“你是方言吧？”大脸女记者笑咪咪地转过脸看着我，“你，我也早听说了。”

“是是。”我欠身和她握手，“有段时间我是表现不好，在社会上捣乱。”

“你们的小说我全看了，印象特深，我发觉你们都特有风格，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篇幅同样的事件同样的题目。你们平时是不是常在一起交流？”

“是是，我们对生活看法比较一致，写出东西来么看上去也就有点相同，生活都是相同的么。”

“怪不得你们的東西都象一个人写的。”

“不不，这是误会。我们写东西时旁边都有监考老师，不许抄。因为题目相同内容也就不约而同了，大家都觉得《特深沉》这题目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所以就决定创刊号出成《特深沉》专号。”

“下一期你们打算百花齐放吗？”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专号。”

“这期专什么号呢？”

“这期专号的题目长点语型上也复杂点，叫作：《我们是真深沉不是假深沉》。”

“看来你们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嗯，不准备变，岿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旌旗是否在望。”

“你们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我看刘会元吴胖子，他们都把眼睛往别处看，“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他们。

“怎么也不怎么。”刘会元躲不过去，吭吭哧哧地说，“我们就这么活着、写着。”

“比较执着的那种。”吴胖子补充。

“我能和你们照个相么？”女记者从包里拿出个傻瓜相机，给闪光灯充电，滋滋叫着。

“照一张照一张。”女记者热情地说，“读者都想知道你们这几个长什么样儿——见你们之前我也特想知道。”

“也是一个鼻子两眼儿没多长什么。”

“来，杨重你给我们合个影儿。”女记者把相机递给杨重，往我们怀里凑，“还是照一张读者见人了就知道不是我瞎编。”

我把手搭在女记者肩上，冲着相机笑。

“都笑，别光方言一个人儿笑。”杨重举着相机瞄着说，“怎么按不动

呵？”杨重直起腰左右看相机。

“噢，没过卷儿呢。”女记者跳起来，夺过相机过卷儿，又坐回我怀里。

“照了照了——照了！”杨重嘴里喊着一按快门，我们全体被晃了一下。

“咱们继续谈文学吧。”女记者讨回相机，对我们说。

“哎哎，你好，你也来了。”我跳起来，抓住一个正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握着他的手，小声对他说：

“其实咱们不认得，但你得假装认得我，跟我说笑——别回头，后边人正看着咱们呢。

笑，笑得再开点。”

那男人笑，我也笑，俩人相对傻笑，片刻，我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我钻进人群，找到刘美萍：“美萍，咱除了色水自来水还有别的什么喝的么？”

“墙根儿那儿还有人家做菜剩下的半瓶料酒。”

“料酒就算了。”我看着墙上挂的菜刀、漏勺什么的，问刘美萍，“这是人就这样儿还是你们布置的？”

“按原始艺术风格布置的。”

“噢，怪不得有所触动。”

旁边两个一模一样儿的大胡子正在和于观聊：“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

“你丫太不对了。”杨重和马青一起来找我，“咱今天来就是砍文学的，你怎么能躲起来呢？”

二人把我押回女记者那里，刘会元吴胖子已经焦头烂额了，他们周围坐了一圈人。

“方言来了，让他说。”二人一起指我。

“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关键在于……”杨重谨慎地揭示。

“关键在于……”我仰脸望着天花板，“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你这得算高论吧？”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说。

“算高论算高论。”马青替我回答。

“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大叫大嚷。

一帮戴眼镜的男女学生有人乱往上冲并拦阻前来救我的刘、吴、马、杨诸将，有人拽着我胳膊用力往前拖，我使劲坐地上索性不走。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连话都不能说了么？”

“那你敢不敢到万人大会上说——阐述你的文学呢？”一个女学生指着鼻子斥问。

“我干吗要到万人大会上说？我怕见生人。”

“你敢不敢吧？既是真金何必怕烈火炼？”

“我不敢！”我理直气壮地说，“既是真金何必再用烈火炼——你别掐人呀！”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学生们固执地要求，一齐动手拉。

“你们怎么这么倔呵？”我骨节咔咔响着哀鸣。

“小将们小将们。”于观闻讯跑来，对学生们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别这么生拉硬拽，拽脱焊了到那儿他也说不出话了。”

“我们有办法叫他开口——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不能让他们得逞。”我隔着人墙对刘吴马杨们恳求，“你们快想办法。”

“我们确实也无计可施。”刘会元无奈地说，“咫尺天涯。”

“你们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吗？”杨重问为首的学生。

“最多扒两层皮自尊心受点摧残，命还是能保住的。”

“闹！闹！”我一急，急出了英语。

“那你们就把他带走吧。”杨重同情地望着我，“好好去好好回来。”

“闹！闹！”我挣扎着，被学生们抬起，扔上一辆平板车，七手八脚绕了几道绳子固定住，飞快地驶去。

“这是什么地方？”我洋腔洋调地哆嗦道，“少管所？”

学生们把我从车上弄下来，几人架着，脚不沾地儿地拖进一个四处挂着帷幕的黑屋子，松了绑。

我立刻四处乱跑，但所有门都被学生们堵住，一齐大声发啸：“去！去去去！”

我无处逃遁，只得向唯一一扇无人把守的门跑去，冲出门外，立时愣住了——台下黑鸦鸦一礼堂学生见我出现，立刻哈哈大笑。

我想再折回那扇门里，门已从里面锁上了。我只得回过身来，看着台下的观众，镇静地露出微笑。

“哗——”台下一片掌声夹着笑声。

我看到台中央已经布置好一个讲台，麦克风，茶杯，一应俱全。

我慢慢走过去，台下的观众安静了，好奇地望着我。

“这么晚了你们大家在这儿干吗？”我问观众。

一片笑声，接着一片掌声。

“等我呐？”

又是片笑声。有人大声问：“你是谁？来干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干吗——我是被绑来的，不是自愿的。”

台下笑声更大了，有人吹口哨。

“你们都是学文学的？”

台下笑。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走上邪路。”

台下大笑。

“那咱就谈谈文学吧，既然咱们搞文学的和搞文学的碰到一起。”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

台下一片嘘声。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

笑声四起，夹着口哨。

“象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没办法……”

笑。

“忧国忧民成毛病了。从来不拿自己当人，要不为戴顶什么冠冕堂皇的帽子那简直是诸务无心一切都觉得没劲——没劲！什么都没劲！”

台下笑。

“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八十了你再叫我改，我改的了么？就这么老

死算了。”

台下鼓掌。

“要依了你们，我这辈子不白活了么？让我一生的追求付诸东流？我不干！”

笑声。有人问：“你多大了？”

“大到还没大到诲人不倦的地步，但诲人不倦的心是早生了根儿拿镰割拿锄刨仍然春风吹又生。”

嘘声。

“年轻人呐，你们是真不懂历史，难怪你们容易见异思迁。”

嘘声，夹着窃笑。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笑声。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的多么清楚多么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嘘声。

“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观点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

嘘声更大了，有人在底下喊：“去你妈的吧！”

“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能瞧不起我们。说实在的我也就是不计较，你们正眼瞧我其实都是不应该的。老得这样——你们在台下我在台上。”

“不玩文学不行吗？”一个女孩子脸红红地站起来大声问了一句，又迅速坐下消逝在人群中。

“不玩文学不行？不可能不玩，非玩不可。”我回答。

“我们就不玩。”前排一群纯真可爱的女孩子说，“偏不玩。”“那你们玩什么？”

“什么也不玩，见玩就跑。”

“家呆着？”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

“那你还是玩呵，只不过是玩的对象不同，玩给自己及其同类看。”

“那，那就算玩吧，可我们喜欢这么玩，不喜欢你那么玩，我们这么玩能玩出哲学来。”

“那随你便，爱怎么玩怎么玩去吧。不过既然同是玩何不给多数人玩？”

“我们就爱跟精英玩。”

“问题是老百姓比精英更需要咱们跟他玩。老百姓多惨呐，咱们要不跟他们玩就没人跟他们玩。精英么，总能找着点自我陶醉的招儿，再不成看洋

书解闷去。”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女学生慷慨激昂地说，“精英就不惨么？看了一火车洋书，档次上去下不来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壁萧索拔剑出门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怆然涕下那是轻的一头撞死那也说不定。”

“由此可见呀，那根本不是你玩精英而是精英玩你。好的二道贩子是两头在外的二道贩子，欺负中国人的事认得三千字就干了看那么多洋书也是瞎耽误工夫。我多次在一些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八亿农民三百万解放军稳住了天下就太平了。”

“噢——”台下一片哄声。

“你们要老这么起哄我可就不讲了。”

“噢——”台下仍是一片哄声。

“玩世不恭是不是？”我喝口茶润润嗓子，等哄声平息下来，“现在有种风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起哄，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

“噢——”

“越有道理哄的还越欢。”

“噢——”

“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连点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越是玩文学玩的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别人玩文学气得要死。”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真诚了！”我瞪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劝我，拉着我。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甩开众人，拂袖而去。

五

那景色很美，但我只认得雪松和丛柏以及飘飘拂拂的垂柳，至于那些栽在地上种在坛里的花儿一概叫不上名儿，只笼而统之地分辨得出红黄绿粉有个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印象。

安佳抱着扣子站在花丛前嬉玩，扣子伸出小手去弄花。阳光照在花园里，使人和景物都显得明媚动人。扣子几乎被阳光照透明了，娇嫩* 危谗* 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令人不忍久视。

“生活多好啊。”我迎着阳光眯起眼，喃喃自语，“真想为扣子跟谁拼了。”

“肉麻什么肉麻什么？”安佳闻声回头白我一眼，“先跟你自个拼了吧。”

“扣子。”我走过去捧着她的胖脸蛋狠狠亲了一口，“你躲什么我有权利亲你……扣子，你爸学坏可全为了你，让你以爸为镜长大到社会上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唠叨什么？”安佳说，“坑了我一个还不够么？”

“正是为了扣子别再重蹈咱们的覆辙么。”我慈爱地看着扣子，“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

刘会元吴胖子嘻嘻哈哈地从路上走过，看见我，停下来叫我：“摘花儿呐？”

“甭理我。”我对他们说，“关键时刻抛弃我，我记仇了。”

“哟哟。”吴胖子刘会元笑着说，“志气还挺大。”

“你要不去就算啦。”刘会元说，“今儿可是台湾人请客。”

两人往前走了几步，停下回头瞅着我：“给你个台阶儿下不下？”

“你要真有志气，”安佳抱着孩子说，“给梯子也不下。”

“都是朋友。”我说，“不下不合适，咱得让人觉得咱随和。”

我连跑带蹿地向他二人追去。

“怎么台湾人瞧上咱们了？不是发展咱们当特务吧？”

“管丫的，统吃！”

“我不是就盼着他跟咱们使美人计。”

大街上，马青手攥着一块蜡染花布蹲墙根儿下，刘美萍穿件五彩坎肩在他身旁待命。一见有外国旅游者走过，就把刘美萍撒出去，在洋人面前招摇一番。果然，一个金发碧眼穿国式对襟衫黑布鞋足有一米九的大老外被刘美萍嗅过来了，跟屁虫似地踪着她，叽哩咕噜地说洋话。刘美萍只是妖妖冶冶地走，不时飞个媚眼儿，把他一直引到马青跟前。

“跟我说跟我说。”马青迎上去，“我懂不太流利的中国话。”

“这个，”老外指着刘美萍身上的坎肩，“卖么？”

“人不卖，家伙卖。”马青抖开手里的蜡染花布，“这怎么样？见过没有？”

“好儿！”老外眼睛一亮，“哪里卖？”

“别忙别忙。”马青收起花布，“我明白您那意思。您不就是想买中国的宝贝么？我那儿有各式各样儿的，您跟我来吧，美萍，头里走。”

马青搀着大老外，指着一马当先往前走的刘美萍：“咱跟着她，探宝去。”

“路多远？”老外看着曲里拐弯的小胡同犯懵。

“拐弯就到。”

我们一行三人兴冲冲地迈进小厨房——海马沙龙。进门就找：

“台湾人在哪儿？台湾人在哪儿？”

正陪着大老外喝颜色水看花布的杨重转身说：“台湾人今儿不来了啦，改各国反动派了。”

我们仰脸看着高出一头的大老外发愣，大老外也看着我们犯晕。

“你不是就稀罕中国的宝贝么——这全是最好的宝贝。”马青为我们介绍，“这是圣马力诺汉学家，哭着喊着要认识你们。”

“他，”我指指汉学家，“有饭么？”

“就看你们的了。”杨重说，“人我们绑来了，砍得出砍不出饭就看你们临场发挥如何了。”

“他们要干什么？”老外指着我们问，“他们不卖花布？”

“不卖不卖。”马青把老外按坐在一张椅子上说，“坐下说别光站着。”

我们也分头坐下，傻呆呆地看着老外。

“别傻坐着，说话呵。”马青催促，“天南地北好容易碰到一块儿。见不

着时想死，见着了又没话儿。”

“不知说什么好。”吴胖子说，“不知他爱听什么。”

“没话儿找话儿吧。”我说。比划着端碗拨食的动作，“好吃——中国饭？”

“好吃！”老外恍然大悟，露出微笑，“吃不够。”

“敢情这位也是饭桶。”我指指自己又指指他，“我们一起去吃——你请客。”

“你请客。噢，不好意思。”

“不，我说你请客，你有钱。”

“不好意思。”老外笑着摇头，“还是各吃各的吧。”

“A——还是你请客，我给你中国人的友谊。”

“就别老说吃了。”杨重插话，“说点别的，迂回点。”

“你，多大？”我比划着，确实无法表达年龄的形状，只好比着高矮。

“一米九。你呐？”

“我说年龄：——年龄。”我比着下巴的胡子，又往下拉双眼，龇牙数着给他看：“几岁口？”

“他说什么？”老外看马青。

“咳！——”马青扬头作马嘶状，又龇牙冲老外，“他问你几岁口？”

“不买——咳——”老外也扬头嘶叫一声，“有笛笛。”

“树，知道吧？”杨重看不下去，插进来指外边的树，用手划着圈子，“年轮。”

“树？噢，知道。年轮也知道。”

杨重指我，又指老外：“他问你年轮——几圈了？”

“三圈。”老外伸出三个手指头，点点头，“你几圈？”

“也三圈。”我说。

“不。”老外不同意地举起四个手指头，“四圈。”

我急了，跳起来骂，“挤兑谁呐你？”

“你别这样。”马青说我，“人外国朋友实诚，其实说你四张儿也没往高说。”

“他说什么？”

“他夸你呢，说你好眼力。”

“怎么看上去象骂我？”

“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儿，夸起来跟骂人也差不多——热情奔放。”

“那我们怎么分辨？中国人爱我们还是恨我们？”

“他们要跟您笑，那就是恨你；要冲您瞪眼儿，那就是爱你——不拿你当外人。”

“跟我们反着？”

“对，一概反着，连红绿灯都是反着的。上街您看见红灯就往前走，见着绿灯就赶紧停下来。”

“明白了。”老外冲我们瞪起眼，厉声说：“我爱中国！”

“好，爱吧，咱们互相爱着。”我瞪眼冲他嚷，“你爱中国，我们爱圣马力诺。”

“那就去吧，我不是都来了！”

“还是你会说话。”

“看来这顿饭是没戏了。”刘会元对我说，“怎么都说不到一起去，谁跟谁都不挨着。”

“没人想到你们国家去。”吴胖子对老外说，“我们在自个国家呆着挺好。”

“是的，我很羡慕。”老外说，“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那儿没人成天这么坐着说闲话——饿死了。”

“那你们也革命吧，一革命就全饿不死了。”

“革不起来，反正也全饿不死，看你们革了。”

“看我们热闹是不是？就知道你们大鼻子都安的这心。”

“又夸我？不不，不要老夸我。我们做的很不够，比你们不如。你们把全国地主都斗了，我们也就是劫两架飞机，绑架个资本家。”

“你，你是干吗的——在你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我是好孩子，在德国我是红军。”

“德国红军！”我们大惊失色，“恐怖分子？唉哟，怎么净碰上这人？我们还以为你是资本家呢。”

“又夸我？生晚了，没赶上你们中国红军革命的时候，只好就近入德国红军了。”

“你快走吧。”我们拉起老外往外推，“要不我们得把你扭送公安局，国际公约得遵守呵。”

“你们怎么这态度？”老外被轰出来，十分不满，“我们一向是只拣资本主义国家祸害。”

“我们今儿是等资本家呢，没等你。”我们轰走老外，关紧门，犹自心跳，“德国红军？那也是穷人的队伍了。”然后一起用眼瞧马青。

马青面无人色，连连向后退去：“几位爷饶命！几位爷饶命！我这就再去上街，死活拉一资本家来。”

“再找来洋红军，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其实你们不明白，外国那红军也都是有钱人。”杨重替马青圆场，“闹革命玩恐怖在外国都是有钱人的娱乐，时髦着呢。”

“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恨极左分子？你讲话那是有钱人的娱乐，咱穷人起那哄干吗？先富起来再找乐儿。”

“这人穷呵就是志短。”我说，“连革命的精神都打不起来——除非能靠这吃饭。”

“嘿嘿，你们可他妈来了。你们胡写乱抹一通全颠了，我和丁小鲁屁股都坐大了。”

我们一行刚进“海马”编辑部，正愁眉苦脸处理稿子的于观就嚷。

“方言你过来，你自己认认你写的这叫什么字？你写的这是汉文还是阿拉伯文？”

“别一见领导就叫苦担子就往领导肩上搁。”我走过去，“领导叫你负责编领导的稿子那是领导信任领导也没闲着呵刚跟德国红军攀了回道……‘柔’呵，领导写的这字是‘柔’呵。连‘柔’都不认得？还主编呐？虽说领导的笔乱了点，大模样儿没走呵。”

“那我问你，这‘柔持’是什么意思？”

“‘柔持’就是特含蓄有主心骨不太动声色的意思——‘柔持地笑’么——”

—表示特风度。”

“谁‘柔持地笑’？”

“我‘柔持地笑’呵，面对困难，毫不在乎。”

“那字念‘柔’么？”

“不念‘柔’也差不多吧。”

“那字念‘矜’，告诉你——左边一‘矛’右边一‘今’。好好记住，下回别再现了，好歹也是个作家了。”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不就是个‘矜’么？秀才识字还识半边呢。”

“你们俩也都过来看看自己的稿子，”丁小鲁叫吴胖子、刘会元“你们那错别字不比他少。是不是小时候学字时跟的一个师傅？”

“急了我用英语写了。”吴胖子嘟哝，“写完了再翻译。”

“你们以后写稿子是不是认真点？”丁小鲁说，“咱们这刊物是全国影响，太胡闹了不好。”

“我这已经很认真了。”刘会元趴着改自己的错别字，“再认真就没法看了。”

“噢，对了。”丁小鲁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扔给我，“这儿有你一封读者来信，昨儿收到的。”

“男的写的女的写的？”

“看这名像女的，郑文文。”

“念念念念。”吴胖子一把夺过信，“看写的什么。”

吴胖子抽出信，展开，一看，先乐了：“亲爱的方大哥，你好！”

屋里人全笑了。

“这叫什么称呼呵？”我笑着说，“直接套‘瓷’。”

“可能您不认识我……”

众人又笑：“这不是废话么？”

“可我认识您，当然还不能算真认识，只是刚从您的作品中和您发生了一点关系。”

“瞧瞧，这就发生上关系了。”刘会元说，“要不说快呢。”

“我是第一次读您的作品。”

众人笑：“没法不是第一次，早先读的都是别人的。”

“第一次读就喜欢上了。”

“嘿，要怎么说勾人呢？”众人笑。

“我发觉您特有才气，观察事物特仔细，对话虽少，但对就对在我们心坎儿上了。”

“夸的路子，现在这人全是夸的路子。”众人大笑，相视点头，“都知道这话儿人家爱听。”

“下面准是：‘我这不是夸你。’”

“我这不是夸你……”

大家哈哈大笑：“还不是夸呢？”

“听着听着，别闹。”我制止大家。

“哟哟哟。”众人瞅着我笑，“怪严肃的，是不是也被别人‘对’到心坎儿上了？”

“……是我的心里话。”吴胖子接着念，“其实我平时也挺傲的，别人都说我瞧不起人，但我一看你的作品……”

“就瞧上你了！”众人一起笑着说，“这回可逮着一个可以瞧的了。”

“你是不是很年轻？从你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你很年轻。”

“年轻年轻。”我笑着说，“不但年轻还有为。”

“我也很年轻。”

“瞧，年龄还合适。”众人笑。

“也爱好文学。”

“有共同爱好。”众人笑着说，“看来不发生点关系真是不应该了。”

“——但没写过什么东西。”

“不碍事，你这方大哥也没写过什么东西。”

“——我想拜您为师。”

“好好，这方大哥早想收徒弟倒贴还没人上门呢。”

“——您能不能教教我？”

“能教！”众人一齐说，“方大哥不但能教还爱手把手地教——就怕你不好好学。”

“哄我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么起哄我可脸红了。”

“赶快回信吧。”吴胖子把信扔我怀里，“我也不念了，下面那词儿我看着都害臊。”

“你害什么臊？”大家笑吴胖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就觉得气愤，对个鸡巴作家就这份儿德行，将来真见着敌人还不得当场跪下？”

“你打算给这主儿回信吗？”于观问我。

“回！”我说，“你顺手给我写吧，我倒不是担心别的，主要怕你不够漂亮……”

大家哄堂大笑，互相感慨着：“坏，这作家是坏。”

“嘿嘿，你找谁呀？怎么进屋门都不敲？”吴胖子冲一个走进屋东张西望的老头子说。

“我找方言。”老头儿说，“你们这儿是‘海马’的窝吧？”

“你是谁呀？”我问老头子。

“我是古德白！”老头子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地说。

“谁是古德白呀？”我问大伙儿。

大伙儿都说，“没听说过。”

“噢，我听说过。”丁小鲁站起身冲老头儿说，“您就是那个写过‘狂飙为谁从天落’的古德白？”

“《狂飙为我从天落》。”

“对对，‘狂飙为你从天落’”。丁小鲁对我们说，“你们没看过吗？那书多有名呵，八路军里认字的一多半都是看了那本书从家跑出来的。”

“是么？”我们看着老头儿肃然起敬，“敢情三座大山是你推翻的。”

“古大爷，您坐。”我把自个的椅子让给他，“您找方言干吗呀？”

“找他算帐。”老头子坐下说，“他讽刺我。”

“我什么时候讽刺您了？我连一分钟之前有您这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方言？”老头子跟我上下犯照，“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跟老头子犯照。

“你丫不就两肩膀扛一脑袋么？再加上俩胳膊俩腿——挺一般的人。”

“你六指儿一个给我看看。”

“我还真不信这个。”

“再来劲把你丫脑袋揪下来。”

“别吵别吵，方言你对老人尊敬点。”丁小鲁解劝说，“古老您也别动气。到底怎么啦？有什么话儿慢慢说，方言怎么讽刺您了？”

“怎么讽刺了？万人大会上说我玩文学，什么‘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玩文学？’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说你了吗？”

“还非得点名是怎么着？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除了我没别人，你没说我说谁呢？别跟我来这套，大爷心里明镜似的，哪天不开几次座谈会？开了一辈子了，别提座谈会，一提座谈会就跟我有关系。”

“他那是夸你们呢。”丁小鲁解释道，“说你们路走的对，要跟你们学。”

“不中！夸我们咋还说‘改不了’‘老死算’什么的。”

“您这都是打哪儿听来的？还怪详细的。”

“你以为你说说就完了？早有人把小报打给我了。别看我上了岁数，谁在哪儿说了我什么我全竖着耳朵听呢。你说怎么办吧？你损害了我名誉，犯了诽谤罪——全世界都知道我玩文学了。”

“全世界都不干别的，光关心你？”

“反正你要不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我就上法院起诉。”

“你是不是玩文学吧？”

“不是！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都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我怎么就玩文学了？”

“你这还不是玩文学？古大爷，确实我这么说有点不尊敬您，但要不这么说，我看您到了也明白不过来。您当您还小呵？编点瞎话说说大家还能原谅您？您也是一把岁数土埋脖子按老话儿讲棺材瓢子了，还不学着说点老实话办点老实事当会儿老实人您也不怕……”

“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人死灯灭，物质不灭，当初上这条道我就早把脑袋掖腰带了。”

“您是黑了心了，一点不考虑下一代，只管上下两个‘巴’痛快！真的，我恳求您了，再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地蒙骗下一代了。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您不趁临死前传点坏招儿现身说法还一个劲儿赶着大家闭眼往悬崖下跳——您也太玩世不恭了，古大爷。”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别跟我说这个，我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我算看透了，想客客气气的，什么都办不成，该恶就得恶！你等着* 沂帐安* 了你，我还不姓古了。光你们有哥儿们？我们也有哥儿们，哥们儿之间也仗义着呢！”

“都是流氓。”丁小鲁对于观说，“我算看出来了。”

“不服是不是？”老头子盯着我，“不服抽你丫的。”

“甭报警。”我按住丁小鲁拿电话的手，“这种流氓是不怕警察的。”

“识相点。”老头子挑着寿眉说，“别找不自在。要想还在这道儿上混，就得懂规矩。

否则，砸了你的铺子，远远撵出去！”

“我认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你还有什么要求吧？我全答应。”

老头儿走后，大家纷纷安慰我，劝我别往心里去，就权当咱们真错了，

古德白骂对了。

“我不生气。”我说，“小流氓栽老流氓手里不丢份儿。”

六

“这屋怎么看着宽绰了？”

“美萍家小厨房也腾给咱们了。”杨重对我说，“各庄的地道连成一片了。”

“你真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一边巡视着扩大了沙龙一边对陪在一旁的刘美萍说，“不是谁家的厨房都能改沙龙的。”

“还是惨点，对不住大伙儿。”美萍诚心诚意地说，“快了，我爸没几天了，他头脚咽气，后脚我就让你们搬正房。”

“没关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对对，人好就行。”杨重说，“你瞧咱请来这些人一个赛一个德行。”

按常理儿，我应该用灯红酒绿郎才女貌什么的来形容沙龙里的气氛及宾客，但如此形容，我怕是要逃不掉恬不知耻的溢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我们的汉语大都不严谨，稍一铺陈，便与目睹事实相去甚远，未免令知情者贻笑大方。索性罗嗦点、粗白点，反正我的才气也是有目共睹，不必在这一段落炫耀。

红灯是有，只一盏，就是那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洗相片用的涂红漆的十五度灯泡，挂的位置类似公共厕所同时照耀男女双方的那种地方。酒完全不是绿的，是不是酒也大可怀疑，最有可能的是酒精对“三精水”，一打一跟斗炮弹之的——盛在绿瓶子里。朗们才不才不便妄作结论，的确有长头发也有秃脑门和大胡子，谈的倒都是艺术，微笑也很得体。如果宽泛点谈艺术就不易，考虑一下人家长得如此绝望实在不该再落井下石，归入才子一类也情有可原。女士们……如果不便无礼，这么说吧，比男士们稍好一点。看的出来走上这条道也是别无选择。公正地讲，不承认先天不足后天多少能有所弥补，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分布状况是仨一群，两一伙儿。那精神状态，那眉宇间流露出的神情皆为上等人的感觉，这点毫不夸张、货真价实。大言不惭的尽管普遍，落落大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你不恶毒地管这叫“恬着脸”的话。

“说实在的，你们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是非常皮毛的。”宝康对刘会元诚恳地说，“兄弟搞了一生现代派还没入门——不瞒您说。”

“是是，咱们都还在苦洼子里扑腾呢。”刘会元也同样极诚恳地说，“方言他也是胡说八道，穷开心，有枣没枣三杆子，人堆里抡板子——拍着谁是谁。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该怎么摸索怎么摸索，只当没他这人。”

“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人特脆弱，特别受不了同一阵营中射来的冷箭。咱都是苗苗，都需要阳光雨露。咱苗苗之间应该互相浇水互相上肥互相躲锄板子，不能互相盼着老农先把对方灭了苗。”

“对对，方言他太不对了，我跟他说说，他这是帮了谁的忙？”

“跟他说说。农民起义还知道先得了天下再内讧。”

“对对，先合力攻打官军。说实话，我比较了解方言。他那是嫉妒。自己写不了，就拿大师之作对照着挑后生们的疏漏，借维护正宗之名行扼杀新进之旨藏自己不能之实——老一套。”

“对对，咱年轻人都挺纯洁的，别学那老文痞的作风。”

“对对，等咱老了，咱再压制年轻人，不许他们冒头。”

“对对，那时咱们也德高望重了，也大大小小满视野了，再痞也没人敢管咱们叫痞子了。什么现代派新潮先锋都是咱们玩剩下的，只要不改外语写作，写什么咱都告他‘狗剩’。”

“咱只培养文学女青年。”

“不不，一概打下去。那会儿咱肯定老得什么也啃不动什么也不爱吃了，天鹅肉端到嘴边也是干流口水馋着有劲使不上。”

“不不，还是培养文学女青年，干不了别的，摸摸手巴掌，捏捏辫梢儿总是可以的——那会儿就好这个了。”

“就依你，弄成台湾那样，牝鸡司晨。”

“你们台湾有什么呀？你们香港有什么呀？”吴胖子对站在他面前一个简朴的台湾女士和一个油亮的香港男人唾沫星子四溅地大声奚落，“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一句话就难过半天，哭个没完，光流眼泪不流鼻涕。要不就是一帮小心眼儿的江湖术士，为点破事就开打，打得头破血流还他妈大义凛然，好像人活着不是卖酸菜的就是打冤家的——中国人的形象全让你们败坏了。那点事儿也叫事儿？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对对，还是你们作品深沉，我们无病呻吟。”台湾女士说。

“别挤兑我们，就跟你们在这儿我们幸福过似的。”“我们？”

“对，人们，国民党——愣不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去的台湾？”

“噢，不知道。”台湾女士摇摇头，尴尬地笑。

“中学课本没有？”

“没有，现代史四九年以前是空白。”

“不好意思？敢情国民党脸皮儿也薄！我给你上一课吧，说实在的，你们当年但凡有点人样儿……”

“别你们你们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我也不是国民党。”

“就全当你们是国民党！你们不还全当我们是共产党么？是不是马青？”吴胖子转脸对马青说，“不能跟他们客气对不对？”

“不能，全部划入匪类。”马青斩钉截铁地说。

“别跟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玩哩格愣。国民党也就是幸亏及时跑了，要不屎盆子也得扣他们脑袋上。有一个好人没有？”

“可是国民党在台湾搞的还是不错。尽管政治黑暗，但经济还不错，有人还是拥护国民党的。”

“他还不改呀？换了我也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吴胖子说，“还老样子那太破罐破摔了——这就快成千古罪人了。”

“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

“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哪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们还不了解中国？混多少年了？”

“看来你们对民族前途十分悲观啦？”

“悲观？——一点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

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要不就中国人谦让呢。”马青接着说，“所以我特喜欢这民族。说实话这里也就我一个外国人，回民，阿拉伯人。”

“你是回民？”台湾人瞪大眼睛看马青，“阿拉伯人？”

“种儿是早叫你们汉人串了，除了眼珠子还有点波斯猫那劲儿，鼻子狐臭什么的全改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他早啦。”吴胖子说，“那会儿咱还是唐朝呢。那会儿咱们是美国现在这感觉，外国人都奔咱这儿移民，咱们是杂种。你瞧那边站着那杨重没有？那是犹太人，也是头八百年就来了。憋着跟这儿淘金受教育呢，来了就不爱走。你以为咱这十亿人都是咱汉族大姑娘养的？多一半都是外国人。这会儿瞅着外国人眼儿热了？自个本身就是外国人全忘了。”

“你回过故国么？”台湾女士问。

“没有。”马青说，“老家也没人了，回去也让人当外国人歧视。要不说没根呢，寻都没地儿寻去。”

“这就是杂种的悲哀。”

“一个外国人，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生陪着中国人混，有难同当，有福不享，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你们中国人再不爱国那可太不应该了。”

“真是，咱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快握握手吧。”吴胖子和台湾女士握手。

“还有我们香港呢。”香港男人忙伸出手。“我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就算了吧。”马青说，“很难说你是什么人。”

“啊，我们香港和大陆台湾两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赶紧巴结我们离台湾远点儿，否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样吧。”吴胖子指着两个海外中国人说，“你们两家一家给我们每个人出本书吧，稿费开高点，用你们的货币支付，到时候我们也好为你们说话，不搞满门抄斩。”

“只怕您的书在我们台湾也得被列为禁书。”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写就不写这种过激的书，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反动黄色。”

“放心。”马青对两位不同的“胞”说。“有写这个的，甭你们的党棍动手，我们就先把他掐死。这全是多面手，‘四人帮’回来也难不住我们。”

“不要认真，不要认真。”香港人对台湾人说，“他们这是开玩笑呢——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吧？”

“你错了，你们全错了。我们从来不开玩笑，说的都是真话。”

“你不了解大陆。”香港人一个劲儿对台湾人说，“我经常回来，比你了解。大陆现在很开放，年轻人要不说点过头话就不时髦。”

“你们要老跟我们打岔，不办实事，”马青说，“那我们只好以武力相威胁了。”“我下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千万别把我当人》。”我郑重其事地对几个洋人说。

洋人嘻嘻地笑：“为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主要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对全体中国人的恳求：千万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人就坏了，我就有人的毛病了，咱民族的事就不好办了。”杨重替我解

释后转向我，“是不是这意思方言？”

“是这意思。”我点头，“现在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还不是个人幸福，而是全体腾飞。”

“为什么？”洋人不明白，“全体是谁？”

“就是大家伙儿——敢情洋人也有傻逼。”我对杨重说，“什么都不明白。”

“嗯，他们傻着呢。”

“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家伙儿里不包括个人。”我对洋人说，“我们顶瞧不上的就是你们的个人主义。打山顶洞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得鳔着膀子干。”

“你写的，就是，人民一齐飞上天？”洋人做个夸张的飞翔姿势，“怎么个飞法？”

“拿绳拴着——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一个男的怎么就成了一个女的，还变得特快，特高兴。”

“嗯，这个在西方有，两性人，同性恋。”

“傻逼噢对不起对不起——我写的不是这么回事。既不是两性人又不是同性恋，就是一爷们儿，生给变了。”

“为什么？我不信。”

“你是不信，要不说你们这些汉学家浅薄呢，哪儿懂我们中国的事儿呵？骗了？为民族利益给骗了！”我比划着对洋人嚷，“国家需要女的。”

“为什么？女的哪儿去了？”

“真他妈累——女的哪儿也没去，都在，都没用！就瞧上他了，希望他代表妇女。”

“为什么？他长得漂亮？”

“算了算了，杨重你跟他说吧，我歇会儿去。”我走到一边。

“不是他长得漂亮，而是他有特殊本领，这特殊本领一般女的没有。”杨重比划着拳击动作，“拳击，懂了吧？派他和你们玩拳。”

“懂了。西方也有，拳击。”

“懂了就好。”我走回来，“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为什么？让男运动员装女运动员？”

“又来了不是？为了赢你们呗。”

“他答应了？”

“答应了，组织上做了工作。”我指指脑袋，“这里面——通了。”

“噢，洗脑了。”

“什么洗脑呵？思想工作做通了！心情愉快了——干什么都可以了！”

“噢，原来你们的女排都这么训练出来的。”

“唉哟，这可不是，你可别瞎说。我们的女排女篮女乒都是正经八板的娘儿们，我那是小说，说笑话儿。告诉大家，只要你不把自个当人就没人拿你当人找你的麻烦你也就痛快了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你这个小说一定通不过审查。”洋人斜着眼儿看我，“反动。”

“一点不反动。”我哈哈大笑，“岂止不反动，还为虎作伥呢。”

“我不跟你说了。”洋人拔腿往别处走，“没正经。”

“你回来你回来。”我拉住洋人胳膊，“我怎么没正经了。”

“嗯，不严肃。”洋人瞧着我遗憾地摇头。

“我怎么不严肃了？没写德先生赛先生？”

“你鼓吹象狗一样生活，我们西方人，反感。”

“这你就不懂喽。我们东方人从来都是把肉体 and 灵魂看成反比关系，肉体越堕落灵魂越有得救的可能。我们比你们看的透，历史感比你们强，从来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没现在什么事。”

“语无论次——你！”洋人用手戳点着我胸脯说，“穷欢乐！”

我哈哈大笑，戳着洋人胸脯说：“这回让你说对了，就是穷欢乐。穷且志坚，自个给自个找台阶儿下，可钦可佩吧？”

“这帮傻逼！”洋人们干笑着走开后，我对杨重说，“以为中国人都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呢。中国人真跟他们抖起机灵一人能涮他们一筐。”

“方言你过来。”于观站在一边叫我。他正和一个小瘦子说话儿，小瘦子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在牛仔裤上擦摸。他又脏又年轻，大概是个颓废的诗人兼手淫犯。

“他拿了份什么请愿书叫咱们签名。”于观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那纸好象被尿过又阴干似的，发出一股骚味儿。

“是这样，”小瘦子十分紧张又装得挺坦然地说，“我们想趁政府正乱的时候跟他们多要点人权。好多人签了，大尾巴狼一个没拉。”

“不签！”我把纸摔回小瘦子怀里，恶声恶气地说，“管你们那么多闲事呢！少拉着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

“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杨重说，“回去告诉你们头儿，小诸葛亮脱裤衩——装明‘灯儿’！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哪儿都不去了！”

“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也轮不着你们坐庄。”

“他妈的！”我们骂走小瘦子，仍旧愤愤不已，“真是国难之时，妖孽四起，各种假龙天子都出世了。”

我们走到丁小鲁身边，看着她对面和她交谈的那个彬彬有礼的妇女问：

“你这个朋友是干吗的？”

“日本人。”丁小鲁忙给我们介绍，“日本记者。”

“日本人？”我们上下打量着这位妇女，“日本哪儿的？”

“北海道的。”日本妇女忙鞠躬递名片，“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初次见面？不对吧？”我说，“没侵略过中国么？”

“噢，没有没有。一是那时我还小，二是前日本陆军中没有女子战斗队。”

“没有吗？噢，好象是没有——那也不能就因此认为自己没责任了！”我声色俱厉地说，“也应该好好反省。”

“你别这样。”丁小鲁说我，“你这是干吗？人家庆子是亲华人士。”

“是么？你是亲华的？”

“是的。”日本妇女慌乱地点头。

“亲华的就算啦，本来我是准备打到日本，制造一次东京大屠杀，搞点国际性新闻。罢了。”

“你是日本记者，我跟你反映一情况。”杨重说。

“请讲，请讲。”日本妇女连连哈腰。

“我买了一台先锋音响，没有几天坏了，你是不是跟日本报纸上登报批评一下厂家？太不负责了嘛，日本货还出质量问题，这不是叫我们中国消费者毫无指望了么。”

“太破坏我们的亲日感情了。”我插话，“照这样下去，二十一世*臀*们就不准备跟你们友好了。”

“我们也就是现在还不够强大，真到强大那一天，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行了。”丁小鲁说我们，“你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把人家吓坏了。你音响真坏了吗？”

“真坏了。”杨重说，“要不我干吗跟日本那么大仇——头仨月还亲着日呢。”

“真坏了就让庆子小姐帮忙跟厂家联系修理一下，别不着四六，胡骂一通。”丁小鲁带着庆子小姐离去，“别理他们，咱们走。”

我们一千人又走到吴胖子马青那里，指着那对男女问：“这俩是干吗的？”

“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吴胖子得意地说，“都让我们灭了。”

“灭的好，继续灭吧。”我离开他们，去到酒吧台上找刘美萍又要一杯“四精”水，喝了一口，咽了下去，突然狂喊一声：

“混蛋！”

屋里的人立刻都静下来，一起掉脸看我。我看着天花板，若无其事地继续喝酒。

屋里的人们又恢复了交谈，嗡嗡声一片。冷丁，另外一角落又传来一声怒喝。

“混蛋！”

我随着众人一起扭过头去，见杨重站在屋角若无其事地喝酒，见大家看他，微微一笑，做了个祝酒的姿势。

吴胖子和马青乐了，跟着也大吼起来：“混蛋！王八蛋！”

刘会元在另一端也喊起来：“操你妈！”

我们这帮人乐着，在屋里各个角落彼此呼应着，此伏彼起，一声接一声嘶力竭地骂着。

屋里的宾客全呆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往外走。我们在后面骂着：

“都他妈滚！少跟我们套近乎！我们谁的同志都不是！”

宾客们云集门口，鼠窜而去，屋里就剩我们一伙儿了。大家放声大笑，互相厮打在一起，把酒杯全摔在墙上地上抛向空中。

“你们都疯了！”丁小鲁冲进来，使劲冲我们嚷，“把人都骂走了，还想不想把沙龙办下去了？”

“有什么呀？”我醉醺醺地说：“就是，有什么呀？最多不就是干砸了。不怕砸，没招儿了吧？最多就是回去还搓哥几个的麻将去。”

“你们都醉了。”丁小鲁气愤地说。

“对，我们都醉了。”我们笑丁小鲁，“众人皆醉你独醒。”

七

“你们是不是特自卑？”

“是是，我们特自卑。”

“海马”编辑部里，宝康正和我们对着话，据称他是代表有关方面特来与我们“对话”。我们昨夜回去又打了夜麻将，此刻一个个脸色发绿，没精打采。宝康则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很有几分苦口婆心的架势。

“是不是特扭曲？”

“是特扭曲，扭曲得不象样子。”

“你们昨天在那种场合那么闹很不好。”

“是是，不好。”

“现在知道错了？”

“是是，知道错了。”

“晚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你们看怎么办吧？”

“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怎么个赔偿法？要知道你们主要是把大家的心伤了。心伤了你们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你说你说，教教我们。”

“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一动就是身冷汗，什么都不信了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只想流泪不住想往外冲见河就跳见电门就摸——你们说有治没有？”

“用博大的心慢慢温暖——许还能悟过来。”

“要是颗冷酷的心呢？”

“冷酷的心伤了？——那倒霉的不是他了。”

“这儿有你一封信。”正在无聊地翻着信件杂志的丁小鲁抬头对我说，扔过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拆开一看，没读几行，扔下信大叫：“唉哟，臊死我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众人立刻来了兴趣，纷纷抬头。

“我念给你们听呵。”我笑着说，展开信纸，“亲爱的方大哥方老师，您好……”

“又是她。”众人笑，“信回得还真快。”

“我觉得我真对不起你，您的一片心意我全领了全明白特感动，因而也就更感到对不起你。”

“怎么办呢？”众人笑，“有主儿了？有主儿也没关系，方大哥好的就是二过一。”

“不是你们往下听着。”我笑着说，继续念信，“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当然这不能怪您，全怪我妈，给我起的这名象女名……”

“噢——”众人翻了天似地起哄，“敢情是一爷们儿，这是哪跟哪儿呵？”

“听着，这下边还有呢——方老师，我真觉得对不住您，我怎么就偏是个男的呢？”

“我真不应该。”大家笑。

“我特理解您的心情。但也特忧虑，怕您一失望就不待见我了。犹豫半天，本想瞒着您，但又不落忍，加上我又是特实诚的人，从小到大没骗过人……”

“怎么长的？”众人笑。

“……更不能骗您了，我心中的明灯。”

“好好，夸的狠，夸的是地方。”

“……方老师，我跟您说实话了，您可千万不能因为我说实话就惩罚我……”

“不罚你罚谁呀？”

“……我现在可全指着您了。”

“坏了不是？”

“我已经决心为文学献身了。昨天离开家四处找您，今儿已经山穷水尽，饭吃不上水喝不上兜里一分钱都没了。麻烦您一定预备点钱和粮票，不定哪

天我就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您面前……您要不救我，我就撞死在您面前！”

“我的天！”众人笑叫，揉我，“看你怎么办吧。”

“谁惹漏子谁顶着，我才不管呢。他要觉得上当，我跟他一起撞死。”我笑着、闹着，一眼看见宝康还坐那儿，忙说，“别闹了别闹*耍帽到*说着。人这是正事。”

“现在你们伤的就是颗冷酷的心。”宝康说。

“真的？那太不应该了。”

“我为你们难过。说实在的，我是真想帮你们——爱莫能助。”

“没事。真帮不上也不怨你，意思到了就行。”

“你们当作家真是历史误会。”

“是是，误会。我们应该种田做工去，让你们当作家。”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清洁工掏粪工都招不满，那贡献多大干吗不去？非来夺我们饭碗，本来我们好好的，你一口我一口。”

“怪我们怪我们。你们客气我们把客气当福气了。”

“好好反省吧，人生的路蹉跎岁月一失足可成千古恨。悬崖勒马亡羊补牢知难而退有错必纠——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再多的词儿我也想不起来了。”

“你给我们指条明道吧，这回我们听你的。”

“我心里也乱着呢，刚才那番话好象头些年谁也对我这么说过。”

“是挥着拳头说的还是写大字刷墙上？”

“记不清了，没准是我自个对自个说的。”

“甭管谁说的吧，甭管对谁说的吧，有这么回事就行。”

“对对，历史的经验要牢记丑话说在头里勿谓言之不预。甭往这里瞎掺和，先打听打听规矩。我们遭多大罪，使多大心劲儿才形成这种颠扑不破的受难基督印象——在世人眼里，你们一上来就洒狗血，没大没小，没尊没卑——能不跟你们急么？”

“是是，什么吹出来也不容易。青红帮还有个辈分儿呢。老的对小的生杀予夺……确实是我们太不注意了。”

“回去好好反省吧，下一步怎么做好。不是我卖乖，何必呢？哥几个不傻不粘的，非当作家干吗？我也就是不会别的，否则也早奔高枝儿了。这玩艺儿有什么好？劳心伤神苦哈哈，写一辈子也没几个写出正经东西的，都当柴烧了——我有儿子就坚决不许他当作家。”

“你的话说的是真肺腑，真让我们深思，看来我们是得好好考虑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了。”

“好好想想仔细想想颠过来倒过去想想，甭着急给你们时间——想好了给我来电话。”

宝康走后，我们立刻匆匆地奔回家迫不及待心急如焚地上床睡觉。从中午一直睡到傍晚，这才陆续醒来，精神抖擞，心情愉快。我们找了家上好的餐馆，饱饱地美餐一顿，吴胖子几乎吃吐了血。然后，委派我给宝康打电话。我叼着牙签懒散地拨了宝康的电话号码，宝康一听是我十分兴奋：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考虑好了。”我说，“我们决定继续和你们坚定地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挽着手。”

“什么？”

“我们想来想去，你们越是惨我们越是不能抛下你们不管。我们这些人没别的就是仗义。”

“这么话，”宝康嘟哝着，“你们是铁了心非祸害我们不可拦都拦不住了。”

“对，荣辱与共，生死同心，打死都不喊冤。”

“既然这样，那我就正式通知你吧，明天上午八点在盒子车法院开庭，传你、刘会元、吴胖子、丁小鲁到庭接受‘文学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质询。”宝康郑重地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明儿见。”

盒子车法院庄严的审判大厅。阶梯式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三教九流，看热闹的闲人。我们四人挤站在被告席上的木笼子中，活象漫画里被人民的大手一把抓的年轻点的四人帮。高高的审判台上，依次坐着大胖子，瘦高挑儿，秃脑门，小眼镜和两个娘儿们。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嘟哝着：“老实点！看你们现在还老实不老实！该该该，活该！让你们闹！”

“现在，法庭开庭了。”大胖子敞着怀，摇着纸扇，挺胸叠肚靠在椅子背上左右看看自己的同僚们，懒洋洋地望着我们拖着腔说：“被告，根据文件规定，你们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你们自己找人辩护呢还是请法庭给你们指定辩护人？”

“自个吧。”我说，“我们可以为自个辩护，那你们呢？你们不需要找人辩护吗？”

“我们不需要。”

“这不公平吧？我们能辩护你们却不能辩护。”

“没关系，反正老是我们永远有理。”大胖子胸有成竹地说，“被告，无业游民宝康控告你们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三不经批准擅自进行文学写作，属无照经营一类，申请取缔。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对，是我控告的。”大胖子发问的同时，宝康激动地一个劲儿说，“怎么啦？我就控告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回答大胖子的提问：“我们认为宝康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文学写作本是雕虫小技，任何人茶余饭后都可以此解闷，如同下棋遛鸟，嗜好而已，何用起照？”

“他说的不是实话。”宝康急煎煎地反驳，“他们早不是解闷儿了，完全是专业写作的架势，这不是钱行么？”

“开心解闷儿偶一为之，这个本庭不予过问。但本有俸禄又私写作，谋人钱财，这个就要特批啦，被告，你等之辈有正当职业？”

“无有。小的们也是无业游民，靠天吃饭，擅事写作也是死里求生之意。莫非宝康写得我们就写不得吗？”

“是呵，都是无业游民，你写得别人就写不得吗？”大胖子率其同党一齐转视宝康。

“大人糊涂。”宝康急得跌足，“我怎碰上这么一个肉头。”

“哎，你怎么骂大人？”我立即向大胖子指出，“他刚才骂你来着”

“骂我什么？”大胖子机灵一下，立刻正襟危坐，沉下脸来，瞪着宝康，喝道，“你再骂一遍。”

“我没、我哪敢、我说我糊涂、我肉头，这么两句半话跟大人都说不清楚，让小人钻空子。”

“骂就骂了嘛不要不敢承认。”我们七嘴八舌说宝康。

大胖子一千人虎视眈眈，端坐如钟。

宝康有口难辨，“得，我该死？我抽自个俩嘴巴得了，我不该骂您。”宝康巴巴地仰视上方，“饶我这回吧。”

“姑且给你记上。”大胖子正色道，“秋后算帐。现在陈述你的理由吧。”

宝康垂头丧气，恨恨地瞪我们一眼。

“怎么着？你还敢打击报复？”我们厉声叱问。

宝康不敢纠缠，换了副笑脸冲上说道：“小的虽也是无业游民，但这无业游民和无业游民也有贵贱之分。小的祖上就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吟诗赏月。到小的这一辈更不学好，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虽家徒四壁但心有慧根成为作家乃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好歹有家学为底读书子弟功名无望但教个馆会什么的当为绰绰有余。可他们呢？他们什么东西？祖上要饭儿孙还要饭，斗大的字一家子认全了算来不到一筐。这样的屁似的东西也敢自称作家，真真羞煞天下读书郎。”

“是啊。”大胖子摇着扇子转向我们，“你们也是胡闹，不认字当什么作家。”

“谁说我们不认字？”我们一齐说，“学富五车一肚子墨水乃民间对我等的称誉。”

“大人一定知道一句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吴胖子对大胖子说，“这孔夫子便是我的外号，民间出于尊敬都这么叫。”

“别吹喇！真不要脸嘿！”宝康在他座位上起哄。

“你这种说法我倒也是头一次听见。”大胖子扫了宝康一眼，宝康立刻不吱声，“这孙子哄的也有点道理——你外号到底叫什么？”

“真是叫孔夫子。”吴胖子向旁听席一指，“不信问他们，是不是都这么叫？”

大胖子一千人视线转向旁听席：“有这么回事吗？”

“有，确实有。”马青从旁听席上恭恭敬敬站起来，“我们是没事管这胖子叫孔夫子。”

他排行老二，也是私生。”

“大人，甭听他的。”宝康连忙欠身对上嚷，“他们是一势的，互相都勾着。这帮无耻之徒廉耻丧尽不动重刑哪里掏得出实话。”

“能打吗？”大胖子问瘦高挑他们。一个个竟都不表态，“你看着办，要打你下令。”

“我才不傻呢，我下这令？”大胖子一副饱经风霜满脸城府大事不糊涂的模样，“被告听着，既然你们外号叫孔夫子，那本帅就要考考你们了。”

“不许交头接耳。”瘦高挑儿冷丁插话，“问到谁谁回答，底下不许商量。”

“考就考呗，有什么呀？”我们笑道，“还能叫你们难倒了不成？”

“你们说什么呢？”宝康指着我们的嘴说，“不服是怎么着？”

“什么也没说！”我们冲他乱叫，“嚼嘎蹦豆呢。”

“你们四张嘴欺负我一张嘴是不是？”

“你老嚷什么？”大胖子不耐烦地训宝康，“就你烦人，没个眼力价，这会儿有你什么事？再嚷把你轰出去。”

宝康蔫了：“好好，我不说了。”

“你当会儿哑巴吧。”大胖子狠狠瞪他一眼，打起官腔对我们说：

“听好我第一个问题呵，什么是文学ABC？”

“时间地点人物。”吴胖子抢答的快捷，十分得意，“DF还用说么？说到Z也行。”

“不用了，就到C吧。什么是小说？”

“小人书说的。”我的他答。底下哄堂大笑。我脸红耳赤地连连说，“错了错了。”

“我来回答这问题。”丁小鲁说，“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新人必须遵循规则的一种文字游戏。”

“给个‘好儿’嘿。”我冲旁听席示意。

“嘿——好！”杨重捂着脸低头瓮声瓮气地喊了一声。大家都回头看，他也无辜地回头看，集体的视线都落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古德白身上。急得古德白连连申辩：

“不是我喊的不是我喊的。”

大家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

大胖子看到古德白，脸若冰霜地说：“古老，请你离庭。”

“真不是我喊的。”古德白起身对大胖子作胁肩谄笑状，“我刚才一直在睡。”

“撵出去！”大胖子脸一沉，扭向一边，挤出一句，“不知自重。”

古德白被几个人连搀带架地弄了出去，一路上不停摇头叹气。

“第三个问题……”大胖子话音未落，瘦高挑儿就抢过话头儿，“写好小说需要具备那些素质？”

大胖子白瘦高挑儿一眼：“文学家的基本功是什么。”

“说学逗唱。”刘会元回答，“什么都得感兴趣，什么也干不好。屁股得沉——坐得住；眼睛得尖——好事拉不下；脸皮得厚——祖宗八代的龌龊事都得打听；腿脚得利索——及时避枪口。”

“有点意思呵。”大胖子和小眼睛秃脑门相互交换着眼色唯独跳过瘦高挑儿，“看来还不是完全无知。”

“好小说和坏小说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瘦高挑坦然自若，接着发问。

大胖子气鼓鼓地撇了撇嘴。

“以我划线。”丁小鲁说，“我喜欢的就是千古佳作，我不喜欢的那就是狗屁不通。”

“就这么直接说——对作者？”大胖子挑刺儿。

“好话可以直接说，说过来也没关系。”丁小鲁神态从容地答道，“坏话只能暗地里说，当面对作者充其量只能作为其惋惜遗憾状。”

“得着文学真谛了。”瘦高挑由衷地赞道。

*

“不好！”大胖子冷冷地反驳，“怎么就不能当面说坏话？什么作惋惜状遗憾状？这还嫩点，好话就不能夹枪带棒指鸡骂狗地抛出去了？本人从来就是大无畏，骂他还让他以为夸他，感激不尽。”

“第五个问题是……”大胖子和瘦高挑不约而同一齐发问。

二人相视，眼中无限深意。大胖子一副气势汹汹，瘦高挑怯笑礼让，“你问你问。”

“第五个问题……我想问什么来着？”大胖子被打岔，一时间竟忘了到嘴边的话头，便隔过瘦高挑，反去问小眼镜。

“你想问如果给你一定权力，你将扶持什么打击什么？”瘦高挑果断地适时出击，噎住大胖子，将自己的问题当大胖子的私货抛了出来。

“如果给我一定权力。”我以男强人叱咤风云的姿态侃侃而谈，“那我当然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什么表现形式什么思想内容那一概不重要。只要哥儿们就扶持，实在不得不打，也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跟我不和的对我不敬的再好也狠狠打击绝不留情——顺便说一句，您这第五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有点重复，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精神。”

“这个我们早发觉了。”大胖子忿忿地对我说，“不用你多嘴。第六个问题……”

大胖子停下来看瘦高挑，瘦高挑佯作不见，吸吸溜溜地品茶。大胖子哼了一声，瘦高挑傲然一笑。

“第六个问题，”大胖子问，“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哪些文学作品对你创作影响最大？”

“你的作品我们最喜欢！”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的作品对我们创作影响最大。”

“没看过也喜欢！没看过影响也最大！”我们再次异口同声说。

“好好好，不难为你们了。”大胖子乐呵呵地说，“提问结束，下面开始造句。”

瘦高挑轻蔑的一笑，离席飘然而去。大胖子看都不看他一眼，作雍容大度状。

“下面开始造句了呵。”大胖子兴致勃勃地往前凑凑趴在台子上说。

“对不起对不起。”一个坐在一边始终没吭声的娘儿们举着葱尖儿似的五指，偏着脸向大胖子要求发言：“我能提几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大胖子对着这张粉脸堆下一脸媚笑，说：“尽管提。”

粉脸转向我们，立时挂了层霜：“我想专门向方言提几个问题。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红色。”丁小鲁替我回答。

“我刚才说过了，我是专门向方言提几个问题，别人不要插嘴。”那粉脸看也不看丁小鲁，嘴一字一瘪吐皮似地说。

“红色。”我说，“共和国的颜色。”

“你处世信奉的格言是什么？”

“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

旁听席哄然大笑。粉脸闭眼抿着嘴无动于衷仿佛忍受着突然落到脸上的一片灰尘。

“你最爱什么？”

“看到那些从不倒霉的人倒霉。”

“我问的是你最爱什么不是你最希望什么。”

“我最爱自己，其次爱妻子女儿家人朋友。”

“你最恨什么？”

“最恨得冲我讨厌的人笑！”

我龇牙冲粉脸笑，粉脸翻了翻白眼，侧脸冲大胖子说：“胖老，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谢谢你。”我在下面殷勤地鞠了一躬，庄严站直。

“下面我们开始造句。”大胖子煞有介事地四处张望着严肃地说，“第一

个造句词：乔装打扮。”

吴胖子挺身而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五·一’节来到了，全国人民乔装打扮。”“好！”旁听席上一声怪叫，随即爆发大笑。吴胖子非常绅士风度地向观众还礼、谢幕。

“第二个造句词：一网打尽。”

“要么不打，要么一网打尽。”

“五十步笑百步。”

“新娘上轿，前五十步笑百步以后哭。”

“奇货可居。”

“老板有奇货可居柜台中。”

“惨不忍睹。”

“他们瘦得惨不忍睹。”

“妙不可言。”

“咱们胖得妙不可言。”

“注意，咱们下面开始造比较复杂的句子了：因为……所以……”

“因为你不知所以。”

“谁不知所以？”

“都以为自己是聪明人不知道谁不知所以。”

“我问你谁不知所以？”

“我问你谁不知所以你不告诉我。”

“胡闹！”

“他胡闹。”

“我不跟你说了——别打断我！重造一遍因为……所以……。”

“因为我忘乎所以。”

“这还差不多。”大胖子脸色稍有和缓，但仍余怒未消，指着吴胖子，“我看你胖得倒有几分才气，颇带我年轻时的神韵。老夫今天兴致高，倒要和你卷通帘子一比高下。”

“卷帘子？卷什么帘子？”吴胖子四处张望，“跟我比手劲儿？”

“就是先就说词儿，一句跟一句，层层加码。”我们这捆里就丁小鲁懂，“步步高”的意思。”

“懂了，不就是拉线儿屎么？来吧。”吴胖子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客气点客气点。”我在底下拽吴胖子袖子。

“比武么。”吴胖子理直气壮地说，“我能让了他那是对他的侮辱。”

“开始啦，小子。”大胖子发话了，“第一。”

吴胖子接茬儿，“笨蛋。”

“天下第一。”

“头号笨蛋。”

“老子天下第一。”

“我是头号笨蛋。”

“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看看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问问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我倒要看看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他老想问问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吴胖子得意非凡，神气活现，朝上问，“还来么？我这起伏跌宕的如何？”

“你真是没眼力价儿。”我批评吴胖子，“为求一逞坏了大家的事，看不出你哥都快急了？”

我堆出甜甜的笑对大胖子说：“大人果然是老姜，文采斐然，令小的如饮甘露。小的蠢蠢欲动，也想和大人卷回帘子，跟大人讨上几招儿。”

“人！”大胖子闷闷不乐地突然蹦出一个字。

“狼。”我低眉顺眼陪着笑。

“老好人。”

“大灰狼。”

“慈祥老好人。”

“凶恶大灰狼。”

“亲切慈祥老好人。”

“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大胖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摔摔打打，庭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我毫不动容，微笑如故。

“都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不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听到几乎全部群众都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据反映绝大多数群众不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一气呵成，大胖子笑逐颜开，亲切慈祥地说：

“还是你聪明，才分在他们三人之上。这才叫对联呢，多么工整，相辅相成，你是不是再拟个横批，我找人写出来，裱一下，回头就挂在我们家门上。”

“横批就叫：‘多好的人’，如何？”

“白了点儿吧？”大胖子谦虚地说，“我们家门上这么一贴，谁见了还不得当成瓜摊儿？我老伴正好姓王。”

“那就叫：‘质量保证’吧。”

“不好不好，还是白。”

“白虽白，可这是我们的的心声呵，群众总是特质朴，好话歹话都是粗话。”

“再想想再想想，还有别的好的没有？”

“‘百里挑一’？‘上哪儿再找’？不对不对，字多了。”

“我自己拟了一个，你听听怎么样：‘天天向上’。”

“妙极妙极。”我拍手笑道，“如此四字，再贴切没有。四字既出，竟觉其它数万汉字全都俗了。不必改了，就这么写了裱了贴门上。”

“门也俗了。”宝康不甘寂寞，作苦吟状，“依我之见，倒不如专为这四

个字立个牌坊才好。”

此时，瘦高挑踱回席位。昂然坐下，一副清高不入浊流的架势。悠然开口：

“看来这帮小子已安然混过关了？”

“你有意见？”大胖子瞪眼。

“没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统统过去就是了，我这护法天尊不过是摆设，吓吓小鬼罢了。”

“是不是再征求一下其他诸位的高见？”我恭敬地转向秃脑门小眼镜，“我们也特想听听其他几位尊师的教诲。”

“不用问他们，他们也是摆设。”大胖子颇具豪气地一挥手，当着那几位的面就说，“问他们也是白问，反正我说了算。赶明儿有事尽管找我，到我家来玩，我瞧你们顺眼了，你们在他们眼里也就顺眼了。”

“一定一定。”我们齐说，“不顺则已，顺就顺您的眼。”

“你还在这里赖着干吗？”大胖子想起宝康，对他怒喝，“莫非诬告这几位文学新秀的贼心不死？告诉你，我在一日，你就休想得逞。”

“我，我想私下跟您谈谈。”宝康可怜巴巴地说。

“不谈！”大胖子一拍桌子，“敢骂我——我记你一辈子仇！”

大胖子率众起身，横眉立目的宣布：

“本法庭听证结束，现在开始判决……”

“哥儿们力挽狂澜吧？”出了法庭，我们几个十分得意，象英雄凯旋一样接受于观杨重他们的祝贺。

杨重握着我的手说：“哥儿们你真可以，临危不惧灵机一动，还是你是流氓，我们差远了。”

“立这么大功，你得请客。”

“请客请客。”我笑着招呼大家，“走走一起去。”

宝康臊眉搭眼儿地远远站在一旁，几次想上来搭讪，被马青吴胖子轰走：“躲远点，别找着我们抽你。”

“不是，哥儿们，我也是流氓。”宝康央告，“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

“呸！谁是流氓？”我跳出人群叱宝康，“我们现在是文人了。”

路边一个馄饨挑，我们一大帮人蹲着喝馄饨。我喝得满头大汗，对众人说：

“都走都走，喝完我付钞票——掌柜的，再来一碗。”

我蹲着，慢条斯理地喝着馄饨，看着大家陆续走远，掌柜的正在往锅里添汤——撂下碗，撒腿就跑……

- 完

千万别把我当人

第一章

“今天的会议有四个议程。第一由中赛委秘书处秘书长赵航宇同志向各

位股东汇报前一阶段中赛委秘书处的工作情况；第二鉴于股东中流传着一些对秘书处几个牵头人不信任的议论，为了打消股东们的顾虑，证明此次大赛确有其事确有必要我们特意搞到了一盘礼晃大赛的录相带，会议休息期间将为各位股东播放；第三个议程是关于中外自由搏击擂台赛组织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秘书处易名一事；第四个议程是为使大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第三次筹款认捐活动——请各位股东不要提前退席。”这是个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剧场座位上空空荡荡。舞台摆着一张大圆桌，与会者紧紧挨着坐成一圈，一束追光斜射在会议主持人脸上，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追光移动，打在坐在主持人身边的夹发蓬乱脸色苍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脸上，他的眼镜反着光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从他吐字飞快近乎剧烈咀嚼的嘴部动作看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就是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

“关于中赛委秘书处的的工作我讲四点。讲完请股东们提问，当面，递条子也可以，我将一一作答。我回答不了的由秘书处的其他同志解答。首先我要说秘书处的班子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二我要说秘书处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在这里我有几个数字要讲给大家听，从秘书处工作开始从来我们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累计跑过的路相当于从北京横跨太平洋跑到圣佛郎西斯科。共计吃掉了七千多袋方便面，抽了一万四千多支烟，喝掉一百多公斤茶叶。帐目是清楚的一笔笔都有交代，没有一分现金是塞到自己腰包里的。第三可能有个别同志煮方便面时卧了几个荷包蛋，熬夜时除了喝茶还喝了些蜂王精，对这种超标准花钱的现象我们应揭发。下面我谈谈我们秘书处近一段的工作情况，也就是最后一点。上次股东大会我们做出了寻找大攀拳似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派出了九路人马奔赴五湖四海。截止昨天午夜，九路人马已经回来了八路。这八路人马访遍了三出五岳，全部空手而归。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九路了。这一路是由我们秘书处最粗干的女将白度率领，出发前，我们也对她下了死命令，不找着大梦拳传人别回来见我！我相信白度同志的能力，只要人在，就是走遍天涯海角白度也能搜出他。但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大梦拳传人已经绝了后的问题。毕竟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大攀拳传人的消息是九十多年前，是当时拍摄的义和团壮士被押赴刑场的照片上我们辨认出了大梦拳那时的掌门人。”赵航宇从桌下举起一只黑皮包，打开，拿聘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拳民在翻腰刀的巡捕押送下排队走向刑场。其中一个袒胸露怀辫子盘搭脖子上的黑胖子头侧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箭头。

“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在巴黎卢浮宫翻拍下来的，图中箭头所指的汉子妈是当时的大攀拳掌门人，姓氏籍贯一切无考。”赵航宇把照片递给身边的人依次传看，所有人都打直精神感兴趣地端详着照片上那个粗鲁的汉子。

“象杀猪的是不是？”赵航宇点起一支烟，问正在看照片的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西服的公司经理模样的瘦男人。“你得懂这个，真人不露相。”

“你们是怎么认定他就是大攀拳掌门人的？”瘦男人问。

“我们从四个渠道证实了这一点。”赵航宇掸掸烟灰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们查了清室档案，又翻况了大量记载义和团在京津一带活动、战斗的外传野史。所有记载都表明在当年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天津静海曹福田手下有员大将善使大攀拳，借力制人，洋枪洋炮不能伤其毫发。打紫竹林租界和西

什库教学他都去了，杀死洋人无数。京津地区沦陷后有人还以高家村刘十九的队伍里见导他。后来，这位好汉在北京和大刀王五一同被擒，斩于菜市口。

此其一、二，我们通过这张照片找到这张照片上领头的那个巡捕的后人，这个巡捕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杀了，但在他家里我们找到了《大攀拳谱》以据其后人现在天津市河东区小郭庄大街泰来里125号居民桂雷清讲，这拳谱是当年他先人处斩义和团俘虏时得来的，是哪位不得而知。被俘的义和团拳民不报姓名，只口口声声：‘过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先人只参加过一次杀害义和团壮士的娅，还是被洋枪顶去的，并被拍了下来。因而这拳谱必是照片上这队人里的。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法国传教士波尔佩尔先生的后人，现在在法国驻华使馆随员小波尔佩尔先生。小波尔佩尔先生非常热情为我们开列了他祖父的朋友中那些到过中国的人的名单。最后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找到了仍然健在的前法军军士长拉杜，就是照片上站在队尾的那个穿军服的欧洲人。这老家伙已经一百多岁子，身子骨仍然硬朗，对上个世纪末远征中国的事情记忆犹新，那当然他现在对中国人民已经非常友好了。拉杜先生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立即将简明头所指的汉子指给我们看，说他就是那个‘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奇人。’据拉杜先生追述，他曾和大梦拳师打过交手仗，当时他们一排人瞄准他齐射但射出动的子弹竟全齐刷刷地掉头飞了回来当场死了一片洋后，慌乱中他冲天放了一枪，没想到这枪倒把大攀拳师打个正着，于是他们蜂拥而上将他擒获，穿了锁骨捆起来。”“可惜，可惜。”一千人齐叹。

“顺便说一句，拉杜先生对其年轻的所作所为深感愧悔，再三要我们向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歉意。”

“我有四点问题要问秘书长同志。”一个面色黝黑，模样儿精明的农民企业家冲赵航宇发话：“第一，既然时梦拳传人有无尚难定谳，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劳民伤财地寻找？我国平面林门类齐全，难道就无可与大攀拳媲美的拳种？阁下死咬着大梦拳不松嘴莫非其中有什么私人关系？第二，既然洋人已和我国重修旧好，为世界和平计，我们是否一定要再启虞端？第三，秘书处工作人员统统包圆才十余人，工作开始方一周便吃掉七千人生袋方便面喝掉一百公斤茶叶实在过于糜费，如此下去我等实难再降低标准也应裁撤一些胃口过于好的烟瘾过于大的，我们毕竟不是招人来暴吃的。第四，你们去法国外调，为何安排股东代表领队？”

“我来回答这位代表的提高。”赵航宇严肃地说。也是四点。第一，我们并没准备吊死在梦拳一棵树上，在寻找大梦拳传人的同时，我们也与大鹏拳、鹰爪猴拳等各派传人进行了联系，一旦证实大梦拳确已断根儿便请他们出山。另外关于我个人对大梦拳的兴趣纯系出于克敌制胜的考虑其中并无任何私人动机。大梦拳借力制人实乃我千年国粹出神入化之硕果，待会儿看过录相大家就知道了，若拼体力比凶猛我食草民族万难制胜食肉种族——我梦人上溯十代均为书香第。第二，老洋人是熨贴了，小洋人仍咄咄逼人。纵观当今世界，我等于事难与人争，打架再打不出个金牌，祖宗的脸就算让咱们这些不肖子孙丢尽了。”

“国家整个搞上去难。”主持人插话。“十亿人侍候出一个尖子还是可能的。”“我还没说完呢。”赵航宇不满地白了主持人一眼，对大家说。“不这么干不行了，这一百多年的恶气不找个人替咱们出就出不来了。我是豁出动了，谁能帮咱出这口气我把心窝子掏给他，你没听人外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

龙，一群中国人是窝虫。’”“这是夸咱们呢。”“我说你怎么回事？开头你讲话时我可一次没打断你。”

“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主持人抱歉地低眉含笑让赵航宇：“我只是有点激动。”

赵航宇亢奋地对大家说：“这说明外界也了解咱中国人的厉害，所以咱们推出这个人能不慎重么？”

“我们都明白了，这意见我们已经听得很透彻了。”众人一起说。“说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既然这个人对我们如此之重要，我们为找这个人多吃几袋方便面又有什么了不起？别说吃你几袋方便面，跟我们说实话，我要把这话囊囊出动，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我收回，我刚才说的那话收回。”农民企业家说“吃吧，该吃只要能吃出个道理来，吃多少我都不心疼。”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咱们也不能那么干。我这人也就嘴上说点气话，真要把民脂民膏端到咱跟前，咱还真咽不下肚。”

“我们相信你。”大家抚慰赵航宇。“要不相信你们敢把血汗钱交给你去使，眼儿都不带眨的？”

“不是。我就是听着这话难过、揪心。”赵航宇脸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透过眼镜片情真意切地望着农民企业家。“好事我什么进修忘过你们？你说去法国没叫上你们你真冤枉了我。”

谁去了？谁也没去至今我也不知道法国国门朝哪边开。都是听说，中赛委法国分会的同胞传话回来。”

“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还不行？”农民企业家拉着赵航宇的手诚恳地说，“你还不了解么？咱们多少年了？我就是个粗人。”“了解。”赵航宇轻轻拍着农民企业家的手背说，“我不是冲你，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气我自个，这么点事我也办不利索。”“你也别气了。”主持人说，“既然大家把话说开了，那也没事了。咱们还是抓紧进行会议的下一议程吧，否则演出开始前就完不了啦。”大家这才注意到后台已经进来了一些乐队人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乐队的乐手们纷纷找了椅子坐下。开始调试乐器，条幕两侧响起一片吱吱呀呀琴弦声，舞台工作人员也开始装景片，打开大灯往天幕上投射。天幕上忽而出现白羊遍地的划原，忽而出现高楼林立的城市。坐在舞台上开会的人都扭过头去看。主持人拍着手说：

“注意了注意了，咱还是认真开会，如果谁对演出有兴趣，会后可以留下来观看。现在进行下一个议程。”

主持人俯首对赵航宇说：“时间比较紧，我看会议休息时间是不是取消？我们一边看录像一边讨论第三个议题关于中赛委和秘书处更名一事？”

“可以。”赵航宇叫站在幕边前工作人员，“把机子架起来，准备播那盘录像。”工作人员摆机器接电源的空档，赵航宇对大家说：

“通过前一阵的工作，我们发现中赛委和秘书处这两以机构的名称有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便，有必要重新命名。”“中赛委这个名字不是可以么？”一个烫着卷花头个体户模样的年轻股东说。“听着挺‘侃’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赵航宇说。“我们去印章社刻公章没人敢接活儿，说中央的委员会到我们这儿刻章没有过有明文规定车玺不能乱刻。怎么说都没用，非要大员的手谕。后来我们一琢磨，也是，这名称成官方了，容易引

起误会，不好，咱别找麻烦。我相咱们这个机构还要突出民间色彩自发色彩。我们秘书处的同志想了几个名字，又都觉得不合适，譬如‘醒狮馆’、‘猛龙堂’。名字是很响亮，但没把咱那意思全表达出来，也容易被人当反动会道门取缔。这事还得麻烦大家动动脑子，取好名，要雅俗共赏，一听名就全扑上来。”

众人作沉思状。“不好起。”农民企业家说，“起名最难了。”

“我想了个上半句，”公司经理说，“你们听听合适不合适，全国人民总动员……”“忠义救国？”农业企业家说。“全国人民总动员忠义救国？”“不好，”赵航宇斟酌了片刻严肃地说，“隶什么国？救哪个国？国家很好嘛，蒸蒸日上，你这么危言耸听。记住，咱们是民间自娱，国家好了，老百姓吃饱了，才有这份闲心。你如此慷慨是出资认股难道不是因为你不但吃饱了还有很大的富裕？”“走向世界怎么样？”个体户说，“全国人民总动员走向世界委员会？”“也不好，含糊。”主持人看关赵航宇的脸色说，好象已经有哪个什么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了。”

“我看这样吧。”赵航宇豁然开朗，微笑着对大家说，“既然咱们主题表达不清，索不要它了，就叫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什么不知道。

含糊就含糊点，含糊有含糊的好处，一是别人不好判断斧好歹，二是含义丰富外延无限你说什么都能给归进来会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还有悬念。”主持人笑嘻嘻地说，这样好，我同意老赵的意见。”众人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通过了“中外自由搏击赛组织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简“全总”。重新组建“全总”主任团的决议。

“全总”的一切日常事务。主任团将采取聘任制，设常任主任一人，非常任主任三十人至五十人，由常任主任视工作需要聘任，主任团向股东大会负责。首届主任团常任主任由原中赛委秘书长赵航宇担任，大家一致以热烈的掌声予以通过。

“谢谢大家。”赵航宇点头向冲他鼓掌的各位股东代表致意。“我一定用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以不辜负诸位的重托。下面请看录像。”赵航宇点起一支烟和主持人起立退席。

“你不看吗？”个体户拧着脖子问他。

赵航宇摆摆手：“我看过了不忍再看。”

“架在会议桌一旁的电视闪了一下出现赛车疾驰的画面，接着是一群沿跑道奔跑的赛马，骑师们在马背上撅着屁股；然后画面突然中断，闪了一阵“雪花”，画面再次出现就是万众欢腾的拳击场，无数的男女在发狂地吼，挥舞着手。黑鸦鸦的人头之上聚光打照耀下的拳击台上，一个足有四、五百磅重的留着金色连鬓胡子的白种巨人两手攥拳，一走向一精瘦的同样两手提拳在他面前跳来跳去的黄种汉子。黄汉子灵活地围着白汉子转圈，双手比划着各种将欲出拳的假动作就象一只猴子在虚张声势地恫吓一头步步逼进的狮子。黄汉子出周了，划着拳冷了飞脚踢中白汉子的脖子，白汉子被踢得顿了一下，浓密胡须中的鲜红嘴唇咧开微笑继续逼向黄汉子。黄汉子连连飞脚踢向白汉子，白汉子的巨大头颅象拨浪鼓似地被踢得左右扭摆，但微笑始终挂在嘴边，他对时伸出粉红的舌头舔舔嘴唇，嘴唇和嘴周围的胡须随在炮酒下闪闪发亮。黄汉子雨点般地对白汉子拳脚相加，台下观众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蓦地，喊声骤停，随即以一种更高是频率再次爆发，拳击台上，黄汉子已经昏健康在地地刚才他吃了黄汉子的一击重拳。白汉子高高举起肥硕的双臂向

欢呼的群众致意。

拳击台上又上来一位黄汉子，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是白汉子不相上下，但过于迟钝，被白汉子连连击中，双手捂脸摇摇欲坠几乎被打任务了。终于，坚持了几回合后，象根截断的木桩轰然倒地。白汉子连连痛击不同身高、体重的黄汉子；有个机灵的黄汉子攥住白汉子的一只手腕，拱背蹲身，意欲来个背翻，但黄汉子上背后就抡不动了，被白汉子在背上猛擂地时，趴倒放平。白汉子举手向欢呼的观众致意。

白汉子缩小成为一个光点、流逝，屏幕变暗，电视关了。

赵航宇和主持人众幕后走了出来，圆桌旁的人一个悲愤地望着他。舞台上一片静寂，连正在调弦的乐手们也停了下来。“气人不气人？”赵航宇脸色严峻地望着桌旁的所有人。

“气死人了。”个体户难过地说。

农民企业家脸憋得猪肝一样：“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这么欺负中国人。舞台上中国人包括那些乐手和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全都黯然神伤。”这个毒打我们同胞的胖子是阿乐文·凯勒马戏团的大力士，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中国来旅游。”赵航宇严肃地说。“我们计划是，只要他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把他扣下，由我们的武士轮番上阵，跟他玩车轮战，直到失瘫为止。为此我们准备牺牲一批武士。”

“不这样不行。”主持人解释，“你们也看到了，这个胖子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们要保证我方主将出马时稳操胜券。”

“你们的意思就是主将由大梦拳传人担当？”公司经理部。

“是的以。”赵航宇说。“非大梦拳拳不能制胜。”

“我同意这样的安排。”公司经理年脸对大家认真地说，“和这样强大的敌人作虎，不能硬拼，只能智取。要形成围歼的局面我方力量必须十倍于敌同时要保持一只最硬的拳头敌人最疲惫的时候打出。”“就是这个意思。”赵航宇说，“诱敌深入，关门打狗。”

“你们能保证把他骗进来吗？”个体户说，“据我产品验，现在的人也不好骗着呐。”

“没有不来的道理。”赵航宇说，“他不知道咱们这热情请他来干嘛，他还以为咱们好客呢，包在我身上，一切没有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钱。”

赵航宇温和地扫视大家，被他看到的人都低下头。“不是我向诸位哭穷。”赵航宇说，“列位想呵，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又要接待外国人，咱礼数不能亏了。再有培训本国选手，主任团这些人会了要吃要喝，哪处不得花钱？头两次募集的四万多块钱早花光了，踹儿起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不是我们不肯出钱。”公司经理说，“这种事关民族感情的事谁要舍不得出钱还不得叫人指着脊梁骨骂成汉奸？问题的这，既然是全民族的事就该全民族出血，你不能光指着我们几个派粮派捐，这民族也不是光我们几个的民族。搞光了我们几个倒无所谓，问题是这么吃一顿奔一顿不是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往后这钱花起来更没个底，我们连箭带皮全剥了馅能蒸几屉包子？”“说真格的，”农民企业家说，“出多少钱我倒不在乎，大不了就是这几年白干了，你们要看我能卖个好价钱把我卖了也成。条件也有一个，你们真得把事办成。”

“我保证。”“保证什么？大梦拳传广你们不是还没找着？这位爷找不着，你就是把那个外国胖子骗来不也没招？咱们别干在家门口下好套儿再让人家给打了的事儿。那可现大了，十亿老少爷们儿的脸可就真没地儿搁了。”

“咱可全指着他了。”个体户认真地说，如果这人找不着，我看咱们最好也趁早收摊子，别瞎耽误工夫，认栽。”

“我保证，最迟后天让你们见着这大活人。”赵航宇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个体户说。“反正不也就一两天的事么，你们先对付着，家吃两天。”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赵航宇急出一脑门子汗。

这时，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蹑手蹑脚走到主持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主持人偏头对赵航宇说：“赵主任咱得快点，人剧场经理催了，下面这场演出快到点了。”

“这就完这就完。”赵航宇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这会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我把这两句话说完就完。不知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呀？我并没想让你们承担比赛的全部费用，只让你们赞助些开办费，又不是白要你们的，肉包子打狗。算你们入的股，将来事业搞起来了，肯定还要盈利，不但本会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赚上一笔。你想呵，今后夏天没有任何重大国际比赛，咱们这个肯定热门，加上比赛的性质，肯定全社会瞩目。不说门票这种小收入，光广告就能弄个满天飞。我们还有一些组织义卖募捐、发行奖券的大型计划，在全社会集姿。

那时各位拿回去的恐怕就不止拿出来的这区区小数了。眼光要看得远一点，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剧场里响起第一遍入场铃，一些吃着蛋卷冰激凌的观众稀稀拉拉走进场，看到舞台上的人立刻就找了空坐下，全神贯注地看起来。有的飞跑出去叫正在剧场休息室徜徉的同伴。

“咱真不能再耽误了，请各位赶快拿主意。”

“我们还是不见句子不撒鹰。”

“先少点，少点行不行？一人一百，让我们选过去今天。”

一被女友飞跑关拉进剧场的小伙了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大声诧异地说：“不对呀，卖的明明是歌舞票，怎么改话剧了？”

后台，赵航宇一边点着手里寥寥无几的钞票，一边对主持人破口大骂股东们：“这帮小人，把咱们当叫花子打发了。”

“咱们今儿这会的议程上有毛病。”主持人恭敬地含笑说，“应该上来就放录相，借着那劲儿就侃钱的事。而且你也太老实了告诉他们大梦拳传人找着了又怎么啦？”

“惹急了我，我改替外国人反打中国人。”赵航宇恨恨地说，“走，你跟我一起去找白度，看她回来没有，事情成败现在全靠她了。”“我走不开”。主持人说，“一会儿这儿的演出就开始了，我得上场，我当主持广，没谁也不能没我。”

“告诉我，”赵航宇眯着眼睛盯着主持人，“你每天往这儿一站，一场接一场地这么主持下来挣多少钱？”

这不是需要么。”主持人说，“我看你也别往白度家跑了，大热的天，打个电话不就完了，打个电话一样。”

“不是我着急，我不踏实，费半天劲再功败垂成……”赵航宇哮喘着随主持人往后台电话处走去。

第二章

月光如水的北京郊外的原野上，一列炮光通明的列车正缓缓驶向已近

在咫尺的灯回繁星的庞大城市。

列车中部卧铺车厢的一个窗口前坐着一个身材修长的文雅女子，车厢里的其他旅客正忙着从行李架上取下沉重的行李，而她则一动不动，愁眉不展地坐在那里凝眸注视着窗几上的什么东西。窗几上摆着几封电报，电报上的句子依次简短下来，可以看出发电报的人的急迫和窘境。

“务必找到大拳拳传人，速带其返京。”

“速带大梦拳传人返京。”

“速带大梦拳归！”“大梦束归！”“救命！”“白度，咱们是不是也该收拾一下，准备下车了？”一个魁梧高大的小伙子走进铺间，双肘搭在中铺对女子说。

“啊，收拾吧。”白度站了起来，看看窗外，对一个坐在下铺，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一本装订简陋的马粪纸小册并比划着各种拳拳的瘦小个男人说：这顺明，把我的包拿给我，在你屁股底下。”瘦小个刘顺明从屁股底下抽出一个女振包眼儿也不抬地递给白度。“刘顺明！”孙国仁，那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冲瘦小子喊，“你也干点活儿，别老捧着那迭擦腚纸看个没完。”

“着什么急呀？”刘顺明不耐烦地说，“到了再搬行李也不晚，看完这段。”“甭废话，来帮把手。”孙国仁把刘顺明揪了出来，“你还以为你读了这破拳谱就立刻成精了？”

“其实没什么难的，”刘顺明在帮着孙国仁从行李架上抬下一个沉重的走轮包，“不就是四两拨千斤么，要领我都掌握了。”“你叫家里来接咱们了么？”孙国仁产顺白度，“这车晚点了八个小时，到车站准汉车子。”

“我还有脸叫家里来接？”白度说，我正考虑咱们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见赵航宇。”“不见怎么办？”刘顺明愣愣地问。

“该干吗干吗？”白度瞟了刘顺明一眼，“过去咱也干吗还干吗去。”“可我过去什么都没得。”刘顺明说。

“那就随你便了。”白度说：“这事要黄了咱也就谁也顾不上谁了，只当这辈子没见过面。”

“别黄了呀。”刘顺明说，“咱好不容易捏在一起，又挺对脾气，我不忍和你们分手。”

“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白度说。“找不着主角，咱这台戏也没法往下唱。”列车驶进站台，“哐堂”一声停住，车厢里的旅客纷纷往外走。“能不能这样？”三人往车下走时，刘顺明突然说。“问题不就出在这大梦拳传人身上，我当这个传人怎么样？”刘顺明两手拎着箱子绷起下巴块儿。”动作我全背下来了。”

“我怕你让洋人打死。”白度径直向前走。

车站广场上，尽管四周建筑上的霓虹灯和其他照明灯闪烁明亮但一片静寂，走动的人很少，在广场上过夜的旅客大都蜷伏着熟睡了。远处看上去灯火辉煌的一条条大街也都空空荡荡，没有车驶过。整个城市象一个已经开场但没有演员登的大舞台。三人走到亮着“出租车站”霓虹灯招牌的停车场。调度室灯亮着，但没有人，一排排停在场内车顶闪闪发亮的出租车内也全没司机。“看来咱今儿得拐着回家了。”孙国仁说，把弟弟有包背上肩。“再找找，”白度不甘心地依次往每辆车里年，城停车场里穿行。“没准碰巧能赶上一辆。”

“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孙国仁对刘顺明说。又冲白度嚷：“别

找了，我送你回家完了。”

“不用”。白度找了一圈失望地往回走。“你走你的，咱们不是一个方向。”
“我送她。”刘顺明对孙国仁说，“我们正好走一路。”

“你也不用送。”白度走回来对刘顺明说，“咱们一个西北一个西南生你也太绕。”“没关系，我姥姥家在西北，我上我姥姥家睡去。”

“顺路么？顺路可以。”

“不用我送我可走了。”

“你走吧。”白度对孙国仁说，“回头咱们电话联系。”

“路上碰见坏人，别忘了跟他使大梦拳。”孙国仁笑着对刘顺明说，肩背手提大步沿着马路向前走去。

这时，一个穿着背心的小伙子蹬着辆三轮车从暗处驶出来，滑行到白度和刘顺明跟前，用脚踩住斜梁上的链闸刹住，露出微笑。

孙国仁大步流星在洒了水后黑油油的马路上走，一辆三轮车从他身后轻欠般飞快地驶过，车上和白度并排坐着的刘顺明扭过脸笑着朝他招手：

“哥们儿，慢慢走着。”

“喂！”孙国仁负重跑起来。“把我也捎上。”

“没地儿了。”刘顺明得意洋洋地喊。三轮车在前面十字路口向东拐去不见了。孙国仁停住了跑，喘吁吁蹒跚地走：

“真孙子，没法和他们丫的共事。”

宽阔明亮的建国门大街上，三轮车疯子似地冲上立交桥，顺着大坡往下驰去。“不对呀，师傅，你这是奔通县了，可我们住八宝山。”刘顺明看着马路边林立的外交公寓嚷。

“拧了。”

“不早说，”蹬车的小伙子说，“这会儿说我这车也刹不住了。”“它怎么刹不住？”“不听使唤呗，一跑起来就撒欢儿，非跑够公里才喘气。”蹬车的小伙子回对过头来一脸为难地说。“这车有魔症，一条道跑到黑的路子。甭着急，前面大北窑立交桥我调动试能不能把它拧过个。”上了大北窑立交桥小伙子风驰电掣地蹬着车，作竭力拐把状：“不成了，不成了，跟我较上劲了，只能拐九十度了再拐就跟我急了。”三轮车阻奔东三环。“你这车也够王道的。”呼呼吹过耳边的风声刘顺明嚷，“还带自转的。”“前面三元桥我再给您拐一回。”蹬车的小伙子说。“头天亮肯定让您到家。”“不是，你要制不了这车，你下来，我替你收拾收拾。”

“别价，哥们儿，黑更半夜地咱还是顺着点它，回头说不走真不走了，咱仨大活人上哪儿再找车去？”

“我这还是头一回让三轮给欺负了。”刘顺明悻悻地说，“万没想到。”刘顺明看了白度，白度微微生笑，稳稳地坐在车座上：

“咱坐车的着什么急？又不费咱力气，由他去，他还能跑出北京城去？”
“这话在理儿。”蹬车的小伙子回头欣赏地看了眼白度。“还是人女同志明白。多好的夜色，可大街你随便敲人家门去，问问可有一个乐意拉着你们满北京兜风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不多收钱。”“什么？”蹬车的小伙子一机灵，回过头瞅着白度。“这我可没说。”“你想多收也没有，”白度微笑地说：“我们俩身上拢共包圆也不过十来块钱。”“十来块钱您就敢坐我这车？”小伙子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说。“胆儿够大的。”“所以我说你还是管管你那车，为我们让您白跑路不值当。”“唉哟。”小伙子抚胸笑着，扪心

自问。“我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劲？得，我嫩了，看走眼了，您三位这么风度翩翩愣是不趁千儿八百的？”“早知道会碰见你，我们就省着点花了。”

“早知道会碰见你，我们就省着点花了。”

“心里没我？得！”小伙子猛蹬几下把车“滋”地刹住，回头伸手一请。

“你二位下车吧，到了。”

“工来哪儿了这是？”刘顺明在车上顾右盼，“这儿的房子我怎么全没见过？”“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蹬车的小焔子说。“我就知道这是十块钱能到的地方。”“别这样，师傅。”白度婉言规劝。“你不能把我们扔在这荒郊野外。”“我怎么不能？我太能了。出门不带钱您还想上哪儿？”小伙子跳下车，往下搬白度的行李。“别害怕，这儿没狼，全打光了，还是咱北京城的地界。

“这样行不行？”白度对小伙子说，“你要嫌太亏，你上后边坐着来，我们拉你。”“甭废知，赶紧下来，别等看我揪你。”小伙子歪着上唇支着单面鼻翼说。“你一个大姑娘深更半夜赖在男人车上不下来，传出去也不好听，正扫着黄呢。”

“咱可把话说在前头。”白度双手拿包一步从车下来，仰脸看着小伙子。“你要把我们扔在这儿，那十块钱我们也不给了。”“唉哟，”小伙子象被扎着似的皱着脸原地转一圈，看着白度说。“你真惹我生气，我还真不信这个！”

“信不信随你便，这钱我们是不给了。”白度对仍坐在车上的刘顺明说，“下车，顺明，我看他能怎么着。”

“别别，你们二位都先别急。”刘顺明下车劝白度。“我觉得是你没把话说明白他还不知道咱是谁，知道了准不这样。”

“我管你们是谁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刘顺明被驳了面子，批评蹬车小伙子。“好赖话不懂，我这话是向着你说的。”

“你甭向着我，我用着你向着么。”小伙子挡有白度面前。“痛快点，钱给还是不给？”

“不给！”白度凛然说。

“好好，你厉害。”小伙退后几步，摩拳擦拳，大幅度地扭着腰，活动周身关节。“看来今晚上你是非想在房上过了。”

“光天化夜，朗朗乾坤，你也放肆！”白度厉声呵斥小伙子，毫不畏惧。“也是，”小伙子一琢磨，“我打你这女的也不合适，我收拾这小瘦猴吧。”小伙子横着膀子向刘顺明走去作着各种恫吓的手势和嘴脸，从牙缝里龇出话来：“自个选个楼生想上哪个房任选。”

“流氓打人了。”白度尖声冲还远处一盏路灯下的西瓜摊喊。西瓜摊上闻声坐起一个光膀子的小伙了，对另一个仍躺着的光膀子的小伙子说：“流氓打架了，咱去不去看热闹？”

“不去，”躺着的小伙子说，“流氓打架有什么可看的？没准是流氓的调虎离山计，要抄咱瓜摊。”

这边刘顺明已经和那位“板爷”走起场子，双方拱背猫腰，两手猥似地伸张着，棋迈着弓步，互相叫骂着。

“还不定谁上房呢，别看哥哥瘦，称砣虽小压千斤，工夫在这儿呢。”“你不老实挨打，还敢咋尸？今儿我不让你房上蹲一夜我对不起你。”“你是真没碰见过高人，只可惜你爹妈生养你一场心血全白搭了。”“少废话，接招儿吧你——起！”

两人交起手来，你一拳我一拳，打得花园锦簇，边打边唠着。“嗨，你

还了不起？哥哥劳神？”

“好好瞪大眼睛看仔细，跟矮哥几手。你瞅我这拳，你再瞅我这拳，别让我挨着你，挨着就没轻的。”

两人打得兴致勃勃，大汗淋漓，白度在一旁看得也渐渐入迷，连声赞叹：“好拳脚！”不再四下嚷嚷。

慢慢的，两人打成一顺了，满头大汗费了牛劲可永远谁也打不着谁，知道的是真打，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师兄弟在面对面地练拳呢。“不是你怎么跟我学呀？这么打下去咱可就打不出个结果来了，不带这样的。”“谁跟谁学呀？我还纳闷呢，你也成不局脊，现场偷招儿。”

白度先是困惑，再是忍俊不禁，最后十分震惊，不由断喝：“二位且住。”小伙子刘顺明分头跳出圈了，徐徐收势，喘成一团，兀自嘴硬：“我正要将他打翻，为何叫停？”

“莫不是想要跟我玩打打谈谈？”

白度走到小伙子跟前，上下打量他：“你是何人？”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能告你么？我头里告诉你，你后手叫警察去掏我。你倒不傻。”

“请别误会，绝无缉捕之意。我只是看你这路拳脚奇怪，此拳江湖上已失传多年，你怎也会使？我的天！你莫不是大梦拳当代传人？”“是又怎地？不是又怎地？休要罗唆，拿出钱来，万事皆休，若于有个‘不’字，打下你们半截来！”

“给钱给钱。”白度且惊且喜，忙掏出钱来递给小伙子，“英雄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给一也不能告你。”小伙子攥了钱，摇摇摆摆地向三轮车走去。白度碎步赶上，喊：“有用！”作揖打千。“我这厢有礼了。”

“家住瑶池，姓混名蛋。”

“神仙？”待白度定眼再看，小伙子已蹬车扬长而去。

“决不快跑着盯上他！”白度回头对正抖着衣襟扇风消汗的刘顺明嚷，“要是你打算有所作为的话。”

第三章

早晨，天削亮日头就升起高，强烈的阳光彻照大街、胡同、小院。小院里的坛坛罐罐都洒上阳光，院当间的老枣树上蝉已经在长叫。这是个最一般的四合院，房框门窗都残破灰旧，失了原色，墙上的青砖洼痕累累，房上的鱼鳞瓦长满青草。原来有点面积的院子被各家各户用半截砖、油毡搭的不厨房扭曲得不成方圆，仅存的巴掌大的空地上倒挤挤挨挨地摆满各色花草。花草全不是名贵品种，一水栽在灰瓦盆或破脸盆里，不图娇艳，只图枝枝蔓蔓爬个繁茂，看上去痛快，有那么点生机活力。唐大妈穿着件月白色斜襟布褂，耷拉着两只大奶子，闭着眼睛伸着两手在院里漫游。嚟看不瞧道儿，可在那一排排兄盆间穿梭得游刃有余，针插不进去的地方，那两只粽子似的小脚也能不差分毫无稳稳落地进去。唐大妈练的这活儿有讲，“鹤立桩”。唐大妈的闺女唐元凤，一个十八、九岁粗眉大眼的姑娘，端着牙缸子，含着牙刷，满嘴白沫儿地众屋里出来，脚蹬着门坎子，歪着头一个劲儿地刷那嘴，斜眼瞅着妈妈。

“妈您留神，别踢了花盆。”唐元凤抽出牙刷，含着厚厚牛牙膏沫儿冲她妈喊。

“为，”老太太款款摆动着手臂，雁翅似的。“我心里明镜一般。多年了。”
“我知道您未准真踢着那兑盆。”无凤单手撑腿，哈着腰斜着膀子。“是看着心惊。”

唐元凤直起腰，又把牙刷插进嘴里，扑哧扑哧地捅。

“哥，你还不起？回头我可晒被了。”

“咋唬什么咋唬什么？一大早没听见鸟叫净听你的了。”

唐元豹，昨晚蹬车的小伙子光着板脊梁闯关灯笼裤扎着宽板带精神地出了屋，站在台阶，两手互握，晃起腰肢。

“闹不闹得慌？赶明儿也得给你结扎一下，结扎那声带。”

唐元豹说着，一个朝天蹬，单腿就搭门框上成个大一字。

“刷牙！”元凤一口鲜浓痰唾在台阶上，伶牙利齿地说。“也不瞧瞧你那腌赞口，熏了一屋子臭味儿，后半夜我恍惚着只当中了煤气。”“要不怎么能熏蚊子呢，敞窗开户地睡也没人敢咬你。”

元豹换了这只腿，又翘起另一只，压在反弓状，抻开大箭。“别撕喽。”无凤含一大口水，涮嘴，呼地成扇面喷出。“彩虹彩虹。”指着喊。“缺心眼儿。”唐元豹撂下腿，白他妹一眼，运气走下台阶，搬起两盆仙人掌，撕开花盆上原来系着尼龙拉扣，一腿一个绑小腿肚子上，按好拉扣，拉着胯，撇着腿，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老枣树走去。“缺心眼儿——你！”无凤站在台阶上嚷，“狗撒尿似的。”

唐元豹来到枣树前，骑马蹲档站稳，全神贯注憋红脸，两拳握于腰间，一拳一拳向枣树树干打去。每打一拳都要连忙扶下晃动的枣树，那架式就象生怕把会枣树打倒似的。打三拳踢一脚，那带着花盆志脚时的平衡技术堪与专做杆上运动的杂技演员媲美。“我说无貌，你干嘛老跟它过不去？见天一顿毒打。”邻居李大妈从大枣树下的小厨房里钻出来，顷刻间便被纷纷路下的枝叶挂了一头一脸，扑浇着，质问：“打你黑上它，它就没结过枣儿，净招腻虫了。”

无豹心无旁羁，目不斜视，似无所闻，仍三拳一脚地又打又踢。“我说大兄弟，咱是不是妥协一下，您上我们这房可以，公子就别打我们这树了。”

房上嘿嘿一阵怪笑，无豹他爸，一个秃头光膀子的精壮老头子正大壁虎似地四肢摊开倒贴在李大妈家带廊子的大屋檐上，比那壁虎还从容。“你们爷俩一个折腾就够了。”李大妈仰脖恳求。

老头子打房上跳下来，落到地上还轻盈地弹了几下，嘿嘿笑着：“老嫂子，练拳强身，是为了保护乡里。您还瞧不出我们这孩子，志气大着呢。”“大兄弟，您这话都是民国的话，眼下早不兴了。现在讲的是文明礼貌，客客气气，先富起来。您练这膀子肉没用了。我不懂？我们老爷子前清时候也办过团练，也壮志未酬，也没见过这么自个跟自个过不去的。”

是不是唐大妈？”李大妈转脸问无豹他妈。“这道理头八百年前我就跟这爷儿俩掰扯过了。”唐大妈颠着小脚，拍着两手走过来。“全白搭，有一个听的没有？”

这时，院外胡同由远及近传来人群的喧哗声和纷乱的脚步声，很多人吵吵嚷嚷地走来。

李大妈的儿子，黑子，一个同唐元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院门口，结结巴巴地冲唐元豹说：“豹、豹子，胡同里来了一大帮人打听你，来者不善呀！”

“怎么回事？”唐元豹收了势，叉着腰拉胯定到黑子跟前。“出去看看。”“慢”，唐大妈拦住儿子。”“你先别出头。”

人声鼎沸着已经来到唐家院门口，唐大妈打开院门，横在院门口。只见刘顺明一头大汗地走在人群前边，指着唐家院门对后边的人说：“就是这院，我眼瞅着那小子进了这院。这不是，三轮车还锁在院外。”刘顺明发现院外墙根儿停着的二轮车，上下察看着，手拍着胜利地叫起来。

“没错，是这辆车。”白度对赵航宇说。人跑不了，准在这院里。”赵航宇打量着这破旧的小院门，完全对唐大妈视而不见，从后脖领子抽出一把纸扇，刷地抖开，扇了起来，一指小院：

“去，进去几个人把他叫出来。”

几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要往院里进，被唐大妈伸手拦住：

“慢，有什么话跟我老婆子说。”

“哪儿又钻出这么个老太太？”赵航宇对白度说，叫她闪开，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大妈。”白度走上前和藹地说。“我们不是找你，是找个小伙子。”“别跟我口蜜腹剑！找谁？干嘛？先说清楚，要么别想从我这儿过去。你们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敢是抄家的？”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老定睛仔细看，那闪光的都是眼镜片。”“不要跟她罗嗦，耽误时间，我要的是那个小伙子。”

赵航宇挥手叫他手下的人上，唐大妈使劲抓住门框，小伙子们使劲掰她的手。“疼死我了，杀人了。”唐大妈仰天喊。

“住手！”随着一声吼，唐元豹出现在门口，赵航宇手下的纷纷退下。刘顺明咬着赵航宇的耳朵说：“就是他。”

赵航宇问：“你就是昨晚在北京站蹬三轮的人？”

“是又怎样？”唐元豹认出刘顺明和白度。“好汉作事好汉当！你们让开，让我先活动开了。”

唐元豹健步下了院门台阶，在胡同里的人堆中走开场子。

李大妈见状对黑子说：“快去叫人。”

黑子答应一声，趁人不注意，溜出院门贴墙根儿慢慢走了几步，撒丫子跑起来。这边，唐元豹已经把场子趟开了，而且越走越大，越走越圆，赵航宇全白度一千人已经被他顶得贴墙站了一排。

无貌他爸也雄纠纠地出现在院门口，冲儿子喊：“舞起来，给他们舞出个花儿瞧瞧，让他们不战自退。”

无豹闻声挥舞起长臂，车轮般地抡起来，步子也加快了，渐次人影模糊了，只看见一团尘土打着旋儿地滚动。

无凤端出一盆洗脸水，老头子接过去，吼了一声：“看这个！”兜头朝元貌泼去。一股银浪化作万点晶莹纷纷扬扬反弹出来，整整齐齐洒出一个圆圈，那叫均匀，围着的人不多不少每人都沾了一头雨露。现看元豹，稳稳地站在圆心，周身上下没有一点水星儿，干干净净。“好！”围观的人齐声喝了个采。

“这盆水那叫管用。”赵航宇笑咪咪的，鼓着掌领头走上去与元豹握手双手抓住元豹的手使劲摇。“果然名不虚传，让我们大开眼界，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这是怎么说的？”唐元豹被排着队上来依次和他握手的眼镜们弄糊涂

了。“你们不是来打架的？”

“是为打架的事来的，”一个眼镜说，“但不是我们和打你。”“你打的很出色。”赵航宇说。“我们很满意，你被选中了。”

“什么选中了？”元豹不解地问。

“什么选中了他还不知道呢。”赵航宇等广看着他哈哈笑。

“很大的荣誉，”一个眼镜说，“你应该感到高兴”

“我问你，”赵航宇笑着，循循善诱地说。要是有个人被人欺负了，你看在眼里管不管？”

“我管着么？”唐元豹说。我又不是警察？”

“要是这个人是你的亲人呢？”赵航宇继续微笑着，“你的亲人、好朋友被人打了？”

：那也得看为什么打，要打的有理呢？没有找事和人起腻，那挨打还不活该？”“没想到你还是个很有是非观念的人。”赵航宇笑得有点不是模样儿了，但还笑着。“不论谁挨打，只要不是你，你就不管？”“不管，这事找政府找派出所去我算老几？管得过来么？”元豹嘿嘿地冲四周的广傻乐。“打小我爸就叫我少管闲事。”

赵航宇严肃起来：“要是被人欺负的是咱国家呢？”

唐元豹瞪大眼睛：“咱国家叫谁欺负了？没听说呀？光听说在南朝鲜奥运会叫人打趴了。”

“你们这么跟说，他永远不明白。”白度看不下去了，说：“不如干脆说。是这么回事……噢，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叫什么？”“唐元豹，元帅的元，豹子的豹。”

“是这么回事，唐元豹同志。我们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团的，就是羞中赛委秘书处。”

“甭管是什么了吧。”“对对，甭管了，就说我们为什么找你吧。刚才我们领导已经跟你说了，咱们国家不久前让人欺负了。你没听说么？就是今天春天的事，一个洋人在札晃把咱们的人打了。”

“惨么？”“噢，惨极了，惨不忍睹。”

“看着能把你气死。”刘顺明插话说：“我们都哭了，恨不能当场冲上去磕死一个算一个。”

“那怎么没冲？”唐元豹问。

“那不是在札晃么，”刘顺明说。“够不着。”

“这么大事怎么咱全没听说”唐元豹转身问周围的街坊。匣子里也不广播？”“没敢张扬，”刘顺明说，“这是丢人的事。”后来呢？“后来我们这帮人不干啊。咱中国人凭什么就得洋人欺负，为什么咱就不能欺负欺负他们？”

“我们知发组织起来。决定教训教训洋人。”白度手往身后一划。“都是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的同志。”

“我们准备把这个洋人引进来。”赵航宇说，“给他一顿饱打。于是乎，我们就找着了您。早就听说大梦拳了得。我们合计，要搬倒这洋人还非大梦拳不可。”

“你可万不推辞。”刘顺明垂泪给唐元豹跪下，后面忽拉拉跪倒一片肃穆的群众。“咱华人这百十年就没舒过心，这回不能再栽了。中国眼下就瞧您了，您要是不答应，我们全体磕死在您面前。”“快起快起。”元豹一个箭步搀起刘顺明，后面跪着的人也一块撵扶起来。

元豹对大伙儿说：大家的心意我明白了，别跪，我受不了这个。我唐元豹也是炎黄子孙，大伙儿别扭，我唐元豹也痛快不了。事儿我是听明白了，掰个别洋腿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跟政府那儿备过案没有？咱不能乌合之众，凡事要有组织，别我把洋人打坏了政府跟我不干。”

“这你放心。”赵航宇说，“你敞开练，只管往死打，出了人命我手下有的是人替你去蹲这大牢。”

“爸，你说呢？”元豹掉头冲他爸。“这事我答应不答应？”

“还犹豫什么，孩子？你不早憋着要大干番大事业——有老年组我冲了。”“唉哟，老英雄。”赵航宇率众抢上前，拱手作揖。“恕我们有眼无珠，半天没瞧见您。”

接着，众从看着元豹他爸全愣了，还是刘顺明先醒过味儿来。“您不是庚子年被洋人砍了么？”

“怎么说话呢？”元豹先不干了。“刚才说好好的，这会儿妨起我爸来了。”

“我要瞎说我是茄子。”刘顺明摸出那张义和团壮士赴刑场的照片，指着上面的黑胖子直着眼睛看着元豹和他爸。“一模一样——敢情您死里逃生？”

元豹看看照片，再看看他爸，也傻了：“您这么些年倒没大变。”老壮士嘿嘿笑着，接过那张照片抚摸着，百感交集，对赵航宇：“这么说，又闹义和团了。”“又闹了，又闹了。”众人含着泪花儿幸福地笑。“要我说，既然老壮士健在，那大梦拳谱是不是也该物归原主了？”白度轻轻地赵航宇说。

“该！该！”赵航宇抹抹泪，招呼手下人。“拳谱还给老英雄。”元豹他蓬拌着那迭马粪纸老泪纵横，扬脖打着喊。

“元豹，过来，你要不把这洋人给我撒了，你就不是我儿子。”“爹，您就擎好吧。”唐元豹情慨激昂地说：“连俺当年的仇我一块给您报喽。”“上酒上酒。”赵航宇回头冲后喊。“给壮士上酒。”

一个眼镜抱着早预备下的酒坛子和海碗，挨个分发，斟上白亮亮的酒。赵航宇端着酒碗对唐家父子说：“这酒咱是不是得喝？”“得喝。”老英雄端起一碗酒豪气地说。“不光喝，还得干！”

众人高擎起酒，一饮而尽，一片龇牙咧嘴。元豹红头涨脑地对白度唠叨：“不瞒您说，数我爸最了解我，我早就不安于这板车营生了，早就想干点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顺你肯定惊天动地，”白度面不改色地甩甩喝干的空酒碗，“我保证。”“壮士在哪儿？壮士在哪儿？”随着一连声地呼叫一个绷带包着头吊着胳膊足有两米高的巨人挤进了人圈，单手一把将元豹揽进怀里，泪如雨下。

“你可一定为我报仇呵！”

“这就是礼晃大宗被打残的我国选手。”赵航宇平淡地说。“瞧瞧给你的，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我的天！”众人一片感叹。

这时，人群外传来一迭声喝叫：

“敌人在哪儿？敌人在哪儿？”

只见黑子领着一帮扎板带穿灯笼裤的胡同串子舞刀弄棍一路杂耍般地使着各种拳脚奔来。

“别拉着我，别拉着我，你们谁都别拉着我。”黑子喊着，舍命头境进一

个眼镜的怀中。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刘顺明英勇地大张双臂冲上去母鸡护雏似地把领导们护在身后。被人一个扫堂腿一屁股坐在地上。

“无礼！”元豹爹一声喝。“大人们在这里商议国家，小子们休得喧哗。”对赵航宇，“赵主任不必畏惧。”

“哪里哪里。”赵航宇看着黑子等人，强笑着对元豹爹。“贵胡同真是藏龙卧龙。”

第四章

“008来电。”在一个大餐馆里赵航宇、白度一伙人正坐在拼起来的长桌周围吃喝。

女秘书捧着只文件夹子面无表情地对着赵航宇念一份刚收到电报。“大胖子已经中计，欣然答应来华，近日内即将启程。”

“回电。”赵航宇嚼着一块没太烧熟肉，皱着眉头，推推眼镜。“‘拖鞋行动’暂缓执行，稳住大胖子，能稳多久稳多久，理由自撰，国内方面尚需一段时间准备。”

“008真是懂事。”女秘书走后，坐在一边又吃又喝的孙国仁说。对完全没明白咱们的用意，谁要他那么卖力气？我看往后这种实心眼根本不能用。”

“就是，”同样也在忙不迭吃的刘顺明说，“早早把大胖子发过来，三下五除二打完咱们干嘛去？起码也得等咱们的投资全收回来。”“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赵航宇说，“我主要是从唐元豹的形象考虑。他这是要代表咱们民族，不能光打赢就完了，要全面从气质上胜过对方，往那儿一站就有光采，就令人肃然起敬，就有国手风范。唐元豹目前这种样子是拿不出手的。要抽时间对他集训，提高素养。同志们呐，我们要慎重，我们不单是要打败一个洋人，真正目的是要树立起一个民族的万世楷模。千万别轻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做的是要彪炳青史的千秋大业——想起来我就害怕。”“还是赵老看得远，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席间众人相视感叹，刘顺明诚恳地说。“赵老，您还得多多导我们几句，要不我们几个糊涂着呢。”赵航宇摆摆手：“我也是瞎说，你们几个刚才说的也有道理，钱还是要挣的，要挣得巧妙、光明磊落，让旁人说不出什么来。挣钱和培训元豹二者可以结合起来干，要注意宣传，宣传得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发现大梦拳传人的消息向各宣传单位通报了没有？”赵航宇问白度。

“通报了。”白度说，“今天晚报和晚间新闻即可见消息。”

“很好，要趁热打铁。”赵航宇兵起一条硕大的鱼连头带尾塞进嘴里，吞下肉吐出刺。

“我刚才讲的都是些原则，具体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去办，点子还要你们出，不要怕捅漏子。”

“可以给元豹多请一些老师，怪一点也没关系，博采众长嘛，只要对他有补益。”“我看这事还非得赵老亲自挂帅，改造人您拿人呵。”刘顺明心悦诚服地望着赵航宇。“跟着您我们心里有底。”

“我不同意赵老什么都介入。”孙国仁怒冲冲地对刘顺明说，“您还嫌赵老肩上的担子不够重？你看看赵老这些日子瘦成什么样儿了？为这件事赵老的心都快操碎了。我们当下人的不说为领导分忧，还给领导加码么？”

“我是要累着领导么？我说的是意思也是让赵老动动嘴，跑腿的事我去。”
“对，你是为领导好，可我是对赵老真有意思。”孙国仁转向赵航宇，“我这人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说好听的。我真是瞧不惯您，你太不象话了！当着您我也敢说，您工作起来怎么就不知道休息？”

赵航宇呵呵笑：“你们不要争了，这意见我接受。我看这样吧，对唐元豹的工作我就不插手了，还是由白度负责，全抓起来。怎么样，白度，没什么困难吧？”

“可以。”一直不作声坐着斯文地吃喝的白度微笑地说。

“你组织一个班子，唐元豹承包给你，到时候交人。班子人选你自己定，要谁说话。”

“我还是要小孙和小刘吧。”白度看着那二位说。

“真有眼务。”赵航宇笑着说。“我这儿最精干的人都叫你搜罗去了。”“我倒不是图别的。”白度看着孙、刘笑说，“我只是希望有个愉快的工作气氛。”
“不是白老师，您既然用我们哥俩儿，我们哥俩儿可对您有要求。”刘顺明说。“您就照死了用我们，千万别拿我们当人，您要跟我们客气，我们可跟您翻脸。”

“悠着点，顺子，日子长着呢，循序渐进。”白度笑着说。“您一口气说光了。往后我听什么？”

“那就这样，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赵航宇说。“哥儿姐儿几个就标着膀子干吧。”

“我们怎么跟您联系？”白度问。您这一阵儿打算上哪儿办公？”“甭问了，赵老习惯飘着，”刘顺明说，“我全知道。以后需要赵老了。我去大街上喊去，准在。”

“不不，我不打算再飘着了，咱不是有条件了吗，从今往后，总产就设在这饭馆了，我24小时都坐在这儿，有事你们就上这儿来找我。”“要不还得说咱赵老，会选地方。”

“服务员！”赵航宇拍着手叫服务员，指着一桌狼籍的饭菜。“照原样儿再来一份。”笑盈盈地对大家。“今儿我高兴。”

“瞧一瞧，看一看呵，大千世界。”

人车咱流的大街人，站在各路口红绿灯下的报贩子们此伏彼起地吆喝。
“看大梦神功重见天日。”

“看坛子胡子新出土宝贝。”

“义和团壮士死里逃生，大梦拳传谱失而复得！”

“看天下奇闻，无头人原系大刀王五战友，小板爷及是天下头号拳手。”
过往行人纷纷驻足停车，争相购买，一时街上人头汹涌，交通为之堵塞。唐家小院里，元豹无凤和他妈及人邻居端着浇头各异的大碗凉面边踢里吐噜地歪着脖儿吃边喜形于色地看着一台支在院里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

电视里，杜宪和薛飞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全国人民聊着。

杜：“本台最新消息，今晨在北京坛子胡同‘全总’总部工作人员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一名目前我国仅存的义和团壮士，老人年已百二、三十，但看上去十分硬朗，也就五、六十岁。”镜头出现人人簇拥的唐老先生，正是大家一同饮酒的场面。“瞧我爸，瞧我爸。”元凤齜着满嘴芽汗津津地冲众人自豪地嚷。“杜：“老人牙齿一颗未掉，肉也吃得，酒也喝得。”

众人观看，黑子伸着脖儿直着眼睛砸着嘴赞叹：“这回唐大爷后半生有

靠了。怎么也得享受离休待遇了，板板的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

薛：“与老人同时发现的还有他的儿子唐元豹。”

镜头出现雄纠纠的唐元豹。

全院人炸了窝似地欢呼。黑子使劲拍唐元豹的后背，元豹岔了气，面条差点没从鼻子里出来，和气地笑：“看电视，看电视。”薛：“唐元豹人倒没什么鹧，摊重的是他继承了我国武术宝库中的一门久已失传的手艺，他被认为是我国目前除其父外唯一会使大梦拳的人，这套拳过去只在有关典籍中有所记载。”镜头出现正在比比划划走着场子的唐元豹，一盆水泼土，元豹纹丝未湿，众人成了落汤鸡。

杜：“据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在坛子胡同的发现，对近代史和义和团才运动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镜头出现一个带眼镜的学者，一边推着眼镜一边说：“过去，我们只发现过一些太监，义和团壮士这还是头一遭。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近代史研究上只能凭典籍野史和传统的局面。”一个秃头胖子摩拳擦掌地出现在画面里：“我们博物馆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坛子胡同的发现意味着近代史陈列除了丰富的实物和较片还将第一次、破天荒地增添一口活物……”一个老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干瘪老头瘫坐在沙发上，尖声尖气地冲镜头说：“素有活化石之称的熊猫在唐老先生面前也将相形见绌，这是继马王堆女尸发现后我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眼睛盯着电视都看傻了的唐老头热泪盈眶，喃喃自语：“这么高的评价我怎么消受得起？没想到我唐某人荒了大半个世纪又对国家有用了。”香烟缭绕的唐家堂屋，《大梦拳谱》罩着座钟罩子端端正正放在中堂条案上，四周摆着堆满馒头、苹果、香蕉的供碗，几束香高高插着，关公和毛主席画像并排悬挂，慈祥地望着天下。唐老头领着独生女街坊恭恭敬敬地向上行着全套大礼。先是合掌再是抱拳，然后是打千鞠躬，最后是跪叩，由单腿及至五体投地。唐老头对老伴：“它们的卫生我就交给你了，从今往后这儿就别摆其它东西了，勤归置着点，别让它们招灰。”

胡同里响起一阵阵汽车喇叭声和刹车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停在唐家院门口。白度一千人出现在唐家屋门口，不同身份的穿着各种制服的人不断往里涌。白度冷冷地对唐元豹说：“上车吧。”

曾在电视里出现过秃头胖子一手拎着只放大镜一手指唐老头儿：“还有你！”唐家父子紧紧拥抱，互相凝视着：异口同声地说：“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吧。”

人们上前把他们俩拉扯开，带走。

元豹妈和元凤哭着追着喊：“让我给他们带上几件衣裳。”

“坚强些，妈妈！”一辆辆推土机、吊车、翻斗卡车隆隆驶进坛子胡同，扛着铁锹、镐头的挖土工人排成除浩浩荡荡跟在车辆、机械旁边步行。头戴塑料头盔的指挥员嘴里吹着哨子，引导着大型车辆前进。更高级的指挥员站在敞篷吉普上，几颗头凑在一起，扛着手电研究着一张摊开的图纸，伸手指点着胡同和唐家院子，对正站在吉普车下仰头看着他们的部下发布命令。

一些人扛着工具向四处跑去，在各个路口竖起禁止入内的木牌。卡车后板打开，卸下蛇形铁丝网。

架在房上的第一盏探照灯亮了，随即第二盏，第三盏相继亮了，从不同方向射出强烈的光束，把坛子胡同照得白昼一般。这时。一队摩托车横冲

直撞地开进胡同，车上坐着一些全副武装的穿黑制服的人。他们端着刺刀枪从车上跳下来，极熟练地散开，抢占了所有重要路口和制高点。

一辆专为残疾人生产的机动三轮车“突突”地跟在摩托车队后面开进来。同样穿着笔挺的黑制服，头戴大盖帽，脚蹬长统靴，神气得象个党卫军的刘顺明从挎斗里站起来，拿例不个导体喇叭，打开开关。试了试声，双拥护在胡同墙根儿下看热闹的群众宣布：“我是保安队少校刘顺明，坛子胡同从现在起处于我的管辖之下。”“对不起，少校同志。”考古工程总指挥领着他的指挥成员，走到刘顺明车前。“这儿的最高领导应该是我，我是坛子胡同工程总指挥。”“好吧，总指挥同志，”刘顺明轻巧地说，“就让我们对坛子胡同实行双重领导。”胡同入口传来密集的汽车喇叭声和越来越大的人群喧哗。形形色色的男女挥舞着手里的各种证件和站岗的黑狗子们激烈争吵。“我是中央良种站的，我有要事要见唐元豹。”

“我是广告公司的……”

“谁也不能进。”刘顺明分开卫兵，手按着枪套威严地说。“我奉命粉碎一切企图接近唐家的努力。所有想见唐氏父子的人不管目的何在，都必须到‘全总’申请，按‘全总’的规定付费后方可安排。”“你们不能垄断唐元豹，他是全民族共同的财富。”

“有饭大家吃！”人们群情激愤。“退后！”刘顺明掏出手枪。他的部下也同时举起枪，瞄准近在咫尺的人群。“你们真逼着我犯错误。”刘顺明叹道，“——开枪！”

首先从他的枪里，随即从所有枪里射出一排水花儿。

第五章

“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吗？”

“知道，是要了解我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

在一间空荡荡的镶着隔音板的大房间里，秃头胖子坐在写字台后面，脸藏在后台灯罩后的阴影里。如灯的光束打在唐头儿的脸上，他双手放在膝上，恭恭敬敬坐在一张姑娘地上的没有靠背的凳子上。“你的姓名？”“唐国涛。”“年龄？”“一百一十一岁。”“捕前居住哪里？”“坛子胡同35号。”“何时入伍？”“一八九九年三月。”

“历任何职务？”“小队长、把总、二师兄、大师兄、一绝法师。”

“曾受过何种奖励何种处罚？”

“一九 年被判处死刑。”

“有鸡眼么？”“没胡。”

医院雪白的诊室内，唐元豹仅穿着一条游裤坐在诊桌旁回答一个女大夫的询问。妇大夫边问边记。

“有狐臭么？”“没有。”“有痔疮么？”“没有。”“你怎么什么都没有？”

“您可以闻闻，看看？”

“不相信你。你大概也不尿炕了？”

“尿过、改了。”“站到那边秤上去。”女大夫指了指房间一端一台笨重的货秤。看秤的护士认真地拨着准盘屋，直起腰对女大夫宣布：“八十公斤高高的。”“现在脱下裤衩到帘子后面去。”妇大夫放下笔，搓着手站起来。“干什么？”元豹紧张地问。

“看看你的发育情况。”女大夫面无表情地说。

“听说。”站在一边的白度温和地说。“这位大夫已经闭经了。”“可我从没给人看过。”元豹羞答答地跟着女大夫进了帘子。片刻，女大夫出来，到水池子洗手，对接替她记录的女护士说：“发育情况，中。”“八十八年前的那天夜里，就是八国联军进城的那天夜里，你在哪里？”“我在家里。”唐老头儿在台灯的照射下显得十分镇定。

“为什么不去战斗？大刀王五在战斗，老舍的父亲也在战斗。”“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我赶着回家，先把我爹妈、媳妇、孩子一一勒死。那天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刚把一家老小处理完，突然，只听得有人敲门，嘴里轻声地喊：‘师娘，师娘，你快开门’。我把门这么一打开，只见进来一个人，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举着盏红灯……”

“是谁？”“就是我老伴，我现在的老伴——当时她是‘红灯照’。”“那怀里的孩子？”“就是霍元甲。”“天呐，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段！”

“我老伴一见我，就扑通跪下，嘴里喊着：‘师父，师父，我师娘，师姐全殁了。’我说：‘是，都是我勒死的’。我老伴哭着说：‘那从今后，我就您的亲人，这孩子……’我打断她“‘这孩子哪儿抱来的还送回哪儿去’。”

“后来呢？”胖子抹抹泪。

“后来，枪声大作，日本人冲进来了，嘴里喊着八格牙路，用枪指着我，问我‘什么的干括？’说时迟，那时快，日本人冲进来的时候我已经钻了被窝，我老伴跪的方向也变了，冲着日本人磕头：“太君，他是磨豆腐的，大大的良民。”日本人就嘿嘿地笑用，用刺刀捅她身子‘花姑娘’地叫。于是乎，我掀被而起，大吼一声：‘住手！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义和团干部，和老百姓没关系！’”“唐老，这您可有点演义了。”胖子皱着眉头说。“据我所知，义和团基层始终都没建党。”

“年轻人，这你就不懂啦，早在一百年前，我们已经前仆后继了。”唐元豹被孙国仁抓着一只胳膊挟持着快步在长长的走廊里走。孙国仁把他带进一间诊室，几个穿白大褂的大汉上来把他按坐坐在一张椅子上，五花大绑一般将各种仪器的吸盘、夹子固定在唐元豹的四肢与躯干上，一台X光机被推上前，瞄准唐元豹。“我们开始调试——通电。”主管大夫说。

坐在椅子上的元豹遭电击一通乱扭。

“疼！”他大喊。一个大夫将一块伤湿止痛膏贴在他嘴上，他立刻没声了。

所有仪器上的指示灯亮了，示波器上出现绿幽幽的萤光，紊乱地波动。仪器发出各种怪响。

“现在开始测试，各控制台告数据。”

“心一个。”“肝一个。”“肚一个。”“肾一个。”“停——肾怎么是一个？”

操纵员仪器后在探出头问元豹：“你那个腰子呢？”

孙国仁猛地撕下元豹嘴上的膏药，元豹嘴通红地问：“不能一个么？”

“不能，”操纵员说，“都是两个，好好想想哪儿去了。”

“想不起来，我小时候老丢东西。”

“看看这腰子尺寸。”主管大夫说。

操纵员又埋头后面，俄顷，报告：“有菠萝大小。”

“这不结了，一个顶俩。”主管大夫对众人说，“继续。”

“肺八百来米。”“脂肪能插住筷子。”自动记录仪“嗒嗒”记录着，把所

有数据打在一条长长的纸带上。主管大夫和白度手捧着纸带一段段看着。

“基本完好。”主管大夫对白度说，“如果不作解剖标本的话。”“松绑。”白度对大汉们说。又对从椅子上站起来，活动着麻了手腕子的元豹说：“请到这边来。”

唐元豹被魁梧的孙国仁抓着胳膊在长长的走廊里快步地走。另一间雪白的诊室里，一排大夫抬起眼看被孙国仁跟跄捺坐在椅子上的元豹。一个戴黑镜的中年大夫手里握着厚厚一叠卡片在桌上轻轻敲着，和气地说：“下面我们做一次小小测验，请不要紧张，就象小时候你父母对提高一样，回答不上也没关系，相信你能回答的很好，都不是想很难的问题，千万别紧张。”

“请吧，”唐元豹诚恳地说。“我尽量满足各位。”

“谢谢。”大夫说，“下面开始，请看我手中的卡片，这上面画着一只猴子和一个人，我的第一问题是，你能否有一句话说明人和猴子最根本的区别——请你回答！”

“猴子全身有毛，人只在几处有毛。”

“回答正确，得分。”唐元豹嘿嘿地笑，美滋滋地瞅着一另一个大夫手里的记分牌，看到白度，立刻不笑了，严肃地坐好。“下面我问第二个问题，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是猴子的脸皮厚呢还是人脸皮厚抑或是一样厚——请你回答！”“人脸皮厚。”“回答错误——扣分！”

“没错。”元豹看到刚得的分被扣光，有点急。“是人脸皮厚么。猴子的脸老是红的，而人几乎不红，明显厚于猴子。”

“你错了，应该说猴子的屁股老是红的，而人的屁股几乎不红，——晒了不红，当然问题不在这儿，我问的脸而不是屁股。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猴子脸皮厚——因为人没脸。”“那你冲着我的是什么？”“面，面部。”大夫沉着地说。“这是一道思辨题，你没有正确理解题意。”

“你接着问吧。”“第三问：“就你看来，这只猴子和这个人夜上传统观念更强些？为什么？”“猴子，因为猴子一直没怎么变，而人总是在不停地变。”

“回答正确。得分。下面我问第四个问题。在你看来，这只猴子和这个人谁更快乐？为什么？”

“一样快乐，因为猴子不学习人学习，学习不学习都有无穷的乐趣。”“回答错误，扣分！不学习怎么会快乐？人不学习要落后，连这句话都没听说过么？”

“可猴子不学习也不落后。”

“你还认为它们不够落后吗？”

“它们谁也不学习。”“你向谁看齐？谁是你心中的榜样？是非颠倒，人妖不分……没词儿了吧，说理你可说不过我，因为我比你爱学习。下面我换一种方式提问，还是这张卡片，还是四个问题，当我提问时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要立即回答，不许思考。第一，这猴子在这人面前是不是有自卑感？”

“是！”“得分！二，这人要弄死这猴子是不是一定能成功？”

“不是。”“扣分。”“当然不是，这人一没组织二没枪，一对一。猴子弄死他还差不多。”“第三问，既然猴子和人有血缘关系，你是人，那你和卡片上这只猴也有血缘关系了？换句话说，你们是亲戚，但若把这只猴子交给你赡养，你仍会把虐待它。”

“是！”“扣分！现在来看看你的得分情况。”大夫回头看记分牌。“很遗憾，你一分未得。”

“我想问问你们根据什么标准打分？”

“印象。”大夫说时我们全凭印象打分。你认为不公平吗？”

“不不，我认为再公平也没有了，要不凭印象那才怪呢。”

“这样吧。”大夫和其他人咬了阵耳朵，对元豹说。“我们再加一道题以决雌雄。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你是否能把你这手里的其它卡亮出来考考我——那么厚厚一打。”“否！在人生的问题上，你只要回答好一张就不错了——

那些卡睡是为别人预备的。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么互相凝视心里在想什么？”

唐元豹和大夫互相凝视着。

“它们共同在想，可别变成它那样。”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白度问大夫。

大夫看看白度，又看看元豹。

“很遗憾，我还是不能给他得分，当然，也不必扣分——

我还得琢磨琢磨他这句回答。”

“那就谈谈印象，你不必急于给我一个科学的答复。”白度说。“印象？”大夫夫人往椅背一靠凝视着元豹。“智商不高迷反毋庸置疑的。大忠似奸，寿命很长，结两次婚，绝后，有小财犯小人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这样吧，我送他两句诗，这样也许能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些。‘春负得意杨缠柳，路上行人欲断鬼’——没看他手相前，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书上可不是这么说的，让我们把书翻到四十四页倒数第四行。”审讯室里，秃头胖子声音琅琅地念着书：

“是夜，全城火光冲天，枪声炽盛，洋兵如虎入关群，四处烧杀，兵勇拳民作鸟兽散。

一绝法师等辈在啥德门陷入法兵之手，虽作努力嘶打状，终不敌被缚，卯时三虞，被法人斩于菜市口，同时赴死的还有义和拳匪的其他领导人大刀王五小刀赵六等百余人……”

胖子抬起头对戴着老花镜用手一个字一个字指着辩论的唐老头儿说：“当然，尺信书不如无书，这本《青楼忆蛋》也不过是谈鬼说怪之作，但既是一家之说亦可姑妄存之。我们都有这种体会，谣言往往是事实的孪生姐妹。”

“这么说是我错了？”唐老头儿抬起脸，愣愣地说。“可我确实记得我被日本人抓进炮楼枪毙过一回。”

“你看过《小兵张嘎》对吗？”

“看过。”唐老头颌首。

“这就不奇怪了，前几天我们审问过胖翻译，连他都忘了当时他是站在日本以人身边还是日本人对面。”

“为什么我不能日本人毙一回再被法国人毙一回？反正我死里逃生已经定案。”“没说不可以，问题是你赶得及吗，被日本人毙完再赶去让法国人毙？”“我认为是可以的，逻辑上也说得通。当我饮弹倒下后，闭上眼睛装死。日本人走后，我爬出万人坑，从地上站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怀着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重新又开始战斗啦。”胖子歪着头琢磨着唐老头儿的话：“听上去也没毛病。”

“我沿着东西大街一路向南杀去，哪里枪声激烈，我就出现在哪里，肠

子流出来了，我把它塞回去；眼珠掉出来了，我把经吞下去。当时我什么都来不及想，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倒下，中国就完了！”

“后来呢。”“后来我终于倒下了。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冒金星，接着天旋地转，接着一片漆黑……。”

“你对在菜市口被斩还记得些什么？”

“我醒来就在那儿了，大家排着队等着砍头。什么也来不及说话就轮到我了。至于砍头怎么砍，那就象剁排骨差不多，一手按着一手操刀。”“总不会一句话没有吧？当你和战友告别，当你面对刽子手，按理，总要讲几句。”

“好象，好象是说过世界革命万岁。”

“不能。”“噢，想起来了，我和王王只是互相握了提手，用眼神儿互相勉励了一下。”

接着我转过身对刽子手斥道：‘我们中国，就要亡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了！’”

“这看来是真话，刽子手是中国人？”“不，法国人。”“现在请举起你的左手，握掌……这只，这只是左手。好，让我们宣誓。”“向谁宣誓？冲着谁？”

“向我，看着我。”白度和唐元豹各举着左拳面对面站着，互相以严地道望。“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服从组织，牲个人……。”

“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服从组织，牲个人……。”

“从今后，除了组织我就没别的亲人了。”

“从今后，除了组织我就没别的亲人了。”

“头可断，血可流。”“头可断，血可流。”“上刀山，下油锅。”“上刀山，下油锅。”“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山月死。”

“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山月死。”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单方违约，赔偿对方一切损失。”

“……赔偿对方的一切损失。”

宣誓完毕，白度热烈地和元豹握手。“从今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元豹喜洋洋地咧着大嘴笑着：“这么说还不够味儿。应该说从今后咱们就……就……不是人了——不是一般人了。”

“我非常想知道，你是怎么死而复生的？要知道，除了你，别人都没活过来。”“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中国人民是杀不死的。”

“我倒听说过这句话：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

第六章

“眶、眶、眶——滴嗒滴、滴嗒滴、滴嗒滴嗒滴……。”

一队女中学生打着鼓、吹着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出现在繁华的街上。在她们队伍的后面，几个精壮的扎羊肚手巾的农民围阗一架支在平板车上的大，捧穗飞扬地拼命擂，“呼呼呼。”

五花八门的民间艺人跑着岸船，舞着狮子踩高跷喜洋洋地铺天盖地而来。民间艺人后面缓缓工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唐元豹背手站在上面，脑后插着一支大木牌牌，身旁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彪大汉，神态严峻。

路上的行人看到此番景象正在纳闷，忽见身边跳出几个戴眼镜的书生

振臂高喊：“热烈祝贺中国头号男子汉的诞生！”

喊完拼命鼓掌，接着又喊：

“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有些人还掏出传单撒起来。

行人盲目地跟着眼镜们喊起口号，热烈地冲卡车上的元豹喜掌欢呼。

“热烈祝贺中国头号男子汉的诞生！”

“我早说过，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热情。”

卡车驾驶室里，孙国仁沾沾自喜地对白度说。“现在你相信了吧？”“我还是不同意过早地抛出唐元豹。荣誉过早到来，不利于他的改造。”你得替我想想，赵老下了死命令，利润指标一定要完成。”

“我懂，你也是不得不施法。”

卡车随着花红柳绿的秧歌队驶上另一条街，只见刘顺明正在前面路边跑前跑后地指挥着他手下的黑狗子调度坛子胡同的欢迎队伍。坛子胡同的老少爷儿们姑娘媳妇都被轰出来，在大街上靠墙根儿一字排开，刘顺明手下的人正在挨个给他们发纸糊的小旗。刘顺明手里拿个小旗站在队前对坛子胡同的居民做着示范。“卡车一到跟前，你们就这么晃动小旗，大声欢呼，记住，要欢呼出朝鲜人那种激动万分、情不自禁的劲儿，有想哭的也别不好意思。”“来了来了。”一个黑狗子奔过来嚷。

刘顺明猛一回头，猪八戒、秦香莲近在咫尺地冲他摇头晃脑。卡车驾驶室里白度、孙国仁的脸也请晰可见。

“乌拉——！”刘顺明被动地伸出双臂作陶醉状。“乌拉——！”他手下的人纷纷伸出双臂。

男人们摘下帽子冲元豹摇晃着欢呼。妇女们手舞小旗挤成一堆有节奏地颠动着身子，嘴里发出“呵呵呵”的声音。

“乌拉——！”刘顺明再次前倾伸出双臂，微笑地闭上眼。

“我怎么记得早年间也这么上过一回街。”李大妈踩电门似地抖着一腮帮子肉悄没声地问旁边的元豹妈。“手里拿着小旗，冲人哆嗦。”“四九年。”“还早。”“那就是三七年了。”卡车驶上另一条街，街上的人都横眉立上地瞅着卡车上的唐元豹。一些妇女还咬牙切齿地朝地上吐痰，指着唐元豹骂：“这样的坏人，不杀怎么得了。”

“这是怎么回事？”白度问孙国仁。“这儿汉咱们的同志么？”“北京太大，安插不过来。同志们一条街——一条街地鼓动，已经疲于奔命了。”“那就应该把路线规划好，只走大街。元豹同志会怎么想？”元豹笑嘻嘻地不管人家是骂是笑一概报之以温存。

里外装裹得犹如大庙一般的“宝味堂”饭庄张灯结彩。

白度、孙国仁看见元豹瞅着满面油光的赵航宇犯愣，忙上前介绍。“这就是赵航宇赵主任，把你们爷儿俩发掘出来的就是他老人家呀。”“噢，赵主任，赵主任可好？要没您还没有我们俩的今天。”

“好，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赵航宇执捏着元豹的手引到那排肥头大者的队前。“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宝味堂’的经理们，爱国者。别看是买卖人，全深晓大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赞助你的一日三餐，还保证喂好喂肥。”

“啊，壮士。”为首的胖经理握住元豹的手说，“我们弟兄几个已经决定豁出去了，宁齿倾家荡产和你们一起要饭去也不能担个汉奸的罪名。既是躲

不过这一劫，不如死里求生，只当又过回日本人。”“好汉，我与你真是相见恨晚。”

“进去吧，各位，大热的天咱别老站在这儿说个没完。”孙国仁催促。“走，里边说。”经理挥了把泪请众人入内。“好歹来吃我的也都是中国人，我也聊以自慰，没胖老外。”

穿着清朝太监服饰的服务员躬身为众人打帘。

众人迈过高门坎，进入阴森森的大殿，一路说笑着向那铺着鹅黄台布，摆满晶莹剔透餐具的大圆餐桌走去。

“这街游完了，布告贴出没有？”赵航宇走在后面小声问孙国仁。“贴出去了，一游完就分头去贴了。您为吧，我这步骤都是配套成龙的。”

众人在大圆桌分头坐下，赵航宇打开叠成鹤式的餐巾塞脖领子里挂上，兴致勃勃地对元豹说：

“这儿的菜都是很有特色的，你要认真吃哟。”

“现在我来说两句。”白度站起来对大家说，“今天我们选中‘宝味堂’开吃是有目的的。一是庆祝。二呢，实际上也是同时就开始了唐元豹的教育、改造。‘宝味堂’的菜有个特点，那就是寓教于吃。每道菜都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吃罢令人沉思，不妨称之为‘文化菜’，在这里吃一次饭就相当于上了一掌生动活泼的中国文化集锦课。纵观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吃世代相传地保存下来，我们还独此一家。这也是我们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始终几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根本原。辫子可以剪掉，脚可以放开，大褂也可以换成西服，但不能不吃，于是就产生了民族凝聚力，于是我们就感到了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我们的祖先为了使我们不忘本费了多少心机呵——下面开吃。”

穿着戏中丫不服饰的女服务员鱼贯将一道道美若盆景的菜肴端上来。桌上的所有人顿时目光灼灼。

胖经理没精打采地站起来，为嘉宾们介绍着每道菜的名堂和讲究。“这道菜是由三枚核桃仁和一只肉丸子烧成，名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肉丸子叫猴子头。”

“呀——”“这道菜是由三十六种调料煨出的肚丝马铃薯，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咦——！”“这道菜是砂锅炖蘑菇，叫做‘国中不可一日无君。’”

“咦——！”“这道菜是一只小母鸡和一只大公鸡一只小公鸡一只公螃蟹熬的汤，叫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哇——！”“这道菜很简单、就是煮的嫩鸡蛋，蛋是公是母自然是无法，所以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嘿——！”“这道菜是熊掌和鱼一起放上锅蒸，熟后把熊掌拣出，只让鱼，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噢——！”“这是一道炖肘棒，肉已全部脱骨剔除只制骨头，叫做‘软弱走遍天下，刚强寸步难行！’”

“唉——！”“这是一道清炸蝎子和蚯蚓，叫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哟——！”“这是一道烧鸽子，叫做‘枪打出头鸟。’”

“这是一道琼脂、可可和五个鸭子嘴做的甜羹，叫做‘穷寇勿追。’”“这是不褪毛的马肉，意思很明白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是一道烤全猪，厨师特意为猪作了整容，使其面部坚毅安详，寓意‘好死不如赖活着。’”

“……”“感觉如何？”白度低声问元月。

“特别受教育。”一直在犯愣的元月回过神来，忙不迭地说。“这才是开始，你要学的——多了。”

“我睡在哪儿？”元月饭后被白度领到了他的宿舍。那屋里空空荡荡，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个部队食堂常用的条凳。

“你就睡这条凳。”白度说。“从现在起你就必须对自己严要求了。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没有问题。”“那就抓紧时间睡吧——晚安。”

“晚……安。”元月送走白度，走过来反复打量着这条凳。设计半天，把自个踹着放上去。刚欲闭上眼睛放松一下，便掉了下来……

隔壁房间城，白度正和孙国仁研究工作。孙国仁对白度汇报说：“有的科目落实了譬如说与名师作一夕谈。当然你点的将我都没约上，大家都太忙，而且只度女身不度男儿。我找的这位圣人也可以，也是火眼金睛一肚锦绣。最主要的是人家完全科学化管理了，装了一套投币系统，不管亲疏，投足硬币就开口说话不用托关系走后门，十分便当。”

“那话的质量如何？”自然是也是字字珠玑，圣人么，嘴里还不都是象牙？求他的人可多了。我打听过，听过他‘侃’的人出来都长脾气。人家说，这位圣人不但话说的质量高数量上也不让你吃亏，只要让他开了牙，小喷子似的，不到点就一句不停。人家过去全是八千人以上的大会才开牙，说四、五个小时跟玩儿似的。眼下就是给你们发点余热。闲着也是闲着，怕你们没头苍蝇似的找不着要走的道，解一庙里开个门诊部，指点迷津，治病救人。”

“好好，多亏他们闲着了。”白度说，否则咱们还真走投无路。”“政治教育这科吧，我联系了很多地方。”孙国仁说，“都是美国回来的人在讲，不太合适。我四处打听，跑遍全城，咱不是要找一纯而又纯的么？眼下只有一个地方了，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了，他们同意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过行动要保密以去的时候要化妆，对上暗号才能进去。暗号我已经搞来了。”“好，这事我们马上就办。”白度问，“还有别的吗？”

“别的暂时还没有什么。别的都还顺利，就这两件事有点麻烦。”“今儿就到这儿吧。”白度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呵吹。‘你也早点歇着吧，忙了一天够累的。’

“我睡不着呵。”孙国仁用电炉子煮了锅开水，沏了两杯茶说：“一想起我们干的事业就激动得睡不着觉。”

“是呵。”白度双手捧着茶杯说：“我也很激动。我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活得象个人。我们能投身到这场改造人的伟大洪流中真是幸福。”两个人憧憬着，追想着，电炉子把两人的脸映得红彤彤的。等革命成功咱们再好好睡。”

第七章

白度领着元月鬼鬼祟祟地大街上走。白度戴个大墨镜，元月戴顶鸭舌帽，帽舌拉的很低。

大街拐角的墙、电线杆子上，都贴关在小不一的印有元月照片的布告，布告落款孙国仁的签名处打着大红叉。

一群群闲人围着布告看，有人在大声念：

“唐元豹、男，身高一米七四，方脸，无明显痣记。体貌端健，爱好文学，有住房。离家时上身穿乳白褂子、下身穿咖啡色条线裤，脚蹬黑色人造革凉鞋，左手戴蓝手套。……”元豹跟着白度拐进一条不胡同，白度突然撒

腿跑起来，敏捷地钻进一家女厕所。元豹也跟着跑起来，到女厕所前一个急刹车。元豹和白度换了行头，元豹戴上墨镜，白度戴上鸭舌帽，大摇大摆地走出胡同。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停下，白度蓦地冲过去挤了上去，元豹紧随其后挤上去。待公共汽车正要关门开走，白度又扒门跳下。元豹被夹在了车门口苦苦哀求售票员，在全车人一致痛骂下，狼狈地跳下来。一间门窗用毯子捂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灯下坐着一群神色呆滞的男女。

有人敲门，一个大汉把门打开一条缝堵着门问：“找谁？”

“三哥让我带个话，说三嫂从乡下来了。”

“三哥身体好吗？”“好，就是脸上长了点桃花癣。”

“进来吧。”大汉让开。

白度领着元豹兴奋地走进来，坐着的人中站起一个大背头戴眼镜穿大褂的瘦削男子和白度握手：

“一路上怎么样？”“有个尾巴，被我们甩掉了。”白度摘下鸭舌帽，对男子介绍元豹。“刘先生，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个工友唐元豹。”“欢迎你。”刘先生和元豹握手。“早就听说你的事迹了，一直想见你。”白度一捅元豹：“我来时怎么教你的，都忘了？”

“我也早想来见您，我心里这盏灯呵，就差有人来给点了。”“一样，”刘先生一指其他男女。

白度和元豹坐下，旁边的一个肥蠢的男人迟钝地伸出一只手，元豹连忙握了一下，笑笑，男人毫无反应。

“现在我们开会了。”刘先生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说。“今天我要给工友们讲的是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

“为什么？”一个胖子瓮声瓮气地问。

“因为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我们才能够过上好日子。这里有不乐意过好日子的吗？不耗过的请举手……没有，那好，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睹靶琢税？”

屋里的声音变噤噤喳喳，所有人说话都把声音憋在嗓子眼里。“过去我在太行山打游击时，当地老乡就管我们叫‘苦人儿’。”肥蠢的男人自言自语。

“所以嘛，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最坚决。”一个憔悴的中年女子说。“没饭吃还可以讨，没了主义有吃也吃不香。”

“姐妹们心里都闷得很。”小姑娘望着分板，充满幻想地说。“为谁梳妆为谁愁。”精神病院白色的大楼外面，神色憔悴的元豹跟着依旧庄敬延期蛋锥茸叱隼础。“感觉如何？”白度边下台阶边问。

“好多了，头不那么晕了。”

“要多了解社会。”白度自顾自地说。“三人行，必有你师。”

“是是，我发现了。”元豹捏搓着太阳穴说。“冒昧问一句，你是党员吗？”白度蓦地停住，回头盯着元豹，爆发：“你才是党员呢。”

第八章

推土要开足马力向前冲去，“轰隆”一声，唐家小院的院墙坍塌了一段，碎砖堆了个斜坡，灰尘弥漫。

元豹妈冲到总指挥跟前喊：“那不是有门吗？拆墙干吗？”

“老太太。”总指挥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方法。您见有个考古工程是由门进的？都得又挖又刨。“没门你挖，有门你还挖个屁！”

“十分抱歉，我无权违反操作程序，工人们也更习惯这种工作方法。”推

土机彻底推倒了院墙，开进院，向房子冲去。“轰隆”一声房子也被撞开了个大口子，坍塌的墙壁掩埋了室内的家具杂物。电线着了火，一条火舌在瓦砾堆里流窜，不时响起电器爆炸声，闪出团团火光。

“你们这是毁我呀！”老太太顿着脚哭叫。“日本人当年也没扒我的房。”“刘司令，”总指挥板着脸招呼刘顺明，请把这老太太带离现场，她闹得我心情很不愉快。”

“我跟你们这些王八蛋拼了，不就是一死么。”

“走吧，老太太。”刘顺明对元豹妈说。“您怎么就不明戏呀？这叫‘做旧，这旧货比那新的还卖钱。”

“这道理我死活明白不过来。”

“想呵，新你能新过洋人么？咱中国在世界人眼里还有点份量不就是因为咱趁旧货。”

“走吗，妈。”无凤兵丰铺盖卷也过来劝她马。“我哥桩走时不是留下话了：坚强点！”

“家也抄了，人也没了，是死是活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白忙了。”老太太簌然泪下。

“又不是咱一家遭难，咱难，组织更难，共度难关吧。”

“带她们去去安置点。”刘顺明湿润着眼睛，对一个手下人挥挥手。一队工人手拿铁锹、扫帚开进现场清理通道。前边铲，后边扫。一队考古队员手拿刷子、放大镜紧随其后。

他们在被夷为平地的唐家宅子的瓦砾堆里翻砖掀瓦，拣出各种瓶瓶罐罐，仔细地扫去上面的尘土油垢，用放大镜凑近端详着。

“说好了呵，”刘顺明对总指挥说。“老头子的遗物归你们，独生女的东西归我们。”无凤搀着她妈，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去。她们在胡同口遇见李大妈、黑子娘儿俩，他们也背着大小包袱满脸悲苦地往外走。李大妈一见元豹妈就哭开了：“你们倒还算毁家擒王，我们招谁惹谁了？”“你们这是奔哪儿？”元凤哽咽着问黑子。“安置点不出胡同呀。”“逃荒去。”黑子悲愤地说。“我们不去那集中营。”

“你们的北兄们呢？”元豹妈问黑子。“平时欺行霸市的，真有了事倒不见了。”“都叫刘司令的人给缴了械。”黑子垂头说。“一部份进了战俘营。一部份当了伪军。”

“这刘司令到底是哪司令？”元豹妈问。“是咱政府的司令吗？”“谁敢问呐。”黑子说。“我是一见穿制服的就晕。”

“他大伯有消息了吗？”李大妈问元豹妈。“怎么没见和大侄子一起游街？”“许是不至于给毙了，好歹是落在自己人手里。”

“你当时是抱着什么动机参加义和团的？”

“我本意没想参加义和团，想到绿营当兵来着。我妈是醇王爷的奶奶，我曾去找他‘赏碗饭吃’。他劝我回乡安心务农，说越是王爷喜欢的人越不能特殊，得给其他人做个榜样，这样王爷在朝里在皇上跟前在其他王爷跟前说话腰杆也硬。后来开始闹义和团，乡下呆不住了，我又去找王爷、要求参军。王爷听了介绍完乡下的情况，沉思片刻对我说，‘你能不能写个报告，我给皇上递上去，乡下的情况这么严重，皇上还一点不知道呢。’我说王爷的吩咐小的自然从命。王爷教我怎么写，然后让我按上手印，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这事他知道。我知道王爷也有难处，大清这么困难，王爷要再倒了就

再没人支撑了，就说事我全担着，要杀要剐我一人领不能连累王爷。接下来王爷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反复考虑过了，我留在朝外比在朝内强，义和团里有我很多哥们儿，我以在野之身更利于团结他们为大清效力，引导他们把运动方向扭到到‘扶清灭洋’上来。”“合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是你提出来的！”

“不假，我唐某只知效忠国家，当时只知有曹，不知有汉。要抗战么，就得官民一体，上下拧成一股绳。……”

“就凭这条，定你个叛徒、内奸有富裕。”

白度和元豹双手拿掌站在楼口伸着脸瞪着眼，让一个穿皂袍的小和尚手执毛笔，饱蘸红漆在他们眉心、鼻尖点上两个大红痣。然后，二人加入一步一步一磕头，站起跪下走走停停的朝拜队伍向香烟缭绕的大雄发殿移动。

钟声洪亮梆子清脆，一尊半球满脑袋卷毛垂着两只大耳朵脸蛋丰满的佛爷合跟含笑躺在铺满鲜花的莲花宝座上。身后左右站满老少和尚歌唱家一般抱着手摇头晃脑地哼唱着抑扬顿挫的经文。朝拜队伍里的男女老少诚惶诚恐地依次匍伏在佛爷脚下，叩头如捣蒜，站起来绕着莲花宝座瞻仰一圈，捂着鼻子流着泪，含悲忍痛泪汪汪地依依不舍而去。有站住的，立刻被旁边的和尚拽走，以免影响后面能耐的人。

出口处还站着一排哭哭啼啼的尼姑，每人手里拿着一人痰盂，人们走过她们身边时都要和她们握握手，往痰盂里扔几个叮当在响的硬币，说些安慰的话。有些感情冲动的女人还和她们拥抱，哭作一团。

白度和元豹走进大殿，恭恭敬敬向卧佛鞠躬，跪下叩头三下。然后站起来走到卧佛面前深情地凝视。他们没象其他人一样绕场一周就出去了，而是掏出数捆硬币掰开雨点般倒进芝花宝座下的一大号痰盂中，痰盂发出悦耳的声音，莲花宝座上的鲜花丛中突然跳出几只金制小鸟喊喊喳喳地叫，东看西看。大殿蹬时肃静了，所有人都不动不哭不唱了。一阵管风琴的轰鸣响起，庄严肃穆气氛中只见佛缓缓坐起，缓缓转向白度和元豹，莲花宝座也在同步转动。

“你们好。”大佛服珠忽闪忽闪，嘴一张一合，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你们是要下棋还是打乒乓球？”

白度急忙跪下：“万能的主呵，我们既不是要下棋也不是要打球。我们只愿得到您的关怀和恩赐，感谢您踢给我们粮食使我们免受饥谨，感谢您赐给我们衣服，使我们遮羞温暖……”“我的孩子，不要说这些感激的话。你的主不吃马屁。你的主知道，人的颂扬越热烈，对你的主的要求就越贪婪。”

“圣明的主呵，既然您洞察一切，那我就简短直说了。”

白度把元豹推向前去。

“请看你面前的这个人呵，告诉他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洗净他蒙污积垢的灵魂，还我一颗埭子之心。”

“你来自于尘土也将归于尘土，你的肉体必将经历苦难而你的灵魂未必得救。把你的牛羊舍我。我必使你快乐。不要说谎不要扒女澡堂，当你接受不义之财时你也就领到地狱的出入证。当你把最后一口窝头给了比你还饿的人你也就在天堂的银存进了一笔美元。爱你的仇人当他打你的左屁股时把你的右屁股也给你。讲文明礼貌守纪律，上车让座过马路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公买公卖不象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主呵，我怎么越听越熟悉。”

“我的孩子，主说话也得有点套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时间过的真快呵，又是一年过去了……。”

“主棍，没啥说的就到这儿吧。”

“我的孩子，主也得讲加入道德，你交了十分钟的钱，主就得跟你说上十分钟，不能缺斤少两。”

“主呵，既然时间还早，您干脆给他看看病吧？”

“我的孩子，那就给你露一手吧。你这孩子胃不好，小时候老感冒，还爱窜稀，一吃生黄瓜就窜稀。”

“万能的主呵，我这点嗜好怎么全叫你给瞅出来了。”

“我的孩子，主也不是吃干饭的。”“哎哟。”大佛的声音变了，脸虽仍是笑嘻嘻的，嗓音却露出惊恐。大眼珠子左右转动，你寻觅状，最后定在白度身上。“我的孩子，你带来的这是个什么人？为何如此怪诞？”

“我的主呵，是什么使佻惊恐？”

“我的孩子，你自己看看吧，此人身上必有妖魔附体，以后再追究你等不敬之罪。”

我主慈悲，万望救小人则个，擒伏妖魔。”

“此妖我也没见过。隔行如隔山，不是一路子。你们可去找张大仙，听说她灵得很，专事请神驱鬼，很有些神通。”

“威——武——！”四周的和尚一齐喝堂。

一见这阵势，白度也傻了，手扯着元豹脚不沾地儿地落荒而去。晚上，天色昏黄、白度、孙国仁站在没开灯的屋里、瞅着元豹琢磨。昏暗中，元豹面目模糊，站卧行走悄无声息，窗外街灯透进来，端的有些鬼影倏忽。

“二位，别信那老和尚的。”元豹被二人看得发毛，一个劲儿申辩。“我也是红旗下长，密罐里泡，始终一贯沐浴着阳光，哪儿来的鬼呀？”“别走近！”白度伸手制止元豹，“身上没鬼，心里莫非也没鬼？”“没有。”元豹拍着胸口说。“除了二两心头肉主不是一腔心血。”“我盾还是打的好。”孙国仁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万一心怀鬼胎呢。”

“不可能。”元豹说，“我从小就吃宝塔糖；蛔虫都存不住何况一个大活鬼。”“张大仙的情况你了解了吗？”白度问孙国仁。

“了解了。”孙国仁说，“海淀苏家坨的一个老太太。小时候被鬼捉去过一回，一年后回来，就能打鬼了。长城以南黄河以北的鬼她全认得全叫得上名儿。”

“那她是人是鬼。”“介于人鬼之间吧，跟人也熟，跟鬼也熟，不干人事但吃人饭。日本鬼当年趟八路的地雷阵都上绑上她和羊一起打头阵。”“准有鬼，我一进这屋就闻见鬼味儿了。”

一个一身素白，白衣白鞋白头发的小脚乡下老太太手提着一把长穗木剑雄纠纠地走进元豹住的宿舍，东张西望，皱着鼻了闻来闻去。元豹忙站起来，赔着小心：“开窗通通气您再闻，我刚拉过裤子。”“你就是磕一屋子臭鸡蛋，我也闻得出你身上的鬼味儿。”老太太哼了一声，不悄地说。继续在屋里走来走去、东瞅西瞧。孙国仁叼着一根烟，瞅着老太太，看了眼白度，似笑非笑。白度白他一眼、严肃地跟着老太太在屋里一起转悠。

老太太伸手摸了下窗台，白手套沾满了灰：“屋里够脏的，难怪招鬼。”“这样吧，”老太太转身对大家说，“咱先查查这鬼是谁，然后再考虑请谁捉它。鬼也不是什么人都怕，跟人一样，各有各的克星。”“您请便，现在您就

是这儿的神了。”孙国仁张罗着。“大家闪开，给老太太让出个表演区。”

“你们这儿录音机吗？”老太太掏出盘磁带。“得先让这玩艺儿转上。”

“有有，早给您预备下了。”孙国仁搬出录音机，放上磁带，按一键子，屋内响起笔缓沉重的哀乐。再看老太太，早已闭眼舞起太极剑。边舞边哼，随着韵的变化，唱出词儿来：

“呵，多么辉煌……暴风雨过去，天空多晴朗……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可什么也看不见到处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瞭不见人我泪个蛋蛋抛撒在沙蒿蒿个林……”

音乐变快，时张时弛，曲调混杂，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老太太也早越舞频率越快，扭胯摆臂，双肩抖动；时而鹞子翻身；时而猴儿捞月；时而倒踢紫金冠；一支剑变得角练一般，寒光缠身，飒飒唿哨。不管老太太是头冲下还是头在挡里，那词儿仍是字字清晰，悲凉苍劲，学龙象龙，学狗象狗。“千里刀光影仇眼满九城也许你的眼睛再不会睁开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

“这还是个英魂。”孙国仁小声对元豹说。

“我也听出来了。”

老太太的唱词开始变得迭声发问。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为何要离别你的故乡离开你心爱的姑娘……我和你无仇又无怨偏让我无颜偷生在人羊……”“行了，问清了。”老太太突然收势生恢复常态，擦着汗对白度说。“把磁带倒回去，音量放大，听听。”

白度把磁带倒了几圈，将音量放到最在，重新放声。

老太太的歌声顿时充满房间。

“老张三，我问你，你有家乡在哪里？”

录音机强大的电流声里突然响起微弱遥远的男声，那声音悲愤绝望，但隐约可辨：

“河南汤阴。”老太太的歌声：为何要离别你的故乡离开你心爱的姑娘……”“……风波亭……”“天呐，岳飞——岳大人。”众人一起惊起。

“我和你无仇又无冤偏让我无颜偷生在人间……”

“跟着感觉走……”“丢那妈！”元豹登时就炸了。“什么叫跟着感觉走？你一个元帅跟我一个平头百姓有什么共同感觉。”

“求大仙指点。”白度拜老太太。

“你什么民族？”老太太点起一支烟，斜关眼问元豹。

“我？”元豹想了想，“满族。”

“这不结了，岳大帅当年就是跟你们结的仇。”

“可早五族共和了，我们不也被你们亡了一回国。”“可岳大帅不知道。”

“或许知道了，感情也一时半会儿扭不过来。”

“大仙，”白度皱着眉头说，“还烦你老跟岳先生说一下。元豹他是下三旗，军国大事从来就没份儿，让他老换个爱新觉罗什么的，那感觉可能更好点。”

“难办呐，岳大人的武功你们也不是不知道，除非他自个想走，武力驱逐怕是诸神都有些力不从心。”

“把我们那金兀术找来。”

“找试试吧。”老太太扔掉烟，用脚碾灭，瞧瞧元豹。“这位小兄弟可要

受点罪了——把他吊起来。”老太太大喝。

元豹四马攒蹄吊在房梁上，底下用火烧着。老太太白盔白甲，手拿宝剑，作骑马驰状，颠倒元豹跟前，横剑勒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喝道：

“我乃金国四大子兀术是也，姓岳的，还不快快下马受降。”“我操你妈金兀术！”元豹被细麻绳勒得受不了，破口大骂，“瞅你丫那操性，跟鞋底子似的还金兀术呢！”

“我让你骂，吃老娘剑。”

老太太劈头盖脸朝元豹一通乱劈乱砍。打得元豹吱哇乱叫：老东西，你还您真下毒手。”

元豹被捆着仰面躺在条凳上，老太太骑在他身上，一边使劲顿着屁股，一边用力撕他的嘴，拧他的脸。

“我乃大宋子天子赵构，姓岳的，还不快快退下。”

元豹红着眼睛瞪着老太太：“你别让我起来，起来我就点你们家房。”“还敢嘴硬，朕就知道你小子非反不可。”

老太太又是一通耳刮子。

“不行呵，软硬不吃呵，我就知道这岳武穆的骨头硬。”

老太太挽着袖子拎着剑着气，气喘吁吁地对白度说。

元豹被绑在条凳上，孙国仁正在往他脚下加砖头，元豹声嘶力竭地惨叫着：“我跟你们没完，你们这些刽子手！”

“拨他指甲！用烧红烙铁烫他！给他伤口上泼盐水！”

老太太咬牙切齿地指点孙国仁。

“这些要都不管用，最后就只好给他点天灯了。”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对白度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没请到的。”白度问老太太。

“请得动的都请了。哎哟……”老太太一拍脑门，“我怎么把他忘了。停停，你们都让开。”

老太太整整衣裳，摇头晃脑甩着袖子迈着鹅步走到元豹面前。“岳元帅，认出我来了么？我乃大宋宰相秦桧……”

元豹吃力地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老太太，秦相国，饶命……”元豹昏死过去。“好了好了。”大家拍手雀跃，“还是秦相国管用。”

元豹被从板凳解下来，松绑。孙国仁口含一口水喷到他脸上。元豹醒过来，睁开眼。

白度俯身关切地问：感觉如何？”

“这老太太一准在中美合作所干过。”元豹说完又昏了过去。“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元豹同志呢？”医院的走廊上赵航宇怒气冲冲地和白度一同快步走着，边走边训斥白度，“确属必要，打也不是不能，但打得要有分寸，象母亲打孩子。”

“我们正是象母亲打孩子那样打的。”

赵航宇一进元豹的病房立刻满面笑容地伸着双手奔向元豹。“我来晚了，元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元豹嘴唇颤抖着，哇地哭了起来，象孩子一样把头偎在赵航宇的怀里。赵航宇搂关元豹缠了绷带雪白硕大的头轻轻后着。“放声哭吧，出去可不许哭——一滴泪也不能让他们看见。”赵航宇示意白度出去。

白度悄悄出了门，靠在门上喘了口气，返身又进了屋。只见元豹和赵航宇已经又说又笑的了。赵航宇一只手打着拍子，元豹容光焕发地仰脸朝着

阳光和赵航宇一起唱着歌：

“小公鸡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找……”

白度微笑着：“瞧这一老一泊的。”

“我说元豹。”赵航琮笑着对元豹说，“岳大帅附到你身上也是有道理的，决不是象那个老妖婆胡扯的什么跟满族有仇，而是因为在这‘精忠报国’这点上你们很想象，这是你是光荣。你要学习岳元帅，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岳元帅要再来，各位也别赶他了。”

“我同意，你说呢，小白？可以试一试嘛。”

“我们小唐经过这次考验更坚强了。”

元豹被夸得兴奋了，跃下床屈臂绷起那只好胳膊的二头肌，嚷：“我还能吃得十斤肉，拉得十石弓。”

“妈妈，”赵航宇和白度一起连连点头，“瘦死的驼比马大，您腿上拨根汗毛比我们腰粗。”

第九章

一条铺着红布的长桌上摆满手表、球鞋、茶缸，打火机和书信等物，每件物品上都挂着一个号码卡片。

礼堂里坐满了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一个个好奇地伸着脖子看台上桌子上摆着的那些物品。

一遍铃响过，主持人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出来了，台下响起掌声，主持人向台下深深鞠躬，站到放着扩音器的讲台后面拿起一把小锤子。一个同样穿燕尾服的大汉子拿一只长林杆走出来站到桌后，同样博得一阵掌声。主持人宣布：“现在拍卖开始：第一号物品——手表一只。”大汉用杆将手表高高挑起，向全场出示。

主持人双手扶台侧脸看着这只表说：“这是一只半钢的‘宝石花’手表，曾在唐元豹手上戴过八年，伴随它的主人经历过风风雨雨，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一号物品我们的标价是八十元。”全场默然。“七十五元。”仍没人出声。“七十元。”“二十五元。”远处一只戴了好几成大戒指的小葱般的女人的手举了起来。“哐！”主持人及时地敲了下锤子，一指那女人，“二十五元卖你了！”拿杆的大汉悠了悠杆，一使劲甩出去，手表准确地飞进那女人的怀里。“现在我们拍买二号物品。这是一双解放胶鞋，曾在唐元豹脚上穿了八年，伴随它的主人走过坎坷人生……二品我们标价是三块二毛钱。”“他有没有脚气——这双鞋的主人？”一个顾客大声问，“有脚气就不值这么多。”“没有。”主持人客气地回答，“据我所知，唐元豹除了有点汗脚并无其它明显瑕疵。”

“二块五。”刚才发问顾客开价。

“二块五卖你了。”随着一声锤响。那双胶鞋掠过拍卖场飞进那人怀里。

“现在我们拍卖一号物品。这是一条军用裤衩，它的主人既无梅毒又均艾滋病。没长过疮没长过癣没尿过炕没跑过马除了有点黄可谓一尘不染，屁股后这两个洞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穿过两条腿，别具匠心巧妙设计的穿脱自如八面来风虱子站不稳跳蚤停不住空前绝后……三号物品我们标价一元七角。”“现在我们拍卖十五号物品，这是一封由唐元豹亲手写成的检讨书，内容是他如何在课间欺负小同学……我们标价九毛和九分钱……”刘顺明扛着一口袋面引着赵航宇等一干穷军大衣的人掀帘子钻进一间窝棚。“老太太，领导来年地你来了。”

刘顺明撂下面地袋，对会在铺上正和其他几个老太太打扑克的元豹妈说。赵航宇忙上前握住元豹妈的说：“快别起来，我就是来给您拜个年。”“难为您惦记着，百忙之中还跑一趟，其实不来也罢了，我看见您比您看见我还踏实。”

赵航宇环视着简陋的窝棚，鼻子发酸地说：“都这么多年了，群众生活还这么苦。”

“也就今年遭了灾，往年没这么苦。”

一群人围坐窝棚里包饺子，赵航宇捏起一个精巧的饺子，问元豹妈：“你老还缺什么？过冬的衣裳有吧？”

“好歹是抢出来几件，眼下还冻不着。”“要有信心，尽快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敢指望别人……”

“我会常来看您老人家的。”

“您还是把我忘了吧。”

“怎么说话呢？”“不不，不要总支。”赵航宇制止住正要发作的刘顺明。“群众有怨言是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斗胆问一句，政府知道不知道你们干的这些个事？”

“老太太、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

“你胖胖大大的我倒人好说。他，这位刘司令，我可怎么看怎么象威虎山的。”唐老头儿怒目圆睁，前腿弓后腿蹬，双手握刀离举头顶作奋力劈杀状的大型泥塑迎门矗立在博物馆的大厅里。他的身后还有一级人物，有的低着头颈粗大的头，双手攥拳戴着铁链；有的双手捧酒碗，仰天长啸。在他们脚下挣扎一群连滚带爬的洋兵、清官。“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头上三把刀……”

元凤站在展厅的片前，手拿木杆，面对着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孩有板有眼地说着。

“以山东为例，冠县梨园屯三百六十多户中，占一百亩从上土地的地主只有二十八户。

以北京为例，仅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地区，每月向会库教学缴房租的就有一百多家。

当时流传的民谣说：‘洋人进中国，二毛直起腰，仗洋势，奉洋教，又没羞，又没臊，趁早把大画也改掉。’

赵航宇领着刘顺明、孙国仁等人站以小孩后面，阴郁地盯着无凤。“瞧人家，搞得多专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凤把的杆啪地打在图片板上，“下面请看我第一部分：震惊的世界的春雷！一九九年，山东省西部的义和团在平原县举行武装暴动……”

元凤一边讲解着一边把杆指向一幅图片和玻璃柜里的一件件实物。“这是义和团壮士练武歇息时喝水的荣壶……这是义和团壮士练武歇息时坐过板凳……这是义和团大师兄唐国涛在全国解放后安居乐业的照片……”

孩子们瞪一双双亮晶晶的无知的眼睛随着杆的移动上下瞅着，用心地在本本上记下元凤说的每一句话。

“这是当年义和团头领议事用的大八仙桌……这是当年廊房大战时红灯照为杀敌勇士烙饼时用过的铁锅，上面还留着被帝国主义炮火熏的痕迹……”

“他妈的唐家那点破烂全主他们摆这儿了。”

“这是义和团壮士穿过的小褂儿……这是义和团壮士喝过的酒瓶……这张照片是被帝国主义拆毁的义和团磨国涛家废墟。下面请看第三部分，帝国主义传教士穿过的黑袍和用来麻醉中国人民的圣经……这是当年封建皇帝吃便饭时用过的象牙筷子和金边细瓷碗……”

“好好学学，好好学学。”赵航宇指着五花八门的展品赞叹道，“这才叫搞艺术呢，放得开，收得拢，充满想象力。”“下面请看第四部份，星星之火，可从燎原。中国人民是杀不完，吓不倒的。二十多年后，在南昌，又响起了震惊世界的枪声……这是当年红军用过的汉阳造……”

赵航宇等人离开那群样子，放眼看了看后面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无数展厅，知趣地掉头回返。

一队队少年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严肃地在各展厅咱流不息。“这一个个活泼可爱的都是钱呵。”赵航宇背手，伸着下巴点着那些孩子感慨，“这几天来市的冰棍销量怕是要剧减。

随从们默默无语。“我们这次拍卖搞了多少钱？”

“百十块……”孙国仁惭愧万分。

“不是我批评你们，挣钱真是门学问。我们是有优势的，扣着个大活人。可你们都干些什么？净搞些下三烂的名堂！”

“当当当——”随着一阵锣响，一个穿长衣的小猴打着锣，脖子上拴着绳满场转圈。主持人站在场中间，冲袖着手围成一圈看热闹的人一抱拳：“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人场，这位说了，您今个要给我们看些以什么呀？我说了，给您看八路军打鬼子劈雳舞您也不稀罕，反正这么说吧，我给您看的都是您没见过的。”

“噢——”围观的人起哄。

“噯，对了。”主持人面不改色心跳，这位说了，别吹牛了，我们爷们儿什么没见过中医，火上房贼跳墙劫飞机抢银行什么四大悬四大胆四大恶心回大嫩——您数吧！我说了，且慢，老话怎么讲？见人只带三分笑，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茫茫宇宙漫无边际航天飞机怎么样试管婴儿怎么样这生命微妙无穷呵——咱还是且慢夸口吧，人类探索自然的努力是没有止境的！”

围观者稀稀落落地鼓掌。

“谢谢。”主持人得意地一甩头发，换口气说，“这位说了，你云山雾罩唾沫星子四溅胡侃乱吹，不就是想从我们哥们儿兜里掏钱么？这一套我们懂，打小就天天过这关，早玩剩下了。我说你错了，你们还真是有福，开天劈地头一回碰见了一个只爱想不爱的人——难怪你们不信，连我也不信，是真是假咱们千秋功罪任人评说！我要管你们要钱我是王八蛋”图的主不是一个风云际会！图的就是一个痛快！谁让咱们有缘呢？”“哎，我说你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呀？要演讲上海德公园大。”者一个人嚷。“这位说了，你怎么光说不练，都半拉小时了怎么还没动静？我说了，说归说，练归练，光说不练假把工。现在我说完了，各位这就开练，没别的。就一个要求，您要看着高兴，到点给来个好评。”“看什么看什么？都躲开一边去。”

大棚后边，元豹裹着军大衣站在一群五条腿的羊、三条腿的鸡、头上长角的猪和脖子上两个头的蛇中间，让白度给他画眉毛。一群小孩正围着看。“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群众？”白度批评元豹，“别忘了是谁哺育的我们，没

有群众你就是个零。”

“快开始吧”主持人从前台飞奔而来，“再不开始观众就砸场子了。”“开始开始，”白度张罗着，各部门注意，炮光、音乐——

拉幕。”在《妹妹你大明地往前走》的乐曲声中——一只五条腿的羊拉着一辆坐着个贼头贼的近视眼的猴子屁颠屁颠地跑出来。接着，头长角的猪哼哧哼哧蹒跚地踱出来。

三条腿的鸡扎楞着翅膀飞出来，落在台中央，昂首挺胸地走。主持人拿着话筒站在一边眉飞色舞地嚷。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头穿工装裤、脖子扎了条白手巾的熊推着辆手推车贫着腿走出来，车上堆着砖头。

一头梳着分头的猩猩戴着眼镜看着书走出来，边看边磕瓜子。“亲爱的朋友们。”主持人充满激情地说，“如果这一切仍不能使你惊奇，那么请看最后一个出场表演的物种……”

音乐戛止，随即响起一阵急促的喜声，元豹披着大衣健步登台，丁字步站稳甩掉大衣，露出裸露的四肢，一个亮相。

音乐轰然又起，所有动物又奔走起来，元豹含笑走到台前。“现在走到你们面前的这个动物就是人。”主持人自豪地介绍，“货真价实的人，大家可以摸摸、捏捏他，看是不是真的。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好找，两条腿的人难寻。关于人的传说在我国已经流传两千年了，光听说，没见过，这回终于可从一饱眼福了。”一些人涌到台羊伸手在元豹身上东摸一把西抓一把，好奇地议论着：“就是不一样么，你瞧这皮子的质地。”

“你瞧瞧你瞧瞧，你还喘气呢”

人们笑着、说着，观赏着，满足地掏出钱扔进元豹脚下的一顶帽子里。音乐更加愉快，所有动物走到台前站成一排，有手的都拿着一顶帽子，冲观众摇晃。人们对其它动物几乎不屑一顾，纷纷把钱扔给元豹。“今儿还不错，看见回人、有收获。”

“也不知这人能不能养得长些，头些日子动物园新来只企鹅，没几天生就给热死了。”

人们兴奋地议论着，四散而去。

赵航宇的汽车经过马戏大棚，只见在“人体展览”的大幅广告牌下丰排着很长的队，无数的人站在那里耐心等退票。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赵航宇问旁边的孙国仁。

“等着看人体展览。”孙国仁小心翼翼地回答。

“庸俗，纯粹是利用群众的猎奇心理。我就不信世间有什么‘人’，挂着头卖狗肉，一定又是只患斑秃症的猩猩。”

“他们展出的是我们的唐元豹。”

赵航宇一愣。“可以这么欺骗群众，假冒商标是要犯法的。”

第十章

“看来，有必要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了。”

舞台上，仍是那张大圆桌，主持人、白度、孙国仁、刘顺明等低着头坐在桌边。赵航宇背着手在台上踱着步子，一束追光跟着他移动，使他始终沐浴着光明。“成绩是有的，问题也不少。我们有些同志政策水平不高，对组织上的要求理解也不够，一提百花齐放，就放手不管了，封建迷信，低级

下流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不是您说的，怪一点没关系，只要对他有补益。”白度挺起腰说，“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是遵循这个原则去办的。反动黄色的东西不搞，其它的都不去限制它，让群众自己去检验，相信群众明辨美丑的能力。”

“我听说，你曾带唐元豹去参加过一个什么集会。精神病院都告到我这里来了，问我们究竟是支持谁？同情谁？为什么和托派搞到一起？人家问得很有道理嘛。人家还要我写一个书面保证，我也只好写啦。我再三给同志们讲，我们是民间组织，只负责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插手那些不该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的事情。

“我带元豹去那并没枢，事先我也不知道这是些托派分子、‘四人帮’余党。我只是想让元豹感受一下人们坚持自己政治观点呆狂热劲儿和执着劲儿。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我联系了很多地方，谈的都是访美见闻，只有这家精神院，还有几个谈的是德国的事。发现苗头不对已经晚了，但我们也没含糊，特别是元豹，这点我很佩服他，当场就和他们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好啦好啦，我们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事情过去就算了，只是领导上要给你们作个提醒。有些问题是要警惕的，弄不好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不要等事情发生了又怪领导没打招呼。我们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维护。不要因为一句话一个人毁掉了。没意思，不如些丘不出你个笥来吗？不要总作出显得比谁都解放都敢骂的样子，你无非也就是摸准了现在不会有人打你屁股。骂人谁不会骂？我看叫你一干你也抓瞎，国民党时代我骂得比你还凶——那里骂人还有要杀头的咧。当然作者是有才华的，还是应该保持……”赵航宇走回圆桌旁，戴上眼镜里嘴舔着手翻看讲话提纲。

“我这话有点扯远了——下面我宣布‘全总’主任团决定？鉴于前一段培训唐元豹工作出现了很大混乱，‘全总’主任团认为有必要改组唐元豹工作小组的领导班子，解除白度同志的承包人身份，另行安排更恰当人的选。另外，刘顺明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因引起群众怀疑，因此，‘全总’主任团建议免去刘顺明同志坛子胡同保安司令的职务，另行安排工作。”赵航宇直起腰，拿起一张文件，大声念道，“‘全总’主任团决定！”

围坐在桌旁的人刷地起立，全体立正。

“由刘顺明同志接替主持唐元豹培训工作。由孙国仁同志接任坛子胡同保安司令。白度同志调总部钱议室任公使衔调研员，月薪三百大洋。望各位同志精诚合作，不负重托，钦此。”赵航宇放下命令书，摘下眼镜脸上露出笑容：

“各位对这样安排还算满意吧？”

“满意满意。”除了白度沉着脸生刘顺明和孙国仁都满脸笑容。

“小刘呵，还有项决定要通知你。你思想上要有准备，组织上决定，为了在坛子胡同挽回影响，重新在坛子胡同竖立起组织的威望，在宣布撤你职的时候要搞一次公开逮捕。”

“现在、我宣布，把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欺压百姓的刘顺明抓起来！”在坛子胡同“宽严大会”会场上，孙国仁大声唱令。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刘顺明被两个保安队员揪出来，摘掉帽子，撕去领花、肩章，三下五除二解除武装，脱掉官衣，架着胳膊拖下去。“刘顺明是湖南乡下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去年二月离村外出，

到处流窜作案，冒充三五九族老战士。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怀疑、动摇，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失怎么能留在领导岗位上？’

赵航宇戴着音放机耳机声色俱厉地对坛子胡同的居民们演说。“没有天哪有地，没有你哪有我？封建时代还讲究当官要为民作主……窗外树叶响，疑是民间疾苦声……哪个不办人事我就砸哪个的饭碗……你孝敬父母任劳任怨我……搭起那红乡楼抛撒着红绣球……球，球，拍皮球……正打中我的头哇……”“哈——”。老百姓哄笑起来。

“再来段‘小寡妇上坟。’”

赵航宇光看见大家笑，没听见喊的话，越发得意起来。

“其实你们要跟我多接触就会发现我这人其实不可怕，‘很和蔼很懂事的。我很愿意你们交朋友。我告诉你们我电话号码，以后你们谁有事都可以直接找我，房漏了厕所堵了双职工上班小孩没地儿吃饭了，聊什么都可。每周四是我的接待日，请打电话——观众信箱大家谈……”

“嘘——！”有人把两指插时嘴里吹出尖刺的唿哨。

“下去吧，臭大粪！”…别这儿现了！”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赵航宇冲群众媚笑着，一扭一扭地起秧歌步。

“警车鸣哇鸣哇地响，我脚似千斤重，双眼望娘泪汪汪，我如今后悔莫及……”…拿钳子板板，都走调嘞——”

“谢谢，谢谢。”赵航宇向群众送着飞物，手拿克风，拖着电线，低着头大台上若有所思地慢慢走着。

“整天泡在舞场上，无聊地在大街逛……”

“什么东西！”

赵航宇祸怨地望天：“小时候看电话，就知道监牢是关革命者地方…“现在腾出来给你了！”

“谢谢，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赵航宇动情地向群众伸出一只手。走下台，抓住前排坐着不幸者的手使劲握，又走上台，继续唱：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就没人管管他么？”愤怒的群众质问坐主席台上，脸红红的，眼睛不知往哪看好的孙国仁们。

“我——”赵航宇手捧着心，严肃地对观众说，“——爱你们！”随即热泪盈眶。孙国仁为难地、硬着头皮走到赵航宇跟前，比比划划地跟他解释。群众这时已经在黑子的带领下，整齐、有节奏地起着哄。

“给他一大哄——”“——啊哄！啊哄！”“给他一尿盆呵——”！

“回家洗裤衩呵！”赵航宇死活不明白孙国仁要跟他说什么，最后，孙国仁只得不顾他的阻挡躲闪，强行摘下堵住他耳朵的耳机。

赵航宇这才如梦方醒，听到了群众在喊什么。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群众双手攥拳挥舞着，整齐有力地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赵航宇委屈地问孙国仁，问群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前排的群众冲他作着各种鬼脸。

“撒泡尿照照自个！”“摸摸自个鸡巴长毛儿了吗！”

赵航宇脸色苍白，破口大骂：“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降价轻菌地嘘他，继续喊：“下去！没人要看你！”

孙国仁忠恳地劝赵航宇：“您老还是下去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赵航宇抱着麦克风任孙国仁怎么拉扯死也不撒垂。

“就不下去！我这人吃软人吃硬，要下也得我是个说，他们这么哄我我偏不下了。”

他冲台下群众使劲嚷：“就不下就不下！”

汽车里赵航宇气得手直哆嗦地对孙国仁说：

“坛子胡同居民思想很混乱，有些思想倾向很危险，对我们的敌意是十时明显的，要查一查这是城有淆坏人、敌特，该杀就杀，该捕就捕！对一般群众也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不能让这种危险倾向破坏我们整个工作。”

“他们这么对待赵老真是太过份了。”已经换了便装的刘顺明说，“有意见可以提嘛。”

我的工作失误我个人承担，赔礼道歉请罪退赔都可以，怎么可以把矛头指向赵老？他们这么干我们很难认为是善意的。”

“指向我个倒无所谓，我敢于干这个工作就是不怕骂的，生死荣辱已经置之度外。问题是我们的群众盲目幼稚得很。他们以为骂倒我一个人就天下太平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倒乐意杀我的头以谢国人。”

赵航宇疲惫感伤地笑笑。

“我给大家讲个伊索寓言：一群青蛙群龙无首，于是向上帝请求派个国王。上帝绘它们扔下一块木头。青蛙们嫌木头不会说话。不会管事。于是不满足，又集体去找上帝请求换个国王。上帝就给它们派了个新国王，这个国王是一种专吃青蛙的动物——哈哈。”

赵航宇自己笑起来。

第十一章

“现在几点了？”“你不要问时间，离天亮还早着呢，今天夜里你就不要打算睡了。”审讯室里，唐老头儿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审讯台后面坐着的胖子依然精神抖擞。

“能给裸烟抽吗？”“不能，你一抽烟我该困了。你就抓紧时间交代你的历史问题吧。”“事太多，一晚上说不完，不能明天接着说么？反正我进来就没打算出去，后半辈子都拿出来陪你了。”

“你有时间我还没时间呢。你以为我就光搞你一个人的问题吗？你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澄清你的历史问题。你已经很走运了，有的人哭着喊着要跟成说，我根本就不允许他们说——就给他们定性。”“那太我感谢了。”“要珍惜这个说话的机会。现在告诉我攻打紫竹林租界的事件真相。”“书上怎么说的。”“书上说，那时你们都奋不顾身，骁勇善战。‘打的帝国主义分子魂飞魄散，妄想寻跑逃命，但为日已晚，溜不掉了。’”

“这次书上说倒对。”“书自然是对，但我不明白，既然你们那么能干，为什么最后也没打下紫竹林？”“没打下来吗？”“没有。书上说，你们不得不杀出了天津，转到天津外围坚持斗争。”“是同一本书吗？”“没错。”“对，没错，这不矛盾，因为帝国主义溜不掉了嘛，书上只说他们溜不掉了，并没说被我们全杀了。溜不掉他们就要打。打到后来只好我们溜掉，我们是想溜就溜。”

“那么，我要知道，拦住帝国主义不让溜的是谁？”

“曹福田，他曾下铃非一律扫平不可。”

“当时……当时我带着队伍堵着路口，向想寻路逃命的帝国主义射箭，奋勇冲杀。”

“这就是说，话是曹福田说的，事几是你干的！”

“我干的！”“我就猜到是你交代吧，你为什么有意不让帝国主义溜掉？说你有意不过分吧？”

“我想杀他们。”“杀他们？我真实动机是想杀谁？”“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总不能说我想杀咱们同胞吧？”

“我不管你想杀谁，我只想事实。帝国主义有洋枪洋炮你知道吗？”“知道。”“义和团将士使呆是什么你知道吧？”

“知道，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和大刀长矛哪个厉害你知道吧？”

“那当然，大刀长矛和洋枪洋炮当然没法比。”

“既然你都知道，那你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的用心当然一直明白着，杀洋人！杀和过要杀，杀不过也要杀！癞蛤蟆跳脚背上——咬不咬吓一跳。傻小子凉炕——全凭火力壮。拿着纱窗擦屁股给帝国主义露一手。”

“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不要丑表功了。下面问第二件事……”“什么很清楚了，我看你根本没明白。”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开始第一问，据古籍记载，你曾非法抢劫农民牲畜……”

“没有。”“嘴硬！你难道没有在农忙季节派你的手下把高家庄的全部耕牛拉走？”“我拉走那些耕牛是为了去租界趟地雷。”

“我不管你拉走那些耕牛干什么，我只问你，你拉走那些牛给钱了没有？”“你不能不讲理。”“那个不讲理。”“那个不讲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有我的理，你有你的有理，现在讲的是我的理。”

“唐元豹，赵主任的手谕你见到了吧？”

“见到了。”刘顺明穿着身西服双手搭在生殖器上笔直地站在元豹面前，神态冷漠地对他训话。他身后同样笔直地站着他组成的新班子，清一色比他高一头的漂亮姑娘。

“从今天起，你就由我领导，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由我安排。咱们丑话说在头里，我既然吕干这个工作就是不怕骂的，生死荣辱已经置之度外。准备出点乱子，担点风险，你不要想象以白度手里那么快活了。”

刘顺明在屋里来回走动起来，不时用眼去瞟元豹。

“不过我这人讲义气，只要你听话，我决不会难为你。如果你不听话，也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你就是天王老子的心头肉，我也是该割就割，该刹就刹。”

“我一定听话，我何苦不听话，我这人与世无争。”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

刘顺明脸上露出微笑，踮起脚来拍拍元豹肩膀。

“跟着我干，不会让你吃亏的，我这人从来都是爱护干部的，不信你问她们。”“他一点谎也没扯。”姑娘们异口同声地说，“刘司令一向跟我们不见外。”“不要叫刘司令了。”刘顺明笑着摆摆手，“既然退下来，就叫老刘吧。”

唐元豹站在穿衣镜前整理着自己新上身的西装，左看右看转身看。刘顺明穿昔睡衣出现在镜子里：“怎么样？还合适吧？”

“我太喜欢了。”元豹转过身腼腆地含笑说，“就是太破费了，我心里有点那个。”刘顺明呵呵笑：“为你，我什么都舍得。”

一女侍端着一盘咖啡壶、奶壶、糖罐走进来。

“快快，咱快回到床上去。”刘顺明拉元豹，“这咖啡得在床上喝。”“我还没刷牙呢。”元豹说。

“要的就是原汁原味儿，要不然就不对了。”

刘顺明先掀开被子爬到床上，倚着床头坐着。元豹脱掉西服外套，也上了床，和刘顺明并排坐着。

女侍过来服侍他们喝咖啡：“要放糖么？”

“不要。”刘顺明矜持地说，接过杯子微微一点头，“谢谢。”

“我也不要。”元豹接过咖啡，和刘顺明同样风度地一点笑，“谢谢。”两个人一手端盘，一手端杯，沿着杯沿儿转着圈地吸溜着，不露齿地品着，摇晃着杯中的渣子，心满意足地相互微笑。“味道怎么样？”“味道好极了？”“比豆浆如何？”“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看出我路子和别人不样子吧？”

“看出来了。”刘顺明把咖啡一饮而尽，嚼着渣子，洋洋得意地咂着嘴说：“我准备让你全盘西化，师夷长技，制夷其身，先从点滴做起你要学会文明社会的一切礼俗，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你基础太差，我们本该从现在就用英语对话。”

“噢，简单的我还行——好大的油肚。”

“三颗药喂你妈吃。不行不行，我的英语也欠流利，总是他不由自主地带出法国口音。”

“我听着已经很好了。咱们下面干吗？亲爱的。”

“和一些杰出人士共进早餐。”

阳光普照的大餐室里，一些衣冠楚楚的男女孩子面对面生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两边，每个戴着个雪白的围嘴，静悄悄地文雅地一手拿刀一手拿叉把各人眼前盘里的一只被鸡蛋切成小块从容不迫地吃。席间只听得轻微的刀叉磕碰声和不绝于耳的“谢谢”、“对不起”、“别客气。”

坐在餐桌顶端的是一个更微型的绅士，也就有五、六岁，但派头、风度是这一桌最佳的，他眉头皱着，颇不耐烦地扔掉刀叉，扯下餐巾，对那只剩下半的难蛋发表评论：

“煎得太老了，营养都跑掉了。”

“要不要叫人给您换一只。”刘顺明谦恭地问。

“不必了，我量他们再换一百只也都是这个味道，将就吧，我对他也不过高要求。”“搞一点小菜吃一吃？”元豹热情地问。

小绅士白了一眼元豹，未予置理。刘顺明狠狠瞪了元豹一眼，元豹惭愧地低下头。

“我最近去了趟美国。”小绅士开口对其它孩子说道，“跑了几个地方，主要是南部各洲。本来还想多跑几个地方，因时间紧，还要赶着回来开会，就算了。在美国我和美国文联主席谈了谈，也见到米基、米莉他们。他们还托我向各位问好。谈到文学，他们表示，美国的作家也有很多困惑，很多人正在转向通俗文学，一些严肃的作家已经很多年没有写东西了。他们很羡慕我们，认为我们的作家是世界上最享福的作家，每月有工资。认为中国了不起，这么穷还养着这么多作家，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关注中国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希望在中国。”“瞧瞧，瞧瞧，美国人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有理由自卑？”

“咱们真得好好干了，要不对得起谁？”

刘顺明和元豹相对赞叹，又一起拧过脸，目不转睛地崇拜地望着小绅

士。“接着说，接着说。”“我给你们说，中国文学要走和世界还有很长距离。”小绅士拿起一支牙签慢条斯理也剔着牙，“我们的青年作家大都功力不行。象我们那个时候，随便提拎出一个作家都会讲几句洋话，有的教过女中有的吃过洋饭，念过私塾那是很普遍的。你说国学你说西学，哪个不是两头都来，上下均很平坦。现在的年轻人呵就差这一手，似乎很热闹很新鲜，现代派啦寻根啦，不客气地说，你那现代派是我们玩剩下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比你们玩得血乎，当然啦，那时社会提供的条件也比现在好，烟馆啦窑子啦赌场啦应有尽有，美国怎么样？黑暗吧？比各位旧中国差远了，要说吃喝嫖赌抽，咱们中国人那是世界始作俑者、集大成者。我看过那些如铃津津乐道谈虎色变的黄色录像，没有什么新招儿嘛，很明显是抄我们的《金瓶梅》。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不要唬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啦，要说纨绔气恶习流氓叛逆什么的我们比你们基本功扎实，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咱咱唬唬目空一切一副谁都瞧不起的样子其中有几个是经得起推敲的贵族？我们那一代可净是大地主的儿子，顶不济也捐过前清的粮台、潘运帮办。你们说比什么吧？比多余？比空虚？比吃饱了没事干？‘多余的人，这顶帽子应该给我们戴上才对。’

，，那是那是、这些年轻人也太不懂谦让了。”“不管配不配，什么帽子都抢着自个戴，让老同志头光着，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嘛。”，都以为辖子多是好事儿呢。”“这样不行，这条路履不了中国。”小绅士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我们也不是一出家就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我们也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观望和徘徊，准宪啦改良啦共和啦，都试过，走不爱嘛，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进步是灵丹妙药，泳就是把北京承包给里根，我后他也玩不转，能干的也无非是添几个垃圾桶修几座立交桥。”“这话我信，中国人别看慎样儿老实，，里有资产，多少朝多少代，甜宗宋祖也没能把他们治忠厚了。，，“掏心窝子说，共产党也不易，换了别的党，还没这两下了呢。”，我拥护共产党，没的说。”，，先生们先生们，大家都吃完了么，”刘顺明看看桌上大家都各自开起小会，就站起来拍着手说，“吃完就请大家到客厅去，客厅里有酒，有不姐弹奏钢琴，请大家到那里继续谈。再有，我在这里还要说一句，咱们把大家谱来，主要是想听听大家谈文学，不要离题太远，当然大家刚才谈得都很好、但咱们时间不多，希望大家抓紧。其它的，如果大家想谈可以会后单独谈或者咱们再开个会专门谈。”“我要威士忌——加冰。”小绅士干叼着根大雪茄，一手插在西服坎肩斜凭里，一手从侍者的托盘上端了一杯酒，内行地品着——小绅士小淑女们都端着照灯灯俩酒地站在一起含笑交谈。一些人围在一台大三角钢琴旁，倾听一位小姐的演奏，悦耳的钢琴声水一样地在房间里流动——，你今年多大啦”刘照明为小绅士和磨元豹单独介绍后，小绅士伸出一只手让元豹握了攥，和气地问。“二十七。”元豹谦恭地说。“很年轻嘛，不错不错，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动为，已经混到我们这里来了。”，不行，您混的时间比我长。”，老喽，”小绅士指指自己的头，，这里跟不上喽，跟你们比起来落后于时代喽。人老了讲起话来就不那么中听了。”，哪理哪理，您刚才饭桌说的那翻话，我听着特受触动，您没发现我眼儿都直了么？出来的路上我一直思讨，挺一般的话到你嘴里怎么就那么好听，全变了味儿了，这本事我得学。”“这就你不知道了，马老原来是八哥协会的主席，那鸟都能让它说出人话吕，就甭说马老自个了。”“怪不得，我就猜到了。那吃五谷杂粮，想学也学不出这么好的口活儿。”你们这不要给我灌米汤了。我虽上点年纪，可脑子并不糊涂，好话歹话还是听得出的。我不怕你们说我思想僵化，我还

是要到处去说，逢人就说，我不反对你们学美国，但要学到点儿上，美国那个社会也是讲道德观的，他们的文艺作品也不是一味地反传统反主流文化。你比如好莱坞的影片，说教比我们还厉害，但有一条，说得高明，叫你不反感。我们学就应该学人家这点，不知不觉就让你受了教育。反当局反传统就一定是创新是进步？我不这样认为。恐怕更难我更考验一个作家的才华和重新能力的公理是如何不令人反感地为当局为传统唱赞歌。”钢琴声止，小绅士小淑女们纷纷鼓起掌，刘顺明、唐元豹和这位小绅士也停止交谈，彬彬有礼地向演奏的小姐鼓掌。

两个男孩自告奋勇上去替下演奏小姐，挤坐在一张钢琴上开始四手联弹《打虎上山》。

“眼睛都盯着美国，月亮都是美国的圆，其实有几个了解美国的？美国有嬉皮士我们也搞嬉皮士？那又不是原分弹人家有我们也要有，搞得不伦不类。”

一群男孩子叫刘顺明。刘顺明离开：“总部了。”

唐元豹刚要扭头看，刘小绅士伸手牵到一边，继续背对着全体来宾窃窃私语：“这次我去美国，碰到一些事情很令我感慨。人家的坏人抢银行都规规矩矩排队，轮到他再动手决不加塞儿，这才叫文明呐，我们文化大革命破坏得最彻底的就是这些，好人都不排队了，和人家怎么比？还有这个人种问题，人家美国不是五族共和啦，那是全世界各种族走到一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集体大杂交。没法比，我们中国和人家没法比，这两条不解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就是句空话。”“你老跟他说什么呀？”那群男孩一个个手插在西服背心里，端着酒，不消地瞅着远处那位喋喋不休的不绅士，对刘顺明，“他不会别的，到哪儿都是他的美国梦寻，我怀疑他已经改换门庭，入美国共产党。”

“把你们哥们儿也叫过来，甭理他，让他一个人对着墙说去，他那毛病都是你们惯出来的。”

“那好吗？”刘顺明为难地说，“刚讲过要积阴德。”

“你不好意思，我们叫。”

男孩子招呼元豹，元豹转过身，男孩们冲他打手势，元豹向小绅士致歉，走了过来。

“累不累？累不累？”男孩子撇着嘴问元豹：“发扬革命人道主义也得场合。”

“是是，我心里那个焦急哟，就盼着你们叫我呢。”

“这是我的最新作品，”刘顺明拍着元豹对男孩们说，“提提意见，哪儿咸了哪淡了？”

“脸有点愤怒青年。”“不对，倒不如说是垮掉的一代。”

“腿长得有点结构现实主义。”

“衣裳穿的挺后现代的。”

男孩们莫衷一是，各执一词。

“这孩子有点象李承晚，不过没那么漂亮。”

“仔细看还是象阿里斯顿，只不过阿里斯顿是对眼，这孩子一个眼儿东一个眼儿西。”

“肤浅、做作、油滑。”有的男孩批评元豹。“比我们孩子差远了。有的男孩护着元豹，同批评者激烈争吵：“噢，你们家孩子是人，我们家孩子就

是王八蛋？”

“不要吵不要吵。”刘顺明拍手嚷嚷，“我们下面做个游戏好不好？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元豹说一句话。但不许说别人的说过的话，只许用自己的话说。”

男孩们静了下来，片刻，一个个开口。

“愤怒青年。”“垮掉一代。”“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小绅士寂寞地站在空无一人的书房窗前，逗挂在窗上笼子里的八哥。

“八哥八哥，叫×主席。”

第十二章

巨大的书库，一望无尽、重重叠叠充斥着空阁每个角落的书。刘顺明手牵着元豹象导盲犬领着它的主人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在书架间穿行着，仰起脸转着圈儿地望着四周顶天立地的书。元豹眼里充满敬畏和迷惘。

“这景色是不是象天堂的景色？”“可我众没去过天堂。”

“那你现在就算到天堂了。”刘顺明庄严地说，“天堂也就这样了。”“是吗？怪不得有人灯肯下地狱。”元豹同样庄严地问刘顺明，“我该激动对吗？”“噎死，你应该激动不能自持，同时应该升华。想想吧，你是和谁在一起。”“升华的感觉是不是和头晕的感觉差不多？”

“差不多，姊姊花。”“那我升华了。”“在这儿你可以成为你希望的人。书可以给你一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么管用？”“管用，你以为那些牛逼蛋侃的主儿是他们自个的本事么？说吧，你希望成为什么人？”

“文化人。”元豹羞涩地看了眼刘顺明，“我这个要求是不是过高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是特羡慕……”

“不用难为情。”刘顺明含笑说，“我还没见过不想当文化人的呢。文化人多好呵，到哪儿都给别人讲课，自己也过着特高级特丰富的精神生活。”

“就是，也不用去跟外国人打架生光头嘴。”

“永远身兼着良心和旗手二职——你可真会挑人儿。”刘顺明笑瞅着元豹，“好吧，就依你。”

“那我现在就是文化人了？”元豹兴奋地说，“我现在就想去讲课。”“你以为说判就判？”刘顺明沉吟着，“当文化人也得先扒几层皮。打听打听，哪个文化人没有几部血泪史。阿崎婆算什么？差远了。”“我能吃苦，我不嫌寒碜。”

“那好吧，咱们先练第一手——牛——向个全国人民公开你和书的关系。”刘顺明话音刚落，四角的大灯突然亮了，貌似高大沉重的书架轻巧地一扇扇启开——都是彩绘得十分逼真的影片。一架报相机犹如一门炮似的冲着元豹推过来，无数穿风衣戴眼镜的男女手拿分镜头剧本大步走过来，无数穿风衣戴眼镜的男女手拿家伙从四面八方的书架后面闪出来。清理场地、测光、布灯，有条不紊地忙起来。

“这是导演。”刘顺明对唐元豹说，“你的临时主人。今天你听她使唤，你能否如耗当上文化人可就全依她了。”

刘顺明转身离去。元豹冲着导演和风衣们点头哈腰，风衣们各忙各的谁也不正眼瞧他。

元豹特自卑。

刘顺明出了摄影棚，刚点上一支烟，一些男女就急急忙忙地围上来。“我是牙膏厂的，我们想请唐元豹为我们厂的产品作广告。”“我是酒厂的……”
“我是生产擦脸油的……”

“都甭废话！”刘顺明后备军手制止住一片乱吵吵，“一个广告十万，有钱拿来，没钱玩勺子去。”

“能不能便宜点？”“三万，三万怎么样？”

一群人跟着刘顺明七嘴八舌而去。

“我用先给你讲讲吗？”女导演问元豹。

“不必，不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爱上这些个书么？”

“对头，你真是个好演员坯子，就是这意思，告诉全国人民他们不买这些书犯了大错误，要造出这种气氛，谁闲着也不能让书闲着，书堆在书店里卖不出去那是全民族的罪过。”

“明白，把书也弄进紧俏商品行列中去。”

“咱们先走一遍。”女导演转身走开，从旁边抱直一本厚厚精装道具书，扔给元豹，“你先活动开了。”

元豹双手接书，没料到此书是如此沉重，一入怀，差点没压跪下。“这么沉——透着学问。”

元豹把书竖在地上，象在他们家要石墩似地拉开架式，脱光膀子。“别脱！”女导演打量着元豹，“你这衣裳还真跟这书不配套，你脱了吧。本来，你们谁的风衣脱下一件给他披上。”

一个男人脱下风衣递给元豹，这男人里面还穿着一件风衣。“等等，”女导演说，“再给他找副眼镜戴上，我见不得他的眼神儿，一副粗蛮无知的样子。”

女导演从身边一个人脸上摘下副眼镜，那人脸上还戴副眼镜。女导演把眼镜架在元豹的鼻梁上，端详着：“这样好点，这样朦胧点。”元豹戴上眼镜一迈步，一架脚踩空。

“怎么回事？这是近视镜？”女导演发现不对，扭头问，“你们谁有平光镜献出来。”

“都是近视。”众人回答。

“怎么都是近视？”女导演叹口气，摘下自己的镜子，“戴我的吧，我的平光。”元豹戴好眼镜，穿妥风衣，双手举起书。

“看这儿，眼睛往这儿看，不行不行，感觉不对。”女导演不满意地走上，“你举的是什么？”

“书呵。”“不对了么，怎么是书是火炬，是引导人类前进方向的火炬，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那把儿，是给我们温暖使我们快乐的太阳，光芒四射的太阳——不是书，记住！再来。”

元豹又举起书，女导演也举起手，声情并茂地示范：

“晃、晃、轻轻地晃，左右摇摆地晃，呵，你在照亮黑暗混沌的世界，你在呼唤着人闪烁奔向光明，在阳光下雀跃、欢笑。左蹄右蹄，左蹄右蹄……停！”

女导演叫停，仍旧不满，感觉还是不对，还是贱了点。你没看过本收吧？”“没有。”“噢，对了，谁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本书是砖头改装的。”

女导演手握下巴，哈着腰，皱着眉头走了向个来回。

“这样吧，你就只当是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你写的，就当圣经条二

性的合订本。”“懂了。”元豹再次举起书。

女导演拍着手喊：“晃起来，晃起来，既含蓄又奔放，既热情又逊，既庄严又欢欣。象上帝俯瞰众生，要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不是要卖这书，我是来救你们。”

“女导演一边指挥元豹晃着，一边对摄影说：“挂板、实拍。”“晃，晃，晃……”女导演跟着元豹一起晃，“咔咔”捏着快门。“哧”地一股白烟，摄影手里的镁光灯闪了一下。

“停！”女导演停住，擦了把汗说，“这条过了。”

元豹放下书，走过来对导演说，导演，我刚才走神了，不是把自己当上帝而是把自己当小朋友了。”

“看不出来，”女导演说，“反正谁也不知道上帝谁是什么样。”“别别，这是挺大一事，别留遗憾。我请求再来一条。”

“你就别那么多事了，喜欢照相下来给你单拍。”摄影不屑地，“跟真的似的。”“什么叫跟真的似的，本末就是真的。”元豹争辩。“对不对导演？进入角色就得忘掉自己，表演么。”

“对对，你说得很对。”女导演安抚元豹。“要当个好演员得有这股狠劲儿。不过这会儿就别叫这个真儿了，你已经演得很好了。咱们的戏多了，抓紧演下一个。”

“甭管演什么，我都能演得叫你们挑不出毛病。”元豹得意地走向演区。女导演也重新站好位置，指点元豹：“把书横抱，放在腋征、腋下是哪儿知道么？对了，就是胳肢窝，不拿书的那只手举起挥动。眼往后看。好！现在，你胳肢窝底子挟的是什麼？”

“炸药包。”元豹象董存瑞一样作奋不顾身的状。

“你真是机灵鬼儿。”女导演夸奖道，“对，你怀里抱提炸药包，你要用它去炸毁愚昧的碉堡，为同志们的胜利扫清道路。现在可以说词了，你跟着我说，没书我不能活！”

“没书我不能活！”元豹抱昔炸药包激情地重复。

“双手捧书脸贴上——母亲只生了我的身书的光辉照我心。”“母亲只生了我的身书的光辉照我心。”

“我还缺什么呢？噢，缺我中意的书。”

“我还缺什么呢，噢，缺我中意的书。”

“瞧你们那没文化的样子——一手抱收一手指镜头。

“瞧你们那没文化的样子！”

“怎么样？”女导演笑吟吟地掉脸问录音，“声音如何？倒回来听听。”

“录音把磁带倒回来，扩音放出，棚内回荡着元豹咬牙切齿的声音：“没书我不能活！”“瞧你们那没文化的样子！”

“有点象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导演沉默片刻，问众人。“有点，我还听出点骂街的味道。”

他这声音不行。”录音双手揣兜里说：“还得另找人配。”“我觉得还行。”元豹说：“是急了地感觉嘛。”

“那就另找人配。”导演对录音说，“这会儿就让他数数。”

导演对元豹说：“下面你别念词了，数数好啦，有多少字就数到多少，场记，下面是什么词儿？”

“书嘛，我只看贵的，七个字。”

“好，你就从一数到七，”导演对元豹说，‘实拍了呵，各部门注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元豹对着镜头说，“导演，我觉得还缺点调度。糟了，我书都没拿——怪不得不逮劲儿。”

“算了，我剪接的时候再弥补吧，接一个书写。”导演和元豹握手，“谢谢你，你演的很好，你过去演过戏吗？”

“这是演是头一次。”“那你可真算得上有表演天赋。”

“我这人好琢磨，从小就特羡慕特崇拜那些演得让你分不出真假来的大明星。决心象他们那样工作象他们那样生活。”

“好好练吧，你会出息的。”

百度家客厅，电视里正放着元豹作书籍广告，元豹时而怒目圆睁时而悲悲切切地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浩然长叹。那群在刘顺明那里碰壁的男女广告商正围着百度苦苦哀求。

“您是他的老领导，您说句话，还是有面子的。”

“元豹是全民族的财富怎么能让一家独占？要么大家都别干。要么大家都有份儿，‘全总’筹备时我们也是出了份子的，这会儿发达了，就把穷哥们儿忘了。”

“唉——”百度长叹口气，站起来说，“你们也是想不开，何苦非要找到元豹本人，既然他的录像带已经有了，你们何不各自拍点素材、找高手重新剪一遍，配上跟你们产品有关的词儿一放，哪个看的出真假？省钱又省力，只怕比真把元豹找来拍得还精采。你们看不出唐元豹撒欢闹也不过是那几个表情那几个动作，虚掉环境，抹去动效声音，说他发癔症也有人信。”“我操，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想筋！”

“真是，多现成的买卖。”

“你们还是太老实了。”百度看着这帮如梦方醒，兴奋不已的男女说，“你们都太老实了。”

“明朗的天，奔驰的群，苍翠的山间奔腾着清亮溪水，溪水中冰镇着几瓶“可乐”，元豹手抱着书作奋不顾身状，一个特写：书扔进溪中，一只手从溪水中举起一瓶“可乐”。元豹面部特写：“没有可乐我不能活！”

豪华居室，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唯有房角留有一处空地。元豹抱着书若有所思：“我还缺什么呢？”一台电冰箱自天而降，正好落在房角穿地上。“噢，我还缺我中意的冰箱。”

元豹抱书手指画外：“光读书有什么用？”画面出现装满漂亮的白酒和一群男女老少痛饮的场面。画外：“干杯不醉用心英豪！”刘顺明从床上掀被跳起，赤条条双手攥拳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上一个个广告画面，难以置信地连声叫喊：“啊——！啊——！我的天！”元豹手捧书贴着脸，深情地说：“每当我看书看不上去的时候，就想起东方——齐洛瓦！”

女导演从床上掀被跳起，赤条条双手摸拳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上一个个广告画面，加声叫喊：“啊——！啊——！操他妈！”琳琅满目的香水、溶液、化妆品，泛着泡沫的清澈海水；娇嫩光洁的皮肤；顾盼生姿的眼睛；镜头推上去众多种类的洁肤用品，保留下一块晶莹滑腻的香皂。

元豹平滑的对镜头说：“香皂，我只用力土。”

第十三章

“你辜负了我的信任。”刘顺明眼睛红红的，头上捂着块凉毛巾，坐在床上对毕恭毕敬站在他床前的元豹说，“这下完了，我怎么还有脸去见文艺界

的朋友。”

刘顺明忍着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了眼元豹：

“你也完了，不用再做什么文化人的梦了，他们连我也不一块给轰出来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连累老师您呢。”元豹慷慨激昂，愤愤不平。“有几个象你这么讲理的？文化人闪都气炸了，说我管教不严”？“我找他们说理去，轰出我倒没什么，可文化队伍中不涌少了老师您，您是真正的文化人，您要离了文化队伍我都不知道您是什么人了。”“算啦，不要为我争啦。不管在不在队伍，都要继续用文化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能做到，我也就心安了。”

“是是，我一定，他们可以霸占我这身子，但夺不走我这颗心。”“要继续苦练，不要松懈。这些天我在病床上又重新重新考虑了一下你的训练方案，发现你的拳路设计还有些毛病。咱们这拳路是要传给后人的，光实用还不行，还要注意形状，既要实用又要好看，这才是完美的艺术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乱七八糟的王八拳就是赢了也让人耻笑。”

“对对，那您说怎么改动好？”

“我仔细想过了，体操杂技和京剧武打都被我否决了，都不够彻底，这些姐妹技术充其量也就是稍微丰富下形态和动作，修修补补，还够不上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就是说，丰富了这些动作仍然可以看出是拳术不是别的。我觉得意思不大，要改就彻底改头换面，否则不如不改，保持原状。”

“对，老太太一辈子都是处女——抗日到底。”

不不，你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是还是要改，而且要天翻地覆地改，脱胎换骨地改。”

“对，老太太一辈子都是处女——何必呢。”

“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嘛。乌龟吃老虎，成了，开天辟地一遭；不成，王八脖子一缩，照旧当我的龟孙。”

“对，老太太一辈子都是处女——乐意。”

“我决定了，把大梦拳和芭蕾舞嫁接，学就学最先进的。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雀子，咱们全都是第一流的。”

“对，烟暖房屁暖床，改就比不改强。”

“我决定给人请最好的老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下心来好好练。你可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干出个样子给那些文化人瞧瞧，有你们吃豆腐，没你们也不嚼豆。”

“可哪儿有安静地方时？”

现代艺术馆。满墙挂的都是各种颜料的破衣烂衫，钉着撕成各种形状的硬纸板，无数风景各异的人物各异局部各异的照片，图片画片呈爆炸状漩涡状喷溅状交错相叠拼贴在一起。

展厅中央放着轮胎、砸烂的桌椅，捣毁的汽车和千疮百孔的窗户框子。展品之间还有一些赤裸、身上脸上涂得五颜六色的男女或站或坐或轻轻地来回走动摆出各种造型脸上一概木无表情。病容满面的刘顺明领着元豹，芭蕾舞女老师一个瘦削的下巴尖得象刀似的老太太和她手下的那些姑娘走了出来。

艺术馆管理员，一个遭邋的胖老头迎上来声音沙哑地问：

“你们找谁呀？”“我们就是来包场的。”刘顺明说，“租您这地儿开展点活动。”“噢，你们就是那儿位大善人，把我们这儿的门票全包了。知道了知

道了，我有窝头吃还真亏你们。”

“老先生，一会儿请您把门看好，不要让闲人进来围观，影响艺术家工作的气氛。”“为，倒找钱也没人敢进这儿。馆里组织力量到街上兜捕三回了，专拣那现代派的抓，用铁链子锁上门关着他们看，最后还是都翻墙跑了。这是全北京散僻静的地方，坏人作案都不上这儿来。”老关儿蹒跚走开。芭蕾舞老师严肃地说：“那就抓紧时间开始吧，我们要干得很多。”刘顺明走到一个实物抽水马桶边，放下垫圈坐下，东张西望，看一些斑马般的彩色屁股。

元豹、老太太和站娘们都脱下衣裳裤子挂在展厅墙下那些破衣烂衫旁边，穿着练功衣站成一排。

老太太顺手从后腰抽出一根藤条，在展品中的实物水桶中浸了浸水，在手上啪啪着，走回来，抽打着元豹和姑娘们的腿。“站好站好。双腿并拢，上身挺直，收腹、挺挺胸，抬头……”话到手到，指哪儿打哪儿。

待元豹和姑娘们站成一排棍儿了，老太太又拿出一把铅笔，挨个塞进他们裆间。“夹紧，夹住，咱们先练大内侧肌肉的力量，谁也不许掉，谁掉我就抽他三鞭子。”老太太走到大家面前，看着他们冷笑：“别以为芭蕾好学，我不叫你们死几回，就是误人子弟。”

元豹裆里的铅笔掉了，老太太啪啪就是三鞭子，拣起笔又给夹上，刚一松手。笔又掉了。老太太又是三鞭子，再夹，又掉。“嫌细对吗？”“朋点。您给找个篮球来。”

“篮球没有，您看我怎么样？”

“您也细点。”“看得出你是练过。”老太太咬牙切齿地发狠说，“好，咱们先练开胯。”老太太把元豹揪出队列，照每只脚上各踢一脚，使元豹大劈叉支在地上，随即一迈腿骑上元豹脖子使劲往下顿屁股。

“咱们再练下腰。”鞭子啦啦抽着元豹的手。

“双手抱腿，脸从裆里钻出来，看着我，笑一下。”

元豹脸夹在腿间，抬眼看着自个肚脐，微微一笑。

“好样的，算你有道。出来，咱们再练单腿转。”

老太太把着元豹双户使劲一拧，元豹陀螺似地转起来，老太太在一边拍着手嚷。“转！

转！转！别停下！”

元豹转成了一股旋风，身子都虚无了，只有一双眼睛时不时出现在旋风中。老太太长时间地凝视元豹，慢慢露出狞笑：“好，你练得不错，现在咱们练习双人舞——你们别动，老老实实夹着。”

老太太猛地回头冲那些已经摇摇欲坠的姑娘们怒吼，乱密地走进元豹怀里，转身仰脸对元豹说：

“把住我的腰。”老太太翩翩起舞，作天鹅低头啄羽毛状，一条腿竖到天上，一只手在嘴前波浪般地摆动，一只手在元豹嘴前乱扭。

“注意看我的手势，现在扶着我转，走，托起我，轻轻放下，再找……停。”元豹松开老太太，老太太回过身问：“这个动作看清楚了么？”“看清楚了。”元豹回答。

“好，那你来做一遍，我来扮男演员。”

老太太一闪，使劲抓着元豹的腰，象拖住一辆要滑下坡的车，一边还嚷：“手，手，手举起来。”

元豹一只手举到老太太嘴前，几个手指搓着泥儿，弹着假想的泥坏儿。

“你这体重不行呵。”老太太放下元豹，松开手喘着气说，“起码要减掉三十公斤。你回去不要吃饭了。我给你找点泻药。”“行啊，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

“你们，”老太太冲姑娘们喊。“我钢笔拔出来，统统头冲后下腰，什么时候叫起来再起来。”

姑娘呈反弓状弯下，犹如一座拱形小桥。

老太太在地板上侧躺下，头枕一臂，腿蜷腿蹬直醉卧花丛的感觉。招呼元豹。

“来，抱我起来……别跟抱死孩子似的，一手托脚，一手抱腿，对了，牢牢抱住我的粗腿，举起，两臂伸直……”

元豹举大旗似地一手攥老太太脚腕一手抓老太太大腿根儿把老太太竖得高高的。

老太太在空中两手乱舞，头象拨浪鼓似的颠来倒去，作各种死去活来揪心扯肺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状，直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汗水泪水鼻涕涕滴滴嗒嗒流个不停，元豹一头一脸湿漉漉。坐在马桶上的刘顺明抬起手轻轻地鼓起掌。

姑娘们都从裆里露出脸，磕着瓜子聊着天看着老太太啧啧称羨着。“谢谢，”老太太从元豹怀里跳下来，“你是个天生的好舞伴。”老太太撇下元豹，走到墙边摘衣服，刚伸手，忽听一声喝：“呔，干什么？”邋邋遑遑的管理员横眉立目地走出来，瞪着老太太。

“拿衣服，干什么！”“拿衣服？”老头子上上下下打量着半裸的老太太、指指墙上的衣服，“这衣服是你拿的么？没钱买衣裳就光着，偷可不成。”“怎么是偷？这衣裳是我脱了挂上的。”

“老大爷。”元豹过来解释，“这位夫人的确不是偷，不光是她，我们的衣服也都挂在这儿——刚才我们进来时您不是都看见我们一个个穿的人五人六的。”

“别蒙我，小伙子。”老头说，“我虽年老，可不糊涂。在艺术馆，当差也不是三年五年，久病成医，什么是衣裳什么是艺术品我还分得出来。我让你说，这墙上挂的哪件是衣裳，哪件是艺术？”

众人一看，果然那墙上的展品衣裳和姐儿几个的衣裳不分彼上，同样斑斓，浑然一体。

“算啦，我也不说你们是诈骗集团了，赶紧走吧。”老头往外轰人，“挺大的人了，特别是您，夫人，少说也有七十了，找碗干净饭吃不好吗？”“可我们确实是穿着衣裳来的。”元豹边被老头推着往走边再三说明。“你们不算冤，好歹每人还留了件游泳衣，有的是那一丝不挂轰大街上的。活这么大了这道理还不懂？什么东西一挂上墙那意思就变了，就摘不一来了。”

刘顺明贼溜溜地站起来想溜出去，被老头儿一眼瞄见：

“上哪儿去？”“回去。”刘顺明坦然地回答。

“回哪儿去？”老头儿拦住他，把他推回马桶按坐下。“既然指派你坐在马桶你就踏踏实实坐着别怀二心。”

“我不是展品，”刘顺明在马桶上直撂蹦儿，被老头儿死死按住。“是不是展品你说了不算。我反正就一条，馆里的东西谁都不能动，甭管是什么。”

老头儿把元豹他们推出门反锁上。刘顺明扑到门玻璃下，用手抓挠玻璃，凄凉地望着门外自由的同伙儿。

元豹和姑娘们双手抱着膀子，瑟缩成一堆儿，徘徊在艺术馆的台阶上，

羞答答地不敢见人。

老太太昂乎阔步走在街上，一脸冷笑，用刀子般的眼去回敬着每个胆敢看她的人，在她的目光逼视下，都由讪笑变成畏惧。有些人实在难以无动于衷实在不自在，索性也脱去衣裤，半裸地雄纠纠地跟在老太太后面走，心安理得傲视他人。元豹象教练员领着运动员训练一样。喊着口令。带着那队姑娘往家跑，没人注意他们。

路灯下，墙角处到处站着或走一个个，一对对穿风衣戴眼镜的青年男女，生人怀里抱着一本厚书手里拿着一瓶‘可乐’，幽灵般地走动，有的怒目圆睁，有的若有所思，有的面带忧戚。黑影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在窃窃私语：“瞅出这路子没有？这帮学生又要闹事。”

“二位爷，二爷爷，该起了。”

一个茶房穿着大褂毕恭毕敬地站在床前轻声叫着。

赵航宇和孙国仁睡在床上，香甜地打着呼噜。

“二爷爷，二爷爷，到点儿了。”

赵航宇猛地从床上惊醒。一骨碌坐起来满头大汗一脸惊恐，张着发干的嘴问：“我这是在哪儿？”“在宫里。”茶房媚笑着回答，“没在刀案子上。”

“吁——”赵航宇长出一口气，定下神，一脸不耐烦地问，“睡得好好的，叫我干吗？”

“到点儿了。”茶房指指桌上的钟表。“正下午半夜两点，您不是吩咐，隔两小时叫您一回，换个房间去睡。”

“噢，对了，想起来了，”赵航宇捅身边的孙国仁，“起来起来，该换清式龙床睡了。”

赵航宇和睡眼惺忪的孙国仁从席梦思床下来，跟着茶房离开这间法式豪华卧房，来到走廊上，走廊一望无尽，金碧辉煌，到处是镜子和枝形水晶吊灯，排列着一间间式样不同的豪华房间。赵航宇和孙国仁来到一间一色酸枝木家具，古董琳琅的中式房间，爬上巨大的带帐幔的龙床，倒头便睡。

孙国仁在梦中还不忘叮嘱茶房：

“四点叫我们去清真寺。”

第十四章

“你问我当时按兵不动想什么？”

店老头儿迷迷登登地问坐在审讯台后胖秃了。

“我在想，帝国主义也不容易。”

店老头在椅子上坐坐正，皱着眉头边搜肠索肚地回忆边吞吞吐吐地说：“从天津跑出来，我是坐船沿着潮白河跑到高家村投奔的刘十九。我这人见水就晕，坐那两小时船没风没浪的都吐出了花花肠子，上了岸，还是晕总觉着脚下在晃。晕劲儿还没过，就赶上了北洼大战。刘师兄给了我一彪人马，让我埋伏在高粱地里，特正面一要响就数数，数到一百零八下就领着人马杀出来，抄八国联军的后路，战斗打响了，八国联军举着刀端着枪从我跟前冲过去，一个个挺胸凸肚挺威武，边冲还边喊，小嗓子都喊哑了。我就寻思，这八国联军虽然红鼻子绿眼儿可也是人，将心比心，我在本国内河坐了两个小时船就晕成这样，人家打大老无的外国打海上坐着船飘洋过海来侵略咱们，真是不容易。就这么一走神儿的工夫，那边就打完，刘师兄已经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

“这阵工夫有多长？按北京时间。”

“能有多长？好几万洋人打好儿万庄户人，也就是历史的一瞬间吧，我也没掐表。”

“那么你后来呢？”“我？主力都打垮了，我这百十号人能干什么？我只好跟大家说，哥们儿们，撒了吧，想活命的就快跑。”

“你就这样瓦解了队伍？”

“就这样，本能地决定分散突围，保存革命的火种。”

“你这是在犯罪，晓得吗？”

“不晓得，墙倒众人推，天塌高个顶，趁火打劫，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我一点没违反战略——头里那几仗我们都是这么打赢的。”“见着松人压不住儿，见着能人直不起腿——这么形容你一点没错吧？”“没错，这么形容您也一点没错。”

“老实点！别忘了你现在在哪儿！”

“一点没敢忘，我要是忘了，这天地间就没您了。”

“老叛徒，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早点把你挖出来。”

“会躲呗，糊弄你们还不是小菜儿？老实说，我要是乐意，能千秋万代和你们站在一起一点马脚不露。”

“我看你是活腻了。”“你要活到我这岁数，隐藏个一百来年，你也得腻——跳出来得啦。”“你的领导呢？”“展览呢。”白度和孙国仁站在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元豹面前，既焦急又不安。“谁派他去的？马上就要检阅了，他不说抓紧时间给你热热身，倒自己跑去出头。”

“他也是被抓的，身不由己，可能是人家觉得他象谁。”

“胡闹，现在还有没有王法！”白度义愤填膺，“越老知不知道这些事？”孙国仁叹口气：“不要提啦，赵老已经堕落了。一晚上换上八个地方睡觉，白天就精神恍惚。”

“生活啊，真是腐蚀人。”白度说，“这样吧，你派人去和抓走刘顺明的机关交涉一下，看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保出来，这节骨眼儿上没他还不行。我带元豹去搞点饭吃，要汇报表演了，饿着肚子怎么上得了场。”

“能不能高潮把汇报演出日期推迟一下。”

“恐怕不可能，股东们已经集体下了最后通牒，拿不出成果来就扭送咱们去法院，告咱们诈骗。”

“赵老什么反应？没去再做做说服劝解工作？”

“赵老拍了桌子，骂了人，又能怎么样？拿不出东西红口白牙，许诺谁不信？股东们都撕破脸了，这人一不要脸了很多事情就没糊弄了。”“鼠目寸光呵——这些人，讲好了同舟共济半道上又纷纷下船。”“你怎么样？”白度问昏昏欲睡明显得有些体力不支的元豹，能坚持到最近的饭馆吗？”

“给我沏杯麦乳精。”“哪儿还有强化食品？”白度环视空空如也的室内，“能当的全叫刘顺明当了吃西餐了。你就先喝杯糖水吧。”

白度找出个糖罐，把所有剩下的糖末儿都倒进一口杯里，冲上水递给元豹。元豹一口气都喝了下去，舔着嘴唇伸着空杯：“还要。”“这样不行呵。”孙国仁用手搬着元豹嘴巴看看他的牙口，“他还需要补，大补，否则拿出去也会被打回来，商检那一关也就过不了。”“振作点，元豹，”白度摇着萎靡不振的元豹。“你可不能趴下。你才饿了三天，长城压根儿就没吃过一口，照样几立了几千年。”“咱们中国能让人从月球上看见的就你们俩了。”孙国仁也声泪俱下。“我想吃只鸡。”“给你，都给你，还想吃什么？只要国内出

产，全国人民不吃虎口夺食也要给你弄来。”

白度抹抹泪站起来，坚定地对孙国仁说：

“砸锅卖铁，也得让元豹吃顿饱饭。”

一个简陋的个体小饭馆，孙国仁和白度搀着捂着军大衣的仍然浑身哆嗦走不动道的元豹走进来，在一张污渍斑斑的破桌子旁坐下。孙国仁敲着桌子不耐烦地喊：“老板，上菜！”

坐在收款台后面的老板娘看看这三位，又抬头看看收款台玻璃上贴后张带照片的通缉令。叫出老板，用下巴指指那边坐着的三位，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老板解下围裙撸胳膊挽袖子地过来：“您三位是‘全总’的吧？”

“是呵？你怎么知道？”孙国仁很兴奋，指着元豹介绍说，“这就是唐元豹，咱们国家新选出的头号男子汉，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他。”“你就是唐元豹呀？”旁边桌上三个正在喝酒的小伙子中的一个转过身问元豹，“怪不得看着眼熟。”

“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国仁笑嘻嘻地问人家。

“什么也不干，混混儿。”小伙子说一句，转回身继续喝自己的酒。老板和元豹握握手，对孙国仁说：“三位要吃饭是么？”

“是。”白度说，“这难道还用问？你就快点吧。”

“这样吧，你们打我一顿得了。”

“这是怎么说话呢？”孙国仁急了，“我们是来吃饭的，打你一顿算是怎么回事？”“饭是没有。”老板沉着地说，“命倒有一条。你们挑吧，是手牵手下油锅还是个顶个滚钉板，随你们——反正我不赞助你们这顿饭！”“噢，你是怕我们吃饭不给钱。”白度恍然大悟，“告诉你，我们有钱，也准备付。”“拿出来，”老板伸出手，“先交给我。”

“没听说吃饭还要交押金的，”孙国仁急扯白脸地嚷，“种族歧视是不是？告诉你，我这是在自个国家。”

“为什么不信任我们？”白度问老板，“我们哪点象吃饭不给钱的？”“不瞒三位，你们‘全总’已经被我们饮食行业通缉了，三位都已被列饮食行业全体从业人员须谨防的全市吃饭不给钱的人员名单中。我也不知道你们三位从前吃饭给不给钱，我只知道，‘宝味堂’经理是被你们逼得跳楼的。”

“咱们走，不在他这儿吃。”孙国仁愤愤地站起来，“小看人。”“到哪儿都一样，先生，三位的模样儿身高都已布告全市饭店餐厅了。”“算了算了，我们先给他钱。”白度从皮包掏出钱递给老板，“有什么呀？早晚有一天这些伙食头子会后悔没在危难时拉咱们一把。”“实在抱歉。”老板点点钱，满意地塞进怀里，“我也是不得已，我还年轻，不相信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毁了，三位想吃点什么？”“大补的，驴鞭狗肾猪腰子，你这儿有什么下水上火的就统统切处来拦上示端了上来。”

元豹暴吃暴喝，一口没嚼冠又填进一口，两腮帮子鼓鼓得象塞了乒乓球，边吃还边俩眼骨碌碌地盯着盘子。

“白度和孙国仁心疼地望着元豹，满桌菜肴几乎一口没舍得吃全尽着元豹了。“这孩子是给饿坏了。”

“慢着慢着，那不是鸡爪子那是你自己的手指头。”

元豹很快就把一点菜吃得精光，仍是一副饥渴难耐的劲儿！“老板，照原样再来一份儿。”白度叫。

又是一桌菜送上来，眨眼之间又扫个干净，元豹仍是不知餍足的贪馋

相儿：“还要吃？”“没了，我们已经被你吃得一文不剩了。”

“不饱。”“这可怎么办？跟老板好好说说，赊一桌。”

“肯定又是让咱们打他一顿。不没有什么办法，不吃也能让人饱的？”“有的糟人倒是能让人一看就饱。”

“好好想想，祖国文化遗产这么丰富。”

“……想起来了，气功里不是有‘辟谷’功么。”

元豹一手攥着炎线一攥着地线，气功大师一合闸，元豹浑身登时透明了，剧烈抖动，两手冒着花儿，发出大声的惨叫：“啊——啊——！”气功师一板闸，问道：“还饿吗？”

“不，不饿了。”元豹有气无力地回答。

“这‘辟谷’功还真灵，”孙国仁在一边看得十分惊奇。

“是‘辟谷’功。”气功师笑说，“这也就是充充电，增加点能量。‘辟谷’功可不是一般人能练的，那是仙境。凡夫俗子也就是过过电，打打鸡血，省个一顿半顿的粮食。”

“不管长用？”“不管长用，一时之需。”

“那就是说，到晚上他还得饿？还得闹吃？”

他要还闹吃，就还给他过电，一天三次，一次二百二十伏。时间长了电流还要增强，防止他饭量见长。”

“我不喊饿了。”元豹哭道：“别电我了，我今后再也不喊饿了。”白度举着一粗针管子红色粘稠液体推出针管内的空气，向元豹走来。手拿着一支蘸了碘酒的棉签，让元豹挽起袖子，好方相劝：“听话，把这针鸡血打了，打完你就有劲儿了。”

白度在元豹肘窝处的静脉处涂了涂碘酒，扔掉棉签，用手扇了扇——一针扎上去！

“听话，把这碗童子尿喝了，喝了你会心清气爽。没毒，我们难道会害你么——都是为你好。怎么样？特别愉快对吗？”

“特别心快。”元豹躺在一根扁担上闭眼说。

第十五章

布满丘陵、沼泽、湖泊、河流和灌木丛的荒原对面坡上搭起了一座支着雪白天篷的大看台。

看台上摆着西瓜，汽水和香烟。

赵航宇陪着经理、农民企业家、个体户等上百名股东戴着草帽墨镜扇着扇子步入看台，依次就座。

白度领着两人站娘给来宾们一人发了一架望远镜并捧了个大本子请来宾们一一签到。

来宾们纷纷举望远镜对着寂寞的荒原调着焦距，东瞅西瞧：“演员很快就会出场，”赵航宇回过头来对大家说，“大家可以注意对面山上的那处悬崖，一会儿演员就要先从那上面跳下来。”“啧啧，这么高，底下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什么都没有，全凭演员的一身工夫。”

“了不起，这个演员厉害，当年狼牙山应该派他去守。”

“小白呀，”赵航宇招呼白度说，“通知对面可以开始了。”

对面悬崖上，孙国仁正在为全副武装前着大步枪腰里插满手榴弹的唐元豹检查着装。

“风纪扣扣严，皮带扎紧。脚下的鞋脱下来，这次演次规定不许穿鞋。”元豹脱下鞋，孙国仁把两只鞋插到元豹身后的背包上。

“记住，祖国人民在看着你，要能往直前，视死如归。胜利后回来，我为你请功。“要是我回不来了，告诉大家不要哭。”

“你就让大家哭吧，别的忙也帮不上你。”

“劝劝他们，就说我是为人民而死的，死有余辜。”

“我会教他们把帐记在帝修反身上的。”

对面山上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

“出发的时候到了。”孙国仁催促元豹，“没什么交代的就去吧。”元豹脚步沉重地走到悬崖边，往下一看，天旋地转。

“不许熊！”孙国仁在一旁厉声喊。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元豹高喊一声，眼一闭，心一横，纵身跳了下去。

孙国仁见元豹跳了崖，连滚带爬地跑到山凹，对隐蔽在那儿的一队穿着伪装服的保安队员喝令：

“进入阵地！记住，谁要是不按规定挨打，伤了元豹一根毫毛，回来我扒了谁的皮！”

“喳！”保安队员们抖擞精神沿着一人多深的交通壕，分头跑向自己的位置。看台上一片兴奋，喇叭里放着战争电影的录音剪辑，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伴随着雄壮的交响乐。人人都聚精会神地把着望远镜观看。望远镜的视界内，只见元豹象片羽毛似地从悬崖上跳下来，缓缓地落在崖下的荆棘丛里，半晌，他浑身是土摇晃晃地站起来，扇了自己两嘴巴，定了定神儿，撒腿跑起来。

只见他时而匍匐前行，当有隐蔽物时爬起来猫腰迅跑，一个土包后亲出一条大汉拦腰抱了他，被他轻轻一甩象扔谷草捆似地扔出老远，躺倒不动了。当他跑到一棵树下，树上又跳下一条大汉骑到他背上，被他一个背摔摔昏过去。

元豹在树丛间，丘陵上狂奔；在沼泽中艰难跋涉；跃过一条条壕沟，攀上一座座绝壁；和不断出现的敌人搏斗，战胜他们。向看台奔来。他跳进一条湍急的洒流，奋力泅渡。河里钻出水鬼，于是展开一场激烈搏。元豹和水鬼此起彼伏地被对方把头拽进水里，咕咚咕咚喝水，露出水淋淋的脸大喘着互相往脸上挥拳猛击，最后水鬼沉没不见了。

元豹精疲力尽地爬上岸。四、五个在汉端着刺刀围了上来，元豹握着拳头走起圆场，轮流和他们交手，演出一场空手夺枪的绝技。四、五个大汉被缴械打倒后，元豹又跳进另一条河，奋力泅渡，河里又钻出水鬼，于是又搏斗。元豹爬上岸，又遇见四、五个端着刺刀的大汉。于是又空手夺枪“ ”

炮火在轰鸣，一发发大口径炮弹在奔跑的元豹身旁左右爆炸，掀起冲天的尘土，炸了一个大弹坑，元豹的身姿时时被火光和硝烟吞没，然而，每当胡烟散去，元豹又跳起继续向前飞奔。一队敌人坦克蜗牛似地缓慢爬行着，出现在元豹前面，排成一排，象行刑队处决手无寸铁的犯人一样，转动着炮塔、瞄准元豹——一齐开水。元豹，几立在硝烟散去的坦克前，一出拳，一辆坦克冒出浓烟，坦克兵跳了坦克四散奔逃，被元豹连连出拳，每人帽子上冒出一股红烟，一辆坦克冲来碾过元豹的身体——坦克被咯翻了，元豹抖抖土从容地站起来。

元豹一路冲杀着继续向前进，看来没什么能挡住他了。他的脚步虽然

踉跄，脸上却充满胜利的渴望。

“横亘路上的一个煤气罐着火，火势猛烈，元豹冲过去，把手伸进火里，关上煤气阀门。

他继续向前跑来，一座房子着火了。他一头扎进火海，浑身冒着火苗冲出来，回身鼓足腮帮子吹了两口气儿，比划了几个手势，火苗微弱，暗淡下来，化为一片灰烬。

他继续往前跑，一堵砖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退后几步，调整了一下步伐，蹬蹬蹬迈了大步腾空而起——头撞上去……他继续往前跑，砖墙已在他的身后，那上面留下一个人形的豁口。他向看台跑来，脚步轻盈，矫健如飞，他身后的路一段段坍塌——那都是铺着解草和浮土的陷井。

他在布满尖钉的烧红的铁板上芭蕾舞演员一样灵巧地跑。他在湖面上滑水运动员一样喷溅着水花一般地驶进。

他向看台跑来，近了，大了，清晰了，浑身的装备和脸上的微笑都很分明了，甚至能听到他身上枪枝和手榴弹碰撞的叮当声和他光脚板踩在碎石路上的“扑扑”声。

“看台沸腾了，人们纷纷放下望远镜，站起来用肉眼看着正一步步向山上跑来的元豹，热烈地鼓掌，大声地加油：

“来个好几嘿——”“嘿——好！”“来个炒嘿——”“嘿——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嘿？”

“嘿——要！”在一片掌声和喝采声中，元豹终于跑到了终点。

掌声如潮，鲜花似雨，元豹两手捂腰慢慢地溜达着，微笑着向欢少的人们招手。白度和两个姑娘跑上去，把一条毛巾被披到他肩上，往他怀城塞了一抱鲜花，然后簇拥着他向休息室走去。

一大群扛着摄像机举着照相机的记者跟上者，纷纷抢拍元豹的形象，闪光灯成一片耀眼的光斑。

“噼哩哄啦，噼哩叭啦。”一片耀眼的光斑。

一群记者手举着一群照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倒退着进入大厅。在镜头对着的方向和产人光灯照得雪亮的空间，赵航宇和一百多名股东们肌面微笑拍着手一步步走进来。

元豹披着毛巾被羞羞答答地独自站在脚手架般的合唱了专用木台阶上。赵航宇和股东们一边看着他一边鼓着掌走过来，络绎不绝，走过去还扭着头看，最后站成一大圈慈祥地笑着看着元豹鼓着掌。掌声中，经理凑过去看着元豹腰里的手榴弹问道：

“你就是凭这些武器战胜困难的？”

孙国仁从人群里挤出来回答说：“他没有使用任何武器，首长，这些都是摆设，他就是凭，着一颗红心两手茧冯过来的。”“是吗？”经理拿直一只元豹的手，惊叹地摸着上面的硬茧，“熊掌似的，这一巴掌糊谁身上谁也得残废。

“给首长看看你的脚。”孙国仁搬起元豹的一只脚，脚心朝上给围过来的股东们看。

“这上面全是自个长的，没打掌，不信你们摸摸。”几只白胖的手指在元豹脚心上按了按，一片惊叹：

“真比那驴蹄子还结实。”

“你这一身工夫是怎么练的？”农民企业家问元豹。

孙国仁立马招招手，两个汉子立刻抬来一只吊着沙袋。

“他每天都打它，打惯了，自个也经打了。”

经理饶有兴趣地挥拳在沙袋上比划了两下，踢了一脚，高声对众人说：“好，有这样的壮士，我们还怕谁跟咱们过不去！”

“来来，我们照个相。”赵航宇张罗着，“让记者给咱们合个影。”股东们纷纷爬上木架子，肩并肩手背手挺胸凸肚绷着胖脸一排排站好。白度领着工作人员搬来几把椅子，让赵航宇、经济、企业家等几个股东中的头面人物在第一排坐下。

元豹被挤到了台下，东转西找不着插脚的地方。那边记者们已经在噼噼叭叭地照了，所有的人都光顾庄重地面向镜头，没人注意他。还是经理慧眼发现元豹灰溜溜地站在一边，连招手叫唤：

“来来来，到我这里来，怎么把我们的主角忘了。”

元豹来到前排站没地儿站，坐没地儿坐。

经理一指自己脚下：“你就跪这儿吧，我手搭你肩上。”

元豹跪在前面：“单腿跪还是双脚跪？”“就单腿吧，双腿象什么样子。”

所有人面向镜头，闪光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耀眼的光斑。耀眼雪亮的光斑后面，一个记者鼓捣着按不动的照相机问静静地站在一旁的白度：

“不是说看拳么？怎么改野战？”

“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吧。”白度面无表情地回答，“没得看了你再问。”荧光闪闪的电视屏幕，正斜着眼看一边的罗京忙正过脸来一本正经地说：“今天下午，在北京西郊演出了一场全武行。中国头号男子汉唐元豹在僵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的一场汇报演出中大显神通，在方圆五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所向披靡，如入坎人之境。征服了四座高山，涉过四条河流，踏平了四处沼泽，击败了四十个对手，扑灭了四人火灾，另外还穿越了四堵砖墙，令在场的四百多位来宾叹为观止，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热合曼的详细报道：”电视上出现元豹跋山涉水，灭火格斗的一个个画面，穿插着看台观众张大的嘴和哆嗦的握着望远镜的手。

画外：“有关方面专家认为，象唐元豹这样具有极大的忍耐力和超人技艺的男子在国内目前还找不出第二个，理应列为国宝，作为重点保护。另外也要深入地唐元豹进行研究，看看他是怎么闹的，这也许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不无启发。据‘全总’工作人员介绍，他在这次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前已经一个多月没好好吃饭了，每天只是充充电打两针鸡血喝一碗童子尿精神却越发抖擞，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我国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些过去被一概斥之为迷信的养主之术，有关专家指出，既然‘全总’这几个人凭着简陋的条件和原始的手段就能培养出一个如此惊人的唐元豹，如果国家重视点，提供些更好的条件，好好总结经验，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快速成才法，那么，大批制造唐元豹也不是痴人说梦……本台‘观察与思考’节目下周将就这一问照进行专题议论，希望广大观众届收看……”

被元豹咯翻的坦克高高掀起，炮筒朝天向后倒去。元豹从容地从地下拔起来，掸土，慢动作地向镜头转过来，奔跑……“你掐掐我，你掐掐我。”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急促地对坐在身边的女儿说，“我不是在梦里吧？”鞭炮声响彻全城，倏然升起的礼花不时划过夜空，五彩缤纷地呈现空，雪花般地陨落。

‘全产’的眼镜们每人手里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扫帚或拖把，分头站在每一幢居民楼下放开嗓门喊：

“都出来嘿，上大街，上大街……”

青年男女背着枪，腰里排满手榴弹，光着脚雄赳赳地走出各自的家门，汇成一股洪流，沉默地在街上行进。

走到一个路口，迎面又地来了一支同样装束同样由青年男女组成的队伍，双方会师，欢呼拥抱起来，合为一股沿着大街前进，高唱着国际歌：“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全总’总部大楼灯火通明，会议室里，全体头目坐在会议桌旁正在紧张地开会。主持会议的赵航宇兴奋地对大家说：

“这次汇报演出空前地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地的贺电和汇款雪片般地飞来，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争取再多搞些活动。大捞一把。”

神色憔悴地刘顺明说：“民心可用呵。”

“对！”赵航宇继续说，“要掀起一个学元豹赶元豹的热潮，让生活充满阳光……”一个眼镜满头大汗地闯进来，结结巴地说：“来了，来了……”“谁来了？”孙国仁揪住他厉声问。“公安局？”

“群众……群众来了，来向我们祝贺……”眼镜手指着窗外。窗外广场上传来嘈杂的人声、脚步声、欢呼声和歌声，声如潮涌。赵航宇一脚踢开椅子，冲到窗边，冲窗下广场上的人群张开双臂送飞吻。黑鸦鸦无数的青年男女只是冲顶层欢呼，挥手。

赵航宇抬头一看，他上面的窗户边元豹穿着睡衣一手揣兜一手向群众挥手。赵航宇快快走加会议桌，闷闷不乐地说：

“我们继续开会……我认为对元豹的宣传要适可止，不要引起混乱……”
“谢谢你，元豹，为国争光。”

人群中有人大声朝站在楼上窗户边的元豹喊。

元豹眼含热泪，哽咽着抿着嘴向人群挥拳致意。

人们都红了眼圈，纷纷低头抹泪，接着又仰起头眼巴巴望着元豹。“同志们、同胞们。”人们安静下来后，元豹说道，“我很幸福。”只说了这一句，又泣不成声。

广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每个人脸上都流下流动的泪水。

“说点带劲儿的！”背枪的男女们齐喊。

“带劲儿的？”元豹擤擤子，抹抹泪，大声喊，“男儿，男儿，有志不在年高……男儿不让须眉男儿男儿何不带吴钩……”“再带劲儿点！”“……你们弄死我吧！”

“越说越不象话。”赵航宇牙疼似地捧着脸堵着脸堵着耳朵听着外面群众和元豹的一问一答。“这个唐元豹不会说个话，快去找两个人把他从窗户边拉开。以后这咱和群众对话的场合不要叫他单独出面，搞不好要出乱子。

“我现在在更担心的是唐元豹翘尾巴。”刘顺明说，“以后不好管理。”“不怕他翘尾巴。”孙国仁说。“我们既然能捧他也就灭他。”“要着重宣传我们是怎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成人。”赵航宇说，“让群众分情是非。”

元豹已众窗户边消逝。广场上的人仍在兴致不减地喊：“我们要见元豹，我们要见元豹。”

一队队警车从各个方向拉着警笛快速驶来，无数的警灯在闪动，大批

警察包围了广场的人群。警车上的广播喇叭反复广播着：“全体叭下，放下手中的武器，用手抱着头一个跟一个往这边走……”广场上的人群，象倒伏的庄稼一片片躺倒。

第十六章

“你被捕了。”两个警察严肃地站在元豹面前，宣布。

“什么罪名？”元豹伸出两只手让警察给他戴上铐子。

“煽动叛乱罪。”警察亮出逮捕证，让元豹签名，然后架着他，带出门推上警车。警车拉着笛驶去。“唐元豹的表现不是偶然的。”

电视台的演播室时，赵航宇容光焕发地看着女主持人侃侃而谈。“是我们精心培养的结果。如果你们从前见过唐元豹一定会发现他只不地是个相当平凡的人。自从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为他精心制定了食谱，制定了周密的训练计划，一点点，一步步开拓他的视野，培养他的兴趣，从古今中外的文明宝库中汲取营养，于是乎，他才变成今天的这副样子：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经得起摧残，受得住打击，老是笑呵呵的……”

“我来补充一点呵。”气功大师说，“唐元豹这所以具有超人的耐受力 and 几乎可以逾越一切的能力，他简直就是病魔缠身，风吹就倒纸糊的一样。经过我给他的精心治疗和发功，很快就判若两人。红光满面，行走如飞，不吃不喝还挺肥，不晒太阳还挺黑……”“你那都是后来了。”赵航宇笑着打断气功师的话，“在这之前，我们早折腾他多少遍了。”

“我觉得呵，”一直坐在一边的倾听的小绅士插话说，“你们刚才谈了半天，主要还是谈他的身体素质方面。当然他身体是很好，但论说他具有超人的忍耐力和经得起摧残，这我都同意但我觉得唐元豹之所以可贵、难得，值得我们大家今天坐在这里研究他，主要还在于他的气质，那种忠厚老产俯着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这个现在不多见了，说是找不到第二个我看一点也不危言耸听。”

小绅士摸了一根烟点上：“于是我就想了，他为什么会这样任人役使，毫无怨言，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女主持人说。

小绅士看她一眼，吸口烟：“恐怕还不完全是这样，这么说简单了，我跟元豹接触不多，也就是一面之交，我发现这孩子听人说话很专注，非常谦虚，甚至还有几分腼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原因。来者不拒嘛，只要对他有益就统统接受，不象有的年轻人偏食，偏食怎么能营养好？只有站在巨人肩才能看得远。唐元豹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他以卧姿站在了我们这些人的肩上。”“我认为唐元豹的产生的不是偶然的。”穿风衣的女导演说。

“我不同意刚才小先生的说法，唐元豹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一批年轻人。他们不是靠哪个人成长起来，而是书！记载着有史以来所有人类精华的思想，行为、言论的书，造就了他们。使他们扔胆有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我在唐元豹身上就看到了古罗马角斗士和受难基督的影子。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闻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批制造唐元豹行不行？当然不是原话了。我认为行，但是，欲先大批制造唐元豹必先大批制造书，书是人类的朋友。如果没有书，我们至今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我不同意氢唐元豹提得这么高。”芭蕾舞女教师愤愤不已地说，“我不知道‘全总’为什么要培养这么一个人，还把他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宣传，我跟唐元豹只有一次接触，我发现他这个人很坏。很不老实，貌似忠厚，心中藏奸，寡谦鲜耻，笑里藏刀，

一身的汪滑习气。和那些自尊自爱奋发图强的青年比起来，他人格十分卑下、庸俗，我不能对一个丧失了自尊自己拿自己不当人的人产生信任好感。如这样一个人成了我们青年的榜样，那我看我们国家的前途就很值和担居了。我认为创作唐元豹的作者是很不严肃的，从唐元豹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低级趣味和哗众取宠，我们姑且不说他是别有用心。一点不好笑嘛，拿肉麻当有趣。不客气地说，是对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的污蔑侮辱。我要问作者，唐元豹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程度是真实的？那么多优秀的在各行各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青年不去描写，却把注意力放在这样一个令人生厌的人物身上，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相称么？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何在？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方？”

“我来插一句。”白度说，“我来回答这位女同志的提问。首先，我们创作、培育唐元豹是为了一个直接的简单的目的，那就是为国争光，在世界自由搏击擂台赛上争取冠军，升起五星红旗。其次，我们是按照元豹个人条件制定训练方式和方案，没有考虑对全国青年的广泛适用性，更不存在让全国青年统统效法的初衷。实际上，唐元豹就是唐元豹，谁也学不了他。我们也无意拿他去和什么人开玩笑哗众取宠，更谈不上利用唐元豹丑化污蔑广大青年，当然，培养唐元豹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在摸索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走了一些弯路，有的地方没掌握住，分寸失当，这是我们需要吸取地教训，至于你说唐元豹这个人究竟真实不真实，这个我也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面具，我们可以互相不喜，但要学会互相容忍，譬如说我对你也不喜欢，我就不说你的存在，是对妇女的丑化和侮辱。”

“我们议论得很激烈呵。”女主持人说，“大家的观点针锋相对，我看下面是不是这样，先暂时不去评价唐元豹，把议题集中在：如果唐元豹代表着我国一代新青年的风貌，我们怎样使更多的唐元豹涌现？”

“我觉得唐元豹还是应该肯定的。我不太了解他私下的表现，也不知道他骨子里真正在想什么，但就那天汇报表演中他表现出的大无畏有精神和敢于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我认为还是很令人钦佩。”“代表不代表新一代年姑且不说，但唐元豹本人不应受到指责，说老实话，在他面前我自愧不如，就是用金子把我埋起来，我也没有他那份勇气，生死荣辱一切置之度外。”

“我仍然认为你们抬高了他，被他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他并不是因为有了崇高的信念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认为唐元豹堪称中国头号男子汉，尽管这个概念不科学，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但就其行为讲令人肃然起敬。刚才哪位同志讲过他自愧弗如，我也自愧弗如，你们在座的哪位能做得到？我看我们都属于爱自个爱得不得了的人。如果中国真是有了这么一批唐元豹，少一些你我之辈，我看中国的事要好办得多！至于怎么使更多的唐元豹涌现出来，我还没有想好。读书是不是能使人读聪明了？我看未必，我们在座的哪不是书蛀虫？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是要在遗传工程上作文章，这最可靠也最有效，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提供了大规模复制一个人的可能……”

“这事一定要慎重，搞不好就会出现第二代都是傻子的后果。”“我只有一个请求。”唐元豹哭丧着脸对警察说，“把我和强奸犯盗窃犯们关在一起，我不愿意当政治犯。”

“008来电。”赵航宇和孙、刘等人正在进餐，一个个正襟危坐，紫闭着嘴嚼着食物，面无表情地听女秘书在一旁念电文。

“因国内广泛报道大胖子已知道我们计划对同十亿人为敌感到绝望已于

昨夜凌晨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呜呼哀哉国耻已雪不胜雀跃盼下步指示是否要拍些葬礼照片以飨国人008。”“他死了？”刘顺明嘴里含着东西说，“他怎么死了？干吗不敢来较量？”赵航宇闷闷不乐地吃着，一言不发。

“自知不敌，懂吗？”孙国仁说，“这下好了，哥几个脸算是保住了。”“你懂什么？”赵航宇愣神望着天花板，“脸是有了，饭碗却给砸了。”“怎么讲？”“对手没了，还要我们这个‘全总’干什么？”

孙、刘恍然大悟。“电报007。”赵航宇一字一顿地说，“秘不发表，务使大胖子之死不在国内泄露，切断中法之间的一切电话电报和邮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女秘书走后，孙国仁急忙问：

“吓死一外国人，这是咱中国人多大的光荣，国内各报刊还不抢着千方百计发头条。”

“争取时间。”赵航宇噌地站起来，“争取一天是一天，你们立即发动人，翻阅所有中外文报刊，看看我国选手在什么比赛中又失利了。”“那多了，找不过来。”刘顺明说，“今年就没听说哪个项目赢过，除了小球。”“我要最惨的，输得连裤衩都赔上的。”

“好的。”“回来。”赵航宇叫住正转向身要走的孙、刘。”唐元豹在哪儿？立即派人把他看管起来，不要让他四处走动。”

“噢，他昨天夜已经被公安局看管起来了，因为忙，忘了向您汇报了。”看来还是政府知道的消息早哇。好，有政府配合咱们就更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实在找不出男子项目了。”刘顺明抖着一大迭报纸对赵航宇说，“他们连预赛资格都被取消了。”

赵航宇皱着眉头苦苦思索，忽然，一抬头。对刘顺明问：

“那么，女子项目呢？”

第十七章

“我坚决不同意把唐元豹骗了！”白度在窗前猛地一个转身，对一本正经坐在会议桌四周的赵、孙、刘等人说。她嘴唇哆嗦着，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坚决不同意把唐元豹同志骗了。诸位，我白某横行天下数十年，自认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但这事，对不起，我觉得恶心，我觉得太过分了。”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挽狂澜？”赵航宇说，“我们当然也是十分不愿出此下策。”“没有，我现在心里很乱想不出什么高招。”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开创的事业就这么垮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不能存妇人之仁，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如果需要，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会毫不犹豫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已经把脸贡献了。”

“替元豹想想，他还年轻，还没有用过，就永远失去了，这会在他心灵上造成巨大的创伤。永远滴着血的创伤——他有权利使自己的身体各得其所。”

为了使这张张完整，他在其它方面就必得残缺，这恐怕是早晚都要进行的痛苦选择。”

“你说过，他是目前我国的脸上唯一的全活儿人了。”

“他仍然是，我们并非要他残废，除非你认为妇女本身就是有残疾的。”

“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他并不因此就成了怪物。千千万万的妇女原本就没有，她们谁也没抱怨，尽管时而流露出某些遗憾但仍满怀信心象正常人一样生

活。”

“甚至更加轻快，跟正常人比别有洞天。”

“有所失必有所得。”“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道理我是懂，但感情仍然转不过弯儿，你真有把握骗了元豹后他不会变态伤能保持力量和勇气？”

“试一试嘛，不试怎么知道？反正情况不会再坏到哪儿去了，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亚马逊女战士而是一个泰国人妖，我们也只偃旗息鼓，解散‘全总’，日后图东山再起。”

“元豹这杆大旗不能倒，你不但要转弯子，还要亲自去做元豹的工作，让他愉快地接受组织的决定。否则我们只好把你开除出‘全总’主任团。”

“这是组织的决定吗？”“是的。‘全总’主任团一致通过，并指定我们三个找你谈话。”“既然是组织决定，我那我服从，但保留我个人人的意见。”“允许保留，但组织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我还有个最后的请求，如果一旦变性失败，我恳求你们不要再试图给元豹重新装上。”

“你把我们想地也太卑鄙了。说实在的，这个决定作出时我们也都老大不忍，很多同志都哭了，觉得对不起元豹。”

“我们这些人呐，也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不是身在这个岗位上，感情要服从需要，要考虑到全局的利益，哪会这么人面兽心？”“小白呀，”赵航宇手搭在白度肩上带着她一起在屋里来回走，“要充分估计任务的艰巨。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也是，把谁骗了谁没有情绪除了太监。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讲些妇女也是人的道理，这点上，你是女同志，有优势，要利用。办法是人想的皇帝我们都改造过，他唐元豹总不会比皇帝还刺头儿吧？”

牢房的铁门“哗”地一声拉开了，一个警察站在天窗透下来的阳光中冲昏暗的牢房里喊：

“唐元豹出来，带上你的铺盖卷。”

监狱会客室里，警官正严肃地和白度谈话：

“我接受你的解释。但我要警告你们，你们既是个民间组织，一切活动，言论就不要超出民间的范围，不要和政府的工作搅到一起，更不许在群众中造成你们俨然是个临时政府的错觉。”“一定。”“气焰不要那么嚣张，言谈不要那么放肆，要办什么事就老老实实在地办。组织比赛就谈组织比赛，培养选手就谈培养选手，多挖掘人本身的内涵和困境，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离题太远，对社会弊病，光停留在调侃，嘲笑上有什么用？”

“对对，我们一定注意，自己就管自己的事。”

“我也不是叫你们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事。别人的事可以管，但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善意的，有社会责任感是好的，但发展到刻薄、尖酸乃至恶毒地诽谤和影射就不好了。”“我一定叫他们注意。”

“什么叫他们注意？我叫你注意，我现在就盯着你。”

“我注意。”“光保证不够，我要看你的行动，我了解你们这些人，你们总是阳奉阴违。”“这回不了，一定同决同德，到时候我们组织外国人比赛给您送两张票，请你一定去临场指导。”

“我就不一定去了。我对这些和外国人斗气儿的事不感兴趣。国内的事情就够我忙的。”

警官站起来，和白度握手告别，送她出门：“这次就宽恕你你们，下次，唐元豹再出这种事，我就连你一起追究，谁让你是他的作者。”“我一定注意不给他胡说八道的机会。”

“要严加教育，控制使用。”

元豹孤零零站在监狱大门内发着愣。

白度夹着包起出监狱大楼，向这边走来。元豹见到白度露出笑容。“还笑呢。”白度说他，“我为你挨不多少训？下回可得注意了，别光顾一时痛快，自己倒霉不算，我也跟着背黑锅……走吧。”白度领着元豹刚出了监狱大门，一群记者和闲人便围了上来。马路上阳光灿烂，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元豹眼睛都被阳光照花了，在睁着无神的眼睛，沉着脸，在白度的护卫下分开人群挤着走。“你对你的所作所为是否感到悔恨？”

“如果再有机会，你是否仍会象从前一样行事？”

“你是否认为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局曲解了你的本意？”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提问，元豹一言不发，白度连声回答。

“无可奉告。”阳光和煦，陈设舒适的室内，元豹静静地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旁吃饭。室内十分安静，只有餐具和盘碗相碰发出的轻微回响。菜肴十分丰盛，颜色绚丽。

元豹面无表情地吃着，吃着吃着，他哭了，两行眼泪流下了他的面颊。

白度坐在他对面，手托腮看着他，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元豹很快擦去泪水，又继续吃，也不抬头看白度一眼。

元豹又吃了一会儿，放下餐具，抬眼对白度冷冷地说：

“我吃完了。”白度动了一下，点点头：“吃完了。”

“下面该干什么了？”元豹扯下围在胸前的餐巾，扔在地上，站起来，到一边桌上拿起一支烟，用力划了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着，仰起下颏问。“不干什么，没事。”白度垂下眼用手玩着餐桌上的一副叉子，把叉子旋得团团转，说：“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不会吧，怎么会没事？”元豹吐出一口烟，看着窗外说，“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干——你们要干什么吧？”“我们也什么都不想干。”白度说，“你自由了，誓约取消了，从今后你爱上哪儿就上哪，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全凭你的意愿。”元豹长时间地望着白度，手里的烟在一点点燃烧，烟灰一截一截地掉下去。“他走回餐桌，在位子上坐下，把烟在烟缸里掐灭，平静地说：“我无处可去。”“你怎么敢对唐元豹这么说，谁给你的权利？”赵航宇拍着桌子对站在他面前的白度咆哮，“你这是赤裸裸的前版！”

“我认为她已经丧失了一个‘全总’工作人员的立场。”刘顺明坐在分边说。“开除，立即开除你的会籍！”赵航宇声嘶力竭地对会议桌旁的全体主任团成员喊，“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也好。”白度平静地说，“这也免了我退会的累赘手续。”

“你立刻给我滚，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一百年之内不要来见我！”“一百年之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你，就是化成灰我也不想跟你洒在一块坭地里。”白度转身离开会议室。

赵航宇破口大骂：“臭婊子，你就是化了脓化了水我也记着你！”他颓然坐下，手捂着眼睛悲愤地说：“我怎么就瞎了眼，一直没发现这个睡在我们身边的美女蛇。她辜负了我的信任，真令我寒心，从今后我还敢对谁

好……”

“赵主任，您别太难过。”刘顺明小心翼翼地说，“她走了，还有我们呢。”

“让赵老休息会儿，他受的刺激太大了。”孙国仁把赵航宇扶离会议桌，在旁边的一个长沙发上躺下，招呼过来一个小姐，让赵老枕在她的腿上，拿把扇子轻轻给赵老扇着。

“我们接着开会。”孙国仁坐到赵航宇的位置上，“继续议论唐元豹的问题——会议临时由我主持。”

“我提出一项动议。”刘顺明说，“白度走了，唐元豹的长作仍然得继续干而且还得换个更能干更可靠的人，挽回白度造成的损失不良影响，这是副很重的担子，人选十分关键——

我认为非孙国仁不能胜任。”“不不不，”孙国仁忙说，“我不行，干不了。”

“你就别谦虚了。”“我不是谦虚，我在坛子胡同还有职务，无暇他顾。我建议选比我略逊一筹的刘顺明接替白度工作。他同样相当能干，又管过唐元豹，与其派个生手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不如派具熟悉唐元豹的同志。”“不不，我不行，上次工作我就没干好。”

“……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第十八章

“元豹，收拾一下，你要搬家了。”刘顺明对元豹说。

“搬哪儿去？这儿不是挺好。”元豹慢腾腾从床上起来，收拾行李。“换个环境。”刘顺明说，“你需要一个新的、更有利你改造的环境。”“……”“你将要尝试一种美妙无比的生活——你会喜欢的。”

刘顺明帮元豹拿着行李一同下楼。楼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刘顺明和元豹分头坐上汽车，汽车便开走了。

一所大学的校园，仨仨俩俩的男女学生在路上聊天，谈笑，看到汽车驶过，都停下来往车里看。

汽车停在一座学生宿舍楼前，走道式阳台上挂满形形色色的女式内衣和妇女用品，阳台上或趴或站着一堆堆女学生俯瞰走下汽车的元豹吱吱喳喳地议论，好奇地打量他，间或爆发出一阵阵悦耳的笑声。

“走吧上去吧。”刘顺明夹着元豹的铺盖卷对元豹说，率先走上楼梯。楼梯上，每个端着盆或拿着书的女生和他们擦肩而过时都了一下，疑惑地站住回头看他们。

他们上到最高一层，拐了弯。

阳台式通道上每个房间的门口都站着一群女生，含笑望着他们。中间一间宿舍的门口整整齐齐地站着四个穿戴大方美丽动人的女学生友好地望着元豹。

“这就是你的新住处。”刘顺明在四个女生面前停下来，对元豹说，“她们是你的新老师，将和你共同生活，认识一下吧。”

刘顺明为元豹和四位姑娘介绍：“这是周老师，吴老师、郑老师、王老师。”元豹和四个姑娘一一握手：“唐元豹，元帅的元，豹子的豹。”“欢迎你。”排在队尾的姑娘说，“希望你能喜欢。”

“王老师是她们的头儿。”刘顺明特别强调地说，“以后有什么不明白和不懂的地方都可以请教王老师。”

“我解释不清的。”王老师说，“可以请教其他老师。”

“只要你不客气。”另三位姑娘齐声说。

“下面宣布一下纪律呵。”进了屋，刘顺明严肃地对元豹说，“对老师们要尊敬，可以打成一片，不能打进一个。要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每个老师身上都有很多美德，要细心观察，多多留意，过些时候我就会来检查你到底学到了什么。”“让我们互帮互学。”王老师认真地说。

“我们学校是培养老师的最高学府，同学们一定很高兴有个实践的机会。”学校的礼堂里，教务处主任正在给全校的党团骨干和学生会干部开会。“‘全总’的同志信任我们，把唐元豹送到我们这里培养，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同学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全总’的工作，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心唐元豹，表现出我们的教养和志趣，从点滴着手，影响唐元豹。同学们呐，改造人的工作是艰苦的工作，要比新生一个人难的多。唐元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的工作量就尤其的大。我要特别强调地说，在这项工作中任何人不许掺杂个人感情，男同学不要吃醋，为什么他能住女生宿舍我们不行？他住是有任务的。女同学也不要想入非非，这回可有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了，你那么一想，可就把‘全总’的同志坑了，咱们努力也就前功尽弃了。但凡发现类似苗头，一律勒令退学。或在档案上注明：该生不服从分配。”

“党内骨干要带头。”坐在一边的校领导插话。“要把这事当大事抓，记红黑点，最后分数记入期末考试总成绩，评‘三好’生发助学金都要参考这门功课的分数，没有红点的不能毕业。一个唐元豹教不好，你怎么能走向社会当老师？”

“谢谢同学们的支持了。”孙国仁站起来代表‘全总’表示感谢，“我们也是考虑再三，才决定请贵校请同志们帮忙。在前也有人推荐了一些单位，纱厂啦医院啦，都被我们否决了。不是太俗就是环境嘈杂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另外大家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现在各行各业也就是大学生爱国了。”

“你就睡这个靠窗的上铺吧。”王老师指点元豹，帮他铺床展被，“这样我们在屋里干点什么你也都看得见。”

“行呵，睡哪儿都成。”

“不不，还是各人睡各人的，别乱睡。”

“我们倒无所谓，只怕落个毁你的罪名担待不起，”沈老师说。“我想不出你们还能怎么毁我。”元豹坐在上铺呆着脸说。

几个姑娘一时语塞，互相望着一声不吭。

“大家这是怎么啦？”还是王老师老练，打破沉默笑着说，“都别拘谨，别把元豹当外人，从今后他就是咱们的亲姐妹了，大家该洗该涮，该吃零食该说别人的闲话都照旧。”

姑娘们活跃起来，照镜子磕瓜子，无聊地互相打闹。

学校大食堂，人头汹汹，每个打饭窗口都排着长队。

元豹夹在周吴郑王四位姑娘中拿着饭盒敲打着，朝气蓬勃地走来。“别吃肉，你会发胖的。”王老师对元豹说，“咱们都吃豆腐，一人一份。”元豹学着姑娘们的样儿，舔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数出几张油腻的饭票递给厨房师傅：双手端着饭食挤出来，东张西望地找位子；在一桌姑娘中挤出个地儿坐下，撇着嘴斜着眼儿挑挑拣拣地吃；鬼鬼崇崇地交头接耳，满嘴含饭地四仰哈哈大笑，笑完坐直矜持地四下瞟瞟目中无人地一口口含着匙子吃。繁华的大街上，四个姑娘和元豹手拉着手娉娉婷婷地走着，见到一个橱窗便停下来，指指戳戳地品论着橱窗内的商品，恋恋不舍地离开，又见到一个橱窗，又停

下来……

一个穿戴入时的女子从街上走过，五个人便一起回过头羡慕地盯着看，待那女子远去便一齐换成特客观特无动于衷的嘴脸，并肩快步走着议论：“那衣服穿她身上一点都不好看。”时而见到一个模样平和近于羞怯的穿着件好衣裳的女子，五个人便一齐围上去：

“同志，您这衣裳是在哪儿买的？”

遇到街边闲着聊天的小伙子们，五个人便一齐严肃起来，挺直腰板目不斜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其中某个会嘴皮不动地小声对同伴说：“瞧左边那个。”

五个人走出一段距离才办流回过头飞快地瞥上一眼，兴奋地大步向前走：“什么呀？一点都不帅。”

“牛仔裤穿他身上跟套鸡腿上似的。”

百货商店里，姑娘们在光芒四射、晶莹剔透的珠宝柜台前默默地咬着嘴唇含恨一件件仔细观看，通红着脸蓬乱着鬓发眼睛水汪汪地艰难地直起腰，蹒跚着离去，既坚强又可怜，脸上无不带着沉思的神情。

在抛卖廉价衣服、鞋子的柜台前，她们又恢复了自信。疯狂地挤进去、嘶鸣着、拉拽着，根本不问价就一手交钱一手接货。同样疯狂地往外挤，一出了人群便立刻展开衣服用下巴夹着在自己身上比划着，也不顾身后涌来涌去的人群的碰撞，或窃喜或沮丧或自我安慰或没了主意。

“姑娘们，别光顾咱们买便宜货呀。”王姑娘窃喜地忽而想起元豹，“学生都丢了。”

姑娘们抬头找元豹，发现元豹一个人站在远处，在拥挤的人流中显得茫然失措，束手无策。

责任感回到了姑娘们身上，她们游刃有余地逆着人流围到元豹身边。埋怨他：“你为什么不住住我们？”

“我确实是尽了最大努力。”元豹说，“我已没法更象你们了，逛商场实在是一种无法一学就会的复杂技术。”

“你感受到做一个女人很容易了吧？”

“太不容易了，当马戏团的小丑也没这么难。”

“别别，你千万别灰心。你觉得难了是因为你光体会了一个女人的辛苦还没品尝到一个女人的幸福。……当你买到几件可心的漂亮衣服，披挂停当，往大街上那么一走，那么一站，你会油然而起一种骄傲，其乐无穷。”

王姑娘回脸同别的姑娘一样伸着脖仰着脸盯着一排挂着的五颜六色的裙子看，伸手指着其中一件对忙来忙去的售货员嚷：“师傅，给我们拿那件桃红的。”

“不不，我觉得翠绿的好看。”周姑娘说，“穿上衬得皮肤白。”“我喜欢鹅黄的。”吴姑娘说，“鹅黄的穿上干净。”

“湖蓝的呢？”郑姑娘问，“湖蓝的穿上不是显和宁静么？”

“你们到底要哪个色儿的？”售货员不耐烦地说，“想好了。”“红的。”

“绿的。”“黄的。”“蓝的。”“到底你们谁穿呀？”“他。”王姑娘一指身旁元豹，“您觉得他穿哪个颜色好？”

售货员凝视元豹，又看了眼那几个姑娘，吸了口气，转身走开。“他穿不了——没那么大号的。”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姑娘们领着元豹挤进化妆品柜台，欣喜地嗅着该柜台芬芳的气味儿，指着各种牌子各种用途的化妆品歪着头问元豹：“你喜欢哪种哪个香型？”然后热情地向元豹推荐自己心爱的牌子；“西施兰怎么样？滴滴香浓。”

“奥琪好，一擦就白，一按就亮。”

“谁让你不擦红鸟？”“随便吧。”元豹问王姑娘，“我非得用这些带味道的东西吗？”“你见哪个女人没有味道？”

全体发廊，老板点头哈腰迎上来：“小姐们做头？”

小姐们闪开身子，露出跟在后面的元豹。

“他做。”王姑娘说。老板仰视着元豹，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马上又恢复了热情的张罗劲儿。“请里边坐，里边坐吧。”

元豹围着白单子坐在理发椅上，盯着面前的镜子，老板手拿梳子吹风站在一旁疑惧地小声问：

“您要什么样的？”“我这样的。”王姑娘站在边儿上摇晃着自己的短发说，“百慧型。”镜子里，元豹盯着自己，他刚烫的头，穿上了女式衬衣。姑娘们正用新买的化妆品七手八脚地给他化妆。

王姑娘用手挖了些洗面奶点在他的额头、鼻尖、两颊和下巴上，然后用手心涂匀。再用手挖出些粉底霜轻轻揉擦在元豹脸上。接着，用小刷子蘸着白粉一层一层刷上去，使元豹的脸变得一片惨白眉毛都淡了。

周姑娘用眉笔重新画出元豹的眉线，又细又长黑眉梢还往上挑。周姑娘接着为元豹画眼线，让他闭上眼睛在他眼上一笔一笔地画。吴姑娘用睫毛夹子用力将元豹的睫毛夹得上翘成一排，用小刷子在元豹的睫毛上涂着睫毛油。

郑姑娘用色笔在元豹鼻梁两边画上两道浅线，用手涂匀，使他鼻梁也变得高耸、上翘。

然后用笔勾勒出元豹的嘴唇轮廓，拧开一管口红小心地将元豹的嘴唇涂得饱满鲜红。

王姑娘最后又在元豹的颧骨处涂上了胭脂，这样，元豹的形象最后完成了。那是副妖艳、骇人的嘴脸。

姑娘们看着镜子里的元豹也吓住了。

“哪儿有问题？是不是太艳了？”

“不该有问题呀，平时咱们不都是这么画的？”

“脸太白，嘴太红，眼睛太往上吊。”

姑娘们重新又拿起工具，为元豹修修补补。

元豹瞧着自己，毫无表情，接着，他慢慢咧开嘴笑了。鲜红的嘴唇犹如血盆大口，连他的牙齿都被染红了。脸上的白粉堆起来，形成一道道皱褶，簌簌往下掉渣儿。

他停止了笑，那脸变得青一块、紫一块。

第十九章

“元豹表现得片么样？”

一辆汽车里，赵航宇醉醺醺地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头也不回地问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刘顺明：

“他情绪稳定吗？”“相当稳定。”刘顺明凑向前去对赵航宇说，“看上去相当平静。”

很乖很听话，唯唯喏喏。在那儿和姑娘相处的也很好。让干什么就于

什么，没有任何不愉快事情发生，真是个好青年，看来白度对他胡说八道一番一点作用都没起。”“要注意监视，也许这是假象呢。搬去和美丽的女孩子同住，这谁都不会有异议，如果一旦知道了我们的真正用心会不会登时为一变，大吵大闹甚至发生更坏的事情——不干了？”“目前还很难说，但我觉得不会，元豹和白度不一样，人忠厚得多。当然这也仍需要个过程，所以我也不急于跟他明谈。先让他舒服几天，习惯了，尝到甜头了，再谈起来可能就容易得多。”“不要太大意了，不要太相信一个人的表面行为了，这点我是有惨痛教训的。谁老实谁忠厚？表面越老实的人骨子里就越坏！我是看透了，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互相演戏给对方看。

对他再好也没用，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到时候就反咬你一口。没劲……活着真没劲，有时真想大哭一场……”赵航宇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您别太悲观了，赵老。”刘顺明解劝道，“别太想不开了，一个白度就使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这也太不值了。”

“这些天，我常人梦里哭醒，醒来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就问自己：我是在哪里？一语未了，酸了鼻子，泪就又下来了。”“不敢老哭，当心哭坏了身子。”

“下哭，我还能干吗？这些天我心里老想着一个念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质本洁来还洁去……”

“唉哟，赵老，您可不敢寻短见，多少人指着你呢。”

“唉——，谁能指上谁？父母儿女都不能跟一辈子，功名利禄又岂是万年不坏的根本？宇宙都要毁灭，人生不过百年，我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罢。”

赵航宇掩面大哭。刘顺明闻言也不禁惨然，但还是强颜欢笑地说：

“这也太消极了。咱们革命者还是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人类解放的小车不倒就只管推。想想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人民，咱们不救就没人救了。”

“他是他，我是我。他水深火热与我何干？我心情悲苦无病呻吟又与他何干？从今后，我要丢开手，咱们互不相干。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冬夏与春秋……今夜有酒今夜醉，今夜醉在秦淮河边……”赵航宇轻轻吟唱起来，俄而，轻轻吟育起宋词：

“此去经年……暮蔼沈沈楚天阔…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车停了，赵航宇仍在吟词：“王衾孤寒谁与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可以。”浓妆艳抹的元豹站起来，俯视着这个比他矮半头，弱不禁风的小男子，张开双臂他搂自己的腰，捏住自己的手，随着他向场内舞去。昏暗的饭堂内，无数的男女学生搂在一起一声不吭地在跳舞。女的画得象熊猫，男的眼镜反着光象刚到地球的外星人。唯有元豹，一张大白脸悬浮于人头之上，五官分明清晰象一个大号秦香莲拉扯着幼小的儿子。“你是C P还是C Y？”他问那个挣扎着的舞伴。

“都不是。”“那是哪个组织的？肯定有人派你来。”

“联合派遣。我是组织的人也不会这么惨，我只是个积极靠拢组织的人。小个子推车似地费力地推动着元豹，举起元豹胳膊跳着高绕过他的头顶，自己在元豹面前悠来荡去，紧张地踩着点儿一边看着道一边顶着他往前走，忙得一塌糊涂。

“你别累坏了，日子还长着呢。”

“没关系，我打小就帮家里干家活儿，什么苦都受过。”

“你会女步吗？”“别别，您可千万别同情我，让我累死。”

“可我连猫都不虐待。”

“我这是自才，跟您没关系。”

“想想磨房里的驴，你会好过一点。”

一曲终了，小个子靠在元豹手上休息了一会儿，站直向元豹道谢，噙着激动地向一旁走去。站在那里的教务处主任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些勉励的话，”在他手里的本子上郑重地记上个红点。教务处主任一挥手，又一个义士悲壮地走出来，向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的元豹走来。

“你们成立了一支敢死队是吗？”元豹问一旁的王姑娘。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王姑娘反问，“不是敢死队吗？”

“这么说，有两个支队。”

义士走近元豹，脸上堆起甜蜜的微笑。

元豹也忙堆起笑，多情地望着义士。

“可以认识一下吗？”义士不请自坐在元豹身边，“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我也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你叫什么名字？”“小姓唐，唐三彩。”“真的？怪不得觉得你与众不同。”

“是吗？喜欢我对吗？”

“不自禁。”“那就请我吃饭吧，有胆量饭后再跟我上床。”

“我就想跟你聊聊，不想动手动脚……”

“这回怎么这么乖了？平时你不这么。”

“别不知好歹。我可是仁至义尽，你要不配合那就是你的问题——你太动人了。”“这会儿叫爹都行，完了事再见我你能撒腿就跑。”

“你怎么这么了解男人——”义士忍着气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亲我一下。”元豹撅起大红嘴，义士噌地站起来，大步离去。在教务主任那儿他连喊带叫地分辩，教务主任只是摇着头，遗憾地打开本，给他记了个黑点。义士咬牙攥拳绝望看天。

“来吧，我们一起跳。”

乐曲又响，王姑娘拉起元豹和其他姑娘手搭着围成一圈，打夯似地低着头随着舞曲节奏拉来晃去，紧紧在一起。

一群男生过来，生拉硬拽把她们拆散，一个带一个地起舞。元豹看到那个义士畏怯瑟缩进退两难的样子，主动走过去，伸开双臂让他带着自己跳。

“你不必惭愧。”乐曲优美雄浑，几台电子合成器加入乐队，用拟声和节拍烘出海潮涨落的氛围，音量子增大了，似有无穷无尽的海潮涌上沙滩，沉重地叹息着，悄然退去……

饭堂已改换了格局，两块幕布搭在一端，幕布之间伸出一条长长的T型舞台，房顶四周架起的灯把强烈的灯光打在舞台上。幕布上方挂着一条横幅：“首都高校业余模特儿大赛选拔赛初赛。”T型台三面坐满黑压压的学生的来宾。孙国仁和刘顺明也坐在里面。在海浪的拍打声中，一个姑娘穿着泳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幕布之间，大模大样地向T型台尽头走来。

每走上几步便转个圈，左右炫耀一番，待走到横台上，更是挺胸撅臀四处展示，又是叉腰又是伸臂夹裆屈膝贫腿肃立，作尽各种放浪状，一扭身

走了，走一段转个圈，下死劲儿盯几眼坐在正中的评委。走一段转个圈……直到幕布外仍恋恋不舍，长看一眼全声观众，造个最撩人形状，板着脸走了——使观众对她的长腰扁臀刻骨铭心。第二个出场的是王姑娘，虽然单薄点，但该有的基本都有，起码有那意思。鞋跟高点走起来有点踩泥的感觉，深一脚，浅一脚，如果宽厚点。倒也差强人意。要命的是她那一脸绝对专业的神态。冷淡、高傲、美不胜收却又屈尊俯就。一步一个脚印，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走呵走，走出一腔凄恻哀婉。

郑姑娘屁颠屁颠地走出来，笑容可掬，脚下生风，说她急着下海可以，说她急着去赶公共汽车也行，说什么都不会有人起疑。周姑娘扭扭捏捏地走出来，一脸微笑掩饰不住内心的空虚。知道的明白她转一圈就能回去，不知道的会以为她是要去喂鲨鱼。其实她没什么好怕的，别说身上还有块遮羞布，就是一丝下挂再眼尖的观众也看着不着什么。好在她还是个人，要是只鸡，卖出去也得叫顾客退回来，以为好部位被售货员贪污了。吴姑娘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几乎是腆着脸出来的。除了她，全场观众都象犯了什么错误似的难为情地低下头，觉得时间突然变得漫长了。吴姑娘给观众的打击还没恢复，元豹出场了。海浪的节奏也有点紊乱了，潮水涌上来，迟迟不肯退下，第二道浪无处可去，憋出了点难以形容的声响。

元豹穿着斑斓的宰背泳衣，神态自若的走着，按着要领一步一步地边走边往前送着胯。

走到横台上，俯视着底下体面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挺起小腹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身体，转过身来，用屁股对着他们，绷紧，让他们尽情欣赏。然后把这一切周到地轮流给其它方向的人看，转身而去。

人们鼓起掌。

元豹停下来，再次转过来，面向观众挺起小腹，微笑着，迷人地微笑着，挺小转身而去。

“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刘顺明问孙国仁。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就是觉得有点碍眼，应当尽早给他割了，那就一模一样了。”

“是呵，比较而言，还是没有的舒服。”

“那玩艺儿有点凶相，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总象是含着什么威胁——尽管他脸上在笑。”“那玩艺儿使我不安，也许姓赵的说得对，没有一个可靠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应该对唐元豹进行一次测试，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越来越怀疑他也许不象看上去那么简单，也许被捉弄的不是他而我们。”

“要真觉得十分必要，我同意对他进行一次测试。”

“他一天不被我骗，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泳装表演结束。乐曲轻松起来，活泼欢快，模特儿们开始时装表演。元豹和众姑娘戴着草帽，穿着土造的寒伧礼服、常服、一起庄重地走出来。象搜索八路的便衣特务队，走走停停，不时手扶着帽沿儿东瞧西瞅，有人边走边一件件脱衣裳单手拎着走上，一会儿又一件件穿起来，走到横台，一个个亮开大襟，露出衬里，象是兜售衣服的小贩，匆匆让你看看商标，一掩怀，颠了。元豹手按帽顶，一手提裙一转，裙也起伏有致地飘起张开。……

评委们闭上眼。元豹闭着眼，光着膀子躺在一张雪白床上。室内很昏暗，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四周很安静，只有清晰的水龙头滴水声，一个

小声音轻轻地在元豹耳边数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里已经没有打扰你的东西……除了我说话和滴水声，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你已经困倦了……你要入睡了……现在我给你数数了……随着我数数你会加重瞌睡……一……一股暖流舒服地流遍你的全身……二……你的头脑模糊不清了……三……愈来愈模糊了……四……五……你愈来愈困倦了……六……周围安静极了……七……你入睡吧，深深地入睡吧……八……九……不能克服的睡意已经完全笼罩着你了……十……你已经舒服地熟睡了……十一……除了我说话的声音你什么也听不见了……十二……你睡吧，尽情地睡吧……”

元豹呼吸均匀了，胸膛平稳地一起一伏，微微打着鼾。

身穿白大褂的刘顺明和孙国仁悄悄溜进来，催眠师耳语般地对他们说：“睡了，可以问话了。”

刘顺明从兜里换出一张写着问题的单了，递给催眠师。

催眠师看着单子，在元豹身边坐下。

“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回答我吗？”

“愿意。”元豹语调愉快地说。

“你喜欢那些花衣服吗？”

“喜欢。”“是喜欢看见别人穿还是自己穿上也喜欢？”

“别人穿喜欢。自己穿也喜欢。”

“你象女人一倦妆扮，穿着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感到别扭吗？”“不。”

“为什么不？那并不好看，一个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怎么会好看？”“那不是为了好看……”

“那为了什么？”“好看并不重要……”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为好看为什么？”

“好看并不存在，谁也不好看，这不是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元豹的声音变得焦躁了。“我说不清楚，我穿女人衣服不好看可也不难看，这只不过有点特别并不许逆，我并不重视穿什么样的衣服，完全不重视。”

“你是否一直暗暗希望做一个女人？”

“不，我说不上，也许有过，但不强烈。我不认为当一个女人是件天大的好事，也不认为是件坏事，我没仔细权衡过。我不太关心我是个什么样子，无论是什么样子好与坏只能是给别人带来问题，我个人很少看到自己。”

“你对你自目前作为一个男人的境遇感到满意吗？”

“我不能要求更好的境遇了。我不抱怨，一切理所应当。”

“什么理？”“什么都是理，因而也就什么都不必讲理。”

“如果现在要你放弃你的男人身份你是否乐意？”“我自己不动手，可以由别人代劳。”

“我获得这个男人身份也是别人卖的力气，我是什么我没费过劲儿。”

“得来容易去也容易？”

“无所谓窥，更无所谓捍卫。没有什么可坚持的，因为没有一样儿产我自己的。”“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有意志？”

“包括一切，都是别的功劳和别人的罪孽。我算什么？不就是你们眼睛里的一个活物儿，只要你们都闭上眼，我就不存在了。只有你们有反应，我才会感到自己在活着。只要你们高兴，我就会觉得自己活得特有价值。不要管我，让列宁同志先走。”“你就没有感到痛苦和屈辱吗？换句话说，当你因

为成全他人不得不牺牲自己时你真的那么义无反顾吗？一点情感波漾都不直？”“都到不了令我忍无可忍的程度。”

“都到不了吗？”“我的想象力已经到了极限。”

“假设真出现令你忍无可忍的局面呢——假设……我一时也实在想象不出具体的行为。”

“我将把眼闭上。”“……你会怎么会这样？如此……嗯，心里永远只有别人，没有自己。”“说来话长。”“让我们往前追溯，你在童年时，当你刚刚懂事时，你从来就没有显示过你的个性吗？”“童年……”元豹的声音含糊了，“第一次……尿……泥巴……城堡……”“用尿和泥垒的城堡是？在哪里？胡同里？马路边？大树下还是你们家院？”“马路边大树下。”“你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我感到了世界的渺小。”

“你感到绝望？”“我感到——无所畏惧！”

沉默……还有什么话要问吗？”催眠师疲倦地直起腰问刘、孙。

二人愣愣地摇摇头，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

“再过五分钟，我将把你叫醒。”催眠师轻轻对元豹说，“……你醒来后将感到特别痛快……你会感到象睡了一夜好觉一样精力旺盛……我的头脑将变得特别清醒……现在我从五数到一，等我数到一时你就会完全清醒，醒来以后你会觉得舒服极了！好！我现在数数了：五！四……你开始逐渐清醒了……看你精神爽快……肌肉变得充满弹性和力量……三！……你完全清醒了……愉快的感觉和良好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你……二！……你完全清醒了……愉快的感觉和良好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你……一！……醒来吧！注意不要打嗝、放屁、咳嗽……禁忌一切喷气现象……”

元豹睁开眼睛坐起来，鼻孔中冒出一个又大又亮的鼻涕泡。

第二十章

“你认为有什么问题吗？”

1 3 7 3 刘顺明、孙国仁并排蹲在茅坑上，挽着裤腿，手里各拿着一张撒成两半的报纸，抽着烟，边用劲边低声交谈。

“我觉得没什么理由中止对元豹的工作。”刘顺明说，“虽然我觉得唐元豹这个人思想很成问题，但还没有产生激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呵，过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点，怕他对我们怀恨在心。现在看来还好，消极是消极了点，只要没发展到反动，也许正好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他让我很感动，中国人民就是这样百折不挠绝处逢生韧性十足永远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

“多好的人民，我们要不干点什么真是辜负了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壤。”“那样，先烈们的血才算是白流了呢。”

两人长嘘短叹地感慨一番，又回到现实中来。孙国仁鬼鬼祟祟地对刘顺明说：“你觉得赵航宇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刘顺明警惕地看了眼孙国仁，“作为一个人是有些毛病，但作为一个领导，我们已经不能对他有更高的要求了。”“你没觉得他最近情绪有点不对头吗？”孙国仁高深莫测地盯着刘顺明，语意暧昧地问。

“你什么意思吧：直说，咱们哥儿俩有什么不能明说的？”

“我倒也没其他意思。按说嘛，一个人有权表示自己的情感，但作为一个领导，过多沉溺在个人感情中，实在是有点危险。对工作的影响要超出个人的范围。需要总领全局嘛，老哭哭啼啼的象什么样子？工作也不做，不是吃吃喝喝，就是吟词写字。”“是呵，赵老是有点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刘顺明沉思地说。“实际上。”孙国仁吸了口烟。“这段工作也基本上是由你主持。我看没了别人指手划脚，我们也干的挺好。”

“甚至更好。”孙国仁笑了，意味深长地瞅了刘顺明一眼：“赵老喜欢诗词，我看就让他专心研究诗词岂不更好？”

刘顺明也笑了：“养养花喝喝粥，多活几年，那些操心劳神的事就让年轻人多干干吧。”

“我真替赵老担心。”孙国仁忠恳地说，“他再也不能受刺激了——白度的事后他老了一截。”

“这种国家的活宝死一个少一个——再也不能减少了。”

“要象抢救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一样重视起来，严加保护。”“哪怕是划出一块自然保护区。”

两人哈哈笑着，用报纸草草擦了擦屁股，提上裤子站起来。“同志好哇，怎么样？星期天都休息得好吧？”

赵航宇满面春风地提着包走进会计室，理所当然地走到会议桌顶端的位子上，一边从我里往外掏茶杯、茶叶筒和钢笔记事本，一边笑呵呵地同在座的人打招呼。

“我这几天感觉好多了，读了些诗词，心胸开阔多了。自己也写了一些，一会儿念给大家听听，哈哈，献丑啦，请大家雅正，西洋参真是个好东西，我向大家推荐，都回去吃吃，吃完那感觉主是不一样，象穿了件大皮袄，十冬腊月光着膀子上街跑步硬是浑身直冒大汗。

哈哈……”

赵航宇在首位上坐下，问孙国仁：“小孙呐，今天开什么会呀？这么急急忙忙地把我找来，非要我参加不可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孙国仁坐在另一端的位子，冷冷地说。他回头找刘顺明：“人都齐了么？到齐了咱们就开会。”

“全总”主任团的成员都在会议桌两旁就座，鸦雀无声。

“今天的会什么议题？”赵航宇含笑用手敲着桌子，温和地对孙国仁说，“我这个主持人还不知道呢。”

“今天的会由我主持。”孙国仁说，面向大家，“第一个议题，就是重新明确分工。鉴于我的职务有所变动，坛子胡同保安队司令的职务空缺，我提议由刘顺明恢复原任，现在表决……”“刘顺明恢复原任怕不合适吧？”赵航宇慢条斯理地说，“他是被公开逮捕抓走的。”

“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孙国仁低头念着打印的文件：“下面，第二个议题，为刘顺明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推倒强加在刘顺明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有反对的吗？”“……没有——一致通过。”

“胡闹！”赵航宇拍了桌子，“谁授权你们搞这些运动的？这么大个事连个招呼都不打，擅自决定，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组织原则？”“下面进行第四个议题：宣读给赵航宇同志的致敬信……”“突然袭击，完全是突然袭击。”赵航宇气得浑身哆嗦，手不停地抖，语不成句，“对自己同志怎么能这样……”

诸侯起兵讨伐朝廷还要先发布檄文嘛……”

“请你安静点，听我念信。”刘顺明对赵航宇说，拿着一张纸站起来，“敬爱的赵航宇同志，我们‘全总’主任团的全体成员在这里一致向您表示尊敬和谢意。在‘全总’成立的日日夜夜里，您废寝忘食，日理万机，戎马倥偬，马不停蹄，使尽了力，操碎了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碧血已结胜利花，怒向刀丛觅小诗。关山渡若飞，举杯邀明月；梦里乾坤大，醒来日月长；千里搭长棚，终须一君别；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得撒手且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世上事终未了不了了之，落花流水春去也——换了人间，小舟从此去，江海寄余生；待到山花烂漫时，你在丛中笑……”

刘顺明念得声情并茂声泪俱下，一干人听得也是唏嘘不已满腹惆怅。赵航宇一腔怒火化为一捧辛酸，早已是哭得死去活来：

“我就不能扶上马，送一程？”

“哪儿也别去了。”孙国仁拭着泪说，“今儿就家去，好好过日子吧。”“可是不放心，这么大的摊子，你们能弄好吗？我老骥伏枥……”“弄不好还弄不赖么？怎么着也能跟您弄得差不多……送赵老回府。”两个保安队员进来，一左一右站在赵航宇两边。

赵航宇还想再说什么，一看两个保安队员，一声不吭，乖乖站了起来，蹒跚着往外走。

会议室里的人用掌声欢送着他。

赵航宇手扶着扶手一步步往楼梯下蹭，两个保安队员跟着他，也不扶，看着他艰难下楼。

赵航宇来到楼门外，汽车也不见了，只有一个壮汉骑着自行车等着他，自行车后座铺着块包袱皮。

“您就从‘二等’吧。”一个保安队员指着自行车说，“车费我们已经付了。”另一个保安队员把他的破包劈头扔过去，砸在赵航宇怀里。二人回身走了。赵航宇抱着包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学校的大阶梯教室里，元豹和姑娘们一起坐在前排，瞪着一双双无知的因而格外晶晶的眼睛天真无邪望着那个正在讲台上比手划脚、绘声绘色经常被自己的话逗得笑不成声的瘦高讲师。讲师推推眼镜，低头翻翻讲义，抬起头：

“刚才所讲就算开场白，现在咱们进入正题：历史是由谁创造的？”讲师十分得意地看着下面听讲的学生；

“哪位同学知道，回答。”

五姑娘站起来：“群众。”

“坐下，不——对。在前边那个二尾子，你来回答。”

元豹指指自个：“我？”

“就是你，你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我瞧你别扭。”元豹站起来，“书创造的。”“错——误。”讲师一口予以否定，“书也是人写的嘛。”“那就是写书的人创造的。”

“胡——扯！坐下，还有谁知道？”

“帝王将相。”“瞎——掰，这种说法早就批倒批臭了。”讲师扫视全场，“还有谁知道？没人知道了？告诉你们吧历史是由妇人创造的……嘿嘿。”讲师十分满意自己的话造成的效果。

“列位想呵，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自然是先有鸡。鸡可以是鸟变的，可蛋不由鸡生下来，它是什么蛋也不能叫鸡蛋。历史就是个蛋，由女人生了的蛋！不管群众、英雄、写书的人哪个不是大姑娘养的？起码也是婊子养的。给观中国历史，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一个妇女挺身而出拨开迷雾调正船头推动历史向前对展。从殷商时代的妲己到姬周时代的褒姒，从西施到吕雉、王昭君、赵飞燕、杨玉环、武则天诸如此类，等而下之的还有赵高、高力士、魏忠贤小安子小李子等等等等原装的妇女和改装的妇女。此辈虽有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但一言可以兴邦，一颦可以亡国。起了阶级敌人想起起不了的作用，干了阶级敌人想干没法干的事情。从而也使我们的历史变得跌宕有致、盛衰不定，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慨叹，遐想和琢磨头儿，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模式，马上可以得天下，床上也可得天下。孙子赞曰：不战而胜，良将也。我说了：不劳而获、圣人也，同学们，女同学们，这个评价还不高么？不要怕男人们说三道四，夫权啦大男子主义啦。他们是对你们感到畏，才想出这些招儿来谋求平衡。你瞧那公安局为什么不逮好人，专逮流氓小偷，还不就是因为怕流氓小偷祸害。所以说你们虽然身为女流，但同样可以象男人一样为所欲为。不要自卑！女人怎么啦？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讲师放了一个悠扬、余音袅袅的屁。十分惭愧。

“对不起对不起，十分报歉，大不礼貌了，请大家原谅。”

“没关系。”王姑娘代表同学们说，“上回有一个窜了稀的我们都没在乎。”“你难道还不明显吗？他们这是要害你。”

大阶梯教室中，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元豹和化妆我男人的白度坐在教室尽头的一排椅子上，白度十分激动又相当沉着。“他们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目的的。你应该尽快设法摆脱他们，否则就晚了。”元豹无动于衷地望着教室内一排排空空荡荡的座椅，似听非听，不置一词。“我已经想好了，给你带了一些衣服。明天晚上，你假装上厕所，到厕所把这些衣服换上，从厕所后面的围墙翻出去，八点唐我在外面等你。”白度从她的包里拿出一身警服。

“穿上这身衣服就没有敢盘问你。”

元豹看了看那身警服，依然毫无反应，也不伸手去接。

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案不稳妥，咱们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我可以找辆警车到学校来公开把你抓走……”“不，我不走。”元豹平淡地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我不想走。”“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这地方谁拿你当人了？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利用你，摧残你。把你随心所欲地捏造成各种样子。你难道就不感到愤怒和侮辱么？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听你的意思，人间是在块净土的喽？”

“你不这样认为吗？”“我们可以到西山去，到解放区去……那儿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处开满鲜花。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想怎样就怎样，自由自在，天天唱着歌过日子。”“再也不用干活了？”

“不用了，马路上到处是金子，只要你肯弯腰，随手就能拣上几盎司。”听着跟美国似的。”“差不多，半斤八两，唯一不同的就是不用竞选总统。咱们谁都别管谁。”“没人管，我还真不习惯。”

“可悲呀，可怜的中国人。”

“去你……去我自个的妈吧！我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好歹不知，烂泥糊不上墙，金坑银坑挖到我脚我都不敢闭眼往下跳。真是辜负人家的好心，

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人，干脆，我抽自个两嘴巴得啦。”

“这么说，你决定去了？”

“不去，懒得去。您就只当我是二分钱一个的鸡屁眼儿，贵贱不说。压根就不是个物儿——不值当操心我死活。”

“你太不把自己当人了……我很难过。”

“您千万别难过，我本来就不是个人。”

“我要难过，必须难过。我很理解你，对造成你今天的这种样子我也有一份责任。”

“这些话临死再说也不晚。”

“不行我要说。“大可不必这么自个跟自个过不去。”

“你要考虑后果。小丑不能演一辈子，正戏迟早要开场，观众最爱的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那也不过是扎了根、挂了须的另一帮小丑。”

“甭管是什么吧，反正没你的戏了，你下了台怎么办？”

“……”“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割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你不能因贪一时之欢舍弃终生幸福。”“……”“决定吧，别等刀落下来。”

“……我长它，不就是派用场的吗？”

“是一暴十寒还是细水长流？”

“……”“生命诚可贵，某某价更高。”

二十一章

首都体育馆，彩旗飘扬，歌声震天。工农兵学商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一万八千个娘工儿雄纠纠气昂昂地坐满看台，互相起劲儿地拉着歌呼着口号气氛热烈摩擦掌地等着“动员唐元豹加入妇女行列全国妇女英豪誓师献技大会”的开始。

“提篮小卖哎咳哎咳哎，拾煤渣！担水劈柴全嗯嗯嗯靠她……”东边看台唱着戏，西边看台也唱着戏，而且唱得更火爆。

“劈雷一声天地响，平原上谁不晓工农女儿赵小英……”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昂呵昂呵昂昂昂……”北边的看台十分洒脱，南边的台则相当哀婉：

“家处为源哎哎哎萍水头，三代挖煤哎哎做马的呵呵牛……”元豹在一个穿短裙举木牌的女孩引导下神彩奕奕，两臂在肋下小角度地有力摆着走出场子。

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歌声更加嘹亮了，此伏彼起，阴差阳错。“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噢噢噢……”

“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昂昂……”“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心在哪里意在何方……”

“……回旋有余地，转战、游击，方能胜强敌……”

歌声中，一批胸部肥大的老娘们儿陆陆续续走上主席台，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神态冷漠地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窃窃私议。元豹绕场走了一圈，送了一圈飞吻，然后也上了主席台。一个老娘们儿指点给他站的地方，那是主席台下面正的位置，元豹走到那里站好，双手垂着，低下头。

“姐妹们，”担任司仪的主持人，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敲敲话筒，非常严肃地说，“大时姑子大嫂们，现在我宣布：动员唐元豹加入妇女行列全国

妇女英豪誓师献技大会开始——”掌声，完全由女子组成的军乐队奏乐。

“第一个节目，全体齐唱赤色女性纵队队歌。”

主持人走到元豹旁边，把他拨拉开，自己站在那儿，双手举起，用力一挥。“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打枪为人民……”

全场妇女引吭高歌，一个个唱得满头大汗，不可一世。直唱得元豹丧魂落魄，浑身筛糠。“姐妹们，大姑子大嫂们，”歌声唱完，主持人又回到主席台，对着话筒说，“下面进行第二个节目，由各届妇女代表讲用她们当女人的心得和体会，大家鼓掌欢迎。”

一个小媳妇羞答答地从观众席上走上主席台。主持人和她握了握手，拿话筒对她说：

“请问，你在是不是心情很激动？”

“是的，我很激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主持人眨巴眨巴眼睛，反应了一会儿：“说得好，说到我心坎儿上去了。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话怎么说得这么好？”

“我是饭店里的服务员。”

“很有意思的工作。”“是的，在工作中我学会了看人下菜碟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了不起，这一手要练很长时间吧？”

“不难，一学就会。”“别缠她，让她是个说，用不着你在这儿帮狗吃屎。”看台上响起妇女们不耐烦的吼声。

“对不起对不起。”主持人对喊声起处致歉，把话筒让给小媳妇，“请吧。”小媳妇挺挺胸脯，手执话筒，咽了两口唾沫，翻了翻白眼，飞快地说：“男人都不是个东西，说是到饭店吃饭，其实都整着占我们便宜。我妈旧社会就是女招待，没少让男人摸呀捏的，还得陪着笑，到了还是没躲过去，让我爸给霸占了。新社会好了，我们妇女地位提高了，同是当女招待，可受气的换了。打我参加工作，我就没给过吃饭的好脸子，爱吃不吃，不吃就滚，谁也没请你来。我们饭馆的姐妹们都是硬骨头，慢说顾客动手动脚，他就是稍一皱眉，我手里这盘菜就敢扣他脸上。”

掌声。小娘们儿十分得意：“都是人，凭什么你食着我看着，少拿妇女不当人，姑奶奶们翻身了。积我这一二十年经验吧，我体会到，男人就是柿子拣软的捏欺软怕硬，你对他好吧，他就跟你来劲，你变成母老虎，他就给你跪下。一个字，就得‘斗’！”掌声。“初开，我发现自己是女的还挺伤心。现在不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现在当女的挺过瘾，当然了，每月工资不比男的少拿，还多那么几毛钱，一年到头男的歇咱也歇还比他多出半天假。我知足了，拿别的什么来换我还不换。当女的多恣呵。”全场一片笑，继而一片掌声。

小媳妇儿转身和主席台上老娘们儿一一握手，拥抱贴脸，美滋滋地下台去了。“下面该哪位了？”主持人拿起话筒往台上找。

“我，该我了。”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嗲声。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从一群同样花枝招展的吃着的姑娘堆中站起来，一扭一扭地向主席台走来。主持人把话筒递给姑娘。

“谢谢，我现在此时此刻激动。”姑娘朝主持人飞个媚眼儿，引起全场一阵笑声。主持人通红着脸，强作潇洒地问：“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也不做，就靠当女人活着。”姑娘嗲兮兮地说。

全场又是一片笑声。主持人没趣地蔫头搭脑坐到一边。

姑娘白他一眼，两手捏住话筒，一手攥着瓜子一个个往嘴里扔，利索地吐着皮儿严肃地说：

“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我觉得很光荣，没什么丢人的。男人长期以来把我们压在底下，当作玩物儿，他们可以同时占有几个女人，还会被赞作风流倜傥。而我们呢，和一个以上的男人发生关系就成了破鞋什么的。这公平么？身体是我们自个的，凭什么只许他们胡来而不许我们乱搞？我就不信这个邪，就要扭一扭这种歪风邪气。国家很困难嘛，大量游资在群众手里，持币待购，一旦全部投市场，就会造成市场极大的震荡，甚至导致经济崩溃，国家没有力量足够的商品把这部分货币回笼，群众的消费方向又全集中在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上，这是包国家长期实行的包下来的方针造成的恶果。什么都白使或只是象征性地付点钱，住房啦，医疗啦，性交啦。这种消费结构很不合理，连人家发达国家都不敢全都包下来，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倒敢！要使经济健康地发展，货币流向得到控制，就要坚决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减少或者取消补贴实行按质论价，少一分不卖的政策，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结束穷过渡。房租要民革，公费医疗要改革，性交也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

所以我们妇女要响应国家号召，首先在脑子里树立起商品经济的观念。什么丈夫，什么情人，统统交费，当然啦，收费也要合理，定价时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总体工资水平，不要把人家都搞破产了。根据我的试点经验，可以搞一个最高限价和一个最低限价，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支付能力在这二者之间浮动。可以告诉大家，目前在我那个行业我是佼佼者，上交利税最多，日人均劳动产值最高，是任何一个男人不管他是科学家还是熟练工人都不能比的。

衡量一个人对社会是否有益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她为社会增加了多少财富。在这点上我们妇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能办到，男同志办不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

掌声，喝采声。姑娘变戏法似地变出个出租车上的计程表，高高举在手里，大声呼吁道：“姐妹们，紧急动员起来，都去卖这么个计数器，绿化祖国——让男人们都戴上绿帽子。”

姑娘激动地与主席台上朝她鼓掌的老娘们儿们一一握手，倾诉着心声，幸福地祝愿着她们，脸上挂着泪。

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主持人走上前来，拿起话筒，几次欲说都被如潮的掌声淹没了。

他悄悄问垂头站在前面的元豹：“哎哎，你听了这个发言有何感想。”

元豹回头看了主持人一眼：“拿出电表上偷字的本事来。”

“自己吧，从小就被人一种名牌食品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发言者，一个黄皮寡瘦的妇女垂着眼皮儿喃喃地说。“这种食品是什么呢就是狗不理包子。我是长得惨点，为此我也怨过命，很长时间很自卑，男人见了我不是吓哭了就是冲上来搏斗我心里没法是滋味儿。特别是青春期那阵儿，我几次绝望地要自杀。觉得活着没意思。大家想呵，一个女孩儿家，哪能没点自尊心，日本人好色吧？在我们县哪个村都安了炮楼唯独到了我们村口看见我就回去了。我也是人呐，姐妹们谁没有理想谁没有追求你们都忙得四脚朝天，偏我闲着想拉边套都没人要黑夜怎么跳进人墙里怎么让人

再给扔出来这种侮辱哪个女孩儿家受得了？几次都吊到房梁上了快咽气时不忙不迭地下来。不能死！我对自个说，难道女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了么？人是活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西安去不了我们就去延安，庐山不让上我们就上井冈山。世上本来没有路，第一个人迈步就踩出一条路，总要有人搞一次史无前例，随之而来的人才会觉得习以为常。想通后我就振作起来了，坚坚强强地生活下去了，大家看以我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嘛！我和另一个苦人儿一起生活，相敬相爱，互帮互学，尽管有的时候感到极大的不方便感到力不从心有劲儿使不上毕竟素什么锄不如真鸡腿但包把这些困难都一一服了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新方法。我们很自豪很欣慰，没有男人我们也活过来了，活得还别有一番滋味儿，没有皮鞋我们穿草鞋，没有洋布我们穿土布，可我们要是不给你们粮食呢？”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

“狗东西！”发言的妇女仇恨地瞅着低头站在一边的元豹，“你们的心比蝎子还毒，比地主老财还狠！没有你们就叫唤了，有了你们还挑食儿。是你们逼得我走上绝路。吃糠咽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六年苦吧，我逃荒要饭还能搞点观音土榆树叶什么的可在你们这儿我要不自己给自己开点小灶我能让你们活活饿死——我撕了你们这些不是人操的王八蛋要不用咱谁都甬想用还我青春……”

“别别，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控诉可以就别上去打了。”主持人连忙抱住冲上去就要揪元豹头抓他脸的老处女，要面包会有的，奶油也会有的。”

“放开我！这会儿你抱我了？早你干吗去了？我晚上赶着找人抱的时候你躲到哪儿去了？”

“放开她。”一个老娘们儿严肃地对主持人说，“妇女们的革命行动你不要阻拦。”“你看她这劲儿，我怕她把人打死。”主持人松开老处女，不放心地说，咱们这会不是还是以挽救为主么？”

“谁残酷？”老娘们儿义正词严地说，“几千年来妇女们的鲜血流成了河……”“他是什么东西！我们妇女的会为什么让他主持？”老处女指着主持人冲大家嚷，“他也是个男的，应该站在批斗台上才对。”“站上去！站上去！”一万八个娘们儿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他神情不阴也不阳，刁德一搞的什么鬼——花——样！”妇女们齐声喝唱。“女将们，革命的妇女们。”主持人可怜巴巴地解释，“我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也苦大仇深，我……我现在宣布我是中性……”“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滚下去！打打打！滚滚滚——妇女们齐声有节奏地嘘着主持人，接着又唱，“照我妈妈打豺狼，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嗯嗯嗯嗯场……”

“饶了我吧。”主持人央求老娘们儿，“我从来都没欺负过妇女，总是见一个爱一个。”

“你没听见革命妇女的要求么？”老娘们儿冷冷地说，“主动点，别等我们动手拖你。”

“上去吧你——”老处女用力一推主持人。

主持人踉踉跄跄跑到元豹身边站住，绝望地四处看看，四面看台的妇女都一手指着他们蓬散着头发冷笑着齐唱：

“你有理啧啧敢当百姓们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沙家浜总有一天要解放，且看你们这些汉奸起狗卖国贼——

好噢噢下呵呵场！”主持人悲观地低下头，嘟哝着：“这他妈是哪儿来的一帮戏子。”“你有什么理讲吗？”接替主持的老娘们儿伸着话筒对主持人

说。“不不，没理可讲。”主持人吓得连连摇手，“今儿我认栽。”

老娘工已轻蔑地看了眼主持人，一甩短发，仰起容光焕发的脸对全场说：“姐妹们，我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大长妇女的威风，大灭了一小撮男人的志气！干得好！大快人心。我们就是把这第四座大山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个膀大腰圆的娘们儿跳上主席台，拿起话筒说：

“我的话很简单，前面的几位姐妹们已经把我们心里要说的都说了。我认为我们对唐元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道理都跟他讲了，出路也给他指出来了，现在就看他肯不肯觉悟，肯不肯向自己的过去告别，回到一贯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代表全体妇女拭目以待。”看台上的所有妇女都擦了下眼睛，瞪圆。

“我们等着你。”大块头娘们儿手拿话筒微笑地说。

元豹慢慢地抬起头，视线所及均是一片殷切期待和热情鼓励的目光。元豹慢慢走到主席台上，从大块头娘们儿手里接过话筒，嘴唇蠕动着，半天说不出话。他望着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老少娘们儿，十分激动：“姐妹们对我这么好，这么关心，我真是受之有愧呀。”

看台上所有妇女一齐长吁了一口气，象打了声雷。

一个妇女嚷嚷道：“这还不算好呢。我们疼人的招儿多了。”“晓得。”元豹点头说，“就这点儿我已经受之不尽了。多大的关怀，多大的温暖，我要是不下决心变个女的——还真对不起你们。”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成功了，成功了。”一万八千个娘们儿激动得眼含热泪，互相握手祝贺，翘望着元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你可不能剩我一个在这儿。”主持人弯着腰回过头对元豹，“我非被他们一以一口嚼巴了。”

元豹看了主持人一眼，挥手止住全场的欢腾，对大家说：

“我是弃暗投明了，但这儿还有一个顽固不化的。”他指指主持人，“咱们是不是再重点帮助帮助他转变一下。”“纹死他，纹死他。”全场的妇女发了疯似地举着拳狂吼狂喊歇斯底里地大笑。主持人昏倒在地上。“杀死他！现在就杀死他！把他碎尸万段，装上火箭发射到太空去！”妇女们又怒吼了，群情激愤，不可遏制。有几个动作敏捷以经冲了上来，揪起主持人左右开弓地扇起他耳光。

“停一停，姐妹们，慢点动手。”主持的老娘们儿拉开围殴的妇女们，“这么处理他，太便宜了。他不是瞧不起妇女么，咱们就让他尝尝妇女的厉害——把他扔进狮虎山。”

“噢——”妇女们欢呼起来。

几个妇女抬起主持人往台下走。主持人躺在妇女们硬梆梆的肩膀上，回头笑着对主持娘们儿说：

“你得保证狮虎山里老虎都是母虎。”

“放心吧。”主持老娘们儿咬牙切齿地说，“会让你死得公平的。”主持人被扔进体育馆的球场中央。四面看台的门卫都关闭了。有工作人员上来扔给主持人一块红布，然后急忙退出。主持人捡起红布茫然不知所措，把红布披在自己身上，冲台上傻笑。这时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狂怒的妇女低着头箭一般地向主持人冲来。四周看台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妇女们从座上站起来，喊着挥舞着手臂。

在那个妇女冲到主持人身边的一刹那，主持人纯粹是条件反射式地将红布一挡一抖自己侧身一闪，那妇女“呼”地一下从他身旁冲过，没顶着他。

主持人还没来得及庆幸，那妇女在远处又转了回来，闷着头一声不响地再次向主持人凶猛地冲来。

主持人两手拎着红布，当那妇女再次神到近前时，又是一抖一闪使那妇女步入歧途冲向一边去。

看台上沸腾到顶点，一万八千个娘们儿的吼声几乎都把体育馆的房顶震塌。只见红色发怒的妇女一次次冲向主持人，毫不停顿，永不疲劳。主持人渐渐支持不住了反应也慢了，闪身也不灵活了，几次被那妇女擦着边儿，衣服扯了几个大口子，里面的身体也被刮得血肉模糊。终于，当该妇女又一次向他冲来时，他没躲过去被那妇女顶翻，挑在头上挣扎了片刻高高地甩了出去，摔在栏杆上耷拉着头一动不动了。“噢——”全场的妇女惊叹了一声，即而狂热地鼓起掌。

第二十二章

“刀子……剪……钳子……和镊子……”

无影灯下，一群白衣白帽戴着大白口罩的医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手术……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一架推床被护士从里面拉出来。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元豹闭着眼静静地躺在床单下面。

他的脸苍白、安详、光洁平滑。

推床沿着走廊向远处推去，轻快地滑行，轱辘滚动在地板上一点声响也没有。

刘顺明、孙国仁、周吴、郑王四位姑娘和妇女界的头领们站在走廊尽头等着推床的到来。

推床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凝视着躺在床上的元豹。

“手术进行的怎么样？”孙国仁问护士。

“十分成功。”护士对孙国仁说，“你们放心吧。”

“他多少天能下床活动？”

“很快。”护士推着床往病房走去，回过头说，“他割掉的是累赘不对吗？”“对对。”孙国仁说，这样我就松口气了。”

“你本来没必要紧张。”刘顺明说，“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手术，他又不是第一个做这种手术的。”

孙国仁转身和妇女们一一握手：“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是不会这么顺利的。”

“不要客气。”为首的老娘们儿说，“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义不容辞，毋庸言谢。”

“唐元豹出院后，还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吗？”郑姑娘问。

“恐怕不能了。”孙国仁堆着笑说，“小姐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努力学习吧，等你们毕业后走上社会，会有很多可造之才落到你们手里。”王姑娘说：“我们会想唐元豹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代包妇女参加比赛。那可是大事，比和我们住在一起要重要得多的大事对吧？”王姑娘纯洁信赖地望着孙国仁。

“是的。”孙国仁说，“他称事休整，就要奔赴疆场。”

“我们衷心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王姑娘代表同伴们表态。“怎么会不呢？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他这样精心栽培的了。”“也就是在咱们中

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刘顺明补充说。“请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病房里，元豹坐在床上，四周堆满鲜花，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手术后，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没有，感觉非常好，非常轻松。”元豹眼睛朝上望着，形容着自己的感受，“好比背着一个大箱子走了几百里路，突然扔掉了，尽管箱子是金银珠宝，但还是感到由衷地轻松。

虽然蒙受了一些损失，但总不至于因此累死了，同时也可以更快地赶赶路了。”“请问，你扔掉了这个箱子……”一个戴眼镜的记者话刚说一半，就引起了屋内所有人的哄笑。

这位记者有点不好意思，推推眼镜，改变了一下措辞说：

“请问，你同意接受这种手术时心里想的？难道就没有一点……嗯，譬如说，……犹豫吗？要知道这是个……嗯，怎么说呢……很重大的决定。”

“犹豫当然有，但克服了。一想到祖国重托，人民的期盼，我脑子里就没个人的地方了。再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酒用在国宴上。我唐元豹的下水本是捂臭了也端不上桌的玩艺儿如派了这么大的用场让全国人民松了口气是我的光荣它也不冤战马阵前死壮士刀下亡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至今思项羽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

“打住吧打住吧，我们很明白你的意思了。”

“是么，看来我把你们估计低了。”

“你最好别把我们当白痴，在上光打蜡这个专业方面我们的段位都不比你低。”元豹嘿嘿地笑：“那就说点实在的吧，你们真觉得我做出这个决定很重大吗？你们真觉得那玩艺儿特别有用？”

“从常理上看应该是这样吧？居家旅行，人人必备，解头疼解心烦解馋解懒解腰酸……”

“看你们真是物尽其用。但对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很容易，就象决定割个盲肠割个扁桃体……”

元豹压低声音微笑着神秘地说：“——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个人生活。”记者们恍然大悟，接着纷纷低头在小本上记下元豹的这句话。“少说，你始终一贯是枕戈待旦？”一个记者看着自己的小本问，“始终在海峡两岸实行‘三不’？”

“我们没想到你会这么惨。”一个记者诚恳地说。

“你们也别装作历尽坎坷的样子。”元豹笑着说。

“你对妇女们有什么期望？”一个女记者问，“在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后。”

“我很钦佩她们，望她们保持光荣。她们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尽管起步晚，但晚有晚的好处，可以更多地借鉴，少走些弯路，万不可在没取男人精华时把他们的糟粕也一样吸收。”“听说你参加了一次检阅妇女力量的大会，那场面是不是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的，她们气吞山河，所向披靡，异乎寻常的凶猛。”

“那是不是促使你最后下定决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哈依，”元豹庄重地说，“我总是爱和强者站在一起。”

“谢谢你接受采访。最后，你还想对我们的读者和观众说点什么？”元豹坐正，清清嗓子，对着几只伸过来的话筒仿佛真对着全国人民似地说：

“别为我难过。我现在生活得很好，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一点也不歧视我每天参加劳动，劳动边改造，每周二、四有肉吃，十天半个月还能看上

场电影。我正在写书，在书中反省我前半生。将来我还打算演电影灌磁带，‘悔恨的泪’我这一辈子，害了多少人可人家谁都不记我的仇照样拿我当自己人既然都这么善良我也就别客气了苦了我一个幸福你们大家伙……得得，我就说到这儿吧，说多了又乱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多余的话倒没有，就是对你说我叛国不服。”

唐老头儿迷迷糊糊闭着眼睛唠唠叨叨说。

“我跟你们汉人不是一个国，我是大清国的人，我们那国早亡了，想叛也叛不成了，我是侨民，最多是敌国间谍，论不到叛国罪。”“你这就是多余的话，你是中国公民。”

“可我那事是在大清国时办的，民国之后我一直老实巴交的。”“看来你仍然对你的问题一点认识都没有。”

“我怎么没认识，我当然有认识。我当时就不该起事，这也是王爷害的我。大清国是肯定要完，完在谁手里不一样？宁赠友帮不与家奴。您瞧人香港，再瞧人澳门，人那亡国奴当的？看来不学会历史地看问题真是要吃苦头。历史的机会真是转瞬即逝呵。老太太到死都是处女，抗日！抗日！要不现在咱们手里使的也都是日元啦，硬通货，全国外汇，对虾呀猪鬃呀也可以留着自己吃自己刷了。现在可好，你满世界磕头下跪请人来侵略也没人来侵略了。都明白了，侵略你干吗呀？那不是挨坑儿么？”

“你这些话都是要记录在案的。中国人民宇折不弯，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得啦，就跟你们没留过辫子似的，当时哭着喊着不干，后来怎么着了？剪辫子的时候还难了。”

你们汉人那点德性我不知道？假装特有骨气，假装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倔脾气，其头呢？罪是息不受也不成，脸是压根没几个要的。”

“那就反动吧，今儿我让你反动个痛快。”

“我们满族也是不幸的，怎么不挨着美国偏挨着你们？倒是把你们灭了没费什么劲，便宜没好货，真让天下所有帝国主义寒心！”“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都说出来。”

“你们没什么自首书让我签吗？”

“没有，”审判员大怒，拍案而起，“你休想逃过人民的惩罚！”“我乐意登报声明，自新悔过。”“我决不给你这机会，偏要把你一棍子打死。”

“我承认错误还不行么？戴罪立功，反戈一击，咬出几个黑后台，你们瞅谁别扭，我就跑去肩并肩和他挽起手，告是他指使的，领头发难，揭义、控拆，上挂下认内引外连贴标语造谣言我全拿手如果这还不让我还能歌功颂德指鹿为马瞪着眼睛说瞎话闭着眼睛摸自个‘四人帮’也别想难住我你们说怎么干吧这回我全听你们的当靶子我是好靶子当打手我是好打手右派凑不齐我也算一个反正我是交给你们了你们看哪儿缺哪儿少你们就把我塞哪儿插哪儿我一概没意见！”

我们现在缺一个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负责的人。”

第二十三章

“演出快开始了，记住台词了？”

舞台后面，唐元豹正在活动腰腿，轮流把腿在暖器片上压着，抖抖两个手腕子，双手腰摇晃着脖子，掰压着每个手指的关节，关节“啪啪”响着。

刘顺明正在叮嘱他：“今天可是正式演出，观众都等着看你发扬光大后

的新拳，你可千万不能出岔子。”

“您就请好吧，没错。”

“我想也不该有错，大梦攀经过这番整理挖掘，不成天下第一拳我都不知道该叫它什么了。”

元豹跑了几步，跳起来，在空中做了个优美的劈叉动作接前滚翻落地立起丁字步收势拧脸问刘顺明：

“动作还连贯吧？”“好好，十分舒服。不过……”刘顺明走上去瞅瞅元豹的体操服，“这行头不如打赤灯笼裤有民族特色看着精神。”

“人家现在光膀子出去，”元豹娇笑着，“不是不合适了么？”“噢，对对。”刘顺明仰天笑笑，“我全忘了，行，你就这样吧，透着也有点国际标准的感觉。”

主持人，那个大难不死的漂亮小伙子走进后台，对刘顺明说：“时间到了，是不是这就开始？”

“开始开始。”刘顺明拨腿往外走。

“孙子，我跟你没完。”主持人临走时低声给元豹撂下一句。“别那么狭隘。”元豹笑着说，“你那是一阵子我这可是一辈子。”前台，幕布徐徐拉开，凝重的音乐象催眠似的从舞台上向整个剧场漫延、扩散开来。

台下，股东们和坛子胡同的居民们包括元豹妈元凤都睁圆眼睛盯着台上。电风扇在他们头上一圈一圈地转，长长页片象细薄的刀片一刀一刀地削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歌声中，孙国仁度着步子沉思着边唱边从幕侧走出来，面向观众，痛苦而又绝望，伸着双手拽着：“揪尾巴，揪尾巴，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孙国仁哭得唱不下去了，抬起泪汪汪的眼睛，念道：

“同胞们，谁没有自己的父母？记没有妻子儿女？谁甘愿忍受敌人的欺凌……请听一个妇女悲惨的歌声。”

“风呵，你不要叫喊，云呵，你不要躲闪。”刘顺明披头散发胸前衣裳撕着走上台，“黄河的水呀……宝贝呵，你死的这样惨……”刘顺明做晕厥状，孙国仁将他一把搀住，灯光转暗，二人相持成一悲怆主题的塑像。音乐感天动地，摧人心碎。

主持人说出：在但是，中国人是吓不倒的，就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的时候，一个新的曙光出现在地中海蔚蓝海面上。他是躁动在母腹中的一个婴儿，他是干涸已久的土地上响起的第一起春雷……你听，你听……”

主持人做侧耳谛听状。

“说的比唱的好听。”元豹妇女对元凤评论道。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东河北高粱熟了，河南河西庄稼收了，漫山遍野抗日英雄真不少……”舞台灯光大亮，在孙、刘的男声齐唱伴奏下，元豹作骑马状奔上舞台，驰骋着。掌声雷动，孙国仁和刘顺明哭脸变笑脸。在主持人的相让，手拉着手象魔术师一样走到台前，对鼓掌的观众连连鞠躬。各自手里拿起一个话筒站到一边。

“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呀？”孙国仁问刘顺明。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大梦拳’。”“这大梦拳我听说过呀，说的是义和团好汉烧洋楼。”孙国仁冲观众眨巴着眼睛打量着刘顺明，“你？你会吗？”

“会呀，实话告诉你，那大梦拳就是我做梦梦出来的，我不会谁会？”“就你还玩拳？”孙国仁拧着刘顺明下巴转给观众看，“这小窄脸还没脚丫子宽呢，拳玩你吧。”

观众瞅着他们，面无表情。

两人掬胳膊挽袖子：“来来？”

“来来就来来。”刘顺明一通蹬胳膊踢腿，东游西逛。

“您这叫大梦拳？”孙国仁说，“大梦游差不多吧？”

刘顺收势腆着脸嘿嘿笑：“我这不叫大梦拳，真正的大梦拳您还得看他。”他闪身让开，介绍元豹，元豹仍在马不停蹄地遛达。

二人等了会儿掌声，纹丝没有，只听观众里有人嚷嚷：“这俩儿真他妈多余。”便含笑鞠躬退下了。

“下面请看真正大梦拳表演。”主持人说，“表演者唐元豹。”唐元豹冲到台前，跪声念：“奴家今年二十七呼二十七！”

如实为跑到台中央丁字步站好，胸脯起伏着抿嘴眯眼调整呼吸。“这是我哥么？”元凤大惊失色地问她妈，“刚才转了半天腰子我还以为是个唱戏的娘们儿。”

“这帮孙子给我儿子做了手脚。”元豹妈沉着脸说，“我就知道元豹落他们手里要坏事。”

音乐声起，元豹紧跑几步一个虎跳。在空中打开身体，两腿成大一字，一手在前一手举起，落在接前空翻前滚翻卧鱼儿倒立乌龙纹柱托马斯全旋倒立鲤鱼打挺接掀身探海旋子弹手翻侧空翻倒踢紫金冠落地挥鞭转三十二圈……

“大梦拳是我国民间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元豹舞时，主持人站在一边手执话筒介绍，“它的特点是刚劲有力变化国端，最令人叫绝的是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势利导，借刀杀人。就是说当表演者和对手格斗时，表演者可以不使一点力气，只是在对方发力时巧妙地将对方的力气反作用到对方身上。对方发出二百斤力气二百斤一袋的大米就砸他身上，对方发出一千斤力气一千斤一个的铁狮子就闷他脑门上，反抗越凶，失败越惨。这在物理上叫‘变压器效应’，在俗话上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要不说中国人聪明呢，这损招儿希特勒也想不出来。”

元豹金鸡独立，手臂作海浪波动状，接着一个仙人指路接老树盘根，盘腿跳接满地滚捂笼抓鸡后门别棍苏秦背剑老头推车凌空啄羽商女品箫大撒把舔盘子倒插蜡杆儿上飞大抽大拉四百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大梦拳是经过专家们加工提炼的。”主持人接着说，“其中揉和了芭蕾、侏操、杂耍、床上还是动和现代舞。这就使过去老和尚打坐和尚发呆式的拳路变得复杂、好看了，更富于表演性、观赏性刚中有柔硬中有软疲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挺挺而不久久而不泄——一点不损失原功效。”主持人转身对幕后：“现在请拿一盆水来，我们示范给大家看。”刘顺明端出一盆水，主持人就手洗了把脸，水淋淋地对观众说：“这可是真水，你们要不信我可以先泼一盆下去。”

“我们信我们信。”前排观众说，“你们就说要干吗吧？”

“我要把这盆水全泼到唐元豹身上！”主持人一手端盆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他要是身上沾上一点——我是孙子。”

“主持人双手端盆：“留神，都瞧着点呵。”

唐元豹掂着脚尖两臂前伸两手作开合状正美得不行以为自己是个天

鹅。主持人一盆水泼上去，一点没糟践——元豹垂头丧气地站着，眨巴着眼睛，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滴滴嗒嗒往下淌着水，唐老鸭似的。观众大哄。孙国仁也从幕后跑出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孙、刘紧磋商了一下，由主持人对观众宣布：

“刚才是演员失误，现在再泼一盆。”

刘顺明飞跑进后台，又端一盆水，递给主持人。

“跳起来跳起来！”孙国仁焦急地冲元豹喊。

元豹耷拉着眼皮儿，又掂起脚尖挪移起碎步。一盆水泼上去，又原地不动了，任水以身上小河似地淌下去。

“再拿一盆水。”孙国仁暴躁地喊。

一盆盆水往元豹身上泼去元豹湿得透透的，冻得直打哆嗦。“孙子？你们浇花儿呢还是洗澡呢？”台下一个观众站起来提着裤腿嚷嚷，“我们这儿都快和泥了。”

“今儿是不行了。”元豹抱着膀子牙齿打着战说，你们就是把我淹死，我也溅不出水花来了。”

“回头再跟你算账！”孙国仁狠狠剜元豹一眼咬牙切齿地说。转过身对观众陪着笑，“十分抱歉，十分对不起，今儿天热，身上粘乎，演员吸水。改日，改日一定请大家看不吸水的。”“对不起，对不起。”刘顺明也站在台前跟大家点头哈腰赔不是，“大家受窝囊，我们哥俩儿再给大家来段相声，学段儿狗叫：“汪！汪汪……”

“慢！”只听观众席上一声断喝。

众人的目光一齐向后看去。

只看元豹妈刷地站起，接着，忽拉拉站起一大片，全是坛子胡同的男女老少，一个个横眉冷对。

元豹妈领着大伙大步向舞台走来，到了台下，“噌”地一个旱地拔葱跳上台子。元凤、黑子、李大妈、王二婶老老少少全体都来了个旱地拔葱齐刷刷地跳上台。

孙国仁、刘顺明、主持人立刻陷入群众的包围。

“你们这是干嘛？”孙国仁强作镇静，“有话好说嘛。别一齐上台，派个代表团……”

“少废话！”老太太一把攥住孙国仁的手腕子，“我问你，你们对我儿子干什么了？弄得他男不男，女不女，打出那拳来也瞅着那么眼生不象我们家祖传的倒象赛金花家祖传的你们给他练的都是什么窑子功！”

“妈！”元凤气急败坏地挤进人群，“我哥让他们给骗了。”“什么？”老太太双目圆睁，揪住元凤，“你再说一遍！”

“妈！”元凤哭着跪下，“女儿不敢撒谎，我哥真是让他们把枪缴了。”“老太太老太太，您可千万别动蛮，听我解释。”孙国仁一边后退着，一边用手挡着步步逼近的元豹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主席他老人家为革命献出六个亲人……”

“你骗了我们一个！”老太太一字一顿地说，“我骗了你们全体！”“救命！”孙国仁转身就跑，被老太太一个归膛腿绊倒，横飞出去。

“不许胡闹！”刘顺明在人群挥舞沿膊乍着膀嚷，“你们要负法律责任！”

“去你妈的吧！”黑子伸出大掌在刘顺明天灵盖上用力一拍，只听“喀嚓”一声，刘顺明象截木桩似地敲夯进地板里。

主持人被几个老太太揪住，下死劲在他身上拧、揪、掐：“让你坏，让你说人话不人为事。”

“我是孙子还不成么？”主持人苦苦哀求，“我是被蒙蔽的，年轻、单纯让人当枪使了。”

保安队员们从后台冲了出来和居民们展开搏斗。

股东们观众们抱头鼠窜。

满台桌椅横飞，拳脚交加。

后台，元豹在一间化妆室里，充耳闻前台鼎沸的打斗，叫骂声。在地上操了两张凳子，搭上一根竹竿，用手压了压竹竿试试它的韧性，打着哈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躺到竹竿上蜷着身子睡着了。

他的睡相十分安详，呼吸均匀。

第二十四章

鼻青脸肿、衣衫槛楼的保安队员们吵吵嚷嚷、互相骂着磕磕绊绊地在街上走。孙国仁、刘顺明、主持人也夹在这个行列中悲壮地走，鞋子都被后边紧跟的人踩掉了，趿拉着，不时用手拭去鼻血、牙血、伤口渗出的淋巴什么的。

坛子胡同的居民们押着他们，手执木棍前后逡巡着，象电影里押解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又象赶着骆驼进城的牧民也象暴动起义的乱民驱赶着被他们逮着旧政府官员和贵族。

“拍电影呢。”过路的行人纷纷站住，自动地围成人墙保护他们顺利通过。不少人还纷纷跷首往后张望，找隐藏的摄影机。“拍的什么片子？”有好事者大声问送的坛子胡同的居民。

坛子胡同的居民不吭声，只是催促着俘虏快走。

这帮路人就自个琢磨、揣测。

“准是游击战的，您瞧瞧的这串伪军，您再瞧瞧这帮押送的，没一个老八路。”“老八路都打鬼子去了，剩下这帮伪军就归民兵收拾了。”

喂！”有人冲领头的元豹妈喊，“别吃铁丝尿箠——瞎逼编嘞！就你们这揍性打得过谁呀！”

“还抗日呐！写点四化改革不好！”

“操你妈操你妈操你们文艺界全侬的妈！”有个不知憋的什么邪火儿的小子在人圈中跳着脚地骂，“怎么不他妈再搞文化大革命！”前面出现一座辉煌仿雅典仿俄仿古代宫殿的巨型楼房，仿监狱仿博物馆仿陵墓的大门旁边站着两个仿笔杆仿蜡像仿创办狮子的卫兵，手里拿着仿铜戟仿权杖仿烧火棍儿的枪。

元豹妈牵着这一长串糖葫芦集肉串上仿梯仿搓板仿山坡的台阶。一个穿着身仿中山装仿西装仿军服衣裳的仿太监仿衙役仿门神的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要干什么？”“给你们送人来了。”“什么人？”这文儿打量那一串玩艺儿，“走错门了，废品收购站在隔壁。”“你们的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行没市，严禁捕杀，废品收购站一概不收。”“我们的人？不对吧？我怎么不认得他们？”

“这不奇怪，乍看上去，每只羊和每只羊没什么区别。”

“可同一群里都有戳记，你检查他们的臀部了么？”

“检查了，都有一块火筷子烫的红疤。”

“怪了，让我闻闻他们的味儿。”门神到那串炸蚱蜢上挨个嗅，抽搐着鼻子，“味儿不对呀？我们这窝的都是烟袋油子的味儿。他们身上怎么冒出羊膻味了？”

“你们受骗了。”在楼内的一间巨大的仿碉堡仿餐厅仿练功房的办公室里，一个坐在仿台球桌仿床板仿肉案子的巨大办公桌后面的仿元帅仿塑像仿圣诞老人的巨大的胖子和气地说。

“盲目、轻信的人们呵，为什么不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呢？这些骗子轻而易举地就蒙哄了你们，利用了你们的信赖和忠诚，利用了包的威信和声望。其实你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不要因为他们和我们怎样的肥胖同样的背头锃亮同样的衣冠楚楚同样的说话带有嗯嗯呃呃的口音就把他们误认为我们。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往往越是假的就越说自己是真的越是精神病就不承认是精神病越是伟大的人就越爱喊人民万岁。”胖子站起来，费力地绕进办公桌走到前面来，为了使他能站得开，屋里一半人都贴在墙上。

胖子走到孙国仁面前，冷漠地盯着他，孙国仁惭愧地低下头。“哼——”胖子粗大的鼻孔虫哼了一声，“我们的声誉、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被你这些蛀虫败坏了。”

胖子对办公桌，拿起一只巨大的烟斗，一边往里塞着烟丝一边威严地说：“明白了吧，同志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既不是我们的人又不是受我们的委派。

应该说这是一群冒牌货，你们揭露了他们制止了他们是十分正确的，应该予以表扬。”“我们要求惩办他们。”元豹妈说。

大胖子一边用手压实着烟斗一边在屋里踱着沉重的步子，皱着眉头，沉思着：“原谅……还是不原谅？”

大胖子自言自语，久久踱着拿不定主意，最后说：“原谅！”

“为什么？为什么？”坛子胡同的居民们十分不解，同时也有些不满，“我们对土匪恶严肃国民党特务都镇压了。”

“为了团结起来，共同前看。”胖子沉着说，从一个巨大的火柴盒中拿出一把火柴擦着，象纵火似地点着自己的大烟斗，烟斗里冒出滚滚的烟，“人头不是韭菜一割了就长不出来了，将来再要平反昭雪也晚了。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们仍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留着也好，留着做反面榜样，一有需要，就揪出来，不至于国家困难需要树敌时找不着敌手。一个人视死如归很容易，但要抗拒改造却很困难，也最痛苦。我们就来改造改造他们吧，让他们重投重投一回胎重做一回人，这才是消灭对手的最好办法。不是都说可杀不可辱么？我们偏辱不杀，让他们站着比死还难受，让他们一点点将自己亲手杀死。”“您说得固然好。”元豹妈说，“可我们老百姓就喜欢看杀头。您无论如何得满足我们一下，权当我们是猴，他们是鸡。”

“杀头是不能考虑的。你们解了气，我担子刽子手的名声。这样吧，如果你们坚持，我们就挑一个出头鸟，大张旗鼓打一下。把所有的新账旧账都记在他身上，让他背负起罪恶的包袱，我们轻装前进。”“打我！打我！”孙、刘、主持人、保安队员们闻言争着出头。

“我是‘全总’负责人，出头鸟自然应该是我。”

“我是拆具体的，所有坏主意都是我出的，不打我不公平。”“我是他们的头脸，抹黑就得抹脸上。”

“打吧打吧。”大家兴奋地互相拥抱，“一打屁股，我们就名扬全球了。”
“老实点！”黑子呵斥他们，“他妈的一个个的不要脸。”

“不要理他们。”大胖子稳笃笃地说，“我自有人选。”

大胖子轻蔑地扫了眼孙、刘之辈：“这帮鸟人，对待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臊着他们。”

“哎哟，青天大老爷呀，我们坛子胡同全体居民感谢您救我们出苦海出火坑出地狱。”

坛子胡同口，元豹领着全体百姓跪迎在尘埃里。大胖子骑着马笑咪咪地走进胡同，翻身下马，搀起老太太招呼着大家：“都起来都起来，这是干什么？不要这样，我是你们的子弟，是你们的仆人，我就是为你们作主撑腰的，何必要谢。”

元豹妈念念有词地又哭又唱着，向大胖子致词，“敬爱的英明的亲爱的先驱者开拓者设计师明灯方炬照妖镜打狗棍爹妈爷爷奶奶奶奶老祖宗老猿猴老太上老君王皇大帝观音菩萨总司令，您日理万机千辛万苦积重难返积劳成疾积习我癖肩挑重担腾云驾雾天马行空扶危济贫匡扶正义去恶除邪次风湿次虚寒壮阳补肾补脑补养肝调胃解痛镇咳通大便百忙，却还亲身亲自亲临降光临视察纠察检查探查侦查查访问询问慰问我们胡同，这是对我们胡同的巨大关怀巨大鼓舞巨大鞭策巨大安慰巨大信任巨大体贴巨大荣光巨大抬举。我们这些小民昌民黎民贱民儿孙子女小草小狗小猫群氓愚众大众百姓感到十分幸福十分激动十分不安十分惭愧十分快活十分雀跃十分受宠若惊十分物品恩尽十分热泪盈眶十分心潮澎湃十分不知道说什么好，千言万语千歌万曲千山万水千呻千吟千啾万啾千词万字都汇成一句响彻云霄声嘶力竭声震寰宇绕梁三日震聋发聩惊天动地悦耳动听美妙无比令人醉令人陶醉令人沉醉令人三日不知肉味儿时代最强音：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元豹妈一口气没上来，白眼一翻昏过去了，李大妈站出来接着打机枪似地说：“没有您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昏暗中灰暗中灰暗中灰尘中灰堆中灰烬中土堆中土坑中土洞中山洞中山涧中山沟中深渊中汤锅中火坑中油锅中苦水中拆腾拆腾翻腾倒腾踢腾……”李大妈一口气没上来，白眼一翻昏了过去。元凤又站出来接着说：“您是光明希望未来理想旗帜号角战鼓胜利成功骄傲自豪凯旋天堂佛国智者巫师天才魔术师保护神救世主太阳月亮星辰光芒光辉光线光束光华……”

元凤白眼一翻昏了过去。黑子接过元凤的话太说下去：

“大力神鹰隼狮虎铜头金脸钢腿创办腕霹雳拳头大炮导弹柱石墓石长城关隘。没有您我们得冻死打死骂死吵死闹死烧死淹死吊死摔死让人欺负死……”

“好啦好啦。”大胖子和蔼地笑着说，“别说了，你也要昏过去了。好话恭维话奉承话颂扬话夸赞话我听多了，就是你们全胡同人都累也说不完——我不稀罕。我希望你们不要自轻自贱。如果你们真想让我高兴，就该个管好自个能做这点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您可不能不管我们。”黑子流泪说，“我们不能没您。您是青天我们是草地，没有天哪有地？草地也需要人管浇水除草修剪，这活儿我们自己都干不了。再说我们也被人管惯了。让我们自个当家，没人喘喝踢着打着赶着，我们是饭也不会吃水也不会喝觉也不会睡屎也不会拉——全失禁了。”

“您可千万不能不管我们。”坛子胡同的居民都跪了下去，齐声说，“我们愿意让您骑着打着骂着鞭子抽着。只要您高兴您尽管使我们驱赶我们践踏

我们。只要您不高兴您尽管惩罚我们羞辱我们拿我们出气。谁要敢说一个‘不’字，甭劳您动手，我们自个就把他收拾了。您尽管任意对待我们，可千万别提一个‘走’字。”

“起来吧。”大胖子长叹一口气，“其实我哪舍得丢下你们不管。”唐元豹小碎步软底鞋风风火火走着急场，两只手掏来舞去，随着每一次出掌发出声声娇叱，他肩斜着腰拧着腰拧着腰拧着屁股蛋子一上一下推挤着走得四蹄生风渐渐地，他两只小脚轻了，一下下地蹬空了，人离了地，在空中继续走着舞着，似有乘风而去之意。他陶醉在这突然失了重心的轻快之中，拳法打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有章法，几乎可见当年之孔武、勇猛、密不透风——大胖子用手拎着他，象江沿艺人拎着只牵线木偶。围着的坛子胡同居民齐声叹道：“这孩子算废了。”

“也不能说培养他就不对。”李大妈说，“经倒是一部好经，生是让这帮和尚给念歪了。”

大胖子把元豹往地上一丢，元豹借看惯性仍走着舞着，一副执迷不悟的样子。”大胖子面露忧虑，似也为元豹惋惜、扼腕。对元豹妈元凤说：“想吃什么就给他做点什么？”都随着他点。“这么年轻，偏走了这条遂生让人痛心呀。”

“我们这孩子就没救了么？”元豹妈淌着泪说，“求大仙指点。”“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大胖子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我是无力让你们人人修成正果的。好自为之吧。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他当算自绝于人民。”

大胖子去了，骑着大白马，驾起一朵五色祥云，空中似传来阵阵仙乐。众居民侧耳谛听，却又听不见了。

元豹此刻也停止舞蹈，傻呵呵地站在那儿瞅着大家：

“来个‘好儿’嘿。”“好，好。”众街坊一阵心酸鼻痒，“好儿”未出口，泪已湿襟。“孩子。”元豹妈哽咽地说，“就别乍翘了，安下心来过日子吧。赶明儿再把咱家那辆三轮拾掇拾掇，你和你妹蹬着它去车站拉座。”“用我的吧。”黑子推来一辆三轮，“元豹哥那辆不早就被那帮博物馆的零卖了么。”“试试，孩子，骑上去蹬两圈。”元豹妈擦着泪说，“唬人的家伙没了，吃饭的家伙还好使？”

元豹喜滋滋的抖腿上车，一通乱扭，车纹丝不动。他蹬车仍不忘花活儿，只求腿脚姿式好看，节奏倒是芭蕾的节奏，前后使的劲儿都互相抵销了——他拿车当棍儿使了。

“他大妈，甭难过。”李大妈见状安慰元豹妈，“甭难为孩子了，就当他还小呢。”元豹在车上猴似地一刻不停，摸摸弄弄，抓耳挠腮，扮着鬼脸。“这孩子傻了。”众居民齐声叹道，“由他去吧。”

“现在开始宣判，被告人起立……”

审讯室里，天已经亮了，第一道光线射进室内，灯仍开着，审讯的和被审讯的脸都绿了，一脸不耐烦。

秃头胖子拿着一张判决书，眼睛瞟着垂手侍立的唐国涛，一字一板地念着：“唐国涛，男，一百一十一岁，捕前美坛子胡同35号。”

该犯思想一贯反动，语多放肆。该犯于一八九九年混入义和团队伍，在战斗中临阵退缩，思想开小差，且想入非非，贻误战机，财政北洼之战失利。后又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招摇撞骗，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毒

害青年，传播荒诞迷信；侮辱妇女，诽谤中伤知识分子；种种罪行不一而足，是丁忍孰不可忍。不要利用我们宽容大度，利用我们的善良好心。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绳之以法，唤起群众明是非。这个人很坏！原谅……还是不原谅——不原谅！

谁要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就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人们呵，你们要警惕！

以上犯罪事实，该犯均供认不讳。

本人认定。该犯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维护法纪的尊严，为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平息社会上的流短飞长，为改革大业的马到成功，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宁，特判决如下：判处唐国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宣判完毕。

第二十五章

瑜伽功的音乐中，元豹出现日本札幌的体育馆中。

场中央搭了个用绳子拦起来的比赛台。四周看台上坐满各种肤色的外国人，纷纷举着各国国旗。不同肤色的各国少女组成啦啦队在赛场周跳着扭着喊着唱着。喇叭呜咽，鼓声震天——比赛实况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

大胖子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视。

赵航宇坐在家看着电视。

白度坐在飞机上看着电视。

刘顺明、孙国仁坐在火车上看着电视。

唐老头儿坐在牢房里看着电视。

大学的姑娘们坐在教室里看着电视。

坛子胡同的居民们挤坐在唐家小院看着电视。

街上的行人站在电器商店的柜台前看着电视。

股东们、主持人坐在舞台上看着电视。

全国人民都在看电视。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都是同一面面：札幌比赛场地的彩色的黑白的二十寸的十四寸的清晰的雪花闪烁的用绳子拦着的比赛台。

唐元豹穿着举重服出场了，不同肤色的不同块头的不同嘴脸的外国选手和他站在一起。

向四周看台欢呼的观众挥手致意，微笑着，送着飞吻。鲜花从四周看台纷纷扬扬地扔下来……裁判员穿着白色的裁判服进入赛场，在赛台四周各国的位置上坐好。正在计时的巨型电子石英钟上的暗绿色的数字同时都变为0，接着开始从后一位数上疾速地增加……

比赛开始的锣声了。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拿一根绳子走上比赛台，同时动手将选手们翻倒，骑在身上左一道右一道地捆起来。

元豹第一个被四马蹶蹄地捆好，高高举起来。接着，其他选手也被捆好，举起来。

元豹被捆的最小，最紧，没用的绳子最多，脸上的笑容最坦然最惬意。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最高分：9 . 9 5 分。

第二个单项是所有选手扛着一个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大汉按照骑手的命令做规定动作的自选动作。

元豹又是最出色的，他不但能扛着比他重一倍的壮汉象马一样跑象狗一样爬象羊一样咩咩叫，还能撒娇劈叉足尖舞，任骑垂怎么颠怎么打怎么捶怎么揪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坦然惬意甚至有几分感激的微笑。

自选动作时他更是使其他选手难以望其项背。他津津有味地喝了一泡骑手撒的尿，解渴生津意犹未尽翘起大母指称赞。他又获得了最高分：9.96分。

大汉们拿着一柄银光闪闪的长针走上台，将针残忍地轮番扎进选手的十个手指。有人当场忍不住叫喊起来，退出了比赛。其他选手虽然咬牙瞪眼地按捺着，但已是汗流浹背，肌肉痉挛，唯独元豹依旧笑容可掬，温请地望着扎他的人，那眼光中颇有几分鼓励和勉励，似乎是更怕对方坚持不住。

当大汉们把扎在选手们胸部针通上电时，所有选手都抽搐着，目眦迸裂，七窍出血，面容狰狞，毛发倒竖。元豹却只是鼻尖上浸出些汗珠儿，笑容依旧，甚至闭上眼睛象经受某种快感似地细细品味着。

他又一次获得了最高分：9.97分。

一块烧红的铁板被抬了上来，每个选手都赤脚站了上去，铁板上立刻冒出一缕缕青烟，象煎肉一样滋滋响着。

又有两个选手不胜折磨，嚎叫着、哭泣着踉跄退下，离了铁板仍在不停地嚎叫哭泣。

剩下的选手或一动不动，用自己的体温使局部的高温降低，或象捞在网里的虾一样乱蹦乱跳，端力减少每只脚在烧红的铁上的停留时间。

元豹胜似闲庭信步，举着手在铁板上踱着，哪块红就站到哪里，俟红稍转暗，便挪步站到更红更亮的地方。他的脚黑了，可脸红了。人象喝了酒似地容光焕发。

他又以绝佳的风度和最持久的耐力获得了最高分：9.98分。一个个巨大的玻璃鱼缸抬了上来，每个选手都跳了进去，沉到水底，象鱼一样游动。水波荡漾，一串串气泡浮上水面，进碎，破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第一个选手浮了上来，象鱼一样大张着嘴喘着气，湿淋淋地沮丧地爬出鱼缸。

又一个选手爬了出来，一脚踢破了鱼缸，沉重到亮的水倾泻而出。裁判向他出示红牌，他冲裁判挥舞着头吼叫，被神色黯淡的队友拉开，披上毛巾边叫边嚷怒冲冲地扶着退场。

又一个选手冒出来……

又一个选猛地浴水而出……

鱼缸内还剩下几个选手互相注视着，各不相让地坚持。

鱼缸里的水一点点降温，渐渐变得晶莹、透彻，渐渐变得沉稠、脆硬……在整个水面将要冻结的刹那儿，其余几个选手破冰而出，他们通红的身体立刻变得黑紫，昏倒在地，被人抬了下去。

冻成冰坨的鱼缸内只剩元豹和另一个选手，他们象琥珀中的苍蝇，凝止着，毫发可鉴。

冰坨一点点化开了，那个选手工肢软地沉了底，被工作人员迅速捞出，现场施行急救。

而元豹则重又欢快地摇头摆尾游起来，他身上的碎冰象鳞一样闪闪发光。9.99分——所有电子记分牌上都打出了怎样的分数。

元豹在左右开弓抽自个嘴巴。打得又快又狠。其他选手虽然也勉强在打，但无论从技巧熟练程度上和力量使用上他们都远逊于元豹。有的压根儿

就打不着——尽管脸也不小。有的一下一下是打了，但不是打歪了就是上去连红都不红。

元豹的脸已经打成紫茄子了，厚厚的脸皮肿的象纸一样薄一样透明。10分！全场骚动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原来为本国选手摇旗呐喊吹喇叭的观众都一面倒地替元豹加油。啦啦队也全部倒向元豹，用各种语言各种方式为他喝采欢呼舞蹈歌唱。

元豹充满胜利信心地进行最后一个项目自选动作的比赛。其他选手有的把猫放进自己扎紧的裤腿中，有的用牙咬着绳子拖动卡车；有的在自己手上各坠上一个电视机；有的牵出一只老虎，把自己的头放进老虎的血盆大口之中，伸手去挠老虎的痒痒。元豹出场了，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啦啦队也停止了呐喊歌舞吹号击鼓，千万人的目光集中在元豹身上。

只见他微笑着，从容自在甚至带有几分顽皮地举起一把锋利闪着寒光的剔骨尖刀，仰起脖子，缓缓地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个弧形，血从整齐的刀渗出来。他放下刀，用双手一点点揭开下额连至两耳的皮，一寸寸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往上撕着。揭起的脸皮象蝉蜕一样轮廓俱在、完整无损。

他一点点揭着，揭至嘴部，逢到筋肉相连，纠缠不去时使用刀割断那些筋肉，继续往上揭。

场内鸦雀无声，连那些竭力卖弄的选手们也纷纷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瞧着元豹。

揭到眼部时，主裁判上来说：“到此为止吧，你赢了，你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冠军。”

元豹依然覆着皮的眼睛看了一眼所有的人，闪烁出一丝笑意，猛地一揭，血肉模糊，一张完整的人脸拎在了他手里。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声，鼓乐齐鸣。

元豹高举着那张毫无生气木无表情橡皮套子般的人脸向全场出示，随后把它扔到一边，面目狰狞、五官模糊地走到一旁。由于卫生线路的传播故障，所有电视机的伴音突然消失了，画面仍在。千千万万电视机前的人，只看到比赛场中观众在喊在跳在沸腾在疯狂地挥舞着手臂，看到元豹在和七他选手及裁判一一握手低低说话，但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一概听不见。

领奖台上，元豹高高地站在了冠军台上，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站在他两旁。一个老绅士在两个日本姑娘的陪伴下起上来，为他们颁奖。他把金质奖牌挂到了元豹脖子上，又将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奖杯递给元豹，同他握手，一再鞠躬，看得出是由衷的敬意。老绅士给第二名第三名发奖时，元豹举起奖杯向四面观众致谢。日本扎晃快讯，我国选手唐元豹在世界忍术大赛中荣获冠军……我国选手唐元豹在世界忍术大赛中荣获冠军……我国选手唐元豹在世界忍术大赛中荣获冠军……

炎热、干燥的城市中，看不到一辆汽车行驶，看不到一个生命活动。商店、办公楼都关着门，上着白色铝合金的栅栏门。太阳在明晃晃地烤着，大街小巷空空荡荡，远处，那无垠刺眼的白灼量空中升腾起一股细长飘荡的尘柱。这尘柱翻着、旋转着迅速往天空生长着。尘柱上端愈来愈粗，愈来愈大，舒卷漫延开业，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顶，遮天蔽日，浓重浑浊，无情地增生着、分袭着、席卷着一层层堆积着，象滚开的钢水，象泄漏的泡沫。

城市阴了下来，蘑菇云巨大的阴影在楼厦、街道、住宅区、公园绿地、湖泊水面上掠过。

